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六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歷史人物—傳記—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錄

第一冊目錄（總第90冊）

傳記

別傳

聖德太子傳暦……一
右大臣吉備公傳纂釋……四三
朱舜水記事纂録……二三三
義公行實……三八七
津輕藩祖略記……四〇三
藩祖盛烈記……四一七
仙臺藩祖實録……四六五

第二冊目錄（總第91冊）

先考行狀……一
櫻老加藤先生年譜……一五
中洲三島先生年譜……三七
津田永忠君年譜……七五
欽仰録……八九
佐倉宗吾義民傳……一〇九

福島安正君小傳及紀行梗概……一二五
蕃山先生年譜……一四一
蕃山先生行狀……一五九
松岡先生年譜……一六五
箕山浜野先生行實……一八三
加藤清正傳……二一一
水戸烈公行實……二二九
悃窩先生行狀……二四七
羅山先生年譜……二六九
羅山先生行狀……三〇五
鵞峰先生林學士自叙譜略……三二九
自叙譜略……三四七
煉霞翁年譜……三九五
先師澹齋長沼君行狀集成定本……四一一
國史館日録（巻一—巻二）……四三三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國史館日録 續（巻三—巻十一）……一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國史館日録 續（巻十二—巻二十二）……一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一—巻五）……三八七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六—卷二十五) …… 一

第六册目録(總第95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二十六—卷四十六) …… 一

第七册目録(總第96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四十七—卷六十七) …… 一

第八册目録(總第97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六十八—卷八十七) …… 一

第九册目録(總第98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八十八—卷一百七) …… 一

第十册目録(總第99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一百八—卷一百一十二、後編卷一—卷十四) …… 一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100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後編卷十五—卷三十一) …… 一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101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後編卷三十二—卷四十四) …… 一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102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後編卷四十五—卷五十四) …… 一

義魁清河正明傳 …… 三七九

叢傳

本朝言行録 …… 四七一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103册)

本朝言行録　續（巻三―巻四、跋）……一
皇朝言行録　附：巡覺日記、枕上閑課……三五
名賢言行略……一二五
本朝名臣言行録……一九七
先正傳……二二一
尾張名家誌初篇……二七一
仙臺人物史……三〇一
本朝遯史……三三九
扶桑隱逸傳……三七五
隱逸全傳……四四一
皇和表忠録……四八七
三名家略年譜……四九九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今世武臣傳……一
明治史傳……二一
近古史傳……四五
南部五世傳……一〇九
足利將軍傳……一二一
豐臣四将傳……一五三
前賢故實……一七三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赤穂義人録……一
補正赤穂四十七士傳……三七
本朝孝子傳……一六三
本朝列女傳……二六一
烈婦傳……四四七
大東列女傳……四六一
近世佳人傳（初編巻之上、巻之下）……四八九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近世佳人傳 续（二編巻之上—三編巻之下）……一
婦女明鑒……六三
新譚……九七
先哲叢談……一一七
先哲叢談後編……二三七
先哲叢談續編（序、凡例、目録、巻之一——巻之十）……三八一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先哲叢談續編 續（巻之十一—巻之十二）……一
近世先哲叢談……三七
南木誌……一四三
三楠遺規……二四五
三忠傳……二七一
日本義烈傳……三一七

日本忠臣録……三六九
尚友小史……四〇九
師友志……四三七
續浪華郷友録……四五五
大日本中興先覺志……四七五

第十九冊目録（總第108冊）

河内名流傳……一
義勇芳軌……四三
高山正之傳　蒲生秀實墓表……七九
學古剩議……九一
近世人鏡録……一二九
近世偉人傳（一編―五編卷之上）……三〇三

第二十冊目録（總第109冊）

近世偉人傳　續（五編卷之下、義集初編―義集五編、禮集初編）……一
明哲純義典……三三五
名節録……三四九
三名士傳……四〇七
明徵録……四一九

第二十一冊目録（總第110冊）

日本藩史（菊地序、自序、例言、引用書目、目次、卷之一―卷之七）……一

第二十二冊目録（總第111冊）

日本藩史 续（巻之八、正誤）……一
柏原藩史……六九
津輕藩史……二五九
鹿島外史……三六九
求麻外史（巻一—巻二）……四七九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求麻外史 續（巻三—巻四、跋）……一
橘山遺事……四三
日本古今人物史……一三一
本朝武林傳（序、凡例、巻一—巻八十八）……二二五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本朝武林傳 續（巻第八十九—巻第九十五）……一

系譜

擊壤録……二七
帝王御譜……一一三
帝皇略譜……二一三
本朝皇胤紹運録……二五三
本朝紹運續録……二九七
帝王譜略國朝記……三〇九
皇親譜略……三四一
皇國姓族誌……四四九

京都將軍家譜……四七一
織田信長譜……五一三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114册）

豐臣秀吉譜……一
鎌倉將軍家譜……七七
聿修録……九五
伊達世臣家譜略記……一三三
諸家知譜拙記……一六七
源平系圖……二四一
訂正增補百家系譜……二五五
系圖綜覽（例言、目次、第一）……四四三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115册）

系圖綜覽 續（第一、第二）……一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116册）

系圖綜覽 續（第二）……一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卷第一―卷第二）……三六七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117册）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 續（卷第二―卷第六）……一

第二十九册目録（總第118册）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 續（卷第七―卷第十四）……一

第三十册目録（總第119册）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雑類要集 續（巻第十五―巻第二十、索引）……一
柏原織田家臣系譜……三三三
茶人大系譜……四五一
華族鑑……四七七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120册）

平安人物志……一
南山小譜……四五
日本外史系譜……八三
日本外史補系譜……一〇九

詠史詩

國詩史略……一二五
近世詩史……一六一
東洋詩史……一九三
詩史……二一九
弔楠公詩編……二四三
佛山堂詠史絶句鈔……二五一
日本詠史百律……二五五
日本詠史新樂府……二六九
讀史雜詠……二九一
征清詩史……三二九
讀正續日本外史……三九一

日本外史樂府……四四一
北總詩誌……四七三
瀛史百詠……四九三
海外詠史百絕……五二一

第六册目錄(總第95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巻二十六～巻四十六)……一

六月二十二日　甲辰

昨夜微雨卯上牌晴揚帆東風徐来舟行快利午前南風大起驚濤如屋衆皆嘔吐委頓卸帆鼓槳浪嚙槳牙不得少進稍入兵庫港口與岸相距可百歩波濤風怒不得近焉會小舟来賣餅欲寄之餅師曰風浪如是豈得輙上岸乎見與以百錢相濟衆悪其貪不應側有巨船就之借附船小舠與半次茂八上岸踞於茶店使半次走報眞島順道父子譲平来迎至其家順道夫妻章次呉藏出見初余謀此行也将使

譲平為従者使之自浪華歸謀於父母譲平途中病痢比至家太劇順道報余謀緩期余曰某将以十七日上舟合郎追我未發而痊則善若未痊請留守吾塾既而陰雨連日舟曰發而不發日又一日以至今日順道以余為既發将使譲平践留守之約上舟過䏶而止余偶至順道喜曰是天借良縁也請使児従余曰諾譲平賦一律呈余即次韻以謝檣折帆欹檝欲摧舟雖未覆亦危哉山如平伏浪皆立日以送行雲忽開岳死過居先乞藥回生賀我疾呼杯何闍倉卒却相見畢竟悪風成好媒茂八出訪日田人寓兵庫立花源七者　順道置酒藤田有節京善父子来同席　夜順道為余假逆旅即客年投宿處順道有節京善送至逆旅半次茂八同宿

二十三日　乙巳

寅牌起開西窓月色鮮明呼半次曰天晴舟當發吾子且之舟所問之半次去走返曰舟子既来俟於眞島氏矣乃束裝至順道許携譲平出順道章次送至海口舟既艤倚岸余輩入焉即發過和田岬無風棹工皆登沙觜以百丈牽舟而行既過舞子南風起拗

帆賺風迤南進至淡路北觜海立舟傾委頓劇於昨日轉檝北指入明石港口時辰牌也與譲平出舟上岸徘徊市中一無所觀将返棹工来曰吾儕所常宿逆旅在此且行矣乃赴其家大昨年處所當休處也命館人設浴下榻庭陰假寐薄暮帰舟坐篷背納涼戌牌臥

二十四日　丙午

寅牌舟發残月映浪旭日出山雲散風徐舟行快利午時風止浪平大魚二頭露於舟側長六七丈衆驚

視舟子禁曰莫覩莫覩既而舟行甚㵼舟子曰潮逆
不可行下碇而止少焉復揚帆冷風東至舟去如飛
日没雨降黒雲蔽海咫尺不分泊於小豆島側雨聲
終夜不息

二十五日　丁未

天明視夜來泊處衆山環合唯西方缺而海入焉自
為玦形山間往往見茅屋午前雨晴舟發洲嶼迎送
呈奇標異使人應接不暇午後雷雨大至風猛舟駛
未下牌入下津井港口雨勢猶烈柂工曰此地新田

屋幸四郎者某輩所善逆旅也乃與半次茂八及諸
客出赴新田屋樓臨海上遠望絶佳而微衰與半次
出將徧探街中行一丁雨復大至傘不能庇身入賣
餅店避之余問主人此地誰解文字答曰僧醫皆是
没字碑畫工陶年者僅識字矣日昃雨勢頗減乃歸
逆旅衆皆返舟余與半次臥樓上

二十六日　戊申

平旦舟子來曰請歸舟晨飡乃出至繫舟處前有小
岡神祠枕其頂登磴数十級謁祠岡斗出海中東西
南三面瀕波乱松横出上下爭緑往往見壘壁遺址
傳毛利氏砦焉十五年前余泊此地有詩存於東遊
稿中今一無所記午前將發舟不見半次柂工曰方
有好風不可失也徧索不得衆皆怒詈余與讓乎之
新田屋尋之不在良久自外入曰訪陶年矣余謂之
曰我不欲逢人之詈子先半次走赴舟余次入舟即
發海面渾濁極目数十里色如澱川蓋瀕海之地大
雨山崩故也午後微雨乍陰乍霽舟或行或止右距
西山数丁而過沙觜有祠青松環匝風致極佳柂工

曰此蒋溝菅祠也日没坐蓬背納涼久之雨大至比
晴傳鞆津聽鐘二更也與茂八出舟將訪田村金藏
港有石堤長可二丁堤盡右有小岡人家傍岡成街
入街尚金藏居無識之者余曰金藏者長身蒼顔状
貌古迂嘗遊學豐後矣土人曰然則苗屋金藏也自
此東行三丁許市中有微穹似阪處下此更東行至
第二街南折行一丁許即苗屋也從之土人皆寢不
得問之一店猶聽人語茂八就問之返曰在北畔数
家之外余笑曰數家豈可悉起何不曰第幾家而曰

數家乎問者迂甚茂八復走至其店則既寢矣四顧
躊躇忽見瓶巻燈影煌燗茂八又就問之余佇立街
中俟之人家屋上有闘猫其聲極猛而墜於臥犬前
大愕南北分走犬逐其南走者獲之偶有數人提紙
燈至撲犬犬鳴而逃茂八追曰茄屋自街角第五家
也乃叩戸主人起問誰也曰廣瀨謙吉也主人大呼
起家人曰先生至撲犬者在後余後私語曰廣瀨氏此
家主人之師也余入主人喜曰不圖先生至此矣撲
犬者尾入曰君有尊客深夜忍之役使之人某謀相

助余謝主人曰某久慣都人士之狡今聞彼人言淳
厚無偽使人起敬主人室狹引上樓供酒其妻見壁
上有草書字勢蟠曲余讀之不上口視其跋曰天保
乙未録旭莊先生新年宴親姻詩十首鈇佛問鈇佛
何人主人曰此地聞人客年中河豚毒而死矣月影
亭〻余指之曰夜深如是請臥乃設蚊幮與茂八寢
幮破蚊入終夕不得眠

二十七日　己酉

使茂八先返舟復來曰舟將發乃走至港口金藏送
來座石堤上以語宿雨始晴輕雲一片繞東山翠微
旭日照其外緑樹往〻露梢於雲背金藏去舟臨發
檢人不見大阪客柂工四出尋之良久歸衆怒詈猶
半次不在時也初揚帆風順潮乎頃刻五六里午後
風逆潮悪下碇島側而止出遊岸上山間見秧田及
甘薯田柂工悉出汲溪流而貯焉行數丁望無人家
返舟上蓬背誦小倉山房詩日照而雨乃入蓬中此
日午食差早比晡皆飢先是諸客議發舟舟子方睡
起之輙詒曰潮候悪非諸公所知也至是舟子猶睡

客呼曰日没未飯腹候亦非我所知乎舟子不能對
徐起具飯客皆放食飯盡柂工不得食怒甚皷棹甚
進既過鼻抶地名雲低風急夜色闇黑少焉浪立舟欹
暴雨如繩柂工皆歎曰吾輩有幾性命而數涉此艱
險乎歸家當變業不復乘舟也將傳御手洗不果復
退泊島側下碇舟躍不止又添一碇翻掀如初久之
止

二十八日　庚戌

昧爽雨歇見漁舟數隻呼沽魚賤不直錢也辰上棹

揚帆風潮皆逆以為既過五六里矣問之僅一里耳午後傳御手洗港西風大起雨又傾盆與半次茂八及諸客出登堤堤上有住吉神祠六年前所嘗踞也堤盡有街山脚横出街避之曲巷狹衢繚繞歪迤僅能通人而頗繁華魚菜山積桃實尤賤十顆直三四錢入逆旅錢新氏壁掛樺石梁先生詩一幅詩太拙不足録命浴既而雨止與茂八半次出徘徊街中至西北隅亦有一港四山環合海形如盥盤始悟地名御手洗之故俗謂盥盤為手洗也乱嶼棋散皆卑而

峭蒨嶼外奇峰如筍者駢立遠窮無所行歸逆旅聞醫人良悦者有名代半次截尺牘請相見不荅日暮風聲益怒臥逆旅楼上柁工博奕於側終宵喧嘩不得眠

二十九日辛亥

風勢如昨舟不得發　半次訪良悦歸曰俗物不足語也　薄暮與茂八買肴而飲既酔歸舟讓手等歎曰滞淹如是使人疾且憶郷也　夜與茂八半次至逆旅宿　茂八與大阪客招娼飲於楼上余與半次避之楼下娼貌陋茂八等不欲與寢麾之去娼不肯去時余佯睡茂八屢來逼半次登楼半次堅臥不動大阪客遂倩柁工綽名張飛者來纏二倡寢

晦壬子

辰上牌風勢少衰柁工來促上舟鼓棨而進行里計余方假寐茂八起之曰盍觀此景乎乃擡頭北畔奇巖競秀皆自海中突起如無路然往往見野人頭戴束薪來往焉午後西風復急捌帆南遶過伊豫諸島之間屢見尖山類劍鋩者行十里潮逆不進止於島

側出步島嶺不見人家漁艇數隻方下網海口網長數十丈初下潮急卷網而流比擧不獲一魚再下獲雜魚數萬老幼數十人圍立沙際各以籃收魚戌牌潮順發舟行數里風威益張浪自蓬隙入衣衾皆濕衆人展轉不得眠

七月朔癸丑

寅牌雨下風衰傳周防秃津柁工曰此行無一日無雨無一日無西風未曾有之厄也出步港上矮屋陋室無足踞處南有岡佛祠枕其頂與半次茂八遊焉

祠側雜木密匝一無所見乃返舟此地東西諸山對
峙海通其間如溝西曰陸禿人家可三四百東曰海
禿人家百餘泊舟處即海禿也薄暮坐篷背遥見兒
童数十圍二婦人而揶揄之不解何故或曰婦人始
嫁必調戲之土俗然也夜半發舟

二日　甲寅

昧爽微雨傳上關出步街中將理髮覓待詔滿街猶
睡柂工起一店曰此我所善逆旅也余問長尾良哉
在何地店人曰今室津住焉乃借舠與讓平半次北

渡向室津良哉方立岸頭四望見余至大喜導入其
家使父出見將供朝食柂工喘來自窓外呼曰舟將
發請速去今朝陰雲蔽日以為終日不發矣安心徐
話忽聞此言信疑相半柂工詈曰風順時不可失後
者不及走去主人強進飯忙甚食不下喉蒼黄出門
口占一詩謝主人曰前路茫〻總是雲与篷寒雨不
堪聞孤舟之底三人出而市其間一水分只憾好風
吹促我不知何日復逢君杯盤已列無遑飲迎者頻
來怒詈紛良哉送至岸柂工復促上舠皷槳而行数

丁衆既艤舟出俟於中流比徒舟而降北有高山青
草蒙茸白雲一穗仙〻自翠微下回顧港口一舟阜
檣於尾或曰此塩賊之黨河瀨某子坐父事幽而侍
年年甫十五流於天草之所棄也行里餘而大降泊
嶋側余臥讀書衆噪曰大魚見矣比起既沈波暈猶
圓夜風濤相激鞺鞳盈耳徹曉不眠

三日　乙卯

卯上牌風微雲散乃揚帆此行余輩及豐前人皆欲
傳中津餘人欲傳赤關謀諸舟子曰今日北風利南

渡宜向中津矣辰牌北風稍勁舟子曰風聲如是轉
瞬傳中津必矣須豫束裝為上岸之地漸近姫島詳
見島中樹葉回顧海北藝防之間雲雷大起電光四
射強風忽自正南吹來洪濤舂天舟不能進客皆怖
曰風逆浪悪北還何如柂工少者皆奮曰此距姫島
十丁内外而已卸帆皷槳必濟老者曰勿近危也回
檝向北一瞬傳北岸海上往返三十五六里而日未
午距今旦發處僅二里許云舟倚山嘴而止出步沙
頭清泉数泓從山脚流出注海瀰漫沙上深不盈寸

洲甚山脚怪石嵳峨視之皆有木理其為化石無疑而其徑皆三四丈恐無有如是巨木也此與西州土中所出扶桑木之類非博物者不能斷之此行在舟既十有三日毎日風雨余頗有厭心乃謂茂八曰吾與二生陸行吾子止護舟中諸物何如茂八曰唯命午後率讓乎半次辭衆人出舟不知所向拖工曰冨海驛在此山南一里外宜先向驛而行其以西宮道也茂八請送西南行數百歩山田高低小徑迤邐陟二丁許至山頂稚松萬株楚々相依下望山南亦有

一港數舟泊焉蓋此山脊横出海中數十丁隨處曲折故其南北皆成港也降坂陟倍於陟至麓亦有數泓清泉入海又有大巖皆木理狀如向所觀左巖右海而行偶見一童提魚籃至余謂之曰吾將赴冨海然不識道汝導賜以六十錢矣童悅問地名童曰廣谷也人家數十散在両山之間稻田茄圃小徑屈曲踞一店買鞋茂八別去童導自村端東南上坂路狹且峻赤土無木行十五六丁至絶頂又下行瀕縱横滑泥欺鞋屢欲顛仆下十丁許出於官道童別去南

山鬱蒼一條瀑布自翠微直下行四町入冨海嘗與青木左苹西郡雍叔神原敬吾石床晟吾過此地僅如昨日而經十五年矣左苹墓生宿草三子則不知存沒追懷往事不堪惆悵出驛墳墓纍々去海咫尺北塋為波濤所浸沒過半行數丁右山左海地勢徐上青松白沙灑然無塵久霖始晴木末巖隙飛流如拖練者不知其幾十所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摩詰不我誣也路傍有一店主婦出餠以為僻境人不必貪厚利不先問價喫之既而問之曰一餠直五錢

蓋欺不先問價矣讓乎謂半次曰兒此地人也常誇鄉俗美而今如此則莫復誇也半次有愧色宿宮中驛距冨海二里矣

四日　丙辰

昧爽作驛遞帖使館人命亭長出役夫二名及轎亭長曰驛西之川暴漲舟檝未得通也川未通則不出役夫亭法乃然文政丁亥三田尻杉山宗立導余遊此地偶懷昔遊乃遣半次三田尻謀所以過川之術於宗立戚八郎叔姪三田尻距此一里而近半次返

曰感八郎住於右田距三田尻数里前日其女死宗
立往弔之亦遇川漲未歸也於是余及二子皆悔出
舟恨茂八曰吾輩初過不識地理彼則數過別時何
無一言及川乎館人曰聞人言今日午時川將通姑
待之何如余不應館人曰若不可待別有一策官渡
下流十丁許有私渡曰泥井君以數百錢募土人必
有能相濟者皆曰此策可乃束裝上途謁街中菅祠
余所曾遊今一無所記自歎性之善忘矣自祠以西
則為生路行十餘丁街盡青松爽路松外皆秧田香

風掩冉遇一人狂走來問其故曰某渡口舟子漲退
川通報之驛亭也問何故急曰太宰府延壽院僧自
昨朝阻川止於宮市故也行數丁至渡口里胥一人
着袴出迎曰客欲渡乎此川未許渡也余曰聞川路
已通何故不許渡乎曰延壽僧將奉官物而渡誰敢
先之請姑待彼渡則無妨也乃不得已踞路傍茶店
以俟久之僧不至余紿里胥曰我亦奉命過者昨夕
宿於宮市命長(亭)長出役夫相送亭長曰川路未通請
同延壽僧發我答曰公務火急安得同世外人遲〻

乎亭長曰然則行矣若途而聞川通則宜告其故里
胥迫他人未渡公先渡也亭長言如是假令我私行
則亭長豈放我至此乎如何里胥猶有難色往復辨
論數四遂屈命篙師渡余輩三人時土人聞川通來
群店前者四五十人不得與焉悉相視有羨色川廣
可七八丈水勢緩穩深不盈五尺絕無驚流激湍險
惡可怖之狀而土人動稱川不通要旅客止於左右
驛以貪厚利不亦黠乎不然可橋何待舟焉亦有土
者之恥也川西有村名佐野地勢徐上名佐野嶺松

陰數路檻泉觱沸讓乎怱吟一句曰松陰風冷蟬聲
緩請余聯之即以巖下泉井人意蘇對左邊松翠如
滴狐亭突出於翠微路上希覯勝槩也自嶺下瞰向
所渡下流蜿蜒入海水田與川相接蒹葭稻秧渺漫
一色加以山翠海波萬綠攢眼下至平地經小市二
曰今宿曰岩淵行里許道右有大池東西可十七八
丁南北半焉渺漫如湖列松為岸凉風自松間至過
土人問池名曰長涼云至池尾半次曰某嘗過此有
捷徑從之行數百步霖後池漲徑沒水中前無路卻

走歸官道池西有村曰大道路一店使半次先行至
小郡驛傾具轎及役夫將入驛有川廣與宮市川相
若渡口無舟遙見數丁外人乘小舟來往就焉而渡
驛人家七八百時延壽僧將至驛發亭午不急出役夫
余及讓平踞茶店以待復使半次先行俟於山中驛
既而轎至上途土人往〻見余拜伏蓋誤為僧從者
矣行二里半陟阪又降則山中驛也亭長曰此地無
轎請乘馬許之又請曰延壽僧至闔驛忽忙如狂且
日將沒恐留公之父而得咎馬夫家在驛西八丁外

公狂勞玉趾至彼地則其發速也何如余知其情從
之自出宮市至此七里大抵路傍列松沙土無石頗
似筑前路上小郡山中之間周防長門分國處云出
驛行八丁村名古市過一人牽馬來問之即載余也
生平蒙團蒲於鞍上而後能乘此行無團蒲命馬夫
乘蒙加鞍以乘路入山際溪聲潺然行半里許有水
曰二又廣與小郡川相若渡口岐而成沚中間有
洲故名既渡皆黑無所見陟阪峻甚至絶頂不見二
子大喚不應先是二子疲恐其不能步使馬夫下坂
迎之至曰買炬故後余憫讓平之困下馬使之乘絶
頂平地十丁許又陟阪暗泉咽耳低雲塞目宛有深
山之趣降阪之險倍於陟焉忽聞蛙聲急雨滂沱阪
盡則舟木驛也余飢不能步買食一店使二子先行
求逆旅既而逆旅人以紙燈來迎驛人家五六百逆
旅名岩本屋余問有湯肆乎館人曰有導余至肆惡
臭不可耐乃歸再浴二子大憊不能言語動步是日
行程九里西南向

五日丁巳

昧爽上路出驛行二十丁有阪休於阪上茶店又行
半里有驛名厚狹其以西官道即則經吉田驛而赴長
府捷路則出於土生而渡海赴赤關與亭長謀雇役
夫向土生路非官道故雇役夫驛西有川渡此行里許自官道
左折入山際小徑屈曲蓬蒿碍轎時見陂塘秋花數
種掩映泉石之間午時傳土生人家數十有在海北濱
數日來過溪山間至此遠眺寥濶豁胸襟開投一店
買舟店人曰舟方發不走無及乃出海口一舟既離
岸步而涉海半丁許入舟舟子每人收百二十錢估

客四名先在焉初鼓發至于満洲側揚帆舟大欹波浪入焉皆怖變色過田浦北畔雨下卸帆至壇浦舟子上岸覓百丈木牌傳阿彌陀寺使半次先之河野氏報余至龜太郎使其弟秀太郎來迎乃往見其父子宿焉自土生至赤間關海上六里　姑聞内弟佐太郎之太坂龜太郎所言　南條董一郎柳宗仙立野宗甫來館主人供酒

六日　戊午

梅崎渡嶋藤右衛門命濱吏出舟半前舟子來曰既

艤將出雨大降乃止　與龜太郎圍棋董一郎宗甫宗仙醫人某來館　片山玄圃來曰近住此地　藤次郎來失其姓

七日　己未

辰牌辭河野氏龜太郎宗甫宗仙送至舟過龜山下過一醫人曰君非廣瀨先生乎亦從至海口別不知其為何人午前傳大里藤右衛門為余東大里人重松彦兵衛囑命驛亭出役夫事彦兵衛借一店休焉向假河野氏轎至是乘以發使半次先行報前驛後

以為例出大里西行十四五丁所嘗過也霧後官道壞取小徑行十餘丁出於冨野過廣壽寺前行數丁右折取小徑陂塘相接入松林雨降余眠比覺出於官道是小倉赴日田路五年前所過也至德力驛雷聲殷々大雨傾盆少焉霽上途黃昏後雨酉下牌傳呼野驛半次出迎曰某以為今日必至採銅所既具役夫何遲乎余曰役夫力弱不能健步且阻雨故也宿里胥家

八日　庚申

昧爽上途至採銅所又至香春驛有一僧亦命驛亭取役夫余問師何州人乎曰筑後江里識圓暉乎曰某兄也既語而別出驛役夫曰昨日近村雷震樹梢村童視之雷爪入樹數寸鑿而出之獲三枚形似虎豹爪奴偶至乞之童欲得二十錢奴囊無一錢遂不肯與也余曰雷爪未前聞汝為我購之乎曰在一里外乃止至添田驛買梨味甚美將近柴嶺暴雨淋浪投路左一店避之霽乃上途溪流微漲役夫請下轎余不許行數丁涉溪數四深處或及股轎脚將浸乃

下而步豐華解肩零露濡肌苦甚行半里復乘轎路狹草木枝橫入轎中比至絕頂雨復降彥山突兀於薄雲搖曳之背黃昏僅小石原驛長家將買雞煨芋館人曰地僻豆腐外無一物

九日　辛酉

寒風凄肅如九十月之交使半次先發印牌上途降阪雨後路壞石出渡溪二十七八回數下轎而涉過大行司（地名）訪酒店武一不在至三郎丸（地名）雨大下猛風撇簾衣襟悉濕投驛亭避之長曰役夫既具僕村口茶店久之而勢微衰至茶店半次在焉田向廣門書生四人來二人走歸二人往迎先生矣蓋失路不相遇也留讓平俟二生焉而余與半次上途店東一溪水略及臍余涉之石滑失足屢欲顛仆爲役夫所扶僅而得免行里餘村上慎次率書生四十餘人出迎曰茂八言先生將自筑前道至故武谷祐之等四人自昨日出候於喜久宮驛矣至山田棣園兄（初書三右）衛門麻彥國鉄之助出迎慎次諸子借村家供酒兄等先去杯數巡讓平率二生至嚼慎次飲役夫外屋茂

七鍛冶屋五郎兵衛亦來會既而余先携半次就路深泥沒脛轎夫困甚風雨復大至轎窓破裂過鯰鳥花月橋豆田黃昏至棣園兄家大人北堂姉嫂丑六長作茂八磯吉迎焉有宴既而至東家宿於竹外莊

十日　壬戌

兄玉壺龍來　訪棣園兄途而遇諫山安民曰聞君歸將奉訪乃携之歸園碁夜深去　南陵兄在肥後聞鉄之助將使人於兄許乃裁東寄兄　魚屋長八贈香魚

十一日　癸亥

將趨縣府請鉄之助相導　午後至宗家始見南陵兄義子五八武谷祐之僧得一自筑前歸來見於宗家與鉄之助赴府見片岡龜五郎龜五郎呼長田又左衛門相見余獻寺西郎居以茶及羊羹曰聞先明府指館舍敬弔又左衛門將命曰卿遠來可嘉出訪松田氏亦贈茶及羊羹遂訪富永羽鳥安藤原諸家皆不值歸路訪丸屋辛右衛門三松傾平袋屋善三郎返宗家鉄之助供酒彥國同席既而塾生來告曰

見玉茂来俟於竹外荘乃歸見之　松本要人来
讓平遊太宰府因東佐野宏　外屋重次来　几雲
公使女来訪　棣園兄招飲
十二日　甲子
彥國招朝食（時住西家）　長八草野元秀山田半四郎中
村怨助茂八来　宗家有甲子祭從大人棣園兄彥
國赴之途訪外屋重次至宗家見妙喜姑氏祭飯訖
出訪俵屋幸六几雲公過中城自荘外小徑歸雨下
逢呼半次半次齎傘出迎　外屋源吾来

十三日　乙丑
與彥國闘棋
十四日　丙寅
山田半四郎贈香魚　讓平自筑前歸　範次愼次
祐之俊藏贈中元賀儀　暮從大人彥國赴大超寺
展墓途訪中村平左衛門長作二家歸路與彥國過
棣園兄許話
十五日　丁卯
才田久市来　南陵兄答東自肥後至長八偶至大
人乃招棣園兄彥國為余議出處　茂七贈香魚
近正茂七来　夜塾生来聽余読
十六日　戊辰
彥國招供酒大人北堂棣園兄鉄之助来會　茂八
携塩屋平右衛門之子来曰請明日同老先生臨敝
廬
十七日　己巳
昧爽長八来曰聞君今日應塩平之招請午食我家
已牌與大人彥國範次赴隈市町丸屋仲吉（以祖父七

兵衛辛也）又訪日隈氏過我有水巻大人彥國自別路先
赴長八氏余訪山田半四郎主人引至水亭助九郎
為作（主人叔父）伯紙屋平右衛門池田友八見而聽余話
未訖長八使人来促曰午食已具乃往而食且午睡
久之茂八来曰塩平已俟余獨先去至茂八許茂八
供梨具欠見既而至塩平氏少間大人彥國範次半
次至主人供酒鍋屋藤右衛門吉武屋伊助伊豫屋
傳七来會酒酣主人請余講歐公唐書食貨志論戌
牌歸　余將明日之筑後訪岳翁長八聞之曰居欲

上舟手告隣有舟子我請謀焉余在塩平氏長八来曰明日無發舟歩至荒瀬而買舟何如余曰善長八曰茂八善荒瀬舟子久兵衛者請使茂八東之東成附余劉石舟自玖珠来訪同宿竹外荘　山本新蔵来贈肴不値　児玉圭一郎存作贈肴　鍋屋藤右衛門之子来不値

十八日　庚午

將之筑後且下牌上遠半次及僕一名縣吏羽取氏之婢與僕善者從範狄祐之譲平請送過瓊市郎表

八戸告別長八送至川上舟子未起乃使其家僮撐舟碧天無翳残月在水曉色清京使人愉然生行旅之感至鏡坂天始明観杜若洲所立碑範次等別去過上野石井長谷出於荒瀬婢別去使半次先走之久兵衛許買舟久兵衛曰今朝舟發盡矣至古川渡口猶有舟焉乃使半次先行余踣於田間小徑田水没脛大苦行十七八丁至古川踞一店使僕就半次問舟有無良曰有至渡口一舟倚岸待余入即發舟積竹皮狭僅容身矣甚半次持傘而蔭余屢睡傘搖

體露余欲取傘辞不敢而猶睡余終竊傘之不知也未上牌傳志摩浦出舟直南行二十七八丁至岳家岳翁及家人見大驚以未爾聞我歸而傾至也申上牌謁仁德祠柿家本事所樓門下有榻余意半次睡其上大呼累欠伸下見乃與上礎謁祠從倚久之歸　夜種男自久留米歸曰今日值堀江茂七郎聞居自浪華歸矣　種男妻著新婿見

十九日　辛未

夜来雨下雷聲殷殷比旦雨止昨夜余請岳翁曰某

度務旁午明日不得掩焉病後不能徒歩請為具轎岳翁曰僻地轎夫粗暴使乘者困不如乘馬余曰諾平明飯畢馬既具復雨馬夫曰馬上不冝雨不如乘轎乃雇轎夫將出雨止又具馬比出門又雨岳翁曰吉欲使種男送至山北當轎馬而用從之已下牌上遠余乘轎半次乘馬乍雨乍晴至延壽寺村全晴使轎夫去余乘馬訪玉井養純不在至山北訪熊懐右膳亦不在種男別焉過長谷踞茶店有一老嫗與店主人語曰某臼杵人將謁肥後清正公祠道為姦人

所要主人曰姦人何在曰俟於前路主人曰事狀何如曰某向過日田姦人三名逼某不斷須離今日三人忽爭鬪二人去一人尾来謂某曰吾既與二人有隙請同汝行某疑之然勢不得辞也主人曰蓋三人佯鬪欲欺汝擦行李而未得釁故不下手也耳指余曰相公来汝奠恤我屬汝焉請余曰赦此嫗余曰諾乃伴嫗而行數百步有一乞者年可六十亦随来半次謂之曰汝何人也乞者曰既前井未産何故随来曰某甫事莅此嫗半次曰我免人嘱護此嫗汝安得

下手速去乞者曰相公在前奴敢吐虚言而取實禍乎數日前此嫗謂奴曰我獨行無伴請與居為茶伴（乞兒謂野合曰茶伴）奴許之費多少錢矣嫗聞之咋曰汝切妄言吾是良民旨與汝輩野合乎汝三人強逼我吾恐為汝所殺故陽従而已余謂乞者曰汝所費幾錢對曰初二十錢後四十錢半次笑曰六十錢而已何嘵嘵乞者曰奴誓願於教千人而所得僅數十錢則當相公六萬錢嫗曰汝復詐矣四十錢既返之所負二十錢而已探懐出二十錢半次謂乞者曰二十錢既

出汝疾去乞者曰嫗詐矣四十錢未返也與嫗相詬無能辨曲直余謂乞者曰我賜汝四十錢汝肯與嫗訣乎頓首荅曰敢有異議余乃投四十錢附之乞者去過梓橋聞行人語曰未聞余問何事曰今日高瀬村人乗梓下川梓覆而溺未得其屍也又遇撓指過曰既得將殮焉薄暮渡石井渡飢使半次先走歸作食酉下牌帰　魚屋善七長善寺玄海来贈肴皆不值　昨日石舟以余不在之限市

二十日　壬申

使人報石舟余歸　長八来曰君前日話於半四郎氏未畢吾迎之半四郎憾焉請今夕復過彼氏　合茂来　石舟来　縣吏安藤謙次以府公命召大人大人有疾使範次往返曰安藤子曰大廣有疾請見小廣　未下牌紙屋平右衛門来曰半四郎使某白請今夕労玉趾臨焉余曰某將赴府君先行　鉄之助来約與赴官府而去　申上牌與範次出遇雨借傘於棣園兄許訪鉄之助同行訪中島屋善助遂入府門留範次於監門氏先至呑湯司見山本新藏次

至安藤氏主人曰明府（寺西直次郎居）將造先明府墓碑欲
尊公作文而書之也余曰諾主人示墓碑圖乃去
訪監門氏同鈌之助範次歸　中上牌與範次出訪
兒玉玄龍又訪鍋屋藤右衛門雨下借傘焉又訪鍋
屋伊左衛門濱田屋藤助杉山生民草野元秀諸家
而至半四郎氏主人引至水上亭雨晴東方雙蜺飲
水西方晚霞燒天山色空濛水光清明奇趣難狀助
九郎為作友八紙平作兵衛（主人族）同坐而聽余話主
人供饌肴盛饌鬼漁大過倚檻視走漁人舉網獲香
魚數頭鱗光映炬閃爍久之主人出一玉示之徑寸
餘溫潤有光名曰海光珠蓋玉之一種非石英水晶
類也子上牌與紙平同歸月色如霜
二十一日癸酉
昧爽與範次祐之半次謁宮太夫祠訪橋本出雲出
雲家舊在祠東近徙居祠西遂遊大原謁應仁祠歸
路訪橋本八百江未起其父見去至　路八百江跡
來謝　京屋助九郎兒玉玄龍來　棣園兄招食長
八同席　五郎兵衛贈香魚　書昨日明府所囑碑

文遣範次於安藤氏致之曰書不善則改書唯命
暮招棣園兄彥國石舟鈌之助小酌竹外莊石舟宿
二十二日甲戌
作書數紙贈範次祐之等　塩平來　茂八東曰水
漲有意於觀梁明日昧爽臨我家乃使人告磯吉約
同行半次祐之亦請從
二十三日乙亥
丑下牌起半次祐之蓐食至茂八許主人引坐凉棚
余有睡意借枕而臥茂八裝訖與出渡錢潭溯流東
行過高瀨使茂八僕報稲負寬度渡高瀨川至小渊
魚梁寬度來見天明香魚數十下半次祐之爭捕估
人簇來買之余輩不得買也寬度茂八謀諸梁生僅
得二十頭設席梁上鱠炙而飲磯吉趾至寬度介南
高瀨里正及志多木某相見皆贈余香魚數頭某年
七十餘矍鑠善談古樸可嘉既去寬度曰彼卷先生
恕焉飲訖皆假寐午牌覺乃歸茂八別於渡口寬度
送至　安藤謙次東曰居發程在何日乎余不在大
人答曰當二十七八日　與大人彥國集棣園許議

余出處　几雲公招食紙平同席歸路過宗家　石
舟寬度去
二十四日　丙子
俵屋助次郎來託高尾屋宗兵衛事　安藤謙次東
曰向所囑先明府墓表既呈諸明府曰善不必改書
也敢告　児玉玄龍來　茂八來　姉氏自玖珠歸
勲平東　人栜園兄錬之助及余曰母氏欲從叔舅
東遊願四公相謀告諸家翁奠使家翁拒焉余赴栜
園兄許宗家嫂氏錬之助在焉乃相謀與從大人之
彦國許告之　丸屋市兵衛來　石舟來宿
二十五日　丁丑
石舟去　宗家使吾八來曰欲錢午時過　京屋半
四郎使茂八來鐺紙　長八來別　與大人彦國讓
平半次赴宗家宴栜園兄後至児玉茂使塾生來曰
侯於高館請歸余答曰今朝諫山安民使人來告欲
相招憲某已諾之不得食言請恕既而大人讓平半
次去田邊元春妻兄平助來見托寄元春金十両元春
方在大坂　薄暮安民使與吉來迎乃往圍棋主人供酒且

招栜園兄至至子牌半次來迎乃歸大雨滂沱
二十六日　戊寅
先是河野亀太郎屬余曰先生至日田請勸老先生
遊我地焉余謀諸大人大人許之議以二十八日上
途　財津修藏大冢田龍欲從余東余以其窮甚難
之二子請先行俟於浪華許之　京屋爲作中村平
左衛門來別　勲平贈肴　南陵兄東自肥後至荒
木吉次寄餡吉次同兄寓　深諦使其弟深了來　茂來
曰今日將與久市餞君既而久一不來　俵屋丑六
友次郎來　茂八來　元秀來別薄暮飲彦國及元
秀　東南條董一郎立野宗甫告二十八日上途
二十七日　己卯
修藏田龍先之赤関　長八助七來別　午前從大
人之宗家遂渡花月橋至縣府見山本新藏贈以雪
踏名屐又見長田又左衛門告明府以東行又見安藤
謙次大人先出俟於菅祠余徧訪諸家主人皆不在
從大人歸宗家遂訪中村平左衛門鉄之助供飯大
人先去余出至發善安民俵幸諸家告別又見阿伊

曾毋復至宗家棣園兄在焉曰帰路飲我家話次雨
下與鉄之助議止明日上途與彦國自宗家歸　藤
屋良右衛門来曰明日之肥後同令兄居有事見囑
姉氏卜東遊於宮太夫祠不吉乃止申上牌棣園兄
招與大人彦國赴之日没安民至大人先去棵（棋）師勇
平丸屋新吉至圍棋大人使人来曰鍋屋藤右衛門
日隈雄藏至乃歸見二子藤右衛門贈川茗且托寄
田小虎畫雄藏以其父命贈解毒丸二子去復返棣
園兄許子下牌同衆辭　是夜裁寄南陵兄日隈彦

助荒木吉次東遣人託諸良右衛門肥前僧唯然来
未致草場珮川東

二十八日　庚辰

茂来別　慎次祐之等贈酒肴與大人彦國茂飲
午後塾生忽叫曰西塾湯室火乃走往湯室屋敝以
竹乾枯既久平日熾炭煖温今日無炭婢代以薪火
勢猛烈徹屋脊黒煙沸騰鍛冶五郎兵衛父子及闔
村来救須臾撲滅棣園兄亦馳至　安民使人迎曰
請臨余曰晩往　與鉄之助謀屬儀章作遞帖期以

明日昧爽發　申牌與彦國出訪棣園兄欲與赴安
民氏兄曰我後行鉄之助偶至乃與出訪几雲公告
別遂至宗家鉄之助供夕食安民使人来促曰令兄
既來俟乃與彦國往兄及勇平元清先在座圍棋主
人置酒酣大人使人来招彦國去少焉復来曰老先
生微恙欲止明日發程何如余曰吾亦疾止之大善
戌上牌同兄辭出余兩股大疼兄使僕扶僅得帰
是日宗家嫂氏伊曾不攙来　使範次謝於日隈雄
藏且問所以用解毒丸之法

二十九日　辛巳

棣園兄招朝食與彦國往遂圍棋丸屋新吉至　申
下牌雨晴（自六月中旬至此每日雨）遣範次於鉄之助許謀明日
上途鉄之助曰日既晩恐驛亭不能命役夫晨出乃
定八月二日發程　良平佐太郎七月十一日東至

八月朔　壬午

棣園兄来曰丸屋新吉将携雞肉来申牌過我家
丸屋幸右衛門来別　申牌與彦國赴兄許幸右衛
門丸屋十兵衛在焉二客去大人安民鉄之助至新

吉來烹雞供之大人先去具餘留園棋丑牌散　是夜幸右衛門贈酒肴先是余訪幸右衛門不在家人忘不告余至今日幸右衛門來余曰前日奉訪云〻幸右衛門大愧既歸有此贈

二日　癸未

寅牌余起半次促婢炊飯遂使半次先發報小石原驛長豫具轎夫唯然格致從之　卯上牌椋園兄彥國鉄之助吾八勇宗家嫂氏來別乃上途大人及余乘轎範次讓平步從送者四十餘人入豆田大人先行余過耕屋源吾茂七丸屋幸右衛門中島屋善助諸家告別椋園兄鉄之助別於片街吾八勇等別於花月橋闔塾諸子別於山田猬祐之等五六人送至大肥先是陰雨連旬今日快晴人影落地禽語滿林心目怡暢不覺去國之悲渡溪水勢頗減不似前日澎湃過大行寺訪武市不在午下牌至小石原亭長曰轎夫未聚乃食焉未下牌降紫嶺狐花（不知漢名且從俗呼）夾路盛開紅色掩冉黃昏傳添田逆旅此行以俵幸横小倉路上囑作遞帖俵幸東添田驛長善待我輩

既宿余謂館人曰明日曉發恐不遑他事今附汝金百匹汝取飯費焉返其餘於我主人納飯費每人二百四十錢余私語大人曰今年歲豐發大阪後未見如是飯費之貴也主人聞之不懌余謂主人曰汝見俵幸東乎曰未也既而主人披東大愧曰吾不知客為何人致此不敬返金曰唯公所賜我不敢言其數余曰吾豈惜錢乎恐子未見彼東故云爾唯子之所欲是取主人讓不敢乃附以原數亦不受減二十錢乃受

三日　甲申

余昨夜謂館人曰明日昧爽上途請雞鳴作食主人曰諾余昧爽起主人曰既晏答曰雞未鳴語未畢卯鐘鳴主人驚起卯下牌上途轎夫行語曰添田驛有發古冢者石槨而實以朱深秘不言獲何物也此行大人清癯而余肥苯轎夫畜力皆不欲舁余轎大人前行前轎夫顧謂後轎夫曰汝所舁相公雖重未如佐竹織部汝何嘵〻余聞之曰織部非石見人乎公何以識之曰嘗相見矣織部何如轎夫曰織部少時

盗人之妻奔長門寓守稲家（村人屋貧戸無産者獲稲以防鳥雀盗賊名曰守稲）妻生女家計益窘乃以賣卜湯遊三年不歸人或傳其死妻就〻無依謀於守稲嫁一農家居数月織部歸守稲名妻見之且紿織部曰吾子一貧依齋窶細君於人得金何如織部曰諾守（或）守稲曰吾且携令閨以觀諸買者矣携妻去織部意之竊跡妻入後夫氏知其未與訣而既嫁也大恚夜殺夫妻於室及守稲奔竄於豊前添田二十三年守稲有稚女既長知父為織部所殺欲復讐索尋四方本年五月知其在

【日関瑣事備忘　巻二十六】　廿五

豊前從之而織部以其前一日自殺（初織部之殺人逃也棄其女彦山僧領神籍於長門者見之収養及長有色嫁彦山僧有威權任山政者織部貴緣得来往彦山欺僧徒曰吾能借石州銀山金萬両而貸之須典以神倉寶物僧徒出寶物附之織部典之而私其金僧請小倉侯發卒圍其家織部入林自刄而守稲女偶至請其屍戮之長門侯憫女志賜俸二口云蓋此轎夫織部死後舁其屍故云甫前日亀太郎語余以此事而不詳且不言織部姓名今始得其顛末

過香春至呼野雨下午食里正家主人乞字大人及余皆書二枚（紙）使半次先行之小倉見藏本彦六家猪三郎預定逆旅至徳力雨晴猪三郎出迎半途申下晡傳小倉投逆旅彦六来贈酒肴且曰既報於河野氏矣　使半次訪吉雄祐阜返曰途相遇曰詰朝奉訪

四日　乙酉

猪三郎来　外屋丈右衛門来館贈饅頭　與大人猪三郎訪藏本彦六遂歩大橋上高木豊水（時寓小倉）點

【日関瑣事備忘　巻二十六】　廿六

至相值余先帰逆旅作寄棣園兄鉄之助東托彦六久之大人携豊水迎覽街中而歸　吉雄祐阜来見既去贈酒肴　僧大明来見　豊水子某来見　初出家棣園兄謂余曰小倉北渡舟路不便宜自大里渡於是將北渡余謀諸猪三郎彦六皆曰潮順小倉大里何擇且小倉距大里五十丁命驛亭具轎夫顛苦多児宜自小倉渡從之　午下晡彦六等来覓舟既艤而降少間晴乃出象舟大橋下猪三郎請送彦六豊水等送至舟別行四五丁揚帆風逆浪湧舟大

傾卸帆皷槳而進大人範次皆嘔困甚大人欲出舟謀之舟子曰官法必自小倉大里上岸若中道出舟罪同斬闋請少遲大人益苦促余及猪三郎逼舟子舟子怒不荅未牌着大里皆出舟假一店休焉使讓平監行李赴赤関余欲就故人池松純菴謀投宿之所與猪三郎半次出街東行二丁許有一門入焉人家二三十蓋久留米侯借小倉地置其舟手處入純菴氏主人問君為誰曰讓吉也主人驚喜延就座余述大人困苦之狀主人曰請宿我家余曰君且來謁

而後謀之純菴乃從余至大人曰病身疲倦不欲遠行願借近處逆旅純菴曰此隣有館諸侯之家某善其人宿焉何如大人曰善乃借其家純菴去猪三郎同宿

五日　丙戌

巳牌河野亀太郎南條董一郎立野宗甫柳宗仙來舟而至讓平亦来大人懲昨日風波欲止北渡亀太郎等苦勸之乃從使範次辞於純菴純菴来別午食訖上舟申上牌着赤関将入河野氏値太田梁平曰今從江戸帰至此地聞先生到故走謁也藤右衛門始見大人　茶屋愼次郎来　猪三郎歸小倉　主人供酒

六日　丁亥

梁平来　從大人訪二川善左衛門主人名宗仙父毋見遂訪董一郎茶屋愼次郎歸過河野氏門不入訪宗甫宗甫導登亀山　遣半次報片山玄圃以大人至　徳山人茂助者同寓河野氏出見　福屋玄理福原貞哉来

七日　戊子

丸屋與市来　藏本彦六来　與大人亀太郎梁平宗甫宗仙董一郎半次讓平範次秀三郎遊壇浦途過伊藤杢之助門入焉半次從見杢之助父子出董一郎俟於門外餘子既先行至壇浦見河野氏僕曰某向荷行厨俟此諸公未至乃使半次迎少焉至曰觀阿彌陀寺故後也亀太郎将供生魚大人命放之薄暮歸　亀太郎為余買網屋徳左衛門舟期明日上舟　池松純菴来不值　夜片山玄圃来與宗甫

玄圃龜太郎範次出謁稲荷祠龜太郎半次別去余
過宗甫家腹薬半次来迎主人供酒夜深歸玄圃別
去　伊藤助九郎来

八日己丑

新屋茂吉池松純菴来　辰下牌舟子来促上舟乃
與半次讓平辞河野氏大人範次龜太郎玄圃宗甫
純菴董一郎宗仙秀三郎送至阿彌陀寺而別舟子
曰本舟已發俟於文字関象舳而就焉同舟福岡人
四名博多人夫妻周防人夫妻加余輩為十一人未

下牌同舟客皆曰此舟昨日来泊此謂我輩曰客来
即發（客謂余輩）今客来而不發是我欺也與舟子争論不
已終欲出舟借釣人艇舟子拒之不肯借舟余謂舟
子曰請客皆去吾獨留汝肯發舟歟舟子曰若皆去
不能獨為公發也余曰然則非我負汝汝負我也曲
在汝汝速借艇送我舟子曰諾乃借釣艇載余輩三
人而他客不得與焉余傳阿彌陀寺入綱德氏語舟
中大亂状主人謝曰柂工年少不解事諸客去盡獨
為公發舟乎我必為公請莫他往余聞宗甫等今日

饗大人於梅坊（名寺）使半次視之返白既散乃訪宗甫
余曰吾既辞河野氏不欲復煩之吾子為我授逆旅
宗甫乃借龜山東麓逆旅伊勢屋而使人報範次範
次與龜太郎来館既夕食舟子来曰向之諸客皆去
別迎一妓入舟矣風勢既微潮候亦順請速上舟余
笑曰汝莫復賣我曰不敢乃出宗甫龜太郎範次送
至水濱妓既與其弟在艇月明潮平秋氣蕭然始有
離索思至壹関舟處久之舟發行数里泊平生同舟
不降十四五人此行僅五人皆悦舟潤

九日庚寅

昧爽發揚帆或鼓槳出上関行三里許逆風息至不
能進余暴瀉十餘行

十日辛卯

終日逆風鼓槳而進忽見一魚掠波飛数丈柂工曰
燕魚也入周防唐音港出舟上岸奇巖層出衆松蟠
屈道旁松間次第入山西行一丁許有神祠又行数
丁得一絶（知有洞中泉淙〻聲遠至 山路不逢人風過松子墜）既而返舟衆不
在一柂工守舟曰皆之逆旅矣乃歩街中人家可二

百投逆旅太田屋衆在鳥浴而返舟港口多岐乃出
港數丁而泊未曉揚帆
十一日　壬辰
初風順少焉復逆乃鼓槳而進午後入御手洗港止
移時而出行數里過阜狀又行數里泊
十二日　癸巳
昧爽鼓槳而發午時過阿浮圖觀音堂枕海岸高壘
數丈全山悉松松間有徑紆餘臨海其下大巖數十
十丈突起波濤之中頗似東道薩埵嶺戲賦一絶紅欄
倒影落澄波山下群帆如鳥過看取人間不平事好個景處俗僧多未牌着鞆津與半
次出訪岡村金藏市上每戶夾松如他邦新年狀金
藏曰此祭神也供以祭飯余曰舟就此地取水而已
將發請肆金藏送至舟所舟人方買菜洗之余知其
未發也欲觀對潮楼使金藏導入街中行一丁許有
岡上磴數十級有寺曰福禪金藏謂僧曰吾師廣瀨
子至僧使僕埽室開東南窓有朝鮮恙南岡扁額曰
日東第一形勝又有對潮楼三字亦麗人所書窓臨
海上東有仙醉山相距一丁而近山前有小嶼三南

者曰皇后嶼蓋謂神后也三嶼之間水狹如帶而山
姿明麗萬松潑青影於波面其南遠洲近嶼數十交
互海環繞其際布帆沙鳥出沒相混而備讃伊豫諸
山匝其十餘里外奇絶難狀知西人非虛觀也忍舟
發不暇徧觀辭出僧要余似南岡等所賦詩摺本有
菅茶翁之跋聘使每過例必館此故所賦詩前後十
餘名大抵可觀五律起有脚踏扶桑盡西歸始此楼
句最為奇拔既出歸舟金藏贈紅鬣魚二行數里天
暮終宵揚帆而進殘月映窓余久不眠忽聞蟲聲余
謂必近山也開窓果有嶋得蟲聲到枕知山近帆影
侵衾覺月低一聯月沒入下津井港口泊
十三日　甲午
平明鼓槳而進亦揚帆嶼迎嶋送不知其數中上牌
傳一島候潮人家十餘戶老松數十離列沙上漁子
來賣魚其言侏儒不可辨薄暮又鼓槳而行過兩山
之間逆風起下碇而泊地名大多武
十四日　乙未
昧爽揚帆午後始見淡路洲之尾東風大起舟子議

曰不如避於室津乃回檝向西北申上牌着室港與半次出舟思四年前與矢田淳遊此地一寺主僧欲饗余會舟發不果而去欲訪其寺然不記也巡覽街中謁明神祠返舟泊焉

十五日　丙申

昧爽揚帆風比昨日更猛浪花如雨舟欹甚日午過湊路之頭即往年遇颶處今日亦驚濤拍天乃回舟向明石旧有大船横港口其舟人皆入水攀舟蓋舟行淺處沙石賸之也岸上人奔走以百丈率舶而不動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六　四三

我舟僅而得入既泊讓平曰兵庫距此五里某歸心如箭請陸行許之乃出余與半次觀街中遇雨而歸孤蓬滴瀝終宵不眠忽得天是有風無月夜人方難睡易愁時一聯余平生欲遊舞子賞中秋月今咫尺而風雨如是不堪惆悵

十六日　丁酉

而止風勢如昨舟子曰今日不可發也乃與半次謀陸行赴兵庫辰上牌上途梳工送至本街本街明石適浪華道也正東行四五丁出一門左有高墻蓋士人與商家分居處行四五丁又出一門亦有高墻既而左折又東行比屋皆華麗地名大藏谷行三四丁街盡夾路有松行數丁村名山田自此以東所謂舞子也松不甚高輪囷依地其下白沙平坦青山左峙大海右開風致極佳然其好處不過二三丁中間茶店二戶頗高敞行里餘村名垂水左有小岡岡盡又有松林地勢少穹而復低則見二三茶店婦女出松下掃落釵問地名答曰一谷也店前有數盛墳莓苔交絡頗見古色塔半埋土中唯出五級其形與兵庫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六　四四

清盛塔相似而小蓋同時造也踞茶店久之出昨日明石人語余曰一谷有坂山幽蔚藏賊暮暮無行人矣而未嘗見似坂處我欺也行十丁許入西須磨又行二三丁入東須磨其以東去年所曾遊也自明石至三里有半大抵道屬松間南海北岡無有異景今日東風迅烈舟西下者揚帆僅二三尺出沒濤間數疑其既覆而復現出使觀者悸午下牌入兵庫過藥師前有自後呼半次者視之讓平也曰風勢未已家父知先生必陸行相過洒埽以俟乃導入其家頗適夫

妻見供食夜從於逆旅外屋而宿　京善来館

十七日　戊戌

昨夜大雨風勢少衰　順道来館曰雨勢如是先生不得上途姫路侯過島此家為其從者所宿請移我家　午後讓平来迎乃之奠島氏　青木尚賢贈生魚讓平曰若淡甸先生必放之乃命半次放之　京善藤田有節松尾謙齋来館主人饗余及諸客子牌客散余宿奠島氏

十八日　己亥

雨止辰牌順道使人買舟返曰舟將發不能遽乃蒼黄與半次讓平上舟順道送至岸路訪藤田有節既入舟無風炎甚久之不進行里許北風大起舟反而駛未下牌傳天保山下至安治川橋出舟過越中橋見赤関象来舟曰今方着矣黄昏帰西濠僑居　先是孝也疾病良平佐太郎與凉臺謀將使人迎余而聞其至兵庫止　凉臺晉三郎来訪孝也疾因相見

是日良平章次與三郎陸行迎余兵庫不遇

十九日　庚子

敬甫凉臺俊良玄民玄沖鉄兵来　行德元恭贈酒　春波有秋来　使績太送鍋屋藤右衛門所托壹於上福島逆櫓松下大和屋平作許　小林安石率其姻大助者来投宿　良平章次與三郎自兵庫歸　晉三郎来　京善送酒　齡次德太郎柯量直蔵秀太郎来見

二十日　辛丑

安石大助去　元恭来　伊豫吉田士人澤田一作来見　西山春溪舅王浦望作来見贈詩及和歌

快雨東至寄新刻術玄二本　使良平之日野屋甚右衛門許取外忠替券金二十二両且過大新氏贈香魚　直吉来　大熊文叔携松菌及肴来供夕食送至其僑居玉澤坊文叔復送余来　洞然自江戸歸来見　龜年毋贈梨子問孝也疾

二十一日　壬寅

凉臺来診孝也　五弓豊太郎東白江戸至　托寄西山春溪東於三浦望作　辰見勝太郎贈松菌及柿實安藤太郎贈羊羹皆訪孝病也　玄仲有秋来

診孝也不値　大村監察市瀨小左衛門來曰聞君
自西州歸留守清兵衛當來候而有疾使某代候
訪洞然與議大村邸事　作數柬（大人兩陵兄棣園兄彦國寄鉄之助亀太郎宗甫董一郎等）寄大人以析圭二本及快而柬　見塾
生十九人（良平佐太郎讓平良藏章次益太郎乾藏得三郎良現尚隆男藏績太與三郎玄龍市十郎修藏半次田玄春新參生德十郎）邊　俊良將之播州使春山來
告別
二十二日癸卯
使讓平就赤間泉來舟托寄河野父子柬（内包寄日田諸柬）

凉臺來診孝也　鉄兵雄哉來　與市十郎出訪
春波太郎備禹諸子過大村邸見市瀨小左衛及鉄
八郎與話久之出訪玄民司馬助信之助庄次葛民
凉臺小竹諸家　小田百谷與其門人梅谷來訪飲
之林春藏偶來與焉　翠江贈鮓刪之助贈饅頭候
孝也　嘉市郎贈松魚　佐々原久吉來　德十郎
之人來見　使良平之醫人亀山貞助許告余歸順
（嘗療也欲）孝　使佐太郎尚隆放鴿於島内應仁祠先是
孝也疾病室氏禱於應神祠是日一鴿飛入孝也臥

處毛羽異常既而疾退經數日放之爾後復劇又禱
於祠亦有一鴿飛至毛羽與前鴿異則疾退如始居
二日余歸孝也益愈皆曰應神祠多鴿此神助也於
是返諸詞云　夜與元春訪敬甫僑居不在良平携
晋三郎詣至遂與賽御靈祠而歸　葛氏妻産子送
酒饅頭賀之　翠江歸家
二十三日甲辰
鉄兵贈松魚　春波贈菌　凉臺來診孝也　亀年
母來訪孝也　以孝也疾退供飯於塾生二十人

松尾謙齋來　澤田一作來訪飯之　遣諸子告明
日開講於諸家　夜敬甫來
二十四日乙巳
元春之紀州　先是細木化東薦其友佐治多門近
藤百助（皆伊勢亀山士人）二人遂贈書及金請入門今日裁
答柬外書京師亀山邸堤七郎右衛門名托之京清
吉井松堂來　午後出玄龍從將為彦國訪齋藤
方策至梶木坊余指一家謂玄龍曰前日聞方策將
移家今猶住焉乎吾子入問之玄龍乃入其家余去

訪敬甫不在将歸去龍来曰方策猶在彼家乃徃通謁曰某麻生伊織婣廣瀬謙吉也願見主人先生出彦国所托葛粉及東附将命者将命者入出曰徹師言此來當致齋藤氏某則土生去益非方策也方策前日移家雑魚場矣君無乃誤認主人乎余出尤去龍謝曰某向接此家婢問方策先生家是乎答曰然故告夫子也余曰吾子以田舎語音問而婢答不明了故有此誤今後須悉意焉　夜與良平市十郎出訪龜年毋鉄兵雄哉去冲等　撿六月二十一日後

事如左内藤熊藏歸鄉来告別力精大歸（六月二十一日事）合原佐太郎至良平發寄余東（二十七日事）　田邉元春自伊豫至（二十九日事）惠助乞歸鄉（晦事）神吉新右衛門東至（七月朔事）尼勘送南（陵山）兄東水筑太可東至内藤潜龍妣来（二日事）信之助妻來（三日事）筑前人佐藤蕙叔来（四日事）猪口晋平将之江戸来訪花岡氏舍人太兵衛者来告拮据昨夜出奔（五日事）細木屯東至（六日事）高妻寛平𨁈拮据之京師（七日事）舟街大（八日事）晋三郎贈塩一苞（九日事）衛卒来告官命曰自今尚節儉諸事須循寛政

中所下令（十一日事）島崎研之助赴江戸逢来訪（廿一日事）細木屯送金子太田梁平自江戸帰路来訪（廿八日事）播州人三枝五郎兵衛率其子德十郎来請入門（廿九日事）德十郎入塾（八月二日）明孝之助始疾（同前）招凉臺診孝也遣續太長恭哀童子墓（三日事）凉臺来診孝也夜孝也病良平等走迎凉臺至（四日事）舟街火播州人三浦誼作来（六日事）夜孝也大劇凉臺名葛民謀之（七日事）江戸人梶田敬藏携有田愼齋東至葛民凉臺交来診孝也（八日事）佐太郎為孝也禱於御靈（九日事）信之助妻鉄兵妻

晋三郎来看孝也疾（十日事）孝也疾益進凉臺葛民招小児醫龜山負助謀之佐太郎尚隆禱孝也於菅祠良平禱於島内應神祠自是塾生皆終夜不寝侍焉翠江母亦来侍（十一日事）孝也疾如昨凉臺負助来侍韓生禱神如昨良平佐太郎發寄余東（十二日事）凉臺日来敬度龜年毋来侍（日前）孝也益憊葛民欲用瀉劑凉臺負助不可負助勸一夜服藥六貼頗驗凉臺欲行灌腸法不果晋三郎禱於金毘羅祠（十三日事）来問孝也病若日以十數塾生及晋三郎禱神益虔疾微退（十四日事）

貞助凉臺葛民謀遂用下劑孝也便痞十餘日至此始通起色霍然衆大悦相賀（十五日事）良平佐太郎祷於菅祠及應神祠有狀玄冲諸醫亦日来診（十七日事）葛民貞助凉臺来皆曰疾極退此夕余歸（十八日事）以上拘殊有関係之事以備他日遺忘蓋二十之一而已

八月二十五日丙午
托寄快雨來於永瀨七郎右衛門　凉臺葛民來診孝也孝也頗痊　了恬來　敬甫來飲之　夜與敬甫良平訪大熊文叔主人供酒使西宮人為野藤次郎若見

二十六日丁未
備中人岸田正平嚴田良平來見請受業　鳳齋來　凉臺來診孝也　安國文藏族庄太夫來贈羊羹托寄文藏柬　國分吉野助送松蕈　辰見勝太郎

送松蕈　春波來曰長府留守田阪宗兵衛欲識先生使某紹介將邀先生遊北野午後臨長府邸之請余曰諾　申上牌春波來迎乃與之長府邸見宗兵衛年可四十二三不修邊幅意氣甚懇與出渡大江橋出北野謁鬼子母神祠休於木魚菴士人三名跕至謂宗兵衛曰尊春來乃出從於無店坐突起棒上宗兵衛妻見日沒還席他室而飲宗兵衛使所携女伎數人及春波女舞戌上牌歸別於邸前春波使人送余　備禹贈鶩

二十七日戊申
遣良平於田阪宗兵衛許贈半切紙　中席庵　岸田正平岩田良平平田春平入門　凉臺來診孝也
有秋春波晋三郎來　先是良平讓平有勞於百家詩校訂余約飲之今日作行廚携二子野遊并招雄哉渡田簑橋使良平招行德寬吉不在過福島及玉藤亭側西北折過一村田間有小祠一媼沽茶其側踞榻久之迤故路過梅田北行至三番迤南行入力藏國借小亭啓行廚雞冠始花庭中秋色極佳黃

昏出浴於浪華小橋湯肆而歸　東野哲次郎送蘭
敬甫來　神吉新右衛門來至　洞然移居於天滿木吉

二十八日己酉
牧山來　晋三郎來　東神吉新右衛門　九山春耕來飯飲之招春波至既而與出訪信之助不在過露天神祠側東折至神明前地名休於一店遂過綿平店食鰻鱺歸

二十九日庚戌
凉臺來診孝也　與良平出渡浪華橋訪洞然新居

於樋上坊賀以金百疋　日田泉吉來戌牌去與良平送之將至其客舍永代濵途中雨下余入雄哉氏良平遂送之而返於雄哉許主人供酒亥牌歸　棋師次平來不値

晦辛亥

先是與辰見勝太郎約採蕈於高槻山中期在今日已上牌與良平章次上途渡浪華橋經堀川出於鶴滿寺西自是為生路地名新家人家二三十列道西而道東則無一家藍花盛開鮮紅如霞北行七八丁入村地名長柄遠見長堤橫截街路如塞既至堤下右折上堤又左折行一丁許出於水邊所謂長柄渡也渡口有一松古幹夭矯橫枝傍出長五六丈厚陰欝然川廣可五十丈中流極深既渡行一丁又有村道右一祠灌木陰森今日快晴奇暖如六七月之交踞祠陰店上袒裼納凉問地名曰國洲也出店行數丁右折出於堤上溯淀川右川左田遠眺寥濶東行十四五丁入新家村村在堤上左折下堤直北行七八丁田間有數店路分為岐有標書曰北者赴茨木東

者赴江口問店人赴高槻宜從何道答曰河江口也乃行十餘丁路脉漸微屢失路彷徨田間有村名三寶寺行三丁許道左一祠扁曰鎭大明神又行數丁村名辻堂登堤風帆葉葉背風西下淺沙鷺立長流魚躍背堤北行地名君堂道左有尼寺列松成屏外觀頗華閒江口遊君及西行墓在焉不遑往觀又有祠扁曰十五社大明神行七八丁出於水邊即江口渡也川廣半於長柄既渡上堤有微徑二右者極小見路人來往多從左徑乃取左徑進入松林直北行數十丁天稍陰至別府村雨下欲避於村家然矮屋破蓆悪臭衝鼻無足踞處幸而雨止出村左有橋右有松林林前有二小渠窈窕如帶欲問所向傍不見人相議曰高槻當在艮方橋向坤方且從松林行矣乃入林溯渠行十餘丁路脉依微寂無人影且漸向巽方疑惑欲向東北然為渠所隔勢不能中止更進十丁許見採薪童問之曰公等既誤矣然返故路倍遠不如遂取此路進也乃行數丁林尾接村有岐懲前誤使彰章次就人家問之曰宜取東者行行四五丁地

名新在家渠盡入村中又失路往還芋田茄圃之間數回遂得小徑有村曰鳥養野徑盡得大道列松夾路東行一丁有華表表書曰加茂大明神復登淀川堤自初渡江口至此凢可三里小徑曲折隘齊極矣既登堤長流渺〻心目一新東行溯川堤左人家陸續屋背與堤高下相若飢甚將買食毎戸斬窓為堤所蔽幽暗如夜且無沽飯店使良平先行報勝太郎作食相俟遇土人問高槻距此幾丁曰百余丁曽聞高槻距浪華六里我已經五六里矣猶有百丁事殊不審君所歴道程如何乃誦向所過道路之状其人笑曰然則迂路殆三里也浪華至此亦三里耳過中野上野柱本三洲江諸村皆在堤左淀川廣處丁六七丁中流往〻見小洲洲有圃布帆一一自紫茄黄稲之間出平生京師往返皆在舟中不知岸頭有此景矣凢行五六十丁左折直北行右有小渠路猶堤也村名韓埼渡渠有岐天既昏黒不知所向踟躇久之過来人問之曰北者近乃行六七丁右折有一門入即高槻城下也行二丁許逢良平来迎街盡有池渡

橋又有人家即士人住處出一門又有池沿池東行又北折入勝太郎氏其母出見曰児今日相俟久之以為枉駕必在明日故出巡山（勝太郎仕山虞職）未歸也少焉帰見

九月朔壬子

已牌勝太郎導遊北山初出門過街中北行三丁許街盡老松夾路行數丁前有平岡松柏蒼然磴道二條懸其間勝太郎曰東磴曰天神山菅祠在焉西曰黄牛山三好松永二氏先塋在焉又坤方有一山迴遶數里名美人山未至岡半丁有官道即京師通西州道也正西行一丁入芥川驛人家可四五百驛西有堤堤西有川取路堤上行數丁漸入林中又行數丁有村名眞神又行數丁入山間秋花截路東北折行數丁地勢漸上満山皆松山頂阜竹為柱置藁其上以作假屋乃入屋下自高槻至此一里矣勝太郎曰此服部村某氏之山也愚善其人故得採蕈焉使從僕假甑某氏而啓行厨此地高敞南見伊駒山西望浪華西北隅天地相接渺無端倪山下村落繡錯

樹青稲黄川長野曠近狀分明遠意模糊人物來徃其間歷々如畫余睡眠良平章次與僕採華而返乃炊草作飯味極香潔申下牌下山返故路至奥神取田間小徑正東行左有数山萬松峭蒨出於黄牛寺門外背門南行右有巨松低柯拂田勢將仆植石柱扶之勝太郎曰傳行基所種也又田間有古塚俗呼為装束塚言葬菅公衣冠焉出於天神山前北向登磴左右崖高数丈雜木上蔽頗苦些蔚行数百歩崖開樹疎廣敞可悦未至菅祠数百歩路右地勢微穹

露石角其上有小祠勝太郎曰此延喜式所載野見宿禰墓也往年石罅上瀆下見石槨云菅祠前路廣七八丈中央疊石一道右有寺曰春松院入祠門而拜勝太郎曰此秀頼所修也青苔滿地秋色蕭然自祠後北行入松林市人採草者醉歌聞於遠近行一丁許右見小隴上有三松勝太郎曰此業平墓也俗呼中將塚登隴如馬鬣封者三其西相距数十歩築上作習銃場自墓前砢微徑東行左有小池危樹匝之行数百歩徑稍開成道北向登磴有門勝太郎曰

此伊勢寺也入門西行数百歩有僧耕田稍上山脚衆墳簇立其北隅有伊勢女御墓勝太郎曰此地蓋伊勢嘗住處故名寺也二百年前或發伊勢墓得鏡硯及諸器物我先公命修墓請羅山先生勒碑記其事矣乃觀碑其高七八尺時皆黒一無所見碑左有小祠祭青石類人形亦墓中所出云返入寺主僧與勝太郎善引入室示鏡及硯鏡徑可三寸背面漸磷白穿三孔古氣黝然實千年外物背雕六蛟繞蛟有字或消鳥獸形極分明勝太郎曰今人無能讀之者疑

科斗文也余曰蓋大篆之類必有能讀者請也曰為我摹之硯竪八寸横三寸上刻两獅爭珠狀亦饒古色然石質太粗僧曰硯非塚中出土人某家藏此数十世傳伊勢座右物二百年前贈諸我寺也又有深草元政記叙硯鏡及塚事詳悉又有隱元詩伊勢花開二月天嬿粧靜對法王前長歌一曲知音少屈指声中六百年題曰寛文丁酉遊伊勢寺僧曰此寺有伊勢櫻百年前既枯隱元伊勢花開謂櫻也戍牌借紙燈歸勝太郎氏途中暗黒無所觀

二日癸丑

午後與勝太郎良平章次出過街中東行街心有渠
行五六丁街盡北折青松列路左右行十丁松盡出
於官道西行一丁許北折耴田間小徑行數丁至山
前左折登隴又下入叢中有能因墓高可二丁草木
豐蔚羅山先生勒碑記其事跡碑高數尺字畫分明
勝太郎曰土人誤伐此木輒為祟地本屬於寺僧曰
我既告墓樣樵無害伐木賣之無幾寺火僧焚死愚
迷識其僧也返故路正東向取田間小徑行數丁入
村地名別所村家籬側有古井泻水盈焉勝太郎曰
此能因所詠花井也有碑既仆苔蝕不可讀矣又取
小徑正南行出於官道東行經數村將觀櫻井驛楠
公古跡至梶原村休一店余有倦心謂勝太郎曰我
止兄等三人行矣三子去余借枕衾而臥蚊聲聒耳
不能眠黄昏三子歸乃返辰見氏高槻至梶原五十
丁梶原至櫻井二十丁三子曰今日自櫻井東行二
十丁觀山崎戰蹤及石川五右衛門手痕余問手痕
何如曰墨印於某氏門扉　亥上牌將來舟歸浪華
勝太郎曰暮夜恐夫子迷路既請此地飛脚志名漢為

從者乃使飛脚見辞辰見氏路於畫問所過街中三
四丁右折傍城外池東南行數丁池盡又有街東行
數丁街盡有門出此更東行十七八丁官道如砥過
小石橋不知其數地勢微穹有村村盡地低左有涸
渠白沙夜明行三四丁登堤地名前島是乘舟處也
林一店將乘舟者數十人皆踞店上喧嘩不可耐子
上牌乘舟舟大倍於三十石舟同乘數十人皆賣菁
於浪華者籃籠山積濃香貫鼻舟中狹迫僅能容身
詈声四起余輩三人先坐舟尾飛脚自舟頭逸送蒲
團誤觸人頭其人大怒詈之飛脚亦反詈將鬪良平
進謝乃止其餘相爭者不可勝計舟行極緩屢膠沙
而止至長柄天明
　三日甲寅
卯下牌傳八問屋港口出舟過大川街浴湯肆使章
次先歸報　達圃來訪（達圃十七八年前在呈圃）　供酒敬甫元
春與焉　春波來　使半次主龍之良運院取手春
返曰僧曰九日後復來　春榮將歸鄉來告別　德
十郎入塾　捡晦後事如左　託報岡章平東於藤

禹野村九十郎贈有久保丹後来細木𠆸東至元春
自紀州帰晦以上　齢次春波凉臺太郎備禹庄次雄哉
来豊後僧達圓来澤田一作来月朔以上　九春波有秋来
以上二日

四日　乙卯

清記来　為長尾良哉作書數紙遣半次托之上関
舟子　春波導田阪宗兵衛来供酒葛民偶至與焉
直次自高野帰来見　元春之伊豫　但馬天民
来曰某将西遊以本月十二日留別於天満請臨

夜與韋次良平訪敬甫　栽寄松永令藏草塲珮
川東使良平齋此托於春栄返曰既發不及

五日　丙辰

秀太郎入塾　佐太郎疾病使僕迎敬甫　但馬天
民来　岳翁八月二十二日東至　岡村金藏東至
返古家詩送保命酒

六日　丁巳

洞然来　久保丹後来　亀年妻小祥其母招余及
室氏午牌余往路訪築梁至亀年氏諸客未至少焉
但馬天民松浦安道欽兵魚住鷗波至飯訖皆出
雄哉来　夜與良平賽御靈詞晋三郎跡至相從歸
将供茶春波使人来迎曰方與田阪留守飯據萬亭
請速枉駕乃往信之助葛民亦在焉與飲而歸晋三
郎猶在余家　敬甫来　發報岡村金藏東於河莜

七日　戊午

始申塾生職席　小倉舟子作次郎来見　遣修藏
於齋藤方策許送彥國所托葛杉及東余欲親行然不知方策在何街故遣修藏返曰雜魚塲也　龍護来　澤田一作来別　未下

牌訪一作於吉田邸遂訪信之助不在訪田阪宗兵
衛生訣久之歸　高村幹齋来

八日　己未

昨日修藏将訪泉吉僑居余曰為我謝曰有暇相過
泉吉今日来曰昨日辱命故来余曰脩藏謂河泉吉
曰某未嘗識修藏来傳命曰献師使某言請明日相
臨余曰修藏曰某善泉吉将候焉故傳言而已非專
价招君也泉吉曰然則彼人欺先生及某也余名修
藏貞之曰非某誤傳命泉吉誤聽也

九日　庚申
受塾生賀　辰牌與与三郎出賀筑梁龜年至小竹
氏主人導觀新葉書室又至日高氏主人不在見其
妻至野村九十郎氏亦不在至庄次氏又至称念寺
婢曰住持上人方書手券不得將命至河茂氏不在
至九山氏亦不在至葭清氏訪京屋彌六彌六方為
債主所訟出而枷手竊脱枷相見訪中村勘兵衛於
筑山邸不在見其妻將訪增井原藏傳安藤謙次言
原藏謙妻伯又次中村氏使婢導至增井氏亦在郎中主人不在

見其妻至長久寺又至大新氏主人供午食至林春
藏平井東一二家皆不在至長光寺贈龍護以書三
紙渡浪華橋至洞然氏主人方對客見其母至信之
助氏又至司馬助備禹太郎春波四家皆不在中上
牌歸　敬甫林春藏香川一郎篠梁涼臺長平春波
齡次亘藏德太郎泰太郎大次玄民備禹嘉一郎河
茂太郎晉三郎田邊屋作兵衛玄冲平野屋善助亘
吉司馬助欽兵春山亮平俊平東一等来賀　遣塾
生賀雄哉玄冲元恭欽八郎玄民欽兵吉益埽部一

郎諸家　諫山俊安東至　夜訪敬甫　敬甫送至
十日　辛酉
有吉来賀　大新来　俵喜来議借倉債事　恵助
白備中至　行德元恭来不值　恵助白備中至入
塾　嶋藏入塾　有吉来　晉三郎来　薩摩加治
木人東良助以小竹柬来見　相馬一郎来供飯圍
棋夜與出訪亘次高尾屋宗兵衛寓居於日田九氏
二子送至常安橋一郎別於玉水坊　栽荅諫山俊
安東　佐太郎復劇良平迎敬甫至

十一日　壬戌
春波来　涼臺来　信之助来曰欲招小竹翁請與
来少焉小竹来與之間瀨氏長平葛民春波至主人
置酒小竹父子先去戌牌與春波葛民出葛民送至
晉三郎方来余欲送葛民賽五靈晉三郎請從乃與
出葛民別於道修街賽祠遂觀夜市歸與晉三郎圍
棋至亥牌
十二日　癸亥
小竹柬曰昨夜與君約今日與赴但馬天民別筵矣

然某有別務先行不得相從也敢告　達元龍於小竹許問天民開宴於何地曰天滿菅廟側小山店也

午後出市十郎從過間瀨氏謝主人訪與春波及藤井某飲余與焉出訪洞然遂謁菅祠至小山店使市十郎去天民及其子千里見引而就坐小竹松浦安道玄民野村乾一郎及未識客二十餘人在焉阿部絹洲者見餘人不通姓名故不記　有宴日没諸客先後隨意辭去余同玄民出至祠前逢市十郎來迎過北里玄民欲飲焉余曰居留我一歸家復來玄民曰諾余歸

將使人辭玄民東至曰某亦有事不得留也請止

牧山來不值

十三日　甲子

先是春波為田阪宗兵衛請講易其邸今日春波來曰薄暮請臨　松相馬一郎圍棋供飯　牧山來

夜赴長府邸逢過春波與行良平後至宗兵衛見講易及聯珠詩格訖主人供酒其妻見亥牌歸　文叔來不值大熊除姓以下倣此　玄龍之兵庫

十四日　乙丑

數日前與信之助長平約今日浮漁舟海口卯上牌信之助使人來曰漁舟三隻既艤俟於肥後橋側某將發請速促長平而來乃使良平告長平余赴間瀨氏其妻曰已發矣歸則長平至與出各乘一舟至無尻川信之助俟焉出於海口波浪洶湧余與長平皆困醉而卧午前入木津港口停舟午炊登堤四望既而復鼓槳背港里餘三舟或合或離皆獲魚數十頭薄暮向無尻川入酉下牌歸信之助長平別於西濠煮携帰魚食良平謙平尚隆　夜與良平尚隆訪

敬甫　細木也東至寄乾鱲　安石東至寄金　泉吉來不值　佐太郎疾久不痊呂雄哉診之先是服敬甫藥

十五日　丙寅

赤関舟子來致大人八月二十三日東　藏本彥六東至内包大人本月二日東　東安石　公圭來曰將遊播州東西山春溪介之　新清携紀州人高岡順助來見　齢次直藏泰太郎德太郎祐誠來賀　室氏携孝也謁島内應神祠尚隆從　室氏將携孝也及塾生賽五靈雨不果　岡村金藏東至

十六日　丁卯

敬甫携壽林水野清助者来見入門　雄哉来　拓一郎（相馬一郎以下省姓）晋三郎圍棋供夕食　久吉来余謂之曰子欲聴我講今夕復至（佐原久吉以下省姓）　但馬天民来　了現贈餅　宮本負蔵因良平謝過来見客年負蔵大酔至余逐之出不許再至我門矣（一事昨日）属春波来　酉上牌久吉来携之赴春波水亭良平従講易及詩格田阪宗兵衛至講訖春波供酒久吉良平先去亥牌帰　是日高尾屋宗兵衛東良助敬

甫来　室氏率孝也及闔塾諸子賽御霊

十七日　戊辰

雄哉来診佐太郎　春波来　松尾謙斎来　東良助来　文叔来　松鰮来　薄暮春波復来請供夕食出至綿平店食鰻鱺而帰　夜訪敬甫僑居良平恵助従遂導敬甫至天神橋賞月清光映波鮮潔悦目然寒風劈面不得久止帰　托呑岡村金蔵東於河茂

十八日　己巳

河野亀太郎本月十三日東至内包大人六日東（大人東日昨白来閑帰）　以畫問多客不能沈思借春波水亭移文房具焉　春波来　雄哉来診佐太郎　田阪宗兵衛来　午後至春波水亭（以後単称水亭）　中牌帰　但馬天民来曰請今夕臨敝廬　龍護属寄大人東酉牌至天民許天民問清沈宗騫学畫編難字出訪玄氏主人方獨酌謂余曰有残酒冷請外飲與出而入北里京斯亭小酌亥牌帰月明如畫是夜乾蔵従先帰　金龍白兵庫東曰前日舟遇颶僅得免

十九日　庚午

日光山僧来致佐藤寿八郎八月朔東東曰今在日光變姓名稱草本夢太郎云余方生講席僧不值去栽荅細木包東（内包宜園百家一部及其草稿二巻）遣市十郎於伊勢伊亭托諸亀山士人平井秀一　至水亭天民敬甫来訪暮携二子帰供蕎麦　野村九十郎来不值

恵助帰郷

二十日　辛未

福山邸人高木雄蔵来見入門　塾生浚井　東良

助来別曰将遊宇佐採耶馬渓而謁湠窓夫子乃裁
寄大人及秋雄兄東附之　夜與良平譲平尚隆訪
敬甫龍潭在焉供余及三子蕎麦既而出渡淀屋大
江渡邉肥後四橋雨始止薄煙際水朧月隔雲四無
行人夜色如太古即賦一律帰雨歇秋宵忽暖天地余残酔歩橋邉雲埋
列樹疑無岸烟點中流知有船杳渺希音孤雀喚蕭参静味多家眠画間殻響肩摩處恍訝身生太古先
二十一日　壬申
東野村九十郎　但馬天民将遊長崎裁寄大人及
前川文藏東附之　至水亭　九十郎東曰請明日夕

枉駕余以齋日故欲辞然以其屡来不値難違其請
荅曰明夕奉訪　晡後獨酌梁醉而出良平従訪玄
冲遂赴泉吉僑居信濃坊主人曰欲侑一杯何如余
辞曰既醉主人曰然則散歩與出過新街至堀江泉
吉導入一酒楼劇飲亥牌乗肩輿帰泉吉猶留
二十二日　癸酉
文叔使人来言欲陪遊北野以齋日辞　春波贈赤
豆飯新為坊正故自賀也　松鰻来　達園携其弟
僧来見　未牌與達園兄弟良平章次歩渡大江橋

過露天神祠北行至街尾遇雨避於一店少焉晴観
権現松過熊店児子母神祠東南行入大融寺途遇
春耕淳蕃帰　東野哲次郎来不値　直吉来不値
得一自日田至致大人鉄之助子器彦國改字範次祐
之本月十三日東大人東為包寄快雨東鉄之助東包十金皆券　啓運凌
雲至　夜訪野村九十郎主人供酒使妻見戍下桿
帰路過敬甫氏取薬小水不利有瘀気欤
二十三日　甲戌
啓運見　葛岡仲英来　得一来　直吉来　達良

平於河松氏問渓琴消息　涼臺来飲之招玄冲得
一與焉醉後與玄冲歩堂島　得一去　辰見勝太
郎東至寄兎肉　高木雄藏来　夜暴瀉腹痛
二十四日　乙亥
贈國分煙草於泉吉　招泉吉飲之遂留宿　夜與
泉吉歩至大川街遇雨帰
二十五日　丙子
飲泉吉春波偶至與焉既而與二子訪敬甫欲導之
出辞遂賽天満菅祠帰路過橋萬亭劇飲春波留余

及泉吉申下牌歸　夜泉吉去　新清贈赤豆飯
南隣井上屋作助来告其徙居
二十六日丁丑
尚隆歸鄉　春波来　玄冲至飲之招圭甫與焉
昨日途遇信之助曰明夕臨敝廬余曰諾今日有疾
使人辭
二十七日戊寅
申牌序　僧龍雲自京師歸路来訪供朝飯即去
雲集来至即發苔来　半次歸鄉　雄哉来診佐太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七　二一

郎　土佐人勝瀬元常者来見　午後至水亭遂訪
信之信主人供酒玄民春波至日暮車次来迎出門
玄民春波要余不歸并導信之助遊平松亭醵飲戌
牌與信之助去二子猶留　鉄兵来　高岡傾助来
不値　林春藏来告晋太郎之備後
二十八日己卯
雄哉来診佐太郎供午飯　發苔春田玄藏来於河茂
東中詩巻包　春波来　夜講於長府邸訖主人供酒春
波讓平同席

二十九日庚辰
發寄高秋帆東内包漢琴集三部及春老谷山本清右郎東寄於野村九十
郎許　春波来　午後與良平訪凉臺玄冲遂訪雄
哉携之出訪泉吉雄哉將導余觀願教寺濠吔菊園
勸泉吉以有客辭乃出至菊園菊有大中小三品每
品數百種極大者皆高一丈七八尺花徑一尺三四
寸極小者花徑不盈一分花大不能自持每花設銅
架戴擀其上一幹不過二花又訪鉄兵既出雄哉別
去黄昏歸　吉岳来不値　鳳巖来留宿　夜訪山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七　二二

田元補於綿清氏歸路過奧次儒居
十月朔辛巳
昧爽携孝也賽御靈市十郎從余脚大痙呼吸促迫醫曰宜早行巡氣散
自今日始　賀塾生賀　德三郎直藏安太郎昌平亮平
俊平凌雲啓運来賀　鳳巖去　與良平買舟觀無
尻川堤紅葉過肥後橋見玄冲過岸上呼入焉下至木
津下流命舟人下網不獲魚乃泝入無尻渠上堤步
紅樹下雨忽至遽入舟則既晴晚暉映葉紅影蘸水
上流下流遊舟絡繹南堤北堤行人陸續遇太郎等

未下牌潮江戸濠而歸過犬齋橋玄冲別去　泉吉
來贈陶器及氈不值新淸五岳踰次來不值　夜訪
敬甫乞樂携之出觀平野街夜市讓平章次從

二日　壬午

快晴如春欲野遊遣人招玄冲敬甫敬甫不在玄冲
來　雄哉來診佐太郎　午後與玄冲市十郎出訪
晋三郎不在謁高松邸金毘羅祠渡玉江橋訪行德
玄恭携貫吉出訪鉄八郎病於大村邸既出市十郎
去過梅田至玉藤店今朝與春波約會此店問店人

既來乎曰未來乃西行過大戴浦江二村村西有石
橋渡橋潮溝北行二三丁有猢木橋上橋四顧秋色
甚妍復返玉藤店春波未至乃倚南軒命酒喫麥飯
而出貫吉別於渡邊橋玄冲送至　直吉來不值
夜講於水亭　今朝賽御靈　岳翁九月六日東至
上街火遣良平訪龍護

三日　癸未

昧爽賽御靈御門未開起御卒開之祠門亦未開乃
拜祠外　春波來與出訪玄冲不在遂渡大渡北折
謁龜井橋西畔菅祠渡橋過江戸濠訪鉄兵見衆客
滿座不值去入春波妻家夕食歸　室氏訪鉄兵妻
病　直吉來不值　夜招敬甫診疾（右臂痺不能把筆）

四日　甲申

謁祠（以下謂御靈為祠）　五岳來供飯　敬甫來診　涼臺
來　佐太郎疾痊　三浦誼作來致西山春溪柬　鼎
玄冲來　洞然來　晋三郎來　與三郎歸鄉
藏入塾（昨日事）　以淨喜公忌辰前夜供飯塾生　夜
與敬甫步至其僑居

五日　乙酉

昨夜夢賦六言絕句覺後記二句（兩微涼夏尚千秋斜日淡唐）
謁祠〻以淨喜公忌辰使啓運了現誦經供飯塾生
五岳敬甫來與焉　河茂來借迂言　文叔贈肴
春日寬平新淸葛瀬玄常來　學郎自阿波至　玄
冲春波來　尚隆歸塾　大人九月二十三日東至

六日　丙戌

以微恙廢謁祠　遣良平於吉雄良琢許托寄西元
禮柬　小倉舟子作次郎來　遣修藏齎寄大人柬

於作次郎舟寄河野龜太郎來於網興舟　午後訪
玄冲携之出訪泉吉不在歸路訪雄哉主人供酒且
送至余居玄冲途別　晋三郎來　夜與雄哉訪敬
甫導之觀平野街夜市雄哉途別圭甫送至　笠者
瑞賢者來不值

七日丁亥

贈翅漬茄子於小竹　翠江贈雞肉招玄冲雄哉供
午食雄哉不至高尾屋宗兵衛偶來與焉　正山瑞
賢來見乞字　括坤東至達圓（致之）寺自謝出奔之罪

夜講宗兵衛（田坂宗兵衛以下省姓）　元恭晋三郎春波等來聽
與敬甫佐太郎步至堂島　岡本惠助東至

八日戊子

安藝人前田禮次入門入塾　真次宗兵衛來　五
岳春泓（波）來與二子出訪山田元輔於綿清氏主人供
酒酉牌與春波歸雨下借傘履焉　林大隅者來不
值

九日己丑

泉吉來飲之招春波與焉　小竹携唐津人大野立
助來見　圭甫來　夜與泉吉步賽高松邸金毘羅
祠遇晋三郎焉曰圓龜邸有童女舞先生無意觀之
乎余曰觀亦可乃之圓龜邸門內有舞棚觀者雲集
棚後有倉倉後設假簷張燈陳瓶花數種觀之左廻
自倉側出於棚後觀舞數闋雨下晋三郎借傘主則
既晴矣牌舞未終去晋三郎別於常安橋泉吉宿余
家

十日庚寅

栽寄羽倉明府及服部子東托之河茂　午前泉吉

來不值　阿波人正法寺學郎（族）來囑學郎事不值使
良平見　葛瀨玄常來不值　五岳來　夜晋三郎
來導室氏孝也佐太郎章次謁高松邸金毘羅祠
始讀政談（經濟錄誌）　戌牌與良平出遊圓龜邸萬人塞
路殆不得過遂訪直次不在渡大齋橋訪玄冲使良
平問文叔在家乎否曰在乃行主人供酒余乞其雛
猫二携歸　今朝謁祠

十一日辛卯

作數東（大人楳園兄欽之助子器児玉茂）　招山田元助夫妻及五

岳餮之綿清中津人紙市骨董奈良忠隨而至招春波
不至戊牌客散　文叔使人來乞一猫去　戊下牌
與益太郎步訪敬甫不在觀平野街夜市歸　中冨
庄次來不值故夜訪之　翠江隨母來
十二日　壬辰
謁祠　始講尚書國語講訖故　鷲風攄屋　西元禮東
至聞元禮有達書於西家詩故折東責之元禮以東謝即裁寄答東托於京清
信之助招余及春波食皂
十三日　癸巳

書林松本屋者來曰佐伯留守之子欲入貴門使某
作先容　龍護來　佐伯人田原新藏率其子貞之
進來見貞之進入門　大村本間愿吾來見　長平
來曰十五日賴氏有會請赴焉　招信之助夫妻春
波供夕食春波不至文叔偶至與焉既而與文叔步
街中訪玄沖携之出至文叔氏主人供柿林大隅覩
故未來與話戊下牌歸文叔使人來　春波來
十四日　甲午
文叔來將相余南隣移焉謀之余不果相　泉吉來

飲之招春波與焉　京屋彌六携其兒助右衛門及
魚屋直太郎東來欲借余金余與泉吉謀辞　遣佐
太郎於五岳許托寄大人諸物書七部綿衣饅頭及寄隸園兒缺之助子
器求諸　照頂來鏈圓托之寄了性東來載搭事搭　與泉
吉步至龜井橋酒店食鰻鱺兒敬甫過橋呼之入徹
雨下少焉晴乃出過築地過敬甫所識酒樓食柿而
出戊牌歸敬甫去泉吉留宿　勝瀨玄常來
十五日　乙未
泉吉去　五岳來　直次宗兵衛觀潮貞之進學郎

來　閭塾將野遊招春波玄沖敬甫至議所遊春波
曰玉藤店可也午前余與三子先出至梶木坊使敬
甫返取余袴歸路將赴賴氏招故先是人爭稱近郊天王寺等
地井水變成紺淥紅紫色能染絹布木綿數日來又
稱硯橋京街橋廣島邸側流水亦能染物嘖々相傳
昨日彼出染井今且此生染流買綿綿往染者往來
如織而余未信之因途過蜆橋觀之橋東方南畔水
落沙露沙上鑿穴數十瀉水盈焉染者數百人竿頭
掛絲以攪水中摹之即成濃紺或淺紅色鮮甚水則

渾無色余以為浪華之地水皆有鐵氣其最甚而腐者能成此也過北里裏街及梅田至玉藤店敬甫讓平既候焉移時良平来諸子至就店東軒啓行厨會者二十四人（春波敬甫玄沖良平讓平佐太郎了現良蔵乾蔵尚隆尚蔵德十郎德三郎礼次増太郎啓運奏雲昌平亮平俊平剛之助章次典三郎剛之助僕）既而余及春波醉眠歸者三之二中上牌余帰春波良平玄冲佐太郎剛之助従至梅田春波別去以其大醉使良平従過田蓑橋至廣島邸前使玄冲入問頼氏客既集乎否出曰未至乃之小竹氏玄冲等別去小竹方與春蔵飲謂余曰君欲赴頼氏乎余曰某今過彼門前使人問之曰客未集也今往恐太早小竹乃供余夕食晡前與小竹父子出至頼左一郎許主人方與鴻池善右衛門飲善右衛門謂余曰某聞高名久矣小竹曰廣瀬子亦耳鴻池君豪名久矣（高與豪和音相近俗謂富曰豪）此夜諸客不至主人改置酒（善右衛門等皆晝間客也）酬余與善右衛門及邸吏某鬪棋小竹謂善右衛門曰君是日本第一福人當無愁也善右衛門曰某不樂為我家主人事ゝ為親戚所制一不得自由假令欲請先生単供

一杯親戚不聽某末如之何某臨他席人皆呼曰鴻池鴻池厚待我我欲報其意然家人不許則我無獨受人厚待不報之理故常荷其慈也某欲退隠久矣以弟汲未果也小竹曰吾以為君必采子矣而其近人情如是顧謂余曰旭荘君山中主人（鴻善姓山中）亦有若不樂欲早退隠君日記中不可泄斯奇語也戌下牌辞出小竹父子善右衛門別於西國橋東西　林大隅東一吉永仙菴来不值　坂本周鶚若来不值

十六日　丙申

返九山所借國語　達圖五岳来飲之　左股大疼癈諸務而臥召有秋診之服藥　五岳来告別　雲集東至　大新来　學郎入塾

十七日　丁酉

疾如昨有秋来診　室氏約翠江泉吉觀道頓濠劇場孝也及僕從之亥牌未歸使尚隆佐太郎迎子牌歸翠江送至留宿　送米一升五合於良運院　龍護送膳　京屋彌六来欲必借余金余不許　春波来

十八日 戊戌

疾如昨有秋来診　大新東曰午後招九山請臨以疾辞　高尾宗來供午飯　峯江去　備前人赤松卯兵衛者来請見以疾辞　玄冲来　宮本負蔵来　久吉来　達園将之京師来別　牧山来以疾辞不値

十九日 己亥

發荅雲集東於京清　名田龍雲東及金子至　赤松卯兵衛来見　疾如昨有秋来診　泉吉来　讓

平之西宮　震電暴雨暖如七八月

二十日 庚子

赤松卯兵衛来　京屋彌六東一牧山文叔来　京師清水松園来　春波来供酒晋三郎来與焉　九山贈金五百疋及銅斗一雙謝百家詩成

二十一日 辛丑

疾如昨有秋来診　赤松卯兵衛来告別　備中倉敷縣吏夏目負之丞来見欲請余臨其學校　勝瀬元常来　修蔵出寓玄冲氏　恵閒東告敬證文卒

使良平佐太郎弔之　本間恩吾直次晋三郎来與晋三郎良平圍棋訖醵飲

二十二日 壬寅

備中倉敷人小山安右衛門内藤思兵衛致書請臨其学校〻　讓平歸塾　泉吉春波来飲之　疾如昨有秋来診

二十三日 癸卯

疾如昨有秋来診　辰見勝太郎来留宿　秋田屋太右衛門之人来写其所識笹山侯臣　細木元佐

治多門近藤百助東至　玄冲来　春波晋三郎来圍棋　飲勝太郎春波　作荅小山内藤二子東遣良平於鈴木坊夏目負之丞逆旅托之不值返

二十四日 甲辰

疾少愈　昨日京屋彌六送刀具欲典之借金今日召直次〔時彌六同直次寓於日田九氏〕使之謝彌六　涼臺来　播磨高沙人加藤仙齢者来見　因幡人中山一来〔大一〕〔昨年相見〕勝瀬元常来　書林今辰来　役敬仲来留宿　雲集東至　丹次来傳嘉一郎母言曰賤兒逃

学且與隣里小兒闘請夫子責之乃使丹藏召嘉一
郎教之謝曰不敢再作兒戯　夜有叩戸聲甚急開
之曰某光仙也聞導隣大走来則既滅矣敢賀不入
戸而去余輩方與敬仲話不知外間譟擾聞之大愕
遽出隣里皆提水桶而立余問對門老媼火何許曰
某北隣第三家乞兒樓其宇下炊飯火誤及簷也媼
又曰夫子之居門内深邃音忍火及其門而不得出
則令郎居萬一致毀傷也故急叩戸矣乃知向之叩
戸者非光仙而光仙偶至焉也

二十五日　乙巳
發答雲集東於京清　有秋来診余及敬仲敬仲有疾
長治祐義来以疾辞不値使良平　亮平晶平俊平
歸郷　晩與良平飲敬仲勝太郎　春波玄冲来
敬甫来
二十六日　丙午
敬仲去　岡章平之子行藏致東送詩巻　疾愈
有秋来　宮本負藏来　中山一来　文叔来不値
京屋彌六来告別　晡時訪泉吉僑居市十郎從

兩下使市十郎去余留宿焉
二十七日　丁未
昧爽與泉吉浴於舍西湯肆　僕来迎卯上牌歸
中席序　德十郎歸郷　大人南陔兄棣園兄本月
九日東至大人東中包堀江没七郎祐之二東　文叔来東欲野遊辭
秋田屋源兵衛者来　有秋来　招泉吉供酒留宿
勝之郎去　洞然来晋三郎偶至與之圍棋供酒
二十八日　戊申
遣良平於薩清許托大人寄服部子東焉又之河松

氏問漢琴主手返曰大昨日至然家務鞅掌未得相
見　泉吉去　相馬一郎来　庄次来飲之　文叔
晋三郎来圍棋　凉臺来　遣與三郎托寄岡行藏
東於藤禹　秋源来秋田屋源兵衛以下倣為秋源
二十九日　己酉
包寄細木已佐治多門近藤百助東外書提七郎兵
衛名發之京清　漢琴使板原某来曰今日急歸郷
里不得相見也　泉吉将歸日田作寄大人南陔兄
棣園兄祐之東　送金子謝於凉臺敬甫有秋玄冲

雄哉

晦 庚戌

包昨日所作東大人一封中書画一覽包托於泉吉　秋源介笹
山侯臣山室文作入門　敬甫剛之助貞藏東野哲
次郎来　泉吉来告別

十一月朔 辛亥

謁祠　受塾生賀　敬甫貞藏安太郎德太郎啓運
凌雲貞之進庄次雄哉春山齡次晋三郎来賀　出
訪春日寛平又訪九山不在訪大新而歸　發寄淺
琴東於河松　元恭玄冲貞次有吉来賀　三木種
之助内山牧山来　貞次致日向飫肥人手部良助
柬内包詩巻及寄大人柬落合敬助寄大人柬二人柬托
泉吉寄大人　小田百谷来不值　賀春汲宗兵衛信之
助司馬助諸家　敬甫介藥肆家江千吉者入門其
父来見　晡前訪丈叔不在候之少間歸田口今訪君
家而知君来焉也又曰某所善美作人福光春齋者
欲識君使某致意請今夕過彼家乃携丈叔歸而復
出之梶木坊訪春齋春齋供酒使其妻見戌下俾歸

丈叔送至　是日室氏携孝也賽天滿菅祠及　高松
邸金毘羅祠

二日 壬子

高妻寛平将之京師来別　室氏與信之助妻出觀
稻生祠側劇場　中山一来、　山室文作来以後不必記
昨夜余約福光春齋今日招食我家歸告之室氏
曰妾既約間瀬夫人出遊矣今日使佐太郎辭春齋
夜夢昭陽先生觀余文二篇悦曰足下文大進矣
其批極長夢中能誦之既覺一無所記唯記其一篇
題曰大論耳意謂大論猶機論耳　後藤春藏贈猪
肉

三日 癸丑

謁祠　賴佐一郎贈廣島太夫澤左中書先是佐一
郎為左中求七十壽敍故也　洞然東曰請今夕同
日高子臨敝廬乃柬凉臺告之凉臺曰某將自病家
直赴須藤氏恐不得陪行　招福光春齋夫妻及丈
叔敬甫供夕食客未去余出赴洞然氏則信之助在
焉少間凉臺太郎至主人供茶及酒子俾同三子婦

四日　甲寅
謁祠祠門猶鎖遙拜而退　敬甫來　福光春齋來
不值　街卒來召井上屋新助使良平行返曰官令
曰近日大阪商賈貪利過度故四方貨物皆湊於兵
庫左界不復至大阪此圖一朝之富而不知永世之
利也今後宜深戒焉　夜訪玄冲遂訪文叔主人供
酒且招敬甫至支牌歸　役敬仲來借金
五日　乙卯
謁祠遂浴湯肆　波木井昇齋來欲見小竹使大次

介之　文叔來圍棋　丸山使人來曰約昨日相遇
而有故不果敢謝　余謂負之進曰今日吾持齋欲
遊大融寺途訪尊大人不知尊大人在家乎否對曰
在竊歸告諸其父來曰愚翁既供具而候請携良平
佐太郎讓平三君辱臨余曰吾子過矣我問尊公在
不耳敢望供具乎然勢不得辭使良平先行謝之
寥然本敍東至寄金子　申牌與佐太郎讓平之佐
伯邸見田原新藏主人供酒招敬仲敬甫至壁懸佐
伯先侯書明人詩曰同舟白衣人雪色何紛紛忽有

飛來者方知是鷺群乃分詩中字為韻余得白字而
不成敬仲獨成新藏妻兒戌下牌婦主人使人送
高妻寬平東至
六日　丙辰
杉梅作東至　東招小竹父子春藏篠梁洞然　小
竹贈雞卵　薄暮諸客至供酒使人招凉臺不至敬
甫偶至與焉支牌供飯訖客散
七日　丁巳
大新來飯之　小竹送昨日詩光陰不知年逝頻茫然恰似夢中身春來

棋局空消日欽佳煙繁不復親同社文盟尋舊約盟儔美酒擊鮮鯖三杯呼起平生志欲學諸居少壯人
河茂來　照頂來　三浦宜作來　春波晉三郎
來　聞尾張文隆在近寺使良平訪之且謝於田原
新藏
八日　戊午
將野遊招文叔未至出訪福光春齋不在乃歸途遇
文叔與携歸又與出訪田原新藏主人供酒文隆來
訪余不在遂跡至田原氏相見曰將往於佐伯官寺
西行路次過此地也戌牌歸文隆別去文叔送至晉

三郎來與文叔圍棋夜半去　中山一來不值　今
朝謁祠
九日　己未
昧爽聞島内大使尚隆訪諸家返曰既滅故半途歸
嘉一郎屡逃學遣章次名之嚴戒　作荅寥然本
啟東使玄冲托諸金光寺（内封二紙）書　作荅杉梅策東
（入封中）寥然呂玄冲議其移居　大新來　小田百谷贈
柑　洞然來圍棋供飯　加納半翠來　與三郎出
奔　作寄岡部但見恐梁大聚東（内包草稿及書）

十日　庚申
南至放學受塾生賀　謁祠　玄冲敬甫直藏德太
郎令次泰太郎來賀　發寄岡部但見東於白（杵言郎）
文隆來　凉臺招余及闔塾諸子余先往訪小竹
至日高氏少焉塩屋六右衛門及二客至主人供茶
良平讓平佐太郎章次了現乾藏益太郎至主人供
酒既而余及良平留其他皆去永井藤四郎森坐仙
塩屋清九郎至少焉市十郎良藏禹藏尚隆德三郎
僊次秀太郎至酉牌諸子先去戌下牌余與良平藤
四郎等辭歸　直吉來不值
十一日　辛酉
謁祠　玄民來乞字　午後與良平出初訪葛氏病
不相見其妻見次訪凉臺謝昨日宴次訪小竹示吾
次韻詩（彼此何嫌來往頻或招或赴而間身呂安命駕遂非遠文舉忘年情特親詩説解頤分雀角棋軍嘘手破無鱗世間多少結交者忽之伊寓此主人題曰辛丑十一月六日小竹先生同諸君臨敝廬喜賦次先生見贈韻是日先生為余說詩雀角鼠牙且圍棋故五六及）　小竹借角田
九華所著近世人鏡錄七冊次訪策梁次渡渡邊橋
訪三浦誼作於堂島京德氏誼策借余以慶長中外

傳六冊次訪玄民賀其徙居贈酒二升不在其妻見
次訪加納半翠不在其母見次訪直吉不在次渡蜆
橋自大融寺側北行訪文隆於松房寺文隆引見其
師佐伯養賢寺環應妙信寺麟祥院松岳大坂久松
寺文室寒山寺某松房寺主僧某諸僧方飲余及良
平與焉既而松岳等去環應供茶戌牌辭出　玄冲
久吉來　安石來不值　達圓來不值
十二日　壬戌
昧爽地震　敬甫來與出謁祠　寄大人寺東白金

光寺返遣良平托諸一六舟　半翠來　東招文隆及環應供酒飯及夜来（木）徹龍潭至與焉龍潭曰敬甫所寓主人曰恩塚居近惰醫業常言訪廣瀬氏而出主人言如是請先生莫復近敬甫焉余曰諾龍潭去戌牌文隆等去　三浦誼作来圍棋　聞日野鼎哉至使良平向之返曰鼎哉方上舟矣

十三日　癸亥

大新来　俵屋助次郎東至　龍護母死将往弔市十郎從孝也亦請從屍之不可逐至梶木坊洞然氏

僕跡来致東曰今日頗見過乃訪敬甫訖孝也而出遂弔龍護主人供飯訖渡天神橋至洞然許市十郎去主人方與一客圍棋余亦與焉亥牌僕来迎歸新清来　子上牌地震　徳十郎東至贈魚

十四日　甲子

謁祠　坊正呂井上屋新助良平代往坊正曰官有新令曰庶民衣服宜麁樸而莫華侈　中津邸人問野太郎右衛門携其子百六来見百六入門

十五日　乙丑

昧爽訪大新曰荊婦欲饗令閨請臨主人曰諾乃去途訪小田百谷於松浦氏　召高尾屋宗兵衛傳俵屋助次郎東旨　受塾生賀　直藏徳太郎泰太郎啓運令次貞之進大次雄哉来賀　長尾良哉東至寄肴　高妻寛平自京師来　申上牌大新妻及女来供酒飯戌牌去使僕送

十六日　丙寅

築梁送肴　文隆来告別　中山一携其徒森田藤兵衛来見藤兵衛入門　高尾屋宗兵衛来議其去

留留宿　晋三郎携嫣来炊飯供余宗兵衛與焉三浦誼作来

十七日　丁卯

謁祠　春波贈饌　鉄兵文叔来　亮平昌平自備前至　數日来為三浦誼作點竹山伕史句讀至此訖　作荅長尾良哉東（内百疋包金）　宗兵衛去

十八日　戊辰

吉雄良琢贈魚　宗兵衛来借金　五弓豊太郎東至（十月十七日所出）　三浦誼作来告別　春波導余及良

平至蠣舟供夕飯
十九日　己巳
先是龍潭謂余曰敬證将行其父忌祭期在十九日請
先生赴焉辰牌與良平出訪義純不在見其母及兄
訪翠江又訪良琢良琢子見将学於余故　附余以恒遠頼
母來至敬證氏龍潭天錫葵園及諸僧十餘人先在
座余既坐衆僧誦経佛前訖主人供齋午牌皆去余
與龍潭天錫留圍棋黄昏歸龍潭途別天錫送至
徳十郎帰塾　辰見勝太郎送鮒及蕨　春山来致

其師上瀧寛次寄余詩三首詩長故不録　照頂来
不値　洞然鉄八郎来不値
二十日　庚午
文叔来園棋携余至蠣舟供飯　作寄大人東　吉
雄良琢秋源洞然三木種之助来　禊祠
二十一日　辛未
猛寒硯池始氷　宗兵衛来告別附之以寄大人東
内包寄恒遠頼母　俵屋助次郎東　福光春齋玄冲太郎来
二十二日　壬申
吉雄良琢携其子雄吉来見雄吉入門飲其父子文
叔偶至與焉　夜鉄八郎来謀大村事文叔猶留戌
牌始去亥牌鉄八郎去使市十郎送　涼臺林大隅
来　是日僕汲於肥後橋下失足溺焉流数丁舟人
救之免
二十三日　癸酉
訪田阪宗兵衛逢訪信之助主人供酒安藤多門同
席孝也亦與秀太郎来食焉既而有吉来言文叔侯
於我家乃歸見之與出訪林大隅於北江戸濠第三

街不在入文叔氏夕食焉大隅来曰請過乃復與文
叔往主人供酒子牌増太郎秀太郎来迎　中山一
来不値
二十四日　甲戌
龍潭来飲之敬甫来話龍潭即去潭曰彼近復發故
態居停主人将逐之主人為我檀越故為我容彼耳
且與先生往議彼矣既而潭導余食於祠後変店遂
過敬甫氏敬甫臥不應居停主人見曰恩塚君行事
頗異平日某憂之将謀於二公而二公偶至此願善圖

之潭呼敬甫曰兄不欲居此盍隨我去乎敬甫欣然起乃携之出過餅店買糕歸余居喫茶敬甫終從潭去　龍雲來　葛氏弟子某介淡路人橋本矢五郎者來見　森田藤兵衛來　謁祠以後不必記

二十五日乙亥

良平改名曰秀平寛吉曰元愼　午後與秀平賽天満宮祠途訪田原新藏信之助皆不在訪洞然主人方會棋客數人曰且留余曰謁神後再至乃出是日快晴遊人満街既謁返洞然氏秀平別去鬪棋至夜

半僕來迎同千草屋某歸別於門外　玄冲來不値

發嵩長尾良哉東於帯屋

二十六日丙子

敲月指月大次贈菓有候寒　丈叔晋三郎來圍棋夜深去　阿部良平來見　呂千草屋某作帖

二十七日丁丑

贈大新以松魚及酒　九山來飲之春波文叔晋三郎來與焉　婢疾服文叔藥　返龍護詩巻　後藤後藏贈猪肉　申席序

二十八日戊寅

日高俊平來見　薩清使人來送大人十一月朔東（内包草場佩川東 助武谷祐之三東）良　且曰明府至余問寺西公乎竹尾公乎其人荅曰不知余以為大人東至必是寺西公然無東中一字及之亦可怪矣乃遣秀平於薩清許問之返曰竹尾明府也　小竹贈肴轉送之備前前田晴齋東至　玄冲來　夜與秀平議謁竹尾公

二十九日己卯

昧爽結髪改衣與秀平章次乗茶船至久寳寺橋下半途章次曰師毋忘載上下（服名）矣乃出歸既而余使良平先之薩清許問明府在乎否返曰在章次亦及乃出入薩清氏薩清導見衆名傳次郎（元姓名菊田字佐吉）余獻松魚一函傳次郎曰少候方有他使者少間明府引見坐同室傳次郎相明府曰卿有所贈我欲辞然聞其有故例敢受語極温藉且初見同室從前所無傳次郎先容之力也明府語訖傳次郎謂余曰退乃退次薩清等謁皆隔室而坐矣余私覷傳次郎而

返入舟午前帰　細木毛東至　作寄大人東　是
日猛寒備為贈肴　贈菓子於凉臺信之助九山原
田真御舍民諸家　婢疾告帰
晦庚辰
遣章次於桌名傳次郎許贈羊羹且托寄大人東返
曰明府以巳牌發　巳上牌與秀平僕為藏出過露
天神祠北行出於野外借一店休焉使秀平為藏交
出候明府來過午未来乃命店人作食中上牌明府
過出謁適左欲見傳次郎在橋中不果謁訖乃歸

文叔春波来圍棋黄昏與春波出飲谷川亭歸路又
過橋萬亭春波欲留余乃先歸　九山贈雙鳧　去
沖龍潭来不値　田原新藏贈卵　鉄兵贈卵　凉
臺贈肴及茶
十二月朔辛巳
俵書来　大新直藏安太郎德太郎来賀　受塾生
賀　浴渓路街湯肆歸路謁祠　贈小竹兒及餅春
草[illegible][illegible]　仙太郎負之進野村九十郎尼勘春波敬
甫負藏嘉一郎雄藏太郎備為春日寬平来　高妻

寬平歸鄉　午前出訪吉田喜三兵衛於秋月邸主
人供酒妻（鐵井直姉）見出渡田蓑橋訪行德元恭又訪
鉄八郎及平善而歸　鉄八郎来供飯送至中島訪
備為既眠不應
二日壬午
平善来　敬甫来故態大發使秀平送之其僑居居
停主人金兵衛謝曰為我告先生我既逐恩塚子矣
此後莫使狂人復来焉　大村留守富井清兵衛来
春波備為携肴来飲未訖田阪宗兵衛来為講易及

詩元恭父子来講訖復飲　赤井高齋来　了叔来
雇修藏寫近世人鏡錄
三日癸未
凉臺福光春齋菜渠橋本矢五郎間野太郎右衛春
齋妻来　溪琴東至　與文叔等課作詩會始集余
居（文叔林大隅晋三郎修平襄子佐太郎凡六人）招直次不至中始戌散
尚隆歸家
四日甲申
今朝凉臺東欲招余及信之助春波信之助肄先是

與春波有遊谷川氏之約春波曰日高氏必有他客以夜集矣不如先赴谷川氏乃往薄暮遂至日高氏主人置酒香川一郎至夜深歸　直次来　賢了贈有　尚隆歸塾　牧山来不値　佐渡金使敬甫從弟藤右衛門来告逐敬甫之故不遣

五日乙酉

春山来　戸田玄證来不値　文叔大隅来　送鉄八郎詩成使市十郎示焉　聞奥島順道至送旅使秀平館　敬甫来

六日丙戌

順道来飲之招凉臺同席洞然偶至與焉夜深散吉雄良琢来曰請明日臨潋廬　東一来　聞玄冲中風遣敬甫訪之　翠江贈雞肉　夜大地震

七日丁亥

小竹東招余及洞然以吉雄氏招辞　西元礼東至吉益主税来　玄民来　春波来　午時洞然率其從吏松本某来乃與出途訪河茂及翠江至吉雄氏既坐文叔来（余臨出報叔故跡至）文主人供飯其妻見主人又招新清閑棋局二闘之薄暮酒出戌下牌歸洞然途別文叔送至　庄次新三郎来不値

八日戊子

孝也頭發腫物名凉臺診之　溪琴所送金山醬二桶至　春波来　牧山来　有秋贈鶴肉　夜講春山導其師上瀧志摩来見飲之

九日己丑

昨夜盗襲隣家主人大呼有火秀平佐太郎等驚起赴隣家盗走　文叔来飲之敬甫来與焉　等顓来

中川玄佳来　田阪宗兵衛贈茶糖報之以烏宗兵衛東曰聞間瀬氏子欲招先生及春波某先生途臨潋廬之請　信之助東相招　申上牌春波来與出訪宗兵衛春波先行余與宗兵衛自北門出遇信之助自外歸導入其家置酒酉下牌帰　田原新蔵鉄八郎備禹来皆不値

十日己丑

奥島順道送鹿肉　備禹送猪肉　合屋茂八自日田至致大人南陵兄十一月二十三日東及諸物京

屋半四郎麻彥國東　春波來飲之　田邉元春東
白紀列至　鈇八郎來飲之　林大隅備禹新三郎
來　中山一森田藤兵衛携和州人來見
十一日庚寅
送南陵兄所寄爉燭薯蕷於小竹書以兄名　小竹
贈豚肉　福光春齋來曰今夕携令閨令郎臨敝廬
之請　紀州板原安節來　晚之福光氏少焉室氏
及孝也至主人供飯孝也曰大熊君在我家主人聞
之使人招文叔至飯訖留室氏焉與主人文叔出観
平野街夜市比歸室氏既去文叔送至　召河内屋
新助附大人所送金十六兩餘
十二日辛卯
東景來　先是與文叔約訪諸家候寒辰牌文叔來
與出先之福光氏謝次訪野村九十郎不在次訪庄
次次訪久吉不在次訪吉益埽部亦不在次訪香川
一郎次訪東一不在見其妻次訪龍護主人供糕次
訪上瀧志摩不在次訪惠閒亦不在次訪大新主人
曰昨夜九山家男子生乃往賀不在歸路過稲荷祠

茶店休焉午前歸　山本新藏自日田至來見供飯
贈徃年高木豊水所贈歃器於涼臺　數日前春
波謂余曰舊交漸踈請為一會招之何如余曰善乃
謀會於北野池太氏別莊春波為會主作柬招信之
助洞然文叔涼臺玄民備禹司馬助九山田原新藏
田坂宗兵衛諸人洞然涼臺辭　未牌田原新藏來
文叔猶在余許乃使文叔導司馬助余導新藏訪宗
兵衛相見主人曰方有事請後行乃出訪信之助宗
兵衛亦至主人出刀及甲冑観客訖與出訪司馬助
則既與文叔先行過劇場裏巷入池田太氏別莊則九
山玄民春波等既在焉莊有樓極高敞一望盡北野
山遠野廣村落溝渠縱横其間勝槩無二樓下有假
山峰巒逼真全山皆茅唯種梅數株其頂既破蕾者
數點亦有風致使二妓侑酒客各任意而任酉下牌
宗兵衛促余及司馬助先歸路過橘萬亭又飲欲春波
亦携諸人至皆既醉不能飲不幾散春波文叔送至
余門　鈇八郎歸大村來別不值

十二月十三日　癸巳

涼臺來　洞然東招余及田原新藏新藏有事不得出乃辞　椋亭東至　作寄奠島煩藏〔遂〕松尾謙齋京善東托於譲平　遣佐太郎於蔭清許館山本新藏贈菓子　茂八来飲之春波偶至與焉　文叔妻来見

十四日　甲午

譲平畀藏歸鄕　上瀧志摩贈肴報以饅頭　東椋亭　大倉喜内来食之　庄次贈肴　林大隅作詩

會午後與秀平出訪築梁又訪小竹主人曰請十六日同洞然臨又訪玄仲疾曰既痊又訪阿部良平於海部滲屬彫印又訪雄哉鉄兵而至大隅氏則佐太郎晋三郎在焉主人不在少間帰見丈叔直次相継至堂島人秦野某来見請屬其子皆賦早梅詩成主人供酒飯丈叔先去子俾與秀平佐太郎帰　住吉人大庭左衛門以椋亭東来請見不値　片山春悦来不値

十五日　乙未

受塾生賀　中山一来　訪宗兵衛〔此日改宗兵衛後省姓〕又訪信之助主人將飲余金民春波至與酌午下俾同鋅出玄民別去春波導余至堂島看店供食帰路過禹門外遇焉迎入供酒今朝洞然東曰請黃昏後同〔備〕田原君臨余欲遂赴須藤氏使備禹婢名禮次至春波去主人供夕食謂余曰先生隣家春戸與某善数日前謂某曰君善廣瀬公乎吾有一事相報去年来廣瀬氏送粟我家春之凡春以粟一斗八升為一回得米一斗六升四五合廣氏僕輒〔減〕附我以粟二斗四

升而為一回春之得米二斗二升餘僕取一斗七升納於廣氏而私其餘五升吾初不悟既而知其姦詐之僕怨不復送粟於我而使他人春自客年九月後廣氏僕数人大抵皆如是獨本年九月後之僕吾不知其果姦乎否也蓋一石之粟而僕所偷三斗餘何廣瀬氏之不悟也吾欲告之廣公然未知其為人彼公若度量褊狭聞我一言大怒悉名從前数僕詰之或訟於官府與大獄則雖我恐有保姦之罪吾予幸善彼公願酌量我意而告之莫使彼公怒某聞之以

為果如是乎夫子家政不治致亟人之侮矣乃荅曰廣公大家非都會寒儒之比廚下有遺利以施奴婢此彼公本色非不知其姦亦恕焉耳某謂先生外務殷繁内政一委令閨令閨寛慈每事委婢僕不親檢察是以利交者豈可委心腹焉乎請此後加意余謝曰吾子忠告實深感荷余平日戒室氏曰米粟事關係極重卿必親檢莫使奴婢舂戸恣出納室氏曰諾每日記其出納之數本年十月備寓謂余曰先生家何多人我所送粟每月不下六七石然此吉事可賀余

乃就記檢備寓所送及室氏所出納大抵一日當一斗六七升余大驚曰吾家六人塾生十八九人九二十五人一日人所食五合當一斗二三升而每日至一斗六七升何乎盖卿不親檢故僕偷之也室氏曰諾生夏日則一日五合冬日則過六合猶例為然且君好客供飯者日不下五六人吾家雖號曰二十五人實三十餘人矣余曰此於理或然然卿此後勿晝微労必自檢察今聞備寓言為僕所盜明矣盖室氏聞僕言即勸於簿而不檢故其名存而實耗也酉上牌出備寓氏禮次從訪田原新藏傳洞然意辭曰某今日有姪喪不可出加島屋忠助志磨屋彌兵衛方在座飲余亦傾數杯出訪洞然圍棋且告小竹言約明日同行而歸過浪華橋月明如畫　大庭左衛門來不値　片山春悅來不値　贈鰻鯀於洞然備寓賢了

十六日　丙申

大隅（林大隅省姓）來　小竹柬曰請如約臨敝廬乃贈菓子及加羅須美　聞涼臺亦赴小竹氏招遣對次約

同行　未下牌洞然來與出至涼臺氏坐次小竹使人來促乃往則宗兵衛玄民在焉主人引入新築書齋客讓席不敢先坐主人曰今日以旭莊兄為賓此我素意冝坐上頭其他叙齒亦可余乃居首而洞然而宗兵衛而涼臺而玄民主人使訥堂（長平號）進茶江戸棋師本因坊丈和子葛野忠左衛門者時寓主人氏出見年二十三棋位六級而称上手覆昨日與訥堂所圍棋曰如是則勝幾子如是則負幾子又如是則勝負幾子其說攻守之勢百變無窮衆驚為神茶

說酒出有盛饌酣主人曰旭莊子是國士無雙葛野子是國棋無雙盍與對棋乎不然旭莊日記中少此一段佳語矣余乃先置九子而鬭將說忠左衛門曰我勝三四子矣既而果勝四子次與洞然圍又曰我負六七子矣果負六子余嘗與伊藤松之丞圍其人頗苦思不容易下子忠左衛門則任手下子駿速如不經意同是六級而其巧拙迥殊蓋棋品不可以科名論也主人語越智文平翁為人甚悉謂余曰識君不遠見彼翁也越翁嗜豆腐早野反堂嗜芋自目曰

腐儒目反堂曰迂儒而目僕曰鴻儒言儒中之鴻池也（鴻池海内冨家）主人又曰佐藤一齋近日擢為大府儒員移於聖堂側賜俵（体）二百俵及十五口爵大番頭蓋特旨也余又與主人父子鬭棋夜深客稍々辭去余與洞然最後出　春齋（福光春齋有世）來不值　雄哉來　良琢（吉雄良琢有姓）來不值　齋藤坊西巷綿重者來不值　謂秀平曰昨日慰家君時我不在歟拙荊携家具及書畫而去跡之不得故欲謀諸先生也

十七日丁酉

綿重來見曰某未知敬甫喪心常人交之某過也昨夜逢之既得所失敢告　涼臺來　文叔贈挑燈　北久太郎街火　之小竹氏謝　順道東至

十八日戊戌

遣佐太郎館山本新藏且問寺西公至乎否返曰未至新藏將以明日去　春波宗兵衛來　涼臺托寄南陵兄物　文叔來　藏寄大人彥國東封之（内包鈇八）（郎文）携此與秀平德三郎出館新藏於鈴木坊托之且贈金山醬及糟茄歸路飢甚投飩店又過大新氏借

紙燈而歸　訪春日寬平不在　橋本矢五郎來不值

十九日己亥

遣市十郎贈菓子於春日寬平書三紙於大新寄溪琴東於河松新衣於九山家　周防平生人鞆田茂萍未見　訪丈叔主人供酒醉而假寐晚携主人歸飲之

二十日庚子

謁祠（久慶故書）　雄哉贈肴轉贈諸備禹外加手巾　春

洨来飯之　良琢吉雄良琢省姓来圍棋使人招洞然荅曰
請携客臨敝居乃與良琢往圍棋焉主人供茶及飯
夜深歸良琢途別　長尾良哉所送紅鰭魚至　中
山一来　贈文叔以茶
二十一日　辛丑
原左一郎来曰午後棋會我家請臨昨日約洞然今
夕供飯乃荅左一郎以携洞然與行之意　東洞然
報原氏事　中席序　自是日故學　神吉新右衛
門来請余臨播磨三ヶ月地名學校余辭　章次尚隆

歸鄉　元恭来　洞然與其客松本伴五郎来圍棋
先是南陵兄東曰我送薯蕷於小竹翁請以其餘作
汁供洞然諸居乃告洞然以兄旨供之囲牌與洞然
訪左一郎伴五郎途別左一郎家棋戰方酣小竹父
子及葛野忠左衛門等會者三十餘人鬪局十四五
六級五級至初級者七八人余與洞然最拙無為耦
若平七者曰某至拙請與居對乃與鬪余荐勝二局
平七笑曰公亦不可敵吾實無敵也玄牌辭出　啓
運歸鄉　秀太郎歸家　添川寛平東自小竹氏至

二十日壬寅
埽煤　德十郎益太郎德三郎歸鄉　原田節齋了
悟来　橋本矢五郎来以忙辭不値　大新贈鰈及
乾柿　丈叔贈一猫極大曰繫之三日而後相馴不
然遁　余不在室氏解其縛即遁去余家鼠害甚藏書
器物一無完形余病之百方購猫不得文叔聞之割
愛送猫且丁寧教所以畜此之術余臨出又五申之
而室氏不以為意余甚懟於文叔使礼次往謝　文
叔来圍棋〻薩清送鉄之助東且告寺西君將至

二十三日　癸卯
學郎姻福島岡松寺住持来　綿重来不値　市十
郎將歸大村出塾　裁寄鈌八郎東北市十郎　文
叔大隅来　夜敬甫来謝曰某狂疾既愈請容舊過
送文叔至其家敬甫從支牌歸　備禹贈歲暮儀
二十四日甲辰
春藏東曰明日請臨　溪琴所送相襲至　鳳齋来
昌平亮平入塾　東暎来　使佐太郎之鈴木坊問
寺西君至平否返曰申牌將至　茂八来曰某將發

乃載寄大人南陵兄棣園兄鈇之助山田半四郎東
以立春前夜故率諸子賽祠　岡本慧助東至
二十五日乙巳
辰牌與秀平乾藏出至葭清氏館寺西君片岡龜五
郎將命曰郎君言善為我謝既而龜五郎附余以大
人東山本新藏見曰某途遇郎君有官事後返矣出
館安藤謙次郎於隣家不在其妻見曰拙夫方之築山
郎請姑遲話次謙次歸欲飲余余辞出歸路訪大新
及東畷又訪原左一郎主人曰葛野梶村二子方對

棋於我樓上請觀余以午飢辭主人曰願東須藤君
使之来觀焉余歸東洞然　諫山俊安東白蘆屋至
寄乾鰻　真島順道東至寄歲暮儀　中上牌使良
藏之小竹許問既赴春藏氏手否返曰在原氏余乃
訪左一郎則長平策梁平野屋七左衛門等在焉觀
葛梶鬪棋比余就坐棋說忠左衛門勝十四子矣梶村
某二級也　葉梁先起曰我促筱翁赴後藤氏矣余與長平
平七平野屋七左衛門修為平七　至春藏許則小竹渠渠賴左一
郎既先至主人供酒飯戌下牌帰　龍護来不值

二十六日丙午
河野逸平東至寄肴且送白凝島鹹上附以詩紐苗諾冊
二神降吾土是為国始為人祖此島自凝非作成蘆荻叢生理作鹵今日乂藝為良田猶覺土味帶鹹苦
穆々神徽遺跡實堪覽萬古異邦女媧太多事錬石斬鼇補天柱天若可補復應缺他時寧莫共
工慰不耆皇国全天然開闢以来舊乾坤若問乾坤第一舊此土實為萬物先若問天然不朽物此味實
自上古傳吾以此土聊祝君土與家同萬々年使君壽冨多男子今載獻世去上仙居疑吾言請嘗土味
鹹子證目前題曰以自凝島鹹土奉寄豐後廣瀬旭莊先生附以此詩　河野逸拜　龍潭
来飲之　涼臺来　文叔来　茂八白鐵宗武来曰
某將以今夜上舩請送寄日田諸物於日田九家

小竹寄南陵兄菓子至　檢托茂八諸物余寄大人
日記一巻東二通淡琴所柑及金山背良平東菓子　寄　寄南陵兄東一扇一小竹東及菓子
涼臺東及茶菓子方箱一　臺寄棣園兄一東寄鈇之助一東外酒一樽
分贈三家寄室氏寄北堂東一衿一寄宗家嫂東一木綿零片寄姉氏一束
昆布孝也贈潤吉一般外宗家所囑紅粉類凡數十種外泳
安國氏寄文藏紙包使佐太郎昌平亮平礼次及僕送之於日
田九氏文叔使其僕助之夜深不歸使修藏視之諸
子曰我輩至日田九氏主人不受曰吾家無人請送
之妾治川舟所乃赴舟所一里而遠僕等力竭不能

進歩故遲　丑牌茂八来別　是日市十郎帰大村

二十七日　丁未

了現歸鄕學郎出塾寓岡松寺　東一来　文叔来與秀平送之至其家圍棋夜深大風撼屋不能帰乃皆宿焉　信之助妻来不値

二十八日　戊申

秀平先歸使昌平来迎　信之助招食猪肉太郎玄民伊藤彦之丞同座戌牌散送太郎至其門　丑牌聞人語曰堀江火是時猛風自西南来余以為堀江雖相距二十餘丁風勢如此火必不一瞬至此矣悉起塾生使亮平為蔵視之少焉歸曰非堀江勘助島也　裁寄奥島傾道及啓運父東托之秀平（傾道東十包金二）銖

二十九日　己酉

與塾生八人飲賦詩曰數枝逐發架簷梅喜在天涯共此杯寒似權官方欲敗春如遠友稍将来九人守夜恰成例一病周年始斷災百榼擬除今歲厄何妨飲到玉山頽余去歲此日發疾至本月始痊去歲守

歲者亦八人故五六及焉直次率其友尾崎圍次来會文叔亦至亥牌散就寢

天保十三年壬寅日間瑣事録

元日庚戌

余年三十六與室合原氏兒孝之助塾生古谷秀平合原佐太郎財津修藏松尾艮藏松尾乾藏前田禮次岸田晶平岩田亮平僕為藏婢伊曾迎歲於浪華西濠僑居　卯牌盥漱着上下禮服名拜皇大神聖像祖先列位及故國於室而受塾生賀飲屠蘇食糕辰牌與秀平禮次出謁高松郎金毘羅祠途賀吉田喜三兵衛積左一郎二家遂賀今北晋三郎原田真

卿中津郎間野太郎右衛門間野氏姑故書地名訪行德元恭冨井清兵衛平野屋善助岡部玄民中島屋真吉諸家至田原新藏家主人方與客飲余亦傾數杯將出其妻曰將觴秀平禮次二君於別室請姑遲乃赴別室負之進及其弟某夏目某方挾二子飲焉既而出賀須藤龜右衛門問屋主人亦宴客余與焉午前出歸路賀間瀬信之助井上司馬助而至備前屋卯兵衛家備島主人欲飲余余曰既醉乃炊雞飯供之初過大江橋別遣秀平賀華岡良平尾崎屋勘兵衛樋田嘉

一郎三家至是使礼次歸食未下牌禮次來迎乃出賀安藤太郎加島屋又兵衛春次田阪宗兵衛三家而歸　俵屋喜七安藤太郎中冨庄次田原貞之進苫屋傳兵衛日野秀太郎村上代三郎平井東一篠崎長平訥堂高岡夢郎井上司馬助谷川養藏塚口屋小兵衛花岡貞藏德太郎山崎屋作之助廣瀬重兵衛粲泉後藤春藏大工利兵衛原紐勢屋利兵衛原菊丸河内屋茂兵衛今北晋三郎日高凉臺平野屋善助中島屋真吉泉屋次郎右衛門間野太郎右衛門備

前屋卯兵衛田邊屋作兵衛河内屋松太郎長久寺了赦鉄屋兵助來賀　遣昌平賀羽村玄冲藤岡雄哉阿部良平原菊丸葛岡仲英横山有吉間剛之助河内屋松太郎春日蕙山諸家　遣亮平賀田中屋新右衛門界屋新兵衛常源寺大淵妙福寺善就内山牧山藤屋禹三郎綿屋卯右衛門松浦安道錢屋宗兵衛泉屋六郎右衛門次郎右衛門三木屋治兵衛與市田邊屋作兵衛善行寺敲月香川一郎平井東一河内屋茂兵衛諸家　遣乾藏賀高木雄藏日

田屋九十郎大和屋嘉右衛門因順寺祐成徳祥寺葵園高田樗堂後藤春藏大工利兵衛按摩源藏依屋喜七苫屋傳兵衛塚口屋小兵衛諸家　作元日詩曰人家三十萬櫛比傍江潯柳影浮邊汲梅花映處吟天光熙鳥意國政協民心聞説群賢進驚才勵自今

二日　辛亥

昨夜亥牌起丑牌講詩天保舊作書八紙與埜生八人　孝也始受孝經句讀於乾藏　新藏田原新藏省姓　春汲涼臺雄哉來飲之　與秀平會計客年雜費　午後出賀築梁楢林英策至日高氏主人不在其妻供酒少焉主人歸見至小竹氏贈以金二銖買中西龜年母至綿屋重兵衛氏主人供酒賀八千房一肖林大隅鉄兵冨田俊良至大熊氏主人供糕賀圭冲日野篤民福光春齋尊光寺而歸　負之進肥田嘉一郎行德元恭元愼熊野屋伊兵衛井上屋作助香川一郎高木雄藏僧少將聞剛之助宗兵衛三木屋次兵衛平野屋佐兵衛原田眞次尾崎圖次圭民大藏

喜内厄勘僧台阜素行堂松鱸泰野美次村井俊藏來賀　大和屋新兵衛來飲之

三日　壬子

巳上牌出冨平亮平從賀原左一郎野村九十郎吉益婦部至藤澤東畡氏初冨平亮平學於東畡不歡而去余代二子謝相見賀林俊藏至大新氏主人供酒飯至上瀧志摩氏秀平在焉携之出至長久寺惠聞欲飯余余以既飯辭乃留秀平至蔭屋清藏氏人贈以羊羹謝其屢進致鄉信也　見山本新藏焉賀中村勘兵衛出遇秀平秀平曰客年臘月某日有鷹集于姫路民家庭樹招之降入室中視其足繫一本木牌書曰大方魚津金成龍字效九之鷹乃獻之姫路侯其鷹俊甚患聞去余曰金氏朝鮮著姓蓋韓鷹也將觀梅莊南行十七八丁出於田間遇人問路曰既過二丁矣乃卻行入莊春寒猶緊群梅無一破蕾命莊人出茶使秀平別行賀良運院以井上屋新助號贈銀二錢至高津祠祠前列三鼎沸湯盈焉一女巫着白衣裳左右手執葉笹竹枝祠前官打鼓巫隨鼓節浸竹杪於湯而揮

之満花四飛巫衣淋漓如浴觀者堵列群兒侵濕拾竹葉墮片盞以為避災符也秀平及乃去入島内賀定久寺了壽誓德寺敬證使秀平賀新宮屋清兵衛賀吉雄良琢速見翠江佛願寺專精至平野屋甚右衛門氏主人供酒日晩借燈歸　春齋僧台阜横山泰助羽村玄冲原田節齋野村九十郎日野葛民正福寺獨丸橋本矢五郎八千房一肖大熊文叔十河恭平上田公圭吉田有秋岡山春悦佐々原久吉田中屋新右衛門山本新藏阿部良平林春藏熊野屋

伊兵衛井上屋作助未賀　松本善庵者携其孫瀧太郎來請入門不値

四日癸丑

晋三郎作詩會未牌率秀平亮平晶平赴之佐太郎後至文叔大隅直次來會主人供盛饌賦訪主人詩及詠秀圓寺松詩皆成戌下牌散文叔送至寤我家遣佐太郎賀山本新藏　横山有吉葛岡仲英僧敲月春日蕙山寛平冨井清兵衛谷川丹藏花岡準平來賀　雄哉欲招余以晋三郎招辭

五日甲寅

太郎招飲以齋日辭　午後與秀平晶平亮平出過大川街至谷街欲訪大藏喜内不識其居旁問不得過京橋網洲謁櫻祠渡源八津入天滿過浪華橋歸遣秀平佐太郎謝晋三郎晋三郎亦來謝　江戸人尾田謙一郎來不値　春齋妻來賀　高田樗堂藤澤東畡來賀　文叔昨夜來在余家余詰之曰某實與荊婦反目撲之而出矣某欲逐之何如余曰止我且緩頻説令閨使之悔過敬事夫子矣文叔曰幸

甚余乃之大熊氏孝也秀平昌平從其妻盛氣相迎余曰今夕拙荊謂某曰聞諸熊氏僕昨熊夫人得罪於夫子矣妾每遣君怨輒欲人來解之則熊夫人亦必然也君盍速往慰之故某為拙荊來非為夫子來也其妻意解具陳文叔陰過余掉頭不聽曰朝闘夕親夫妻之常豈不耐一朝之忿而鳴夫子之罪於他人者乎拙荊至愚某恒責之稱夫人聰明今聞夫人言距拙荊不遠也某每聞拙荊文過之言輒憾無人來助我逐之者則夫子亦必然也夫人猶嘵々辯論

某將歸助夫子矣其妻恭然不言良久曰婢子過矣婢子過矣先生一代名士肯為婢子勞玉趾婢子敢不自羞乎請為我謝拙夫婢子自今勤恪必踰昔日余曰善哉夫人果聰明也聞夫子既與訣書於夫人請觀其妻出訣書余裂之曰此不祥物也其妻悅孝也先與昌平歸余將歸謂其妻曰須使一僕從我我使僕以夫人命迎夫子矣其妻出送於門余歸誦其狀文叔謝曰吉夫妻既絕而復完先生之力也即從僕去

六日　乙卯

良琢來　益太郎至入塾　雄哉來曰申上牌請同秀平臨　松尾謙齋來至　與秀平訪文叔遂至雄哉氏主人供酒飯戌牌辭出主人請送途謁御靈祠觀夜市而歸

七日　丙辰

與秀平昌平浴淡路街湯肆歸路謁祠　龍護來曰請今日同文叔子臨　大隅來　文叔來將與之龍護氏出門遇三枝德十郎從其父五郎兵衛至乃入

接之使室氏及秀平見而出至長光寺主人供酒尊光寺柯量先在焉既醉不去主人愧甚麾之出申牌歸文叔送至　僧良現至入塾

八日　丁巳

菜渠招午時赴之主人供酒訥堂永井藤四郎同席遣昌平艮藏禮洛亮平增太郎了現等於諸家告十四日初會　久保丹後平七來不值　台阜將歸江戶來告別　晋三郎文叔來圍棋　先是與良琢文叔約賽西宮蛭子祠良琢使人復來期明日上途

九日　戊午

午前聞良琢既乘舟至西國橋西畔乃使秀平促文叔余入舟見良琢良久文叔秀平至下土佐濠過逆川入傳法川圍棋且飲是日西風劈面不得開窓余醉假寐比覺舟膠不進舟子曰潮既落不可行也乃出上岸地名勝島去尼崎五六丁矣取田間小徑迷而往返數回渡小橋右折過尼崎侯別業門前復渡一橋入街西行二十餘丁街盡更行二十餘丁至川上即嘗觀煙火處余有大瓢容酒四升文叔僕負之

従菌草坐川之東岸以飲移晷上途水至清深不盈尺架徒杠其上今日賽西宮蛭子祠者絡繹村人數輩立川上要行人每人納五錢而後許渡焉既渡沙路無塵郊田平遠唯際海及有川處松林迤邐如帶田間往〻見古松一二株有村曰六谷文叔使僕報余至於其姻今津邑野田寛人過上今津黄昏傳西宮尼崎至西宮二里而遠宿逆旅當德氏文叔所善也逆旅西對六甲山爽氣滿樓中庭廣敞鑿池種松頗有風致　夜與良琢等步街中西行七八丁將謁

蛭祠門鎖不得入焉邦俗新年揷松門外西宮闤市倒松揷之問其故文叔曰土俗傳是夜蛭神巡街艮松枝碍馬故倒之使其枝不外張明旦復常

十日己未

為野藤次郎来館　小阿彌那珂[illegible]五字某来與良琢圍棋余與秀平賽蛭祠門内宏豁萬人充塞左右設假店及劇場囂嘈塡耳祠戸南向前有池池心有嶼略約架焉人無渡此者頗覺閒靜乃取路池心越略約二沼池南巡出於祠門避街路雜還路於裏街而歸逆旅　午後辭逆旅取昨日所来路三四丁南折路於田間遇一醫人来迎文叔曰即野田寛人也入今津人家可四五百竈人以醫攝里正屋舍似農家供酒使其女彈琴余及良琢賦詩贈之其隣人某来見苦留余余約再遊而出東行七八丁出於六谷途遇山本天龍者文叔所善其年可七十四五精神矍鑠手采凛然天龍善西宮冨人數家此行文叔欲使之為余曹邸約同行而天龍以事故後矣歎曰先生何歸之速也既別余曰彼叟非尋常者文叔曰善哉

先生相之彼嘗堀田侯世臣與其同僚鬪斬二人而遁今住浪華以筮自晦喜揚人長而不說短也黄昏入尼崎浪華從来舟子迎曰城東有渡日没禁行客請疾走乃走至街口土人曰須謁閽吏乃見吏退至渡上吏使人来謂渡人曰日没矣此客既渡莫復濟人既渡取田間路行三四丁又有一渡二川皆廣可三十丈潮落水淺又取小徑行二三丁路右有祠祠南又有一川廣可七八十丈我舟在華表前此地平遠三川相接煙樹連浦春月漾波皆賞為無雙勝地

怱得一絶曰樹影茫如失月光澹不明渡口行人絶
煙中一島鳴入舟點燭圍棋漸近海口見列燈數十
舟子曰夜漁也舟屢膠戌牌寢無被余與文叔交引
一蒲團入江戸濠至犬齋橋文叔出舟至斜橋東畔
余與秀平出帰時子下牌也　了悟原田節齋佐佐
原久吉來不値桒原鳳齋備前屋宗七岩田文伯來
買（了悟以下昨日事）
十一日　庚申
細木屯近藤百助佐治多門東至各寄金子　東景

東至　尾崎圖次來請受業不値　東野哲次郎東
至（以上皆昨日事）　日野愚哉東至余未披封驚謂室氏曰
快雨必有變矣室氏曰何余曰愚哉平生不欲作東
與吾交六年嘗無一東今忽有之可怪急披封讀之
曰快雨客年九月發江戸赴越後傳糸魚川寓我門
人松山典藥者家而發疾臘月朔大漸以專使報之
於我其人十六日到京我乃使人往視我人到越前
遇後使來聞十二月十日朝卒而返時既逼除元故
秘不發喪今日始赴不覺涙數行降又讀至快雨二

十年苦心一無所成就天地間唯留三歲女子愧肉
耳益嗚咽又讀至快雨十一月晦之遺東至言及析
玄丁寧反覆感其臨死猶不忘師友悲不自堪又讀
至松山典藥左右護視情踰親戚糸魚川我所善田
村勢州夫人之父之釆邑故其府發人周旋醫人五
六輩交來侍側快雨客死雖良可傷是差足無憾乃
攪涙裁荅東寄愚哉快雨名行字子生通称行助阿
波人初學貫名海屋文政中來遊西州入家嚴門居
數年以醫遊平戸又客長崎數年去住京師中間絶

音耗殆十年矣天保丙申余始遊京師時快雨以儒
授生徒其名頗譟余意輕之謂快雨長於醫耳及相
晤服其學進非昔日之比矣家嚴門人以千數與余
善者快雨為最其性耿介不容物屢與人諍唯服余
雖年長余十餘歳毎事推余余亦依為强援尤長詩
清新流麗有杜牧之風又以俠自喜毎遇故舊竭其
所有供具余遊京師必主其家若先過他家輒憤然
來責與余晤必談宜園往事娓々忘倦大率終夕不
眠戊戌余去界快雨聞之來訪欲迎余京師卜隣而

余為阪人所留不果京阪相距十餘里郵便来往月
四五度春秋暇日互相往還都會人雖比隣對居交
道踈闊未有如我二人居隔交昵者也天資英穎善
察事幾以經濟自任雖服儒衣怏〻不自得恒有功
名之志終以此客死初快雨在長崎薦其友春老谷
入家嚴門庚子老谷来寓大阪俵署快雨屢来訪之
遂與竊謀遊江戸謂余曰某學浅未足為人師欲遊
學江戸何如余曰兄覺學之未足自信則何不當初
遊學乎今既下帷教人納妻生子一旦幡然遠遊恐

非良策也快雨曰某實未觀江戸唯慾一遊必不出
三月帰矣余意其心有所期而託遊觀不敢争之私
問老谷老谷方醉不覺泄之曰吾與快雨及某〻諸
公謀将以火技干諸侯余曰然則何獨外愚不與謀
也老谷曰快雨謂此事旭莊必不肯将尼之我意既
決我平生兄事旭莊不欲與之争辨不如欺之也快
雨既上途余追柬曰兄與老谷謀欺我我憾焉居十
餘日老谷来正色責余曰先生何以知快雨私謀也
誰告先生以此秘機也先生非漏言者吾及快雨某

〻諸公最告先生者之又告他人也願聞其名余曰
吾聞之長崎人老谷曰誰曰不必白其名強問之余
低語曰春禎助號老谷者也老谷疾然自失曰何嘗
有之先生以意測耳余笑曰君向醉失言莫深相咎
老谷亦笑曰善請秘快雨自江戸屢寄柬曰某從羽
倉明府遊房總諸州又接諸名公得其歡待皆是老
夫子及先生餘蔭也最後客年九月柬曰某百計齟
齬嗑臍無及余答柬曰君遊方修業而已豈有百計
齟齬之理乎假令有之非我所與聞君宜告老谷也

其柬到江戸快雨居停主人逐之曰快雨既之越後
矣快雨柬復至曰某将歴越後孟冬歸京書不悉意
期面陳既而消息杳絶七八十日快雨之東託其妻
子於日野鼎哉鼎哉弟葛民在大阪余屢就之問快
雨消息葛民曰蓋将以臘月帰也新正二日余謂葛
民曰快雨若残臘歸何無一字報我葛民曰吾亦怪
之且問愚兄矣問之果訃至快雨嘗謂余曰我欲輯
同社詩以莫忘舊交何如余曰善哉會東行不果余
代之輯二百餘人詩為宜園百家八巻快雨又乞家

嚴所著析玄梓之江戸客年送其印本至而不迨覲見百家詩印本也嘗見余従南陵兄食河豚正色諍之余為抛箸又嘗来訪与余圍棋射賭余勝快雨去後寄柬曰棋射賭非儒者所宜某向不欲違主人之意不得已應命矣請今後圍棋美賭余答曰謹奉教居数月又来圍棋曰吾勝必賭取公器物余正色曰老兄戒賭某既奉教何不自顧快雨笑曰向屢輪不堪一時之憤不覺呈前書賭則我所欲人謂公洒落吾苦其太拘也余亦悵然其真率不飾此類也余嘗

往訪快雨有喜色曰某弟為僧不晤二十餘年今日偶至某見之如見先子喜甚食不下咽余曰友于之厚使人感服其夜余寢快雨与弟生語一言不合忽彪怒曰汝既為僧而破戒娶妻食肉吾不欲有如是無頼弟汝疾出弟亦詈曰汝雖我兄毫無愛慈之念我千里来訪未及坐先勸還俗此何道理快雨益怒曰先子嘗命我曰吾死汝視弟如子言尚在耳汝忘之乎汝蔑父之命真禽獣也将抜刀撃之余起紛其臂奪刀麾弟去余曰兄狂乎吾不屑友如兄粗暴者

請絶言未畢快雨流涕曰某過矣某過矣立召弟善遇之其下急善怒怒善容人言亦此類也家嚴門人下帷授生徒者不少皆區々老一郷未有雄據都會以令耀師德如快雨者快雨漸蜚誉藝林而忠其師同社中所希不幸没我黨之歎何有艾乎卒年蓋四十六七余行将輯其遺稿於百家詩續編而作小傳行於世今且記其大略及事之関係余者也已　午時将赴後藤俊藏招使人視小竹既往乎否返曰既往乃至後藤氏小竹父子篠栗永井藤四郎吉川松

谷等先在焉余飢甚先喫飯僅傾一杯而与小竹父子出歸小竹曰請過我家喫茶従之　赤井恒齋来質不值　以将宴客移几案於倉楼　徳十郎入塾　文叔来　徳十郎父送兒　徳三郎島藏入塾

十二日辛酉

文叔妻招室氏及孝也　原田真卿招将赴之司馬助使人来言今夕枉駕乃之司馬助氏見其妻以原田氏招辭至備禹氏囑十四日宴客事主人供酒遂之原田氏数客先在座東畡後至主人供酒飯夜深

與東畯出歸

十三日　壬戌

玄民来　大淵来辞明日発　恵闇来　午時赴小竹氏會諸客既集余與吉川松谷等語飯訖帰　春波来議明日事　洞然来飯之　學郎入塾　備禹来飲之　櫻井市太郎来　譲平章次至　夜與譲平歩街中

十四日　癸亥

辰牌客至春波備禹来佐事分席為三次初次自巳至午客二十人秀平譲平了現益太郎昌平亮平民蔵礼次得三郎春波晋三郎直蔵徳太郎元慎齢次敲月千太郎百六負之進大次二次自午至未客十三人永井藤四郎玄冲秀太郎則之助修蔵昂蔵有吉雄吉佐太郎章次乾蔵學郎徳十郎三次自未至申客二十六人東一春齋備禹九山了救田原新蔵敬證一人吉葵園雄哉有狄代三郎了寿寛平菜梁小竹文叔綿屋重兵衛雄蔵光仙直次大陽宗兵衛訥堂蔦民吉川松谷此宴年々有醉人余懲之本年嚴戒行酒者不強侑之故申上牌宴訖無醉狂者申下牌洞然至飲之且圍棋夜深去招不至者四十二人祐誠觀潮元恭了晤龍潭清記良球指月猶九了恵聞貴了庄次公主信之助大新大淵善就河茂義純菊丸直吉養蔵柯董嘉一郎玄民欽兵真卿節齋司馬助春

蔵顕赫藤禹半翠仲英太郎凉臺鴨波専精原左一郎暉眼野村九十郎平善送膳者五家凉臺欽兵左一郎春蔵真卿譲平歸家

十五日　甲子

春波来曰某昨夕醉之田坂氏久不去恐主人怒請為我謝余曰諾　凉臺齢次備禹綿重玄冲負之進雄哉春齋九山来謝　顕赫使人来送金子　午後之田坂氏為春波謝遂之間瀬氏春波在座導余之綿平店供鰻鱺招信之助不至帰路過池田亭醵酌戌下牌歸

十六日　乙丑

余以備禹春波有労於十四日會欲飲之達秀平二家謀之返曰備禹今日将之佃村曰若遊玉藤店我便道也　文叔東曰天氣佳欲陪野遊余答曰吾方欲携備禹春波遊玉藤店君且臨敝居使秀平先行促春波文叔来余携之赴備禹氏則春波俟焉乃與出遊玉藤店坐北楼以望野色且飲既而謀曰東醉散歩抜路傍人家午食而與備禹兄別乃出西行過大戴村溯渠更西行二十餘丁有渡即十三渡下流

廣可二丁水勢澎湃下連海門浦柳堤松逧遷隱映
遠洲近渚参差出沒至此皆欲歸備禹曰此距佃村
十七八丁耳不如遂行乃渡上堤北行一丁許西折
路於田間西行十餘丁又上堤亦有渡名佃渡西涯
太陽水落洲露徃〻墾作菜圃又横艇為橋二折頗
似東道大豬川而狹既渡上堤堤右又有一川即十
日所過尼崎城東渡上流也下堤而南行二丁即佃
村也未入村取田間微徑西行三四丁備禹祖墓在
焉春波嘗書其碑故觀之自墓前南行入村人家可

五六十至備禹之兄之家備禹舊自此地出住浪華
今日其兄嫂皆不在備禹自為主人烹雞供酒日將
沒乃辭出相議曰途多溝渠宜下魚網借網及魚籃
四子更擔之備禹巡村中拜年余輩先渡佃渡而俟
既及下網路左渠中不得片鱗備禹曰春時暮夜不
宜漁乃收網不復下皆悔曰勞肩而擔此氾物何為
復過大戟而歸戌下牌也　大藏喜内直吉大隅松
本善庵来不值　發答細木化佐治多門近藤百助
東於道修街脚夫　東中包其詩巻上　書七郎兵衛名堤　山本新藏来

宿讀書
十七日　丙寅
專精送酒　溪琴東至寄金　啓運来見　秀太郎
入塾
十八日　丁卯
神吉新右衛門来訪　冲尚隆入塾　與文叔秀平
歩街中文叔途別歸路訪春齋不在　了悟来
十九日　戊辰
松前倍猗明甥山田三郎東来見請受業　三郎書與余交於江

戸三郎為松前文學寄詩報其土風　節過三春春始回壯丹閑雜早梅閑東風不肯拘花信二十四番一日来　大藏喜内来　山本新藏来
致大人鉄之助正月二十四日東南垓凡十二月十
七日東　田坂宗兵衛始季男賀以詩　情君過四十今旦始為爺　仙叟終生子優曇亦着花聰明應紹業壽福定宜家何歲晴向下書声隔碧紗　松岡皆人
巳亥日録書曰松岡海人来飲之并招文叔　庄次来　久保丹
吾来　頼左一郎東曰請二十一日同筱翁臨
二十日　己巳
猗明入塾立貴濃人近江屋熊藏来為紹介　栽答

大人南陵兄棣園兄鉄之助東遣佐太郎於山本新
藏許托之　室氏出賀大新信之助備禹三家　文
叔使人報野田寛人至乃與秀平昌平赴之主人方
與客飲余以疾（心下痞）不飲既而與出賀大隅新婚帰
大庭左衛門来見請受業　翠江来不値　東岳
翁送金二朱（一事昨日）爲

二十一日　庚午

小竹東曰今夕頼氏之招改期爲明夕敢告　栽答
原恥東托左一郎（男左一郎子）始講毛詩及梅墩集聽

者二十七人　招備禹飲之遂與訪文叔

二十二日　辛未

小竹使人来言頼氏有事止今夕集　訪小竹聞葛
岡忠左衛門將帰餞以金二銖　文叔大隅来　春
日寛平来告信之助悵余之状余不解其故呂春波
議之（五年前余與寛平春波司馬助謀藉諱信之助損慷慨氣至是寛平泄言信之助聞余爲其謀主追往事）怒聞葛民將爲信之助来往見之葛民曰先生
言太明白吾保信之助止怒　越前丸岡人宮川祐
吉来請受業不値

二十三日　壬申

小田百谷送畫栽答東謝之　葛民来曰某告先生
意信之助益怒某不解其故且招春波議之春波至
曰某既説破止彼怒矣　訪文叔文叔導余之隣街
播勘氏觀孔雀既而歸飲文叔　山室文作来不値
京善之人源四郎来見　備禹妻来　中山一来
夜室氏訪文叔妻　宮川祐吉入門　發答山田
（三郎東）

二十四日　癸酉

文叔作會午後赴之途訪葛民是日會者塾生四人
龍護洞然大隅備禹晋三郎直次及大隅所善日向
飫肥人東原某題春寒余得花字（梅枝幾處出籬斜臨水掩扉三四家）
（昨日寒風今日雨已開花落未開花）會散主人留余及洞然備禹更飲
戌牌歸　顕赫来不値　山本新藏来宿　丑牌京
街濠紀國橋火發秀平昌平等救文叔玄冲二家天
明火熄燒二百餘戸而二家免

二十五日　甲戌

東景東至曰岡本梅開請来觀即作答東托於脚夫

原昜送丹醪　晋三郎来飲之與出訪文叔導之出観昨夜火跡餘燼猶燃訪玄冲不在　與文叔謁露菅祠訪中山一於祠後園荘一供酒黄昏歸途過簗果　孝也同塾生賽天満菅祠　夜室氏賽菅祠

以婢病新雇一婢

二十六日　乙亥

京善来至　僧恵遵東自京師至　東小林安石山本新蔵来　玄冲来

二十七日　丙子

涼臺贈柿　午後赴涼臺招洞然松本伴五郎松鱸在焉少間小竹簗梁至園棋主人供茶酒亥牌歸中席序　大蔵喜内来不值　神吉新右衛門来不值

二十八日　丁丑

西山春溪東至　文叔来　葛民来告信之助意余乃往見信之助信之助悦春波亦至余回吾飯于君及葛民於綿平店乃歸　松尾謙斎東至　松本善庵来見請属其孫　堀田誠次郎来　衛卒来令曰自今後三日官修佛事戒火　春波来　宋下牌招葛民至與之問瀬氏春波至乃使春波先行命綿平飯而導信之助往食饅頭既而巡神明前歸三子途歸　夜訪春日寛平見馬場某焉　庄次九山高村貞之進来不值

二十九日　戊寅

裁寄溪琴東托有吉　發答西山春溪東　松本善菴携其孫多喜太郎来見多喜太郎入門　龍護携其子乙丸来入門　斧觴善菴龍護　之日高然謝

鉄兵與中西蘆水来飲之太徽洞然来與焉蒲善洞然去余與二子出訪魚住鷗波携之赴新街松井亭戌牌歸鷗波途別二子送至

晦　己卯

将應東景招觀岡本梅林使良現亮平昌平尚隆先陸行報東景　葛岡仲英来請從岡本之遊既去以疾辭　戌牌文叔使人走来曰隣有火請来救乃率秀平等往則既滅不見文叔歸文叔来謝　亥牌與秀平益太郎獨明出買東上橋遇太右地名細名舟文叔

送至舟舟不発乃寝五更下京街濠至天保山側天
明
二月朔庚辰
午前傳大石留揚明守舟與秀平益太郎至東景氏
東景曰昨夕四时至某既借逆旅中榮氏居焉乃導
至新在家碎入中榮氏四子方飲遂小酌午時始喫
朝飡　午下俾與東景諸子赴岡本東景途導海雲
至沿路梅花方開遊人絡繹過梅林出於山腹菌草
而坐啓行厨牢晴暖甚梅縹白者方開淺紅者未坼

四年前法景導遊焉時淺紅者方開縹白者既残此
行得補前時所未盡矣花状詳載巳亥瑣事録故略
見教吏撿地東景曰此地属尼崎尼崎侯将来観故
豫相休息處也申上俾余與海雲先去西行經山隈
観所未見遂傍山脚過数村出於住吉地名時所未經經東
明村來時過此見一人家蓄二猴二兒猴繫以鉄索
棲於欄上欄下置一鉄桶陳菓其側観者投一錢而
買一菓入諸桶中猴引索挙桶取之了現等佯為入
菓而與空桶猴挙之大怒提桶抛之不復引索矣黄

昏帰逆旅未幾諸子亦至東景海雲同宿焉新在家距岡本
一里而遠
二日辛巳
昧爽出海邉四望島渚隠現煙雲縹緲頓覺精神怡
暢既帰登逆旅屋脊危棚望摩耶山相距可十四五
丁爽氣逼人　午前小酌既而告別買新在家舟東
景海雲送至舟益太郎帰兵庫揚帆四山沓靄春光
韶美且風潮共順其快不可言也申上俾傳東上橋
篤岡仲羮来聴余話岡本勝飲之未徹春波義純

松本善庵偶至與馬春波曰田阪宗兵衛兄中川清
左衛門自江戸東宗兵衛曰伺菴先生加禄二百石
朝川善庵為大村儒官禄五百石此近日奇事也四
子先後辞去　龍太郎歸家以下日事昨負之進齢次直
藏徳太郎東一春日寛平福光春齋夫妻大新夫妻
九山雄哉備后未覓
三日壬午
赤松嘉兵衛来飯之　永井元厚東至　與嘉兵衛
訪小竹席上見頼山陽子又次者主人曰長平昨夕

赴江戸矢又曰今日快霽步於城邊何如余曰善乃與出嘉兵衛及小竹門人二名從過高麗橋出於大逵遊人萬數皆菌草而生或弄紙鳶小竹曰大昨年及昨年初午（俗以二月初午日祭稲生神）過客今下絶無遊人故本年殊盛也南行至城西南隅休於茶店平善過馬搏別又南行十餘丁西折行五六丁又南行過寺街入吉野五運別莊（五運大坂富商三臓圓者）莊頗幽邃青苔滿庭地勢乍陷乍穹模擬象山竹柏點綴其間亦饒野趣渉經徹上有寂照堂蓋祭佛也自堂東南下數十步

有池中泛二舟把橋架焉過橋有國丸祠即稲生神也池外修竹簇立返故路自池西岸北向過松間南折出於茶室前入室見主人五運小竹所善也既就坐天王寺伶人來吹觱篥於祠中孔雀在庭相應而鳴主人供茶及酒伶人及他客十餘人嘉兵衛先去黄昏與小竹出過高津側沿道頓濠經四橋敲葛岡仲爽門取昨夕所借紙燈歸小竹別於尼崎橋　欽兵來不值

四日　癸未

赤松嘉平來　春波來不值　發寄河野藤右衛門粟於網半舟　欽兵來與出訪文叔不在訪大隅生人供酒既而欽兵導余及主人至其家供鮓黄昏與大隅辭出復過大隅氏余歸大隅送來飲之戌下牌去　今夕春波將導余訪宗兵衛不果　修藏懶惰廢業無術糊口余百方曉譬不從乃逐之私屬山本新藏寓諸中村勘兵衛家

五日　甲申

赤松嘉兵衛贈孝也帶　召河茂謀析玄及百家詩

集事　將之京師見日野鼎哉議析玄事定吕平猶明為從者　春波來曰宗兵衛欲飲先生余以齋日辭　葛岡仲爽來余語將遊京師之狀仲爽曰某向違岡本肴梅之約慽甚請陪賞伏見梅余曰然則今日申牌來仲爽去　初余借小竹人鏡録使修藏寫之戒曰此秘本也且小竹先生所親寫子慎護之勿敢破污修藏曰諾尔後余屢問之修藏輒曰先生所命某敢忽之余昨日見其散之几上不收乃召修藏撿之既大傷墨痕狼藉表紙余驚詰之修藏唯唯

罪余名秀平河茂謀之皆曰此書六本而二本尤傷若唯換二本表紙則新古異色外觀或醜不若悉換也余曰表紙有小竹題字不告而換之無禮也然恐彼辞不許也如何赤松嘉兵衛在座曰某與小竹氏都講三輪舟次善請以先生意告舟次以其私問筱翁矣乃使秀平從嘉兵衛見舟次舟次私謀於小竹小竹曰此事若在他人必曰此本傷於未借之先非我為也旭莊不自欺吾甚感焉且墨痕所汚無妨外觀何換之為予善為吾辞使旭莊安矣舟次告之秀

平余乃截東遷日田紙以謝小竹復書曰見遇厚使我不堪惶悚　文叔来與出訪宗兵衛主人曰某欲導二公野歩何如余曰愚今夕北上請辞主人曰先生迨日未夕先去亦可且從我言余曰然則愚先行俟於間瀬氏矣余出訪信之助春波在座少焉文叔宗兵衛至導信之助春波與渡大江橋寒風劈面皆曰今日不宜野歩乃過橋爲亭以飲日没余思仲英久俟於我家屢欲追座四子不聽戌上牌余竊獨歸仲英有恨色曰先生何緩某既自申牌来俟矣乃急

束装乘舟淀屋橋下昌平獨明從至山崎天明

六日乙酉

辰下牌傳伏見過大黒屋朝食欲觀梅谷問路主人曰東行則到處皆梅谷也從之行六七丁街盡稍〻見梅東行五六丁全入梅林中初北行數丁東折行四五丁又南折行七八丁地勢南與西北陥成壑狀獨東方漸高成岡自高處下瞰梅花不知其幾萬株夷卑渉遠浩然如海俳佪覓休息之處東方忽見寺樓就之先上鐘閣此地尤高敞正南見小倉湖相距

可十丁迤西萬屋鱗〻梅林自湖背街尾起延袤十七八丁孟宗林點綴其間青白相映加以湖光奇趣難狀是日寒風號怒黒雲忽合忽散春雪如篩而日光明暗頃刻百變初西北遠山悉為雲所呑雲脚接地隔梅望之遠近異高卑之勢花白而上浮雲黒而下沈纖毫分明既而雲稍成縹白色飛上中天則雪片亂隨梅白於雪雪白於梅三白相重上淡下濃一見難分再視僅辨雪聲止則紅日既照遠山之頂出於花梢於是青者外昂白者内偃天色蔚藍日光清

明遠山與天同青映梅而其痕見焉積雪與梅同白得日而其彩異焉此第一回也少選日光晦則雲既呑山即復為第二回矣余謂仲美曰君莫憾違國本之遊彼地梅不當此二十之一且煙景亦遜焉仲美曰此地距浪華不遠後日當得屢過然如今日風雪之奇豈可復得哉是天殊為我二人設也眺覽久之避寒入寺寺本淨土宗門前書禁葷酒今為大宅僧所據僧不在梵嫂見供茶本堂有大像高可二丈四五尺金色未古疑前住持僧以破戒敗也出寺返故

路五六丁又進北行十丁許梅林未盡路忽西折出於藤森祠側未下牌傳三条橋西岸逆旅蘆屋　中上牌出弔快雨妻不在遂訪日野鼎哉主人供酒且謀快雨家事夜快雨妻來見焉亥牌歸逆旅仲美之他家

七日丙戌

昧爽開窓望東山　昨夜鼎哉與快雨妻坐余前忽正色曰夫人且聽我言我處置若不慊於死快雨之心則假令我不畏闔京人言敢不畏天與旭莊乎旭

莊文人其所筆必不朽我不忠於死者旭莊日記必書曰曉碧（別號）鼎哉於快雨生而親死而負矣我不獨為京人薄亦將為西州故人識不獨為故人識亦將為後世不相識者罵我豈不自惜乎快雨妻曰妾及親姻皆魯不達事機言語或不稱夫子之意而已誰敢疑夫子者妻去鼎哉曰愚為快雨妻謀欲返遺骨也（先是松山典藥伻來遺骸既火待人來迎）曰欲作墓也欲分贈遺物諸友以求賻而育遺孤也京俗輕薄人未見為亡友竭力者故矢上氏屢及其兄弟不諒愚衷謂遺物必有百

金之資日野氏利之陽為經營實欲奪之也一不聽愚言愚病之余曰兄讓使屢黨處置何如鼎哉曰讓固我所欲然彼黨欲絕屢於矢上氏而屬孤於愚孤僅三歲待乳而活愚不忍其子母離欲俸一口來於女以屬母待其七歲受之彼不聽愚乃曰我快雨友而非骨肉無任死後與訣事之義則母子不可相絕子隨母去理宜也彼曰善吾受母子而後婢母於他家敗子於倡肆君莫與知則愚不忍也彼又曰屢既絕於矢上氏則返骨作墓皆非我所關且遺物宜屬

於母而不冝辱於子則愚不肯也愚曰快雨以京為家松山典藥既大其屍收骨以待則不冝葬絶無交友之異鄉且其詩文不足自行世四十年辛苦唯寒山一片石而已豈忍無墓乎夫快雨一貧如洗其遺物無十金之資明矣是老兄所暗且愚與快雨之交亦老兄所暗故不必辯也而生平與快雨惡者幸其死大造蜚語曰譽有失行也曰愚哉有姦謀也愚欲為死者謀無憾於我心然人多言亦可畏余曰吾明日說譽黨使彼從兄言辰牌與猬明昌平出逆旅過称名寺辰慈等尼公墓訪小田百谷謀昨夜愚哉所諂事百谷曰愚哉言真實無妄也仲美跳余至使猬明昌平去携仲美訪黄名海屋快雨本海屋門人故弔之海屋悦供酒飯曰快雨所交總是遁人（暗作愚哉百谷）等故屍未冷惡聲四聞僕竊痛焉余曰京師醫儒分黨相攻吾輩偶至不知所適從也海屋曰不獨京師也浪華亦有黨唯君與諸儒親善以無黨聞故諸儒皆譽君而亦皆毀君矣午牌辞出訪快雨故居譽及其兄平兵衛者見平兵衛曰妹報夫子至故今朝館

責寓館人曰夫子出矣譽曰曉碧先生有東授之東曰兄莫為我說譽黨吾熟思快雨家事冝且委妻黨聽其處置彼所為果殘忍無道則我將與兄持不可令不始委之則彼將終疑我兄姑莫遊說余乃謂平兵衛曰我保愚哉無他君諸事與彼謀莫使死者憾平兵衛曰諾昨夜余謂愚哉曰快雨既没我欲買析玄板附其金遺孤何如愚哉曰善但少遅之譽黨將謂板價數十金愚哉竊販諸旭莊以私其財則吾與君蒙惡聲也君且謀諸譽黨矣故余謂平兵衛曰析玄板藏於君家不值一錢吾欲買之君與愚哉謀報其價平兵衛曰某實不知其價幾何唯夫子命余曰君若疑愚哉謀之書肆亦可吾實知其價然嫌於欺君輩故不敢言君所報與我意合吾即日出金取板矣平兵衛曰諾愚哉使人迎乃之其家主人供酒日將晚仲美促余出途遇昌平猬明未迎歸逆旅猬明曰某有事不得從請後發仲美曰隣室有北國人欲見先生乃引見其人曰某舊姓名齋藤貢今称松本左馬助仕松平源七郎余曰吾記君舊名而面則忘

矣與語宜園往事供余以茶面上牌上途左馬助送
至四条橋獨明送至五条橋過伏見街道月色太好
戌上牌至大黒屋買舟舟中窘迫僅餂容身終夕不
眠

八日　丁亥

平明傳淀屋橋下帰家仲英去　檢五日後事如左
赤松嘉兵衛来告別大藏喜内来　六日　洞然托寄南
陵児東東景東至冨井清兵衛来室氏與備禹妻觀
北里劇場良琢来　七日　冨井清兵衛来致本田鉄

八郎東且以君命請一遊大村　直次率小林尚賢（尚賢本姓宇都宮今為安石養子）来見備禹偶至余弁觴之　大田
良平東至　文叔来　中川修亭来　洞然来　余
語伏見梅谷之勝秀平德三郎良現亮平闢之遊伏
見

九日　戊子

之大村邸訪冨井清兵衛不在訪備禹主人供酒飯
既而復至冨井氏見清兵衛謝君命辱　春齋来不
値　將與山本新藏步街中葛岡仲英偶至與出過
仲英家出醸飲肴店又步觀新街仲英復觴余及新
藏於肴店戌下牌帰仲英途別新藏送至

十日　己丑

冨田俊良自播州帰来見　辰見勝太郎来留宿
大隅来曰如是好天氣先生何不出乎乃與勝太郎
從大隅至其家棄原壽安（大隅對門家主書見於文叔許）人来見主
人供酒日暮與出賽中島圓龜高松二郎之金毘羅
祠途訪晋三郎大隅壽安送余至飲之　獨明自京
師帰　雄吉入塾

十一日　庚寅

秀平良現德三郎自伏見帰　仲英来（葛岡仲英以後省姓）
春波来導余遊玉藤店供麦飯帰路過谷川氏飲余
將先帰春波曰何也余曰昨夕與林棄原二生約今
日遊天滿食鰻鱺矣春波曰不如遣伻召二生至也
乃東二子告其意二子從伻至遂與出過綿平店薄
暮帰　春波大隅途別壽安送至　洞然母来余不
在室氏觴之　贈孟宗筍小竹　頼常太郎来不値
夜晋三郎文叔来為余議出處文叔曰某娟岩永

某来曰伏見街醫小山田某欲招地莊子請居為紹介
先生有暇明日陪過小山田氏矣
十二日辛卯
河野龜太郎送塩有　長崎人某来見　東野㧾次
郎来　賴常太郎来飲之　細木甚五兵衛也𫝊名近
藤百助東至　雲集靈堂来訪　申上牌文叔来與
出訪小山田俊藏俊藏使其了見請受業藤井太仲
者見所謂永某岩面牌歸　備咼来不值
十三日壬辰
發寄河野龜太郎東於村田屋松太郎舟　裁寄大
人南陵兄東遣佐太郎於山本新藏許托之　泉吉
東至　三枝五郎兵衛来見　藤井太仲来　宮川
祐吉入塾　室氏有疾名春齋妻診之　暮與勝太
郎訪文叔導之出訪鉄兵乞茶成牌歸文叔送至
十四日癸巳
勝太郎去　裁荅鉄八郎東遣秀平托諸冨井清兵
衛　將之界命章次為從者昌平亮平祐吉尚隆請
送至住吉午前上路自西濠越道頓濠過難波新地

出於今宮休天下茶店謁住吉諸祠入祠隅茶店午
食雨大至使尚隆等往求投宿處返曰此地無逆旅
矣又使章次之大庭左衛門氏問其在否曰在乃往
訪之其家在安立街東一丁外主人供酒曰宿我家
余曰某將乘轎赴界願以餘子煩公主人雇轎夫黄
昏鞋出章次從余微醉入轎即眠比覺着小林安石
氏矣主人夫妻尚買見主人方與柏某飲遂并飲余
客去余與主人語至四更
十五日甲午
朝来忽晴忽雨奇寒如臘月尾昌平等四人来別曰某
輩先歸浪華矣午後與安石章次出訪吉雄玄素不
在其妻供酒將出遊海上而霰交至乃借傘屐遊大
寺訪事本不在寺側有劇場入觀之安石妻及女先
在焉日没事本来見支牌劇訖事本引入其寺供茶
歸宿小林氏宿
十六日乙未
卯牌辭小林氏上途寒風劈面四山悉見雪出住吉
取道左小徑過難波出於波好橋西巳上牌歸　大

人正月十九日東至即栽答東托山本新藏　小竹
東曰姫路文學堤鴻佐將来訪請午後過我家　午
後小竹使人迎曰客既至即之小竹氏見鴻佐鴻佐
年五十八名公愷號它山太田錦城門人主人供茶
及酒申上牌鴻佐去北去春草至主人飯余薄晩辞
歸途訪涼臺不在　讓平等至　夜與秀平等歩街中
過丹池街遇仲英曰某欲相從請候我御靈祠北言
訖別觀平野街夜市謁祠候於北門仲英不至乃去
路於濠西渡西國橋又上肥後橋觀月歸　敬甫春
波直藏德太郎齡次来賀十五日事下同　案原壽安間寛兵
衛来河野龜太郎東至
十七日　丙申
文叔来　與昌平出訪文叔導之出歩街中過大隅
大隅曰今日、案原壽安將介其門人見先生矣乃從
大隅至其家招壽安焉遂與壽安文叔出渡越中玉
江二橋訪文叔所善佐〻木左一郎者於福島逆櫓
松側不在出於野外東折過新地裏巷過渡邊橋壽
安別去訪備蔔不在申下牌帰文叔送至　松本善

庵雄哉未不值　鴻池善五郎家人鴻池利三郎清藏
叔父来見入門
十八日　丁酉
案原壽安門人時任龍太郎来見入門　有疾頭痛發熱
岡行藏及其友門川簡平来請見以疾　暴雷驟
雨　大隅来飲之　鴻池利三郎来以後不必記
十九日　戊戌
岡行藏来不值　板原安節来　之小竹許謝前日
宴　訪信之助不在出訪谷川養藏又訪洞然不在
見其母　大新来飲之　宗兵衛来不值　良琢来
不值　文叔来圍棋既而與之斜橋舟店夕食　室
氏携孝也賽島内應神祠　日野畏哉東至
二十日　己亥
栽寄細木屯近藤百助東外書提七郎兵衛名托於
京清　栽寄溪琴東内包人東　大托於河松　携室氏孝
也昌平婢遊櫻祠早櫻始開遊人絡繹休於假店久
之北行渡源八渡遊鶴滿寺寺前垂絲櫻絳白數種
如雲與霞蔚信之助春波葛氏松鱸方飲花下見余

引入席中坐語移晷辞出沿堀川出於天満過老松坊余将訪谷川養蔵猶别至養蔵氏小酌而帰　風巌洞然松本左馬助文叔晋三郎来皆不值

二十一日庚子

載菴日野愚哉東托於京清　發寄安石大庭左衛門東於京清　雲集来　太郎送夕飯　勝太郎来宿　風巌来　秀平讓平等将詩會於天保山招春波備禹至春波至衆皆陸行晋三郎乗舟来迎余及壽安東原壽安以後省姓佐太郎入馬圍棋僅訖一局則既傳山側将上岸見吉田平陽一揖而去衆未至使佐太郎假松本善庵宅昨日秀平報瀧太郎以今日之遊故雖善庵不在家人灑埽以俟宅頗廣敞有小竹扁額書遠鴻楼三字控海望山寥闊可悦既而文叔備禹讓平秀平昌平亮平猶明章次尚隆勝太郎祐吉等来落行厨主人亦供肴醉後或歩沙頭或登山頂雖分韻無成詩者晋三郎導余登對門吏司楼更高敞中下牌余及晋三郎文叔祐吉乗舟而帰到家則初更矣陸行者皆先帰　永井元學父子来至　俟

良来不值　横見新八来不值

二月二十二日　辛丑
以妙壽太夫人忌辰故施齋塾生二十三人使了現猊明誦經　松本左馬助來　備禹來贈肴　凉臺來　有秋來　俊良來　賴左一郎來曰明日請同筱翁臨

二十三日　壬寅
良琢來曰某欲會諸公於寺街賦詩且觀桃何如余荅東曰大好　久吉來　午後訪小竹與出至賴氏良久提鴻佐篥梁香川一郎至主人供茶及酒窓前辛夷櫻花盛開朝來雨濕紅壓庭是日暴暖戍牌大風西來雲霽星現寒氣復常亥牌同四子辭歸　文叔來不值

二十四日　癸卯
横見新八來　托寄永井元厚父子東於出雲屋
訪宗兵衛約二十七日與小竹北上事〔宗兵衛將東長府官舟北上余輩欣寄焉〕遂訪信之助不在又訪谷川氏與主人小酌既而渡筑前橋訪小竹主人方與藤禹飲供余夕飧話至戍牌携藤禹歸飯之　松岡皆人來至　宮川

祐吉歸鄉　春波葛氏松本善庵來皆不值　僕為藏出奔

二十五日　甲辰
使昌平責為藏兄某〔在新街者〕　昨日葛氏來曰嵐山花候既迫家兄曷哉將會快而親友於嵐山期在二十七日請先生二十六夕上舟直赴嵐山是曷哉及仁科白谷之意也先是余與小竹宗兵衛約二十七日同發矣乃之小竹氏告葛氏言歸路詣葛氏　東安石告明夕北上安石亦有同遊嵐山之約故也　勝太郎去　余在葛民氏名昌平章次至將赴良琢之招途訪大新渡農人橋東行出於玉造南折經寺街至繪指坊雄吉迎於寺前導入見良琢寺名寶室菴女僧所住良琢善主尼故借此地也北窓見近郊桃花且白櫻一樹蔽庭盛開頗有野趣良琢曰今日拙荊亦將來請使尊夫人臨焉乃使雄吉迎室氏龍護丈叔至良琢導遊初湯稲生祠上宮沿路櫻桃亚開遊人肩摩歸路遇大隅晋三郎秀平佐太郎等來復還菴則壽安讓平亮平在焉良久雄吉伴室氏孝也及

其母至良琢供行厨會者皆有詩余得来字賦一律
自向東風餞晩梅使吾詩興暫成灰復忻黄鳥呼人去已見紅桃滿野開妻子同招泉厚意僧醫並致豈
遠方更憐咫尺繁華境一箇無曾俗客来酒酣龍護導余及秀平大隅觀
錢忠者別墅名唯松在同坊巷墅頗高敞立庭中見南郊桃
花萬株樹平敷氤氳如霞主人方興容飲龍護引余見
之傾數杯辭出龍護別去余又還菴則日既没與室
氏孝也塾生婦至東濠唯昌平車次讓平從餘皆相
失至御靈祠側復相會遂同歸繪指坊距余居一里
而遠　志田市十郎自大村至来訪不值致本田鉄

八郎柬　吉田紀三兵衛来不值　鉄兵来不值
二十六日　乙巳
洞然来　安石東至以其母忌祭故辭北上　訪宗
兵衛告今夕北上途遇葛民曰某亦欲北上請陪
申下僻買土屋舟東於肥後橋下章次從葛民秀太
郎綿文之子梅園及葛民所識婦人一名同衆比發
日既没夜深雨點滴自蓬間零於枕上
二十七日　丙午
昧爽傳伏見京橋投逆旅鮓屋浴湯辟濕雲黯澹雨

欲下未下葛民曰此地距嵐峡及京師皆三里矣今
日晴雨難測以速觀花為上策先生須直赴嵐峡某
與梅園赴京師促家兄而往矣卯下僻葛民等先發
余僱轎夫上途初歩街中十四五丁雨降乃入轎轎
極低小曲身而坐稍發背痛行里許忽見葛民等鷩
曰先生何自此路過乎詰轎夫謝曰奴未識嵐山路
故慫先赴京師而至焉也葛民曰迂甚然至此勢不
得中返遂與入京師至七条別西折過西本願寺門
前北折至四条大宮又西折出於野外過内山大秦

嵯峨等地雨益甚油套蔽轎一無所見使章次先行
覔投宿處轎中聞溪聲嘗聞嵐山前有溪流疑既近
山也乃出轎前有一店店前又有橋問是何地店人
曰渡月橋也又問閣此地有雪月花三店不知何處
曰相距一丁矣今日近衛公夫人及二条城番衆来
觀花騎從充塞山谷無容人之地語未畢章次来曰
三店人滿無留客之室唯京儒仁科白谷所借雪店
一室猶可容一二人余曰吾此行為白谷之言来也
乃西行沿路櫻樹成列萬朶齊放雪店在東方上頭

比入門遇亀齡軒曰某同白谷居閒居未出迎也引余見白谷白谷大悅使其妻及門人見以近衛氏與畜衆之故不許遊人出雨聲猛甚不堪無聊擁被而眠申下牌近衛氏遊溪南齡軒導余出户花月二店與雪店比簷相接更有數店而失其名店面溪溪自西山間出而東走廣可三十丈西向望其上流右方峭壁斗絶萬松滿頂左方即嵐山自溪涯起高丁二寸迤南横亘十丁許其初瀬溪處三四丁而溪稍東南流山稍西南闢其間有溪別派成洲處又有村落

焉山與溪瀕處多樹與溪別後漸重山樹松居十之五而櫻居其三楓居其二松則葉短而纖濃綠如滴幹瘦修而赤色櫻則數種有微紅者有素者有纈白者辨有單者有重者楓則新芽未暢淺紫蒙茸樹下則雜草迷離衆綠峭蒨而溪色澄碧隔溪一望山頂多松而不無櫻焉山麓多櫻而不無松焉凡樹之位置雖高下無定要楓高於草櫻高於楓而松又高於櫻草見其色而不見形楓見其芽而不見葉櫻見其葉與花而不見幹松則合其葉與幹而見之櫻花上映於松葉之青與松身之赤中映於楓芽之紫與雜草之綠下映於溪水之碧故其姿分明纖毫無翳櫻既映於衆色以得逞其風趣矣而松得花而神韻秀焉楓得花而態氣勝焉草與水得花而其色鮮明焉世雖有此水乎無此山也雖有此山乎無此櫻也雖有此櫻乎無此松與楓也則其善未悉矣嗚呼山水向背花木點綴天造人巧合湊成奇是此峽所以名於天下也初雖雨微降空無停雲少焉雲自山頂仙丶下萬木如眠紅白青紫依微相迷而雨大至溪鳴

風生則余有歸思溪右傍山脚作假店數十店而水落石見處亦皆架棚嵐山中身有一條飛流長可十餘丈自櫻白草綠之間直下入溪飛流側有大櫻樹大數十圍店勝以向飛流處為第一云既返雪店齡軒曰至渡月橋茶店縱觀近衛夫人自溪南歸過焉何如乃要余赴店久之見肩輿七八箇被以緋羅紗或曰夫人雨甚不得步將衆輿而入舟渡上流也乃返薄暮近衛氏等悉去始覺幽寥日野畱哉蔦氏衝雨而至同宿

二十八日　丁未
夜半雨歇溪聲喧聒於枕上昧爽白谷愚哉起余而出湖溪至昨日步處溪流大漲假店半在水中雲散煙収初日照花黄鳥一聲春山如醒天影落水水光映山櫻添其白松增其青萬象改觀以媚新霽水氣森寒刺膚乃返　先是白谷使京攝聞人遊此地者必題詩焉前後百餘人合書一大紙唯其首尾猶有餘白謂余曰世人重題紙願求者號曰巻頭巻軸自非德望隆重不許居此位某欲待大臺之人居首願

君為殿余即賦一絶曰但許溪皆雪何知花是櫻上橋者不憮更復刺舟行　齡軒導余遊天龍寺寺在店西北相距一丁許門内廣豁青苔滿路雜卉蒙密幽閑遺世齡軒請僧觀岸駒畫壁障數處悉寫虎而猙獰之状各異堂宇極廣偉庭心有池石古樹光亦異幽致下堂東行列松夾路既出門右折行一丁許出於渡月橋側橋長可三十丈立其中央西向望嵐山櫻花自松間層層重出勝甚渡橋群櫻簇立洲觜又渡小橋即溪別派也橋南人家二三十有虛空藏

祠石磴數十級祠頗廣弘大扁曰從一位菅原利家夫人芳春院再興返故路未渡小橋西湖溪途於山脚行二三丁至飛流入溪處往〻見役夫修道曰京所司代將來返館館人詰曰昨日番衆逢近衛氏不僱其槍（邦禮見貴人必僱槍）近衛氏奪其槍五謝過而後得釋故昨日晩去　午時所司代來觀花遊舟蔽溪而庶人不得出也　白谷懸快雨書於壁而與衆飲其前丹波人村上圓藏及其子若弟數輩來會皆快雨生時所厚也自余至畧快雨毎春折柬勸遊此地而終不

果今春始遊則快雨既没假令猶在其狂喜如何哉野呂九助頼常太郎諧率其子來會梅園亦携愚哉母及男女秀太郎等至同席劇飲齡軒彈月琴未下樗所司代去梅園九助常太秀太郎等去愚哉家人丹波客同宿

二十九日
昧爽與白谷愚哉飲既而白谷謂余曰君盍觀大悲閣乎乃與章次及圓藏子過渡月橋溯溪經昨日所過更西行落花滿路路與溪相距咫尺石角樹根糾

轉凸凹頗難進歩溪嗌山脚白波自巉巖下噴起稍
入松間行一丁許左折地勢陡急因巖成磴上一丁
許至大悲閣閣距店十丁而遠閣前有山櫻二株爛
漫如雲又有林羅山先生碑記吉田了以浚溪通舟
波功甚詳閣與前山其高相若而溪劃中間獻岳在
前山之東青入雲漢其南見洛之中外及諸村落三
店雖好南北及西地勢甚逼唯東方一綫豁然未必
勝此閣四方朗開下瞰溪流使人精神發颺也余渇
請茶僧出見且曰此地屬宇治黄檗某單身住焉獨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九】　九

薪水自由其他百不足以為樂也佛室右有了以塑
像清癯而如活返故路至店　黔軒導余至天龍寺
請僧觀七老亭僧使園丁開寺後門乃途於昨日所
見池側入萬松中行數百歩右有龜山天皇陵蒼杉
數株駢立松間其中央又種櫻一株揭書陵内南北
八間〈世謂五尺七寸曰間〉東西六間禁樵牧焉嘗聞嵐山自龜
山帝移櫻而後其勝著至今人受其賜而山陵埋没
草莽無復供香花者豈以帝為南朝皇祖故乎抑雖
帝王陵既經四五百年則率皆如是乎使人惻然側

又有一墓余未知其為何人疑妃嬪墳也地勢稍上
松林稍疎出於山頂亭在焉其屋葺以板傍無牖壁
與大悲閣中間隔一峽東西屹對而當嵐山中身初
自溪涯望嵐山半腹以下花樹分明半腹以上累々
受出難得其詳此地則不見半腹以下而以上一株
無遺全補昨來未悉處矣亭西北地勢斗落百仞直
臨溪心俯覩生悸既而下山過葛氏從其母至余輩
不復入寺右折出於溪上假店側而返則白谷及丹
波客既去　午前與鼎哉兄弟別携黔軒章次上路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九】　一〇

北行過街七八丁觀清涼寺釋迦堂黔軒曰寺傍有
檀林皇后陵及定家遺跡然無暇行探也出寺東行
一丁許左在〈有〉大覺寺雖花擁寺盛開更東行十餘丁
北山坦迤如帶路左有長澤池延袤七八丁池東一
峰全身皆松倒影浮池明麗如畫水色深碧鳧鷖出
没自池西隅南折行數丁路入皐塢際地勢微高稱
松楚々時見陂塘余為黔軒指曰此地若買為別墅
因其高作假山因其窪作池而因其平處開庭搆屋
實勝槩無雙也經鳴瀧村行一二丁見大蘭若墻屏

四周齡軒曰是仁和寺也門外櫻花乱開一店號近江屋穿池種花閣道架池外観頗壯乃入焉室虚無人齡軒越閣道入廚内出曰此家新易主經営未畢然食則咄嗟辦乃命午飡既而自西門入寺境廣闊櫻樹數行花多重辦僅開三之一而低枝貼地無有喬柯不勞仰觀初東行數百歩又南折則花枝夾路左右成行出南門茶店數戸亦多櫻樹東南行數丁有寺齡軒曰是妙信寺也入門内有數寺齡軒遇人問隣花園其人指北隅一寺曰是也乃入齡軒為余

請主僧觀土佐某所畫金障西園雅集圖此寺新構輪奐盡美蓋檀越多諸侯故冨矣出南行左右僧屋比簷皆極華麗路中央敷石種松有佛殿二所巍然駭目自南門出東行數丁入洛中人家矮小似田舍更行數丁至千本街南折行五六丁齡軒曰此有捷路東折行數丁路窮出於園間桃花萬種氤氳如霞自花間南行過陋巷至二条高倉街余將訪中川玄佳齡軒別去玄佳家在小池名街北通處訪之不在其生又留守通名則苦請曰豚児俟先生久矣縱不在

莫他家宿乃入解装　野呂松廬寓於中川氏對門訪之比及門白谷出焉迎余曰吾方與主人翁爭論未決曲直請決之於君余曰君將出而為我留與主人辨我深愧主人請去勿顧白谷去余見松廬問題論之所由生曰戯論我紀國貧冨也已借主人藏書數種歸讀之　與章次浴湯肆

晦

卯下牌訪小田百谷出訪稱名寺贈香資而展慈等厄公墓遂訪黄名海屋主人曰某方裁寄君柬欲送

諸浪華乃舍筆授柬讀之曰日野鼎哉為怏而經営後事兵與未亡人相悪中道謝絶寡孤無所依強托老夫老夫不遑自揆將竭力周旋敢告讀之未畢梅園至乃携之出訪鼎哉主人供酒飯中牌余要主人及梅園遊四条小橋有店供雜劇談至戌牌章次来迎梅園與章次先出余竊規鼎哉曰向君為矢上氏竭力海屋極口詆之今海屋代君役於矢上氏君不恍而無益於死者而損其德文人相輕自古為然而未見若京師今黨聚類吹毛求疵互相攻擊者海屋

亦一箇名士君盡戮力共扶矢上氏乎愚哉悅曰某與海屋相抗豈得已哉為諧者所攜彼此嫌疑終（曰為）深隙若因君之力得相和固所望也余曰善哉出至愚哉家宿焉西元禮來館不遇（値）

三月朔

昧爽使章次之中川氏野呂氏呂今日上途不能面別之故　卯上牌訪海屋說之曰快雨生平謂愚哉為先友君為快雨圖後事而首絕之死者有知必憾焉愚哉亦一豪傑君能平心待之我將入彼（使聽）君言

何如海屋曰某所願也余乃辭出遇元禮於門攜之返日野氏而復與愚哉至海屋氏拍掌聲歡海屋曰廣瀨君今日去乎愚哉曰然海屋曰請與君送之愚哉曰諾返日野氏元禮攜肥前人某來見　海屋使人來曰今日有事不得奉送敢謝　申上牌上途章次秀太郎從愚哉梅園元禮送至四条余謂章次曰足下所負裝甚重不如與秀太郎買高瀨舟東也二子乃別去余輩西行出於野外南折取路田間至島原街口櫻花數十株成林而寂不見遊人出島原南

行二丁至朱釋迦（池名）投有店丹波屋者梅園曰此家畜生魚海內無雙步後庭觀之庭中鑿方池徑數丈八九所水自池底噴起其深不滿尺每池鯉鮒鰻鱺數千頭黙然如沈雲池水相通其下流成下故無有污泥清甚上樓而坐觀匝池雜花嫣然愚哉供饅鱺夕日沈山乃出至七条東洞院街愚哉梅園別去元禮獨從既出街中暮色蒼茫忽見高瀨舟一隻南下余呼曰載我答曰請賜二十四錢乃入焉着伏見渡京橋着鮓屋戌上牌也章次秀太郎未至亥牌始至

四舟不早發故也子牌買舟與元禮別是夜舟中人寡廣倍常日至長柄天明

二日

平明着肥後橋下歸僑居　去菴來　丈叔來與出訪信之助不在遂訪洞然主人供酒圍棋庄次亦至戌牌歸　玄佳來不值　撿二月二十六日後事如左志田市十郎自大村至仲英來（以上二十六日事）　伊豫人矢野茂太郎攜撫禪東至孝也疾招凉臺診之使秀平中席序（二十七日）備後人加伊萬年來請入門鉄之助

東至為藏兄携為藏來謝過（二十八日）涼臺來診孝也
二十九日小田良平東至三枝五郎兵衛來溪琴東至加伊
為年來　晦　直藏德太郎貞之進齡次玄佳來秦主殿
東至寄海苔吳棕亭東至雄吉出塾（三月朔）

三日

貞之進齡次香川一郎庄次鳳哉大隅雄哉吉丸塚
口屋小平築梁太郎鴻池利三郎元恭壽安直吉春
齋春波龍太郎玄佳玄冲玄民指月大治文叔市十
郎有秋春山駿良上瀧志摩等來賀　遣秀平賀宗

兵衛真卿策梁小竹涼臺欽兵大隅壽安後良玄冲
文叔遣益左郎讓平佐太郎等賀茖傳蔦民東一庄
次春波信之助主殿備高大新九山諸家　使礼次
賀備高返曰大熊君方在彼家飲主人欲先生來乃
往飲既而同出過劇場裡巷出田間觀黃花遇平尾
半助到處籬落櫻花爛熳使人不暇應接過玉藤店
夕食戊牌歸　岡部但見東至寄金及乾鳩

四日

橋本矢五郎真卿大新東一平善晋三郎春齋妻來
賀　久保丹後來　雲集來告別　訪玄民不在遂
過谷川氏夕食而歸

五日

亮平介備前人黑田玄郁入門　泉吉東至寄猪肉
及程實（程名）木封中有大人二月十日東內包義府及
席序東報麻生春畦翁卒（翁玖珠右田人即彥國義父也倜儻有器局使之在三都問必立身成名惜矣以地僻不著也年蓋七十）文叔來曰今日佐々木
左一郎欲邀先生使某請余曰某方齋矣且與欽兵
約午後遊大融寺如何文叔曰左一郎非凡物請枉

駕某說欽兵同往矣乃期會於欽兵氏而去　午後
至欽兵氏文叔未來少焉一姬來曰大熊君方在大
目橋側柳浪亭欲招廣瀨公為使我迎乃與欽兵從
媼往亭有病婦請文叔治主人張宴有盛饌欽兵亦
以齋日故不下箸主人別設寒具請余書既而出渡
玉江橋訪左一郎主人曰九年前某西遊因中島雁
三郎謁淡窓夫子矣主人屋脊有高棚下瞰北野黃
花數十里夕陽鮮明遠村近落水白樹青快甚酒出
文叔初醉眠不起余及欽兵亦以既飽辭不飲日沒

要主人出遊五百羅漢及聖天祠丈叔醒追至遊人
充塞於祠廊以觀黄花不堪喧聒即去帰途復過左
一郎家而飯鉄兵別於常安橋文叔送至　猲明之
京師　洞然去住仲英来皆不値　鴻池利三郎携
鴻池吉次郎若来請入門不値　乾藏良藏歸鄉

六日

冨井清兵衛来不値　聞松田孝平自日田至葭清
氏将館焉與秀平増太郎出途訪大新因山本新藏
見孝平贈以菓子又訪原健平贈以羊羹昨年官運
粗船破健平奉命檢之以為覆溺也既而舟師故破
船為遇風波而盗米状覚健平坐失檢幽焉訪中村
勘兵衛不在登真田山觀黄花投東隅一店買午食
又遊猫間渠上東北行數丁有茂里祠櫻樹夾路成
行渡橋東移沿渠北行數十丁五歩一櫻南止及東
原田萬頃黄花連天堤在玉造東距城可二丁城東
北隅外張渠尾拖城壘而分一泒西一泒北歩至城
隅将盡處又有一渠自東来横截堤路往々見役夫
運土問其故答曰此地元葭洲近議其妨於城要害

鑿洲作渠以通舟也渠至此南抱城趾北接長堤廣
可七八十丈堤外多竹塢塢間見一倉問之役夫曰
硝倉也其西則加番諸侯別墅也又問有渡乎曰有
俟之良久一舟自西溯渠而来衆之渠水渾濁不流
傍城壘而西下二丁許一橋自堤通城舟子曰此名
鴨野橋唯此處許人来往城中焉舟過橋下北旋傳
網洲入街行一丁許街盡北有橋既渡西轉出於櫻
祠道路傍晩櫻方盛遊人萬數投祠前假棚休焉渡
源八渡沿堀川出於老松坊歸　府内郎人伊丹屋
孫助携南陵兄二月十五日東至不値　大聚寄金
東景東至寄金　春禎助東自野村氏至　等顯
甥西法寺某至請入門不値　清兵衛再来不値
大庭左衛門東至寄金　夜訪文叔與出觀平野街
夜市

七日

昧爽至大村郎謝冨井清兵衛昨日再不値故来　葛民来
曰家兄女婿桂洲弟安藤右近及其鄉人瀨新五郎
者皆伊勢人欲入先生門使某介　玄民来　三田九鬼侯治

士人白洲文五郎者来見　小竹室贈鮓　鉄兵来
葛民門人某携伊勢二生来見入塾　将浴浪華
小橋湯肆途遇直次曰某近移居湯肆側矣乃先過
其居直次同敬甫尼崎圖次住焉余浴使得三郎之
谷川氏久之不返疑其失路使尚隆二子従余迎之少焉
得三郎返曰不見尚隆也亦往迎之尚隆返曰不見
得三郎也又往迎之得三郎返曰尚隆終不見也将
往迎之余尼之曰止吾子與尚隆巧相違如有物悪
不止則恐両迷不返乃止日夕尚隆返大昨日得三

郎出没水不歸余及塾生謂其溺也大驚尋之卒得
於西國橋下問其故曰先生命我曰潔洗水桶故以
沙磨之去垢矣衆或曰狐魅之余懲前事故尼其迎
尚隆云與直次圖次出醸飲肴店復帰其寓與得三
郎尚隆帰敬甫送至　夜服敬甫薬暴瀉数十行徹
宵不眠

八日

東大庭左衛門寄書二紙　伊豫西条人越智清作
携其父冝菴東来見入門入塾　仲英携新娶妻来
見　玄佳来見　東日野㬎哉　夜訪葛民不在遂
訪凉臺議應大村侯招事主人供酒

九日

前川文蔵東至即裁答東及寄春禎助東托諸野村
九十郎　大隅文叔来　龔次入塾　綿重送唐菜
訪洞然圍棋主人供飯　山本新蔵来　秀平将
従余赴西州羅都講譲平代之　作警新助譲平晋
三郎國字牘名晋三郎書　橋爪助次郎葛野忠左
衛門東自江戸至

十日

辰見勝太郎送生鯛長尺有半轉贈小竹小竹報以
筍　凉臺来　隣坊醫人瀧澤譓吉者来見入門
欲遊兵庫使譲平来装　午後訪小竹又訪吉田喜
三兵衛玄民谷川養蔵諸家至間瀬氏主人方與葛
民飲余與焉與葛民歸過春波門前春波迎入曰請
供夕食余曰既飽乃導余及葛民赴橋萬亭日暮余
恐兵庫舟發屢辞二子不可乃走伻告譲平止今夕
上舟戍牌帰二子送至譲平曰舟未發乃遂出上舟

於西國橋西畔舟發至中島尾避来舟誤駕沙嘴膠
而不進良久得進至天保山側雨大降泊焉
十一日
昧爽侵雨揚帆午前傳兵庫入讓平家見其父母及
妻藤田有節章次郎藏松尾謙齋乾藏良藏松埼玄
龍三宅續太續太將来余家至此来館余告順道以我將西遊
欲假讓平留守之意順道許之乃示主人以謦讓平
等国字牘議畢主人供酒薄暮雨止與讓平郎藏歩
出街口北行二三丁有嚴島祠残櫻數株立緑樹中
落日啣山紅透濕雲嶺松浦柳隱見於紫翠之間帰
臭島氏宿
十二日
章次兄弟乾藏文子兄弟来館午後與讓平乗舟順
道及諸子送至海口西風快利中牌傳安治川第一
街出舟渡大渡而歸　尚隆帰郷　高尾宗来　横
見新八来日野郎哉送析玄印本三百冊及其板二件昨日
十三日

日田鍋屋伊左衛門之人久次来致大人五岳日隈
彥助鍋屋藤右衛門柬　至谷川氏帰路訪備禹不
在又訪太郎而歸　玄佳壽安堤鴻佐春波来不值
横見新八来　禮次帰郷
十四日
栽寄溪琴東達昌平托於河松　久次来　東原郎
備後府中人某来見致五弓河内所贈東及豆
僧寧相前日等頫所属入塾　為堤鴻佐東藤澤東畡乞字
遣秀平於大村郎　栽寄大人東托山本新藏
達昌平賀仲美新婚贈金貳朱　午後訪文叔不在
遂訪大隅余左脇下攣急甚請大隅按腹既而出訪
欽兵始就生春波来曰與田阪氏訪先生不在故跡
至乃出宗兵衛侯於巷與歩渡越中橋出於福島春
波曰此地有尼河屋儀平別墅遺蹟使匠某春波隷導
往觀之墅今為種樹者之有雜草森立時見残櫻有
石盥盤極古傳大石吉雄等所用也出東行二丁許
北有淨祐寺其西南多墳墓側有楠大明神祠余問
此何神匠曰大昨年福島開濠有大楠樹既枯役夫

鑿其根有穴蛇數萬盈焉見人驚散役夫或殺之既
而役夫數十皆病失明大懼祭楠為大明神而目復
明矣祠南有矢頭長助墓明石儒官某書其碎曰赤
穗義人衛門七之父也出寺匠別去歸路過橋萬亭
醵飲的亥牌出送宗兵衛至其家主人亦供酒余以腳
痛辭出主人使僕送　春齋妻來不值

十五日

受塾生賀　土佐人橋爪銘平入門仲英所介　載荅五
弓河内東　諫山俊安東至即發荅東托尼勘　鍋

屋久次來為之東畫工金城取藤右衛門所囑杜成
杜興畫　鴻池吉次郎來入門　備後人來托荅河
内東　仲英招飲將赴會壽安來乃携之往主人使
妻見有盛饌戌牌亮平清作來迎　吉次郎送牡丹
直藏德太郎負之進敬甫丹藏庄次大隅晉三郎
來　辰見勝太郎至

十六日

三宅大藏來介土佐僧立雪入門　始講析玄聽者
四十餘人　鳳齋洞然文叔來　中島屋直吉來招

余及秀平讓平佐太郎已牌使秀平先行過大村邸
問留守在午否余過渡邊橋秀平迎曰不在遂之直
吉氏九山使人來曰今日招大新請臨余荅曰某方
在直吉氏此宴訖奉訪直吉父市兵衛及母見谷川
養藏渡邊新右衛門松本屋某布屋某又客二名失其名
同席有盛饌諸客皆健飲中上牌徹乃辭歸　橋本
矢五郎松本玄菴來不值　庭河内屋新助包大人
所囑書籍凡十四種及析玄二百四十部而遣佐太
郎托諸中津閘運舟因東泉吉　猧明至　黄昏訪

九山大新父子東畡在座方飲善就春耕及備後衛
人某至東畡先去戌牌同諸客辭出　章次至

十七日

冨井清兵衛來以君命贈金百両先是余　市十郎
曰未勞先受金非禮也吾子為我辭先金俗謂受金於無事之
先曰先金市十郎告之清兵衛清兵衛不可　鴻池吉次
郎來　三宅大藏來入塾　玄佳來曰家父將以十
九日行尚齒會於難波別墅請臨　澤春耕凉臺來
和泉人平本惟中者來請受業　東景東至　與

諸子赴棄原壽安詩會路過仲英攜之往余謂〔過〕小竹
氏諸子先行是日會者十餘人賦訪主人詩黄昏歸
　東日野曷哉贈半切紙三百　會塾生二十四人
告西遊之意

十八日

晨至大村郞謝且訪市十郞疾　遣秀平於東畡許
贈折玄一本　宮川祐吉東自越前至請從西遊
龍護来飯之　欽兵贈肴作鮓食猬明讓平　猬明
歸鄉　鮎登覺吉来　夜文叔来送至其家　大人

欽之助二月十七日東至

十九日

先是章次請從西遊許之既而聞乾藏兄弟益太郞
啓運等皆有西遊之志乃肆章次使之歸兵庫告諸
子　吉田喜三兵衛佐々木左一郞来并飲之上關
人小田村藤兵衛者来贈余以詩　鳳齋来　神原
敬吉東至　良琢来　與大人謀使佐太郞冒姓廣
瀨為余義弟　青木松軒即貫尚自兵庫至請使兵庫
諸子從西遊余拒之

二十日

小竹贈肴　遣秀平贈肴冨井清兵衛　玄冲玄菴
来　尚隆大歸　午後將之良琢氏告別文叔偶来
乃要與往先訪玄冲及雄哉又訪仲英主人供酒遂
導主人至良琢氏良琢供酒且鬪棋酉下牌歸仲英
途別文叔送至　新清東至　佐太郞改名新助
勝太郞去

二十一日

作荅岡部但見大聚東遣昌平於佃杵郞託之　吉

田喜三兵衛贈肴春波偶至飯之　晋三郞贐金及
肴　春齋来　市十郞来東裝先托別舟而送書籍
於大村　横見新八来不值　神吉新右衛門東至
岡行藏東至

二十二日

呂新助讓平晋三郞屬留守事　雇匠　良琢来圍
棋飯之　溪琴東至贐金千匹

二十三日

仲英妻贐詩及羊羹　田原新藏率負之進来別負

之進亦將歸鄉也　涼臺東欲招余及春波先是春
波謀將為余設餞宴櫻祠乃辞涼臺　春波來東信
之助諸子告為余集櫻祠　宗兵衛來別　雄哉來
翠江來助室氏縫紉　携新助之小竹氏告別且
使新助始見帰路過涼臺氏不在　葛氏來　午後
訪春波與出訪宗兵衛又訪信之助葛氏宗兵衛來
會春波招備高玄氏洞然涼臺皆不至乃與信之助
等出渡大江橋至天満橋東渡口霖後水漲渡絶乃
却步渡橋而行至櫻祠南畔此風大起淀川一帯河

流洶湧如潮投巖國亭春波曰向告九山矣必來侯
使從者視他亭久九山至曰某午後即至而諸君不
來疑其賣我走伻問之先生伻方還也衆交擧杯屬
余黄昏徹皆途別　文叔來不值　山本新藏來別
不值　章次乾藏艮藏來　良琢贐湯衣及藥

二十四日

玄冲來別　河茂來別　涼臺元恭雄哉來　洞然
贐金及菓子（諸家皆有贐別録詳載故此不必記）　久吉來別　冨井
清兵衛來曰先生發程定何日乎余曰二十六日清
兵衛曰然則上途時請設祖筵邀郎　午後訪各川
養藏　屬析玄板於河茂　東一來別　夜訪洞然
春齋葛氏庄次大新諸家告別

二十五日

先是市十郎奉其君命迎余買舟運裝諸件市十郎
任之而余不與焉余別定秀平大藏為從者宮川祐
吉嘗請從失期未至　命秀平大藏求裝　留別文
叔以金一兩（時文叔窮甚）　文叔來謝　大新贈贐　野村
九十郎將之江戸來別　敬甫來曰某將從寡大夫

遊江戸敬吉　時任龍太郎良琢鉄兵春波直次涼
臺等來別　本間愿吾來　妹尾賢三郎來　宗兵
衛贐茶紵袴

二十六日

垣内太郎兵衛來別贐金　申席序每人以恩加一
級　將以今夕上舟午前至大村邸告別秀平從邸
留守冨井清兵衛監察一瀬小左衛門以君命設餞
宴帰路過備高喜三兵衛春波太郎宗兵衛信之助
諸家告別　葛氏宗兵衛來別不值　剛之助來贈

贐不值　華岡準平使人来別　讓平及闔塾諸子
設祖宴春波備禹洞然来會既而雨大降不能上舟
春波等三人要余至廣木亭醵酌而歸途中春波復
要余入橋萬亭余既醉不欲飲即出雨勢傾盆乗轎
歸　玄民有秋来不值　翠江来助室氏
二十七日
雨止而天陰不能發　文叔大新涼臺玄佳書三兵
衛来　備中庭瀨郎人森下市十郎若来為其留守
淺尾某請屬其子余告以將西遊市十郎曰雖先生

不在有諸君在請今日入門少焉復携淺尾壽三九
者来入門　東景来請餞余及孝也秀平乃共出途
訪備禹導之至綿平店食鰻鱺敬證偶至焉見余愕
然謝契濶之罪使其所伴僧某見某曰七年前我黨
諸衲饗先生於圓山通仙亭某為龍潭所囑至亭命
供具先生賜我以西人書先生能記之乎否余曰不
記孝也秀平東景先去備禹將引余飲於新屋數地名
酒亭余以既飽辞備禹送至　府中郎人某送南陵
兄本月十三日東至　宮川祐吉東至曰某二十七

日必至貴地請為我延數日　俊良中山一来
二十八日
使亮平送行装於舟　東景去　凉臺春波備禹来
齡次以疾出塾　平野屋七左衛門来圍棋飲之
將去曰請明日臨我余曰某將以今夕上舟西帰七
左衛門大驚曰果然乎某輩將行數十里外必數日
息忙飯紿不降睺今也日既夕矣先生將行數百里
外猶能留客圍棋且飲食之使客毫不知其有行色
何等力量吾固知先生非常人然不知其實能至此

也敬服敬服　敬證贈贐　龍護来別　與孝也賚
祠途訪七左衛門不在　酉牌市十郎自舟来迎乃
與秀平大藏出室氏孝也新助別於門備禹文叔大
隈壽安讓平増太郎良藏章次乾藏良現得三郎績
太昌平亮平學郎新五郎右近清作德十郎秀太郎
最勝諸子送至土黒舟所別　此夜天陰不雨余平
生輕別離唯是行浪華諸子及家人皆有惜別之意
或至墮涙余亦慘然不樂　同舟十一名小倉女子
二人柁工四人市十郎從者長大夫及余輩三人

二十九日

昧爽天晴下安治川過天保山側揚帆東風徐至舟行太駛午時至須磨西風大起乃下碇假餅舟與秀平等上岸西行二丁至敦盛塋前店喫茶返東行三四丁有涸澗路於澗中向山麓左右杜鵑花亂開又返故路更東行二丁有一店店北絕壁數仞壁前有向山之徑問何路店人曰此赴内裏跡也乃取徑上数百歩峻甚出於山脊平地可數百畝綠麥芃芃田北連山環合其南忽陷成壑狀竹木之梢交於麥根

白田中俯視大海一碧界以白沙白沙數里界以青松青松如帶界以官道亭堠參差人馬來往人煙山靄近遠掩曵亦有數勝也田西北有巨松數十株謂必内裡跡也往探之過荷蕢人問之曰凡此平地皆平氏為養和帝營行宮遺跡而是松即寢殿所在也又返故路至店前路分一向震一向艮取艮者進稍入山際行四五丁入須磨寺南行出於官道西折路傍一店匣以梅數十株余欲買梅子主人曰梅子猶小今日一升當他日三升請升賜九十錢余曰諾乃出二百七十錢將買三升其妻不肯余責主人曰汝既與人成約而聽婦人言負之何乎主人逡巡不知所為竄於室中不敢出秀平等頻逼之主人不得已竊出舍後摘梅子一合許呈之曰某違約敢取直乎余哂曰怕婆至此亦可憐也出七十錢附之此日奇暖余袒而踞店頭數僧過前一僧顧指余曰彼掛眼鏡者誰乎一僧曰吾聞浪華廣瀨子常掛眼鏡恐彼人也一僧笑曰豈有袒而踞店廣瀨先生乎必別人也余及大藏等聞此絕倒申上牌寄漁艇而返舟舟

即發風自北至終夕拗帆而行十四五里

四月朔

牢晴無風鼓櫟而進五六里至小豆島側西風大起乃下碇而止漁艇數十方網烏賊買而烹之申牌風衰鼓櫟而行四五里至沙彌島讚岐地泊

二日

天明觀夜來泊處青山環合海自離方入自成港形卯牌揚帆南行風潮兩順舟行如飛先是余及秀平欲賽象頭山神祠謀之市十郎出大坂時市十郎令

舟子曰必取舟路於多度津至是舟子曰公欲過多度津須別賜金一歩二朱市十郎怒其野無禮不應舟子忽旋檝西向不肯過多度津余及秀平交諭之而後復南向已牌傳多度津港十六年前余過此地未有港七年前後過土人方聚石築港經營方亟今也港既成泊舟倍往日矣外更築長磯地形大變追懷往事悵然上堤入巷有魚肆萬魚成堆價貴不減浪華舟子導過逆旅大黒屋主人今朝新移住焉屋室未完土木支擣鋸斧之聲聒耳命主人設浴午後

與秀平等三人舟子一人及二女子賽金毘羅祠出街口借馬象之熱如三伏流汗遍背過善通寺側不見浮圖馬夫語曰浮圖客冬為天大所燒初此山南有伊耶谷天狗棲焉時來往據於浮圖上層客年十一月此地有道殣土人瘞諸谷中天狗大怒空中連夜有聲曰汝穢我居我將去　此浮圖我所雪息不可使汝輩瀆之我將燒之期在某日近傍人家宜避去莫羅災時主僧遊阿波未歸留守使人報之主僧曰吾固知有此災數日前天狗既告我矣吾哀謝不聽

無如之何及期多度津丸龜士人遠近雲集望之日沒無大皆謂蓋狐猛狸所憑非實能災之也稍〻散去酉下牌忽有一道紅光射塔矣衆相呼復出觀之良久火自梢起某亦親睹之浮圖既全燒而不仆少間第一層墮次又一層墮凡五層以次墮了實異觀也文政丁亥余始過此地有浮圖詩載東遊稿中天保丙申與熟平等登此而余獨中下事載日間行事今也亡矣初浮圖自松間聳出遠隔數里見之至是地相傾變佳氣索然將入松尾下馬登象頭山祠前金

堂新成自余始過時既營此堂經十七八年而成金碧焜燿具悉輪奐其費十餘萬金也云嗚呼人者神之主後人崇神神肯歆之乎或曰奉神者假神為射利之資故攝堂築門造龕起塔率無虚日而貨殖焉今香火之盛天下無踰此祠者威靈赫晰實不可誣而獨容此輩無禍何乎賽祠者充塞於路余屢過此未見如是繁喧蓋時祭期近故然歸路忽失大藏侯之不見至街口則既踞店頭以俟我矣秀平等遊善通寺余獨衆馬先返逆旅中牌秀平等歸　夜天陰

不得發寢舟中夜半有一人自堤上降入隣舟隣人問汝誰也荅曰我也隣人怒曰不白其名而曰我即盗也群起扑之拳聲冬〻其人呼曰我睡後上堤而旋誤認舟耳請容我既而又有一人自其隣舟出謝曰我客也携其人去

三日

昧爽發多度津風順舟疾過鼻扶峽漁舟来賣魚秀平大藏買之供衆行二十七八里入伊豫諸島間有一嶼大石壘立或類人形獰悪可怖其白如雪視之

島糞也舟泊其側衆皆攀石而躋有鳥形似燕而大鈎觜修翮見人自巖穴簇起不知其幾千秀平等遂穴生捕數翼此夜亦陰不雨余夜半起坐舟尾忽聞嶼根潮聲鞳鞳如有物攪之舟子聽之曰是海馬浴也又聞異鳥如啼如咳如嘯者於暗中二女子大怖曰此怪地何速不去也舟子乃鼓槳而進

四日

比明微雨而風順揚帆午後至室津余欲訪長尾良哉舟子曰風好不可逗乃載東將托漁舟送之而復下移舟近岸遣秀平訪良哉良哉来訖舟相見贈余以肴漁舟二隻来賣魚賤不當錢而止將揚帆良哉去行里許左方見小嶼大石平數青苔周被極有勝趣日落天陰風急舟行頗疾夜半東南風大起舟欹仄如簸衆皆不能眠余委頓尤甚比過本山天明

五日

卯牌風益猛雨降點滴自篷罅濕臥衾皆危坐慄之行五六里風稍衰始假寐焉至田浦舟子卸帆蔽苫以作食余輩皆困倦不食舟子食訖鼓槳而進午前

傳小倉大橋投逆旅鏡屋庄三郎氏　藏本彦六来館　秀平將省其母因東河野龜太郎贈羊羹　庄三郎使其子見請學於余

六日

夜来大雨卯上牌益甚然以昨日發遞帖勢不得止館人報役夫既集乃乘轎上途市十郎大藏助太夫從秀平獨留過德力呼野采銅所至香春大藏助太夫後良久不至既而及曰馬疲不能步半途換馬矣午後雨止鬱蒸甚余生平路於紫嶺而赴日田此行

將避紫嶺之險自香春驛中西折傍香春山南麓西行既出驛不見市十郎疑其失路令轎夫呼果在紫嶺路閒之走返行七八丁有小渠轎夫以橋狭請余下轎乃步行一丁許地勢微穹稍入林中左右多松始聞蟬聲行數丁地頗高平四山不見其麓而露其巔微下出於田間過合町鉄炮町等村岡嶋廸遷酷肖香春赴添田途中過伊東池尻等村岡脉絶平原里許変田毎〻復入嶋間有驛曰猪膝人家可二百自香春至此三里路向西南出驛行數丁入筑前有

村曰猪鼻路濘轎夫不能步余屢下轎然無雨屐僅數百步輒過行濘復上轎天暮入山間轎夫益憊市十郎及諸役夫既先行大藏助大夫監驛馬未至轎夫欲雇替人然傍不見人忽有峻坂名迦具女石盤石當途轎脚礙焉轎夫後者哀訴曰天黑無燭而險惡如是生平未嘗有之厄也屢停息肩前者奮曰汝何怯我則未疲猶能步三五里汝盍我學也後者不得已就途既而大藏助大夫及焉推轎以助之坂益屈曲石益鋙鋣疑既經一里問之僅二三丁矣暗中

見一条白霧近之漸成淡紅色轎夫曰山下有鑿石炭處即燒炭火光微霧也上十四五丁至絶頂復下坂險倍於上從市十郎先行者稍〻歸來相遇問前程曰猶十七八丁後轎夫泫然不動市十郎使人挑燈來迎戌下牌傳小熊驛自猪膝至此二里向東北既投逆旅雨大降役夫相賀曰向在坂上遇此雨恐困死矣幸哉

七日

卯上牌雨勢猶烈欲待其少衰而猋然役夫凤集恐

其倦於遲乃上途油衾蔽轎一無所見蓋自驛中央東折行數丁路傍岡脚南方往〻平視平衍之地行里許稍入山際村名東野雨晴轎夫請余下轎然以路濘不久復上轎如是數四復請曰前有嶮阪更為我一下乃步十餘丁未見坂余曰汝欺我也復上轎行半里許始有阪余不肯下轎上三四丁坂益急役夫喘甚乃步至絶頂四山頂集脚底絶頂平處數十步老杉五六株翠色參天根在石龕數日苦鬱蒸至此凄寒襲肌東行數丁地勢稍下山嘴處〻見水田渓

流縦横蛙聲鬧於稚苗間余久住都會昨日来始聞蟬鳴蛙吠悠然有遯世之想午後傳小石原驛自小態至此向東南其程三里路險且役夫當旁屢息肩故遅也使市十郎大藏先行至三郎丸村豫具轎夫余出驛雨復降役夫識余曰客年七月相公過此地大雨路崩今日亦然相公貫多雨客也既下坂雨歇此日溪水未漲比諸客年難易逈異至大行寺村轎夫息肩於酒肆前數人忽呼曰有白狐自叢朧中出與店人牽狗敺之良久来曰即竄不見也至三郎丸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九　三九

役夫既集然不見市十郎大藏怪問之主人曰二公未嘗至亭在田間距官道二丁許比余出於官道二子自後来詰之曰迷路二十丁許而返故後也至燦原吾八来迎原上路濘役夫屢蹶近羽野馬躓將墮駄物役夫聚扶之而起自羽野以南路乾轎夫疾走故余猶先入豆田黄昏傳宗家欽之助及嫂氏見回今夕宿我良久市十郎等至　大人棣園兄伊三郎来館主人設酒既而余赴堀田見北堂宿焉市十郎等留宗家

八日

晨訪棣園兄飯焉至宗家與欽之助謀送所齎来酒及菓肴器物於石丸氏姑几雲公大人棣園兄壽國魚屋長八袋屋善三郎京屋半四郎為作鍋屋藤右衛門諫山安民鍛冶五郎兵衛外屋源吾茂七泉吉丸屋幸右衛門中島善助阿磯諸家　泉吉来館曰請今夕同棣園君臨　袋屋丑六来館　中下婢與棣園兄至泉吉氏主人設宴其妻見丸幸来同席兄先去夜牌辞出主人及丸幸請送渡花月橋又渡日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九　四〇

田殿橋橋始成滑泥未乾過祇園祠前丸幸別去泉吉送至宗家　市十郎竊出投逆旅宗家使吾八迎之不至余及大藏宿宗家　鍋屋藤右衛門子伊左衛門子来不値　外屋源吾田邉元春来館

九日

大人使祐之来迎市十郎大藏助大夫皆移大人許　與吾八之縣府獻竹尾明府以酒用人橋本多仲將命曰屢恵嘉物深荷厚意歸路訪富永順兵衛見之又訪菊田啓藏不在又訪束名傳次郎見之出府

門謁菅祠余欲赴大超寺展墓宗家使麻生勇來從
吾八別去余訪中善遂展墓寺主新死檀越來會喪
紀婦女雜遝長作妻見余出拜歸路訪中村平左衛
門　午後謁几雲公携伊三郎出渡中城石橋請橋
畔人家假路於其庭而過川上南折出於下道余不
過此路二十四五年矣至大人許　肥前士人二名
來訪大人因相見　大人飲余及從者棣園兄伊三
郎同席　發善中善來館　棣園兄來曰向諫山安
民來曰今夕與旭莊君同臨敝廬是請卿兩悼過我

同行　兩悼同伊三郎訪棣園兄不在遂之宗家途
過兄曰吾飲他家既醉善為我謝安民伊三郎別去
余至安民氏主人曰棣園君何不至余為謝主人不
聽頻使人促之兄終不至主人置酒曰兩人對酌頗
覺無興乃使人招元清至酒間圍棋余醉甚假寐子
悼歸宗家寢

十日

橋本多仲使人來言有公命暇時相過　訪棣園兄
兄曰今日與伊三郎謀將觴兄請午後相過　與語
八之縣府多仲以明府旨賜丹後縞一段既而歸至
大人許觀明府賜　泉吉來館　午後與大人市十
郎過棣園兄許兄及伊三郎設盛餞丸屋與市來同
席中悼大人先去兄醉眠不起余與伊三郎與市市
十郎出謁大原神祠遊神宮寺歸路與市要余過塘
南神官某家喫茶出路過橋本矢庭八百江日暮月
色朦朧至龍馬塢側與市別去伊三郎送至大人許
兒玉茂來館余贈以酒　宿東家

十一日

外屋源吾魚屋長八直太郎送肴直太郎來館　將
以明日發雨大降且市十郎有疾乃改為十四日上
程　宿宗家　作寄南陵兄柬　寄日隈彥助柬及
酒（彥助時在肥後）

十二日

晨訪伊三郎主人供飯　丑六送肴　午後携伊三
郎鉄之助至大人許又招棣園兄丑六飲焉遂宿

十三日

僧一道見　元春贈紙　午後之宗家路過几雲公

舊宅門前門開乃入焉過宗家南園梂園兄伊三郎方為几雲公營室匠人捷際土木狼藉既入宗家鍛五郎贈肴　鉄之助為余設餞宴并招市十郎大藏伊三郎同席暮徹伊三郎送余至東家

十四日

卯牌與市十郎大藏之宗家束装途訪元春辰牌辞宗家至梂園兄許告別鉄之助米藏勇別於東家門外闔塾諸子別於今又橋訪兒玉玄龍焉大人梂園兄伊三郎吾八元春祐之北堂嫂氏送至至龜山西畔假神祠開宴盃數行乃上途兄及伊三郎更送數丁而別至石井渡口雨大降市十郎先行余至保木午食而雨不止訪玉井養純不在比出隈上有一書生伏道左問其名曰隆太郎也自長崎帰将赴日田謁老夫子語畢別至千續（地名）欲訪魚屋隆助（従母仲子）雨甚不能出轎使從者送鉄之助所嘱包物焉入吉井驛市十郎在逆旅泉屋迎入　申牌訪山崎屋從母不在覓次（従母良子）曰毋之弟隆助許未歸客年余之吉木岳家歸路忽忙不省從母聞其憾之故此行故宿此驛

而欲面謝不圖其在千續也悔向之不出轎矣訪又助（従母季子）不在訪東光寺齋衆主人置酒又助來見贈肴伊達貫十來館戌牌帰逆旅寛十送至　此日風雨迅烈議欲延明日之行既而雨止

十五日

菊竹磯八豐田鵬作来館卯牌雲散旭見乃上途余将訪岳家市十郎別自官道行鵬作磯八送至街口欲上轎轎夫曰我輩三人當舁貴轎一人未至請遲乃徒步助大夫從使大藏留焉促轎夫余取小徑南行出於山邊道轎夫及猶二人也問其故曰一人炊飯未熟恐公倦於待也舍其人来語次見一醫生過前疑是菊池文恒使大藏問之果然文恒曰某自奉別既十九年矣問其兄文叔斎曰八年前既沒行數丁余乗轎文恒曰某将之府中不知先生何時到彼地也余曰今日午時必往矣君為我先吉權藤可善聞和田新三郎在高良山願亦報之文恒曰諾別去将近草野村使大藏先走岳家作食午下牌余傳岳家大藏未至岳翁及家人皆見良久大藏至曰某為路

人所欺失道故後飯畢余告岳翁以今日至田代宿之狀而辞出至府中驛亭亭人曰志田公待公不至既去赴久留米余問權藤直無恙乎曰三日前卒乃使大藏弔可善文恒來曰某向告先生將至於可善新三郎新三郎聞之狂喜出迎先生未返蓋失途不過也可善雖在喪亦待先生臨乃徃弔可善氏留至申淨新三郎猶不返乃辞出文恒曰某有事於米府請從過高良祠前見一道及書生二人曰某等昨日發日田矣一揖即別出府中轎夫將直赴田代（不過久留）米文恒別去至朝妻（地名）一轎夫曰吾力弱不能赴田代且之久留米出替人象轎夫不得已從之遂至久留米轎夫曰卸轎於闍門外曰此赴田代之道也距久留米驛亭猶可二十丁吾輩俟馬走一人告驛亭吏添二力而來上策也乃使一人走去余在轎中看書大藏立轎外日將沒余廢卷四顧不見轎夫驚詰大藏曰不知其何遁竄也余譴大藏曰吾予立轎外而不知轎夫在乜眠乎大藏倉皇尋之不得將赴驛亭忽見一轎夫大藏執之詈曰奴輩舍轎遁罪不可赦

謝曰方飲巷中不告去我過也請恕稍〻來集而走驛亭者未返使大藏俟之余將先行忽自轎外呼曰先生先生視之空間顕藏也隔輿窓而語送至街口渡宮野地川行二三丁官道方修橋傍有橫舟越之上前岸徑窄且濘下轎步稍入鳰間行十丁許有川轎夫負余而渉入杉林路稍坦平余復上轎則大藏及馬初日暮無烛且濘甚轎夫不能使步故先行一里餘而大藏及也戌下牌傳田代市十郎既俟於逆旅

使大藏訪村山東一郎

十六日

昧爽出訪東一郎途遇之乃導返逆旅東一郎沽酒飲余及從者卯下牌上途東一郎請送訪荒木仁兵衛及吉次吉次不在見其母又訪緒方連過瓜野至轟驛東一郎使亭長出扇乞字出驛行半里有渠東一郎別去過中春神崎二驛轎壞以繩約之以余體重故使市十郎代象而余騎馬（時市十郎在馬）申上牌傳佐賀市十郎先行迎於巷中指一屋曰此平方玄龍氏也訪之不在投逆旅角屋　玄龍來館欲邀余去固

辞乃送肴　雇匠繕轎

十七日

平旦發逆旅見館人設香火門外問之曰善導寺上人将過余欲乗馬馬夫曰途遇上人不得不下馬且歩從之満街埽地毎家焚香男子皆衣禮服婦人皆持数珠不知其幾千過寺僧逆旅門前始起來装而上人則昧爽既候門外嗚呼浮屠善惑愚俗至是哉西行里許街盡八年前余遊長崎時經小城多久而出於柄崎故自佐賀城下以西為生路既出街口官

道如砥左右多陂塘不異昨日路上所見至加世市有川廣可三十丈白沙粼々清而淺渡橋行里許至牛津又行二里至小田又行数十丁路左右有大池土人方修堤役徒蟻集池西南有村曰焼米役徒或眠村店一士人揮梃敺之一人熟睡不起士人極力撃之其人驚覺惘然不能去士人紾其肱将縛之衆羅拜為謝得釋蓋役徒盡力故督責之爾過北向驛市十郎大藏先行余取捷徑行里許出於官道又行数丁至柄埼二子既在逆旅大村屋迎入中下牌也此

日行程八里向西南　與大藏浴街中温泉八年前嘗遊此地一無所記然以詳載乙未日記不復録以下乏彼傚之此作　市十郎雇脚夫告余将至於大村封人

十八日

辰牌發柄崎行十丁許有坂下轎徒歩半里又将東馬馬驚殆踣地午時至嬉野休市店此地亦有温泉在市南畔距市数百歩與大藏解帯着浴衣赴馬市中有小渠東走落潭々廣可十丈其色深碧自東來合渠而南走桀潭合處北岸有大樟一株繁枝四張

蔭蔽数十畝樟下有数屋毎屋有温泉毎泉設甃劃之上人令窮客浴者納錢泉有差等其尤貴者一浴二十八錢而二十錢十五錢十二錢八錢五錢凡六等二十八錢外更有一錢甃極修整是國侯所浴不許濫入岸東北隅白霧騰上熱湯沸揚名曰地獄余買其十五文者浴焉甃外有木筧引温泉又有石筧引冷水而以藁塞其口浴者量其寒温而開闔二筧以適其欲也既浴返市店而發越俵坂行里許道側有大樟圍可四十丈其内空洞能容百人他樹寄生

者数種亦既数圍昔年夜過此地故今始見市十郎先行近彼杵驛有渠市十郎出迎曰里正将出迎乃換服而進至街口里正田中勇平出拜道左余出轎謝勇平導入客廳廳頗廣豁初就坐本田鉄八郎以公命来接夜有饗宴肴爲豐潔與鉄八郎同室宿

飄風凄寒如九十月候

十九日

辰下牌與鉄八郎同上途勇平送於門外過彼杵市人皆跪門外葢有上令敬我也昔年自彼杵乗舟至

時津故自彼杵以南亦為生路既出彼杵道臨海上左多峰巒遠者岩嶤近者坦迤青松夾路涼風可人此地連山環合唯坤方微缺而海入四山各相距可六七里此日海色澄清平如鏡面自發小倉後日經山野至是心目一新行里許一溪出山入海其源瀑布一條自巖頭直下長可十四五丈又行二十丁許海中一嶼曰鹿島石路一線自嶼根達岸其中間劃一脉而通潮出轎步石上有一板架之為橋以越劃處嶼小而峭上磴数十級頂有微平處延袤数十歩

有龕馬巨松数十圍者五六株横枝百尺蔽貼波面返官道行五六丁有市曰松原里正出迎導入客廳繞軒以幕有大村侯紀號午食有盛饌鉄八郎曰該邑新營貴寓繕葺未畢且徐〻乃借枕午睡比覺日昃上途里正拜送門外出松原左右山海漸遠路属田間行里許有村曰四九野又名放虎原官道中央種櫻樹一行九丁春時風色不堪想像樹下有渠燕子方花行二三丁老松挾路松盡稍近城下左右多篠蔟里正出迎街口道過街中市人往〻設水桶門

外而跪過街三四丁左折入裏街寓居申下牌也自彼杵至大村行程五里向東南寓居本僧所住名鱗菴室既廢大村侯修此而居余庭中廣闊廻以短垣側有園数畝後有小渠窓間坐見東南遠山窓戶朗豁室席清浄吏人廣田仁兵衛者出接就坐未幾公（以下称皆係大村侯）使側用人朝川嚴九郎者来館賜以紅鱸魚二頭曰君辱遠来勞劬可想不腆之肴以勞從者余拜謝嚴九郎即去仁兵衛以公命張宴供具太殷鉄八郎同席又以公命飲從者　夜深鉄八郎仁兵

衛去

四月二十日　戊戌

鋏八郎来　五教館（大村校名）學統朝長直次来見　贈鋏八郎縞及瓶竹煙草　五教館監察横山森右衛門満井此面松尾茂兵衛来見　館生岩永徳内長岡源五右衛門松尾勝左衛門酒井縫福田雄三郎福田友左衛門宮原十右衛門横山雄之允満井虎之丞酒井復三郎村川清記浦田泰藏来見　大夫稲田子（名又兵衛門）来館年可六十左右應接太恭所問皆國家要務余陳所見一無所隱（鋏八郎所教）稲田子

悦移晷而去　因鋏八郎借館藏書明朝紀事本末漢魏叢書　助太夫辭去　朝長周平来　周平贈肴　廣田仁兵衛為余寓居事務於市十郎而去

夜鋏八郎来

二十一日　己亥

鋏八郎来　醫人近藤文仲来見　焼物屋嘉助者来曰某受官旨管貴寓瑣務有事見命不值使市十郎接　吉村啓右衛門者来不值　圓融寺住持（嘗住高良山明静院）来館　福田俊作者来曰某六年前學於湊憲先生矣　夜鋏八郎来曰公將以二十三日見先生

二十二日　庚子

鋏八郎来　宮原啓藏者来館曰六年前見於聖堂矣　河野多門者来不值　廣田仁兵衛来　夜鋏八郎来議明日趨公庭事　朝野四郎八者来　栽寄大人棣園兄鋏之助東初棣園兄謂余曰卿欲自大村寄信須托河内里脊泰右衛門泰右衛門方寓長崎今紺屋坊片山宗兵衛家矣乃東泰右衛門又

東春禎助托焉（請鋏八郎致諸長崎郵）

二十三日　辛丑

鋏八郎来　巳上牌鋏八郎導入城謁公初鋏八郎以余無從者借府番徒二名一人為傔一人持屨出僑居南行數十步而西折行一丁許入街又南折行二丁許又西折南有小岡侵街南畔人家避之而斷岡脚往々鑿穴有水滿焉行百步許岡退街勢復舊更行一丁許有門鋏八郎告抱關曰廣瀬謙吉也抱關数華皆下座跪地上余揖而過門内左右多華館

此士人所居行數百步左右忽冏逼而家斷行數十步復如嚮北折路益廣第宅益美此太夫所居鈇八郎指右方一館曰此學校也行二丁許有池遶城池西南連海遠山近嶼一望百景道截池心北通有門門内又有池緑萍漲漫傍池北行一丁許無復人家地勢忽上有門門内壁壘重疊路亦屈曲數步輒轉不能辨四方又有一門毎余入門抱關迎跪地上如初既經四門有廣庭小石鋪焉前有殿殿有大小二玄関（俗謂客始入座處室曰玄関）鈇八郎自小玄関余脱所佩大

刀附傔而自大玄関入（大玄関除卿大夫不許出入）一士人迎自告姓名余忘之其人導入菊間（俗謂室曰間壁上畫菊）茶博士薦茶及煙盒側用人宇都繁記恋江九郎兵衛朝川嚴九郎出見曰先生遠来敝邑之光也寡君將見請姑遲焉良久公開障出迎侍臣七八人從其後公先行余讓於侍臣不敢進侍臣曰進乃從公行經數室公先就座余隅閾坐侍臣曰入乃脱小刀（鈇八郎辛曰不必脱刀余）讓（不敢）而進同公坐公曰辱臨小邑何惠加焉方今大君有意於移風易俗雖我小邑亦欲體上意勵治安民故不顧壤地褊小猥屈大方君子我所請教豈唯文字講説乎凡國家事務皆將咨詢請莫金玉其音矣余拜曰謬蒙下問敢不竭愚衷公問浪華新令余答數件侍臣薦茶及菓子公手賜礼服（俗曰上下）曰請恕我無禮侍臣進曰所贈先生礼服菓子請徹之使人送之貴寓矣公又曰某讀迂言實深中今時弊更欲講明其義請待他日奉問先是余因鈇八郎獻近世人鏡録及視竹公問人鏡録事及田九華人物公年甫二十才智夙成恕以接人余目近視不得見其半

彩然其語意遜恭音吐清亮使人感悦不已初鈇八郎謂余曰寡君聞先生過恭憚焉請初見時莫太恭故余一拜後即矯頭而兩手將加膝（鈇八郎所教）見公而手侍席而伏毎聞余語必拜手終不離席如弟子見師時余誓悚不安辭出公將送余拜辭侍臣荘七郎太夫進曰某代送先生送至玄関前砌上設座處鈇八郎候焉與出抱關跪地如来時余咎鈇太八郎曰君公太恭先生使我失禮大人鈇八郎曰今日滿朝士人及暫御臣隔簾整障竊覘先生者殆百人皆私語

曰廣某降挹過度不似儒者氣象我公必苦禮節矣然則寡君恭先生之為也歸路過學校學生及監察三人出見供午食鉄八郎導觀講堂午後出路過朝川善庵寓居門前介鉄八郎訪之善庵年六十二方病痰喘殆不能語然精神猶旺謂余曰君前年辱過敝居而僕不在數日後僕館君羽倉氏則君既去而今三千里外相遇亦奇緣也（大村廣徽余實善庵薦之）余慮其倦應接數語而去自街中東行經生路二丁許歸僑居鉄八郎送至　松尾勝左衛門福田雄三郎來　黄

昏澁江九郎兵衛來訪鉄八郎猶在座客問國中機務至相辨論至戌牌去（九郎兵衛年五十餘蕃中才吏也）　宇都繁記來不値　市十郎弟志田邦助來不値

二十四日　壬寅

辰牌與市十郎開後門出涉小溪取田徑北行百餘步有岡其頂有態仁祠賽焉老松數株叫枝橫張西方遠眺廣豁余偶遺眼鏡不得詳觀自岡左麓東行二丁許右多岡塢左多篠簇鉄八郎家在竹林中訪之主人使妻見余歸鉄八郎送至　隈清助（舊名三郎）來訪　志田邦助來　午後鉄八郎携人鏡録來曰寡君欲先生句之　未牌從鉄八郎出入昨日所過第一門東折數百步右有朝長周平家訪之贈以茶紵衿不値過五教館（即學校）前訪太夫大村次郎左衛門贈博多織帶不値又訪公族大村彦次郎大村環皆不値（土俗士人留刺閽者即去非有事則不値下倣此）至城濠外傍濠南行右海左多士人屋舍行一丁許西轉又南折路平而廣右方列松二丁許童子七八人方調馬松盡路迤西轉城樓現乎樹間余昨日以城為岡至此始知城

斗入海中南北及西皆瀕海唯東方有濠而官道截此通城也山背外面海勢內圍島嶼位置妙甚行三丁許至地將盡處忽東折地勢稍上行一丁左有朝川嚴九郎家訪之返故路過五教館正東行一丁許訪用人深澤多仲遂南折行二丁許又東轉地勢稍上入塢間訪稲田子亦贈帶北行一丁許訪澁江九郎兵衛贈丹後縞相見主人曰今日學館大有黜陟蓋奉年來曠典也更北行一丁許西折穿塢間又北折訪太夫江頭官太夫亦贈帶更北行數十步西折

地勢復上出於岡背有神祠西南眺海團碧如鏡面下礎未盡左有圓融寺訪之贈蕉扇及朝鮮菓子中上牌歸僑居鉄八郎送至　大村數員三根覺兵衛皆学生來不值　朝川善庵使其門人某來館　鉄八郎有疾使市十郎問之

二十五日癸卯

使市十郎告近隣以僑居烏之意　北野道定者來見即對門家曰愚姪本田久吉郎嘗學於先生矣　先是將發大阪彼杵舟至托之送書籍及几帳諸物今日舟入港　限清助來　公族大村環來謝余將出見留刺即去　廣田仁兵衛來　仁兵及久松要右衛門贈肴　僧月清來　要右衛門來　江頭官太夫來謝與語時務移晷而去　夜飯要右衛門月清秀平至致國島俊藏南條董一郎東董一郎和余秋懷詩以寄野堂秋如水月色五更深誰入吾室者霜風送蛩音梅碣思夜涼撿身惜寸陰此境何所比寒條扎北林榮者成於屛淨者來於沈紫綾腰堪帶斯笛不必黯陋鄉知音少長嘯拋素琴膠劍断金利以欲寄同心行々度遠道俄々抱悃忱聞得古原夕一負歸巣禽芳韻知得苦吾亦學龤喑

二十六日甲辰

鉄八郎來　學生井石甚吾平來　朝長周平贈紅鸞魚五頭送其一本田氏　新助讓平晋三郎本月朔東至內包河野逸東　宮川祐吉東至曰本月朔至浪華後先生上程一日矣故止　鉄八郎使中村淺太者來為學僕　夜鉄八郎來

二十七日乙巳

朝野四郎八來　鉄八郎來　學生伊達勇吉來見勇吉恒遠頼母門人　太夫大村治郎右衛門來　鉄八郎來曰將有公使即着礼服俟焉良久不至忽有用人稲垣主計者來見鉄八郎不知此即公使也主計與余語既而曰寡君有命余伏主計曰請自明日臨致校督學政余曰諾鉄八郎方與秀平等坐乃呼見主計主計去鉄八郎曰先生須見善庵告公旨與議學務余乃之朝川氏主人迎曰江頭稲田二太夫方在座請見主人與二子圍棋且語不得與議欲辭主人固留供夕食二子去余後出歸僑居鉄八郎猶在　酒井縫福田雄三郎來　仁兵衛廣田仁兵衛以下省姓來不值

二十八日丙午

巳牌始赴五教館市十郎浅太從途訪善庵校中有講師室二未牌善庵来與余各居一室朝長直次及館生数十人出謁善庵講孟子公率諸子莅焉講畢善庵去公名余問為學之要余答曰辨論章句宣究訓詁此諸生之學非大人所宜公須大規模而作為人君止於仁且為君子儒工夫也公又問教館生之術答曰美如區別人材經史詩文各隨其材所長導之也公手賜肩衣余拜而退復與鉄八郎直次議學政申下牌帰途訪善庵主人供鮓　載寄室氏及新助等東遣市十郎托諸久松要右衛門　圓融寺傳順来不值

二十九日　丁未

巳牌趨館（称學校曰館以下倣之）途訪善庵不值與鉄八郎朝長直次議學制余遂見學館監察朝長周平曰某觀館生所以人材委靡不振一由拘泥章句毫不識詩文為何物且四書五經之外更不讀子史也夫經學猶實詩文猶花春花秋實天地之理不可偏廢惟史及野君子之道固宜兩戒方今急務莫如課諸生以詩文且泛讀群書加之設等級而區別殿最巧鼓舞人氣使之知恥矣又須切禁章句拘見訓詁陋習也周平曰善我將奏寡君從君言未牌帰途訪傳順曰向奉訪而君不在也導余觀其園園因塢而造巨石老木位置頗巧有数人習揚弓於庭余乃辞出　晉御福田節者送茄東曰微菜不足以貢高厨然本地未有此物則亦時新也故寡君使某致焉　大夫大村子（名次郎左衛門）贈紅鬣二頭分其一贈善庵　學生岩永徳内長岡源五右衛門等十六人贈紅鬣三頭

松尾勝左衛門来訪飲之鉄八郎至與焉

晦　戊申

有疾（風邪）　鉄八郎贈紅魚　晉御福田節莊七郎太夫中村莊助来館　大村徳之進（侍臣）東以公命贈公園枇杷一筐　鉄八郎来　宮川祐吉自大坂来同居　余将講於學校以我未慣土風竊招鉄八郎講論語一章使之聽鉄八郎曰此太粗従来館講為未識文字者宜博引證徵以逞言論絮詼娓、毫釐無遺也

五月朔 己酉

夜来盗人戸外倉偸市十郎衣服余及秀平大藏諸物未藏於倉故免市十郎告諸鉄八郎及官府官使捕手来撿倉　巳牌赴館見監察長與俊達者来牌歸　浦田泰藏伊達勇吉来　白井尚澤自其郷海島曰長浦来訪

二日 庚戌

以疾止趨館遣市十郎告諸鉄八郎　井石甚吾平来　水谷茂左衛門頭者来不値　長與俊達贈肴

官使人来葺牆　俊達来飲之鉄八郎偶至與焉

三日 辛亥

鉄八郎来曰寡君欲請先生一日賦百首詩余荅曰諾　官使人来修倉　猶田又左衛門贈肴　須田十郎右衛門者来不値　趨館途過善庵使使送巨鰕乃往謝不値中牌自館歸途訪長與俊達不値　澁江九郎兵衛贈肴夜隈清助来贈葛粉沙糖

四日 壬子

趨館聽諸生會講左傳秀平大藏始列焉國法不許旅客入郭二子特以故許入館余

秀平曰前川文藏但馬天民自長崎来訪余將歸見之朝長直次曰善庵東某曰文藏方在我家請使廣瀬帰途相過余乃之朝川氏見文藏焉主人供酒既而携文藏歸比就坐春老谷山本清太郎亦自長崎至乃招天民於逆旅老谷丈藏不期相會皆以為　余弄觴之老谷致高秋帆東内沙糖已及福田猶之進所贈金四子戌牌去　久松要右衛門送筍

五日 癸丑

文藏禎助清太郎天民来告別飲之午前去　鉄八郎来曰寡君欲請先生別宮而聽講將以本月七日為期余問講何書乎曰名臣言行録可也　訪文藏等逆旅送之至海口別　浦田泰助来　欲訪傳順使大藏視之返曰不在　伊達勇吉贈酒肴余及諸子招鉄八郎以疾辞　中村恕平贈肴　泰藏復来　本地以先公忌辰故停端午賀儀

六日 甲寅

朝野四郎八来賀　訪鉄八郎欲遂訪中村恕平鉄

八郎曰今日彼不在家乃止　傳順送茄　館生松尾勝左衛門福田雄三郎村川清記横山雄之丞中橋與市橋口奥左衛門浦田泰藏岩永德内酒井縫大村斅員三根覺兵衛井石甚吾平酒井復三郎宮原十右衛門来賀　善庵門人川原秀太郎来不値

裁寄大人東

七日　乙卯

田中秀德来　東老谷内包寄大人東　鉄八郎来曰聞先生今日講於公所闔藩諸士将張目欹耳以觀聽先生風采言語先生宜肅慎其儀清亮其音感服彼心也某有疾不得從屬長與俊達導先生矣　午後趨館見俊達馬後達導出館西行一丁許北畔有門入馬北行右有高墻左有離宮曰花林軒圃人數十各牽馬而過俊達曰何故也圃人曰供公覽也入軒侍臣迎拜玄関俊達入一室曰此先生未至公所先休息處也時公未至余請預見講席習與公應接之儀俊達導入公之室室面南庭有假山及池草木鬱蒼習儀未畢有一人告曰公至乃走返余室公使侍臣

賜枇杷一筐引見余同公坐諸臣三十餘人隔閾而坐講名臣言行録毎章訖公輙難詰旁詼及西土本邦故事方今要務至太祖雪夜幸趙普家章公問帝以嫂呼普妻何也余曰史蓋述君臣親昵之状也公曰是固然而非以普與帝同姓之故乎余曰某見不至此敬服敬服黄昏講畢退俊達先去乃過館見之而歸

八日　丙辰

用人深澤多仲来不値　傳順使人来言請今日臨溦寺　訪鉄八郎疾　贈枇杷傳順　訪善庵遂趨館善庵請孟子中上牌歸路過圓融寺傳順曰盍名名從者乃使浅太招秀平大藏祐吉至主人供酒戌牌歸　吏人森庄助来贈肴不訪

九日　丁巳

遣大藏於鐵八郎許托人鏡録返諸公　先是中村恕平謂余曰請九日同鉄八郎臨溦廬余曰諾未牌鉄八郎使朝野四郎八来迎余乃赴鉄八郎氏祐吉從會伊勢桑名儒臣森新助者自長崎至馬相見致

前川文蔵木下逸雲東同鉄八郎四郎八出北行数
百歩西折地勢微上過隘中数十歩又下則恕平家
也既入籬内左右有圃茶坪両行畫圃成路地勢指
上百餘歩至庭而上堂主人及其子某出見南軒高
平地数丈敞甚軒前秧田数百頃其南街市一帯截
田而横街南稗海渺瀁天外数峰更出於海南余謂
主人曰肥前之勝蓋以此地為最而此地之勝亦蓋
以君家為最也使祐吉去有盛饌與主人圍棋酉牌
祐吉来迎乃歸鉄八郎四郎八途別　醫人岩崎美
繁来不値

十日戊午

達祐吉於中村恕平許贈析去一本　中村禮助恕平
子来謝與出趨館途遇雨禮助投一商家借傘屐焉
午下牌腹痛即帰　志田金内来不値　善庵来訪
曰欲訪鐵八郎乃導之往同歸　松尾勝左衛門田
中秀徳来不値　夜訪傳順不在　鉄八郎来送之
至舎北神祠休焉良久別将歸浅田太来曰有公賜乃
走歸侍臣中村庄助東曰今日寡君矢魚於鄙所獲

香魚一筐命某贈諸左右作答東附伻

十一日己未

井石甚吾平酒井復三郎来　鉄八郎来　趨館公
引見始講論語聴者自卿以下二百餘人講訖復見
公而歸途訪善庵　夜傳順来

十二日庚申

浦田泰蔵来　傳順使其弟子右京来學　市十郎
主公城代針尾典女来訪　午後将趨軒花林軒省曰軒以下倣此
出門遇久松要右衛門来倶帰偶雨降客留余乃
先行至軒未牌公引見講言行録中牌畢帰路過館
過鉄八郎又過針尾氏　市十郎改名敬助觴余及
塾生

十三日辛酉

訪鉄八郎不在遂訪中村恕助主人留余與礼助圍
棊朝野四郎八亦至礼助弟某見申牌帰秀平従
伊達勇吉来不値　鉄八郎来　傳順使其弟子大
戢左京来受業

十四日壬戌

載寄室氏新助涼臺洞照春波備禹良琢蔦民晋三
郎讓平真島順道東合封之使市十郎托諸久松要
右衛門　北野道定贈楊梅　善菴門人古川與十
郎川原秀太郎来見　燒物屋嘉平来　鉄八郎来
十五日癸亥
傳順請秀平於其寺講孟子以三八之日為期　朝
野四郎八来賀　遣大藏於圓融寺假棋局　福田
雄三郎横山雄之丞来　将趨館以雨甚止遣浅太
告其故鉄八郎　鉄八郎介吉岡春瑞者入門同寓

浦田泰藏来　鉄八郎自館来曰明日先生孟子
講寡君齋日不能莅校故須止
十六日甲子
中村庄助来訪飯之　燒嘉贈楊梅　三根覺兵衛
中橋與市来　鉄八郎来曰先生明日趨館軒請途過
館
十七日乙丑
巳牌衝雨趨館見蘆村（鉄八郎號以下倣此）馬遂赴軒良久公
至講言行錄五頁畢賜午食既而公坐於別室引余

屏左右質迂言中疑義且議機務問聖賢之道可行
於今世乎余對曰某有一話公且聽之昔大猷大君
問林羅山三代之道可復行乎羅山答曰三代之道
豈得能行乎大君又問僧天海可能成佛乎天海答
曰殿下成佛易〻而已大君於是舍儒取佛識者竊
憾羅山失言矣今閣下問亦如是某敢復履林氏轍
乎夫殷周制礼猶有因革況和漢殊域今古異勢故
古道存於形者或不便於今世唯取其存於心者行
之可也禮樂者形也仁義者心也閣下能行仁義則

為賢君何必假玉帛鐘鼓粉飾其外乎公曰孤實迂
言所稱長於深宮毫不通下情者嘗深病之古人有
微行察民俗者効之何如對曰微行恐非今日急務
不如開言路矣夫双耳所聞兩目所見有限若恃我
聰明自用則殆矣古聖人之聰明不在其躬而在諸
臣如舜擧元愷是也公曰開言路之術如何對曰欲
開言路須宴居召見大臣及在廷諸臣使之各陳其
所見無隱諱或聽其直言而自戒懼或觀其論議而
分其邪正與賢愚則下情自通矣若唯日接左右幸

暱之臣而大臣不過公廷隨例謁見則閣下生平所聞便嬖諂諛之言而止直言何以至乎下情何以通乎所謂言路者非謂幸暱言之謂而大臣諸官言之謂也公曰然余因述明孝宗朝退引劉健等燕語致弘治太平世宗神宗久不見朝臣遂致嘉萬衰壞及漢京房對元帝梁紂各賢其臣之說公問欲下節儉之令如何對曰此必不可欠之事然所謂道之以政不如道之以德也公曰德與政其別如何對曰德則躬行也政則號令也某在大坂時府尹下守儉之令

使庶民署牒後曰不敢背斯制也而押印焉某竊謂是政非德也閣下欲使國人儉莫如停號令躬行儉示之矣公曰躬行之術如何對曰外廷之費不必急節之閣下宴見諸臣時例必有燕服也必有酒食也首省約之而謝衆曰方今大君親服澣濯之衣而攻苦食淡孤輩不可不體上意故今後服食概如是卿等須體察夫閣下既則上以儉諸臣安得不則閣下以儉乎國人亦安得不則諸臣以儉乎然則雖無號令夫人將爭赴儉之謂德也然久染之弊難一朝遽

變之在閣下長久自持不易初操而已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豈號令所能及乎公悅曰仄聞大君日四食不過豆腐諸菜大君猶然孤輩將何以自處而可乎要今時勢非矯枉過直不可思所以行之而未得如何對曰儉不可逼下孔子譏管晏奢儉逼於上下矣過猶不及儉之與奢其理一也儉為美德然行之不成為吝嗇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是誠儉也故曰外廷公費不必急節之公曰孤始聞儉不可逼下之說實然而恐不切今時對曰

某所言應人與時而異閣下既問行儉之術其非奢人明矣某獨恐儉之逼下也今自江戶以下各國皆以儉為急務有志之君無不竭力焉者夫能志於儉既無逼上之病所病逼下也已某若在二三年前將主張儉而說之不必及逼下之說今我所對以閣下而言之也以時而言之也公曰善又問迂言載國宜立史官此說極是然敝邑無任史之才其法如何對曰史不必責漢文唯以叙寫詳密無失事實為貴故邦文亦可今病乏其才宜假命暫御臣錄閣下言語

動作也古起居注不可人君覽之然在今時閣下須暇日自閲之省己所行得失也公曰古不許覽之而今許覽之何也對曰亦以時而言而已古人君所行必書垂後世故畏其過之傳後世不敢為不善是漢土人君因自古有此例知其必傳後世也今閣下新創之則閣下亦不自信其果能傳後世也故不使閣下自覽之未必畏之是因我邦近世無此例然也假令閣下大怒親撲近臣書曰某日公怒手撲某五七日後閣下怒既霽覽其書必有愧心若終不覽之恐

無生愧心之期故曰須自閲之也公曰善然恐史臣憚孤不能直筆唯録我善而不書過則使孤不自懼反生誇心如何余問閣下能受直筆不怒乎公曰孤平生不好雜話唯喜人之責善若能直筆不諱我將賞之何怒之有余避席賀曰閣下實能然與古之取於衆而為善聞善言拜者同也公謝曰孤豈敢曰既能之乎唯心在焉耳余曰公既有心於受直筆何不召史臣諭之曰必直書之勿有隱諱汝隱諱媚我我將黜汝又命老臣曰吾既命某直書吾過今後吾忘

我言有怒彼直筆卿必諍之閣下固喜聞己過而其命史臣如此又其命老臣如此何憂無直筆乎今如某二百里外之外臣也聞閣下能容人言則不自顧賤愚縱言至此閣下若護前自大則在廷臣猶逡巡箝口況如某輩安能至閣下前乎又安能縱言至此乎夫閣下既有容人言之聲故雖某輩遠人猶思竭愚忠況在廷諸臣近且賢於某輩者乎聲之所及其効猶如是況於閣下實心在焉乎未有直臣多而國不治者故謹賀公曰迂言載宜令士人遊宦於四方

吾臣亦多遊學四方大抵遊蕩怠惰無有其効孤謂士人遊學無益也對曰此不擇人之過也朱明時進諸臣官有廷推法今宜倣之命闔黨之人推才氣俊邁器宇重厚者而選其協衆望十手所指數輩緣使敎官戒之曰衆推汝才器薦之君公君公嘉汝能得輿望將使汝隨良師以成其德汝夙夜無懈莫使衆得謬推之罪君公得不明之譏既而重臣戒之如初將行君必面之曰吾使汝遊方三年汝歸吾將試汝進不而黜陟之往哉又使重臣東其所師事曰寡君

使臣某學先生某若怠惰廢業請報之我也其擇人
如此而敎戒之亦如此而又屬托之如此則彼安遊
蕩乎今也賜資費之外絶不擇其人不敎戒不屬托
遊蕩無罪精勤無賞不向於出不試於歸如是而欲
其有効得乎公曰善又問當今諸侯誰最賢對曰某
輩小人敢議大人乎然以所聞九國之君佐賀秋月
二侯最有令聲公曰孤嘗見秋月侯知其非常人佐
賀侯亦耳其英邁矣余問閣下於近世明君尚友何
人公曰上杉鷹山公尤所欽也余因說水戸義公備

前烈公肥後靈感公佚事一二（公所問九數十件余皆有答甚長故不録）
日將晩公曰今日孤所問迂言國本一章耳他日將
問學制一章余曰迂言非止國本學制二章猶有七
八章向之所呈非全部也公曰願速觀其全部余曰
某今不藏之他日取諸家父以呈余退賜菓子歸路
過館　蘆村來誦今日與公問答之状蘆村曰此不
必祕請錄之日記

十八日　丙寅

土佐人永野佐五右衛門携木下逸雲東來見　有
疾（瀉血）　浦田泰藏贈生雄雞畜之

十九日　丁卯

佐五右衛門來曰將遊日田乃托寄大人東（善庵贈大人以大學講義一本）　朝野四郎八傳順來　官匠來作涼棚屋
室氏新助等四月十六日東至（内包草稿）　福田雄三
郎松尾勝左衛門來　伊達勇吉來　蘆村來　疾
益甚

二十日　戊辰

昨夜蘆村曰明日寒君饗先生於千年館（公別業）某將

來迎巳牌蘆村來從之出至城門前左折傍濠西行
路右雜樹森列横枝茂葉蔭蔽路上行一丁許濠尾
成海路迤北轉右有數倉蓄巨舶三馬倉下鑿渠以
通海水過倉前迤西轉數百歩又北折篠蕩作籬劃
路左右行數百歩西折有門門内地勢微下左右列
高檣至館長與俊達出迎自玄關入坐其次室少焉
善庵至公自城中使侍臣來謝曰有事不得速出使
肩遅請恕午下牌公至余與善庵見公於樓上而退
館在洲嘴三面瀕海而隔以列樹坤方樹缺海波瀠

庭尾中庭鑿池海脈通焉乾方見一嶼相距一丁許峭蒨如滴酷肖洛東山池北緑草平敷館東則兩也侍臣傳公命曰今日醼歡不必尚繁禮也二君且脱袴公下楼坐堂引善庵及余賜饌蘆村俊達中村庄助江頭氏子陪食饌用阿蘭様置大几一列諸蓋其上人人擇其所欲食之未下牌食訖而退善庵去先是公命余以是日早朝集館連賦五十題詩而公遅至不能如約使蘆村言曰今日既晩不必賦詩唯客意余曰願賜題而不限詩數以日没為期而罷公乃

賜二十五題時既過申僅得十首日没書之以呈公亦賦國詞上章賜之與蘆村俊達辞出敬助来迎二子途別

二十一日　己巳

稲田子贈肴　四郎八（朝野四郎八以下省姓）送雛雛初余以泰藏所贈雛無配告四郎八故贈之也而昨日余不在秀平等留守失雛余歸索之不得四郎八所贈為冗物議返之　趨館講孟子畢公引見問為學之術余對曰經書不尚速卒業要須講明其義以映照今日事理歴史不用重研字句須渉獵全部以暗記其事實也公曰孤欲從子之言然不知朝川翁意何如子帰告之翁余退帰路過善庵氏告之主人曰鄙意亦然

二十二日　庚午

四郎八蘆村来　泰藏来（浦田泰藏省姓）

辰下牌趨館祐吉敬助從（昨日蘆村曰宮川生始出入學館）赴軒祐吉留館余撿言行録不見使敬助走帰取之巳下牌公至講畢賜飯既而見於別室如十七日例講迂言學政一章公曰世子及諸公子莅學之説甚善然諸

侯之子甫過十歳官法不許居國徙之江戸邸中則其莅學日少恐無其効如之何余曰其在江戸終不學乎公曰大抵毎日出學古賀佐藤諸先生余曰凡學者不留宿師家而外来問業庶人子猶不得益況於公子乎不如邸中設黌置儒員二名使于役江戸者學如在國時而公子莅焉公曰邸中人寡如之何對曰有三四十人乎曰有然則其制足立也公悦曰善吾行圖之又曰子宴見諸臣聽其論説以通下情之説孤謀之朝川翁翁曰此良法也今日又曰子導

我學館生将用何法余曰某既有成算不知與何人議之而奏聞可乎公曰老臣稲田又左衛門方留學改請議諸彼余曰諾今日問答極多不暇盡記中上牌余退賜菓子如例帰路過館與蘆村歸　福田勝兵衛者来不値　新助譲平晋三郎四月二十六日東至

二十三日　辛未

裁寄室氏新助譲平晋三郎及真島順道東達春瑞托諸朝長周平　森新助率長崎人長川東洲来見

中村庄助率稲吉紹順者来見庄助曰愚弟為僧任正法寺某将遊馬君有暇相過問距此幾丁曰八丁而已余曰申牌赴矣　借長與俊達高卓及胡床

宮原久左衛門者来見　大村徳之進以公命贈乾緞　福田節以公命贈楊梅　中下牌與秀平出過街西行数丁即四月十九日来時所經也入正法寺一僧見曰向長崎客要中村君及我主僧遊山田村觀瀑布中村君留一東曰廣瀬公至呈之披東曰某不得已故長崎客赴山田矣彼地距此二十丁而

近頗先生亦労玉趾乃欲往僧使僕導北行過田間径四五丁路稍平而大其直如髪導者曰此敵邑数百年前治所在街衢之跡也行十四五丁入岡鳩際屈曲向艮方左右山嵩稍逼茅屋数四隠見乎竹樹間忽聞人聲喧噪望之見数人袒裼裸裎而手杯庄助見余至走出相迎就座諸客遽整衣通姓名曰酒井儀左衛門即主人翁也曰原八右衛門大夫子也曰僧木二此地觀音寺住持也曰僧某即庄助弟也曰加納黙齋阿波客也新助東洲紹順及東洲弟子

二名在焉家皆爛酔頽然一揖後不復談話唯呶囂而寄傲主翁嵜人也家素膴仕棄之而耕野日與酒客交無擔石之儲然神々旺余在途飢甚既坐不能嚥酒乞飯喫之時既昏黒不能觀瀑布矣余意衆憚我竊與東洲出歸傍無燭火終失来路屡陥泥濘行十七八丁不復辨東西見紙燈後至俟之則庄助新助亦迷路也庄助曰且之正法寺而食矣要余単往既而木二等諸人皆會復飲焉東洲先遁去庄助炙饅饅食余先辭歸

二十四日　壬申

長川東洲来　有疾　瘧　正法寺住持来謝　酒井儀左衛門来謝　遣秀平於森新助僑居　泰藏甚吾平来　傳順来　東稲田子曰某欲明日奉訪何如答曰明日有事請卜他日　夜暴瀉腹痛

二十五日　癸酉

昧爽腹痛甚服春瑞藥　森新助狩野（昨日誤作如納）黙齋来以疾辞不值　勝左衛門（以下館生皆省姓）来　泰藏来　傳順兄虎之進来見自言避穀既三年　江頭子贈紅鯤及鰒　大人本月二十日東（内迠）包（言）自本田氏至

二十六日　甲戌

遣俊瑞於朝長周平許曰某今日有疾不得趨館明日花林軒之講義（礼）快起未可知也則亦願休君為我善謝諸君周平曰諾　贈鰻善庵　長與俊達弟大浦春洞来訪診余疾東其兄取藥服之　泰藏雄三郎雄之丞来　瀉止而體疲甚

二十七日　乙亥

疾如昨　俊達（長與俊達省姓）来診　甚吾平来

二十八日　丙子

先是傳順曰近日将使人於高良山乃載寄歸峰僧正東附之内包寄大人鉄之助山本新藏東　四郎八来　朝長周平義子肇来見（中村庄助弟）

二十九日　丁丑

中村恕平来　傳順四郎八来　俊達使其子道全来診　中村禮助来圍棋　数負甚吾平泰藏来訪疾　中村庄助来訪疾　俊達来圍棋飲之

六月朔　戊寅

疾起　勝左衛門来　趨館講孟子講後公引見質論語疑義及人鏡録余曰迂言近自家翁許至以其謄寫太粗故新命門生寫之将待其就呈之公曰其言善何嫌其字悪請莫過慮以勞人矣晡時退德内見曰暑時寡君憚勞二先生（及善庵余）故省講日之半先生論語講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也言行録講六日十五日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也敢告　是日日蝕不既如初生月　贈楊梅於蘆村禮助二家（中村禮助父子以下省姓）　梅霖始霽

二日　己卯

訪蘆村疾四郎八至談移晷遂訪禮助與之周棋四郎八又至馬主人供飯木牌歸　中上牌出訪善庵

先是余贈折玄告庵曰小竹序文讀者當知玄之不可折而後知玄之可折也已當字宜在後字之下不然語意不穩本文若夫我邦白黃白燒錬之説云々不妥若夫二字發語辭也本邦二字下屬黃白燒錬四字而成（為）句二字不屬上若夫二字而為句也改作夫如我邦則黃白云々似妥又七國之罪專歸之於二子二子字面過奇古未豈有謂桀紂為二子者乎不若仍常也矢上生跋身伏海之西隅須作西涯之隅或海西之隅余謝曰先生指摘無隱深荷教示某將告諸（沼）家翁遂訪稲田子以前月十七日公所囑之旨告主人主人曰先生督學之術如何曰某觀五教館無有紀律師出以律文事猶武備夫律之不可已譬之棋局有經緯昔人曰天下巧手不能圍無經緯之局然則文王猶不能以無紀律之教作人也須首立紀律主人曰立紀律之術如何曰要在甄別人材

之術如何曰詩文章師一位講師一位讀師一位書師一位師凡四位其班如是而習詩文生一位習講生一位習讀生一位習書生一位生亦四位其班又如是夫入學校者不問朝廷班位而叙齒此古法也然尚齒之説不切方今事情須隨學德厚薄定其班學班齊則尚齒也能貴德而不尚爵則人材自甄別矣考覈勤惰之術如何曰什伍立長嚴定日課伍長使所屬日録其業而五日一度觀之（諸）於學統（學統本田鉄八郎朝長直次等）學統檢其實偽十日一度呈諸監察（監察朝長周平中村恕平等）監察就録計人人一月所作詩文幾首講幾頁讀幾部書幾紙而上諸總督（即稲田子）總督一月一度莅學監察學統使什伍之長各率所屬至奨其勤而戒其惰奨者進學班間有一二焉則自生超拔為師而惰者貶學班則勤惰自考覈矣勤惰考覈則夫人知恥矣夫人知恥則可以與之適矣余又曰凡導諸生法宜因朱子成規某學非專守朱子者然知其學必不可廢矣間就學館欲假小學而無焉夫學生幾百人而無一部小學不亦甚乎余遂言曰館生無能

作國字牘者一人算術亦然人謂學校長育人材之
淵藪而今過半為迂拘無用之徒則實銷鑠人材之
鑪錘而已故國人皆不好其子入學不亦宜乎主人
曰先生說極是某當與寡君及諸臣議從之主人又
曰近有移館生於貴寓以後教之說如何對曰果然
大好當如孫武習吳宮人戰鍛鍊其人以習所謂甄
別人材考覈勤惰之術而報其成也（以日問答頗長省秘事焉）與
主人圍棋有酒食酉下牌敬助來迎歸　古川與十
郎來不値　是日暑甚

三日　庚辰
四郎八來　村田靜菴者來見　以目瞽腫名眼醫
今村松菴者示之乞藥　善庵贈肴　中村禮助來
供夕食　夜訪傳順不在假門外高齋憩焉涼甚
四日　辛巳
裁寄室氏新助東（內記草稿）　蘆村來　恕平來議學制
余曰某欲作書一卷呈　禮助贈葡萄酒　室氏新
助五月十五日東至　大人鉄之助五月七日東至
甚吾平雄三郎泰藏來（以後館生來不必記之）　夜訪傳順
不在憩其高齋納涼良久傳順歸語至戌下牌歸
五日　壬午
稻田子贈木瓜　蘆村來　傳順招食北條司書者
及其弟某來同席　隣家久藏者贈餅　侍臣波多
吉郎者來見　僕作太郎有疾官使僕某來
六日　癸未
風邪服俊達藥　趨館講論語如例公將引見余以
疾辭　蘆村四郎八來
七日　甲申

裁寄室氏新助東（合封四日作東而別草稿）　又作寄富井清兵衛
東遣俊瑞托諸官署　敬助歸家　村田杏庵者來
請受業　訪恕平圍棋主人供食遂議學政夜深歸
作太郎疾痊
八日　乙酉
發寄新助草稿（昨日所別）於官署　村田靜菴贈肴　村
田杏菴入門　和田新三郎（廬叔）自田代至留宿　大
人參國村山東一郎武谷祐之權藤可善東至（蘆叔所携）
夜與廬叔至圓融寺高齋　蘆村來

九日　丙戌

今村松菴来療廬叔眼疾　角野順三郎 日田書生 自日田至致大人棣園兄 鉄之 連名 助 彦國 内金 包祐之 劉三郎 國元八 連名 包金 内　東　草場佩川托順三郎寄詩 東瞻怨復在 西隣緼美遂 知待賈沽講後吟遊駕青鞴波間撈出大真珠旭荘 幾度對朝翁夜夜德星輝遠空放虎原頭花十里肯 能留賓及春風題曰先是廣瀬君自浪華来應大村 族之聘適値其郷人往問近況走筆付呈二首聞朝 川君嘗徴白東 武至後章有及　杏菴贈雲丹　廬村来曰礼助欲明日邀先生舟遊　礼助来告如廬村言　夜傳順来　廬村来曰明日舟遊請延於十二日

十日　丁亥

雄三郎泰藏来　與廬叔訪傳順圍棋　春瑞以疾歸家　宮原敬藏来　官使人来挿芽簀蓍隙以障日焉　廬村来曰寡君謂先生氣慨伉爽必喜武事也欲聯騎遊遠郊使某致意余曰我不謝武技君所諳善為我辞　四郎八来

十一日　戊子

隣人来浚井　順三郎之長崎東老谷　廬村来飯之與出遊館講論語公引見如例余呈新著學校議一卷 四五日 来看 申下牌與廬村歸途訪善庵主人留余圍棋廬村先去主人供飯酉牌歸　仁兵衛来不値　初敬助為余尸饔臨去使浅太代今日午飯無茶余責之廬村聞之告朝長周平周平叱浅太使庖人某未視膳

十二日　己丑

午後廬村四郎八禮助来會公賜舟及行厨未上牌出秀平大藏祐吉從西行二丁許南折行〻一丁有丰衛畫有石磯長七八十丈直挿海中舟既艤倚岸入焉解纜西過白島 即嘗書曰 洛東山若 頼側西風獵〻舟逆浪而進頗欹仄行十四五丁小嶼數點其有名者曰箕島又有箕島箕島東西可十五六丁南北狹處七八十步廣處不過一丁形如虬横水中繋舟其北嘴而上岸有蛭子祠老木灌叢奇涼可人祠下小石平敷潔淨如拭美蔭満焉乃席其上而坐飲祠東著田數畝余踞田中央而望祠前後地逼南北海相距僅六七十步耳田以東地形稍南北張如鳥伸左右翼海水内環如盤盂萬木欝葱奇巖忽現祠以西地勢冄

〻稍高成岡阜狀而斬耕及巔島北海一里而近島南則一里而遠余謂諸子曰假令田心搆一舍左向臨北海右軒跨南海因東方地高樹茂處作假山因左右翼開之海作池高樓西面眺山田紫茄緑芋雜色如繪處海內恐無比焉四郎八曰此地西北高聳善障冬風巨木脩竹萬緑成陰巧消夏炎雖無水田西瓜甘藷橘柚筍芋之美冠吾管內而民淳朴不知貨利地價極賤夫子深愛此則某周旋竭力買田搆屋易〻而已語未畢蘆村忽吟東坡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等數句余為悵然酒間買西瓜剖之熱時新摘溫不可食薄暮西行一丁許有人家問此地凡幾戶曰十三戶也清泉自巖根迸出洌甚其前咫尺即海而甘美不鹹從倚久之月魄落海金波瀲灩自左右翼至人家其間可二丁清淺如川時見小舟去來余謂此地有勝嚴島而無不及唯彼山根白沙如雪此小石黑色則差遜也耳返祠側收席入舟涼風熨肌西面納風則背明月東面對月則違好風忽得

一身轉苦難酬接月自東來風自東句朗吟前赤壁賦前半數遍回棹風波鼓動傾甚未時自細島側北折上岸距向發舟處數丁岸頭有町奉行澁江左仲家四郎八所善就焉借紙燈主人見戍上牌歸諸子送至

十三日　庚寅

捕手來曰向盜志田君物之賊既獲於島原敢告　伊達五兵衛甥吉　贈菓子既而來見余名廣叔接之　廣叔將遊長崎五兵衛約同行　夜久松要右衛門來　夜微雨（旱十餘日熱甚雨不快下益熱）　蘆村來

十四日　辛卯

伊達五兵衛來不值　泰藏來　夜月明如晝納涼庭中四郎八來

十五日　壬辰

莊七郎太夫東曰今日寡君欲見於花林軒請勞玉趾　雄三郎來　廣叔從伊達五兵衛之長崎因東前川文藏　午下牌趨館見勝左衛門邀之軒少焉公至引見問人鏡錄疑義且議學政公曰我欲尚文

而諸臣或謂我藩素流於文弱宜尚武以興之如何
對曰文武不可偏廢宜兩尚之以興士氣也曰何乎
曰貴國之弊情弱而非文弱也公試觀闔藩有何事
足以称文乎無文故惰而已公曰然又問君子有憂
乎對曰孟子曰有終身之患無一朝之憂孔子曰無
憂者其唯文王乎而憂心悄々慍于群小公仔細觀
憂字自有許多意義又問狐憂愛人之欺常不得安
心對曰公宜憂其誠之未足孚於人莫憂人之我欺
矣古人責宓子賤人不忍欺而不責西門豹人不能

欺也問口嗜美食目好好色此誠乎對曰此人慾非
誠也公曰於我所聞飲食男女聖人亦猶人此非天
賦之誠乎余曰誰誤公以此邪說假令公無德澤及
人而美衣豊食於心安乎曰不安曰其所不安而好
之人慾也其所好而不安之天理也余又析宋儒天
理人慾本然氣質之辨曰公欲講心學宜先從程朱
成說此等事理所謂差以毫釐其末千里者其關係
不小須留意焉公曰子教育子弟之法與朝川翁異
狐欲從子說嫌於簡翁欲從翁言嫌於疎子不知所

從如何余曰翁年德俱高某敢自比之乎唯心所不
安不敢雷同以取容焉此某所以報萬分之一也某
將退與翁議定其說而就學政公莫憂我二人不協
矣申下牌余將退公曰聞子有那智瀑布紀行請觀
之余曰諾既退賜菓子如例歸路訪朝永長周平議學
政且圍棋主人供夕食　蘆村與左衛門與一來不
値

十六日　癸巳

木村主馬莊七郎太夫以公命贈素麪　與諸子遊

舍北應神祠納涼久之歸　四郎八來圍棋　大浦
春洞來　蘆村來　酒井儀左衛門來不値

十七日　甲午

蘆村來　久松要右衛門贈西瓜　森新助大浦春
洞來飯之　栽寄室氏新助及小竹東遣淺太托諸
要右衛門　要右衛門來　泰藏來

十八日　乙未

趨館講論語未訖忽悸而眩暈強終講歸途欲見俊
達請診使杏菴先走返曰不在乃訪善庵　長崎人

橋本謙造贈柔子（其使言謙造書於日田余不記）學　稲田子贈西
瓜三顆　夜蘆村俊達来俊達留至子牌診余疾且
圍棋　贈西瓜於傳順
十九日　丙申
乞俊達藥　蘆村四郎八来飯之　善菴贈西瓜二
顆且東曰某將之長崎觀蘭船（昨日入港）敢告　泰藏勝
左衛門来　大浦春洞来　夜深與秀平出步舍東
過蘆村攜歸與語良久去　敬助来入塾
二十日　丁酉

栽寄大人楳園兄鉄之助彦國祐之石舟東托之順
三郎（寄大人封中包日問頌録及學校議秀平東）事　又栽寄華場佩川東
托之　新助晋三郎讓平五月十二日六月四日東
至（内包後藤春藏春波河野遠平多賀谷千兵衛河茂五引豊太郎吉岡喜三兵衛諸東草稿）
波多吉郎以公命贈西瓜　橋本謙造来視之即乙
未自長崎攜歸日田者也（余記其面而忘名姓）
二十一日　戊戌
順三郎去　趨軒途過館巳牌公至軒引見講言行
録如例訖公使人言暑甚故休講後話君須歸乃歸

廣叔自長崎歸　官使今里小四郎者来寫那智
紀行　礼助来　飯礼助小四郎　大雨（旱二旬始雨焉衆悦）
喜
二十二日　己亥
蘆村来　今里小四郎来膳宇飯之　虎之進来
夜大浦春洞来　雨如昨
二十三日　庚子
傳順来　禮助攜雞来食招蘆村與焉　水谷茂左
衛門来候暑　四郎八来飯之　終日大風撼屋（雨止）

二十四日　辛丑
大風如昨黄昏益甚（四五年未有如是暴風）酉上牌風稍衰而
微雨降　小四郎所寫紀行訖（三十餘頁）　病目　蘆村
来曰昨日約今日與訪江頭子而聞主人有事請卜
他日　笠坊正太夫者来請屬其子　橋本謙造来
春洞来　吉村啓右衛門者来候暑　與市雄三
郎清記輙負泰藏来
二十五日　壬寅
泰藏四郎八来　大藏之長崎　大島主税者来候

署　俊瑞疾起来見　東朝長周平送大蔵所寓迂
言小四郎所寓那智紀行（日記）呈諸公　夜勇吉来冷如
九月
二十六日癸卯
霖雨未止冷甚昨日　禮助携其子文蔵来見入門
文蔵来寓　春洞（大浦春洞省姓）来與禮助圍棋飯之　泰蔵德
内酒井儀左衛門雄之丞德左衛門德蔵来　蘆村
来　笠坊正太夫贈蕎麦　勇吉俊瑞贈西瓜　夜
與廣叔訪傳順食焉春洞至與語戌牌帰　眼疾益

甚用俊達洗薬　公之長埼　蘆村来曰寡君不在
先生明日不用趨軒
二十七日甲辰
泰蔵縫友左衛門来　蘆村使人来言明日館講以
先生病目與寡君不在之故且休　栽寄大人岳翁
權藤可善村山東一郎荒木吉次東托諸廣叔　招
傳順飯之　春瑞帰塾
二十八日乙巳
携廣叔訪蘆村坐次森新助携来名客青木市郎太

夫者至相見焉市郎太夫年五十餘以兵學自負伉
爽善談曰今日将奉訪余謝曰某将訪中村氏未知
我歸遲速矣乃出訪禮助圍棋四郎八至遥見海上
二舟撃鼓而来礼助曰寡君自長崎歸也少馬浅太
来出沒多吉郎東讀之曰寡君今日自長崎歸不腆
沙糖及松魚命某贈之以表土物又出朝長周平東
讀之曰某庖寡君自長崎歸菓子一筐敢獻之從者
乃栽二東謝答主人供飯未下牌携四郎八歸　新
助市郎大夫来不值　長與道全子俊達来　夜恕平

来　借公所蔵白石叢書百冊群書類聚六百五十
二冊
二十九日丙午
将候署於諸家使浅太謀諸蘆村蘆村使泰蔵来導
巳牌出訪春洞俊達善庵三家至朝長周平氏主人
将出門同行至五教館前余獨入訪蘆村焉出訪大
村子自城門外西折傍濠行二丁訪水谷茂左衛門
返故路一丁許南折入周脚地勢屈曲東折士人之
家滿阜嶋間茄田瓜圃高低交錯極肖田舎訪宇都

繁記於北岡遇雨東北行數丁復過岡脚地勢稍豁
輒又有一落大村士人皆業農家於岡塢間者以千
數綿延數里左右隣家遠則數丁每家有竹木田圃
西護之云訪笠坊正大夫於東岡避雨移時西北折
行一丁許訪中村庄助於西岡北下一丁許出於熟
路訪稲田子吉村啓右衛門澁江九郎兵衛東行二
丁許途狹且泥西北折行數丁復出於塾路訪江頭
子北行一丁訪朝長直次西行地勢忽下出於圓融
寺北畔午時歸僑居諸家皆留刺閽者而不見主人

猲唔庄太夫　長與通全來　禮助勅員正法寺住
持朝長肇來不值　飯泰藏
七月朔丁未
盧村東曰敞邑詩人將為和田君集於後達家請午
後臨彼家　笠坊庄大夫携其子德太郎來見入門
勇吉禮助來　盧叔訪善庵遂赴長與氏　未下
牌勝左衛門雄三郎來曰諸子已會長與氏遲先生
乃與往森新助青木市郎太夫盧村春洞酒井儀左
衛門等在焉主人出顯微鏡視蟻及蠅皆大如蜂堂

名宜雨宜晴有西人扁額山海周遭潮到庭除敞甚
壁有鄭板橋變詩邀唐虞遠夏殷卷宗周入暴秦七國爭雄相兼并文章兩漢空陳迹
金粉南朝總廢塵李唐趙宋慌忙盡最可羨龍盤虎踞儘銷磨燕子春燈乃分其字
為韻賦詩余得唐字然以其難押但用陽韻二人將去來訪
裝國手延留倩餞觴元是海山爭勝處況於晴雨兩宜堂近離遠別恨非異舊識新交情共長吾亦東歸
期稍逼肯飳相俟到秋凉題曰長與國手宜雨宜晴堂集送青木翁歸家名田盧叔歸田代余與翁始相
識也亥牌歸盧村從別於門外　大村子中村庄助來
不值
二日戊申

立秋　青木市郎太夫來乞字　之圓融寺作寄室
氏新助春波吉田喜三兵衛東以畫向客避焉多主人供飯
中牌歸　抵所栽東於官署　南陵兄六月十三日
東自本田氏至　盧叔將以明日去余以南陵兄東
故留之兄有所爲病　館生數人來
三日己酉
今日當善庵孟子講然以其遊長崎未歸余代趨館
講論語講後公引見質論語曰述言作者不欲因循
古格本邦謂例為格與夫子不欲去告朔餼羊異如何余曰

此事不須辨閣下熟思則得其旨若唯泥於言語恐
失温故知新之義矣歸途過大村子衆轎過余不知
其為誰也相距數歩大村子掀轎簾謝余曰從者曰請
恕無禮以不下為無禮轎既而又使從者来謝余遣敬助荅
謝　為南陵兄囑其事宜秘故不録訪恕平語之　廉叔去
宿圓融寺明日昧爽與其雛僧同發　載荅南陵兄東附廉叔
四日　庚戌
善菴自長崎歸贈唐菓子　宮原久左衛門福田鄰
東曰寡君漁於近郊所獲香魚鰻鱺若干頭使某致

之庖丁　春洞来　載寄新助東封稿草使敬助批諸
官署
五日　辛亥
訪善菴帰路訪俊達又過圓融寺避暑寺高敞多風故塾生
及縫泰藏源五右衛門来聴講焉申牌帰　大藏自
長崎帰
六日　壬子
巳牌趨館途過軒見蘆村巳下牌公至軒引見講名
臣言行録講畢賜食復見於別室講迂言既而公曰

狐倣袁了凡録功過有年中止今欲復舊何如余曰
善哉今諸侯能於此等處用意者有幾人乎宜每日
省察去悪遷善切莫懈焉終日未下牌退賜菓子如
例自北門出帰途訪傳順休焉遣僕告蘆村曰大昨
日公賜鰻鱺請夕食於我答曰諾申牌帰告庖人以
有客庖人曰鰻鱺過半既死矣敬助曰某向欲獻先
生鰻鱺蓄之井中籠破逃去者十數請浚井捕之乃
與衆浚井水竭鰻鱺皆竄石根不獲一也黄昏蘆村
至買鰻鱺供之　夜泰藏来

七日　癸丑
受諸子賀　數日前善菴妻請余曰妾欲假君館觀
平戸侯過焉余曰諾今朝遣大藏於善菴許曰聞平
戸侯将過侯夫人臨主人謝曰既應侯逆旅隣舎之
招矣敢辞　設涼棚於舎北溝中　一媼来賣紅鬣
魚重十五六斤生来希見巨物與諸子買之直六百五十文作鮓招
蘆村食之　志田金内来　礼助及館生雄三郎勇
之丞縫殿三郎泰藏勇吉適全来賀　四郎八来賀
文藏以疾帰家遣秀平訪之

八日　甲寅

礼助来飯之　與礼助敬助等後舍北溝改置涼棚
先是與恕平蘆村約今日訪江頭子申下牌二子
来乃與之江頭氏主人見酒出有盛饌子牌歸

九日　乙卯

稲田子来恕平亦至乃與議學政　森新助来導秀
平祐吉遊多良山寺　夜訪蘆村遂訪恕平蘆村追
至亥下牌　後達来不值

十日　丙辰

卯牌與啓助出自圓融寺側北折行一丁地勢稍上
左右雜木叢蹊多墓田路稍向東巨松成列即赴長
崎官道也行三丁許將訪大島主税遇路人問其家
曰既過一丁矣乃却步至路成岐處向艮方行數百
步入主税氏留刺即去出於官道西返數百步南折
行二丁許至江頭氏謝大昨日招亦留刺去歸路訪
傳順　莊七郎大夫来　午前東南風大起比前月
二十三日風更猛終宵未已　夜四郎八来

十一日　丁巳

風聲益甚申牌稍衰　公使近臣一瀨珉助来賜絺
衣曰聊謝教授之勞且曰若欲製之請借舊製一衣
依樣製之而贈焉乃使淺太告諸蘆村蘆村来曰某
將與周平謀為先生謝不用先生親行也

十二日　戊午

四郎八来　清記雄二郎来闔館諸生贈金五百匹
賀中元　文藏俊瑞歸家　蘆村来曰江頭子將来
少焉果来與語移晷江頭子去蘆村留為余議去留

十三日　己未

使淺太携絺之服局乞製　訪蘆村　勇吉来

十四日　庚中

室氏新助晉三郎六月十日東至内包洞照春波高
妻寛平東　冨井清兵衛七月朔東至　淺太歸家
恕平来　薄暮土人祭墓張燈於東閭不知其數
蘆村来

十五日　辛酉

土俗今日作踏歌入城又舞於佛寺神祠巳牌闔其
將至圓融寺與秀平等往觀之初未至觀者數百既

聚室中傳順引余入一室善庵陪季公子（字公至）就余座語良久聞鼓聲舞人自磴上而立中庭皁二旗一書黑丸踊（黑丸村名）一書大薩摩（蓋舞名）背負紅色毋呂（毋呂戰士背所負名未聞後名）裝者六人列左右毋呂上皁紙製花枝修條四張條長丈餘其腰帶鼓自擊鼓成節而舞花枝嫋娜以搖又有黑衣佩刀紫巾縛頭者八人蹲中央側有吹笛者鼓三絃者鳴金者各一人負毋呂者舞畢自歌則金及絃笛合奏而黑衣者起舞出沒於花枝間極有古態或曰是大村先侯破敵歸所作凱

歌距今七八百年矣但三絃則近年所攙入其餘猶仍舊也舞者一闋即去少焉又有擁傘箱至者（傘箱俠名未聞）箱書鈴田（亦名）村亦架花枝於術上側列鼓者笛者絃者數輩女兒一人在中央男兒四人夾之而蹲皆頭戴烏帽鼓笛奏則五人起就術上人取花枝一朶揮之而舞又脫帽曳手巾而舞比於黑丸踊頗覺輕佻不古既訖余即歸　蘆村來賀昨日蘆村曰近日本藩有與先生班待以季孟閒之議余諍曰君公宜待以師友之間不宜以人爵接焉乃止　遣秀平

於善庵氏贈中元儀　俊瑞來賀　晚善庵携其妻及孫來曰欲觀野祭乃設棚庭隅穹處坐焉望岡上群燈戌下牌去

十六日　壬戌

大島主稅來　禮助來供午晡二飡送之至其家蘆村在焉亥牌與蘆村出蘆村送余而至古川與十郎方在我涼棚同秀平等語蘆村與焉而先辭去子牌與十郎來去余辭就寢

十七日　癸亥

今里小四郎率御廚善平者來見善平去小四郎留至戌牌飯之　大藏將歸土佐途過日田裁寄大人南陵兄棣園兄鉄之助東托焉（送大人以鎖事錄）　文藏入塾　服部送新製絺衣

十八日　甲子

趨館途遇暴雨避諸俊達氏少衰乃行公既在館聽聽者皆列以俟講論語如例　公以有事不引見改軒講。為二七日　先是遜箕島公廚贈餉頗麁蘆村俊達恥之曰他日必改遜至是大藏將歸鄉二子欲為

閑餞席因復議舟遊此日晴雨百變不得出門午下牌後達使人來促曰遊興勃〻莫爲雨阻乃招蘆村之後達氏大藏秀平祐吉從焉宮原敬藏善庵外孫各務雷太郎館生雄三郎勝左衛門泰藏至乃皆自後庭後出步海岸石路線迤西行數百步出於渠上二舟既艤倚岸余輩乘一舟庵人乘一舟右城左凹島南行里許列嶼碁數皆饒風趣相痕及巔可以見此地多戶口矣傳南岸地名大浦與大村城下南北正對相距僅二里而陸行則二十餘里海勢東張故

然山背自海尾起人家八九倚麓有水田數頃山上多竹山下雜草欝然即太夫稻田子釆邑借一農家庭有假亭東北眺海一嶼曰加島其背坦迤漱海長而狹迤而平老木匝麓而墾田蝕頂余謂佳氣蔚葱使人疑其仙境也開宴供具太般皆出公厨分韻賦詩余賦一律叢拖枯藻認潮痕蟹避行人上樹根到庭風光賓天設此時詩酒亦君恩踈林北新已無地大海南開又有村書肇留連未能去坐看歸釣趁黃昏又賦一律雨過洲樹猶舍煙雨漿客興破碧漣落〻殘家依海曲層〻新墾至山巓具供皆是君公賜導伴吏因朋友賢若無始欲秋意動一痕凉月照歸船衆則賦送大藏詩麦下牌回舟至後達前除衆皆別去既歸大雨傾盆

十九日　乙丑

灸痕腐使杏庵貼膏藥滿背大疼即臥　傳順來飯之　大藏歸家　大人六月十一日東自田代昌元寺至欲作荅東即使秀平追犬藏之諫早諫早距大村三里淺太俊瑞入塾　蘆村來贈之以豚肉淺太所贈

二十日　丙寅

蘆村來　秀平從大藏來　夜飲秀平大藏余大吐累瀉　托大藏以荅大人東及寄岳翁東

二十一日　丁卯

大藏去余送以三絕句他年何以見音容海北天南阻萬峰不若追君猶未達一回呼返且相逢鞨鞋夫境散黃埃去向前途亦苦哉况已經過三十里為吾容易復歸來一夜留君北盤歡今朝亦復別離難書戈回日功非少爭余夕陽依舊殘　腹痛極甚　笠坊正大夫來　中村庄助東送群書類聚三冊　莊七郎太夫東曰請明日講於花林軒　訪蘆村不在遂訪恕平主人供飯

二十二日　戊辰

蘆村來請屬其所善某某子坐次士人長井左大夫

携其子健十郎佐藤甚内携其子丰二来見入門
春澗来　與蘆村出趨軒蘆村逡別巳牌公臨軒講
後公引見賜飯及菓子如例公有所問余答頗稱旨
事不可不秘　未牌退至館見蘆村及朝長直次帰路経上
街自稲生祠側下訪傳順不在　笠坊正大夫贈肴
招蘆村恕平礼助供酒飯子牌散

二十三日　己巳

蘆村来曰朝長周平欲供先生午食乃與蘆村至周
平氏主人使其妻子見既食而話且圍棋中村正助来以日先
生及朝川翁迨寡君未東覲先去則敝邑無人請先
生勞玉足為我招尊翁先生至此寡君及大夫意也
余曰諾主人曰先生行使鉄八郎從余曰幸甚中村
庄助来留至戌下牌浅太来迎曰俊達来在僑居乃
歸蘆村送至俊達則既去引蘆村坐凉棚未幾俊達
復来傳公旨曰學政将一一從君議也招渓固先生
事一依頼君也余曰學政某不自揣将努力就役招
家翁事某不敢保其必至也然與本田君行則将有
以相報未必使此行為徒勞也子下牌俊達蘆村去

七月二十四日　庚午
晋三郎譲平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三日東至報新助
病　室氏晋三郎譲平七月八日十三日東至報新
助座　招善庵夫妻及雷太郎供鰻鱺　細木甚吾
兵衛近藤百助小竹東至　善庵門人流江清七見
二十五日　辛未
禮助来供午餔二食　蘆村来　裁寄室氏謙平晋
三郎柬　四郎八来
二十六日　壬申
為塾生講大學館生悉来聴　裁寄小竹洞然冨井
清兵衛柬令封昨日所裁柬外書清兵衛名使敬助
托諸官署　宮原久左衛門東曰請明日話於花林
軒　虎之進来　蘆村来　夜訪傳順署劇於三伏
二十七日　癸酉
趨軒途訪後達又過館已牌公臨軒引見問余家世
又謝赴日田之勞将以八月二日上程迎大人　既而問曰孤苦思
慮何如答曰莫若絶送迎心因勸以宋儒持敬之説
又折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及浩然氣之義中之

又問群下敬而遠我自有主孤於上臣黨於下之勢
如之何余因引漢元帝唐文宗雖有美質不能弘毅
自持終役制於家奴清知天皇雖有苦行錬心之德
不能用諸聖賢之學而惑溺浮屠終養成藤氏之權
故事又引陸象山謂漢文為郷愿之説中以舜何人
予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之語公悦又有
所問曰此事叙美傳人故不記子此午下牌退賜食及
菓子如例帰路過館伴愡平而至僑居　快行既道
士子来請入門余以其弊辭之　蘆村禮助来　禮
助贈葡萄　後達約来而不来使子道全来謝
二十八日　甲戌
講於館如例復發勤悖倉卒畢講帰路訪善庵　快
行既傳侠人謝其子過　大人使伴来本月六日二
十二日二十五日東及南陝兄欽之助東至　礼助
蘆村来議如日田事　夜後達来
二十九日　乙亥
訪蘆村禮助至焉與議如日田事　鵜田子来議学
政且謝之日田勞既而圍棋飯之夜深去　笠坊庄

大夫来　先是杏菴贈余以雉雉重七八斤既経三十餘日今日忽殺之将供余余引孔子不食雉及秦西巴放麑故事責之不食亦不許諸子食於我側敬助等烹肉之隣家　夜蘆村来

晦　丙子

恕平来　蘆村来　善菴拓圃棋俊達兄弟朝長肇等同席有盛饌戌牌帰　栽蓉大人鉄之助東附日田伴伴即発　朝長周平贈梨　四郎八来　俊瑞帰家　江頭子来別不値

八月朔　丁丑

朝長肇古河典十郎俊瑞雄三郎清記勇吉佐藤甚内喜次蘆村杏菴禮物等来賀　昨日與俊達約今日遊正法寺午後春洞来曰家兄将至余方欲之諸家告別遂訪俊達故使浅太止其来而俊達既至乃與俊達兄弟及秀平祐吉出至正法寺主僧不在俊達謂梵嫂曰聞貴圃葡萄熟故来請供之謝曰本年葡萄為蟲所食甚不美且将獻公也供一盤俊達曰此實不美安足獻公乎不如供我輩喫盡也梵嫂曰果然乎乃更供一盤既而分韻賦即事（世人慶賀不逢好佳節安問獨我曽寧問主翁何處在上堂坦腹聴松濤松陰短短日猶高八月残炎未易逃唯喜晩時涼意足満盤喫盡緑葡萄詰日俗以是日為佳節）良久主僧返相見供食而下牌帰　四郎八来　今日敬助浅太留守失二雞　蘆村来曰明日有事不得上途請延一日

二日　戊寅

訪俊達善菴周平（朝長周平以後省姓）稲田子江頭子傳嘱告別　栢植衆之助自長崎来訪飲之　訪蘆村礼助　夜二子（以下称蘆村礼助曰二子）来宿　善菴使其門人古河典十郎来別

三日　己卯

寅上牌上途余及蘆村乗轎礼助乗馬祐吉及僕虎吉歩従諸子送別於圓融寺側余睡轎中比覚天明既過里許四山環匝中間平田数百頃有村曰小松人家四五十下轎地勢稍上跡松夾路名爆坂岡巒林嶋陸續相接無一無耕痕芋畝茄畦紫碧成彩上十丁許回顧神海内瀛遠山外圓城下則隠岡脚不見既至絶頂巽方亦見神海與向之所見海隔十七八

丁或曰自大村海路至諫早則過天草島原諸島間百里而遠若鑿此處爲渠通舟則唯半里耳且此間平地無有岡阜闊鑿極易何故不爲也余曰天之安排物各適其宜故加一利必生一害不如不鑿混沌也地勢稍下行十餘丁有驛曰永昌行數丁路右見小阜如屏老木蒼葱側有一渠水滿而潔西走向阜麓即佐賀卿諫早氏（以邑爲氏）所住又有一渠南流潮汐所通水涸而濁行二三丁有石橋架南流渠上橋下不（用柱）柱中央甃石矼橋向左右岸架焉左右橋皆中

穹而邊稍低狀頗眼鏡半輪俗呼曰鑑橋渡此入街南行一丁東折投逆旅諸岡屋自大村至諫早三里向東南命館人買舟曰潮未至舟不得出乃買酒而飲隣室有客書余及善庵名問曰此二人何日去大村乎禮助答曰善庵將以九月去謙吉則在此座其人不敢出午後出渠口衆舟八年前余同吉田吉之助等過此地時衆雙槳舟今日所衆亦名雙槳而其大倍昔日舟渠盡入海風逆潮順始鼓槳里許既而而揚帆南進數里復北返又南又北不知其數僅過一二里薄暮西風徐起俄頃過三四里風止舟子將下碇余輩爭曰潮順何不行乎舟子曰風収舟豈得進乎乃泊戌牌西風大起余輩曰風生舟可發也舟子曰潮逆舟豈得發乎乃眠丑牌余及礼助起舟子曰潮順何不速發乎舟子曰風収舟豈得行乎余輩皆詈曰奴愚弄人乎吾聞諫早俗惡舟子故滯舟以貪飯錢信也汝不能前行速回槳返諫早我將有處置舟子惶懼擧碇即發比明過三四里

四日　庚辰

辰牌風逆亦南北往返數回巳牌西風大起快駛如飛將入若津兩岸平遠列樹如薺昔年夜過不見此勝午上牌傳港上岸泥濘載路（所謂泥海也）投街中一店解衣假寐買飯又浴湯薜薄暮歸舟舟即發（潮落舟不能入川故過若津候潮也）泝流後川三里亥牌傳住吉投川上逆旅舟子乞飯料甚貴余及禮助曰果然減十之二而附之大村多蚊至此始少如既縲紲皆悅就寢不覺日昇

五日　辛巳

卯下牌起館人出轎夫及馬轎夫貪貨甚余與禮助

持不可遂爭論不決余先發留權助揆之行十丁許權助及回僅減二百錢矣午前入府中驛訪權藤可菴栽寄岳翁及和田新三郎東花為取中路（筑後有山邊川邊中路三通）行馬丈先行飼在馬背追之不及過午不得食一行皆飢木牌至大橋始食過田主丸訪重富永助永助送至驛口薄暮傳吉井投逆旅布屋　夜訪從母於又八氏容家未見焉歸逆旅伴達貫十來館

今日在可善氏聞富井直江卒（直江名星字文甫筑後支光人本姓中村發於久留米畠井氏冒其姓文政中在冥國路十年頗有才氣善詩嘗遊呂手做中秋寒賊七古結）

有有月美有秋宵月詩思不着鄉思多句一時傳稱生平厚敬舊迎余於其家兩次濟善公亦嘗携家人宿焉乙未於冬余在府中文甫聞之自久留米來迎至世井氏留數日大張宴譽歡先是乙酉歲余携文甫自府中遊久留米為數日飲是行則尋舊遊也余去文甫送至宮野池川上時風雨大至狼狽成別此為永訣追思其事歷歷如昨而既經八年矣更追忌往事既經十八年矣今聞訃亦在府中吉見之峰高良之川欲復尋舊遊不可得也本年五月容業謂余曰文甫疾病過久留米少訪之然余以日　不果後田庶叔田聞文甫卒盧貫未可知也今日聞可善言果信嗚呼哀哉

六日　壬午

昧爽貫十來館琇之訪從母氏及容家容業送至若宮貫十請送二子（孫禮助蘆村田二子以下倣此）先發至千積及之

至限上將觀上古塚自官道右折取小徑行一丁許人家圍後忽有小邱大木數十圍者森立邱根有隧道上下左右皆以巨石搆成口隘腔廣橫通八九丈每石廣二三丈厚半焉隧隅一石橫架中間自成棲形倚矩及梯於塚外民家梯長一丈九尺卑之僅及橫石上梯坐石背以矩照視平坦處方一丈有半則塚偉大可知邱聚土所築人工也已擇石緊納嘗語余曰我藩生葉郡有石窟蓋上古帝王之墓其石極大雖費數萬人力恐不得動移疑上古有運石方而

今不傳也實然返故路訪玉井春純不在其門人曰敝師出門命某曰廣瀨公見過速報我請少遲余以同行有人辭至保木權助豪馬先去余輩皆欲觀魚梁乃借一店留轎及行李焉取村西小徑北折行一丁許娑渡小渠出於磯上石形團圓不便移趾聽施大困寬十相扶而後能過至梁上秋夾如織本年大旱香魚不多下籃中僅有數頭乃買之余際石路自梁口下磯亂川而涉水深及股有滑苔屢欲顛仆勞倍徒焉既返店煮香魚食之余平日誇我鄉香魚而

他邦人或不信之蘆村曰向疑先生言今知其不㦲歟也余曰此下流悪品他日使君食上流魚知其真面目也既食貫十別去過長谷見一病者臥轎中象役吏變之或曰昨日象無頼撲一無頼殆死日田人恐其死貽累於邑竊移諸銃後故銃人護之亦識夜移諸日田也至筏塲彦國石舟祐之等出迎格行厨草上以飲五岳亦来途值之筏塲無橋乃渡中瀬舟小僮載数人往返数四始得畢濟至損田地名宜園諸子香出迎来下牌傳宗家鉄之勧出棲客棣園兄等

来主人供酒兄及彦國與禹蘆村等皆宿宗家余之大人許宿

七日　癸未

與彦國之棣園兄許鉄之助東曰詞請食於我乃往同二子食　日限彦助石舟五岳来館　恒遠頼母自豊前至来見宗家　泉吉来館　午後大人使祐之来迎乃與二子祐吉虎吉之大人許蘆村傳公命焉大人饗客及頼母棣園兄彦國鉄之助来侑酒薄暮散　婉屋丑六魚屋助七来鉄之助将使将使人於南陵兄府内裁柬礼之　鍛五贈鰻鱺

八日　甲申

山田半四郎使池田友八来贈香魚一籃　児玉玄龍来　與棣園兄鉄之助謀導客観隈川夜漁薄暮出門彦國祐吉丑六等亦同行途訪石舟玄龍使鉄之助先行報魚長氏而往長八父子見引至川上亭涼風浩至開行厨而飲酣助七曰使烏兎者至皆遂余舟漁舟二隻烏兎十頭溯至黒巖沿至亀山北畔獲香魚百餘尾余嘗有隈川放鸕鷀記故略既而返亭烹所獲而

食之亥下牌帰

九日　乙酉

棣園兄来曰吾将供二客酒然有事不得陪坐卿善為我謝乃飲二子五岳偶来與焉　大雨久旱故書

十日　丙戌

鉄之助来曰昨夜一雨香魚當下携客観梁何如乃與棣園兄彦國謀携客遊恵良魚梁才助磯吉等従主梁不久既[illegible]獲数百頭梁側小池蓄魚殆満朝来所下蓋二萬餘頭也云借假店買新獲攜活潑者炙之

美之膾之而飲酔後與蘆村歩湖流数丁観観音巖
末下牌上帰途取路右小徑越山出於上堰渡口渡
舟以索繋両岸欲南者引南索欲北者引北索既渡
見漁人数十駢立橋上毎人沈方網徑六七尺待魚、
過擧之余問一漁汝得幾魚答曰朝来既獲三十番
魚矣自村口西行返故路　山本新蔵来訪贈菓子
将導余観魚梁以既観辞　九章来不値
十一日　丁亥
棣園兄曰九章欲邀卿供夕食卿趨府帰路過九章

氏　蘆村祐吉虎吉遊邸馬渓禮助留　鉄之助良
余及二子鴨買年魚二百頭乃供彦國之宗家割而
鹽之畢返東家ゝ謁几雲公　縣吏冨永氏子来讀
書忽駐㦯安氏来診謂余曰請今夕同老先生臨敝
盧余以既與九章成約辞安氏曰然則促九章緇期
迨来夜而臨我何如乃與鉄之助謀東九章吉之
枡屋源吾来　森彦作康屋弥六枡茂皆贈香魚
石舟東曰日隈彦助欲邀先生余答曰今日多務不
得應命請延焉明日　訪源吾　與彦國午食宗家

遂使鉄之助導趨府因橋本多仲獻竹尾明府以鯨
肉訪冨永順矢衛不見訪菊田陈藏始見又訪山本
新蔵帰路過花月橋九章既出其水亭相俟乃入焉
亭鐘山水之勝求諸京攝亦難多得猶記二十四五
年前嘗從浄喜公遊此矣酒出有盛饌泉吉来陪鉄
之助先去主人使妻子見日没安民薦使人来促乃
携泉吉往大人範次既在座亦有盛饌棣園兄至余
與安民圍棋諸客稍ゝ出去丑下牌余獨歸主人使
人送月色絶佳　兒玉茂来不値

十二日　戊子
棣園兄使人来曰朝食於我乃携禮助往余先返之
宗家撿塩蓄香魚　午時日隈彦助使五岳来迎乃
往圍棋少焉大人携石舟至主人供酒飯大人先去
戊牌帰五岳送至
十三日　己丑
携禮助食棣園兄許　杉山生民草野元秀贈香魚
訪几雲公及筏屋遂過宗家吾八自豐前帰相見
洗塩蓄香魚乾之　山田元輔使五岳来迎大人及

余木牌眞往訪九屋又過日限氏謝訪京彌不在訪
魚長而至山田氏主人父子助九郎為作作兵衛相
接坐於水亭主人觀大蛇骨自頭以下長三尺許而
失其餘脊骨圍可六寸毎節寸許似所謂龍骨顱骨
儼然眼孔周可四寸而頤則亡矣脇骨悉墮僅留一
二片左右一邊也已而長五寸許若肉之左右張則
周圍必不減三尺世人或取猪鹿骨僞造蛇骨余慣
見之眞物如是所未曾見也主人曰近年赤巖村洪
水洗巖脚而獲焉酒出有盛饌忽聞川上人語喧譟

聞窓兒二野人各牽牛而上舟一牛墮水野人兩手
持索不放牛頭僅出水篙師狼狽鼓槳或撐篙而野
人口銜喞煙管觀者兩之良久傳前岸日歿大人先
去鍋屋藤右衛門至戍牌兄沚來迎　稲負寛度來
不値　南陔兄來至

十四日　庚寅

携禮助訪棣園兄兄曰三又吉兵衛鑿地獲木像吾
今觀之歸矣余及禮助欲往觀兄乃導至吉兵衛氏
主人曰來近善一道士其人頗善筮家相相敵宅曰
主人當冨而未冨以宅中有神佛像埋也指舍北隅
曰此處是也　之果獲一木像乃出像示之長可七
八寸面目既朽極似樹根然頭腹支體彷彿具備其
為像無疑余與兄疑筮者預埋之以神其術也使主
人尊視其地大石數十枚駢置簷下主人曰二十年
前置此石焉假令道士埋之非用數人力不能動此
石若數人來則果家必覺且鑿石下之土堅牢不脆
非近年經鍬耜者道士羇旅本年始至我郷則其非
預埋明矣道士又曰更有石佛未筮其埋處近日復

未鑿之余謂主人曰道士復來請報我乃去之宗家
鉄之助供飯　五岳石舟來邀大人及余將觴之限
市有店余携五岳別行訪日限彥助為南陔兄說主
人主人悅又訪鍋屋藤右衛門彥作藤右衛門導登
其別業對鷗閣窓臨限水當龜山之背豎觀長流風
色絶好主人曰對鷗閣名不佳請為我改之既而取
川上路至有店大人石舟兒玉茂蒲池久市僧大桃
在焉供酒彥助亦至日暮大人先去戍牌歸　蘆村
祐吉自耶馬溪歸　棣園兄招二客賞月途追往夜

深帰大人既許應大村虎拾　余将以明日上程鉄之助曰浄之公五十年忌祭在十六日何啻一日而不與焉乎乃與二子議定為十八日　玖珠姉氏至

十五日　辛卯

昨夜與棣園兄彦國約今朝登東山觀霧海實脾起而使塾生沅芷阿多江起兄及彦國蓐食残月猶明無霧皆曰今旦恐無霧不如賽大泉神祠也乃至九原今日為秋嘗舊例祠側設劇場諸技及假粧喧闐甚本年倹令下假店不過數椽生業蕭如是寂寞

就回廊西隅一店飲酒畢過千口壚遂登多賀城觀音閣壁上有文政庚辰余年十四所作絶句（青煙一道對林尾初月出山猶未高満腹精神無所知字天涯未此聽松詩）余不登此閣殆十年矣帰路過城内訪角抵場次沿瀆進南下抵中賊石橋過薬師堂側出於宿倉而帰　夜赴宗家逮夜祭（俗謂祭日前夜曰逮夜請僧咒經）　鍋屋藤右衛門山田丰四郎来　東南渋兄

十六日　壬辰

赴宗家佐欽之助行祭事午後帰　五岳来　日限

孝助稱貧寛度未皆飯之夜孝助去與禮助送之至石舟氏主人既寝起之入共室談話雞起夾轡帰　五岳贈瓢山四礼贈賻紙鍋屋藤右衛門贈川茸

十七日　癸巳

熟平自玖珠至議姉氏來遊　訪棣園兄遂之宗家告別　餞二客棣園兄彦國熟平同席　藤屋良右衛門来曰将之大坂　大雨與二子議定明日上途

十八日　甲午

裁寄新助東托良右衛門　作詩供客　夜發疔疾

甚

十九日　乙未

辰牌與二客祐吉虎吉上途熟平欽之助及閭塾諸子別於濠梁唯棣園兄彦國祐之範次相送余家轎先行於大人使僕才助携酒肴從余謂送者必至筏塲把杯不顧至筏塲禮助及焉曰棣園兄亦公皆別於三隈川上矣乃與二子飲傍有一醫生拜曰向聞先生歸省而不奉訪允羅允羅視之相良李松也飲之請送至保木使李松先行報玉井養純余所乗馬驚

甚二子及祐吉先行余至山北過一人捧吉井從母
東附之披之則乞字也涉朝田川忽有自背後呼者
回顧即養純也曰向之病家途過李松聞公將至遂
歸導至其家余在筏傷食柿至此腹痛甚主人供酒
余辭乞藥主人請送携所具鱉蟹泥鰌類從余至吉
井二子既在逆旅衆座相俟將入户遇豐田鵬策亦
從入余分養純鵬策見二子曰汝寛甘來饒作從母
所囑書二紙携寛十李松至從母氏從母使又助及
寛次表見供酒咸下牌歸逆旅與養純鵬策飲至子

下牌鵬策去養純李松同宿

二十日　丙甲

平明發吉井養純别於門李松貫十請送余將訪岳
翁與二子别白山邊路行午前至吉木岳翁不在少
間歸見食余及從者室氏外王父母偶來在岳翁許
始相見姓巖永名忠夫子名吉兵衛嘗相見王父年八
十五覺錄如五廿許八午後辭出獨男送至村口過
追分村寛十等訪近藤文紀余先行入府中二子既
在逆旅俟焉初在岳家食柿甚美余欲贈之二子便

貫十折其一枝併帶九顆者置諸轎中既出轎使虎
吉取之但餘零斷五顆而不見枝知爲轎夫所盜不
言轎夫曰今日迂路過吉木願賜酒錢言未畢禮助
大聲叱曰汝爲盜矣其罪不之顧而敢請錢乎皆辟
易不能仰視因虎吉謝罪不答竊遣先是吉井轎夫
欺蘆村及余盜金一銖錢三百今朝余告諸驛長督
其罪而施一銖收三百錢於是復盜柿余惡其貳過
快禮助叱不肯赦也轎夫欺蘆村六日至日回時事權藤可善弟來
館曰家兄偶出將歸且枉駕焉高良山叓尉直太學會

宜有國未曰山主亮公前日聞先生將過待之久而不
至故近日之武藏溫泉在筑前先生肯留數日使使迎
歸何如余辭曰明日昧爽上途不能留也今且登山
見留守之人以謝直太去可善文紀來見二子遂導
余及蘆村登高良山至蓮臺院直太出接引登飛雲
樓南控大海北眺連山原田禹頃黃雲平鋪敞甚直
太曰先生無意觀竹樓乎余曰素願也乃下自東廂
出於庭中迂曲涉磴數十步一亭在山腰即竹樓也
地高飛雲樓一層敞亦倍焉日沈不遑徧觀返院僧

猶行見過逆旅門不入至可善氏主人置酒蘆村李
松賞十文紀祐吉同席禮助獨病留逆旅主人妻余嘗
相識見乞字余為書二紙寛十進曰為我更書一紙余
曰吾醉加之近視不便燈下把筆且待明日寛十勃
然曰某今朝乞字先生曰且至府中把筆故某奉送
一日實為一紙書也而曰且待明日至明日必將曰
且待他日先生之且豈有已乎余曰吾過矣乃書二
紙寛十悦蘆村祐吉去宿逆旅余輩皆宿可善氏

二十一日　丁酉

平明發府中可善送別於朝妻李松文紀寛十別於
高良川過久留米城下及瀨下余睡轎中不知過何
處蘆村忽呼曰危矣先生發目既在舟中即前日所
泝住吉上流名界川肥前筑後分界處也廣可一丁
有半緑樹一帶界岸而立上前岸有關曰豆津十八
年前途遊瀨下而不濟此川故豆津以西為生路路
狭不以官道狭田茄圃縦横交錯行十四五丁遥見
列杉一行横亘二三里至其地視之堤也堤左右陂
池相接女兒數人各坐盥盤㨂菱両手代篙抓水而

行肥筑澤國毎夏因決水故隨處設長堤遶之田疇
為水所陷没者自減陂池不知其幾十所余以為設
堤不如別鑿川以殺水勢也假使河村瑞軒角倉了
以徒觀此地必有奇策啓永世利矣上堤北行十丁
許堤尾有村名千里九西折行數丁有村名西尾下
轎歩里許田盡出入柳林松塢之間數次村名虜是
出於苦野即今夏所過自豆津至此可二里途向西
北時禮助先行祐吉未至與蘆村投一店具午食過
神埼至界原祐吉及焉二三歳兒戯街中祐吉所乘

馬跨之兒驚馬脚而啼余及蘆村皆謂馬既踏兒而
死為是寒心傍人走救之則無傷蓋稚兒天機完故
免禍中上解入佐賀禮助既在逆旅煙草屋相俟使
虎吉報平方玄龍少焉玄龍及桐良春榮澤雲陸来
館贈酒有禮助所識福田勘十者来見與飲丑牌去
龍等去

二十二日　戊戌

平明發佐賀余乘馬先行祐吉從至牛津驛長督余
曰昨日遞帖報君輩今旦早自佐賀至何晏乎余曰

佐賀役夫遲集故也驛長實未具馬唯以口給禦余而蓬吁馬丈余與祐吉假寐既覺叱馬丈速發至山口村午食蘆村禮助及焉過小田北方至柄埼宿大村屋　夜浴温泉

二十三日　己亥

昧爽浴温泉使虎吉先赴彼杵具舟平明上途與蘆村步出街中行十四五丁蘆村曰遺年魚籃於逆旅矣乃使一轎丈返取之時禮助祐吉在轎余將代祐吉轎丈貪祐吉輕許曰一力既減願暫借短小公矣

不得已步行數丁秋陽照背流汗濡衣蘆村呼禮助曰先生良苦君何不下轎授之乎禮助乃讓於余而下禮助比余重甚轎丈大悦行數丁及坂復步行里許休路傍茶店取籃者及余復上轎午前至嬉野投逆旅大村屋楼臨潭上其左岸即温泉也命主人具食而浴温泉食豆腐甚美禮助曰温泉所煮故美柄埼則不美蓋彼此泉氣異爾午後出嬉野沿路一二里奇峰巉屼不減耶馬溪今夏過此在轎而睡今始見也申上牌至彼杵里胥出迎引入客廳設浴及食

酉牌使驛馬從致所馱諸物於大村城下而余輩上舟里胥送至磯口夜雲猴猢風勢屡變帆或揚或卸丑下牌傳城下渠口出舟帰僑居蘆村禮助各帰其家　秀平出數日前所到諸東（室氏讓平春沈恒　遠頼母伊達五兵衛）附余（五兵衛贈沙糖）

二十四日　庚子

蘆村禮助来　春藏来不值　遣秀平於木田中村二家　昨夕聞數日前大村人發脚丈於日田今日聞其故蘆村曰寡君不能安於先生久不歸故也

蘆村来曰寡将扈公駕之江戶　夜使秀平訪善庵木下逸雲但馬天民東伯善庵氏至（天民贈唐筆）

二十五日　辛丑

昨日聞官署将發脚丈於大坂裁寄室氏新助春沈東送署俾返曰既發不及　遣敬助於公膳所獻稽蓄年魚一函又贈稲田子江頭子善庵俊達周平諸家年魚　森藏雄三郎来　江戶人柳澤雲次江以前川文藏東来見卯而日諫早逆旅間善庵及余人也

敬助曰向在城中遇周平曰先生明日鈕請於五

教館予若以旅労故未紬趨館須報請監察余怪講期例在二十八日而周平曰明日何也蘆村偶至謀之曰宜使敬助復問周平乃遣之返曰講期變為一六日矣　莊七郎太夫來曰所贈寡君香魚既供其覧寡君悦命某厚謝　晩訪蘆村遂訪恕平主人方以譴杜門謝客而私相見問其故曰寡君責五教館諸生怠惰廢務此某及周平等過也帰路過禮助曰今自訪先生帰　俊達使其子道全来　春洞来

二十六日　壬寅

甚吾平来飯之　稲田子贈魚　公使侍臣須田福之進来曰君自遠方返労苦可想又使波多吉郎來賜以手折柿文貝西筆　午後趨館途遇蘆村同行講論語如例講後公引見賜歌一章又示中秋詩既而議学政余曰学政紛紜不決蓋由無主持之者明日會大夫監察学統善翁及某輩而議於館何如公曰善又示新著秘文曰除錬八郎美復示餘人公有興学志余奨成之日暮辭退帰路訪善庵蘆村追至携之帰供夕食公将使館生橋口與左衛門迎大人

先是與蘆村謀将以二十四日發迎人然以監察得譴故不果至是既延兩日與左衛門将星馳余留之宿我居裁寄大人來附之　禮助未後瑞帰家　丑牌與左衛門上途　蘆村傳監察旨曰明日請往館議学政

二十七日　癸卯

恕平来　巳牌趨館途訪善庵午前稲田子周平恕平蘆村皆會弘道亭中在館　與善庵及余議学政未下牌議畢善庵老余食焉遂趨對少間公召引見圓述

言疑義且示寄令弟白川侯東中極稱余為人坐次雷雨大起本年無迅雷至是始聞申下牌退過館訪蘆村不在帰路過善庵氏蘆村在焉主人食余復議学政而帰　柳澤雲次来　夜蘆村来私傳公旨進香魚鮓乃與庖人百太作之

二十八日　甲辰

使浅太献鮓於公膳所遂托二十五日所裁寄大坂東於周平　徳太郎曰請今夕臨我家恒遠賴母自長埼帰路来訪飲之柳澤雲次至與焉申下牌携賴

母至圓融寺見傳順頼母留余遂之笠坊氏途遇德太郎來迎善庵丈妻福田鄰横山森左衛門先在座主人供蕎麦始食新穀及松蕈戌上牌歸送善庵至其家　四郎八來　周平贈梨

二十九日　乙巳

笠坊庄太夫來　講大學僑居館生來聽　頼母雲次來導余至其逆旅將供午前文藏追至曰先生出門數歩朝川翁至猶在貴寓如何處置余謀諸頼母頼母使雪吉迎善翁余與之圍棋既而酒出薄暮善庵去余與頼母訪雲次僑居遂携頼母歸宿我居　宮原敬藏至不值

九月朔　丙午

午前携頼母訪善庵主人供飯余遂趨館講論語始見加藤晋十郎（大村儒員）歸路復過朝川氏頼母猶在座余與主人圍棋棋師某至主人供夕食蘆村自余僑居使人來言有公命乃與頼母出歸見之曰寡君欲明日携先生舟遊言畢即去　夜伊達雪吉邀余及頼母秀平等飲其姻族内海氏（居在舎北神祠側）有盛饌見

主人（名亘）蘆村亦至亥下牌歸　公賜烏炙及菓子俾曰寡君手製也（時余在五數館）又賜鰻鱺（時在内海氏）佐賀多久人音成岩五郎福地鹿之助來曰聞淡囱先生將來願留學焉余耳其嘗在宜園別曰我有良策明旦復來

二日　丁未

頼母來別　見岩五郎鹿之助　送公所賜菓子於傳順　巳下牌蘆村來導余至舟倉側無橋（前日在焉）篙師數輩在前岸蘆村呼之剝小舟至彖此上前岸北行數十步有船司借其一室而坐閑南囱外有高墻老松二株盤中庭匠人數輩方鋸截巨材蓋造船也良久一人來報曰公既臨舟乃脱刀及袴出至磯端舟大如赤関渡海舟（舟名）公坐上頭侍臣朝長擊宮原久左衛門等及醫師茶博士八九輩坐次間（俗謂曰間）室篙師十餘人又坐其次間庖人僕從別來一舟余與公交騰生公賜余書一紙扐過渠閘左右雜木蕭疎既出於海中北風頗猛舟欹甚揚帆過加島南畔至箕島東南麓公出舟曰我且先行為導余輩從北行

上坂數百步雜木敵列黃茅滿地絶頂頗坦平人家三四箸田茶坪高下布置全島新闢草萊以作畦圃其未經人力處木石參錯荊棘剗足取徵徑東行數丁地勢冉々上至東頂公先在田間余後及焉余恐勞公故不爲恭讓之態但屈腰而已見公手至地則蓬頓首是地高敞東向下瞰稗海南岸相距可一里北岸可半里東岸可一里有半北岸多原蕎麥萬畝花白葉青渺々如淺綠之雲群山近遠聳於海外而其色濃淡不同亂嶼高卑立於海中而其形小大各異今日天風颸颸俯視碧波盪撇嶼勢如舞仰望白雲飛颺山姿似行公與余語焉風所妨不聞乃覓地勢差低處設席草上侍臣各操一杙卑之掛幕杙梢遮日談話饒起餉出公每傳箸讓余余惶悚不安既而公命畫工某畫枯木竹石令余題其上蘆村曰非險韻無以困他詫矣公乃命作韻枯木修篁倚石崖洒然風物適吾懷年來已厭衙居聒安得此閒営小齋黃昏從公自南陸下曲折一丁許出於海濱舟既倚岸俟焉距向出舟處可五六丁入舟既倚北風大起撇舟如簸侍臣或怖失色公自若

余生平困舟今日嚴坐公前不覺我困至血島側下碇聽島間蟲聲夕食焉余復語鹽賊俠事亥牌回槳至船局公先出余同蘆村歸　廣田德藏來不値

三日　戊申

森新助東自長崎至　監察使人來曰今日當朝川翁講然翁有疾請先生代講　前川文藏携其妻及弟子自長崎至曰今日長崎奉行宿此地某單無所投宿如何言畢去余名柳澤雲水將謀之文藏使人來曰既得逆旅　內海亘來　岩五郎屬之助入塾　將趨館恭藏來曰監察使某言今日休講然別有公事請勞玉趾乃趨館途訪善菴主人曰聞前川文藏至欲餽之請歸路過既至館蘆村在焉曰今日欲決学校議乃會宮原敬藏助佐教松尾勝左衛門福田雄三郎長岡源五衛門付長於余室議之先是余上書請設生員等級而定尊卑立講讀而授課程分職掌而考勤惰增生徒而厚餼廩公從之數日前下令大增館生且命閣藩子弟悉從事文学至是規模粗定余將從館督之故有是議余所以行我說者蘆村有力

馬議畢蘆村勝左衛門等皆送余至橋居終定新令
書之　杏菴及山口政太郎等七人以擢為館生来
謝　夜善菴使伻来曰文蔵既至乃往文蔵及雲次
方飲余與焉既而携二客帰亦飲

四日　己酉

因蘆村献公香魚鮓　未下牌訪内海亘不値遂傍
岡御（亘家在岡上）右田左岡行三四丁岡上皆士人家竹
木蔚然西折入隘中雜樹夾路行数丁出於禮助舎
後訪之圍棋福田節追余至鶚峯埼徳太郎（節外孫）随

余東遊事余又與節圍棋怒平自館帰見夕食焉歸
路訪蘆村曰将奉訪　福田勝兵衛以公命贈香魚
蘆村前川文蔵雲次来乃供之　帰峰上人来至贈
茶及扇

五日　庚戌

作荅帰峰東北傳頌　夜秀平別前川文蔵　大学
年業　笠坊正大丈来　蘆村来以公命請品諸生
文　江頭子来　夜訪雲次逆旅秀平従

六日　辛亥

趨館講畢蘆村曰遞帖至報渋忽先生明日至彼杵
矣乃議同行迎之畢公引見如例将使側用人迎大
人余固辞請親行退坐於堂敬蔵等来謀学政稲田
子見曰先生所建学校規則生師分職既定将以本
月十日従事請先生莅焉帰路訪善菴　稲田子贈
鰻鱺炙　府賃二鞽（余及蘆村所乗）

七日　壬子

昧爽蘆村来飯之辰下牌上途秀平従府又使僊一
名僕一名来従余留僕僑居而携作太郎行文蔵将

之外（其）外家同行出街風動衣袂秋声策策初余以四
月至変杪勢候而青秧忽而黄雲節物代謝何其速
哉過於虎原轎丈曰君公来乃投路傍人家避之公
走馬忽過出松原村文蔵別去午下牌至彼杵里胥
宅就生来戯一人走来曰日田客至與蘆村遽出迎
於門外大人及彦國祐之磯吉徳山書生牧逸作至
橋口與左右衛門従籌暮里胥導大人至海口眺覧
余輩皆従夜里胥以公命供酒　祐之出岳翁石舟
可善来附余

八日　癸丑

辰牌上途余所衆官轎顚美譲諸大人来至松原半里文蔵與其外祖父出迎余導大人遊鹿峡杏庵浅太鹿之助迎於松原街口入松原里正氏午食過宮小地〔地在〕徳太郎半次郎出迎申上牌入城下公命館大人於馬切茂左衛門否家余與蘆村視館事公使宇都繁記来館賜大人肴蘆村以公旨置酒俊達来與焉亥下牌余同蘆村出帰

九日　甲寅

受塾生賀　趨大人許視事江頭子稲田子大村子周平恕平及館生十餘人来館大人蘆村来議明日大人謁公事　公使蘆村賜余寒衣一襲　善庵来訪大人　亥牌同蘆村白大人許退

十日　乙卯

昧爽趨館秀平従館生三十餘人既起以俟余至余於是下新令直日〔新設此職寮生交番掌一日諸役〕二人先至弘通亭撃柝則余率諸生集於亭余西面生中央諸生皆東面南上謁余畢助教佐敬蔵坐左上頭其餘左右分生各占一卓撃柝火線香則皆黙勉業〔或作詩文或有書〕香焼及一本有半則復撃柝各録其所勉示直日而散厨人供朝飧畢又撃柝読生八十餘人〔皆所新増名貫外生〕集於亭使寮生及表生〔館中諸子甲日寮生凡二十餘人公賜飯稟乙日表生亦二十餘人又賜飯稟丙日日勤生一日賜飯一度舊例然〕校之句讀刻香六寸畢又撃柝読生退敬蔵講孟子畢余講蒙求〔甚吾平當講余試代之〕畢勝左衛門監史記輪読其法使寮生表生二十餘人列坐触読史記八行無訛者為甲至七行訛則為乙五行三行則為丙丁一九二周有始甲後丁者

亦有始丙後丁者讀畢撃柝厨人供午食午後當有會講其法生徒毎三日討論其所既聴講以無忘師説也今日初講故未創矣又毎五日論議無講書名獨見會亦未創也午下牌諸業畢余將帰大人入城謁公帰途過館蘆村従之大人去周平恕平至余詰今日状申上牌出館訪稲田子主人曰寡君將以本月念六上途君延歸期同行如何余曰某且熟思又訪江頭子主人請聴話乃留至亥牌遂之大人逆旅宿

十一日　丙辰

昧爽趨館如昨　午前大人至館講論語代余之大
人逆旅與彥國圍棋　申下牌應岡平招而往蘆村
四郎八同席主人供饌與其妻聽余話戌牌歸大人
逆旅宿
十二日丁巳
昧爽導大人趨館監諸生業如昨午後退　招大人
彥國於僑居供酒飯芝坊正太夫偶至與焉　夜訪
蘆村
十三日戊午

昧爽村瀨善右衛門者來託杏庵從余東遊事　彥
國來　稻田子贈硝子酒器及毛氈　禮助來曰今
夕招善翁請同臨　大人來議學政　名雄三郎勝
左衛門使之赴大人許　杏庵父來　傳順來　晚
赴中村氏善庵既在座與棋師某對棋酒出有盛饌
余囑恕平白公以十五日遊長崎事子牌同善庵歸
月色如霜
十四日己未
大人來導之將訪恕平蘆村途遇二子蘆村曰不如

先生許去焉乃逡巡而大人去蘆村使敬助告余將
遊長崎於府署　午後訪大人導之趨府途訪善庵
不在彥國祐之始入館余獨出訪稻田氏江頭氏杏
庵途遇俊瑞同歸　夜訪蘆村及恕平　余屬彥國
留守事彥國來宿
十五日庚申
善庵使古川與十郎來餞余以金二百疋　辰牌府
署使人來曰舟已艤俟於橋側矣乃出奔平祐吉及
庵人百太從彥國送至橋上（橋在街中）使人報本余杰氏

祐之至舟所別舟即發密雲蔽天而不雨海怙無波
行二里過洞埼青松擁洲怪石激潮勝甚將近時津
風起挾帆而行皆發吐氣午時傳時津上岸即八年
前所曾過也使舟人導至里長許其家在街南東岡
上北窓隔岡見海容行厨焉令里長出役夫五名舁
轎而發每阪下轎而步然熱如盛夏流汗浹背不能
數丁復上轎申上牌傳長崎梶屋坊伊達五兵衛氏
主人迎居其別宅　夜春老谷山木清太郎來館與
二子及主人出步街中南行遊祇園清水二祠月色

朦朧暖以春宵因想昔年三月十五夜與長崎諸子遊此時月明如水櫻花如雲屈指既八年其人半殂謝矣不堪惆悵送二子北行七八丁至橋別返入主人家見其妻及毋

十六日　辛酉

渡邉轍來館曰某今為崎人矣　中川東洲使其門人來館　高秋帆使人來曰請臨　牧逸作來館

昨夜老谷曰明日我來導先生訪秋帆日暮老谷不至五兵衛將導余老谷至乃與老谷訪秋帆於小島

別業秋帆雅矣高別業　主人使其子淺五郎及久松新兵衛告人遊龍彥十郎號梅村　見有盛饌老谷父孫次郎至始相見秋帆又名山本清太郎侍飲戌下牌歸老谷清太郎送至伊達氏門外　北寄大人東於主人

十七日　壬戌

柘植嘉之助來館　午後牧逸作來為長川東洲請臨將同往森伸助偶來告其故請從乃與之東洲氏主人供酒橋本謙藏來侍飲申上牌余以心下痞梗先辭出逸作送至　渡邉轍山本清太郎來不值

大村留守雄城左膳來館不值　使秀平之雄城氏謝且台轍轍至服其樂

十八日

逸作來　聞公將至此地與主人謀將往舘之主人曰途觀蘭船何如余曰善先是主人為予謀使大村留守賜高秋帆欲請府尹公然入蘭船觀焉秋帆以蘭船將發且已多務辞午下牌與主人及秀平祐吉百太郎出買小舟一隻衆之北風甚猛白浪入船動漿南行二丁許蘭船一隻下碇在海中其長二十四

五間高六七間有三桅百縄纏之中間卑一旗繫合青白赤三色舟首刻人形舟尾鏤金自底至中間包以青銅合其鑄以瀝汁色漆黑中間以上以白如胡粉物塗之其上又以瀝塗板亦漆黑色鑿窓數十孔每孔架大礮舟既雄偉加之結構堅固呼為海城實不誣也西進一丁許亦有一船其長殆三十間高廣稱焉始見蘭人螺髮碧眼而隆準不異世之所畫余昔年入蘭館不見蘭人　此地青山四匝其趾斗出海者七八處皆有竹樹人家勝甚回漿北行五六丁至佐賀邸下

此日佐賀侯亦至舳艫簇郎下我舟殆不得入僅得傳岸出舟歩街中東行七八丁入大村郎見郎吏冨永十左衛門曰公未至乃留五兵衛焉而吞訪森仲助於唐舍人石崎氏仲助及主人皆不在主人妻曰先生（謂仲助）去曰客至報我請少遅乃坐少間仲助帰引入唐様室見主人二子且示自鳴鐘数種日勉主人子供酒飯将下箸五兵衛走来曰寡君欲見乃留秀平祐吉焉而之大村郎中村庄助将命公坐輿四有寮話且上樓上樓公乞言余有所規公大悦公

恐余聲高聞於侍臣引余倚欄為賞月而議（事秘不可記）畢公又曰聞子謂官大吏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有諸曰有曰一利者豈我蘭和楽於西土類之謂乎曰某新至貴藩未知其利害如何吏不知則難容喙閣下諸臣必有任其事者某他日面其人論辨利害而後言可否矣公曰善子帰大坂請同我發余曰諾賜菓子如例戌下牌退大飢過冨永氏同五兵衛食而出月明如晝遂南行十餘丁五兵衛曰先生倦矣且一酌乃投圓山酒樓余胸痛不触把杯請枕假寐比

覚不見五兵衛同百太帰雞已鳴　高秋帆福田猶之進渡邊轍鳩居巣輔未不値

十九日

腹痛乃轍服其薬　余従公東帰議決欲使敬助吞庵祐吉先發之浪華今日令祐吉帰大村東大人及蘆村　長川東洲木下逸雲村尾萬載福島修齋禾館　中村庄助波多吉郎以公命東余曰請作要不飽美食詩余答曰此五字不知出何書請見教且似非詩題如何老谷来曰請臨我家　山一屋善右衛

門者来見　稲田俊三郎（大夫子従公至）来訪飯之畢同出秀平百太従半途俊三郎別去至老谷氏見主人夫妻及女秀平百太公余與老谷對坐旁無人忽想公要不飽美食之語蓋食無求飽之意也乃作食無求飽詩曰君子苟志道瓢飲勝金罍莱比玄象鼻蔬如紫豹胎春韭昨已剪秋芋今方煨彼哉饕餮輩飽死真堪哀饞為病之本奢即窮之媒何曽萬銭食子孫終罹災顔子一箪食千載稱賢哉書訖上書波多中村二子名送之大村郎二子答曰寡君訪鎮臺及松浦

侯未帰也良久二子東又至中包公手東及詩東曰前夜子有宋文帝厭劉垣恐日暴不移唐太宗晩節罟魏徴為田舎翁之詰切中我病因欲相謝然恐傍人之知故進隠詰曰要不飽美食美即賢也食則人也我永不厭賢者之意願子更作戒我詩公詩曰三千臣子未能清二百諸侯誰識名孤士冲年攪天志唯因浪迷有師兄余東二子曰今也日暮明日奉答山脇久之巫村尾萬載木下逸雲山木清太郎渡邉轍来見主人供酒柘植永之助兄長次郎未見即去余欲訪永之助不果主人父自官署返與余圍棋亥下牌同清太郎萬載帰　福田猶之進與其弟順六郎来不値

二十日

浅太東至送眼鏡　作答公詩題曰讀唐書有感自古人君難保終不唯天寶廢初功文皇容諫稱無比晩節猶嗔田舎翁添以尺牘外書波多中村二子名送之大村郎森伸助使其門人来曰今日阿蘭船将発請臨僕僑居同之伊奈沙（地名）観　祐吉昨日訪伸

助夜帰不発余使秀平責之今朝不許面別趣発

長川東洲来　山木清太郎来導余出百太郎従訪村尾萬載不在又訪鳩居巣輔見之又訪福田猶之進坐次忽聞礮邑清太郎曰蘭船方発乃遽出赴石崎氏則伸助既去石崎氏使其僕導余到港口清太郎別去余渡舟截海西行三四丁着前岸即伊奈沙也岸樹蓊欝地高成岡上百余歩出於岡背礮邑連発欲観其状然為樹木所隔不見南行二丁餘入村中村端岡畫處有寺曰福源菴伸助在焉剋余見主僧及石崎氏子福島修斎林庄太郎等數輩菴枕岡背東南面海正當蘭船泊處時一舟方発舟背皁白旗紅旆數竿揺揺露于硝煙模糊之間船重大不動小艇五六十在船前相距一丁許而以索繋船鼓噪而行之余以不見発礮之状為憾伸助曰少遅後船将発前船去可三十丁至関前礮連発遥望之白煙一道帯焔而横出十丈許則大邑動地至山鳴谷應然其至極緩自初見煙時殆可移二十歩而後漸聞也秀平追余至余乞飯主僧将食又聞礮邑投箸出立

岸頭觀之邑和煙而出蓋船近故也礮畢蘭人齊歌其音嫋娜小艇引之如初主僧曰唐蘭船之發官必發小艇引之以禮遠人也僧不禁葷肉供酒有盛饌酒酣仲助曰近悟真寺何如余曰善乃與衆出西北行過岡背田間三丁許穿晴哥熱如夏晚秋初入寺有僧說法婦女數百圍繞之聞寺後有唐人墓使仲助導觀之路右有兆石欄西之仲助曰是唐人遥拜墓燒紙錢處路左有石橋過此疊石成道中央有石室二為仲助曰此埋露骴處其前有碑文清人所作其左右群墓駢列於榛莽間可五六百最舊者有崇禎順治年號石崎氏子曰年久不祭者墓石稍仆或見骸骨聞県父慇其荒穢修兆域以慰冥漠矣其南隔一籬有蘭人墓雖在邦人墳中者凡三唯平卧一片大石上有蘭文數百蓋碑銘也帰庵復欲日将没余欲帰遊龍彥十郎及李某等釣魚至仲助留余欲薦魚余固辞與修齋唐津僧秀平借彥十郎等所乗舟東行至蘭館側出贈別公訪清太郎約共訪高秋既而帰伊達氏修齋送至少焉清太郎至木下逸雲

亦来贈余以印主人飲之支牌客公余與主人語余竊誦前日與公問答和藥利害之狀且間曰君非任其事有乎曰然曰某觀今日勢寄騎同心（皆官名）新自江戸至撿察此地其欲討隱伏以為己功必矣貴藩金甌無缺何若欲與如是利乎此事恐不利公家君知而為之不忠也不知而為之不知也請追其無事止之主人悦曰先生明知其害然不告諸公而告諸我使我慮以得事君所謂肉骨也此恩死不朽某不智則有之不忠則不敢也若有禍及我藩某以死贊國先生莫憂余曰君忠義吾深感之然談豈容易三思三思主人曰吾生来閲人多矣未見如先生俊偉而實者願受業即贈縞帯為贄入門

二十一日

森仲助使人来曰君帰大村欲奉別請途過我僑居

柘植棨之助来與之出訪高秋既告別秋既方結髪捲之出迎余笑曰公学周公乎主人示蘭製煙草匣曰此某侯物也視之竪可二寸五分横可一寸全以精金鑄成被以碧色玻瓈四隅飾以真珠百餘顆

其蓋有數童遊戲圖閑之則有金板一鳥現出板上大如胡蝶錦毛紅翎搖頭振翼而自鳴形容如活鳴久自仆於板上板忽閑而入焉板下有機如自鳴鐘又有一蓋畫山水象極精緻閑之即有容煙草處奇機巧無以加焉其為價數千金矣秋帆曰此五七年前某侯所買今也上尚節儉此等物無人敢指之風之移速哉余曰王涯知馮球之敗而不自免此不祥物也君且遠之秋帆改容曰諾眾之助留余獨歸見五兵衛家人告別老谷萬載轍東洲眾之助福島

修齋逸作隱居巢輔清太郎及東洲門人二名來別萬載老谷即去五兵衛張宴餞余諸客與焉午後上途主人別於門眾之助曰請途臨我家具携清太郎巢輔先行矣行街上七八丁逢橋本謙藏木下逸雲佇立而語偶此地坊正某過焉見余單俄作恭懸磬折良久去余謂逸雲曰曾聞此地坊正尊居務自大今見不識之人遜恭如是何乎逸雲笑曰今年寄騎同心自江戸來土人惴惴膽破公等形狀異常彼視為江戸人故爾東洲謙藏去逸雲請送訪仲助於石埼氏仲助與其徒二人出送過老谷門前入而告別不在見其妻東行數丁渡橋左轉又東折取田間小逕行五六丁北折路屬山脚地勢稍上秋帆別業在焉眾之助出迎登磴數十級地極高敞望盡長埼全街及海門磴左右有習馬場及菜圃眾之助妻見仲助逸雲及東洲仲助徒四人修齋巢輔別焉西北行數丁渡一水路於西山麓眾之助轍清太郎別去獨逸作從路稍陡急成阪樹短不及肩天欲雨熱甚至絕頂有數松焉立其陰傾瓢酒與逸作別下阪屈曲

數十盤路傍多薯田下至平地涉溪一山橫前路在兩山間東通左山頂有二巖矗立高數十丈地名三國河內過上長與（名村）日暮又越一山而下行數丁出於海濱地名伊木力山海相接蓋饒奇勝憾夜色茫昧無所見杖登山使百太郎先之里正家作食待焉既食里正報舟具使百太郎撿之曰舟小不能載轎乃別出大船而渡比月出傳大村城下自長埼至伊木力五里向東北自伊木力至大村一里向直北出舟使秀平走告大人返曰館人既寢呼不應乃歸僑

居彦國及諸子見

二十二日

撿十五日後事如左文藏歸塾盧村來作太郎歸塾敬助柳澤雲次來（以上十五日事）大人謁公於華林軒（十六日事）大人與彦國遊山田（十八日事）宜園書生木村撿一郎大川龍太郎來入塾（二十日事）横山森左衛門來（二十一日事）盧村怨平父子來　使杏菴俊瑞祐吉先發赴浪華岩五郎送之歸家　敬助來問余上程期而去　近藤文紀僧雲集自筑後來訪　飮盧村彦國文記禮助

戍牌客散　盧村曰明日寡君將餞先生海濱某來導

二十三日

彦國歸大人所　辰牌盧村來導余至船倉待公少焉一人走來曰公既衆舟乃就舟謁公從者荘七郎大夫宮原久左衛門及侍醫茶博士等十餘人雨將下密雲黯澹海靜無波揚帆一瞬至洞埼公出舟余輩皆從之焉松簇列於内大石兀立於外石形或如樓櫓怒潮拍根浪花倒翻登石巓以坐四顧寥夐公起先行探巖間幽窟樹根糾繆石角谽谺公蹈之如平地余屢惴疑公顧盧村曰先生近視非無顛仆之慮汝扶之盧村乃引余手弱行勝我將誤援我倒余笑辭之既而從者設席樹下微平處前有清泉公命茶博汲泉和沙糖薦之洌甚先是陪公常有有無酒公舊禁飮而余不飮故爾至是公曰今日破例攜酒為餞故也先生且為我飮公自傾巨杯而屬余又親操斗而酌曰先生飮量雖小今日五山不得不頽然余飮畢公曰更盡一杯復親酌余捧杯手動公顧盧

村曰先生量滿不可以過汝佐飮之盧村代余飮公復使侍臣酌於盧村盧村辭曰某實不能飮唯為救旭荘自奮而已公大笑曰聞汝在浪華善飮數升今怯一杯豈以座無紅裙乎盧村懼伏既薦飯余醉甚不能坐慮公為我無念也竊起就數丁外無人境而嘔微醒乃返席則雨微下返舟鼓槳東行里許傳竹嶼嶼周圍不能一里南畔有大巖二相合自成洞形潮汐通焉公先出舟入洞潮及股冷不可禁余引公袖尼之公返而使盧村等數人進潮殆及臍一人呼曰

畢九爲潮漬縮入腹中衆皆絶倒不覺衣裳霑矣乃返又鼓槳西北行傳鹿嶼嶼大於竹嶼有人家焉嶼以鹿名者二一見往日録中雨大下避入農家公引余坐與議機務且繹長埼所問諸件主人庭多橘柚緑實累々公摯一童子年八九歳語閩忽摘橘實拋之中公顔余吒之即竄去公大笑日暮篤餞亥牌返舟北行一里著舩倉下公先出余上岸浅太作太郎来迎蘆村送至

久松要右衛門周平来不値

二十四日

大人彦國来　要右衛門贈菓子　傳順使人来曰今夕請臨　文紀雲集来告別　笠坊正大夫来請使徳太郎從余東上　宜園僧林現秋重與来　佐藤甚内来　朝野四郎八来　公使福田勝兵衛賜金三十両銀三十枚先是蘆村来傳公意將加賜俸十口余固辞不受　片山良三郎来曰某任五教舘什長敢告余問吾始識君君受何人命任什長乎曰大夫傳寡君旨也　稲田氏来別余竊問曰向良三郎者来告任什長矣彼何人乎稲田子曰本藩士新自江戸歸頗有才氣有何人許之爲什長乎曰彼朝川先生門人也先生謂其學當任什長故某命之余曰朝翁許之而執事命之誰敢謂不可乎然君公不以愚不才命掌学政然則学舘事一切當承愚指麾朝翁雖年徳高初不任學政也而執事與之謀不及於愚是蔑人也愚嘗謂貴藩無政即此類也執事以我言爲過激乎稲田子赧然曰先生言誠然是某過也某嘗聞先生剛直今信之是寡君及某所願聞敢以爲過激乎今後事有類此雖無関係先生願盡言

莫諱　之五教舘及江頭氏稲田氏朝長氏長與氏本田氏中村氏滋江氏告別　雨下牌與秀平四郎八訪傳順主人設餞宴片山良三郎陪飲余遂往大人所宿

二十五日

昧爽歸僑居　訪蘆村及恕平　僧林現秋重與之長崎　久松要右衛門来別　村瀬善右衛門来　大人彦國来　加藤晋十郎片山龍三郎宮原敬藏酒井縫横山雄之丞井石甚五平浦田恭藏松尾勝

左衛門今道彥一郎中橋與一橋口與左衛門井手太兵衛一瀨才八郎等來別　宇都繁記來　大村子來別　伊達勇吉來而為余束裝　針尾三七郎一瀨岩太郎山口政太郎朝山文七浦來作東新七峰佐與次岩永茂四郎稲田後三郎酒井復三郎來別　館生臨以金一兩三步　公使長岡庄平學頭新自江戸歸來賜野袴　蘆村恕平來　廣田仁兵衛來撿向所附家具　長井健十郎來別　俊達使其子道全來贈鯨骨及陶器　朝長周平贈毛氈及紙　牧

逸作自長崎來宿　禮助來　夜與大人仁兵衛飲

九月二十六日
庄大夫與其妻來託德太郎　宮原敬藏來以公命
賜和歌二章於大人　志田金内來別　燒物屋新
作來別午後上途秀平敬助德太郎（作）太郎從仁兵衛
金内別門外大人及逸作別街中木村喜一福池鹿
之助庄大夫別街外往往遇衆轎者見余輒下皆送
公歸也至放虎原禮輔恭藏勇吉在焉酒斗縫追至
曰甚音平勝左衛門等議欲率閭館人奉送某獨在
家以爲諸人既從先生去故走至不圖其未至也禮

輔勇吉別去縫恭藏祐之淺太徒十郎至郡川別文
藏獨送至松原而別入松原土人曰公駕既過而未
遠矣見一家戸外揭書廣瀨公宿處入焉主人供午
食轎夫厭労欲欺余乘舟不聽又請中途有陂則下
歩亦不聽轎夫恨甚故撤轎摠之叱之乃止既而復
如初今日狂風揚塵怒潮拍岸申牌着彼杵萬人滿
街蓋拜公駕也街中一家揭書廣田義左衛門宿處
乃入焉先是公使蘆村語余曰子聲名甚噪而從我
我恐人怪之且變子姓名爲廣田義左衛門何如余

曰大好故自今日後官事用廣田義左衛門號作太
郎父來見贈餅福田節波多吉郎以公命贈生鵠二
余不忍殺之竊贈諸逆旅主人薦之蘆村來館德太
郎叔祖土屋寸長者來見贈茶伊達五兵衛自長崎
來謁公因相見贈蝋子長殆尺矣蘆村復來余欲問
公安否蘆村止之逆旅主人供酒有盛饌

二十七日
昨夜公使蘆村來示上途絶句今朝余和之又囑蘆
村獻之曰吾昨西遊何似鉄今有紅葉媚霜天前程

但看迢陪久杳杳中原鶻没邊夜來大風雨比明風
止而雨微降伊達五兵衛來曰公既發乃北來裝上
途五兵衛獨送到街口法然別余至彼杵數矣其以
西爲生路街盡官道瀕海怒潮及踵右有一山逼焉
山脚頗似薩埵嶺回顧彼杵即一帶洲嘴斗插海中
者碧波渺渺匝其三面殆如蜃樓海市矣巨石延袤
數百丈者往往立海濱蓋山尻至海而止其餘勢逸
入於海驚濤舂於其間或翻飛數丈壯甚行里許路
沿海邊南轉陟降數回有村曰寐言既過村地勢稍

曰皆某弟也某當之賊下館先生者而未果偶有公命館先生我家何書加之既午食稲田子欲來辭之蘆村東曰寡君欲見乃之公館公引見示捕鯨圖且為稲田氏謝曰向任龍三郎為什長孤曰明也又左衛門告孤曰臣白首今日膽落於旭莊矣彼於臣猶然況肯枉一毫順人乎公常欲得直言以臣視之今時莫過彼者公善遇之賜菓子及柿退館稲田子稲田子曰某送寡君至此明日將歸也又館江頭子而歸本田氏公賜鯉魚大尺有半江頭子贈緋紗周平

來不值笠坊氏送徳太郎者將歸托寄大人東主人供酒有盛餅將為鯉魚余以有公賜辭主人曰然則送于老先生矣乃東大人自彼杵至川棚二里向南自川棚至上箱亦二里向西北

二十八日

實胛東裝主人供食具盛美生平所未見識數日來飽粱肉不能多食矣昧爽上途柳菴送一丁許別昨日蘆村曰先生既稱眞田義左衛門宜帶檐以倣藩士様儀具檐於是使作太郎把之訪周平館既之公所不在時公未發余獨先發街口有小溪炬火夾矼以俟公過北行十丁許兩山稍通有一水曰横枕川水落兩岸露平石土人數百坐其上以待公也行十四五丁大村境盡入佐賀封内路属兩山之際往往見陂塘北方稍閑有村曰木屋有關々吏數輩跪地上余顧敬助曰子藩故事子必知之當為何状過乎敬助乃呼曰大村士人廣田某也關吏手據地而謝路左奇峰如立筍者五六近視之巨巖也右有一溪溪右亦多峭峰危倒影於水中沿水西北行數丁兩

岸多碓車皆擣石為末其色如灰以造陶器過原中之原二村中之原人家一行其長二十四五丁始可二千戸家家賣陶器所謂有田也將入街有橋渡橋則好山在左爲松自巨巖之罅抽幹赤葉青夭矯下垂其左右重山環列皆露奇骨勝不遜妙義山也街之中間有巨石四五大於屋舍既出街路右又有好山亦群松冠頂上山不露骨而美甚中之原以北路入兩山間或高或下或濶或隘地少平廣必有人家最後入嶋間路狹小多岐轎夫自大村來者始過此

地屡迷而復通宮野大野梅野諸村地勢大抵相似
無有異景午時至桃川投一店午食轎夫健走比余
去公未至桃川村口有一水盤石自水底出水流其
面渡川北移有關自關南左折沿水而行二丁入松
浦郡即吾鄉竹尾明府所遙管村名川原亦有關行
十餘丁與水離稍入岡塢間行十四五丁地勢微開
有村曰大川野人家七八十來下牌看馬投逆旅國
助者家良久有人來曰公至自箱至大川野六里而
遠路向北而西轉江頭子來館福田節東曰寡君欲

見乃往公所館在街東頭公厮節曰將命者誤矣寡
君方聽鉄八郎講乃訪江頭子於公館門外左方與
語及夜而帰逆旅欲訪周平不知其館所使敬助問
之返曰宿寺乃往寺在街東山下離街二丁許夜暗
路隘行步頗窮與周平晤即返

二十九日

寅牌束裝昨日與江頭子約同上途卯上牌公既發
江頭子朝川嚴九郎來與余並肩話行出街宿霧范
昧不異我日田曉景行四五丁踏矼越一水益桃川

下流也行七八丁稍入兩山間左方奇巖嶙屼高可
百尋青松冠頂霧出霧背行數丁霧將散奇峰怪巖
倏忽隱見路於山脚行十四五丁兩山益逼老杉森
蔚地(峻)忽急成坂曰駒鳴嶺上二丁許有巨石高數十
丈藤蘿圍繞名駒石絕頂有士人踞胡林以俟益唐
津侯使人勞公也竹尾明府管止於絕頂下坂數丁
西北遙見平野坂既盡忽有絕壁橫連如環屏風而
自田間突起松簇其上奇甚廻巖右畔而北行地勢
稍開有水取堤上路行四五丁有村曰德末與江頭

子別投一店店人既作午食相俟有先驅故也食訖
余獨先發出德末西北行一里半路極平坦一水自
東流來所謂松浦川也至簸田村川流益廣殆可一
丁兩岸列松如帶而望下流空曠無山知近海也役
夫數百方艤舟張幕於沙上且聚沙作堤亦唐津侯
為公也公所渡在上流余輩皆舟於下流北渡既看
兩岸回顧公將至村民團坐川北沙上以遙觀者以
百數過北岸松下七八丁轎夫指西方曰松浦佐用
姬古跡在此下流松林陰蔚處相去僅十餘丁矣而

路忽北折入田間有村曰西原出村又西折行數丁坤方松林横前不見海而見數嶼一岡共嶼對峙群木蔚葱粉壁繞其麓即唐津城也相距二十丁而近云行數丁有村曰鏡出此入横林中榻書自此以東對州領（俗謂封邑曰領）平沙渺々萬松散立路於松下而過勝不減舞子行七八丁入濱崎驛投逆旅時未下脾也濱崎人家可二百自大川野至此六里向北而少東　公未至乃步街中謁諏訪神祠老木蔽天祠後有鉄蒕微山奇石似龜者數種自祠後取田間小逕

西行數十步入松林多墳墓更西行數十步到海邊亘北無涯天與水相接西望唐津城如畵歸逆旅福田節以公命台即往公引見有所密議夜退公賜鯉魚余命敬助曰土人必不解割烹吾子教之作羹或膾敬助曰諾既而薦羹肉厚僅可二分而去其皮薦膾亦厚二分而留其皮余戯諸敬助曰大學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其此之謂乎敬助不答佯睡

晦

昧爽將上途蘆村東曰寡君欲時時問先生步請今日後後寡君而發乃訪周平逆旅迎則天既明有人報公發乃上程東出街口行二丁許川尾入海過潮而逆流土人出舟六七隻濟公及從者岸上有村出村路於山腰而臨海上西南連山如屛障横亘七八里東北及南方亦然而海自西北入形如箕口我所過在東北見正南松林一帶長三四里直接唐津唐津城在西南正與我相對山明海晦霧去雲留曉色百端使人不覺停轎行十餘丁稍與海離陟小坂行

數丁有村名鹿家肥前地盡入筑前怡土郡公休里屛家余輩皆息路傍出鹿家稍入山際又有坂名立花嶺夾路多巨松下瞰前村村前後皆見海村名青井對州領畢入中津領村口有松林白沙淡踏松盡有村名大入路窮臨海上忽折進東行隔海有山横之二三里即志摩郡尾斗入海中者其端有童山矯又指曰彼山下所謂乞谷大門也官道數丈白沙如雪向海皆參差適亦隨此高低曲折余出轎步見前行從公駕者旗槍人馬隱見於青松之間或彼高我

卑仰而望之或彼卑代高俯而視之過小波村海岸衆石大者数丈小者七八寸皆有紋蒙之行里許入深江村午食福田節来曰寡君欲同先生行乃之公館公先發周平曰寡君方騎馬中途而歩乃典周平諮行出深江行二丁有水橋曰羅漢橋地形稍開黄雲萬頃西北見雷山相距可二里頗高峻其北又有一山忘其名高亜雷山沿水歩堤上五六丁公使人来謝曰今日已疲不能歩也余乃乗轎過増江田中赤坂等村田間時見烏桕別無異景入福岡領有邉

所未下牌傳前原驛自濱埼至深江四里深江至前原二里亿六里向東而少北　中上牌蘆村以公命召乃往公引見且蘆村及節論公之為人無有所隱酉牌退、

十月朔

余将訪龜井氏請公獨先發丑下牌上途大雨滂沱咫尺無分不知過何處時聞波濤聲覺海不遠也轎前掲燈蝿燭既盡而天未明轎夫皆怨至今宿起一店買燭亿行三里至姪濱天始明曾聞十里松林之

高回顧一岡突起海心而其尾帯於陸細而長成蜂腰状人家一帯倚其腰焉墾田蝕岡及其半緑樹交黄梁妙畫不能寫也余謂秀平曰往年岡吾子遊南紀三輪埼賞為絶勝今觀此景不必譲也大村地形群山画海四合但西方微缺海自缺處入自成湖形東西十四五里南北五六里至是西北隅盡矣嘗聞西方缺處廣不過一丁而其處不見作太郎指西南隅一峰緑樹鬱鬱者曰彼西麓則缺處也自彼杵西南行二里道與海離逴北入山際有溪自西来曰箱

川遥望其下流将入海處有一岡川抱岡脚奇石鬠々岡南一村倚海曰川棚沿川行山際数丁地勢稍開有下筱村西行里許地勢益開南北山相距殆十四五丁西北則通又有上筱村午時傳馬大村管内山海相接無有平地但両箱之間稍廣濶云沿路士女出拜公駕者如雲見余掛眼鏡讀書皆愕然下箱人家百餘公及諸臣館於街中一醫人迎曰廣先生冝宿我家従之出街北行一丁許投田間茅舎即醫家也問其姓名答曰木田梯菴識久吉郎郑五郎子

勝然暗中經過不見其狀臧甚雨益急公先驅與余先後至烏者數輩時驛亭役夫方集人語馬聲喧闐於曉色雨勢之間驛人眩惑不知所爲良久得發將近西新街投路左一店着袴而訪龜井氏見暘洲及其母八年前余過此地時昭陽先生既臥蓐爲余強病書益明府所囑字今也乃亡愴然不堪今昔之感余贈暘洲以金百疋暘洲以其姉少琴所畫扇子過中島橋秀平曰諫山俊安東至關封云聞先生將過昨日來既俟烏將就逆旅謁入博多街行七八丁先是先驅常擇午休及夜宿處揭書以俟至是士人出迎曰君輩必無休處且投肴店導入一店店主人問余名答曰廣田義左衛門曰然則當至木次氏乃導入一士人家始就座俊安未見余曰何神速也曰得宮川祐吉報知先生明日宿木屋瀨偶有事來此聞大村侯過故昨日來使人覘中島橋上矣余曰吾既變姓名行李用假號書曰義左衛門君何以識吾轎子曰唯認君家醃醬草紀號耳言未畢魚屋直太郎亦至余大驚直太郎曰其近遊此地同諫山生寓也

余無綿衣囑直太郎買故褐使人告三原一郎亦來公後余傳博多而先發午下牌上途直太郎別門俊安一郎送至街口橋上別過函埼祠前雨始止忽逢鄉人百太郎曰俊安妻使某報先生將至小倉於俊安何圖遇於此也函埼及香椎十八年前所過然既全忘如行生路函埼街口有歧一向北一向東有木造人手指東者曰上國路也乃取之自發大村後所過皆險隘至此東南原田十里鶴唳四聞氣闊心豁行二丁許渡一地橋水廣可二十丈名原田橋水東有原田村又渡二水既而又渡一橋長可四十丈中間多洲名多多良橋遙望下流有松林一帶如薺名地藏林路稍上復降則見松林自海岸始起處海勢沿林西橫如拖帶其北隔海有山山背與林相對風色如描轎夫指曰彼處有米市兒塞過香椎祠前過蘆村停轎休店前數曰轎夫力弱不能步余遂先蘆村行自香椎以東則爲生路行十丁許入松林土色紫赤過狄山村路稍入岡塢際高低屢換迴立花山麓東西屈曲向背倏變山不甚高而三峰矗立樹秀

而跡頗有風致山在官道右餘笏木盡綠繞垣迤截
道北下者數十處如人有筋絡到海而止其凹處往
往見秧田豆畝過三賊村行十餘丁岡嶋徽關東方
平處有村曰青柳中下牌及公駕焉而宿自香椎至
青柳二里而遠今日行程九里向東而少北

二日

丑下牌從公駕出青柳忽得一律曰役夫三四百列
炬出閭門危石穿轎腹暗泉揚杖根行迷無路野望
遠有燈村認得前人因沿途多蹤痕行一里天始明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二　一三

則在松林間名壇原又有村曰壇出村一山當前立
廻其北麓行五六丁江頭子自後至使傔言請同步
乃下轎步行里許入阿笏町公休焉余輩皆從入館
既而出行里許至野坂村左右岡嶋猶關北方見高
山土人呼曰賊山地屬宗像蓋古賊跡也經宮田四
郎津二阪而入赤間驛午食驛後有岡公館在岡脚
地高敞而脩華麗午後公使波多吉郎告余以欲同
步之意然公猶騎馬余與江頭子步行路入松間赤
土而濘不可步乃上轎過竹乞吉富二村岡阜連綿

屢陟屢下入鞍手郡轎夫蹶余在轎擊腰痛甚經長
谷新延二村余後公二丁許公下馬步行使從者召
余及吉郎皆走從之今日奇暖如七八月走急益熱
流汗透衣既及公並肩語行路屬岡脊下瞰原田十
里黃雲連天遙嶂遠峰露耳於雲際下岡行四五
丁入植木村公復乘馬出村有一水曰植木川廣可
二十丈福岡官吏立水上發舟五六隻濟我一行之
人渡川廻顧東南連山如屏彥山獨聳雲背其南有
一山峻極天者渴嶽也又其西南四五山有與彥山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二　一四

高相若者轎夫曰皆[illegible]後日田諸山也余曰日田諸
山何山尤高轎夫曰我未遊日田然此地人呼彼東
南最高山曰日田茶山余曰我即日田人然未聞有
茶山汝訛聞矣蓋津江諸山也彥山距此十六里也
其間平地無山此西更有平地十二里曠野渺々接
天廣漠哉筑前之地也周平曰我嘗聞古賀穀堂曰
佐賀封內廣大孰若福岡穀堂曰敝邑人誇我封內
之廣然其實不能當筑前三之二也今過此地實信
也余曰果亦始信筑前廣於肥前然望中平田初冬

尚有水蓋有秋作而無夏作[俗謂農事曰作]里民戶甚少以戶口論恐福岡亦不能當佐賀三之二矣周平曰我亦怪此地人煙稀少不知何故余曰聞享保年間筑前民多餓死兩後戶口耗減也植木川東四五丁又有一水曰木屋瀨川源出於彥山而西北流下流入海處猶相距四里許兩岸多揚柳沙水淺淺不見圮石廣可一丁有半不減筑後川而水則其五分之一耳福岡吏人阜檜川上而臨舟如初既渡行一丁許出於木屋瀨街街有通南路即小倉通長崎官道也人家可三四百投逆旅某屋行程八里向東北　夜至公所講小學亥牌退余以將訪小倉故人請明日先發公許之

三日

丑牌起上程雨大降不異大昨日發前原時濘甚轎夫僅能進步上一岡休人家戶外雞聲始聞轎夫欲留爲待旦余曰寅牌公發不走將爲公所及矣行二里有半天明地屬山脚列松夾路不見人家行半里逆見海水一帶通山麓其前有市即黑埼驛也自木

屋瀨至此向北路微下至平地則忽轉向正東入驛雨晴驛人家可三四百換轎夫爲出驛行數丁彥平曰先生轎當用三夫舁之而唯二人何也凡轎扉以席作之自上垂者曰垂轎二人舁之以板作之橫牽而開之者曰牽戶三人舁之此驛法也余乘牽戶故彥平云爾轎夫始悟欲走歸添一力余曰既過七八丁矣吾不堪遲其來汝二人努力取三人貨何如乃止南有帆柱山北有若松島海通島間小於川行一里半筑前地盡入豐前經小藏大藏等村轎夫稍疲不能進今曉余[五]先發至是宮原久左衛門及鳥飼爲共所先至阿部田村北有一岡高不過十四五丈坦迤橫亘里許綠樹蒙密時見紅葉自小倉西門入曲折經街中又過一門又一橋逢錢屋庄三郎曰吾既爲君設午休處於對門大黑屋乃入焉時已下牌也自黑崎至小倉四里向正東使人報西元禮元禮來見先是與恒遠賴母約會此地賴母有疾使與門人僧煙溪及某來見今日小倉侯將自江戶歸長崎奉行將發小倉赴閩而公亦將至三行之人相會人爲

喧闐街中舳艫鼻吼海上旗影翻波檣梢接橋一塲忽為繁華境矣午下牌公入錢庄氏秀平將省其母別而赴赤関因東河野龜太郎贈栗子余先公餞小倉赴大里復雨中上牌傳大里重松彦兵衛家使敬助報池松頒巻不在

夜中村正輔來館曰某常先寡君一日定寡君及從者館舍以俟其至杓西寡君命某曰廣瀨子館舍供給須如大夫勿少減省故從來所定皆同大夫然館人欲多從者而不欲寡從者蓋以其労均而得財獨少也先生從者唯四人故皆不

屑館之某強命之明日以後入中國則人益趨利恐廣廈美宅不肯館先生則有時館於矮屋陋舍亦未可知也然非寡君本志為然某不得已之處置也以某平日學於先生敢竊布腹心矣余謝曰此事何用見諭予正輔曰某今夕將北渡辭去

四日

昨夜余以將訪赤関故友故典蘆村謙獨先發眛爽萬師報舟已艤乃出家為微風不起舟隨潮行極駛傳赤関壹埼使敬助先上岸問館舍在何處中村正輔忽到海游方指麾從者而定寡館舍矣見余在舟進揖而去敬助自岸呼曰館舍既定焉（謂埼堂）乃出舟入伊勢屋小四郎者家即昨年八月發赤関遇舟人爭論不發舟復歸立野宗甫為余所借之家也就坐未幾伊藤助九郎使人來曰某家館大村侯某當定侯從者館舍也數日前河野藤右衛門請某曰廣瀨公若龜大村侯至則願館諸我某諾之頼移於藤右衛門氏余曰諾俟之良久無迎者余謂河野父子皆性急安有聞我至不出迎之理乎必有以也乃使作

太郎先往探之返曰主人不在一婢出接曰廣瀨公來亦好某伺其室不見洒埽之態也余益疑之使敬助往返曰主人門既揭牌書廣田義左衛門宿所八字而俟播先生之晚矣乃將往德太郎曰此家舊海龜矣余欲觀之德太郎呼主人僮僮提籃至閾益視之其璧可一尺一二寸橫八九寸背負甲十三葉黃色而黑斑余曰是即瑇瑁也既至河野氏主人曰今朝聞先生在伊勢屋使兒迎何晚乎言未畢龜太郎自外入藤右衛門叱曰汝何處去而不先生處至焉

予亀太郎曰某聞先生在礒屋故至柳宗仙家俟矣宗仙父名礒屋〻[礒]邦訓與伊勢音相近故聞訛也余曰某今觀瑇瑁矣主人笑曰此少伊勢屋所蓄何始獲時衆倹本草知其瑇瑁矣本邦古来未産此物故告諸長府侯侯既告之江戸故蓄之以俟命下也此地人何不識瑇瑁予先生且莫街博識余哂曰然君識採甲之法乎主人曰本邦從来無此誰能識之乎余曰吾識之主人曰何如余曰取甲之法倒懸其身背灑以醋用火炙之片片自落名曰頭瑁其價昂放之

海中越年更生網得再炙則片薄而軟名曰二瑁其價賤以黒斑少者為貴純白無價然希逢難得矣主人驚曰何先生之博学也余大笑曰此即出於海島遠誌某偶諳記而已　柳宗仙来館中申上牌館公於伊藤氏公方微行不遇乃訪助九郎共語帰路訪江頭子江頭子勧余仕甚悃矣余辞談論中周平至乃止周平請送余乃携之返河野氏圍棋日没周平去既夕食蘆村以公命召余将赴平岡玲蔵偶自博多至相見之公館公引見亦勧仕如江頭子言余固

辞公曰昔上杉侯禮待紀平洲而善治其國孤敬待先生之意不減鷹山公而先生厭我蕞爾不肯則先生胸中似有十五萬石三萬石之別恐汚盛徳何如余頓首謝曰閣下實謂某不減紀徳民此某所以不敢當也豈敢論國之大小乎公曉諭甚至余曰請待他日陳愚見乃退時亥牌也返河野氏松下浩菴来館贈余以煙草南條董一郎来館不値贈余以酒有主人供酒同浩菴二川善左衛門飲至丑牌余将就寝門外呼曰公将發矣　今日中野雄飛将之日田

遇於河野氏托寄棣園兄鉄之助東

五日

寅上牌上途亀太郎送至街口時公發既久行里許天明過長府訪國島俊蔵其妻出見曰拙夫昨夜聞先生将至昧爽出迎未帰也蓋余行李用廣田號故途中相遇不識也自長府街以東為生路行七八丁街盡路左有松林右見海頗似舞子津行三丁松林断又有士人家行数丁路右有松林稚且疏隅之見海行数丁路左右皆有松時鷲風北至海上迥晴遠

陰波濤受日閃爍島嶼蒙煙糢糊雨奇晴好淡粧濃抹一時並起妙甚有村曰才川路右多塩田塩田盡有水田畝間往往見紅衆行数丁入宇邊村又行半里有石橋頗廣而長曰神田橋入清本及公爲街衢寂寞不知其爲城下也出街左有平岡亂松蔚然行数丁稍與海離復見水田有驛曰小月出此右傍岡脚左有池塘行数丁則左傍岡脚右有池塘又行数丁東南有一帶松林林外望海林内見田路左有石書曰自此以西豊浦郡以東厚狭郡行数丁殃路有

松右有一水南流入海路臨水上潮之行十丁許左有人家曰樋田水中有海舶数隻行十丁許有板橋長三十丈橋東一山峭而小萬松圍繞絶頂有神祠焉入吉田驛入家可三四百頗美麗午食爲公先發自赤間到此向東而少北四里而遠出驛行十二三丁入両岡間路迂曲而稍上左右無所見行十七八丁有福田村又行二十丁許及公爲有村名石積又行里許即至昨年向土生時自官道南折取徑路處自此以東爲熟路詳昨年紀行故畧不記申下牌入

舟木驛宿焉　秀平追及於舟木曰母有微恙不能從何如余曰君病則安海吾子而行乎實是微恙則吾方之從者吾子安得中道棄我去乎秀平曰然則以書告母余爲東國島俊蔵爲秀平謝母

六日

寅牌後公上途自九月晦雨至昨日雖無雨之日陰雲蔽天至此始快晴暁霜凛若新寒刺膚至二殿川天始明行数丁及公爲慶與江頭子下轎諮行午食於小郡公先發波多吉郎来曰寡君欲與君微行害

畢走去余乃促轎夫而走使敬助疾走見公既歩乎否敬助畜勞不親行問諸行通者曰公既歩余肥重不能疾歩乃促轎夫急轎夫元三人一人偶後不及二人汗流而喘行十七八丁及江頭子問公實既歩乎江頭子曰寡君若歩將使人促先生安有不告獨先行之理乎且與某綏歩諮行余心乃安下轎歩行過長涼大池水潤池心有通取此行捷於官道五六丁至大道村及公出村行十丁許及佐野坂客年過此天熱且忽北經過今日得熟觀飛狐八面鶴見諸

山陽海雀鬼江頭子曰彼絶頂有二峰青揷雲漢者蓋九國無比高山也其名為何余曰我豊後由阜也江頭子曰此地高敞西南海平山遠風帆如織東北控三田尻宮市村落原田爲畝昔人謂此坂為山陽道第一勝不誣也公停轎於絶頂平處召余公下轎着行縢作短後急装余及吉郎等十餘人皆倣公装話且行諸人蔓公空轎具儀衛而行渡宮市川川吏皆迎水上而無識公者入宮市謁菅祠徘徊市中俟日没而送公到客館門外公佯呼諸人曰某且入謁公矣乃入余輩各就其館　余嘗獻公魯魚雜公食美之至是使庖人就余学作雜法

七日

丑下牌将從公發宮市不見轎夫初過肥筑及豊前命驛亭取轎夫大率農夫不解舁轎揺撼極甚殆使衆旨眩暈至赤閑公命為余雇上國業舁轎者三名余始得安穏業舁轎者俗呼曰雲助皆無頼好賭蒲輸則冬日裸裎或夜半逃竄其居處不定如浮雲故云再余疑我轎夫負債故逃将命驛出役夫轎夫偶

至乃發行一里半入富海天始明冨海街東即昨年與貞島讓平荒川半次出舟蹐山處自是以東為生路與江頭子歩精入兩山間越一坂地名椿木行十丁許左右多水田渡渓橋入遅多市公休焉余復来轎上一坂名赤坂入德山封内野闊多田地名耶知一水北流沿水下四五丁左右山逼皆垣迤而帶蹊松右山之嶺松林如帶其外大海寥濶煥似三保松原水入海處有福川驛午食焉余問店主人知杉梅作氏乎曰在驛東六七丁外乃使秀平先行報梅作請公以将訪故人先發出驛地勢微上人家五六倚岡上村名温田秀平出迎回梅作家在焉乃梅作大悦使其妻見侠酒梅作新移家經營未畢南窓眺海園圃如盤盤青山數點出其内亦勝區也許出梅作請送過新町政處等市防長邑里大者數千戸小者數百戸不知其幾十民戸之多倍于肥前筑前焉至河崎村訪石田安藏不在見其父出村行五六丁列松夾路梅作別去進見蒼松一行連遠市即德山也既過德山則右有松林隔松見海未至砥石十餘丁

松間望福川及德山砥石皆陸路南走斗出海中者海國共三面逆碧亭々十六年前余與青木左萍等發藝州諸方而至砥石買舟着富海故富海以東至砥石四里有半為生路而砥石以東至小瀬川為曾過處然一無所記與生路同也出砥石左海右岡行十丁許稍入岡間與海相離至米市行數丁傳花岡驛宿焉自宮市至此九里向東而少北　夜公引見講小學史下牌退

八日

寅上牌從公上途過岡市窪市路市等地大抵人家數十百倚岡際或松林間矣行一里半天始明與江頭子歩過遠見勝間呼坂等地到今市街中有渠公休焉余以將訪羽村玄冲於御庄市告朝長周平先發使敬助先行至高森驛作食以俟焉今市街口有寺在左岸頭寺後有山踈松高低頗有風致上坂名中山嶺下則有村名佐須賀行十餘丁一水南流廣可十二三丈清而淺路左有碑書曰義奴碑不遑讀之渉水七八丁路左多平田入高森驛秀平德太郎欲觀錦帶橋別行出高森過本郷野口等地到金明寺觀記昔年與青木左萍等過此食餅既償之錢少十四五錢欲以金換錢主人不可終期他日不償而去矣今猶有餅食之粗惡不下喉余昔日食之而美今則如是豈非口慣膏粱自然驕奢故乎抑人情輕薄非昔日之比薄其貨而貪其利乎出金明寺而山忽合見奇峰三四峻坂七盤赤関以東此為第一險至絶頂復下又陟又下山從人面直起疑無路通而小逕屈曲地勢隨行開闔去數步回顧既失来路行

一里餘山少開有溪北流沿溪而下有松林人家百餘名柱野自金明寺以東山高不過七八丈而拔地突起勢如立掌數十皆重或樹木葱翠或枯草黄白溪繞其麓隨處淺深不一山小而卑無險陰可怖之狀奇而峭無冗長可厭之態恣而擴無淺露易盡之趣加以秋青嫣然秋水潔然不覺屢停輻觀之將入柱野奇巖如亭榭者出於人家後其色晶白如雪出柱野沿水行數十丁地勢稍開人家一帶倚北山麓即御庄市也既就館使人報玄冲玄冲走至曰某後

先生十餘日去浪華帰郷矣余勧之再遊浪華少焉
秀平徳太郎至余昔年自安藝緒方越錦帯橋而至
金明寺則御庄為生路錦帯橋距御庄三十丁也云
夜玄沖供酒為之作書数紙亦為館主人

九日

寅上牌上途玄沖来館遂送至街口別乗舟渡御庄
川川廣可二十丈天未明両岸設列炬行里許過関
戸駅越坂天始明至小瀬駅與江頭子出鶴歩繁霜
満路渡小瀬川廣勝御庄川清甚即藝防分界履行

五六丁有峻坂名苦坂昔年余自廣島乗舟着緒方
夜半過此坂及小瀬嶺時風雨晦冥有詩叙艱苦状
草佩川評曰阪名苦晝行猶苦況於風雨夜行乎余
不解阪名苦三字今日始問土人知阪之名苦也阪
上回顧小瀬渓白沙緑水一條窈窕界破紅樹黄草
之間余謂秀平曰吾子猶記熊野筌川乎此酷肖矣
下坂余忽觸石而蹶行七八丁出於海邊望厳島於
東南相距里許蒼翠媚朝暉使人精神快暢右海左
田行四五丁入緒方村出村左方高山環合如列屏

風皆童兀戴巨石宮道在山下高低曲折而右方潮
落平沙渺漫取路於沙上則平且近故雖諸侯儀衛
無復過官道者沙路長可十丁東隅有一嶼群松欝
茂嶼根蒂於陸者一線如帯而四面皆海時午潮始
退突如於白沙中行十丁許出於久波駅人家可五
六百南邊人家悉背海而居投一店午食自御庄至
此四里向正東　蘆村来曰寡君将徹行渡海遊厳
島然不欲多従者也先生亦有意於遊彼地則宜別
買一舟矣余乃與我従者買舟一隻衆烏江頭氏従

者三名請従使輪夫監行李先到二十日駅今日牢
晴暖如春晩水波不起四山隠見於杳靄中南渡二
里許着厳島観神祠及諸勝五年前與近藤文記遊
此時方孟夏残櫻猶在今也紅樹青山秋色如染轉
覺勝昔日矣途中過公迂回避之未下牌公未返舟
余筆先發東北行二里半入廿日市港出舟投逆旅
夜使敬助就蘆村請明日先公發訪廣島故人

十日

寅牌上途過五日市行里許至猪口嶺天始明右方

沙山一帯抑以為松地雖名額貫山脚南臨裨海巖
島等諸島蒼翠如潑朝氣快爽島南有一條横雲長
十餘里初日未離海倒自波底射雲皆成紅色望之
不異緋羅紗平生視暁雲紅中心有紫黒色蓋含雨
氣也今日牢晴無雨氣不見些黒色日稍出則忽變
成全色一行之人皆停杖呼為未曾有之奇東坡曰
天下奇觀到海盡猶信也島際小嶼如點棋子其項
戴松或前設華表下嶺入猪口村瀕海行半里許入
草津驛出驛行半里過多賀村経圯橋長三十餘丈

橋下白沙成堆而無水又経一橋其長相若川心僅
有水至廣島街口役夫数百方謳歌牽材木以営橋
其側横舟以代橋渡此行数丁又過板橋緑水盈盈
至鉄砲屋街訪菅復東洋又使秀平報梅園元亨元
亨之至與東洋供酒東洋又使報湯浅孝太郎孝太
郎以疾不至使其友肥前人土井廣人来館余五年
前與孝太郎父東左衛門有他日復相訪約不欲以
其既死背之欲必訪之然孝太郎以疾病辭不果贈
之以硯東洋出其所蔵漢製水注一枚請換余瓢許

之午後辞出東洋元亨送一二丁別去行十四五丁
渡板橋又行数丁街盡渡圯橋長如向所渡圯橋亦
橋下無水行数丁稍與海離左右多平田半種木綿
秔畝綿畦必相錯互一高一卑一乾一澤如織文然
我九國未曾見此蓋土性異也行十餘丁過府中村
行数丁稍入両山間沙路坦平松釵觸足行五六丁
南抗則豁然見海地名丹越山全開則出於海邊有
長堤其側新墾作圃為田有舟越村行十餘丁至海
田驛則公既先宿焉時申上牌也今日行程五里向

正東自二十日市至廣島少向北廣島以東少向南
　訪江頭子語次蘆村以公命乃走至公館公引見
講小学晡後退
　十一日
昨夜公有所問余答曰果明日先發午前着西條驛
草橋而上之公曰善故寅上牌獨先發歩出廿日市
天将雨不見星光暁甚過数村行里許上橋過中野
至下瀬野天明路左有溪沂溪而行大山崇聳者四
圍其外小山坦迤者又四圍其内高者多樹蒼翠參

差小者多草黄色高低兩者相映而不相掩昔人有
横雲分疊嶂句秋色亦然山間平地可方半里渉溪
時見奇巖行七八丁南方一山疎松秀於黄茅上山
勢低緩如見本邦古畫有村名一閑田余與德太郎
替轎衆余重德太郎輕故暫寛我轎夫德太郎轎夫非所謂雲助者驛亭所役役夫而已沂溪稍入山際入上瀨野村溪心大石
亂立路稍上成坂名大山坂路右地差低有長松萬
株烏松根秋草長不盈寸轎夫曰松下秋晩多蕈今
則亡矣坂勢極緩上十七八丁至絶頂平地數十歩

土人設假店賣茶時陰雲全収冬晴可悦乃歩下坂
地勢緩於上時左右悉沙山戴矮松往往有白色焚
然無寸草者蓋草木遇夏雨落盡也使德太郎作太
郎歩登之既登脚與沙流殆不能陟也行十餘丁至
平地余騎馬過飯田村平處可方一里諸山外繞數
邑内連道偏南邊山脚行十餘丁通東山右有池塘
又有水田依山左有疎松一帶自田間起風色極佳
行數丁萬松交柯敵路森然晝晦地稍上成坂行數
丁復下左右見池塘行數丁地勢忽低馬驚余殆欲

墮乃下乘轎出於平地原田可方一里午前至西條
驛投逆旅行程五里有半向東北不復見海　作上
公國字書二篇　蘆村來館　夜館江頭子蘆村在
焉先去余與主人話久之帰逆旅

十二日

寅上牌從公上途行十丁許越一坂陟降可十七八
丁至石立村天始明路右見池塘塘東有人家休焉
下轎與江頭子周平歩一溪東流沿溪行十四五丁
有小市曰溜休焉又沿溪行七八丁有村曰新庄石

立以東兩山迫逼至此少豁乘轎行數丁越新庄嶺
坂極緩長陟十四五丁至絶頂復降入兩山間有溪
東流地名平苗沿溪下二里許過尾原北方等村皆
是林脚山際地隘無所見至薑市地勢稍平坦往往
見田畝行十丁許上堤一溪南走曰木郷川兩岸相
距可二丁其有水處不過一丁水至清而淺有板橋
狭且長橋下有艤舟轎夫曰藝人方議創運粗舟故
撤川也既渡有驛曰奴田本郷人家可三百投路左
一店午飲自西條至此六里而近始出於平地矣聞

三宅績太家在鳥使秀平訪之秀平携績太兄雄齋
父岩田亮平来見雄齋曰某聞與吊家於備前児島
偶鳥備後松永村病家所招因省家父今方解鞋聞
先生至走来也亮平曰某訪雄齋於児島而同遊此
地也雄齋請臨其家乃携秀平赴之使敬助徳太郎
先行至三原道旅雄齋父文治見供酒余方腹痛乞
渠雄齋曰今夕帰松永路次奉送至三原亮平曰願
従先生再遊浪華聞公既上途乃携雄齋亮平上途
行五六丁街尽路於田間左見一山下峭上平巨巌

崔嵬雄齋曰土肥實平城跡也其西又見一山上尖
下平雑木扶疎雄齋曰小早川隆景城跡也聞前田
禮次家在近村使雄齋秀平訪之行十四五丁上堤
堤下即本郷川下流至此東流両岸益廣堤畔列松
界川白沙没鞋行十餘丁與雄齋秀平會曰禮次不
在又行数丁堤稍斜入田間行数丁復上堤行三十
餘丁水流益廣隔水見南山疎松数点遠近異色高
低多姿水上往々見板橋長可二丁余謂秀平曰此
地山垣逶而不亢水清浅而能廣橋修長而太細總

是畫趣也至堤背北山稍遍平田亦盡下橋歩入村
中路向艮方稍與溪離行七八丁地勢微上過両山
間有榜書安藝備後分界處下二丁許出於平地正
東見三原城其南見海列松夾官道迂而遠田間有
捷徑取此直東行十五六丁入三原街中人家可二
千即安藝汎郷浅野右近来地也行十三四丁街路
南折而東向入城門有邏所右有池隔池見樓櫓粉
堞修整不見壊損處蓋近年加葺繕者又入一門左
多士人居第舎皆華麗潔飾要不減七八萬石諸侯

見小山坦逶多松名櫻山又有一山名米山二山聳
於堞外與城南北相對又入一門右城池左邸第終
出一門城壘既盡有外濠渡橋又有街亭暮投逆旅
山科屋則後公半牌矣自本郷至三原二里有半
雄齋曰某舟泊於絲埼絲埼距此可二十丁先生今
夕衆舟明朝着今津則纔五里何如余曰善雄齋曰
某先至舟使舟人迎先生去使敬助就盧村請今夕
先公發盧村許之乃卧館人就枕頭見曰公非大坂
廣瀬公謙吉乎願賜書一紙余曰僕姓廣田名義左

衛門何嘗識廣瀬某乎館人曰數日前人傳廣瀬先
生將庵大村矣過此地某今日歴視矣從者不見一
似儒家者公最後至某一瞥識是廣瀬公矣公莫我
欺但乞賜一二字余曰我實非廣瀬某子且問諸從
者館人摔頭曰公實廣田非廣瀬先生決非常人我
得隻字猶貴珍之請莫斎一揮余曰然則明日至今
津把筆吾子勿悔我非廣瀬矣主人悦贈酒及菓子
前田禮次来館　夫粺雄斎使舟人来迎乃與秀
平亮平出歩街中四五丁街盡左傍岡脚右多作圃

老松夾路月色如霜宿雁聞人聲忽驚起海光瀲灔
行二十丁許過来人問路曰猶有二十餘丁皆悔從
雄斎言矣既而至巨松數回交柯路上處有村雄斎
舟在村端入焉此夜月明波恬舟中甚穏則又悦從
雄斎言矣

十三日

天明舟着松永海口使亮平先之今津驛報神原敬
吾而出舟上堤雄斎送七八丁別過松永村遇亮平
率敬吾弟某来迎曰敬吾遊浪華未歸故家父使某

候渡一橋入今津西行二丁許敬助德太郎及轎夫
等既来候神原氏門外時卯下牌也敬吾父蘭渟及
母見十六年前余来此家見蘭渟時以為其年近七
十矣今視之容貌如昔不見衰態自曰年甫七十矣
主人供食亮平別先之岡山僧寥然石井庄左衛門
来館皆舊識也是行余偶中村正輔（正輔中先公一日）報毛
路大山寺木敎以今日欲訪之意而象舟至今津不
能過尾路故使敬助来時過大山寺謝而教助忘之
木敎贈酒及栗曰僕先生不至蓋火急過去也余為

蘭渟寥然庄三郎及三原逆旅主人作書數紙寥然
使其徒泰範見將入余門未上牌閒公既發遂上途
蘭渟寥然送至末時橋上別自今津至神邊四里往
年所屢過今如夢寐官道偏田間行七八丁有村名
鹿村行數丁入兩山間右有鏡山頗奇行數丁山間
原田毎毎行數十丁入小塢間有村名嚢越猶記嘗
宿焉有詩載東遊稿中行數丁至山手村南見偏山
城了一里外行數丁上長堤俗呼曰呆堤謂其長三
十餘丁無有曲折使行人倦而欲呆也堤南隔田有

川水涸白沙一帶隱見於山根霜樹間堤盡矣公爲
沙川南有一水逆北流而與堤尾會衆舟而渡淺不
過三尺而廣可二十丈側有橋一行之人畏其換而
不敢渡古人謂從橋安而從舟危今反之川南有中
津原村行數丁地名横尾有橋名鵜橋過此即神邉
通福山路也右傍山脚行十七八丁黄昏入神邉驛
今日疾益甚服蘭湯藥　北條泰助聞余至使人
來迎以疾辭不行既而作柬謝泰助及菅三郎曰往
年茶山先生與柬欵曰他日必展我墓來非敢忘之
然夜着爲向夜欵爲加以疾病不能践舊盟　俟他
日償罪請恕托逆旅主人致之

十四日

寅上牌從公上途行里許至高屋村天明即備後備中
分界處出赤間後防長藝及備後多山少野至是原
野頗闊路屬田間南北山稍遠東西總是平地所見
無異状行一里至七日市渡一橋川廣可三十丈沙
多水少其東有一橋公縣府過伯土市江原今市等
村出今市見川廣四五十丈過半白沙水則僅僅耳

沿川行過引延堀等村與江頭子出轎而步江頭子
曰昨日聞轎夫言曰福山地初屬水野氏號曰十萬
石後官使備前人來檢地割三原尾路笠岡等地數
萬石而納之猶仍舊號曰十萬石以封阿部氏其人
檢地時取堀置碗中蓄水爲水早清者爲下田次爲
中田濁雖清看爲上田其法至精至今無渝也將近
天掛驛水流益濶往々見深碧處而修竹疎柳隱映
成懲入驛午食食温飩頗美出驛行里許至種子村
南有一山轎夫指之曰此名掛猿山毛利氏遺砦在
焉過瓦谷村川廣而深地勢微上下轍川流川南多
紅楓可愛至矢田村吉備公墳在焉昔年余欲探此
以疾不果然來遊轎中有謁墓詩其前日所作也今
日欲償昔憾約江頭子與往自村口南折數百步有
小岡岡側多墳墓有石華表揭書吉備大臣四字有
石磴數級登此岡頂別封土爲堆石垣四周内有數
層小石塔塔下有大石四枚塔近時所作而大石漆
黑蓋千年外物也其下有堅石甃封處衆石中時見
古石其西又有一封亦有小石塔頗古二封之側巨

石七八十色皆漆黑其狀極似銑後生桒郡古塚之
石但象石散列不成塚形也已道蓋吉備公墓原褁此
象石為兆而藏石椁爲中古爲人所發假兆石而墳
形壞人不知其為墳近来或鑿封開石椁始知其為
墳也而以石兆既壞且石偉大難運動故不復聚石
但新設石塔而脩封聚小石以變此也往年余聞發
石椁時骸骨猶儼然而長殆丈餘矣今視此大石非
近年經動搖者蓋兆先為人所掾而後數百年復開
石椁也惜土人知埋椁而不知聚此大石為兆及陵

以後古觀也蓋公墓兀右此全岡而就其中央最高
處埋椁也仁德帝大仙陵亦右一山而其葬棺處在
絶頂故余云爾岡北又有礎下礎有寺自寺門東行
數十歩南折至官道行里許至河邊驛宿焉今日行
程八里輪夫曰矢掛以東以七十二丁或五十丁為
一里故遠余謂但遠十丁許耳　夜訪蘆村於公館
不在兒福田節節使人召蘆村返請明日先公發至
岡山公許之

十五日

且下牌獨先上途川邉驛東有川衆舟渡焉水廣可
三十丈月光照舟人影在水一般曉景使人神清心
醒既渡白沙渺々可五六丁輪夫曰曩聞水滿而涯
亿有沙處皆漲痕也其壯可想川邉之為名蓋以此
也水東有村曰中津行二里餘有村名矢邉村東有
圯橋渡此行數丁至板倉驛有岐標曰右路則赴吉
備津宮乃取之使秀平別行官道監行李行四五丁
入宮内街往年余以菅茶山先生乎東訪此地人真
野竹堂者家宿焉有詩載東遊稿中疑其人猶存使

敬助問真野氏且曰竹堂恐其號非通稱也宜擇巨
室問之敬助乃入路左一家問之出曰是即竹堂家
也竹堂死既七年子孫巻亡當其孫行有方嗣家矣
余復使敬助語主人曰僕廣瀨謙吉門人某也謙吉
十六年前嘗受竹堂翁厚待是行欲奉訪而不圖其
既逝敢使某予敬助入余去賽祠敬助追及曰某傳
命主人曰吁浪華廣瀨先生乎先生之辱識吾祖吾
始聞之矣夫先生我生平所夢寐求遇而未得也天
假良緣頼賜清暇得謁某吞曰敬師既與同行人賽

祠恐不得奉訪主人據現於色矣祠往年所過而全忘之猶記廻廊二丁許而已北向過廊廊前有楓數種黄紅分彩妍甚廊右地勢冉冉成山窩樹嫣然眞野氏主人追及廊下曰某竹堂孫愼藏也頼奉事余謝曰往年令祖導某遊焉今復蒙君導何等奇縁愼藏曰大昨日當竹堂七年忌祭某始表祭紀而先生至亦奇縁也經廊登礎神祠方改営未成竹木支撑其側別假建一祠遷神寶爲上殿神前掲陶燈籠上播鈎風月二字古色蒼然愼藏曰是源三位頼政所

獻也自北門出下礎逶見北有一山黄草蒙茸被全體而唯絶嶺一適簇青松礎下右有巨石倚神封賊時置箭爲神孝霊皇子狹芹彦也愼藏別去使其僕追贈菓子祠元倚山麓北行出街中路抵山腰逶衆行十四五丁路右有列松兩行極深邃廣其側有池池心有嶼蓋有神祠也繞池南行過華表入街中地曰正面行二十餘丁路稍入岡側有村曰万成岡斷一望原田數十萬頃一點青山聳東南即兒島也行數丁村名御門距城下猶可十丁逶見城樓入岡山

城下行十四五丁秀平與亮平俟於街門外入門多士人家東行過一橋則多高家亮平導入兒島屋新兵衛者家亮平父源隣見請使亮平從遊浪華岸田昌平亦自備中妹尾來見往年以茶翁東見岡山文学島波醒盧（俗稱甚太郎）聞其猶健使亮平導往訪之醒盧方有妻喪着喪服相見余問其年曰八十一形容不減昔時使其子某見余又欲訪棠師院住持亦往年受過者聞其人既卒乃止昔遊所見香宿自茶山杏坪以下多殂謝其爲霊光者猶醒盧與蘭涛而已

既而歸兒島屋源隣烘酒使主人新兵衛見有盛饌未牌上途亮平從昌平送十餘丁至京橋別橋下緑水溶溶北流抱城楊柳數行界水而立女牆樓櫓高低參差時見濃黄色鴨脚於粉壁隙頗似福岡中島眺望而勝焉又渡一橋曰中橋其下少有水又渡一橋曰小橋其下無水枋出兒島屋南行十丁許東折行十四五丁又北折行十四五丁蓋街路避城故如是曲折也又迤東行七八丁街盡凡過街中可一里岡山人家多少與廣島伯仲而土地繁喧過之街口

有門出此路於田間平坦如砥無有曲折向艮方行
二里過原小島二本松関師字海等村至藤井驛時
申下牌也公先半時至宿烏自川邉至藤井七里而
遠　夜公召見講小學　議明日観間谷学校以途
迂不果

十六日

丑上牌先公發官道入田間行里許路左有一渠南
流曰新川岸狹而多水泝渠行數丁渡橋又行十丁
許有村田人市枋出赤関時舁余轎者三名曰甚曰

菊曰若皆備後今津人至今津若別擧一人而退至
是甚曰菊向出藤井時一舁轎後不知何處去蓋逋
也乃卸轎尋之不見余及秀平等皆疑其盗行李中
物而逋然天未明不得撿之蒼黄失措使告其長轎夫
皆有有民統爲長別出一人代菊甚曰爾數日未博爽大輸
屡就長借錢不許故怨而逋不必爲盗也少焉轎夫
來曰逢過菊詈其長曰彼各甚我不能爲其下故逋
也既出人市天始明有水南流曰吉井川衆舟渡之其
廣可四十丈忽得人在轎中續残夢月於水面駐餘

光一聯上前岸行石上四五丁而上堤大抵山陽諸
川其底皆沙礫而少水唯此川有石無沙水勢澎湃
其源自石州出至此殆三十里蓋山陽第一大川也
泝川行五六丁水益濶中心見數洲兩岸相距可五
丁駢舟陸續御尾上下象鬼之渚見雙白鶴於其中
中流往往有設礙處蓋爲亭舟者設鳥也礙内水色
深緑時見鯉魚長尺許跳水面矣堤稍與水遠而爲
田所夾堤盡有村曰天王原其右見長船村行十餘
丁有村曰加賀戸出村左有一山甚峭陡椎松爲株

封其全身行十餘丁兩山稍逼有伊部村以陶器名
每戸敎之行數丁坂名九里坂地勢微上而復下則
出於片山驛人家可二百驛後忽見海水一綫自南
方山脚入而卑於人家可十餘丈此地地厚山容不
圖其有海也投一店買食且撿行李無被盗物自藤
井至此四里出驛入山間時見村落然平地不過一
二丁過入中四軒屋等地至燒山村其西有池倚山
長而深山高不過五丈自池涯舁轎起行里許有驛
曰三石行四五丁兩山少開有田畝兩山之脚皆設

柵以防猪鹿共長十餘丁田盡入山有備播分界處上阪三四丁而下行十丁許出於平地有梨子原村行四五丁入山際有坂轎夫稱曰播亟根也余謂其險必亟亟根乃下轎而步漸漸指上僅及三丁則絶頂矣余及従者皆笑轎夫夸誕既而下則衆石礙足頗有亟根風趣下九二十餘丁回顧絶頂頗峻高蓋自此上至此五里毎歩微上行人不覺至此頓下故上坂平而短下坂陟而長也坂脚有潤池頗廣既下至平地両山稍闊見所陥朝来所見諸山皆卑而迆至是始高而遠經上有年村南行三十丁前路如無村落道忽南折而下數歩則有下有年村宿馬時申上牌也行程十里而遠公以黄昏至

十七日

昧爽後公發有年在轎而眠不知過何地行數里入姫路封内道路修理左右端以鏤塗之山稍盡而地平辰牌休路傍店（忘地名）新寒滄骨轎上之霜如雪人或以指摶吮之與江頭氏下轎話行至正條驛午食有年至正條四五里向東方正條驛口有川南流衆

舟渡之行十餘丁後有一水名班鳩川川東有村曰班鳩青松二行列田間即聖徳太子祠也過山田村上坂平緩漸高左右多松踰絶項而下二丁許東方見姫路城櫓亭々高聳行里許入姫路城下行十四五丁投逆旅自正條至姫路四里向東　夜詣公館帰路館江頭子江頭子曰某往年宿此地逆旅小児善書某誉之主人翁頻使其子作書且舞不止某不得已贈金及土物謝之余帰逆旅翁携小児出見即知是江頭子所謂也令従者無言余識字翁果使児作書余不大誉之故為不解事之態翁乃退　魚住鷗波在此地来館

十八日

寅上牌先公發出姫路有川名市川南流水勢頗壮衆舟渡之行一丁許又有川其廣相若行里許有岐欲觀曾根松及石室（俗謂石寶殿）不知所向起路右一店問之曰右者可也乃取此行數丁入田間徑小如帯衆岐交錯屡迷向背忽見道標天未明映月視之髣髴似有南則曽根字乃南行田際有朝料者問之指一

村曰彼曾根也仇行十七八丁入曾根天始明人家斷續可七八十戸村南一帶松林界海林中有路路左菅公祠在焉入門石甬一松所謂曾根松也嘗聞菅公手種然其古松既枯根猶在門傍庫中今所存即種其實生也百枝盡出至地如章魚浪足別無異状出祠東行松林盡傍海行十餘丁蘆汀草岸參差相接霜風勞向有村名魚埼其東南遥見原田廣漠連天北折行數丁至岡脚有小祠焉老木森蔚土人曰雙殿既近祠前有一苔石中央有孔余謂敬助曰

往年觀河内■中明日香親王塚亦有石岡此蓋下指時拭綿也此間既有斯物則吾雖未見石室判其為古塚也行二三丁左折入山際山皆坦迤頃黙跡松見東方絶壁刻觀濤處三字相去數丁蓋字大數丈也又行一丁許左有石磴登此有祠祠左右山骨嶙峋視之一大石即成一山祠當其半腹而其後即石室也室高二丈七八尺周圍可七八丈形方有稜角前東後西西有類奠領處南北則皆有窪處貫其中身自上徹下成丨字様幅可五尺室為大石所匝

圍獨東方缺自缺處入視之其下鑿石作池濁水滿焉以杖測淺（池）深東南七八尺西北三四尺室如自池中抽出然以杖探其根空而無碍蓋四隅悉刪獨中心帶於池也其巔草木攢出聞昔祠在巔罹火餘灰不收為土四山草木之實為風吹至而生也室離大石可三四尺疑元因大石削成故錐座其四倍為別石而自池底以下猶是一片石也池前亦有一古石中央有孔者半埋土中余初謂此為古塚無疑至是亦不能自信矣萬葉集載此歟以為少彦名所座石

室不審上古之人作此何為乎或曰西方類奠領處古宮殿皆有此形疑祭神焉也又曰宮帝王陵未成也余謂此類鬼巧後世傳物君子恐不能主確說但汲盡池水入其下視之必有所見矣而土人謂池為神水莫敢觸之惜哉向東下磴行數丁視四山皆大石戴土其巔平處有松四匝陟處大石露出蓋此間往古土壤山骨現也取田間路東行十四五丁過島米田諸村出水上見小舟來往水西有橫林林下有小徑通北取此行十七八丁出官道行一二丁渡川

則加古川驛也自姫路至此四里公既先着余初觀石室使轎夫待於山之西麓去時自東麓下走一力之山西告轎夫候之不至遂相失既至加古川移晷猶不至皆謂盗轎中之装逃也数人出水上關之午下牌始至曰失路迂数十丁矣出加古川行里許村名野口果南有大池行七八丁又南有池過土山西南見海過長池始見淡島加古川以東地稍開豁三面不復見山過大久保小久保蝌阪等地入明石街中自是為熟路中牌至大藏谷投逆旅

十九日

寅上牌先公上途過舞子微風不起明月在海白沙烱然松影満地挙世賞此地之勝然余盡闇墨過此平平耳今始知無以加焉過敦盛墓前店上列炬如晝毎店呼曰我輩知大々村侯将過故昧爽起俟之謂投我轎夫卸轎食蕎麥使秀平先之兵庫告真島順道辰上牌傳兵庫秀平既借店而待順道京善章次乾藏来館良久公至京善贈其家醸三斗七升順道等贈生紅鬣魚七頭余献諸公竊回侍臣請賜酒従者順道曰新助昌疾病先生不早帰恐無及也聞豚児等今日将迎先生西宮矣初與公約送至代見而別於是因岡平盧村請今日賜告帰浪華公許之引見賜羽織且曰令弟少痊傾来别伏見乃使岡平陸行過西宮將譲平偽順道買舟午後與従者轎夫皆乗焉順道章次等送別岸上揚帆西北風急中牌傳安治川橋使秀平先行薄暮帰僑居　譲平益太郎清作杏庵自西宮帰曰未見亮平　本月三日姉氏携勇来寓猶在焉　雄哉来診新助余問病勢何如

曰大患然未必急遽也　櫻井一太郎来

十月二十日
俊瑞杏菴祐吉以本月十三日至杏菴獨入塾　晋三郎雄藏來見　先是泉吉自日田至今日來見俊瑞入塾　以新助未至大漸將送公伏見使敬助告大村邸邸為余買土屋舟薄暮同敬助杏菴俊瑞德太郎作太郎及吉益緒方二氏門人自大村來者數人衆焉至山崎天明

二十一日
辰上牌傳伏見京橋投津國屋　館冨井清兵衛大

黒屋　申上牌公自西宮至使蘆村來賜菓子　作送公詩曰遠徼謬荷水魚親從善如流無逆鱗野勉農桑幸民寡朝興文武舊邦新西宮告別風霜夕東道約迎桃李春（使明年三月西歸）　枉辱乞言何以報前程唯願近仁人　趨公館公引見曰明日同遊宇治　夜訪江頭子周平

二十二日
午前人來告曰公既遊宇治乃與敬助俊瑞杏菴德太郎作太郎至豐後橋公路於川北余輩渡橋路於川南初遥相望稍久相失至萬碧樓待公不至飢甚乃買酒申牌公未至余謂蓋公半途歸也與敬助謀將歸忽見公攜蘆村波多吉郎須田彌六等五六人頭戴手巾過橋上來余將出迎吉郎先走來私語曰不須恭讓恐店人悟乃止公解鞋就座余出見公使余坐上頭而命酒余令女奴鼓三絃且歌摘茗謳衆戲謔百出以佐興盡歡公悦女奴皆目客黠及其為人曰公等皆西國人也指余曰此客黠甚蓋方住上國者次指蘆村曰此客亦久慣都會者次指公曰此

客黠亞上頭客獨美少可悦其他皆篤行君子未深都會悪習者也戌上牌買（舟）三隻公及余蘆村等衆一舟杏菴俊瑞等衆一舟僕從衆一舟女奴皆立岸頭欲送之寒甚余與公同被相煦衆吟唐宋小詩水落舟行極遅半途忽聞霜狐哀叫至京橋傍將出舟公謂余曰官大夫岡平等常憂孤無聊不樂今日之遊生來有數之歡也先生請告諸二臣余曰諾公賜茶一斤歸逆旅出訪江頭朝長二子告公意江頭子曰寡君性鬱陶多怒其深憂之本年夏以來頗有佗爽

之風閣境悉悦是先生之力也敢謝　江頭子来別趙公所告別公送至次室遂見蘆村及衆侍臣告別丑牌帰逆旅　作太郎辞我為公従者赴江戸

二十三日

午前冨井清兵衛為余買舟楽之同初来者帰至江口天暮戌牌帰僑居　撿二十日後事如左亮平帰埜華岡直蔵来見以上二十日事春波涼臺皆贈肴雄哉河茂三木香苗春波大隅文叔来朝川善菴来訪彼舺舩送所托諸物来二十一日事神吉新右衛門雄哉河野

遠平来櫻井一太郎来二十二日事御霊火洞然大新備島晋三郎使人来候近火高木雄蔵来冲尚隆自河内来宿二十三日事

二十四日

遣秀平於江子島油彌氏訪泉吉　雄哉壽菴春波来　今遣諸子贈大村齋帰土物小竹洞然涼臺春波信之助晋三郎直蔵宗兵衛備禹大隅錬兵壽菴文叔龍蔵亀年九山良琢河茂賢了敬證大新諸子尚隆贈生鮮三枚　文叔春山大隅来　與秀平訪泉吉余留宿秀平帰　河茂来不値

二十五日

昧爽清作来迎帰　贈土物於直吉玄氏仲華剛之助庄次　備禹良琢雄哉大隅贈肴　供酒飯諸子贈冨井清兵衛香魚　櫻井一太郎来　丑牌御霊衛火發秀平益太郎等候葛氏庄次諸家　河茂仲華信之助翠香大新使人来候近火

二十六日

之大村邸見冨井清兵衛一瀬小左衛門清兵衛附

余以大人来　雄哉来診新助　大新来不値　了悟贈酒　候葛氏庄次以飯　九山錬兵晋三郎香苗良琢来　洞然使人来　披大人来中載高秋帆下獄伊達五兵衛自殺事秋帆善士也不知其坐何罪或曰竊交外國或曰謀不軌疑誣説也向遊長崎五兵衛待我太厚其為人有氣敢任未必不感於我一言蓋其素志有定焉非偶然引決我竊哀其志云

夜與勇候庄次葛氏二家咫尺於火幸免　敬甫来

二十七日
雄哉來診新助玄氏亦來診　龜齡軒自京師來訪
葛氏來診新助　冨井清兵衛一瀨小左衛門贈
肴　新清來一春波晉三郎來　夜訪鋏兵諸家
二十八日
庄次來謝　雄哉來診新助　齡次來　東野哲次
郎來　玄氏來診新助　龜年凉臺來
二十九日
玄氏來診新助　自是服玄氏藥　敬證使人問新

助病　鋏兵來要余赴北里池田亭春波龜年先在
座余獨先歸　安石來宿飲之　雄哉來診新助
以新助疾病移整生於倉中
十一月朔　乙巳
惠聞春波備禹晉三郎來賀　飲安石　安石去
太郎來　小竹贈肴　晉三郎贈肴　雄哉玄氏文
叔來診新助　貿名海屋來訪　本間愿吾園田保
保郎吉也　猪來　大隅來　鋏兵來　秀平歸郷送以一
律（我遊南紀又西肥行李生平吾子依若浦夕探神女廟蘭船夕聽佛郎機雄窮山水登臨勝未悉聖賢經傳徵多感駭ゝ求益志明年復約叩山扉）　玄氏安石會議為新助用
葠
二日　丙午
始講詩經　惠聞來　玄氏來診新助　行德寬吉
來　招玄氏飲之鋏兵偶來與焉又招春波既而與
鋏兵之井池街買器物勇從　日向杉田平三郎來
見　右近之京師
三日　丁未
敬證惠聞來　洞然冨井清兵衛行德元恭司馬助

東野哲次郎來　雄哉玄民來診新助　長平來飯
之與出赴涼臺留別宴先在座者十餘人余及長平
傾數杯即去長平途別街遇鈇兵甥之歸龜年來（龜年向在日高氏）
同鈇兵去　松尾謙齋來訪　秀平逢風不
得發復來留宿
四日　戊申
洞然東回本月六日請臨草堂　讓平歸郷因東順
道京善贈毛氈年魚　南陵兄十月五日東、自府内
邸至　使秀平館府内酢屋平右衛門於其邸　新

清東曰請明日携令姉及雄哉臨劇場　夜平右衛門携府内人二宮宇太郎来見　秀平去　欽之助来新助送茶自日田七至　玄氏来診新助　江戸人関某以藥師寺寥然柬来請見辞

五日　己酉

回原新蔵携其内弟高妻謙之進来見　姉氏勇従雄哉之新清許観劇　酢平来裁寄南陵兄柬托焉　玄氏来診新助　俊良来　松本玄菴来瀧太郎入塾

六日　庚戌

玄氏来診新助　右近入塾　大新贈肴　綿清使人来　修蔵来謝過　晩赴洞然氏途訪花岡準平不在又訪回原新蔵聞回既之須藤氏矣乃走行新蔵及福山留守倉井茂手木在座主人供酒飯有盛饌松本俊五郎出見戌下牌辞出新蔵別於其戸外茂手木別於西国橋

七日　辛亥

備中真野順蔵来至 内封寄 小竹柬　河茂来　花岡準平来　雄哉玄氏来診新助

八日　壬子

河野逸平来見　春山来　匠工竣事　洞然来来安石　徳太郎叔父某来見　玄氏来診新助数日前婢夜須有罪逐之今日其所善婦人携之来謝不赦

九日　癸丑

玄氏来診新助　以洒埽楼上及倉中故休講　移几案於楼上先是以新助病且有客姉氏勇故遷塾生

倉中西崖匠緒楼使敬助増太郎亮平右近清策等糊壁是日功畢　龍蔵来　春波来　夜導姉氏遊高松邸金毘羅祠姉留観夜市余先帰

十日　甲寅

東野哲次郎携西尾兵右衛門者来見　玄氏来敬證導至其家勇従途訪河茂良琢敬證供酒飯恵聞来與焉酉牌帰恵聞途別　酢平来不值　文叔安藤多門来不值

十一日　乙卯

玄氏雄哉来診新助　春波携壯蠣来與飯之　神原敬吾藥師寺寥然東至即裁答柬　柬三枚五郎兵衛　欽兵来飯之　蓁園来聽講初余往浪華也聽講者僧徒居十之八昨春以来稍減僅居十之一於是恵聞了救敬證蓁園復来

十二日　丙辰

松尾謙齋柬曰賤息乾蔵欲従事醫學敢告即裁答柬附良蔵　龜年柬曰欽兵欲供午食請過我家同行　玄氏来診新助　午前出訪筑梁遂之龜年氏與之出訪大隅不在訪壽菴而至欽兵許主人供酒大隅亦至醉後大隅買漁舟一隻皆棄焉沿江戸濠至裏川大隅醉甚自披蓑衣投網一無所獲泝至櫻橋出舟至池安亭醵酌余近有攝生之念不欲不時飲食興味索然酉下牌竊先遁大隅追出送至我家

修蔵来

十三日　丁巳

遣勇於中村勘兵衛許送其所囑於新助寫本九山送肴　玄氏来診新助　贈敬證子清丸硯　雄

蔵来　午後與勇出訪葛氏又訪大新主人供酒食飫甚出訪恵聞不在訪龍護欲訪文叔新居（在島坊）龍護使乙磨導而行文叔不在其妻見臼井龜次郎父焉少間文叔自外返曰今遣伻於先生家而請明日臨矣日暮假紙燈出訪澗然主人供茶戌牌歸　醉平来不値　龜年及其母来不値　大隅来曰明日請臨

十四日　戊午

訪福光春齋遂至文叔許勇従主人供酒龍護同席余齒疼請主人刺牙根出血午後出訪東一又訪春日寛平不在　等顯来　玄氏来診新助　申牌至大隅氏主人曰昨年今日以某新卜居會諸公焉故舉舊盟也大西周仙（號水原堂薫湖居江戸濠大齋橋）竹林謙吾（櫂屋坊人）白井山城（幸街濠千秋橋西側人）中耕介（坂本坊千秋橋側人）齋藤延蔵（石津坊人）諸人来會分韻賦即事余得元（去年今日打居門壁上舊題詩尚存幸矣吾徒無疾病依然此處共杯尊松態耐久非生面梅解相思已返魂更覺歡情勝前度新逢弄瓦百祥繁（主人新生女））既而余與謙吾圍棋戌下牌歸　三木香苗来不値

十五日己未

受盤生賀　長平壽菴春波龜年大隅龍太郎春山来賀　雄哉玄民来診新助　出賀太郎備後富井清兵衛至一瀬小左衛門許主人方與客飲因觴余焉帰路訪酢平於府邸　酢平送酢及南陔兄所托鰹鱇　丈叔来飯之與出訪小竹　又賽御靈詞神遂赴丸山氏主人及弟鐵彌見戍牌帰　丈叔途別　了悟来　姉氏賽北野鬼子母神　夜有人手巾包面立戶外而如有所窺德十郎在厠知之告余余使勇德

十郎出戶詰之其人曰某侯人焉也德十郎曰窺我戶内他也曰豈敢乎言畢去起比隣告之隣人曰昨夜深更某自外帰亦見一人立居戶外矣乃召益太郎右近良平等直宿玄関

十六日庚申

始講南宋樂狀元雷發詩　丸山鐵彌来聽講　播磨赤穗郡赤松庄皆縄邑法雲寺執事（執事其所書）服部次郎左衛門横山總右衛門横山久右衛門送法雲寺縁起文一篇且柬曰明年三月十三日當赤松圓

心公五百年忌辰法雲寺主欲祭圓心公季房公及守白旗諸將號曰忠臣塚供養赤松氏裔自久留侯以下皆将使使燒香焉君姓廣瀬明係赤松流派故寺主使某輩白君若惠然奉玉趾莅祭事則圓心公在天之靈必嘉之余家自五世祖五左衛門府君以上世系不詳而服部諸子認為赤松裔何也　一瀬小左衛門送大人十月二十八日柬中包彦國及中村禮助柬禮助告長埼事頗詳　携孝也賽御靈祠遂訪葛氏　酢平携安治川街人吉田屋喜兵衛来

見且曰明日供午食　良琢来　大隅贈赤飯　春波来

十七日辛酉

丸山来（以後不必記）　使勇發寄岳翁柬於久留米邸　使杏菴發寄本田鉄八郎柬於大村邸（柬中包公詩稿）　使益太郎發寄眞島順道柬於脚夫　玄民来診新助　酢平與二宮宇太郎来導余及春波遊淀屋橋肴店供酒酒牌帰酢平見其姪某　書林松屋某携森伸助柬至

十八日　壬戌
晋三郎文叔来　臼井亀次郎父来　訪酢平不在
十九日　癸亥
遣杏菴於大村邸發荅中村禮助柬　發寄南陵兄
柬於酢平　裁寄大人柬　京師伊勢屋藤次郎送
寄長埼廣田小十郎扇紙蓋森仲助所屬即裁寄仲
助柬托諸松屋彌兵衛（昨日既遣龍太郎托寄仲助柬於彌兵衛今日則遣河内）
屋新助　玄氏来診新助　福光春齋妻来　章次入
塾　酢平使人来約姉氏明日同北上

二十日　甲子
姉氏勇従酢平北上　岸田昌平来至　玄氏来診
新助　鉄兵来要出之井池街買器物帰供夕食其
家人来迎曰室人疾病　丸山借自鳴鐘
二十一日　乙丑
南至放學　昧爽浴而受塾生賀　謁祠（以下稱御靈曰祠）
新助疾病走人呼玄氏雄哉至二子曰非必今日
逝而我不能保其快起也　遣人於久留米邸托寄
岳翁柬又封寄大人鉄之助柬外書蔵本彦六名托

諸大村邸又裁寄姉氏柬外書酢平名發諸京清氏
皆報新助疾也　新助遺言遣人於晋三郎許謝其
忠晋三郎走至　敬助致長與俊達柬即裁荅柬托
焉　花岡準平贈紅鬃魚　敬甫春山敬助来訪新
助　大隅李竹林誘吾来　西元禮来至内色恒速
頼母柬及詩巻　初凉臺使新助肉食於是無食非
雞鼈鯉鯛不肯下箸終傷食為下痢不已余帰聞之
曰瘳既極腸胃恐不堪膏粱也戒室氏禁肉薦菜菔
蔓菁等物及安石玄氏會議曰不如肉食宜薦雞肉

余争曰新助元傷於肉食而復許之何也請用雞汁
安石曰汁亦可乃以雞汁作粥食之居四五日痢止
隔二日而上厠頗有起色玄氏亦曰（謂）必可瘥也既而
玄氏語室氏曰汁之功微不如用肉新助聞之非肉
不肯食余猶戒室氏日一薦肉然漸生痰玄氏合沙
糖於罌粟汁吮之痰稍退新助貪其甘常吮之不已
余謂室氏曰甘能弱胃且節之室氏曰醫勸之病人
欲之妾安能制之數日前玄氏語室氏曰雞肉日一
食其効猶淺且食他魚肉亦可新助聞之三食非肉

不肯下箸大昨夜余聞之攢眉謂室氏曰新助必以此死鄉忍焉乎室氏曰醫之所令病人之所好而妻與君禁之新助至頑必以我夫妻為吝肉價故禁之矣弟既病食亦死不食亦死均之死不如従其好也不然含憾而死妻不忍焉　三食用肉三日昨夜下痢朝来大疲自知不起遺言訣於諸友　雄哉自始持肉食不可之説　大隅曰欽兵妻労瘵臥牀四五年近来裏治之病勢或進或退極似新助　君四五日前既能步行昨朝食雞肉　昨晩忽生疾既死復蘇今猶氣息

奄々大哉肉食之害也　余謂室氏曰卿聞林君言乎請今後切禁肉食庶幾收萬一於桑楡而已　築梁東曰冬至小集請臨以新助病辭

二十二日　丙寅

築梁来訪新助病　春日寛平来曰請今夕臨敝廬余以有病者辞客曰願診之乃視新助出曰今夕我保其無不諱且臨　玄氏来診新助曰既不可治也室氏欲用晋三郎父所教藥乃授其法玄氏　雄哉来診新助　高妻謙之進来　田原貞之進寄乾魚

移章次居於玄関佐家務　俊良来　玄氏移家於凉臺故居往賀之又訪龜年屬酔平書畫帖又訪小竹父子亦屬書畫帖主人曰君家有病人君必不堪欝悶且食我家乃供酒食夜帰主人使人送　寛平使人迎即行阿部総州在座少焉東畡野村健一郎来始見實花叢三字姓純吉者焉主人父子出接供酒食有感鍥亥牌帰　日高凉臺東自安藝竹原至

聞河西確助自殺長平話　林谷卒総州話　確助参河人十年前西遊訪余家大昨年隨其君内藤公在大坂城介余謂公性慷慨有氣節奇男子也而余極服其議座

無所挟其自叉我不知其故蓋不堪激昂聊復爾已惜哉林谷工篆刻為天下第一余嘗識之江戸本臨落奇男子也　丑牌新助甚喘塾生来護視

二十三日丁卯

晋三郎春波来　雄哉玄氏大隅来診新助　玄氏東曰某移居故欲觴諸公請臨　小竹贈菓子問新助疾　玄氏復来診新助　姉氏東自京師至　夜塾生来視新助

二十四日　戊辰

雄哉玄氏来診新助　先是官令禁銀一朱今日復

令曰自今日後許復用之至明年十月實禁之新令
朝出夕改萬氏莫知所適従衣服金銀之制為害尤
甚皆仰天咎咨　岳翁本月三日東至先是新助病
二百二十日余罄家所有治之自前月二十四五日
後發東告岳家五六回而岳翁未見我東猶以為尋
常疾室氏壅蔽之為也　午後春波来與出至岡部
氏良久長平亀年太郎築梁及二客至有慼宴戍牌
帰

二十五日　己巳

玄氏雄哉来診新助　夜塾生来視新助如昨　備
尚来

二十六日　庚午

長光寺乙磨来致周郵東（周郵請作岡子究墓誌）等顯来
玄氏雄哉大隅来診新助　安石来訪新助病留宿
飲之　讓平帰塾　真島順道送猪肉　得三郎致
名亀蔵　河野逸平来　戍下牌讓平右近與室氏
侍新助側新助曰小腹硬請温之安石令灸之新助
曰異哉今夕不覺熱安石退謂余曰死期既至余與

安石飲樓上未幾讓平来曰灸未畢體既覺冷如何
安石及余下診之則既絶自初病至是二百餘日中
間四痊而皆以饞敗遂為療以没年甫十九悲夫新
助岳翁次子性樸直能勉余住浪華後従大人學數
年余聞其業頗進與室氏謀招之客年八月至浪華
本年三月余遊大村使之冒姓廣瀬為余義弟同室
氏留守焉居一月臥病初新助東月餘余見其與塾
生同食常後而畢詰之曰毎食不至七八椀不能已
也余驚曰然則子一日所食一升二三合不苦多乎

大食傷胃此後宜限四五椀也又見其食後必凭几
睡戒之曰益軒養生訓載食後即睡者必不壽之説
可畏也新助曰諾然不能悛余病之今年正月雇賤
津修蔵勝人鏡録曰課十頁修蔵懶不満課余謂新
助曰修蔵若不畢課而寢卿為我鳴其罪扑之修蔵
屢為新助所扑余又謂修蔵曰吾子見新助食後睡
必扑之新助亦屢為修蔵所扑爾後午睡稍減三月
盡余将出門集室氏及塾生皆教戒之謂新助曰吾
子謹篤善守吾所屬唯午睡飽食二事未能如我意

請戒之既而四月日永宜瞌且傍無裁食之人終忘
余戒毎日三眠至五月傷冒下痢不已凉臺服之以
鴉片数十日冒益弱而為瘵比余帰乞玄氏治既雖
岐扁不能救也　使安石作東報大人及岳翁以新
助卒又報姉氏於京師又走譲平等告備島玄氏雄
哉春波亀年葵園恵聞等　玄氏亀年来弔　整生
皆坐新助側守夜
二十七日辛未
遣杏菴發寄岳翁東於久留米邸　春波備島鉄兵

春山敬助河内屋新助河茂家人大隅壽安庄次等来營
喪事春波又使加島屋吉兵衛来視葬事如恭哀童子
時　葵園恵聞来議葬地春波等皆曰南徳寺可乃
使恵聞往謀於龍潭　大新亀年母晋三郎来亦營
葬儀　午後加島吉河新傑彌平與室氏行歛蔵於
巨甕用石灰悉循恭哀童子例衆勸火葬大葬有費故余
不可　未牌歛畢俟龍潭使僧来迎不至　申牌恵
聞来曰龍潭既許葬於恭哀童子墓側而曰不用使
僧往迎也　與衆議定新助私謚曰醇慤居士　安

石去　申牌出棺葵園恵聞咒經畢余及春波備島
鉄兵大隅加島吉河新庄次譲平右近清策章次益
太郎徳十郎徳太郎直蔵亀蔵乾蔵良蔵義太郎雄
哉壽安杏菴俊瑞秀太郎晋三郎熊野屋伊兵衛備
前屋宗七大和屋卯兵衛津國屋善蔵伊賀屋文助
玄氏子九山人洞然人葛氏人等凡四十餘人従葬
雇先導者一人秉炬者四人舁柩者四人鑿土者五
人室氏與亀年母大新敬助春山留守葬過常安舟
津二橋従安治川橋西畔北折至南徳寺則日既昏

黒龍潭出見舁柩上堂潭及一僧咒經余以下皆焚
香既而移柩墓田潭又咒經焉余及備島河新大隅
壽安河島吉晋三郎等窆柩蔽土春波鉄兵諸人皆
俟於寺酉牌同衆帰使敬助春山預具膳而飯諸客
初午前余心下痞梗服壽安丸薬及自葬帰満身
如熾欲吐不吐欲瀉不瀉大困辞諸客上楼而卧戌
下牌客稍〻去余困益甚乃服沙糖湯一梡腹即鳴
少焉暴瀉不已比夜明三十二行室氏婢皆侍不寝
今日来弔者甚多不暇悉記

二十八日壬申
卯下腹痛止（先是腹痛難禁）微瞭既覺委頓甚　庄次加島
吉春山備島龜年河新来謝　遣諸子謝昨日送葬
諸家　敬證長平司馬助来弔　伏見人小林新助
来請見以喪辭　清策瀧太郎展醇懿居士墓　同
坊待詔及街卒皆来乞錢共以二百錢不受不得已
共五百錢或三百錢乃去待詔等就喪家乞錢都會
悪俗也方今號令如牛毛而舍其尤害者不問何乎
二十九日癸酉

富井清兵衛行德元恭文叔来弔　洞然来弔飯之
雄哉来　室氏展墓孝也秀太郎亮平從之　昨
日托寄大人東（外書藏本孝大名）於大村邸
晦甲戌
昧爽姉氏勇與酢平自京師歸先是余東姉氏曰新
助必不出三日而死請速歸此拙荊之額也姉氏猶
以為負疾不死矣過七八日而歸始聞其死大驚
玄氏大隅春山来　松本玄菴来　大新妻来弔飯
之　一瀨小左衛門来弔　姉氏勇與塾生展墓

十二月朔乙亥
以喪故停塾生賀　醇懿初七日忌祭在明日招備
島議作齋供客事　欽兵来　香川一郎来　富井
清兵衛一瀨小左衛門贈菓子　增太郎德十郎展
墓　龍護来弔　令遣諸子於諸家告明日忌齋
酢平来飲之　修蔵来弔初新助有憾於修蔵及其
將死修蔵畏其為祟屢来候之　雄吉来弔　三木
香苗来弔　真島順道弔書至　南陵兄十一月朿
至

二日丙子
昨日東諸家曰明日巳牌將供齋請臨而辰牌龍潭
今日潭為上客塀惠學先至（惠學偶在潭許聞余有喪来弔）葵園文叔元慎
河新幾太郎直蔵乾蔵修蔵河新壽安玄氏子敬助
須藤氏人欽兵龜年大新晋三郎香苗春山相繼至
時廚膳未具蒼黃失措以上二十人為一席午前飯
之讓平章次艮蔵增太郎龜蔵清策德十郎杏菴亮
平德太郎秀太郎右近瀧太郎十三人為一席午後
飯之能勢屋某姉氏勇婢僕七八人為一席千太郎

春波備前大隅薄暮至惠間庄次夜至亦皆飯之（客凡四十六人）
對門三家兩隣九山敬證司馬助清記招而不
至　諸家所賻有別録不記於此　垣内溪琴送柑
二籠　本間愿吾猪吉雄藏平左来弔　春齋妻来
弔

三日　丁丑

以七日忌畢始講　室氏孝也展墓　玄氏来　春
齋来　神吉新右衛門贈著蕷　遠江掛川人戸塚
永三郎来見　三枝五郎兵衛来　岳翁十一月十

八日来至　姉氏勇従酢平遊界　夜庄次来　稲
田子来及五教館生列名東至（稲田子寄蠑子）

四日　戊寅

春山携天草人吾九玄甫来見　小竹来曰備中吏
人結城大作者屬僕贈君以其所刻印一顆（文曰謙印字吉）
（甫今一顆為兩殿上陰下陽）請受之　神吉新右衛門来　俊良
来　大隅来　初文叔贈雛猫余家畜之長本年夏
猫夜吼孝也頭了現見之叱猫逐之爾後猫晝伏出夜
大為害余自大村歸室氏語之今日執之放於北地

五日　己卯

備前来飲之　間野百六将帰中津来別　俊良来

六日　庚辰

中山一文叔来　晋三郎来飯之余始食肉　春山
来飯之　夜龜年来

七日　辛巳

龍護来曰明日請臨　大隅来　姉氏勇自界歸
朝長周平来自江戸至　村瀬善右衛門静菴来至
（善右衛門寄香養金）　河野龜太郎所送百家詩五部至　裁

寄大人及稲田子五教館諸子来　小竹門人山中
七左衛門（参河人）来見　夜庄次来　元慎送酒候寒

八日　壬午

裁寄南陵兄来於酢平　遣杏菴於大村邸托寄稲
田子（来中饅頭）包　村瀬静菴芳陵榮伯五教館諸子来又
寄大人東外書藏本彥六名托焉　午後與孝也勇
出訪春日寛平又訪香川一郎遂至文叔氏使勇去
留孝也焉而携文叔之長光寺主人供酒使其子乙
磨招孝也示其所藏龍鞄長可四寸有足似蝘蜒而

非曰壇商某所贈獲諸赤穗壇中云申下牌辭出丈
叔使其僕送孝也　片山春悦壽安來不値　夜街
卒急召井上屋新助使章次往返曰坊正傳官命曰
近者盜賊公行揮白刄排戸破門而入左右人家併
賊無敢救之人情輕薄至此可憎今後置什伍要約
急難相救也又曰盜難禦者殺之亦可　玄民來
九日　癸未
龍潭來　俊良將歸播州來別贐銀　午後訪小竹
先是酢平屬余乞小竹父子詩今日謝以金百疋出

訪玄民龜年遂渡筑前橋訪吉田喜三兵衛　又訪備
島不在訪酢平亦不在訪春波而歸　夜與姉氏勇
携酢平及其從者平八伸太郎過肋右橋肴店飲之
遂觀新街夜市歸　姉氏亡金一両三歩（蓋自遺於座上而爲婢僕所盜）　阿部繼洲來不値　高妻謙之進來不値
室氏展墓
十日　甲申
龍潭來（以下不必記）　磯吉自日田至致鉄之助東内包
岳翁柬先是余柬鉄之助告新助病鉄之助發脚夫
告諸岳翁故也岳翁又柬曰近藤文紀近者習鳥槍
數日前自誤爲槍所傷而死（文紀筑後追分人戊戌隨余至浪華余開業延生徒文紀與有力焉頗善詩不易得才也歸其家杳絶消息今年余過府中筑後文紀出迎余責其懶文紀謝曰近日必至大村從之浪華矣既而果訪余於大村又謝曰本年有故明春必從先生矣余語秀平曰文紀曰必必而不必我知其無志也嗚呼文紀抱非常才不自檢束遂死非命可勝歎哉雖由其親不能教以義方亦余德之不能化也噫年甫二十一二）　秋雄兄柬至曰近隨南
陵兄住府内南陵兄送蜜橘　大隅白井山城來余
將出遇二子止良琢亦來而先去日没與二子出遇
江戸濠遇龜年要之至大隅氏而與龜年出訪鉄兵

鉄兵贈金以錫製茶壺而送余至大隅氏龜年別去
山城在焉主人出酒圍棋戌下牌歸主人使僕送
姉氏所亡金獲於砌下（蓋婢拾之既而恐事發竊返焉也）　姉氏買酒
供家人及讓平亮平（二平皆有勞於索捜）
十一日　乙酉
惠閒介京師畫師狩野春山來見　遣勇右近發寄
漢琴柬於河松氏（柬中包絹及鰈子香魚）　小竹贈鳥轉送諸
備島　春日寬平贈騁　有秋來　後藤春蔵贈猪
其使誤投南隣隣人致之　與勇觀平野街夜市遂

訪庄次不在

十二日　丙戌

文叔贈肴轉送諸小竹　築梁来　等顯来　吉田喜三兵衛使人来曰猪肉至請来買大隅偶在余座欲介余見喜三兵衛乃與之出訪酢平而至秋月邸買猪且與主人語歸路訪備禹不在訪司馬助太郎歸　發寄江頭子朝長周平蘆村中村正輔福田郁波多吉郎東於大村邸　冨井清兵衛片山春悦来不值　蘆村郁吉郎東至内包觀瀾公大村侯號東及遊

宇治記　敬證介專行寺者来聽講　仲英来　先是余家雇春戸播嘉者秋以来又雇天直者春戸使其家奴来不親来例為然昨日一傭者来請春室氏出来附之以為天直氏奴也昨夜天直親来曰朝来春於貴門者誰也室氏曰非子之家人乎曰某家今日不出傭必念秋也某明朝来捕之今日傭者来春天直至叱之出鞭諸街中傭者嘵ゝ不已天直要之去而使其家奴来春少焉又有一人見天直家奴詈曰汝念秋也亦鞭之余家不解其故使人詰之其人答曰某即播嘉也某秋来契濶大昨日偶過貴門入使尊閽聞其欲春昨日使家奴来聽命今朝復過貴門則家奴未至而斯人在焉余家為述天直事播嘉乃去赴天直氏既而天直来曰曲在播嘉既買酒謝我敢告

十三日　丁亥

講後敬證請臨乃與之出訪中英又訪良琢不在既至敬證氏園棋少焉葵園恵聞猶丸凡至同食未牌勇徳十郎来迎余與恵聞出而大降過長濠橋至南

久寶寺街恵聞別去曰今夕奉訪余訪丸山主人将出見余至止而雨甚不得出良久雨衰同主人出至米屋街丸山別去余訪大新書次而大降雷電驟至使徳十郎迎恵聞返曰将至俟之良久不至酉下牌帰不幾恵聞至飯之而晴月色清亮温如二三月送恵聞至淀屋橋而北移経肥後橋帰　東奥島順道孝也至玄民許乞雛猫帰　大隅欽兵来不值
吉田喜三兵衛送肴　東一来不值

十四日　戊子

孝也所乞於岡部氏雛猫昨夜鳴不已使徳十郎返
之　招備畠飲之供猪　玄氏阿部良平来不値
良琢来曰明日某衆舟来迎先生出遊　招吉田平
陽喜三兵衛號　飲之酢平偶至同席平陽未牌来戌牌去
三木香苗来
十五日　己丑
受塾生賀　棕亭送肴　玄氏来　興敬助至大村
邸見冨井清兵衛又見一瀬小左衛門小左衛門方
興客飲余與焉　午後良琢携新清雄吉来迎余入
舟勇従圍棋不覺舟至浪華橋也今日徹而無風暖
甚煙意空濛篷聲滴瀝傍無一舟沙鳥近人不似平
日千舳軋於水中萬肩摩於橋上之喧聒矣日晩回
棹至梅檀橋南畔投看店喫飯戌下牌帰　壽安髙
妻謙之進来不値　庄次春山敬助来賀　南陵兄
本月三日東至　小竹送猪
十六日　庚寅
酢平来召春波見之既而供酒食大隅偶至共焉
稱念寺賢了東曰恵聞敬謹在我家請臨乃往主人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三　二九

供茶恵敬外別有二僧焉先去既而九山来敬謹去
戌牌同九山辞出九山導余遊福亭又飲乗肩輿帰
本年殊暖今日忽大風奇寒劈肌　室氏展酢慰
墓　岳翁本月六日東至来聞新助死也曰淡図公
本月朔宿府中使伊織君過某家伊織君途遇種男
而去　司馬助太郎来不値　香苗来
十七日　辛卯
放學掃煤　大人彦國祐之十一月二十三日東至
曰将以二十六日發大村　發答曰高涼臺東於吹
田屋宗助　磯吉来　夜隣人自垣外呼曰有焼島
矣須臾室内戒火
十八日　壬辰
譲平帰家托寄順道來　賢了来聽講飲之敬謹恵
聞與焉　佐々木久吉来　櫻井一太郎来訪飲之
棕亭偶至共焉一太郎去棕亭夜深去　孝也有疾
秀太郎帰家
十九日　癸巳
謄間尚輔来不値尚輔幾太郎父　鴻池利三郎来弔　孝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三　三〇

也大熱滿身發瘡招雄哉診之服其藥　大庭左衛門來　吉川松谷來不値　春日寛平來　油屋彌兵衛之人來附金百兩替券　春波來　壽菴來

二十日　甲午

申府序　昧爽勤會至今朝止　例自明日於〔放〕學本年惠闇敬證等請無休講余悅許之　孝也熟歩減　雄哉來診　良琢洞然玄菴大隅來候寒　日野桂洲來　東野哲次郎來　一瀬小左衛門來　龜齡軒來　夜酢平來飲之界人澤屋彦兵衛（今居新街西口）介

酢平來見亦飲之　磯吉將歸裁寄大人棣園兄彦國鉄之助柬

二十一日　乙未

良藏章次歸家　始講遠思樓集　雄哉來診孝也　神吉新右衛門來　玄佳來飯之　酢平將歸裁寄南陵兄柬　備禹來　東日野鼎哉送糟藏香魚托桂洲　数日前九山柬曰二十一日同賢了上人臨敝廬今朝與賢了約未牌同行未下牌至賢了氏則之隣寺未歸見九山家奴持柬來余使人促賢了歸問九山柬何事賢了曰九山曰申牌來某申牌將之他家故欲辞余曰不如促九山早具飲食也乃使九山奴先歸而與賢了往九山出宗像廣吾（卽能閒廣吾也）大竹斧八二柬附余曰江戸人中澤雪城者來欲介某見先生此二柬雪城所勞也乃披之廣吾柬曰聞之於龍信傳藏往年或惡某於先生曰廣吾爲惡矣先生信之削某名不得列弟子籍也某實放蕩賈金然敢爲他惡乎先生何不折柬一詰而織絕某也某受先生恩至深至厚故戀慕也耳雪城僕所厚請善視

之主人供茶及酒賢了先去雪城勞酒井侯（右京亮）臣德增綏二郎者至敬證亦來談至戌牌大隅使人來曰出羽新庄留守天野武雄者方在某許欲見先生請臨余欲去主人不許戌下牌同雪城等出歸大隅復使人來余辭曰夜深倦甚不能趨也　花岡準平　酢平伊丹屋孫助來不値

二十二日　丙申

夜來大風撼屋樓上動搖不得眠寅上牌起開戸積雪在地（今年始雪）殘月在天一般清景使人灑然　雄哉

来診孝也　備禺来　大隅来曰天野武雄欲見先生於我家請今夕見過　後藤今四郎東至寄金及肴　酔平使平八者来別賚以博多織巾托寄南陔兄東　東包寄秋雄兄東外添羊羹人参　以醇懿忌畢故送饅頭於諸家　良平之京師　亀蔵父贈鰊鯤倭名数子　酉牌訪大隅良久武雄至年可四十餘快男子也主人供酒亀井侯臣天野又左衛門大隅所善亦至而先去余及武雄劇談至亥牌而辞徹雪烱々寒風針肌過西國橋月初出忽得一律半輪缺月出寒雲殘雪瑩々帰路今我影似人随獨歩水風如双戚微醺豐年更見莅蒋起微夜無停桴鼓閙一笑托人憂未已鬢已華首望天文

二十三日　丁酉

玄佳龍渡来　隣家僕毎日掃我門前使孝贈二百銭　雄哉来診孝也孝也痊　高寿謙之進来飲之與出訪寛平不在訪丈叔又訪龍渡不在帰路過浪華橋寒風劈面訪洞然主人供茶及糕日晩出訪田原新蔵謙之進寓焉　酔平来別

二十四日　戊戌

玄民来　酔平来托寄後藤今四郎東　泉吉東至

送栗乃裁答東報以羊羹托磯吉　磯吉茂八来飲之托寄大人棣園兄鋏之助彦國諸東及酒一樽菓子人参　雄哉来診孝也

二十五日　己亥

搗糕　晋三郎来　櫻井一太郎来　澤屋彦兵衛来不値　亀齢軒来不値　講後葵園請臨其家先去午前余携敬證専行赴焉五年前余嘗訪葵園時未瘥今則棟宇一新主人供酒飯使其二弟見申牌辞葵園請送敬證曰且遊南邊乃共渡金吉大黒二橋経難波新地至登角亭亭比前年経營更弘而百木未蕃歳晩無客極覺寂寞登樓坐南望頗佳唯憾夕陽既没煙雲宵霧不能詳觀也新令不許肴店招娼妓炊婢数輩出接客既命酒余謂敬證曰此際貴寺不遠何不召令閫乎敬證走伻迎其妻至婢曰近日我輩代妓習舞請忍笑賜覧交起歌舞皆痛飲至亥牌三衲曰移席於新街京亭何如余曰新街我帰路也賢輩許我随意先遁相従皆曰善乃過京亭敬證妻亦従丑牌余酔甚假寐別莊寅上牌覺三衲

猶劇飲淋漓無帰意余竊命轎獨帰就寢未幾天明

春波直蔵雄吉香苗来皆不值

二十六日庚子

順道寄金及柬　遠思楼講主今日止　庄次来飲之茂八来與焉酉下牌與勇送庄次至其家遂浴湯肆帰

二十七日辛

南陵兄本月十八日柬至　數日歳暮音問如織不暇記　專行来　茂八来　托荅順道柬於龜蔵

夜天満災遣諸子候洞然

二十八日壬

蔵荅觀瀾公及蘆村福田波多二子柬　瀧太郎帰家益太郎出塾　澤屋彥兵衛送酒一樽先是余為彥兵衛書扁額五字潤筆之豐今時所希故記（酒名松竹）梅一樽容三斗六升　移塾生於玄關

二十九日癸卯

惠聞来飯之　備中真野順蔵寄金及柬　呂敬助入塾守歳塾生杏菴龜蔵徳太郎清作右近五人也

夜携孝也賽御靈敬助勇従　作除夜詩曰　酔人載路見昇平無復行歌野哭聲（東坡除夜有行歌野哭兩堪悲句）奚訪空庵知衆鐵獨彈長鋏感吾生梅花似踐前年約燈火也依殘夜情一客不来雖寂〻五更猶飲勝營〻

本年自發大村後至臘末百事倥偬不暇悉記比平日尤為簡畧

天保十四年癸卯日間瑣事録

元日　甲辰　曉來微雨平明晴暖甚

余年三十七與室合原氏兒孝之助及麻生氏姉麻生勇蟄生志田敬助藤田龜藏村瀬杏菴越智清蒙芳坊德太郎安藤右近僕彌平婢儀迎歳於浪華西濠僑居　卯上牌服大村侯所賜新衣着上下拜皇大神聖像祖先列位及故國於室而受蟄生賀飲屠蘇薦糕　作元日詩窓燗生紙淨壁掃書燦盡勤共令窮姑備同昨夜除古梅能致爲新叢稍衣魚何事尤欣慰何兒方讀書　平明賽御靈祠途賀原左一

郎　将之大村邸使敬助從孝也亦請從途賀安藤太郎井上主殿助昫同　馬至備前屋卯兵衛邮備許不在其妻留孝也焉渡渡邊橋至邸見留守畠井清兵衛又見監察一瀬小左衛門主人方與容飲引余爲杯既而出賀中島屋直吉平野屋善助渡蜆橋至須藤龜右衛門然洞許賀容滿座余頃數杯即去至田原新藏許主人方接容使其妻及妻弟高妻讓之助進引余別室供酒酔甚辭出渡大江橋至間瀬信之助許主人飲余使其姪本多又玄見醉益甚出賀田坂宗兵衛

加島屋又兵衛次春而歸即寢　申上牌出賀廣瀬重兵衛灘猶林榮蒙至筱崎長左衛門小許不在見其子長平贈金二朱出至岡部玄氏許主人方醉臥閑余至濠邊起薦酒亦大醉夜歸　遣清蒙賀葭屋清藏平野屋甚右衛門山九長久寺憲聞長光寺龍護大慈文叔大和屋新兵衛平井東一佐々原久吉吉益掃部專称寺指月等遣右近賀對前三家而隣三光寺清記光滿寺顯赫光仙寺景水村駒藏等遣龜藏賀福光春齋大黒屋德兵衛塚口屋小兵衛善行寺敲

月春日寬平香川一郎水野勝助三木屋與一中畠庄次日野葛崇山順藏平野屋會所孝助等遣杏庵賀和泉屋次郎兵衛称念寺賢了藤屋禹三郎錢屋宗兵衛春德寺了悟界屋新兵衛河内屋茂兵衛速水翠江吉雄良琢良運院等以井上屋新助號贈良運院銀二錢遣增太郎賀中西龜年錢屋兵助林大隅家原壽安德照寺麥園因順寺祐誠藤岡雄哉阿部良平間剛之助河内屋松太郎八千房一肖綿屋重兵衛後藤春藏高木雄藏等　備尚筑梁花岡直藏饉勢屋利兵衛

文叔長平亀年鴻池利三郎吉次郎伊賀屋丈助吉田屋喜太郎後藤春藏司馬助九山大工次郎兵衛卒卯兵衛平井東一竹林謙吾佐々原久吉乙麿平善中嶋屋市兵衛御靈祠官粟町疏後太郎令北晋三郎河茂但馬天民瀧澤謙吉等來賀

二日　乙巳

昨夜丑牌起諸子登樓始行勤會昧爽講孝經首章益太郎敬助來聽既而書元日詩分與諸子益太郎敬助清作德太郎亀藏右近杏庵德十郎　上田公長公圭春波香川一郎

原菊丸春齋雄哉穗積屋為助壽庵財津修藏行德元恭勝間幾太郎澤屋彦兵衛葛岡仲英田原新藏大新原田真卿但馬屋五兵衛中川玄佳井吉兵衛佐々木晴洲藤澤東畡冨井清兵衛橋本矢五郎了救澤田矢七片山春悦來賀　遣杏庵賀誓德寺敬讃定久寺了壽妙福寺善就佛願寺專精澤屋彦兵衛等遣亀藏右近賀花岡準平行德元恭原田真卿常源寺大淵聞信寺義天三木屋與市泉屋六郎兵衛松浦安道西光寺等顧源藏十河恭平等

三日　丙午

昨夜寅牌起与勇右近杏庵浴井池街湯肆遂賽祠天始明　大隅雄藏池田春山芳陵俊瑞來賀飲之　午前與勇出賀文叔不在其妻欲飲余余辭文叔偶歸供糕余出鴻池利三郎贈臼井亀次郎金百疋托馬先是利三郎托諸新助新助没余以文叔善亀次郎附之出賀龍護又賀惠闇大新九山至敬讃許主人供酒飯日没借燈出訪良琢不在見其妻又訪河茂歸ゞ　十河恭平松浦安道葵園松尾乾藏村上

代三郎津田六次郎玄民父子音丸玄甫備前屋宗七加島屋安兵衛欽兵衛宮屋清兵衛田中屋新右衛門一肖來賀　亀年來曰信之助欲招請明日陪之彼家時余不在　西山相模使其弟子來不值　夜修藏三木杳苗來賀　南陵兄客臘七日東自府内邸至東曰送綿屋清八蘭席五百五十束卿為我致送狀世謂錄物券曰送狀於清八

四日　丁未

使勇見府内邸吏谷口宗助遂致送狀於綿清　供

嬰生飯敬助與焉　龜齡軒來不值　措月吉田喜
三兵衛了悟日野葛民花岡準平岩田應吾來賀
龜年來曰請之間瀨氏語未畢小竹玄民至乃與往
將入主人門後藤春藏及焉同入主人介宇都宮公
旗戶田輔相見而供酒食楚江堂松鱸田坂宗兵衛
原左一郎葛氏春波前後至談論競起戍牌皆辭出
同小竹玄民龜年左一郎步過僑居門前余入焉自
窓外呼勇曰我將之大隅氏速遣彌平跡秋於玄民
許言訖又出同諸人行至舟坊第二街小竹左一郎

別去余及龜年從玄民至其家彌平亦至乃出余欲
要龜年之大隅許龜年不可途別令日大隅招姉氏
室氏孝也既在其家余則追至也大隅方使隣女三
名彈琴及三絃又使筑後屋某夫婦侑客酒　亥牌歸
大隅送至半途　右近之京都

五日　戊申

春山介肥後人藤本俊朔入門　呂時任龍太郎囑
寫迂言洞然囑　東櫻井一太郎送日間瑣事錄二十
紙托京清　羽倉公容牘二十四日東至略曰聞滄松
侯有意於聘兄而兄未答侯實不世出英傑兄宜應
命也侯方任天下機務以兄才學任其拾遺補闕則
天下萬民大幸也兄若躑躅不決須一束下與僕議
之僕給其費請速賜回音　浴淡路街湯肆賽祠

六日　己酉

杉田平三郎自界來賀啟之　久留郡人岩永順太
來訪岳翁旧牘東至內包金拾五兩大人彥國鑄之助予書
在岳翁東中始知新助沒也供順太酒及糕　天滿
人關彌宗左衛門為嚴田亮平來謝亮平舊牘遊京未歸　名

工谿自鳴鐘容牘九山借自鳴鐘余使工訂其差而
牘尾明之至是復差　伊丹屋孫助來　三枝德十
郎來　垣內溪琴來至容牘二十三日所發　午後與姉氏勇
孝也德太郎出余賀府內秋月二郎及原田眞卿至
今北晋三郎家姉氏勇等俟焉晋三郎不在遂過玉
江橋賽福島菅祠遊五百羅漢祠及浦江聖天祠憩
玉藤店喫茶既而經北里歸途余訪備前姉氏孝也
勇德太郎先去備前方飲隣家走歸留余供酒見隣
人穗積屋豐助者焉主人又引豐助兄為助相見日

沒為助去主人及豊助導余遊北里八尾亭醵酌戊下牌歸備為送至　妙福寺善就来不値　敬證来不値

七日庚戌

立春　昧爽與姉氏曹浴丹池湯肆賽祠　府内邸留守谷口宗助伊丹屋孫助又右衛門来謙来南陵兄事（先是府内炭借金於炭安炭安家人元助使又右衛門促債南陵兄方為府内謀不可故謀諸余也）雄哉来不値　太隅文叔来與出赴太郎招主人既酔坐客數十雜遝魚序余令主人弟子供酒食於

我獨自飲食先去訪信之助主人亦供酒　行徳元慎賢了来不値　三枚五郎兵衛徳十郎来　大人客年十二月五日来至（内包岳翁彦周来）雇龍太郎書與南陵兄来　府内人高屋三郎右衛門来訪　玄氏庄次来

八日辛亥

洞然来曰某将之江戸　良琢来　築梁招午時赴馬亀年玄氏等在座先去次大隅等余既食訪亀年要之出浴江戸濠湯肆又歸亀年氏而去　三木香苗従僕數人而来曰某近贄於堂島某氏矣　分遣杏菴等告十四日宴會於諸家　雇龍太郎如昨

九日壬子

發寄南陵兄東於府内邸不知兄果在府内子否故外附寄酢屋平右衛門書東内包寄大人東　發答羽倉公東於河成其略曰是地留守魚人聞家兄久兵衛将至焉某欲俟其至議秋東下請少遲之　聞流求人将過肥後橋下預遣人借春波水亭未下牌春波使人来告曰既到櫻祠乃携曹龍太郎徳太郎

清美亀藏赴焉兩岸列衆如堵或泛舟中流觀之玄氏及春波弟同席良久小舟絡繹下皆揭書御用二字又久之巨舟三隻至皆塗朱鏤金卓旗幟數本文彩精鮮映水動揺流求人坐於舟中奏楽歌聲咿啞鼓笛並起然風調鄙俚不如我古楽遠甚其人多髯頭着紅巾身着紅赤罽裘頗似清人而不薙髪第三舟正使所乗旗書中山王府及正使等字舟廣且高柁師數十立篷背以長棹行之每舟有吏人警衛将近橋皆偃旌旗既過橋復卓之少焉又有一巨舟至

頗粗並僕從所乘其人皆不色頭極似本邦守驗者此四舟薩摩長門龜井三侯所供也豹泥屋肥後諸橋設柵禁行人待舟悉過畢徹柵數十萬衆悉上橋往來相排噪是橋橋皆然觀訖春波將留余供飯且留玄民乃令諸子去先是余與龜年約今日同赴文叔氏會故龜年跡至馬太郎橋亦半助亦至主人供酒龜年曰長平亦將之大熊氏乃走人招之至遂與玄民太郎及主人至文叔許壽菴佐々木佐一郎及僧客數人在座佐一郎既醉頻罵座衆皆恭讓不抗

春波稍醉終發大聲拉其鋒則佐一郎亦避不敢去之他室少焉聞他室大鬨視之佐一郎將奮拳搏一人其人亦咋曰奴罪不可赦也將與鬬余及文叔要佐一郎入別室而出問其由其人答曰某玉造與力舍人也有事於隣打戶隣人未應奴自此戶內呼曰有事者我家也莫誤認某以為我誤矣入此戶則奴未交一言直飛拳搏我是何道理言未畢文叔僕出頓首曰公且恕醉人公且恕醉人其人曰汝明旦來謝於我去戌下牌皆辭出春波太郎伴至僑居戶外

聞信寺義純携河內八尾人來不值

十日　癸丑

辰下牌與春波勇吞菴將賽今宮蛭祠過心齋橋訪良琢又訪敬甫敬甫供酒及飯午後辭出過界街行數丁西有金神祠賽之自其西門出經長谷側今日晴暖如三月遊人倍常年謁祠畢避人取東畔徑出於千日過多左衛門橋西折沿西濠歸路過姊氏室氏孝也清兼等亦將賽今宮也勇復從姊氏行　壽安携笠原元春者來見請受業　泂然來飯之　夫

西周仙來　縣代吾來　姊氏等歸曰今日賽衆甚多為所蹈殺者三人

十一日　甲寅

秀太郎來致右近柬　雄武來欲招余余辭以將赴後藤氏招與雄武出訪龜年携之出過犬齋橋雄武別去（至）春藏許築梁諸人先在座少焉小竹近江屋五郎兵衛至談話競起五郎兵衛曰客臘二十七八日雜魚場藥地八郎右衛門家黃昏有叩戶者開戶見八九歲兒泣曰我失怙恃願見救主人憫之延入室

衣食之明日兒出遊巷中走返曰今遇我父矣主人
曰汝既過父何不從去而復來也兒曰我父實繼父
將殺我主人曰何也對曰我生父江戸產携我母浴
函根温泉母氏與外人亂生父怒棄母及我去外人
遂妻我母而子我携遊西州二三年母又與繼父反
目繼父納妾遂母母携我住讃岐國亀為女侍詔今
年官禁女侍詔母失業有東帰志携我上途繼父跡
至同行比過播磨母父與繼父相怨繼父要母赴黒
戈處殺之母將死囑我曰汝必報母讎我既失母不

得已依繼父繼父屢欲殺我妾輙泣止之故得免數
日前遊京師帰至八間屋巷出舟遂棄我去我欲復
讐然弱齡恐不克圖亀多故人必害我且赴彼地待
長也已主人愕然曰汝以匪人為繼父且有復讐志
吾恐坐汝得累也速去兒白然尼埼以西我嘗過之
此至尼埼之道我未知之請以君厚誼送我於尼埼
主人乃使人送之將出門返主人所賜新衣及皮襪
曰兒宜為乞兒態不然恐為盗所殺取我衣服矣居一
日官捕手來謂主人曰聞汝家留棄兒其狀如何主

人曰齡八九歲言語智謀如先成人捕手曰果然是
即江戸物色索尋使伊都奈（伊都奈鬼之類）狐者之子也兒
猶在汝家乎主人語其故捕手令主人之圖龜尋兒
兒果在焉携歸見捕手捕手問繼父狀兒曰繼父匿
中藏天狗鬼狐面具常蒙之修法年既六十然向壚
以手撫面忽變為二十許人妍媸如意捕手乃拘兒
官署尋繼父未獲也八郎右衛門與某善為某語如
是八郎右衛門又曰兒聰明膽氣非常異日若非為
大豪傑必為石川五右衛門流也午後與龜年出而

降借雨具於龜年氏帰　龜齡軒携森郎留守伊島
又兵衛者來不值　春日寛平送兜謝有疾不能赴
十四日會　夜恩塚敬甫來與之出歩御靈祠側勇
修藏從雨降乃別歸

十二日乙卯

送藜杖及兜於原田眞卿ノ佛願寺專精送菓子
笠原元春贈鍬子及扇　小林尚賢自界來賀　黄
昏將赴原田氏招先訪晋三郎使勇竊原田氏客已
集乎否返曰客未至晋三郎聞之供飯既而之眞卿

氏則四客在座主人待余坐即供酒良久三客至亥
上牌又一客至客多數年來同席焉者往年主人謂
余曰未下牌臨我余從其言餘客至戌牌始來余不
堪遲之故今日待於晋三郎許而後來也然最後客
迨亥徹至則不得不為之強坐終留連至亥下牌始
辭極有僕心余初聞雪於晋三郎氏至是勇來迎同
歸　備尚來　官令下曰自今日過密七日　辰與俊
達容職八日東至館内包叙席五数　本田鏡八郎容職八
日東至寄浅草川苕

十三日　丙辰

辰見勝太郎東至寄金子　将赴小竹氏會路訪玄
氏龜年在座遂同二子往余館甚獨先帰而臥良久
玄氏春波龜年大醉至余家呼曰将與戸田大夫遊
河佐亭請同行春波入余臥衾衿余臂出戸之河佐
氏戸田輔本田又玄先在焉劇飲至日暮春波與又
玄屢諍余與玄氏竊遁途過平半鹿館食鰻鱺玄氏有
留連意余走出玄氏點來別我門外　徳十郎入塾
龍潭來不值　佐々原久吉贈金謝不能赴明日

會

十四日　丁巳

辰下牌諸客稍々集而庖人未至務使人促備尚備尚
為我庖人雇已牌庖人始至客既滿室擧家蒼黃午前始
申下牌終會者六十一人小竹、訥堂、春草、蔡渓、太郎、宗兵衛、嘉三兵衛、龜年、春波、備尚、玄民子、壽菴、大隅、大新、仲英、文叔、菊丸、乙馨、賢了、敬發、惠聞、了救、光仙、原田貞吉、香苗、本多又玄、千太郎、熊太郎、絹洲、元愼、葵園、白井龍三郎、僧一味、髙妻謙之進、晋三郎、良琢、祐吉、秀太郎、春山、俊湖、僧専行、竹林、謙吾、龜齡軒、清記、直吉、大西周仙、安石、平三郎、修藏、龍太郎、増太郎、龜藏、清菜、杏養、徳太郎、徳十郎、了怡、敬甫、中澤行藏、河新、今日安石自界携平三郎來赴留宿

中澤行藏號雪城送肴請與會絹洲周仙貞吉比藏始
至原左一郎春日寛平閣刪之助平井東一欽兵不
來送膳寛平欽兵二家龜齡軒偶來余留之直吉将
招余偶至與焉龜年携白井龍三郎者大隅携僧一
味者至信之助不至使姪又玄代來河茂不至使新
助代來玄氏不至使其子代來　酉牌春波使人來
曰方與雄峰信之助號訥堂龜年等從戸田大夫在河左
樓速臨乃往則衆既醉余頻傾杯假寐比覺衆亦皆
眠獨先帰戌下牌也

十五日戊午
昨日與小竹約從安石之界実今日小竹使人来曰
有疾不得從也　伊丹屋孫助来議府内邸事　三
木屋與市壽安大隅雄哉亀齢龍太郎亀年熊野屋
伊兵衛来　因順寺祐誠松本玄菴来　午前出浴
浪華橋湯肆遂訪洞然洞然将之江戸　贐以金二銖歸路
訪信之助備禹二家皆不値　庄次来　右近自京
師送鶴肉　申牌與安石勇平三郎出沿西濠至長
濠東折訪良琢渡戎橋出於今宮天晩月光如畫過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四　一五

住吉祠前四邊無人木影滿道酉下牌至安石家飢
甚既飯即寝
十六日己未
遣勇報津田呉一郎掠亭余至返曰将来館　掠亭送
澗有曰今日豚兒病不得拝趨　與安石晩酌畢遊
大寺訪僧事亦不在又訪五大院見主僧安石所善又訪
井岡玄策戌牌帰小林氏宿
十七日庚申
掠亭来館　安石将導余遊海邉辞而告帰主人請

送掠亭別於門外行數歩遇販生禽者先是安石結
放生社余與焉乃相議買鴨三隻雉鸜鵒各一隻放
之今日有庚申祭士女扇摩且天晴風暖頓覺春色
過安良街訪大庭左衛門主人供酒出與安石別於
街口黄昏帰僑居　高妻謙之進来不値　田原貞
之進来至送枯魚　垣内溪琴来至寄金子　原田
真卿貞卿既先改名曰節齋與子貞吉襲名也来不値　秀太郎入塾
玄民笠原元春晋三郎来十六日事大新来飲之同上　洞然
東至望氏送之小林氏同上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四　一六

十八日辛酉
魚住鷗波来飲之　大人欽之助容職十八日柬至
大人柬曰昨日竹尾明府名我於縣府口傳官旨曰
汝若學多年遊適縣教足嘉尚故許汝及子孫稱姓
帶刀也邦俗禁庶人書姓及帯刀　送鋏之助所托柬於尾勘
與勇浴湯肆遂賽御靈祠
十九日壬戌
附答青木松軒柬於益太郎　遣益太郎托答溪琴
柬於河松　中村煜平客職柬至　招壽菴治歯

遣德太郎托寄田原貞之進柬於高妻謙之進　雄哉招飲携勇赴馬長府人某同席有盛饌　惠闇携僧静賢来請入門不値　細木甚五兵衛近藤百助柬至寄乾海光　大隅携檜垣真種者来見

二十日　癸亥

壽菴大隅来　俊淵入塾　田原新藏柬曰明日午後請臨澂廬　截寄稲田又左衛門中村惣平長與俊淵達柬遣杏菴於大村郎托馬又托寄蘆村柬　龜年来飲之将徵壽菴至龜年去余欲散步壽菴請從余先與勇出浴湯肆壽菴来俟於戸外浴畢之新街西飯訪澤屋彥兵衛不在見其女帰路過鰻鱺店夕食觀新街夜市　賢了柬曰明日請臨　安石送赤豆飯曰賛尚賢敢告

二十一日　甲子

講詩經賢了光仙惠闇静賢等額雄藏直藏德太郎敬助俊瑞等来聽　原田節齋来　柬安石　発答近藤細木二子柬於京清　大隅携僧一味来　稲田鴨之丞至大村郎（鴨之丞大夫子）致其父柬　俊達父子

笠坊正大夫村瀬静菴柬至　赤下牌赴田原氏招文叔龍護先在座主人及高妻謙之進接客有盛饌良久東岐至龍護先去酉牌皆辭去（出）　浦田泰藏柬至　朝長直次柬至

二十二日　乙丑

敬助入塾　館稲田鴨之丞於大村郎遂見冨井清兵衛一瀬小左衛門帰　大村庚柬至即截答柬托鴨之丞　直藏介高野僧體良入門入塾　右近自京師帰入塾　伊藤彥之丞欽兵良琢来一大新妻来飯之

二十三日　丙寅

諸後留敬澄賢了専行光仙惠闇癸園供酒善就等額後至（諸子歳晩有贈余政飲之）欲使龜年接客招之不在九山顯赫偶至與馬良久龜年携春波至敬甫亦来敬甫大醉而謳赤下牌諸客稍々去　神吉新右衛門来　俊瑞入塾　俵司厨人萬助来請屬其所善筑後醫人　芳陵榮伯柬至寄海参　天野又左衛門使人来曰明日枉駕於澂廬之祈

二十四日　丁卯

栽荅稲田子松尾勝左衛門浦田春蔵長興道全朝長直次笠坊正太夫村田静菴芳陵棠伯東　俊朔介昨日萬助所属筑後人宮川亘入門　大西周仙来　藤尚来曰請二十七日臨敝廬　亀年欽甫来飯之堀田誠次郎来曰先生若臨天野氏請従乃與誠次郎送亀年至具家右近従時雨止道猶濕借主人屐及詩稿含英出訪壽菴又訪欽兵遂渡大目橋出於南江戸濠至又左衛門許諸客来至余携右近

浴湯肆帰則泉屋夫平賴三樹三郎小野梅作周仙中環中耕助僧回順竹林謙五白井山城川崎八衛太大隅等先後至主人請余命詩題乃定為暁起余賦二律戌牌同大隅三樹三郎出二子途別　乙麿来不値　中津僧唯了来請受業不値　春波来

二十五日　戊辰

附昨日所栽寄大村諸東穴俊瑞寄稲田子羊羹家伯扇子

玄民来　日高涼臺東至　宮川亘入塾　携勇教助浴浪華橋湯肆訪洞然家洞然既之江戸見其母及松本伴

五郎遂賽菅祠遊人萬数殆不得過帰路訪天錫主人供酒且圍棋見其母妻将撤光仙至黄昏帰光仙送至我戸外　備尚来不値　室氏賽天満遂訪洞然信之助備尚諸家　夜姊氏賽天満

二十六日　己巳

藥師寺寥然来至即作荅東附伻　姉氏室氏携孝也訪大新　晩與勇食斜橋有店遂観平野街夜市賽祠帰　藤尚使人来言明日有故請他日臨

二十七日　庚午

直蔵曰請今日臨敝廬　大隅来　姉氏遊天保山

午前良琢来曰欲陪遊梅荘何如余辞曰某既与花岡氏約矣直蔵花岡氏也容曰先生畏途遠而已吾将使先生舟而往轎而返無顚歩労猶無意焉乎余曰果然則大好乃従容出則舟倚舎西沙歩以俟入舟祐吉及其姊與一妓在焉沿西濠下至長濠東折至良琢門前出舟入良琢家良琢使其女與妓出舟而携其妻及妻姊入舟祐吉笑曰大人歟二娶而取二嫗何意衆皆絶倒圍棋且飲溯至上大和橋出舟経寺

街松屋街至梅莊清香掩冉僅開十之二遊人滿假店或書詩歌而掛梅枝未幾轎至余乃辞去過道頓濠余欲上厠使轎夫借泉捲亭向所妓家見既而過島内船場至梅檀橋日方没出轎入花岡氏準平及直藏兄弟片山春帆出接引至水亭堪輿家加茂越後書家筒井信太郎及信太郎子来同席主人供茶及酒食戌下牌同三子出至過書坊三子別去　亀年来不值

二十八日辛未

元恭来　午後與勇出訪小竹長門人鈴亦某至與語良久同某出西行一丁別顧望壽菴在後見余走至曰先生何之曰今日殊暖欲野遊也已曰請從乃訪亀年不在至壽菴家晩袴渡常安橋訪晋三郎晋三郎請從過福島遇修藏亦請從穿裏巷北行出於野外自玉藤店側東行半丁北折取田際小徑東行十丁許將賽鬼子母祠屡失路遂出於露菅祠後小徑東北行入街尾過寺坊至梅枝巷有肴店曰櫻林投馬命酒庭中頗廣栽櫻数十株室有藥湯浴馬日

没使勇修藏先歸作食過北里至中島晋三郎別去携壽安歸飲之　青木一郎太夫來至　堀田誠次郎直吉來不值　龍護来不值留柬曰聞先生伏水觀梅期在二月朔某數日前見綿屋卯右衛門彼欲導先生及某遊梅莊亦期朔日矣先生肯止伏水遊乎

二十九日壬申

辰見勝太郎柬至即發答柬　庄次来　青洲来請為西山相撲作文　吉田平陽柬曰請今夕臨澂廬

壽菴来期午後野遊而去　赤井恒齋来飲之　神吉新右衛門来飲之　亀年来曰鉄兵妻病敢告將從亀年往弔壽菴来余曰今日既晏不宜野遊且同弔鉄兵乃與二子出亀年別去至鉄兵氏賻以金二朱出與壽菴別於土佐濠歸　播磨三木人某来見屬二生　薄暮赴吉田氏主人供酒其妻見龍護来訪余家遂跡至馬與飲先去戌下牌歸　姉氏勇遊劇場　真野順藏柬自小竹氏至

晦癸酉

吉田屋喜太郎來　西山春溪自京師來訪　春波
來　住吉西畔人高尾東齋來見請受業　姆氏舅
之紀州室氏寿之助送之至天王寺夜歸　三木人
某及浪華人銭屋又兵衛介岡村高四郎神澤藤太
（昨日所屬二生）入門　使敬助送鈇兵妻埜不及歸　龜年
謙之進來　夜青洲携西山相摸來見　良琢将之
小倉來別　敬甫來飲之
二月朔甲戌
受藝生賀　發答眞野順藏東於小竹氏（東中包其詩稿及余）

詩　玄民龜年直藏德太郎來賀　神吉新右衛門
來告別　岩田亮平先是欺余遊京師入醫門余使
右近詰之亮平因西山春溪謝過來見　雄哉笠原
元春來賀　數日前與龍護約觀梅午後携德太郎
出訪文叔其妻曰既之長光寺矣乃訪龍護文叔及
高妻謙之進綿屋卯右衛門在座主人曰俟先生久
矣乃與出過大達寺街至梅莊前日（正月二十七日）未開者
既悉開然俗容如雲不堪久駐将去余賦一絶句曰
百畝田園百種梅高枝低杪一齊開唯因俗容繽紛

至失却九分風趣來出莊北返二丁許東折出於野
外有店曰響欲借此主人謝曰客既滿室矣乃南行
一丁地名野中有寺其門内有店亦名響投馬上田
公圭在隣室引余就座侑酒見其友山西某子毋既
而余返座龍護謙之進佚行厨店東南眺桃田春晩
風光可想日沒出過故路沿城濠至高麗街西折送
龍護至其家龍護将之天滿伴至浪華橋別先是文
叔綿卯別去謙之進從龍護去酉上牌歸　岡村高
四郎神澤藤太入塾　大新片山春悅來不値

二日乙亥
春溪告別　取昨日所發寄眞野順藏東於小竹氏
改書之（爲詩中有重出字）復托之　玄民使人來言方與一
客飲請速來乃往平野吏人（平野土井侯采邑）及春波在座
少焉龜年至吏人先去日沒俊瑞來曰有客余乃辭
歸　僧一味携防州德山人相羽養藏出羽米澤僧
來見飲之夜深去　日田人大和屋喜七來不値
大人（正月四日）明鈇之助（正月十一日）疹國來至　春日寛平來
不値　大人東中有重富島去秋東

三日　丙子

東安石送彥國寄勇東　作寄大人歎之助彥國西
元禮東遣俊作於良琢氏托馬驢良琢以金百匹俊
作返曰良琢既上册其妻将使人送我所托也　大
隅東曰方與圖龜故人歎請臨　欽兵為妻行初七
忌祭将赴馬訪龜年同出途訪大隅見圖龜人尸祭
彥三大阪人伊丹屋茂助播磨屋清五郎至欽兵氏
鷗波等在座既食出龜年途別鷗波送至我尸外
堀田誠次郎大庭左衛門来　南陵兄正月二日東

自葭清至　中村恕平父子東至　夜臥忽有針刺
脅室氏每縫衣往々遺針絮中余每服新衣必問曰
得無誤而遺針乎曰決無也然為針所刺每年二三
度矣多行路時隨體搖動覺之故不至大創令夕臥
轉身針在腸下倒刺殆沒其孔呼婢拔之良久始脫

高四郎以疾出塾

四日　丁丑

室氏有疾　江頭官太夫東至　大人正月十八日
東自葭清至　谷口宗助東曰令兄所發府内青䓤

青䓤帰也藺千六百五十東至将附之綿清敢告　平尾
東齋来　午後出訪平陽不在訪備為司馬助亦皆
不在訪信之助方接客不見訪田原新藏不在見高
妻謙之進渡浪華橋又渡栴檀橋訪花岡準平不在
夜劇在傳會業　春日寬平来　遣亘於安治川
良琢舟所取昨日所托東更裁答大人南陵兄東合
封之而復遣亘托馬　備為来歎之

五日　戊寅

有疾文叔来服其藥　杉梅作東至客年余過梅作

家見其壁上貼淨喜公書乞之令日梅作送之即裁
答東謝之托春波

六日　己卯

秋雄兄酢屋平右衛門平八正月十五日東至平八
贈塩肴　春波片山春悦来　吉田屋喜太郎使人
来曰新兵衛船所運青䓤千三百五拾東至敢告
疾如昨　寒如臘尾雪下

七日　庚辰

飄風嚮發寒甚於昨日　澤屋彥兵衛使高屋三郎

右衛門來曰曩者㕓過而不在憾甚今日欲獻一盞
請枉駕　講後飲賢了文叔來診與焉　浄源寺大
渕携其弟宗順來請受業　未下牌赴彦兵衛許途
訪雄哉過阿波濠訪大嘉氏未亡人不在三郎右衛
門使其甥宇野司馬平嘗學宜園於見高木市左衛門將亭
弟作之助也來同席主人供酒有盛饌成牌同市左衛門
出至大目橋別
八日　辛巳
疾愈先是心下痞梗嘔吐不已頭痛上逆身支厥令

衆醫皆謂余疾梁肉所致也余亦以為然節飲食而
禁肉食殆十日矣昨夕澤彦之宴味悉山海以非飽
喫不足饜歡強破戒饞飱自期明日臥蓐矣而汗流
如澧下利一行宿疴忽去快如常日人身活物理之
難窮如此不可妄信拘醫之言自誤也　日田屋九
十郎送蠟燭予新助喪　東一來　西府尹先平山
名助來訪飲之　小竹來曰近江屋五郎兵衛招我
供鰷鱗請同兄往以方有客辭中牌名助去乃遣清
作告小竹於五郎兵衛氏曰客既去僕往予已子小

竹曰來將出玄民龜年壽安來乃走亘謝小竹不往
而飲客日沒與客出步欲投肴店食議所向各有説
不合既渡浪邊橋玄民壽安先行因与龜年適歸而
食復送龜年至其家　贈千種三位歌及糟漬香魚
於澤彦三郎右衛門　井岡元作來至
九日　壬午
室氏携孝也謁城東稲生祠　高妻謙之進來曰徹
郎有稲生祭願過　午後敬甫來携之訪謙之進於
田原氏主人供酒同席七八人稲生祠在庭中小兒

數十打鼓噪甚酒酣主人投柑數百使小兒争取之
手手相奪頭頭相摩或仆而啼申上牌辭出遊櫻店
欲喫飯無嘉肴乃去過櫻橋訪分部香苗三木香苗贅於分部　室氏夜
氏不在見其女黄昏歸　今日寒風飛雪
訪晋三郎　朝長周平來至　細木甚五兵衛來至
中澤行藏香苗大隅來不值
十日　癸未
與賢了約明朝發程觀月瀬梅花　招謙之進告月
瀬探梅之遊先是有遊見約故也伏以足不良辭　伊丹屋孫

助來告將有信於府内　栽蒼南陵秋雄二見酢平
東托谷口宗助　文叔來飯之與出訪小竹不在見
訥堂　中澤行藏十河恭平至不値　龍護司馬助
來不値　與文叔出訪賢了不在待之少焉帰見供
酒敬甫亦至夭晩與出遊坒内尚古齋喫麥飯戌下
牌歸敬甫送至　讓平至入塾　雇修藏為月瀬遊
從者

十一日　甲申

辰上牌與修三上途孝也双龜生別於斜橋側獨勇
送至稱念寺先是使右近促賢了故既裝以俟勇曰
某欲從去何如余曰汝歸告汝毋而疾走從我於玉
造二軒店勇去余輩過農人橋至玉造街口賽梅薬
師祠庭空而不見人梅花數樹抽於枳籬背自祠前
南行過猫間川側東折三四町又南折稍近二軒店
路左有達久寺即賢了妻家訪之使修三立街頭俟
勇來少焉勇來曰毋氏不許也嘗聞月瀬梅花天下
無雙今不得從畢生遺憾矣余曰莫憂我且柬汝毋
請之勇悅乃作柬曰勇也欲看梅心切我假勇四日

卿奉返矣嗔走達久寺僕送之姉氏余笑謂賢了曰
古人臣有拜表即行者勇此舉庶幾焉勇無旅粧借
余行縢蒼黄就路過二軒店前東行渡玉津橋行二
三丁村名本莊出村遙望金剛葛城磐宕比羅諸峰
積雪崔嵬容纈無雪七八日來急風飛霰今日始晴
然餘寒猶嚴行數丁過今里地以餅名過深江街上
人家南畔屬河内北畔屬攝津地以菅笠名菅田千
歲路左白鷺下田不知其幾萬也進北行至高井田
地屬河内距玉造一里矣投一庄（店）午食過御厨村北
折又東轉過長田新田菱屋新田菱清等村至松原
距高井田二里矣行十餘丁一水截路北流水西曰
水走水東人家北畔曰額田南畔曰豊浦合呼曰寶
藏新家賢了有所識家訪之主人不在即出街中多
石地勢漸上溪流下注左方一人家孤松蜿蜒圍屋
名松店行數丁至箱殿村土人呼曰容無意於乘轎
乎賢了謂余曰自此以東為暗嶺嶮甚不知乘轎乃
投一店解鞋乘轎初轎夫欲得四百錢不許乞三百
五十錢又不許遂減至二百二十錢始許之既而勇

與轎夫錢如約轎夫怒不受蓋修三所買行李頗重
欲置諸轎上故私許二百三十錢也初出大阪望東
山如屏風綿亘南北十六七里最高處曰生駒生駒
之南差卑處曰暗嶺稍近嶺麓地勢指上大阪城歷
然可指登坂初頗平緩余眠數歇落轎爲胥呼覺行
七八丁巨巖當途坂勢屈曲十餘盤嶮甚四山幽有
大木枯草狼藉仰望水田層々以至翠微行潦皆聚
陰寒透膚渡石梁左溪而行三丁許右有一泉上立
幽龕名大師泉太潔有修道路者要行人諸錢回顧

西見大海北見淀水泱泱截攝河地也凡上二十丁
許至絶巓茶店七八家以蕎麥名止轎而步下阪初
極峻急過二三丁稍平緩右多山田地屬大和下數
十丁經西畠萩原藤野等村至小瀨川店上見萬餘
釐石問何地産店人曰出於生駒山東麓行數十丁
又有一坂左右沙山斗立數十丈幅五六丈厚三四
尺者數十羅列瘦松冠頂或上尖如劍唯駐孤松蓋
積沙每夏遇雨崩流自然成此也往年國分山中所
見同是而是尤奇凡上十七八丁名室木嶺嶮巇暗

嶺而我疲甚焉絶巓有茶店數戶下阪過追分中村
沙店東坂諸村地猶屬兩山之間白暮忽聞猛風一
陣從艮方來仰視見雁數十萬翺翼而去出於平地
右見一陵小池匝之樹木蔚然謂古帝王之陵也使
修三問路左店店既掩戶修三叩戶呼曰路右有池
何乎主人答曰寶來也余與賢了私語曰寶來蓋俗
稱店人何識古典乎修三聞我語不謝去主人自戶
內甦怒曰有問於人不謝去無禮甚相距數十步其
聲猶聞賢了曰嘗聞此地婦人問路田夫不謝田夫

怒追拔耜殺之土風樸直不通世情故爾使修三反
謝主人詈不已乃不顧去初自暗嶺西望攝及河泉
平野廣莫東望春日山墨前地勢頗遥余謂賢了曰
古人不都嶺西而都嶺東我不解其故既至尼辻地名
原田南闢直連郡山國分北控淀伏水平地數十里
獨東西逼而已知元明天皇都焉亦有以也東行一
里入奈良街中戶數一萬方有神祭每戶懸燈遊人
載路欲投逆旅皆辭以客滿無所寢京阪及近國來
觀祭者數萬故然往返街上數迴不得所宿腹枵足

德賢了曰我有所識且訪之去余投一店食勇修三
疲不能言良久賢了所識之人來導過街東猿澤側
投逆旅京長氏時戌下牌也奇寒徹骨問實來主人
答曰武烈帝陵也今日行程八里向正東

十二日　乙酉

平明出逆旅北行一丁許出於猿澤側澤即池也周
廻可一丁岸卑濁水滿焉池北地勢微穹即興福寺
也至寺門外西南下瞰數十瓦屋鱗起入門有巨松
一株虬枝四張北行平地廣豁沙路無石數松散立

群鹿馴人東折行數丁僧房數十比屬自東門出宮
道橫南北老松數十在道東隅截道東行北望瓦壑
數百層樓粉壁現林樹間行四丁許路右有寶藏院
享保中有德大君聞院主僧善槍召觀之爾後住此
者世習槍路人曰今大君亦將觀寺僧技故近日僧
衆聘師習槍也行一丁左折黃草滿路有大門即東
大寺也門左右仁王石獅蓋皆經兵燹者甚古門内
青松成列櫻樹交之春晚之勝可想行數百步有小
池曰八幡池池心有渚神廟在焉又有朱門入門大

佛殿巍然當途殿前有鐵燈高七八尺四面寫佛經
頗古賢了曰漢製也大佛偉大勝於所聞主人曰其
長五丈三尺五寸面縱一丈六尺徑九尺五寸眉長
五尺四寸五分目長三尺九寸口長三尺七寸鼻孔
徑一尺耳長八尺五寸螺髮九百六十六顆每顆厚
一尺徑六寸兩肩二丈八尺七寸自項背至肱一丈
五尺掌長五尺六寸中指長五尺周圍四尺五寸膝
高七尺而跏趺其徑三丈九尺足掌一丈三尺其下
有蓮臺蓮華高一丈徑六尺八寸瓣五十六後光未知

漢名高八尺〈丈〉三尺徑七丈八尺厚五尺刻佛十六軀皆
長八尺其側四天王及觀音虛空藏皆長二丈五尺
殿高十五丈六尺也蓋大像及蓮臺皆銅製孝謙天
皇天平勝寶元年聖武天皇勅天下鑄之後數罹兵
燹後光及他諸佛皆木製近時所造金色猶新佛前
有天平中古瓦大小二枚大者重三十七斤有半小
者半焉余既覽大像愀然久之賢了曰何也余答曰
吾今而知王室之衰原於浮屠也神武以降富有四
海征外蕃府庫之財無非其財而上無奢侈之主

賦稅雖輕國用常贏元明天皇和銅三年遷於南都是年不比等建興福寺聖武天皇天平十一年命諸國建國分寺而後創寺度僧大率無虛月列聖千有餘年之蓄於是竭矣夫西土遷都者以宗廟社稷為主周詩可徵我則不然以寺為主謂是鎮護王城之具也故移於奈良則首立東大興福諸寺都於平安則首創延暦園城諸寺施良田美地焉賜珍寶奇貨焉竭普天率土之物力而殉焉西土尾大不掉之患常在諸侯我則在浮屠終至使後世天子因其跋扈

與鴨川橫流同歎矣比諸西土宦官之禍更烈宦官之為孽天下惡之故至其極必自斃而浮屠之為孽天下甘之至其極彼必先遁不與焉又轉就他如火之移薪瘠之傳屍其本體既亡而餘毒延蔓無已期也試舉其徵王室之盛權未下移也彼勸天子后妃而為比邱比邱尼至清和天皇以修佛故夙脫屣萬衆而立幼主自是權歸藤原氏則王室之衰彼有力焉藤原氏盛彼又勸關白大臣為比邱如法成寺入道是也藤原氏衰權歸霸者彼又勸霸者主為比邱如淨

海時賴等是也足利氏之季日尋干戈權歸強諸侯彼亦勸強諸侯為比邱如信玄謙信是也慶元以後治教大明文物悉張無入道大君則彼不得投隙而昇平之久人尚奢侈國用日乏權歸多錢於是彼勸富商豪農以歸佛結社開講汐朝歟夕話滔々是也由是觀之權在王室則附王室王室衰則去附藤原氏藤原氏衰則去附霸者霸者衰則去附強諸侯強諸侯衰則去附庶人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權富之所在即彼所附其終不至使權者斃富者匱則不厭也衰

者不得復盛而彼其盛日甚一日至今東大興福之徒猶據二萬石三萬石地殷如一諸侯不知今後庶人失富其所附何物乎若無所附彼亦衰乎將彼代人自有權據富使人附已乎其極未可知也開其厲階者誰聖武孝謙諸帝也聖武之號帝佛寶由光明后彼欲勸天子必先蠱后妃自牖納約故其說易行是以聖武篤信而皇后滛僧清和深歸而僧烝中宮彼術亦可見嗚呼可畏哉大佛殿東有廻廊過廊下東行數百步有鐘堂鐘高一丈三尺六寸厚八寸口徑

九尺一寸三分嘗經兵燹其色如土鐘下有餅店一童子出迎曰此鐘雖擊不須錢也出亦捉借容擊之聲散而不飽童呼曰此餅名力餅食之而擊鐘聲大發何不食之余笑曰拙哉汝何不逮我未擊言之然初曰擊鐘不須錢也我既識汝欲售餅矣可諒顧修三買餅自鐘堂北行數十步有一堂竪了曰此裏有閼伽井昔此地旱有高僧鑿井借若狭某明神池水此水常涸修法水輒出而若狭池水涸爾後數十百年每年有燒火祭今日正當其祭其法燒火則水沸

余曰凡鑿地而水不出則燒火以通陰陽氣水即出往々有焉何足深奇若狭水涸處説也堂前後見大竹數竿帶根掘之其梢掛籠盛以杉葉蓋以作炬也北行數步東折過迴廊下數百步竪了曰此祭拖燈心草於廊下卓炬而過炬焰拂草不燒不亦奇乎廊盡有二月堂安觀音爲高敞與大佛殿敵東西對聳而見生駒志貴諸山遠翠偃欄自南門出下磴左右多小祠左有一山風趣温藉黄草蒙茸數松點其頂不見他亦石所謂御笠山也過其麓處與遊人相摩

南行數丁路傍漸多石燈出於春日祠側初謂祠必弘麗也視之册青剥落棟宇頹荒自南門出下磴石燈數千往々見刻大永亨祿元龜等年號更南行數丁入林間雜樹蒙密青苔如氈有小祠名奧院自祠前南行下阪二三丁寂不見人出於街尾問月瀨路土人曰宜東行行數百步人家盡左傍春日山行數丁地勢漸高迴顧西南見粉堞一帶横數里外即郡山城也行數丁農家數戸在路左遇歸樵問路曰月瀨小逕如絲非生客所能過此地有平右衛門者善

諳路何不雇彼爲導予指迤西一店曰是平右衛門家也乃入問路主人曰公等何故之月瀨予曰爲梅花也主人曰然則樵夫誤矣月瀨有二一則在春日山後是所謂小徑難過者一則在添上郡與伊賀接界是所謂多梅花者添上之月瀨大道易辨何須導予乃辭出行一丁許有阪巨巖當途苔亦成陰右有溪流淙々鳴大石之罅往々見小瀑布竪了數停杖問其故曰山樹過半是楓秋錦可想余笑曰都會少楓樹公等僅見數十株輒賞僕生山谷間雖有數十

萬楓對不肯迴首也凢上三十丁許至絶頂有人家十四五多石工鼓地名截石嶺休一店修三曾後至余叱曰汝輩平日誇曰能一日走十五里而不及類跛鼈之我何也且先行曾乃先行店頭有數客息焉謂余輩曰何之曰月瀬也其人曰月瀬則宜南折取小逕前行容誤矣乃呼曾返自店前南行兩山相距可一丁中間有水田路上往々見残雪地勢頗似筑前小石原行十四五丁東折村名陶山路狭迷入人家園中步畦間三四丁出於舊道行十丁許村名大稱

業拔路右一店炊飯見荷兜及鳩過者價賤然無誠暑者問主人月瀬幾里谷曰彼地人偶至請使之導皆悦見其人其人曰某名梅屋武平住月瀬隣村尾山尾山梅花十倍月瀬請宿我家乃從武平行數丁左右山逼左方田間有一叢灌木武平曰古陵也地勢漸上為坂寒氣鐵雪溪間飛流悉結氷柱拯此以嗌上十四五丁一石塔當途武平曰數年前近江一女子為衆男所誘携至此山上逼之女不從投池死後為靈不已故容職造此塔云坂頂有數松焉武平曰藤我入鹿墓在二丁外然荊棘塞徑不果往探下坂十四五丁凍沍漸釋深泥沒鞋鳴撫夫製杖而行村名水間入林中地勢漸上七八丁路傍有六地藏及石塔頗古東南折數丁四山低伏遥見遠山摩天頂皆戴雪蓋伊勢紀伊諸山也極東有一山全白無點青者相距可七八十里其前遥碧一帶疑海也余曰往年荒井津口始見富山狀同是而差大以地遠近測之是必富士也不然二月中旬悉無全白之山豚子笑不信曰富士百景未聞有大和富士也余曰

嘗聞大峰山上晴天見富山是地近於大峰也若不信我言且錄之以備異日辨證焉行數十丁村名大橋一溪北流溪心奇巖突出往々見梅花穩東一巖家南軒向日乃借席箕踞主婦開障子[漢名未知]曰自廣瀬乎余愕然謂賢了曰此人何故識我姓賢了亦訝之既而悟廣瀬是近村名也出行山際半里村名津越沿路梅樹無數然地寒開者纔二十之一見耕田者皆着草袴路忽南折數丁又東折地勢微上過梅林間十四五丁村名北野北有茂林武平曰菅祠也

此地高寒京坂雖臘尾春初無此寒氣勇修三常後不及余平日每過生路使從者記地名及山川向背投逆旅後燈下點檢以載瑣事錄此行命修三執筆遇勝槩欲記之顧修三輒後在十町外不得記至是叱兩人先行地勢益上五六丁左有小逕武平曰是赴月瀨捷逕也取之而行短草逕雖無有樹木遠望伊勢伊賀山城諸山蒼翠疊攢上十丁許地勢忽下七八丁峻甚至溪流側往々見水田平地僅數十步又登前山十四五丁其峻相若絶頂亦有數松迥眺

極佳其西見巨石五六高八九丈狀如人立行數丁有巨石武平曰鸜鵒石也皆大聲呼不應余曰是虛名也我豐耶馬溪有巖應人聲處大叫小歌無一不應移在上國名噪天下而無識此者也至是日將沒皆疲不能步三子先行余與武平後武平曰月瀨距此僅五丁矣武平鄙人善步其所謂一丁常四五丁也余大呼三子曰武平云月瀨尚在五十丁外皆怒且恨曰此道無盡期世人稱月瀨者蓋恨於此嶮而無所泄故歸家後威稱其勝欺他人而踏我轍以發

其恨而已猶衆皆過路前者為物打頭不自言後者皆打頭也武平聞之愀然正色曰實五丁夫子戲加十矣衆大喜地勢稍下沿路梅花簇々不斷知實近月瀨也始忘足疲山限有地藏堂其前攢泉噴起白沙熒然見小魚來往自堂側北行地勢陡下屈曲數十盤盤々悉梅人家依崖高下數置所謂月瀨也穿梅花中北下三四丁一流西流廣可二十丈時既晡近梅則見遠梅則糢糊無辨乘渡舟渡溪歸樵絡繹武平請曰某自捷徑先歸洒掃而待公等且從樵夫

來傍水行數百步北折上阪萬木森列月華方鮮仰視樹杪尚素掩冉知是皆梅阪陡急屈曲數十盤至樹疎處有麥田樵夫呼曰此地臨溪放覽尤佳乃立田畔以望夜色微茫唯見高崖低谷如雲霧繚遶無際而已余謂了曰古人稱櫻以雲稱梅以雪如今所見梅亦可稱雲也古人稱雲以海黃山以雲海著此地亦宜稱梅海也漸至山頂梅盡有松松盡度山脊數丁入村中右轉行一二町至武平氏忽得一絶曰探勝心雖未肯灰弱行怯路屢遲回百三十里崎嶇

境甘為梅花得々来武平雖深山農家時々有京都
伊賀文人来投宿者故屋室頗潔又解人情謂客曰
野人不解割烹請公輩自任乃皆起作飯武平曰南
都至此六里有半矣實無十里山中無里程一村人
家寥々落々亘数十丁問路於村南而曰一里行里
許又問於村北猶一里也今日路向正東自北野後
向直北

十三日　丙戌

尾山地高候寒夜来臥衾如鉄殆不得瞌眛與開戸

南面視尾山月瀬地形一溪蛇行劃両山際山高溪
陥或見或隠終入西山首尾相距可一里月瀬在南
山之陰居坤方其左未方有村曰岳尾山在北山之
陽居艮方其右乾方有村曰長引長引與月瀬正對
南北之山其高相如皆去溪涯可百歩峻急如立掌
尾山長引在絶頂而月瀬嶽在翠微故北村如橋南
村如梓尾山月瀬相去可七八丁而下此上彼則里
而遠溪南岳以東無梅溪北尾山以西至長引皆有
梅北梅之多五倍南梅且南梅向陰北梅向陽寒暖
異候就其方闕計之南花不當北花二十之一旭暉
浮水鶯聲出谷煙起遠處樵立高崖桃梅雖異使人
想武陵溪矣辰牌使武平導自其門前取花下小逕
南下繁霜如雪行数百歩逕盡地勢斗落臨溪溪細
如帶地高可知俯視脚下至溪涯山田数百級級々
皆梅猶夏晩暴雨乍晴同雲悉分数点於彼一片於
此自低谷聞蓬蓬上也地仄観労乃東折行数百歩
又北折出於村中屋後舎前無樹不梅時見疎竹武
平曰梅子薫為烏梅販諸染紅紫者昨夏以来官法

嚴服紅紫者大減其輩殆失産矣西行数百歩路右
有寺自其門前南望地勢微緩見花極多不似向之
地仄十歩以外低入脚下也下数百歩出於武平門
前益南行而東而北而西至此一周四丁矣余初見
古人詠梅詩多用苔字以為不切此地梅蒼苔緑蘚
封幹包枝毫不露木質苔鬚下垂者或七八寸樹々
皆然蓋樹古地僻故然始知古人所以用苔字矣既
而復自武平門前西行下阪一丁許有微溜竄石遻
而落武平曰是名崩瀑初三十餘丈往年大雨山崩

瀑遂失故名此路即昨夕武平所謂捷徑陡甚詰曲崎嶇百步十轉毎轉既見之梅隱而未見之梅出昔年岡本梅有浅紅緑白数種此地則皆太素野梅無有別種故雖向背遠近其觀不同色皆如一是可憾也回觀瀑側巨巖數十頭角崔嵬蓋土盡而山骨露也梅横巖間者尤奇巖中間有類笠物武平指曰是天狗笠也天陰必失巖高人跡不至其状難詳然為笠無疑憾不携望遠鏡視也下到半腹始聞溪聲凡下八九丁到溪涯欲回顧來路之勝地逼勢高直臨

面上且密遇萬梅不得快觀余謂賢了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唯縁身在此山中真也見溪心有一大石廣可七八丈其尾連北涯水成数派於石背浅而狭可跳越則越就石上石距涯数十歩見山之半腹以下而半腹以上猶不得見皆曰是猶見美人腰支不見其面何益不如雇渡舟棹於中流眺之乃沿溪下三四丁出於昨夕所經路至渡口舟在前岸舟子應呼聲至武平曰客欲共兄以百錢而泝上流何如舟子曰善乗舟舟子曰舟中無席具且帰家携席及茶具

至時溪風大起斬寒衆肌勇謂修三曰此行吾大急相従所服上袷衣寒不可耐兄重襲綿衣吾且與兄角力勝者褫負者衣如何吾負凍死不憾也修三曰善将就溪涯沙上而戯賢了曰角力者必有綽號如何余曰勇面白修三鼻赤宜白白痴川朱愚山也賢了絶倒既而修三負勇褫其一衣時席既至乃乗舟先望長引相距可十丁山勢參差一彎一窪彎處多杉窪處皆梅碧色外浮白勢内沈猶夏時望富山残雪也次望月瀬及獄梅之未開者濛々一帯成浅紫

色既開者疎點其間猶彤雲浅雪華也泝四五丁望尾山山形開闔如延屛風田皆重疊似累浮圖山田数十級遠見上級下級之差可五六尺而梅長丈餘下級花梢蔽上級樹身毎樹見花而不見身自初級推至数十級白勢堆堆浪疊鱗起初花樹之前後疎密高低遠近位置既定及舟行高處遠處移遷而卑處近處移速於是級級旋轉堆堆亂分現者翳々者現疎者密密者疎高者欲送低者方代遠者始開近者既闔位置顛倒向背變換其奇難摹北山猶高舟

中所見殆及翠微而絶巓未也舟子曰吾舟渡舟也
遠泝悉妨於行人泝七八丁止棄舟上南岸小逕如
帶沙草蒙茸所見及北山絶頂然尚未見人家鷄鳴
狗吠總在香雲之内行五六丁沙上多獺跡如屋大
石数十兀立溪觸石或成瀑勢至是尾山梅花覧盡
十之九矣余自遊上國観岡本伏見〔水〕及此地之梅伏
水十倍岡本而此地又十倍伏水實海内奇観獨恨
今春寄寒花為風霜所厄黯然失光艶如帶煤之雪
也巳初聞月瀬隷伊賀而實大和去伊賀猶里許月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四　四七

瀬梅不當尾山十一而聞月瀬未聞尾山此二者何
也蓋月瀬之隷伊勢以大和魚文人也尾山之名譲
月瀬以地名不雅也余於是知文人之筆重於邱山
而名者實之賓也返故路復乗舟着北岸取昨夕路
至樵夫所稱處一帶碧玉之流界破兩岸白雪之林
状甚歸武平家煮梅花而代茶清苦可口午後辭武
平氏将趣笠置自村端北行下坂數百步西折行兩
山間十丁至長引截村而西行上山背小逕縱横不
知所向使修三就一丁外人家問之比返一樵夫至

曰且從我來路於山上十四五丁山禿土赤不復見
梅花他山絶頂往々見巍松樵夫別曰宜直北行出
於田山村矣地勢微下溪流瀠洄巨石横路樵夫方
伐木左右山皆新伐木濯々然行七八丁有岐一通
西一通北令修三就人家問之曰通北者可乃行入
村中所謂田山也畦路縱横皆至人家庭上而絶茫
然失向背毎四五步輒問縈廻十餘町西下又南折
出於向之岐通西處蓋迂半里矣自田山直西行一
步卑一步柎傍林脚稍入林中地勢陂下十四五丁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四　四八

坂将盡右方溪間梅花如雪下到平地一溪東流水
色鬱藍其廣可三十丈溪北奇巖累々如城樓所謂
廣瀬也乗渡舟截溪北行坂自溪涯起尾山至廣瀬
二里小徑荒蕪無有官道至是牛馬來往路修且廣
上坂二十町許地高殆與尾山敵村名方街瀬行數
十丁地勢漸下村名奥原一溪西流左溪下六七丁
渡橋左移有居疎篁脩然風趣極佳問柳生幾里店
人曰八丁也日将暮皆疲議曰令日且至柳生宿明
日昧爽赴笠置矣出村行數丁有阪朝霜夕消新濕

上趾上三丁許又下嶄巖塞道嶮甚下塵數百步即柳生也初謂柳生諸侯城下人家必不減三百故有投宿議至是唯見農戶樵夫左斜右傾之屋散在高崖低谷間大失望然倦極不得已投路傍一店主人曰尾山至柳生三里實四里而遠路向西北見主人壁上有弓矢問農家用此何為答曰我侯世以武藝名故封內臣子農商亦習武

十四日　丁亥

昨夜丑上牌余以為寅下牌也趣館人作食既食天

不明皆復假寐館人恨甚昧爽上道北行過兩山間霜華没鞋皆曰二月中旬嚴霜如此生來未見余謂勇曰此鄉與汝鄉田野融寒相敵矣行半里晴旭一抹射前山頂鳴雉數声不知其處山益逼而地益下有溪流奇巖怪石羅列溪心又出沒蔦蘿間頗似耶馬溪行數丁山漸開遠見人家梅花數百現於山際及蘺落閒即南笠置也欲探醍皇古跡於東山頂土人曰客欲乘舟下木津川宜疾走不然舟盡發無及乃止笠置入家數百大勝柳生行村中二三丁至水邊所謂木津川也兩山對峙川界其中間西走廣可一丁山脚雜川涯數百步川北曰北笠置南北人家皆背山向水地形似月瀨然川廣地闊山卑望敞其勝倍蓰晴巘雜林輕煙橫水浦柳叢竹陰見杏靄之間數日陰寒至是衆禽和鳴暖處始覺春意余謂賢了曰此地絕佳假令分尾山月瀨十分一之梅花必此兩岸世間恐無比矣數舟倚岸大如淀川三十石舟土人謂余輩曰此至木津三里公等專買一舟宜出錢一千若寄於人之所買每人出四十八錢可也

時有一行旅人買一舟余輩欲寄乘焉旅人曰我舟猶廣請乘土人曰此四客（謂輩）我所出錢屬於我乎屬於君乎旅人曰我既出一千錢買此舟即我舟也錢固屬我何須問乎土人掉頭曰舟加四客則任重其勞在我而不在君錢宜屬我旅人不可遂大聲相詈土人謂余輩曰別有使舟請乘之乃麾乘積木舟水頗駛深處丈餘淺處一二尺水底白沙如雪而不見石舟子二名撐篙行之初解纜南有叢林北則多竹下七八丁水際多竹而慈竹益為夏漲鑿根也南山

黄草至項而官道屬山半腹直臨水上頗似我鄉長漢下十余丁北方有村名木屋竹林至此而斷下十丁北岸村名不出山頂多松左右林薄黄鸝亂鳴下數丁北有御影原泉川諸村舟子曰此地有截菜石見於古歌至今截菜具上不損及也至此兩山漸闊水流益廣舟子指北方一山截松曰是名流岡允共笠置山聯屬中古洪水時流而至此故名此西有平野夏時水漲濁水過山下而出於平野俗謂此山浮魚根也下七八丁至鴨地名南方平沙數丁名數世川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四　五一

原近山稍闊遠見春日三笠諸山下數丁北有西村平沙數百步沙外多竹竹外多松至木津南北山全盡兩岸平沙數丁水流益廣時西風齊鼓蒲帆皆風陸續泝來木津距南都僅一里出舟上北岸堤上而步即京師赴南都官道也堤高數丈長可四五十丁自笠置至木津嚮向西木津以西水北折迤西流堤隨川而曲堤右原田每々村落相接行里許下堤路於田間七八丁村名平尾村盡道平如砥澗川往々截路西迤行十餘丁村名川田道迤西張左方多孟宗

林木津川復稍通修三謂勇曰此地多水田忽有孟宗林何也勇曰以販筍也修三曰不然竹根能護堤以防水也爭論不決質諸賢了賢了曰賢等屢為奇行而吐畸說使人絕倒大類膝栗毛江戸人所著書中北八彌次郎兵衛矣行十餘丁村名藪又有長堤步堤上十餘丁右下路於田間有澗川川高於平地數丈望之如阜截此下入玉水村土人曰此地舊千戸今不滿三百余曰地相太惡宜矣其衰也賢了曰地相何如余曰夫川宜卑而在北村高而在南今川高於村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四　五二

而南塞村卑於川而北伏陰陽向背皆失其宜若移村就川南高處而下瞰川則可矣行二十五丁村名高茶店行數丁村名十六急霰忽至避之店頭良久晴乃出四望東南諸山白雪皚々頓改舊觀西北則暖日輝々鳥哢梅花正南則黒雲接地雪意方闌行數丁村名中村梅林一帶夾道而橫茶坪點々與梅田相交行十丁村名長池出村列松夾道木津川稍遠水田為畦村名夜叉觀音行數十丁過久世新田諸村入小倉村滿田悉茶坪去宇治僅二十丁矣村

北即小倉洳一名椋湖至湖邊休一店見漁人荷鯉魵過長尺餘蓋湖産也出百錢買小舟泛湖湖東西五十丁南北相如聞夏秋之交芙蓉萬莖天下壯觀而余未見舟子一名以竿刺舟行極疾往々見蘆葦樹梢自水中出又見洲渚點綴鳧雁沈浮比令朝下木津時頗勝唯憾日沒寒風如炮手巾包頭不得眺望而已行里許着前岸出舟上堤則堤外亦有湖堤蓋堤横劃湖心成二也行數百步入伏水街中至豐後橋自是爲熟路投一店買飯修三在舟頻飲瓢酒酒

氣爲風所壓不發至是餓發面色如灰自称將死余曰酒醒也不久愈莫憂既而稍醒初過河内大和店上飯價一椀十錢容計椀數償錢修三勇簽放食為余及賢了所嘲至是修三屢一椀止畏病且鮮嘲也及償錢店人曰飯不論椀數每人百錢修三悔欲復食而膳既徹皆鬨然笑出月明如晝踏影渡橋賢了謂余曰公今夕歸浪華乎負遁自此別赴京師乃送之行數丁街盡入梅林月光在花花影在人群動不聞物我齊忘境靜心淨不覺吟雪滿山中高士臥月

明林下美人來句步花間四五丁又出於街上与賢了別渡京橋投逆旅池六氏勇曰某今夕歸浪華慰母心賢且留觀明朝梅花何如乃使勇歸与修三宿焉

十五日戊子

先是伏見人小林新助訪余於浪華余病不見令朝遣修藏訪之返曰不在一　平明出逆旅渡京橋北行街中有神祠謁焉自東門出過街四五丁謁御香祠亦自東門出左折入梅林過昨春所經路至善光寺

客年所想登大門上四望今日牢晴片雲不起天色上青梅花下白鷺鳴遠樹煙横近落暖和之氣使人神暢心怡与客年天暈雪降昨夜月若風寒物色既異我興亦隨改也自寺門南行一丁出於官道東行四五丁前有一岡爲松﨑氏其左小邱黄草蒙頂余以爲必古蹟也見農婦耘梅花下問之答曰豐公字治見臺蹟也又問此東猶有梅林乎曰非無梅林然跡少不足觀也乃返入街中忽念吉田有秋必在此地使修藏遍問醫家無識之者余飢投麵店使修藏先返

逆旅買舟余出失路西行一二丁遇修藏来迎乃與
歸辰下牌也初舘人曰令伊勢（浪華舟主名）舟以巳上牌
粪命買之既而過午詰之舘人曰我忘報公舟既發
矣土屋舟将粪請来之午下牌買土屋舟解纜而風
劈面洴以西両岸往々見梅花又見鷺鳬群立渚中
至江口天晩酉下牌帰西濠僑居　吉田屋喜太郎
来告青蕖至　晋三郎笠原元春龍太郎玄民来賀
博多屋光藏所送日田紙至　中澤雪城来曰十
六日開書画會於兎角亭請臨　室氏将与娰氏及

大新妻遊伊勢託孝也於晋三郎家（以上五則余未帰時事）今朝
撿十一日後事如左吉田屋喜太郎告青蕖至京
善東至辰巳勝太郎来訪文叔来雄哉来診室氏病
本田欽八郎東至油屋彌平亀年来（以上一日）十　十河恭
平中澤雪城来（以上二日）十　長山東亮来岩永順太来綿
清使人来東一来勝太郎去（以上三日）十　長埼人携長川
東洲東至（長埼人姓名小西清四郎）雄哉来日向人田中某携水
筑太可東至（以上四日）十　亀藏歸郷（十五日）
十六日　己丑

大新妻来　賢了自京師帰来見　東小竹曰公若
赴中澤雪城兎角亭會願陪小竹各曰諸午後臨墩
廬既而小竹携草場立太郎及二書生来促余出高
四郎従馬小竹曰恭博士山埼某亦約同行既待於
濠西矣乃渡斜橋就之過堀江難波新地至兎角亭
雪城迎登樓諸客既満座各分黨而飲雪城引余輩
入西隅一室敬蹬来曰某方與椋隠九山等飲請臨
我席余乃往小竹亦率立太郎等至凡會者数百龍
蔭文叔大隅壽菴玄民亀年春波宗兵衛元恭父子

余所識不可（下）三十人増太郎體良等亦至小竹謂余
曰衆皆懸其書画于壁兄数日不在家故獨無書肯
席上一揮援主人乎否雪城聞之苦請余就南窓執
筆僅作数字乞者雲集連書数十紙生客益至乃投
筆遁衆尾来扼腕引袖不許就座避入西隅室小竹
亦既執筆乞者圍繞猶吾厄也小竹紿曰将旋下楼
不返衆復圍余不得去又書数十紙乞者益多小山
忠兵衛曰請絶筆於我一帖乃書嵐山一絶與之走
下楼猶有遮行者余不顧就飯所（酒席在楼上飯席在下）命飯

既而魔高四郎出時中上牌也訪新清新居主人疾而臥歸路訪敬證不在其妻曰拙夫嚮妾夫子至諸少留私將歸見初自本月六七日夜白氣現西南或曰蚩尤旗也或曰陰虹也今朝讓平曰聞剛之助家有測天諸機以機視之彗星也余欲親睹之使讓平約剛之助兇角歸路必相過矣向見敬證語之敬證欲從故命妻留余少焉文叔賢了至亦聞彗星説故也日没天陰余遣高四郎問剛之助曰天陰不見星猶奉訪乎答曰晴雨不必論唯臨燉麈敬證來歸余

怨剛之助佬待也要文叔賢了與往至心齋街而大降賢了就一家借傘屐而附余別去渡西濠及堀江至間氏剛之助寬兵衛示測天器物數種且述其論皆西洋地動説也玄眇布密余耳能聞而心不能了故不録久之雨歇然顯温雲糢糊不見星月主人供酒成醉辭出敬證欲觴余及文叔於新街使高四郎先歸而至京亭召妓數人備酒且迎其妻至遂劇飲至丑牌余及文叔假寐他室比覺天將明携文叔歸僑居　庄次來不値

十七日　庚寅

澤田多門者來見爲其所善某請入門　雄哉來診室氏　以室氏將遊伊勢屬新清屋一蝉　東一來　東野哲次郎使人來取所乞書　高屋三郎右衛門來贈塩肴　司馬助來　京善東至　夜嫡氏室氏男之大新氏宿使讓平敬助右近高四郎送之

十八日　辛卯

昧爽訪大新嫡氏等來上途主人飯余余恐後講時遂不迨見上途歸　吉田屋喜太郎來　菊池孫助

東至（漢琴變姓名曰菊池孫助屬家政於其子）　長山東亮來　亮平來見　召考也至則言晋三郎氏之樂即去　雄哉來　櫻井一太郎來訪　文叔來飯之　夜龜年來与之肥後橋觀彗星

十九日　壬辰

春日寬平所嚮古山静齋者來見入門　伊丹屋孫助來因托寄後藤令四郎東　南陵兄本月六日東自谷口氏至　岳翁東至（吉木人所攜）　中澤雪城來　片山元圖東自伊勢至　為川住之助者來見入門

荒木吉次自肥前来見　托谷京善東於讓平
令朝謁祠（以後不必記）　夜玄佳来
二十日　癸巳
先是與小竹龜年約今日赴蒔田鳳齋招矣小竹以
有事辭乃止　小西清四郎来　加藤晋十郎長岡
正平長與俊達宮原敬藏列名東至送五敬館十二
月叙席　住之助来　龜年来　備寓来飲之既而
送至其家主人供飯　大雨容臘来無雨春寒栗烈
十年来所未見一兩催暖陰陽其自是和也歟　清

作歸鄉　田代柳井某来
二十一日　甲午
謀之進来　司馬助為其父忌祭招午前赴焉衆客
未集乃訪備寓逸則太郎香川一郎及雜客十餘人
既至有盛饌歸路復過備寓氏　詩經講然　使修
藏館吉次於尼勘氏吉次来　稲田子東至　分部
九觀来（九觀香更名）　始講近思録
二十二日　乙未
備中人横田来助来見請受業　以妙壽太夫人忌

祭施飯甕生備寓與焉　古考也至復歸晋三郎氏
藤寓来曰請明日同小竹先生臨　吉次来與之
出修藏從遊大融寺遂至熊店店婢要我欲飲之給
曰謁鬼子母祠歸路過既而自他路去婢見之追来
乃走過過露菅祠側及北里渡渡邊橋訪田平陽不
在歸家飲吉次日暮玄民来曰我有嘉肴獻一杯辭
以齋日使吉次見其去送至船街橋觀雪彗光芒頗滅
吉次同玄民去
二十三日　丙申

顧壽寺名阜東自江戸至寄淺草川苔　横田来助
東至　未牌将赴藤寓氏令朝与小竹約同行訪玄
民而至小竹氏主人方作書乃與長平話阿部緑洲
至曰某自訪先生至焉也既而与小竹父子之藤寓
許有盛饌後藤春藏後至主人見善藏見日暮宴徹
小竹曰今夕高田樗堂家有書畫器物市歸路過何
如皆曰善乃出渡西濠至高田氏坐客數十人各出
其所齎諸器於座毎器傳觀觀畢器主坐中央手器
自贊曰此器究無玷何如一客呼曰銀一兩主應曰

一両一両言未畢一容曰二両主又應曰二両二両一容曰三両主又應曰三両三両言畢無復呼者則販諸呼三両者三両未慊主意則辭曰直不當器敢辭余買小文筆及盆成牌帰小竹春藏途别（長平出藤尚氏）先去　謙之進入塾　晋三郎贈鮓　春波来不値

二十四日丁酉

俊策大昨日出舟今日使亘告之春山　小竹贈羊羹　文叔来　敬甫来與之出館吉次於土佐濠播利者許吉次見柳井来吉且曰某同寓長府容常欲

見先生令剃去在舟於越中橋側某走伻告先生臨焉彼将来既而伻返曰舟将發不得来也敬甫曰我且飲先生導余及吉次来吉澱越中橋東行余省孝也於晋三郎氏主人不在其妻見澱玉江橋出於北里蜀三街日既没投萬壽亭飲戌下牌吉次先去敬甫来吉留余欲去無從者雇轎夫帰　雄哉来不値

二十五日戊戌

亀年来　小西清四郎来　春山来議俊作事　良現来自京師至　雄哉来　午後與謙之進約賽天満祠謙之進先行俟於佐伯郎余于春山就焉謙之進方與主人細酌飲主人曰寺街有好宅賣先生無意於卜居乎余曰且往観謙之進令郎人導乃往観之地属寺廛賦甚重且屋荒庭狭非我好也東行過寺街南折出於祠後渡天神橋日没視彗星不見春山别去謙之進要余過綱彦店食而帰　恵聞使人来訃正福寺猶丸死遣高四郎弔之

二十六日己亥

有疾（風邪咳嗽）　庄次郎来請書天満菅祠上棟告牌々

大七八尺唯書御上棟三字拙甚　春波文叔来　夜携謙之進訪雄哉道寸之至西濠有店食雄哉送至疾益悪

二十七日庚子

召雄哉服其薬　岳翁本月上旬東至　永井元厚東至寄海苔　僧文隆自佐伯来訪　福光春齋妻来不値　亀年来　前川文藏東至

二十八日辛丑

疾如昨雄哉来診　中席序　晋三郎携孝也来

裁答了現東托諸京清　東安石　羽倉公本月十
八日東至略曰聞兄不欲仕且不能速東下僕不得
已辞諸濱松侯矣　敬甫春波玄民堀田誠次郎来
二十九日壬寅
裁寄大人東托諸杏菴　疾如昨雄哉来診　強結
髮而浴訪玄民又訪雄哉要雄哉訪賢了主人供酒
且招敬謐至酉牌帰敬謐雄哉送至　片山春悦来
庄次来不値　田平陽送其詩稿　大國屋治兵
衛者携勇二十四日東至東曰今日至勢州松坂

夜抵亭携其弟僧宗廸高水市左衛門至
晦癸卯
亮平歸郷　發答永井元厚東於出雲屋　午前與
謙之進出訪庄次藤為至大新主人供酒飯余欲訪
平山名助於西府而不識路大新導至府門去名助
見曰府尹閭在江戸今日東至報擢江戸尹某輩将
治装東下忙甚恕我慢乃令待詔結其髮且飲余主
人舊禁飲至是曰某元為在此地任劇務不飲今将
去此何苦不飲自飲侑余忼慨語時務既而曰某将

往見東府尹告東下従者既俟余乃辞出不見謙之
進獨歩至文叔許少焉謙之進追至要文叔出渡天
神橋訪安藤多門不在出於北野迤西行謁露菅祠
至蜆橋謙之進別之佐伯邸文叔送至飯之　俟作
兄伯齋来不値　鉄兵来不値　春山来不値　合
茂自日田至来訪不値

二月朔　甲辰

僧文周来見　受塾生賀　伊丹屋孫助携南陔見

二月十五日東来見　雄哉来診疾痊乃辭藥　備

前人林敬次者来訪不値　大雨若無聊召敬甫飯

之備島来訪飲之携二子赴堂島肴店而飲雨益甚

歸路敬甫先行余與備島過八尾亭未幾敬甫自嶌

寿亭走人来迎乃赴焉戌上牌出敬甫別去備島導

入其家借紙燈帰　柳井敬仲入塾荒吉介之

二日　乙巳

答法寺大聚東至内乞金二朱　洞然来自白川至　春

山携橋本伯斎為俊作来謝罪　召荒吉議南陔見

所嘱事　大新贈餅　俊瑞請曰某将借金於一瀬

小左衛門彼欲得先生来而後許之願為来之余乃

作東既而小左衛門不許余責俊瑞售我遠敬助告

諸小左衛門小左衛門答来曰俊瑞欺妄状

三日　丙午

受塾生賀　大人二月四日鉄之助二月十一日東

至合戌所勢日限彦助送來及乾年魚泉吉送東及新革

備島長平築梁宗順清記龍太郎徳太郎鴻池吉

次郎利三郎幾太郎太郎寿菴敬甫淨圓指月春齋

春山大隅元春雄哉田邉屋作兵衛門晋三郎鷗波

在次寛平乙齋来賀　賀筑梁王小竹氏介謁之進

見主人出謁之進別去杏菴秀太郎從賀玄氏亀年

大隅寿安鉄兵晋三郎元恭至大村邸見一瀬小左

衛門至備島氏春波在座曰今自訪先生至是主人

飲余及春波乃使從者帰謁之進至欲導余遊佐伯

邸余曰且俟洞庭謁之進去少时酒徹使備島姆召

謁之進至出賀太郎春波宗兵衛信之助至邸主人

四原新蔵方洪容余腹痛坐別室良久愈文叔敬助徳太

郎至謁之進飲余及三子申下牌出謁之進及二子

從歸　荒吉来

四日　丁未

春波来侍亀年言曰請今夕臨　萬民使人来言欲

陪遊天王寺何如將從之亀年来曰天王寺路遠必

夜歸然則不得臨敝廬也乃辞　日高涼臺東至内

包黒河齢次東齢次寄海苔　午後與高四郎出訪

備前要之遊北野備前曰其所識寺街裏巷龍興寺
和尚外無一僧請訪之乃至裏巷一僧露坐門外誦
經備前曰此寺主也僧起導入寺室遂且康晴塵堆
牀亂跡縱横脩竹森列窓外沓不聞市聲余笑謂備
前曰是極似水滸傳中瓦官寺不圖都會繁喧之間
見如此境也僧曰貪道今日設讀經場於門外不得
在内責客隨意寄傲去余輩買大瓢寺豆腐出所佩
瓢酒而飲余酔眠比覺冷透筋骨促備前出備前自
東門去余自西門去既出於寺街不見備前俟之良

久至帰至蜆橋與備前夕食肴店使高四郎先帰備
前送至　元愼金城和田公美荒吉来不値　中澤
行誠来　夜與春波至亀年許主人供酒鈍梁鷗波
同席敬甫追余至戌牌帰
五日戊申
大新来曰有人過今春及判婦於京師者傳曰其言
曰將以本月七八日歸　發答曰高凉臺黒河齡次
來於吹田屋　吉村重助来訪　翠江東室氏送蕎
麥及胡麻油氷餡　庄次来　河茂竹助豫州銅座吏

北腸治右衛門来見　安石来留宿
六日己酉
吉木人来請見室氏茶以来自伊勢歸　荒吉来并
安石觴之既而携二子赴堂島肴店食雞歸路過淀
華橋大雨新止濕雲猶擁摩耶山頂日脚一綫自雲
罅下注而不外池橋下平日淺見沙洲此時春漲拍
岸上映雲色渺然蒼黒之心包帯様淡黄之光初見
溶々疑逝不返次視鱗々知湧無盡古人云鐙光似
流水是即流水似鐙光也仗傘立橋久之去　晋三

郎来　安石信宿
七日庚戌
先是因順寺祐誠東吉會期請臨今日東大隅謝不
往　文叔壽菴和田公美来　荒吉来　向書菅祠
上樑字拙與庄次謀改書之今日午後庄次来曰木
牌重大不便動移請労玉趾就祠書乃與出安石文
叔諒之進従入祠右廡歌所名館祠官澤田伊勢者見
余懇初與衆議書體及位置良久而後書字大倍初
書畢壽菴追至既而伊勢使庄次觴余及従者於天

滿有店杯巡數行伊勢亦至晡時歸安石宿　夜龜
平來
八日辛亥
姉氏室氏男自伊勢歸　荒吉來　晋三郎龜年來
一壽菴來　良現送香中醇懋　夜敬甫來與之出
食尾坊肴店　左右隣及對前三家贈鞋賀室氏歸
九日壬子
雄我來　室簡人奈良屋十兵衛來請爲其子　龜
年母來訪室氏　松浦次郎携尼埼醫來見自出瓢

將買酒余曰我今日有事不能飲子然酒在庖且呈
之客悦對余獨酌良久余將訪荒吉告其故客曰同
君出門乃與之出敬仲從次郎別於船街橋至吉次
許合茂在焉余曰春光絶佳散歩何如荒吉曰善合
茂以足疾辭既出街中余曰吉村室助在秋田屋太
右衛門家訪之何如荒吉曰某亦識室助矣余欲就
待詔理髮使敬仲迎荒吉逆旅取錢南行至報敬仲
不來候之久終不見乃入待詔家荒吉曰敬仲送物
仏誤道東行也比理髮畢敬仲至渡西濠訪河茂而

至太右衛門氏室助偶出不在乃南行過翠江門前
訪之見其母兄弟三人又訪敬讓不在遂遊道頓濠
過尚古齋喫晏飯且浴藥湯日没買舟歸至新街橋
二子出觀夜市余至舎北亭出舟少憩荒吉來訪
十日癸丑
以室氏自伊勢歸故贈赤豆飯於小竹龜年信之助
備前文叔大新及塾生隣里　福田節中村正輔波
多吉郎來至内包觀瀾公二月十四日柬　文叔晋
三郎來携之訪荒吉遂携荒吉至晋三郎家閏楨主

人供飯日没皆出賞高松郎金毘羅祠遊人數萬月
下見壓郎有巨松數株其一數日前為風吹折壓一
屋粉壅矣過玉江橋北移渡田簑橋南移而賞夜色
澪煙霏微柳影在水忽得落々春月出煙遷柳影落
波々不知二句三子送至余家文叔先去二子留過
三更而去　中英去庵龜年來不值　昨夕存也歸
今日復之晋二郎氏
十一日
葵園携其弟來請受業　賢了來約柬卯觀桃先去

午前携敬助赴賢良氏主人供飯出王叢人橋雷
侯雪向典有約留東行出郊外桃花方開南折登莫田山
左右倡屋不復見免影昨年來官禁私蓄倡妓故也
經初湯相及藤店側至小橋伊氏別業賢了善園丁
引枕室即報年前與敬譫患聞飲處也庭有數櫻皆
花登樓出閭遠世出瓢酒飲之賢了命園丁具肴既
飲余枕肱假寐比覺日昃出而入寺街無寺種彼岸
櫻龍泉寺西照菴尤住寺則有數種雪素紫霞相映
成態無絲愁到地發則一株大藏半橫枝數十尺就

他七八株矣出菴遇雨賢了借傘於所識費先去至
出王祠而益甚乃投祠側茶店余欲乘轎命店人雇
轎夫未至復假寐覺時雨既止轎夫至轎小不得近
頭賜轎夫百錢而不乘至道頓濠賢了別之難波新
地過吉雄氏門前日將晚雨復下乃托良琢門人買
舟久不至敬助曰雨止出至稱念寺買了未不歸陰
雲稍近而所借傘雪行五六丁雲復合雨大至無雨
具甚避於商家簷下使敬助走就平佐氏借傘来
迎而歸衣悉濕時雨下陴也　三宅大藏東至寄海

苔　南條董一郎東二通至
十二日乙卯
讓平以疾帰鄉　葵園弟德壽入塾　小竹送有賀
室氏　室氏將賽住吉祠余曰吾乘舟同姊氏及鄉
往矣謀之進高四郎敬仲㒵之請從乃買土屋舟自
舎西南下至御池橋姊氏曰岸上有觀以文具粧作
華花鳥數蛇龍及人物且一覽乃出舟入觀場其巧
逼真非手捫之不辨其為具也舟子促上舟不得細
觀下道頓濠濠上新移堀江島内倡家秦声遠近千

履方營至渡邊地名室氏三生出舟上堤午時傳高燈
籠臺下登臺眺望煙晴波恬四野翳然賽祠見巫舞
雪迺舟謀之進高四郎後步堤上至渡邊二子後不
及侯之良久至湖道頓濠至上大和橋繫舟導姊氏
觀昨日所觀諸寺櫻及桃田日没乃迺舟戊上牌帰
奈良屋十兵衛携其子重吉來不值　香苗中澤行
藏來不值　河茂送新製析玄小本五十部
十三日
奈良重吉入塾　聞觀瀾公將過伏見典敬助謀將

往迎之　五弓豐太郎將之江戸來訪　鈇兵送其
妻斷七忌菜　信之助送有　先是春波爲晋三郎
作畫余作其贊今日晋三郎來謀餞我二人而去
古山静齋龍藪來　中牌春波晋三郎來促偕出余
過大村即見富井清兵衛議明日之伏見迎公事出
過福島出於野外東行至三番地投路右一店命酒
酎忽有大聲自乾方來而地震時日赤無光晩霞滿
天疑皆有大風然也黄昏去歸路過橋萬亭飲且做
寐雨下牌余起晋三郎歸春波獨眠不起晋三郎至

余家復睡良久覺去　文周來不値

十四日

文周來　夜下牌與敬助上途高四郎猪從大村卯
使一僕來擔行李孝也荒吉及塾生副於淀屋橋側
亘敬仲德太郎秀太郎　右近送經今橋京橋至櫻
祠早櫻方開就店尚楊坐花下出行厨以飲常年春
晩祠前後左右假店數十遊人如雲本年守儉令嚴
遊人不當百之一不復見假店啼鳥近人覺清閒適
我意矣取堤上路北行七八丁村名春日井路右見

大蘭若曰毋恐寺亘等五人別亭過友淵毛馬一宮
諸村左臨淀川右控平野綠柳黄花春色如織過赤
川村行十丁許巨繩一條橫斷堤路間其故路人曰
方修路不許人過也乃下堤行數百步村名宮市即
大阪赴京師路以過櫻祠故迂半里矣至守口驛午
食一店出行六七丁村名八番後上堤往々見桃花
經六番五番蹉跎諸村至庭寺村路右松樹成列左
多土筆至木屋村川廣而多汀洲汀皆翠楊洲下悉
黄花但見帆檣絡繹穿其間上而不見舟余與高四

郎行採土筆滿囊敬助問是何物余曰是名土筆可
煮而食敬助悵然蓋其鄕所無故然至出口村堤彎
々外張余謂此地必有捷路卻步一丁就路右一店
問之曰宜下堤路於田間矣下堤有猴松其下有牌
書曰一里松墓二生笑曰墓字不當宜作碑或堠字
余曰一里松必角抵者之號墓字當也田盡入村村
盡復出於田又有堠松其下亦有一墓書曰男獅子
墓弟子立焉乃知皆角抵之號也行數丁上堤即牧
方驛也日方沒投逆旅鍵屋自大坂至牧方五里每

里上十丁向艮方　逆旅西窓臨淀川川廣数丁春
月朦朧暮烟如練暝際舟迴遶處鳥呼亦有數勝地
也　使高四郎訪願正坊法雨迴曰不在少亭法雨
来館　今日宇晴暖如四五月薄暮雲起皆謂明日
必雨矣欲寄北上舟夜發不果

十五日

天未明頻聞跳躍又聞棹声陸續知有北上舟使敬
助起館人欲買舟館人貪眠而不肯起比明始起低
雲落野雨將至不復見来舟飯畢偶見一舟欲買之

舟子知我畏雨故貴其直皆怠曰縱過雨不受彼侮
乃束装上途雲陰稍散余謂高四郎曰吾子元期半
日送而我要之至寺請歸為我留守行街中三四丁
訪法雨出高四郎告别牧方人家千餘街長可半里
街尾有橋水名尼河過諸芽口上島下島諸村漸遠
淀水至葉村欲謁男山神祠問路土人曰此有捷径
至祠二十三丁矣今日奉幣使將自京師来有事於
神午後禁行人宜疾走乃使僕自官道行過橋本僕
於淀與欲助取田間径東行三四丁陳松夾径成行

地勢稍上入兩山間左多菜田及孟宗林右方沙山
數峰硒然如洗不見片草自麓至頂皆種桃花浪華
桃田總在平地無有高低一覽易盡此地則一樹高
一樹一峰遶一峰仰望如晚霞掩冉俯視如紫雲矣
平敷且素沙下映綠竹外對花色極鮮明也行數丁
有人家地名西山地勢益上時見山櫻行二三丁地
勢忽下而俄忽上則出於祠側即往年所曾過也謁
祠祠官辟殿土人掃庭狀頗忙自東門出下磴陵迤
至平地有寺其前山櫻一樹嫣然於萬綠外有渠南

流渠西有官道遶北渠東有市市有二街皆通東渠
有二橋皆通街取渠西道北行三丁許上堤即橋本
赴淀路也堤距川可三丁其間多桃田既上堤直東
行十四五丁入村人家六七十南折出於木津川上
人家哄桃花夾路而枕岸一橋横南北長百三十間
所謂淀大橋也水淺多洲渡橋入淀過街四五丁路
當城門避城屈曲數丁出於宇治川上有橋所謂小
橋也而水色深碧勢十倍木津川矣僕休橋東一店
以俟欲觀奉幣使土人曰王人過鳥羽道不過此地

乃出行堤上一丁土人乗小舟呼曰堤旁蘢蟲眯目不如乗舟也問其直曰百銭乃下堤乗舟又有三人追至同乗余瞳比覺着伏見肥後橋側見童子縛二狗沈水半身猶出而其腹膨脝悲鳴不已忽有一人乗舟至解縛投諸舟中狗仆不能起投逆旅大黒屋源兵衛氏時午下晡也既就座大雨　留井清兵衛来同寓大黒屋相見謝曰吾将援先生館然以後至故未果今日杠宿焉　杏庵徳太郎自浪華至同寓大村人福田久之進来見久之進先公至定館舎　僕帰浪

華宋室氏

十六日

清兵衛為余援館余幸欲助等移於肥後屋清兵衛家　大浦春洞子元尚見　吉田有秋来館　終日大雨烈風申牌公未至朝長秋平携侍醫町山元達来館　夜館江頭子　既寝本田蘆村来曰公至乃蒼黄着襍服従蘆村至公許福田鄰将命少焉公引見坐談至子牌退公曰明日同先生游近郊何如余對曰唯命

十七日

遣敬助於公許獻劉氏人譜一部乾香魚三尾杉原紙二百葉又贈周平蘆村中村正輔以紙及葉子敬助返曰蘆村四周平将訪先生請莫出俟之久不至乃出館之余曰聞君将来臨何故周平曰寡君欲觴先生於宇治既先行使某導先生也余帰逆旅命敬助従我而至京橋周平及濱田孫六宮原久左衛門既立橋上以俟渡豊後橋歩堤上至宇治橋南渡投一店名萬屋　公未至乃與周平歩水東徘徊於興聖寺

離宮祠観流亭橋寺間西望平等院萬碧楼早櫻残桃隠見於青松翠柳際春漲一碧黄花両岸漁舟来往皆横竿釣香魚余満此数度而其勝今日為最良久返店店臨水上登観長流瞰甚午後公既蘆村及多吉郎等至有宴珍肴盈盤然割烹粗魚適口之味酣公引余於別室論治心法又議機事日暮買舟悉乗焉雨後流駛右千里江陵一日還勢衆交吟詩以佐餘興至京橋上岸與公及諸子別帰逆旅　今日公謂余曰吾視先生併胃内一日之別猶如三秋況

於後會在幾年後乎請送我於播磨室津余曰諾乃
使杏庵帰大坂告其由於室氏幷及熟生　公使蘆
村来賜茶　僕作太郎客年從余於大村後從公来下来見告困窮
状贈金二朱　江頭子使人来言今夕疾莫枉駕
吉田有秋来以咳故服其藥

十八日

昨日公有同舟至神崎之約朝来大雨傾盆余謂舟
當掩篷恐窘迫難容也遣敬助問蘆村蘆村曰先生
須棄別舟卯下牌公先發從者絡繹發舟余舟獨不

至若從之午前始至余及敬助僕勝蔵余備大村人為僕村家
寧他僕隷寄余者七八人舟大於三十石舟既而雨
勢益猛加之以勁風重篷低接擁被包體然濕自被
縮入頭足兩冷困甚昨夜服藥後暴瀉數行終夕不
眠午後過枚方困極而眠覺見川狹兩岸有黃花間
是何地舟子曰既入神崎川矣嘗過神崎渡而川則
生路也兩岸村落斷續竹樹點綴其間如有勝地然
不得出頭快觀下二里許至渡口使勝蔵先行就驛
中一店借傘履而出時公及他從者既悉發余店人

作食此買雨具来下牌上途神崎至尼崎一里為生
路風雨逆怒不得開轎窓時自窓隙見黃花際天而
已入尼崎城下行十丁許杏菴及僕彌平迎謁留杏
菴為從者使彌平奔出尼崎至住年觀煙火處川流
大漲乘舟而渡日暮風雨益急轎夫脚觸水成色行
數丁不已余問是川何處從者曰皆行潦也酉下牌
侍西宮驛逆旅自客年從公出大村以来途中艱苦
莫甚今日蓋就坐未幾蘆村使人来曰速来乃趨公
所公引見問曰某過喜過怒事過後精神極耗疾病

相仍如之何對曰莫若和氣和氣何如曰始於誠意
余遂言曰昨年来某所陳數萬言公既飽聞之而竟
不能用之學問之道不必曉曉辯論唯在行之如何
而已公曰先生或不知吾病所由起其對猶隔靴搔
痒也余曰公何憚不告病根於某也公沉吟久之召
蘆村曰吾不能自述我病狀汝且使福田節言之蘆
村召節以疾辭不至而曰公宜自告先生也公猶有
難色蘆村曰某且之廣瀨子館告之何如公曰善子
下牌退至逆旅始飯蘆村来曰公病實痼積也　余

換姓名曰廣田義左衛門如客年例

十九日

昧爽先公發過石屋東明御影諸村至寺内休一店庭中有大櫻樹萬朶如雲自是以西爲生路然大風如砲不得開轎窓而觀過生田鴻及神邊神邊人家可三千至湊川新漲漫漫先是數過此地未嘗見水也入兵庫使敎助先行借一店而就馬眞嶋嗔道父子得三郎來見有疾服藥午後有人來報曰公既發乃就途嗔道父子送別街口至須磨公出轎徼行余

及波多吉郎須田弥六等四五人從之備一童子爲導入須磨寺施百錢於僧觀其所藏青葉笛敦盛甲介慶書等十餘種皆贋作不足論也西行出於一谷過敦盛墓前至舞子投路左一店南軒臨海風勁波立黑雲平布日脚自雲端泄射數里外海面光耀萬頃内晦外明山沉海現氣象倏忽變幻不常頃與往年須磨山上所見相似蓋此地風煕天陰輒常有此景也命酒圖案而話出公曰吾將思文乃故徐歩後之入大藏谷送公至館而傳逆旅庭公使人召乃趨館公引見誦其所作文洋洋千言余驚服其才華公請余吟詩中村庄助蘆村和之夜深退

二十日

卯上牌遣敎助問蘆村曰欲先公發可乎曰可乃上途行二里至大久保下轎而歩數日風雨今日新晴人意同天光快暢鳥色與花色和悦行三十丁許後入轎到加古川午食飯硬肉腥不能下箸乃出渡加古川歷平津神爪魚橋北池阿弥陀豆埼福井左土御着山脇諸村將近市川忽有一僧自轎外呼曰轎

中看書是非廣瀨公子余曰是也其人曰某則雲華從者也乃下轎却歩雲華亦却歩來曰吾將赴浪華不圖邂逅焉向遊肥後歸途見淡窓君健飲依舊矣愿君將西歸乎余曰某送大村係至室歸見於浪華矣言畢則各客冬過此地時天未明今日始視地形一水南流廣可四十丈深且急兩涯砂石平衍其廣狹隨潤漲而變換無有定岸東望下流左有一山萬松散立狀極温籍余舟渡川行砂上一丁許又有一水南流其廣差減而深過初蓋一源分派而已今也春

漲方盈平日未必如是澎湃矣亦泳船渡行一丁許
入街中行數丁入城下門行十餘丁投逆旅

二十一日

昧爽先公發歩出街中行四五丁官道左右田間兩
岡突出如築成然其四陸土崩現巨巖焉黄草平布
青松簇立蓋古跡也問轎夫無識之者過班嶋村西
有一水見土人數十立水上朝長周平先在焉謂余
曰水淺可乘轎渡然土人欲負客騎其背亦奇余曰
善既渡與周平話行至正條川水勢極壯乘舟渡之

見龍野城於上流川西即驛也投一店良久公至姫
路至正條四里客年所過然既全忘矣正條以南為
生路午後後公上途出驛取故路至川上而沿川南
下路屬堤上稍與川遠行二三丁有山當前路來轉
繞山脚山盡復臨水上行數丁路隨山勢稍向西南
復與川遠路傍多躑躅花村名高知左右山遥而中
間多水田村名馬場四山皆禿多石然坦迤可愛山
脚一店繞以雜木躑花方發左有大池地勢稍上成
阪行三四丁至絶巓南見大海下阪稍近山脚路臨

海上與海相去十丈許列松界海下視松下如有路
然官道東折又登阪地峻磊石纍纍盡拙穩地勢
陡下入街中行數丁傳逆旅湫隘無所容行李客平
余從公中村庄助掌接館換余姓名處以大夫中老
聞此行猶仍舊号而接館如徒士敬助杏菴怏怏不
悦余抑之笑言於是余使敬助告其狀於蘆村蘆村
使吏改接館移焉途逢周平謝曰接館者新自江戸
至固關先生名而不識廣田義左衛門為何人故致
不敬請恕正條至室百丁正南向所移逆旅曰湊屋

庄六蘆村來曰寡君將上舟先生宜就公館別少
焉福田蘄波多吉郎使人來以公命召余乃趨館公
引見賜和歌一章及時服金二百疋且曰予欲先生
如左右乎急關東下議心竊憾之又大喜之憾者吾
私也喜者公道也關都下方用俊傑先生展驥足時
里不可失也余對曰某豈有意於世乎東下實出於
不得已西歸可跂足俟也公曰然則莫忘舊好也乃
退訪江頭朝長朝川諸子告別

二十二日

余欲乘舟帰浪華使敬助就森官右衛門字迪中諸務者買舟舟既具南風大起不得發乃留步街中謁明神祠祠前大櫻樹花雖半残猶可觀也風勢稍衰謂舟戒得發走帰逆旅雨大至中村庄助來訪且謝昨日不敬謂逆旅淑酒飲之主人庄六曰雨替少減且出觀櫻花乃導余及庄助步街中東折過隘巷二三丁地勢微上有斎菴入当堂南軒菴舊僧所住今旅人借之庭中木石位置頗奸然櫻花既落且軒破壊上漏下湿加之雨大至而風従荒廁南池臭穢之氣衝鼻群童數十就主人習字喧呶難禁余謂庄助曰生來觀花爲此奇厄俗物不解事如是乃促帰庄六謝曰果不至菴數月不圖廃蕪至此也慚惶實深欲要余赴街中妓楼以補前愆余笑曰中村公慣見江戸尤物安能對三戸村老嫗飲乎卿莫貳其過帰逆旅庄助辞去　逆旅隣家堀勘兵衛者來見曰公非浪華廣瀬先生乎余曰君何以知我爲誰吉也曰森君宿我家昨日質舟命曰廣瀬公將帰浪華某竊疑是先生也問廣瀬何人森君曰我誤耳實廣田也某疑心不解

就庄六問客爲何状曰常掛眼鏡讀書従者呼曰先生某謂果然廣瀬公也某善原左一郎嘗聞先生状矣勿隠導余至其家浴焉　夜勘兵衛携醫人吉田杏仙來見　夜半天晴西風大起

二十三日

余及従者皆喜謂風勢大好午前必傳浪華矣眛爽束装命舟子發舟舟子曰此地港口向西西風強不得出港且待東風余曰既出港欲西風乎欲東風乎曰浪華在東非西風不得進也余曰港口數丁而已活何不卸帆叙漿出港口而後揚帆乎舟子曰舟事非公等所知也使敬助出視港口返曰他邦舟東上者皆揚帆而公此地舟不肯放一隻余曰嗚呼吾知之是土人奸計也此地瀕海人無有田産唯因旅人爲活諸侯豈此地瘠爲寄貨故舟子結盟不速發舟西風起見東上人曰風非不好港口向西不得出也東風起曰風悪港可得出而不可行也其欺西下人亦然我公至此土人以爲天賜要不過三日不肯放之不如乘轎歸也乃使敬助就官右衛門命轎夫堀

助兵衛庄六乞字既而出酒餞余　蘆村來別曰西
風急寡君不得發余曰此地西風不便來上寄是蘆
村曰土人奸計也蘆村亦謝大昨日換館無此余對
曰公所以取某豈以其能忍不言如瓶乎或以木強
不苟屈取之已某外臣也而不能待之如初况内臣
乎恐人有以窺貴藩公命某事無大小吐肝膽評之
故不違願不恭之嫌告之君諒察蘆村悵恨　午後
上途蘆村別門助兵衛庄六送至街口路於大昨日
所過處至正條而換轎夫至班鳩川土人復負而渉

如大昨日既而曰請每客賜八錢余未言側見一行
士人既渡土人請錢大怒曰士渡川不須錢公法爲
然土人曰此非官渡民餘暇以負人爲活而已公何
不察士益怒有欲拔刀色土人怖走余戲曰活見彼
乎我欲假彼何如土人〻股栗不言余笑曰我豈如彼
小丈夫然乎使敬助附錢与既至城下轎夫曰有捷
路且自此行入田間過黄花間十四五丁復入街中
求逆旅不得本年賽伊勢大廟者極多逆旅皆滿而
忌士人不肯同室故到處皆辭彷徨久之就一家苦
請始許之

二十四日

寅牌束裝不見眼鏡遍尋之不獲余有數鏡所失即
客年長崎所贈所左稱余眼愛惜甚余生平毎出遊録
裝中諸具於簿以授從者日夕使從者閲簿檢之故
雖不自檢不嘗失一物自遊南紀以來秀平常從至
是敬助從余視之猶秀平不親檢之於是有遺其簿
次遺手中及筐每指必有遺物卯上牌上途行里許
使敬助先之加古川作食爲今日白霧四塞曖如五

六月轎夫蓐步至加古川敬助獨立渉上待舟乃同
舟入晡接一店時已上牌也議曰西風勁至明石買
舟頃刻至浪華矣乃促駅長出轎夫午上牌就途輪
夫力弱毎里一休移晷余屢促之曰不疾走恐後明
石舟矣轎夫曰明石舟例未上牌發盡我雖疾走無
益也中上牌將近明石使敬助先行問猶有舟乎否
入街中行十七八丁敬助踞一店以待曰舟猶有言
未罷舟子來促曰舟將發遅則不及余問舟中有食
乎曰無今夕至浪華乎曰風勢好今夕肴必矣若遲

明晨也乃使杏菴先從舟子行余與敬助買飯及肴
携至港口店菴悯然立曰舟子怒我遲既發敬助答
之曰我遲故先遣兄而兄不能留舟何異木偶乎杏
菴曰舟子與我至此先入舟而發我自岸上千喚不
應我力豈能尼之乎余曰今日天陰霾異常恐有風
厄蓋天故使我輩不遠舟而救之也往年我鄉人衆
赤關舟過藝州忠海余託其人以寄池田泉東某人
出舟訪池田氏未返舟覆舟人皆死而獨免他日見
余謝再生恩然則今日之不遠或天意也二子勿爭

轎夫皆恚曰奴輩固當送公於大藏谷然迂路至港
口則遠於官程請自此去公更傭別人余曰吾後舟
汝數休之爲也汝安得辭其勞乎吾且下轎以分汝
勞轎夫怏怏曰諾乃自港口東北行五六丁出官道
中下脚濤大藏谷賜轎夫以向所買飯及百錢皆頓
首曰不圖恚至此也

二十五日

平明上途過韓子余在轎中而眠覺休一谷茶店至
須磨下轎步行二十丁許後上轎已上牌至兵庫投

肴店走敬助告真島順道順道携讓平與藏來謁飲
之欲來舟歸浪華嗎順道買舟送轎及行李於舟中
命舟子曰比舟發來告舟子曰諾乃飯坐而飯至未
上牌柁工走來曰舟將發蒼黃就途行數步後達一
柁工曰風忽轉自東北至舟不得發也昨日未屢為
舟所誤皆憤然無如之何復取轎及行李命馭亭出
從夫而發順道父子與藏送過湊川楠公祠有祭順
道勸往觀余辭以日仄途遠過神邊至生田鴻鳩前
有祠祠前櫻樹兩行穠花如雲順道等別焉行二里

回顧不見敬助杏菴曰彼蓋疲不能步也乃留轎及
三從夫待焉而携一從夫去近西宮有川衆從夫背
以渡黄昏從西宮逆旅即泰時宿處也良久敬助來
轎至

二十六日

昧爽將上途敬助曰杲有疾不能步行也乃命驛亭
出轎未至余從杏菴先發出西宮繁霜滿地如季冬
氣候菜花數十里濃黄連天經尼崎及與渡至佃渡
候舟水北寒風裂肌既渡將近野里渡初過二渡不

及舟久待之至是遂見舟將出鴇夫疾走二三丁而
及焉過梅田已上牌歸西壕僑居西宮至浪華五里
鴇夫輕捷得速至賞以百錢然余不堪動搖眩暈久
之而痊　南陵兄大昨日自府内至留余家米藏並
吉從之　大人東至　午前敬助歸　古山精齋壽
菴來　文叔携細井龜次郎來見龜次郎鏡箭人年
甫十四有神童稱　辰見勝太郎來留宿　春波晉
三郎來　吉川松谷來　至大村卯吉自室歸富井
清兵衛一瀬小左衛門皆不在歸路訪備禹不在

檢十四日後事如左壽菴洞然毋來（事）十一日龍太郎
德太郎雄哉來賀吉田喜三兵衛來訪贈菲菓岳翁
東至室氏與姉氏孝也晉三郎妻遊櫻祠備禹來佶
之助妻招室氏及晉三郎妻（日事）十五癸國携僊左門來
入門春波來（日事）十六玄民荒吉來（日事）十七棕亭東至　龜
次郎文叔來備禹贈棗子荒吉來宿（事）十八日大新安
東片山春悅來（事）十九日吉田喜三兵衛來（日事）二十一德
十郎歸鄉（日事）二十二大隅來（日事）二十三春山晉三郎敬甫
荒吉來（日事）二十四合茂來吉田有秋贈筍晉三郎荒吉
來（日事）二十五

二十七日

移塾生於樓上　大隅荒吉香翁來　片山古園東
至酢屋平右衛門來訪南陵兄　西山春溪自京師
至入塾

二十八日

載寄大人叙之助東且名河新助包折去三十部草
茅危言一部托諸翁（大人所囑）　客年余在大村浪華園
卯木村駒藏者因林大隅見留守人受業我塾既而

發余歸浪華後不來謁昨日大隅為之來謝今日駒
藏來見　酢平送紅鱧一頭宰之餞姉氏留　白荒吉
酢平來與焉　蔡寄棕亭東（内包吉家辰之助時）　田坂宗兵
衛晉二郎丸山賢了來　和田公美來不值　東野
愁次郎東至（内包銀子）　勝太郎去　小竹門人岩本元
珖猶來請見以有客辭　姉氏留將東南陵兄東來
府内船而去薄暮與兄室氏孝也酢平荒吉米藏並
吉杏菴等送之至常安橋余上厠衆姉俟之酢平米
藏杏菴携孝也先去初聞舟俟於南安治川第二街

余輩渡安治川橋以為側即第一街也行一丁（大抱一丁）當街一使勇益吉沿水尋舟久之返曰不見乃溯尋之終不見又曰舟蓋俟於土佐濠未下也乃帰至橋側見街上燈臺書曰富島往之問路人曰此地非安治川街乎答曰此乃富島安治川街則在此西六七丁外乃復西行渡一橋夜市閙喧群燈照路行四五丁酢平使舟子来迎曰何遅也至舟泊處姉氏勇入焉皆別帰過中島送酢平至府内邸前　古谷秀平自長府至・春溪去

二十九日

秀平介其甥西島孫吉入門入塾　秀平数川田健明来健明寄胡麻又詩（悠然日々誦唐虞不用對人論有無滋々戯清談知鼠輩猶将名敢足鴻儒楼臺夜燭星勒選花柳春煙錦漫捌十丈塵縁咫尺此中心達若余明時題曰春宵東旭並先生古談筆）昨夜勇遺余所托書籍而去今朝走返取之　酢平龍蔵鉄兵来　中澤行蔵将遊西洲来大人河野亀太郎園島俊蔵什馬　夜与南陵兄訪荒吉逆旅要之出又導酢平渡大江橋至浪華橋西畔抜水上看酒飲飛而渡浪華橋帰二子途別　古山静齋壽菴仲英来不值

晦

敬甫来　冨井清兵衛来　前田禮次来　昨日与鉄兵約遊櫻祠今日鉄兵来曰某将与天野武雄来舟往請先生先発乃与南陵兄秀平出莅吉従渡政屋橋経綱洲至祠晩櫻方盛本年祠側無假店遊人皆設席樹根團欒而酪行厨大抵微肴小款足以見倹令行矣踞祠西欄上久之去歩堤投蔵国亭登楼坐俟鉄兵不至乃命酒申下晡飲訖将去鉄兵武雄

及僧洞幽至武雄曰某携妓十七八人至将設席楼下請臨先及秀平去鉄兵要余至武雄席満座皆婦人喧甚余欲逃去曰設且無従者鉄兵曰且入吾舟休乃出亭西有一舟倚岸投焉呼枕而眠少選武雄等入舟衆皆有酒氣鬧向坐水風大起余不堪冷至浪華橋下皆出舟武雄等途別鉄兵送至　古山静齋魚住鷗波来不值

四月朔

受塾生賀　直蔵徳太郎幾太郎大隅雄哉来賀

吉田屋喜太郎贈南陔先紅鬣魚烹之招酢平供飯
喜太郎至與焉飲畢喜太郎曰欲陪觀劇場何如兄
曰善喜太郎先去曰某俟於夷橋西畔近安亭矣乃
買土屋舟與兄室氏李也酢平米蔵益吉叅之下而
泝道頓濠至夷橋西畔使益吉尋近安亭近曰亭
在橋東喜太郎誤記矣泝至亭下喜太郎立岸上而
俟亭人導入中劇劇有小劇　西東劇演伊達安原田甲斐
坐獄又演養兒山姥閣下十畔後叅舟歸　庄次川西
晴洲來不値　士民來不値　敬仲枉逵余初聞其枉而不圖

其至如是已也與荒吉謀出之　原健平使人來不値
二日
横山來助自備中至入塾　備島來飲之　花岡準
平贈紅鬣一頭轉送之七新　伎秀平送南陔兄上
物於小竹信之助諸家　與兄謀施飯慈生　敬證
贈金
三日
備後僧羽窓來見　春齋來曰某移居於本街敢告
晋三郎大隅來　鴻池吉次郎來　賢了來曰請

同令兄臨兄以有事于府内卿辞申上牌余往途訪
春齋新居至賢了氏少亭敬證至主人供茶及酒酉
下牌歸　府内吏人藤田康平岡本治兵衛藤田平
治兵衛贈紅鬣烏賊及鮓
四日
備島來　先是宿伏見大黒屋誤取主人三國通覽
一本歸今朝東主人謝之　東吉田有秋　南陔兄
曰府内太夫岡本主米用人平井十兵衛將來訪卿
我謝曰某家世荷府内恩寵將來謁莫煩枉駕卿爲

我趣郎見二子焉兄先行午前余往兄囑酢平相余
見大夫用人及藤田康平岡本治兵衛藤田平治兵
衛贄以扇　小山屋善兵衛來人來屬來助　訪備島
不在　訪喜三兵衛亦不在歸路復過備島氏主人供
酒既而携主人歸飲之　酢平及康平等三人來留
酢平與備島飲且飯之　僧樵禅自伊豫至樵禅用
田人别後二十三四年矣　欽兵大隅來
五日
大隅贈紅鬣魚　藤田康平等來聽講　頁園生林

玄齋來見請入塾余問曰有家翁乎曰無乃辭
質了使人來曰雲華在東濠南本街北隅錢長氏屋
乃遣彌平館之贈肴　鴻池吉次郎贈牡丹　酢平
贈蘭席一束酢一樽乾鯊　大隅嶋上中次兵衛肴
來見　棕亭贈肴　敬謹來曰今夕請臨辭以齋日
高屋三郎右衛門來見南陔見
六日
臼井亀次郎來　文叔因龜次郎來曰櫻井一太郎
父良蔵今夕來宿我家請臨　鴻池利三郎來先是

官發一銖銀皆例官欲禁現行金銀必先降告諭預
期日月發新製金銀於豪商使之換替至是官庫匱
乏無換替之金而降令俾一銖與在民間者數萬々
兩悉聚諸侯國窮農工怨咨官聞之命豪商發私財
換之商外畏官命內實慍之不肯悉換之官聞之改
令許一銖通用期本年十月俾之然人心既擾皆不
欲受之其直大減（百兩而減六七兩）容卉岳翁以新助設故
送一銖十一兩利三郎主為鴻池善五郎亦奉官命
換之者利三郎曰吾為先生不減其直而換之乃患

焉　林玄劇來若請入塾不許　備寫來飲之龜次
郎與焉又名荒吉飲　與荒吉訪田平陽將携其妻
觀野田藤花見我至使妻先行　既而要我出渡玉
江橋過羅漢門前誤出於野外爽穗初秀菜花既稀
自聖天祠東畔南折至野田平陽妻及數客既在藤
下假店飲就亭劇談至中脾歸路過福島渡田蓑橋
送平陽至其家日沒歸荒吉送至　行德元恭樵禪
來不值　福光春齋來曰明日會客請臨
七日

蓬高四郎辭春齋招　樵禪神吉新右衛門來　平
井十兵衛來　春波來　翠江母子來飯之　台嶺
三郎秀平謝之進旅助議余來下　先是備寫有營
於余余欲謝之未下牌里洪家携之渡渡邊橋過北
里裏巷出於田間西折至玉藤店飲歸路過北里下
巷備寫備天莊者別墅觀之竹樹幽邃土石窮雅
既荒蕪妙饒風趣徙倚久之出過八尾亭余以腹痛
不飲假寐両廨出過堂島者店夕食而去備寫送至
川西晴洲來不值　敬甫來　使室氏代余之福光

氏

八日

晉三郎來飲之　晴洲外西條人江戸屋源太郎入門　壽菴來　堀内溪琴使人來曰明日將來訪乃使秀平館之幸橋河松氏贈香魚鮓十尾　鴻伯吉次郎來

九日

河新來阿大人所買速恩楼詩價百五拾錢　高屋五郎右衛門來　岡本子來訪溪琴來見有客（岡本子）

不就座去之問瀨氏使敍助往謝　南陵兄將飲府内客於錦平店使春波謀於錦平未下晖兄先之府内　卯余訪春波不在我東吉不同行之故（以岡本子為客不敢）招（客）他而之　卯見岡本子遂與兄導岡本子藤田廣平平治兵衛之錦平氏主人謝曰今日鰻鱺無佳西京欲餘而春波公不可請察兄招平井十兵衛來至乃出宋北行出（過）寺街西折出於北野開十兵衛携岡本氏子觀猿樂欲從之問土人猿樂在何地答曰在梅谷（天満坊名）乃迴步至樂場觀者數千彷徨尋十兵衛不見架過伊丹屋又右衛門曰平井公在中央地座導往焉樂名舎利為聾駝天與兔爭舎利狀樂罷後至錦平氏鰻鱺硬無味且寥兄及余頗為客羞話間岡本氏出一紙書曰請觀之紙中央楷書正字可方三寸其傍識曰客年府内人買臼杵搗樹析之樹心有字是臨之也字赤黑色既析成兩片一為左文一為右文云歸路過北里至卯前別　來助歸鄉　壽菴來不値

十日

溪琴來曰將舟遊請同令兄臨乃諾之兄兄辭以多務　文閑來　午前出館溪琴於幸橋北畔河松氏益吉從溪琴不在其接人八郎兵衛見少焉溪琴歸供飯既而曰舟俟門外矣乃出登舟則八郎兵衛及溪琴姑姪女錫嫂僕十餘人在焉下道頓濠沂木津川溪琴曰某所造船方成且觀乃停篙舟子梶工七八人自新船出謁船極大卑棹入焉余問此船所積何如溪琴曰千七百石也登蓬背坐瞰甚俯視水面相距可四丈名曰名寶丸（郡船皆曰丸）逐舟出於安治川

中上牌至天保山出舟排㟢一店主人見余呼曰先
生且休我家我不敢乞茶代（客喫茶價錢曰茶代）唯乞字而已
乃與溪琴登其家之樓四望豁㟢亦好樓也余曰他
日来我家乞字主人拜謝出登山頂下借一店夕食
薄暮逆舟過傳法舟子上岸牽百丈下逆川復出於
安治川到下牌過江戸濠尾余曰此距我家不遠下
至章橋路一里矣請辭溪琴曰善乃出上岸歸　謙
之進出寓佐伯郎　備前招兄及室氏觴之

十一日

高屋三郎右衛門來　岡本子平井十兵衛来不值
南陵兄與米藏益吉移居府内郎　大隅來　之
府内郎見岡本平井二子岡本子供酒飯兄及酢平
藤田康平平治兵衛同席戌下牌歸過酢平（許供）主人
供茶大雨淋浪不得出户吏久不已乃出比至僑居
衣裳悉濕　權藤何善來至　坊丘台井上屋新助
今日大君將以本月十三日上途謁日光廟故令天
下毎事慎察切喧噪勿惱衆勿無燭夜行閭門宜設
監嚴誰何尉下宜戒火（且借許助郎住）

十二日

謙之進入塾　文叔來飯之　高妻寛平東自江户
至　午後與孝也館南陵兄於府内郎遂訪岡本子
不值訪酢平孝也曰爺去見留焉乃出訪平陽歸路
訪備前備前送出門曰堂島米市米價頓貴（以九日祭故）
今日若不休市賣者破産不少而買者不肯休市將
鬪且陽川觀之乃使人招兄來至市大亂而休後過
兄許携孝也歸　賢了東曰雲華將來我家請臨申
上牌赴鳥雲華及敬證睇眼妙圓先在座主人俟余

至供飯夜歸敬證同出別於針橋　晋三郎從赤茶
莨（江州産）　田小虎來不值　修三來曰聚山明府吏
鋭江幸藏東昇曰明府欲迎廣瀨先生聽講先生許
之乎否吾子爲我謀之敢告乃携修三之兄許議

十三日

備後今津僧泰範携藥師寺寥然來至入門入塾
荒吉冲美來　十四日春波來　南陵兄欲訪諸家
使余導午後之兄許同出過備前氏天陰忽覺寒氣
使益吉歸取綿衣而出訪司馬助不在訪信之助主

人供酒酢平追兄至曰君回歸同孫助之炭兄氏也
乃歸郎途訪春波不在兄曰之炭兄氏朝在中麻猶
早旦訪晋三郎矣途訪平陽而至晋三郎氏不在訪
綿清亦不在渡湊橋歸　属晋三郎作紅鬣魚鮓同
兄食　長平来不値　壽菴来不値　晩同秀平謙
之追欲助步渡浪華橋訪洞然妻托寄洞然東褰菅
祠渡天神橋帰　亥牌地大震生来未見

十五日

受塾生賀　尼崎人大行院清香来訪　神吉新右

衛門来　午前之兄許賀岡本子遂與兄出訪小竹
急年玄氏歸　澤宗贈肴余及兄作夕食供兄欲助
與焉　司馬助来　夜訪兄　文叔公圭来

十六日

平陽荒吉来乃招南陔兄接之供鮓玄民東曰請同
令兄臨余答曰方有客晡前来訪兄途府内郎二客
春去使人迎兄未余親往過肥後橋南遂之園部氏
未供酒比微酢平追兄至主人復飲之兄攜酢平先
去主人使肯寸彈琴戌下牌歸　玄齋来曰寓小林

安石許　載寄寥然東托渚泰範

十七日

鯱江寺職東曰我築山氏及縣令竹垣氏弓奉行某
氏破損奉行某氏相識欲請君講貞觀政要閣君東
下期近閑講後使貴門高足代講亦可願見許余對
曰諾　備古齋写鎖事録　春波来　大行院清香
東至　今日土人有事於天満神祖廟欲往謁而悍
獨行出謀於兄兄曰庶務鞅掌未得出欲訪平陽使
高四郎問其在家乎否返曰不在乃出訪備烏亦不

在訪司馬助主人方與春波急年文叔雜賀屋有圍
碁要余不許去供酒日暮與文叔先歸　佐藤吉次
郎東曰明日導先生遊戊主園何如　夜半有来打
戸者曰自岡本氏賤戸引之高四郎父疾病故来報
也高四郎東裝即去

十八日

東清香送書　將立悼戀碑使杏菴俊瑞之南德寺
檢紊衣童子墓大小　宮川祐吉東至　東門贈肴
長尾東哉東至送乾肴　未下牌吉次郎来導先是

南陵兄亦有欲觀鴻池氏即吉次〔即主〕別業之語故託兄
所告之兄曰方有事不得從且使米藏往乃出訪信
之助不值過原田真卿於間瀨氏門外伴至晨華小
橋而別過寺街入裏巷東折鴻池氏別業在焉自小
門入左右高墻丈餘行數十步經籬小垣數步輒曲
折而入園中有牡丹園花既落盡其南自小門入焉
園中央有池縱可三十丈橫倂處僅丈餘廣處可四
丈池東平地數弓青苔厚數寸長松數十株皆顧幹
綠葉幹修葉疎松東一屋華而廣吉次郎曰近日官

忌商賈奢侈故窓壁彫繪皆毀去而代以素什也然
結構之精器物之麗自北〔非〕此地豪商雖諸侯不易營
也屋西南有茶室其西野竹蕭疎池西假山數峰中
間有逕經以南先柏古槪樹密陰晦徑以北樹疎時
見雜花其後平地數步芳綠藉池西北隅有一亭亭
後有藤架白〔白〕花纍纍下望其北有神祠祠東有竹林
千竿矗立池東北又有假山數松自山腹橫出峰聳
而出石燈散立庭上及山頭皆石満苔包古色其一
有建武二年字其他一石一本皆有由來其費蓋鉅

萬矣登池隅亭初坐初入園使米藏返迎兄待之不
至乃與吉次郎繞池至西南隅有藏舟處衆舟淵涸
池中數次衆魚噞喁蓮苔參差鳩鳴于樹鷺立于沚
市声不聞寂如深山嗚呼都會闤闠之間攜成如是
幽境錢神之論不誣也既而米藏導兄及酢平至吉
次郎引之於亭供茶湯暮出吉次郎送別

十九日

讓平來至訃其妹死　將使室氏婦穿謀諸行德元
恭及大新求婦人伴春山敬仲狄甫荒吉來　澤彥

來招南陵兄酢平樓之供飯　島田謙齋自京師至
曰將往河内　夜訪兄荒吉平井十兵衛同席亥時
歸　河野進平東至寄海苔

二十日

朝飯兄所（以下省陵二字）南玄齋歸於界儒龍太郎寫字
玄民來　島田謙齋携府內人板井雲之助來見雲
之助曰三十年前學談窓先生數負先生詔余遊大原
新清携一婦人來將要余遊章街辭　來讓平父
子贈銀一兩平之　贈佐藤吉次郎以香魚酢　孝

也自兄所歸傳兄命曰有暇且出遊乃至兄所使人召荒吉不在乃呼兄來藏出訪晋三郎不在過船津橋渡大渡經雜魚場至龜井橋西畔有店食鰻鱺及鮭羹日暮備店人借燈而歸送兄至邸余歸僑居後腹大痛暴瀉數行數日未服大黄芒硝而不瀉至是大瀉蓋川魚之効也

二十一日

朝飯兄所　新清來　直藏德太郎自嚴島歸來見佐藤吉次郎贈肴於兄　酢平伏午飯　僧壽仙來

見曰客年先生在大村因謀平入塾矣　荒吉來導余訪平陽主人供食茂脩歸　庄次利三郎吉次郎來皆不值　栽斎大聚東及詩遣俊瑞記之曰杵卿

二十二日

朝飯兄所　移倉中諸生樓上　神吉新右衛門來先是新右衛門屬余作其族忠国父碑銘至是成書緘與之　渓琴東至寄紅鱗魚鮓於兄余東兄曰今當斎日然鮓過一日味變是空使人厚意也且食兄曰善午前兄使孝也召余往則平井十兵衛藤田庸平平次兵衛酢平在座共食鮓畢談話蜂起有人來報雄哉至乃歸昨日新清請曰明日同藤国生臨漱處故雄哉來導也天欲雨議行止不決雨徹除雄哉曰雨勢止於此宜行乃出途訪河茂及翠江至新清氏主人使其姻二人見乞字余席上作數紙與之既而主人導至夷橋有店供飯日没遊波好橋西冨識亭余腹痛暴瀉數行乃假寐覺聞雨聲乃買舟衆歸雄哉送至亥下牌也　文叔仲英來　壽菴龍蔵來不值

二十三日

昨夜安石東至贈肴於兄今朝送之兄所　姑告東下於諸子　大雨　夕食兄所

二十四日

飯兄許　兄酢平來議府内公事　敬甫荒吉來敬甫每來入廚搜酒飲之今日誤飲酢大呼而作議析去　葵園贈肴飯兄　敬甫導余及荒吉秀平至御堂前有店飲余與秀平先出入御堂門俟二子未至堂前空闊(閒)市童群戲忽見一童啼倒地衆驚集

即爲徇所囑也二子及景敬甫別去荒吉要余及秀
平赴新街折亭供酒天暮余携秀平先去
二十五日
名塩紙工山中次郎九郎贈香魚一籃轉贈諸信之
助　飯兄許　春波東曰今夕信之助欲相招請中
將過我同行　作寄安石東兼諸宗清東中已奧野
彌太郎草稿附以寄彌太郎詩一首　文叔來　龍
藏聞余東下來別　作寄溪琴東及答三宅大藏東
中將遣人春波氏視其在家否返曰不在乃出先

過府内邸訪岡本氏主人方同兄食亦飯余余以將
應間瀨氏招僅二椀止飯畢兄與十兵衞出訪肥後
文右余至間瀨氏主人患曰今兄何不至也余曰今
朝果在講席春波東至倉卒有過而返其東故誤讀
也少以爲招我而不及家兄故獨至乃歸府内邸遣米
藏告兄以其由而復過春波家借今朝東視之則余
誤聞明矣與春波復至信之助氏玄民在焉余謝米
告兄之故日暮復歸邸米藏曰今兄將歸乃之間瀨
氏主人供酒兄亦至有薩摩飯以紅鯛魚膾置熟飯上以卵下汁名薩摩飯

飽甚同兄玄民出歸過邸門前不入遂與兄送玄民
至船街橋兄歸路過我居　九山贈紀州饅頭及糟
漬西瓜東曰某遊紀州歸不腆土物敢獻左右請明
日午後臨我余答曰諾饅頭轉贈諸岡本氏
二十六日
飯兄所　兄來　大隅來　高屋三郎右衞門來
神原敬吉爲余來不值敬吉寄塩魚　安藝長濱人田
中修藏來曰某池尻某順門人也願因先生入淡窓
先生門　荒吉偕平來　遣秀平致寄溪琴東於

名春耕生夜彌平來迎曰日田縣史杉田龍助者來
欲見方俟於西濠矣余不欲見乃歸不入戶直過府
内邸兄不在使彌平歸視客去乎否良久來曰既去
乃歸
二十七日
左藤吉次郎兄吉助者來見曰某放蕩無賴破盡家
產屢爲爺所規然不能用今朝始有悔心欲一洗舊
習以就所謂仁義者聞先生導愚化頑當今無比願
北面受教余曰善哉悔而善之機也而不可牽之望

之則爲蹶蹶破事之門也易曰重巽吝巽猶不可重況於悔乎今後吾子既悔之心宜念而莫進也欲蹶之氣宜持而莫發也寧靜以耐久歛以求之其庶幾平吉助悦曰先生不拔我句讀而救辨惑果始知進有真儒也　今謙之進中席序　良琢自豊前歸贈小倉綿絡　講後留賢了飯之薄暮與謙之進送之至梶本坊雨下乃止　飯兄　夜携秀平謙之進至兄所話　十兵衛見寄

二十八日

荒吉來　大和屋宗兵衛來　奥野彌太郎來飲之招平陽至劇談時移平陽先去府暮米藏來曰岡本君欲供夕食彌太郎聞之辭去余將出備爲來乃使室氏飲之而之府内邸見兄曰岡本子相待久至岡本氏室十兵衛在爲主人供酒兄亦至酢平藤田廣平平次兵衛皆來聽余話戌下牌歸　讓平得三郎爲余東下散自兵庫來別

二十九日

荒吉來　壽菴來　截寄長典俊達本田蘆村福田部東遣杏菴札諸富井清兵衛　訪信之助備爲遂過府内邸兄不在見廉平平次兵衛（二子以下省姓）劇談夜深歸

五月朔

受塾生賀　荒吉合茂雄哉來　陰雨連日不晴衛亦來告曰大君自日光還除戌嚴令　讓平歸郷之兄許賀兄送者岡本子岡本子招兄及余供午食十兵衛廉平同席既而兄曰是飽欲與荒吉酢平等步何如余曰善使人召荒吉不在余歸備居以俟

兄至備爲來余告其故請從兄携酢平至乃出兄酢平訪伊勢藤者余與備爲訪賢了不在過伊勢氏備爲別去伊勢氏欲供酒兄辭出過井池街將爲余買器物不果　僧一味携小川弘藏者來不值

二日

行德元恭來　宝寺出塾　仲英來　晋三郎訪甫來與之謀携秀平讓之進出過福島聖天遊玉藤店命酒申下牌歸路過梅田訪甫欲訪草庵者余及三子皆不欲訪甫曰果鶴吉先生將臨於彼彼既酒歸

以俟乃使秀平謀之進往余與晋三郎去一丁許欲
甫疲走尾來曰彼怒先生不肯臨也將絶我先生為
我一行余不可敬甫把余袂不放恨形於色乃與晋
三郎從之往筆庵見就座不久秀平先適余疑將陀
毘留謀之進而先去行一丁謀之進亦走來曰陀毘
既起臭烟衛鼎過府內部見兄歸　島田讓齋吉雄
良琢來不值　林去嶺來致安石餞儀　返文叔茶
籃肩輿初文叔假余金一步二朱而不能償及余之
大村贈茶籃曰此雖既破進呈左右余亦具柬秀平

曰彼雖至窮猶作是人情不可不救也使秀平送金
二步二朱而返一步二朱答合曰一兩文叔大悅來
謝而出其故轎附余曰不用必返也余自大村歸亦
幾文叔以柬促余曰轎請見返余曰轎固將奉返而
有破處請俟繕之数日前又以柬促曰轎及茶籃速
見返余又示其柬秀平秀平曰咄〻怪事彼既曰進
呈茶籃而後欲取之是以二物為餌釣先生金也果
請往詰之余曰止我且柬之乃柬曰公所作有可疑
請面質文叔不來後以柬促余曰請賜昨日報壽菴

偶在坐曰昨年文叔誇示金一兩某及仲英曰旭莊
臨去憂門生離散故贈此金求愚之救矣彼必以一
兩為先生所贈非關茶籃也不然疑團不解秀平等
聞之皆怒曰先生受彼愚弄極矣且往詰之乃使秀
平謀之進往與文叔辨文叔不能抗恨甚柬余曰先
生何信人讒言使門生辱我也余答曰我豈敢辱公
欲面公而公避不來故遣門生而已辱公者使者失
言非僕素意也公何不一來而頻煩柬牘公若來我
將使使者謝失言之罪文叔不來於是送茶籃及轎

返之秀平等皆慮其不肯受文叔受之且以柬謝

三日

辰見勝太郎東至　午後與兄及酔平等出過井池
衛買器物從之鈴木相坊途遇合茂同行訪薩清蕃酔
平為與兄訪中村勘兵衛於築山邸主人在江戶其
妻見余欲見鈴江幸藏中村氏使婢導幸藏曰且姑
避我將告君至於明府築山氏余詰其故於兄兄先歸
幸藏往明府許返曰明府將見從之入築山氏坐一
室明府就見意氣甚悃語至日晏辭退明府曰請五

日中上牌臨潄塵講堂帰至幸蔵氏出迎葭清氏兄
既去益吉留俟余渡農人橋過贇了門前訪之主人
將飲余乃使益吉去余飢乞飯錢、椎着至其詰天晩
主人使僕送

四日

荒吉茂八来訪　柳川士人岡直三郎携大人東来
見　室津湊屋庄六使人来回返其所借歠及篋
備畄来導余及米蔵遊

五日

受塾生賀　賀府内部大村卯備畄田原新蔵信之
助因馬助太郎春波諸家　文叔来謝　鯨江幸蔵
來曰築山氏曰今日講席先生若着禮服㆘講㆖則聴
衆亦不得不然此地吏人平生着肩衣及袴而不着
禮服願先生着肩衣與袴来我亦然也余答曰諾
松岡皆人携其姪果来見　午後與謙之進出彌平
從賀築梁小竹亀年玄氏一郎文叔而至龍護氏主
人供酒出訪恵門不在訪葭清遂入築山邸見幸蔵
幸蔵引至明府家余坐與讃之進坐次室良久明府
及破損奉行金井伊太夫欽鋭奉行西井源次郎蔵
奉行北留間光三郎其子熊太郎破損奉行杉浦氏
子冨次郎出見通名又皆就謙之進席見之築山氏
吏十餘人坐次室明府使謙之進入與余講負觀政
要日暮開燭九十餘員罷食於別室衆皆辞去食畢
與明府語至戌牌逃復至幸蔵氏帰　今日與贇了
納鈴木街歸路相訪然以夜故不得果　春波大隅壽
菴東一伊丹屋孫助田邊屋作兵衛會所幸助大和
屋宗兵衛佐藤吉次郎太郎晋三郎壽仙直蔵徳太

郎徳壽蔡園又玄尋行寺春山晋九一郎築梁亀年
伊丹屋又右衛門幾太郎備畄宗順雄哉雄蔵加島
吉勝間尚輔春齋司馬助天民保来賀　為孝也行
避瘧樂

五月六日

田平陽来致送東行序　葛民来　赤穂大川丑之助来見曰近自宜園歸　酔平来曰澤彦欲拓先生兄弟及愚愚與南陔君先往使人而迎先生矣　午後米藏来迎曰令兄既之吉田屋喜太郎許相俟公速来乃從之越舟津橋西折行數丁喜太郎自店頭呼曰某在斯入焉主人曰令兄觀船倉未返酔平則在奥引余見焉就席不幾米藏曰令兄返猶在舟中將遂訪澤彦乃與酔平出入舟主亦送入焉亂安治川上南岸喜太郎別去過船倉前渡龜井橋南行失路出於堀江却行入新街至澤彦氏主人及三郎右衛門（高屋三郎右衛門以後省姓）見供酒飯甲牌詳過百間坊永代濱訪雄哉歸　夜訪兄荒吉在座同出過八尾亭小酌歸荒吉送至

七日

遣秀太郎從寄眞野順藏東於大川坊泉六　作寄西元禮兄弟長尾良哉東（贈良哉折玄）　岡直三郎来　書肆今辰来　玄民来招酔平賠之　澤彦来　仲

英来　内山牧山来　畫工桂雲岱者来見致周邦言　細木甚吾兵衛東至問東行期　文周来　翠江母来室氏將携孝也西歸兄屬諸酔平酔平將以本月二十日後歸則後於我上途十餘日矣室氏不便與諸子同居余托諸翠江母子將以數日後移其家　招兄酔平及小竹信之助玄民備尙信之助備尙不至餘皆至供雞兄先去下牌客皆去　書醇懿墓誌　館荒吉合茂（二子日居）假寐移時歸

八日

春日寛平来　田原新藏来別餞紙　買鞋　寛平贈有　贈良珍香魚酔良珍来謝　托谷細木甚吾兵衛東于肥前屋又兵衛　返九山自鳴鐘　與諸子来裝　雄哉来　酔平使人来曰請與岡部君来陪遊緑平店乃使人促玄民玄民曰有客不得即出君且先行申下牌至兄許與兄酔平之緑平店初把杯玄民至飯畢歸路過北里至中島兄去送玄民於筑前橋南酔平遂至我居　大川丑之助来不値

九日

折玄講畢　吉雄雄吉来餞銀一枚　招晋三郎屬
留守事　晋三郎惠門敬證大淵贊了来贈餞　澤
彦使三郎右衛門来餞金一両三郎右衛門亦餞金
百疋　但馬天民来不値　岡本治兵衛来　相良
李松自日田来不値　與南陵兄之信之助許告東
遊　主人佚酒途訪備南司馬助春波皆不在　岡本
子拓佚夕飯　與秀平龍太郎等東行装　将以十
一日同兄及岡本子十兵衛康平平治兵衛上途定
秀平龍太郎孫吉爲從者　東景東至贈餞　翠江

贈有　勝太郎歸家　香岡来　後瑞濟将歸郷告
別　大人鐵之助勇東自銀使至
十日
高四郎東至寄餞　天民来　聞濟将遊亘閩裁答
大人様関兄鐵之助東托馬又托寄長尾良哉河野
亀太郎南條東一郎西元禮兄弟東　日高涼臺東
至即裁答東托道修街藥舗近江屋忠右衛門瞬眼
来曰今日午後秋輩欲餞先生於東濠鐵十者別荘
請臨　贊了使人来贈茶籃　臼井亀治郎父来曰

敝藩令某甥豚兒歸　岡直三郎長平亀年荒吉来
別　九山甥春耕来別餞金二百疋加以有　信之
助贈有　春波贈沙糖　翠江母来迎室氏室氏以
我未發辭　中上牌至府内部善酢平出以将屬室
氏焉故欲飲之而難遠瞬眼等約告其故請從謙之
進将代余講叢山邸亦共往途訪寛平東一皆不在
至大新氏告別謙之進先去余問主人錢十別荘安
在跋主人使僮導行一丁東折至別荘贊了敬證瞬
眼恵門覺了（即寄竹寺）魔恩（即德照寺）祐識静賢（即浄圓寺）等既俟

余謂恵門曰我輩一客至快士善飲引酢平見象俊
瑞濟跡余至告別荘臨東濠磐[澤]至是忽東折可一丁
而南走荘當其折處豎觀長流勝甚湎出有盛饌席
上呼韻以賦余詩先成曰緑水斜穿紫陌流賣茶舟
棹釣魚舟談長祖寫惜将暮程遠歸装恐及秋羈跡
雖淹畐山外夢魂應繞浪華頭預思莼美鱸肥日後
續此歡登此樓贊了和曰亭對曲江流偶坐似棄舟
梅雨漸成霽爽風欲有秋晩螢飛柳外歸釣立街頭
宴罷師将去援衣留此樓敬證先去成牌同賢了邮

平出至心齋衛賢了別途訪菖民不在　仲華来贈
餞不値　文叔贈酒及羊羹
十一日
晨起出門杏庵從訪庄次不在訪賢了九山驛眼至
撥證氏飢甚乞飯爲書昨夜所作詩與之出訪良琢
又訪翠江屬室氏焉訪仲華玄民小竹亀年雨大降
使杏庵走之府内郵問今日猶發乎返曰雨若霽將
發也訪晉三郎田平陽備高而至見許見曰今日不
能發且期明日乃歸　酢平餞金百疋及羊羹氷糖

平陽餞秋月川苔備高餞肴及沙糖　春波来屬
之作百五十金替券通江戸金吹衛播磨屋清兵衛
翠江来迎室氏室氏從以我未發辭　玄民亀年
備高来別不値　辰見勝太郎携高槻士人近藤恭
藏来見恭藏入門　錦濤古書餞絹袱紗　申牌去
叔太郎賢了備高来別欲之告未發之故眼痛甚令
文叔治之　菖民来別　河茂来不値　木村駒藏
贈餞　體良歸鄉　酢平来
十二日

至大村郎告別見富井清兵衛一瀬小左衛門歸路
使撥助之萃岡準平許告家下　荒吉来餞朝鮮團
扇　準平来餞金百疋　澤齊三郎右衛門清兵衛
小左衛門来別　文叔来別　翠江来迎室氏　先
是與兄謀屬酢平携室氏孝也西歸今日托之路費
金　勝太郎恭藏去　晉三郎来與謀之進議塾政
及留守事所審用簿及戸鍵鑰於晉三郎　余行李
用廣瀬義左衛門號儆爲府内臣既而悟府内侯適
稱左衛門尉其臣當諱也因改左爲右　之信之助

氏告別不値春波追至焉曰設祖宴於我水亭請臨
言畢去過備高氏主人拜設祖宴余辭曰已與春波
約矣乃赴水亭春波招亀年備高同飲酒酣余歸促
秀平等束裝而復往賢了追及配後橋上曰謂先生
已去幸得面別余欲携之赴春波氏不可去春波亦
使人迎玄民未到米藏萃来促曰舟將發唯俟君至
乃蒼黄歸別室氏及翠江而走出則舟二隻艤在府
内郵前岡本子平井十兵衛酢平岡本氏子艤焉及
其僕數人象一舟兄余及藤田康平平次兵衛秀平

龍太郎孫吉米蔵増吉兼一舟孝也識之進右近教助杏庵秀太郎徳太郎直蔵徳太郎皆就舟別去民伊其子来贈墨亦自走来及舟而別過肥後橋春波亀年備角自水亭呼曰先生自是別昨夜大雨今朝雲陰未散皆恐復雨舟行里許天暮雲收月色極美至淀天明

十三日

外下艀傳伏見入逆旅鎌長氏後於岡本子等所乗舟一艀有半矣昨夜我舟子不勤且躓傳是者三人

旅然已艀始發適帖役夫未集乃浴湯肆而上途兄及余岡本子十兵衛乗轎餘子皆歩酢平送十丁許別伏見至大津四里入轎即眠且所曽経故不記也過膳所城下至鳥居川亦往年送浅琴過焉将観石山令轎夫休店上販舎西小逆行一丁許出於官道登石山入紫式部源氏間（載往年瑣事録）請僧観寶物有式部真像及古硯一枚及其所写大般若一巻像上書式部歌二首仁和寺法親王筆也硯一面鑿成二池一雕鯉魚一雕牛雖不知其果出式部否古則甚矣

般若字勢道緊似非婦人筆余嘗観空海真跡酷相肖焉僧曰自式部作源語（氏）於此室八百五十餘年他堂罹災此室獨完又有空海南無阿弥陀佛六字以髪繍墨蹟傳謂空海滅後夢此寺開山某曰秋髪長請薙乃開棺剃髪以粘其所嘗書六字云返烏居川行一丁許有橋所謂勢多橋也二橋東西架焉中間有坻以維合之坻皆北走数十丈樹木灌叢西橋長三十六間東橋長九十六間皆幅三丈南望石山新緑如滴北覧湖城粉壁映波橋東有人家所謂勢多

也行数丁衙盡路入岡嶋間往往見陂塘轎夫曰湖水低不能漑田故築塘聚水多於他國也路左有玉川六玉川之一也過大栄大貝月輪大亀川野路諸村中下艀至草津投逆旅岡佐氏往年東遊大津航湖傳失別而不過勢多故此行唯勢多至草津二里爲生路也　問逆旅主人曰庄太郎及傳喜成順教在何處（庄太郎忘其姓）答曰庄太郎亡喜成不在此地順教在五里外　夜喜成兄蓮入寺者来見

十四日

卯上牌上途芋津有官吏檢征人行李輕重處本年
官吉嚴甚至撿轎中物余歩行龍太郎監空轎過吏
曰轎禁煙盒外更添一物是有襆包須出之而轎夫
曰賜栽飲資栽竊齋之許之出驛初日將出宿霧低
布地上林木之杪往往露點青於浩渺間至石部棄
轎余欲明日訪龜山細木甚五兵衛故今日將先家
至坂下（坂下驛名）走轎夫至水口城下天忽陰大風龍太
郎等曰晴雨難測且徐徐不避於一店雨降象及焉
因俯行斜風吹雨自窗鑄注苦甚未下牌至土山驛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六　九

風雨益甚投逆旅平佐氏　與龐平等議明日投宿
處皆曰聞君欲訪龜山士人龜山去此僅五里然風
雨如是君宿彼地

十五日

卯下牌上途驚風怒號雨勢如砲繞轎以油套悶甚
使秀平先之龜山報細木甚五兵衛過猪鼻山中二
村及鈴鹿嶺轎記往年過此時亦困風雨也至絶嶺
投路右一店食若哉餅導兄觀地形而論古關在何
處也否低雲瀰漫咫尺不分乃棄轎下坂至拾筆山

前雨勢少衰與兄出轎觀山余曰往年過此論曰此
山古人以其不足畫拋筆也君以為何如兄曰御論
確矣至飲子村雨歇出轎步十丁許將入龜山城又
上轎先是甚五兵衛柬曰聞先生將至預於大和屋
平七者為館矣故至平七氏秀平此為兄及岡本子
等皆投別館時午下牌也未牌甚五兵衛等來至出
而館岡本子歸則既至相見甚五兵衛年未三十有
斂貌淳少為佐治清六（初稱多門）近藤石助來見兩年可
三十二三皆深遜挹甚五兵衛介石川甚之助者相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六　十

見執贄入門又見平岩衛門兵衛輿平元楠中田秀
平者供酒余令秀平龍太郎見酬乞字余為書二紙
甚五兵衛出文晁畫乞贊即援筆題曰寒風摧枯木
奔水激橫磯蕭然秋雨際一望負習歸薄暮風止天
霽成下牌酒止余以明日將曉發辭就寝清六等去
借余月瀨紀行學校議雜助集

十六日

卯上牌與家上途步行里許濘甚乃棄轎過庄野石
藥師四日市先是聞片山玄關寓富田一色村問土

人一色何地曰冨田海邊有一色村去宮道二三丁乃使秀平先行告玄圃過追分日永二村至冨田與兄及岡本子食焼蛤行十七八丁玄圃從秀平候路傍請送至桑名過寺屋川土人方修橋其長二百餘間過橋上西風迅烈轎簾翩翻未下轎入桑名投廉平等所識逆旅鶴屋買舟欲訪青木一郎太夫然以舟將發故止屬玄圃致言飲畢上舟去國至岸別鼓棊雖港而揚帆風潮兩順一瞬俾尾張宮（宮地名）龜山至桑名九里桑名至宮七里日未暮將入宮海漸狹

如川上岸大森仙左衛門者（赤府内人所識）出迎入其家與兄及鼎平平次兵衛步行街上三丁許賽熱田宮初入一門老樹夾路又入一門有殿掛鐵燈籠數百殿後小石數庭庭後有祠時昏黑無所見回步一丁許路右又有一門入焉有八劔祠祠狀皆相似街上多飩店平次兵衛曰聞此地飩美乃買之粗不下嚥又聞街中有娼家然儉令既布店上不見燈極覺寂莫成驛逆旅就寢樓上子驛亭破起開南窓樓枕港口殘月照波晃曜萬頃街無行人時聞水禽相呼

十七日

昨夜議將以寅下牌上途館人曰明旦官茶過焉故驛亭不肯卯前發役夫也卯下牌步上途過鳴海至桶狹間往年過雨不得覽永祿戰場今日始探焉官道右有標書曰戰跡在此兩相距一丁取草間微徑上岡背行數百步有一石表正面書松井八郎家或云五郎九字側書七石表之一五字下百餘步至岡際窪處又有一石書今川義元戰死處其側有尾張侍讀秦鼎所作碑其東北數十步外數石駢立皆今

川氏臣家也夫駿尾之不敵人之所知而義元以抑一字亡矣與其數之敗於羅苻堅之敗於秦千古一轍皆抑勝而不設備故兩抑之哭亦昭昭矣哉逆東行數百步出於官道有人家數十戶忽見土人聚叫奔走問其故曰稚兒溺水援之出難活也過界川池立至矢剡川橋材一新比往年頓（覺）華麗然其長與幅皆似減爲當聞長二百八間今測之不過百五十間矣初余問池立役夫曰聞此地每年四五月有馬市其數幾何答曰節儉令下每事減損馬不過三四千

矣余告之兄兄哂曰吾讀東海道名勝志有馬及四五百之語卿十倍其數也既及橋岡崎從夫至余復問之答曰不過千尺也問橋長則答曰以七尺爲一間（六尺爲一間例然）而二百八十間也於是始悟土人喜夸其地所有而斥他之所有故多少之數或至相倍蓰十百甚則至橋西有碑書爲溺死菩提問之土人曰十年前此地洪水人家沒溺死者四五百矣泄文役夫聞之曰實不過二百人也夫詩爲多與橋長橋有理也而有誇多溺死者何哉過岡崎城下至藤川宿馬

十八日

寅下牌步上途往年發此地時亦曉樹殘月一般風色矣今朝同至法藏寺俗傳神祖幼時就此寺主習書過赤坂至御油驛始上轎過吉田白須賀大率在轎中睡至觀潮坂天陰風烈驚濤如雪未牌至荒井驛飯田武平者家（亦府內人所識）今主人鷹鑁鑁小不堪下著微雨降申牌命館人買三舟秀平先護行李赴舟主人介之見關吏關吏檢後件（後件馬尻所負長箱）蓋意其藏鳥銃也（關禁銃甚嚴）象過關前就舟所余與岡本子坐轎中而乘一舟龍太郎岡本氏僕二名從焉兄與十矣衛乘一舟米藏增吉從焉庸平秀平乘一舟柁工每舟二名唯我舟則一名也海淺荇藻滿底柁工以篙行舟深不過四尺我舟獨後余使龍太郎等三人操篙佐柁工其行甚疾米藏增吉等見之亦各操篙而行其舟彼是爭前後不肯相讓皆疲而喘行三十丁許水漸深乃用櫓入前灣松林二行中間如渠處復用篙龍太郎誤沒篙石罅而不能拔我舟遂後秀平等不初助柁工故最後黃昏三舟相繼傳舞阪回顧

頽濤隨風自湖口歆處入如萬馬跑技逆旅室狹與兄携從者宿別舍

十九日

昨夜子牌兄起余曰天將明盍遣人起藤田諸子乃與龍太郎東藏遣米藏促庸平等既食天不明稍下蚊幮就寢眠熟庸平等來呼曰公等起人而自眠何也乃上轎雨大降行十丁許天明過濱松城下雨止出轎而步至天龍川上余獨先行見路右一店賣書籍就閱之有菅家文章日本記纂疏踞店讀之數頁家

及爲出渡口水落川心生洲洲西曰大天龍東曰小天龍舟至洲止過洲又棄舟投池田村買飯将出轎夫曰此至見附捷徑之便世人所知也近年往来諸侯悉過徑無復過官道沿道民家以販鬻爲産者稍向衰微請官置監禁行旅過焉宜竊自無監處入也乃販人家後路而出於徑南風大起雲散日見余往年荒井渡口始見富山此行兄及秀平孫吉米藏等皆未見富山常欲觀之昨日来雲而不見轎夫曰至見附岡上必見既至岡上悉見近山而不見富山兄

等皆失望秀平獨曰向自雲際一見矣余曰吾往年白須賀林間誤認他山爲富山吾子亦然也将入見附亦自人家檐下出隘不容轎左支右吾僅得過焉午下牌至袋井驛閲萩庚宿掛川(掛川)無逆旅乃宿焉

二十日

寅下牌上途與兄及秀平平次兵衛歩行半里微雨下避於人家檐下亂蚊錐肌乃去雨亦止天明入掛川封内左右種松其下芟草而鋪道浄甚平次兵衛曰此昨年爲觀琉球人作也過掛川城下行半里上轎雨後下至日阪驛買蕨粿饜甚益以至麥雜粉僞造數人也上阪雨止四山皆入雲中渺茫如海出轎歩降阪至菊川雨下又棄轎至金谷驛乗轎坐聯臺(状詳丁酉日記故畧)渡大猪川八人舁之水勢與往年相若未牌至島田閲萩庚宿藤枝乃議行止米藏曰我先駆既之岡部騎虎不得中息也象億快快就路行數丁雨益烈轎下蠶餘濕透衣然以藤枝逆旅悉爲萩庚所據不得止焉勉強至岡部則日既暮投逆旅龜甲屋今日行程十二里半　雨聲終夜不已

二十一日

初出浪華時皆曰候古梅雨阻大猪川必矣而雨甚少昨日容易越爲象相慶而夜来大雨皆歎曰阿部川漲恐不得通也昧爽雨甚兄及秀平曰速發猶能迨川未塞矣(塞謂不通也)言未畢萩庚自藤枝来騎從塡街二子曰不見彼乎彼在二里外(岡部藤枝相距二里)猶疾走欲越川諸君何需滯乎将来賛余及十兵衛曰止夜来迅雨水漲萩庚不得渡宿鞠子驛必矣我赴鞠子逆旅既爲萩庚所據則勢不得不歸此驛也鞠子距

此二里中間有礬谷險且稅從者皆苦昨日長途加之雨急路濘諸難相仍侯萩侯既渡而行不遲也廉平曰今遇鞠子人來謂川未塞也余曰鞠子人欲奇貨萩侯故稱川未塞以誘之而已公爲實然乎兄曰事尚神速追川未漲疾走先萩侯渡則信長桶狹間法也若今日萩侯先渡而迫我未渡川塞則昨日稽力遠走以先萩侯何故也余曰阿部川異於今川矣我若離此赴鞠子而無所宿進退失據則反爲義元矣萩侯諸臣若有一二如我輩者今朝必不爲鞠子

人所欺忌睦侵雨越險衝泥以爲無用勞也萩雖大國無人哉十兵衛曰君言大好今日萩侯能渡川我買鰻鱺供廉平等若不能渡廉平買此供我語次雨益烈乃止少焉有人來報曰川塞萩侯宿鞠子矣雨終日不止逆旅後有山相距僅數百步近見山雲來去於樹杪不堪無聊與兄及十兵衛廉平平次兵衛米藏六人鬪一局圍棋兄廉平平次兵衛爲一隊執白石余十兵衛米藏爲一隊執黑石米藏先下一子平次兵衛亦下一子而敵之次廉平與余敵次兄與十兵衛敵此一周也而米藏又下一子如是數十周俗稱曰寄合碁雖同隊中有拙手不得目數之既畢正相當而無勝敗也　一行皆量體輕重而遣問余重百十七斤

二十二日

眛爽雨止開東窓望山宿雲稍褪新翠如浴旭光一綫鶯聲四聞使人杳然有遐世之想館人曰昨雨非常阿部川不經三日不通也且緩滯我家　兄秀平等欲觀宮山館人曰登屋後山輒見兄要余出南行

一丁許見佐伯人宿焉欲致誠之進所屬東問小林蔡之進在此乎答曰彼在江戶未歸也又行一丁許問土人曰有登山路乎土人指衝右小徑曰即是行數十步急如立掌碎石成路不見土泥繚繞百折石角傷趾上一丁半許有小菴祭不動徑至菴前窮絕頂猶在五六丁外乃追館人曰公等誤矣徑在我舍後使一力導自舍南門出一泉西流洌甚行百餘步入陬徑微且峻杉竹成陰上六七盤林間望谿下巖岡部全衛濕雲纔坼紅日下池奇熱如燒喘促汗涌

上凡八丁許至絶頂山田數頃萩棉秀茂導者指民
方曰盡觀彼乎視之冨山一髮露於雲背雲合雨氣
與山同色如有如無少焉雲動山姿完出然所見止
翠微巘與麓皆沒矣此地西南望海混茫一氣駿遠
之地宿雨始晴曠野平楚長流横林交錯成象鮮明
如描兄曰此境絶佳憾少一亭子焉而已語次雲色
復變急雨將至走返逆旅未就坐雨　復圍寄合棋
以銷閑

二十三日

雨止川未通終日圍棋　未牌逆旅主婦告曰驛長
來報明日巳上牌阿部川當通

二十四日

昨夜衆謂明日萩原以巳牌濟川其騎從不至午前
不畢濟我輩宜徐行也余告兄曰明日莫如疾行數
日來阻川者不獨我與萩原也以我所見猶有佐伯
園龜等數行俟開川通將爭先往鞠子之人將以其
來之後先濟之一步亦不可緩也兄曰善乃與衆議
昧爽上途步至蔦谷阪下微雨下入轎低雲距人咫

越阪而下雨止高峯頂皆自雲中出浮青沈白旭日
自其間上青者化紫白者變黃氤氳千状淺聲喧豗
新漲蹄巖或作瀑勢至鞠子土人曰萩原既以辰上
牌濟矣至阿部川萩原從者未濟松山侯將自前岸
來兩涯人影麻立其數六七千人與人摩馬與馬闘
群響擾河加以川聲紛亂於目囂聒於耳渡者爭先
而聯臺不足互相奪攘得於左人而失於右人俟之
久而得濟水雖雨後不甚深深處僅及臍水本瀰瀰
土人故淺之以罔行人圖利而已北岸村名彌勒將

入街過松山侯行色極華捷路左店食糕（俗稱阿部川餅）吉
多藏奇石其似鳥蟲者通草陰陽石數百種岡本子
謂余曰君既謁淺間祠乎余曰未岡本子曰其美亞
日光盍與令兄一觀也乃與兄秀平孫吉步入駿府
街中陰雲稍解冨山聳人家屋上緣東行余輩西折
又北折出城濠上又西折行四丁許街盡入祠門彫
繪極美門内有拜殿殿後疊石成地有壇木牌書曰
禁履上壇有一祠屋裏棟桷悉塗金箔刻鏤精麗輪
奐眩目下壇有一腰刀者謂余曰此祠名那古屋祭

素盞烏尊也余曰祠前衕甚古誰所作其人曰左甚
五郎也北行數百步有營一祠其人曰此摩利支天
祠也銅瓦葺画巻有金畫蔘亭嗚呼偸今有行而與
此無用役以媚神佛何也其後有磴數十級登此而
北折行數百步有拜殿其人尾来曰此名奥院其請導
乃上殿迴左邊北行殿後又有祠比那古祠更美拜
神訖其人曰且飲神酒閼殿扉執斗及土盞酌之既
而曰客賜楽料多少隨意初秀平謂余曰彼恐念秩
也兄亦意之至是知其術與兄蒜紙包百錢所之其

人曰某自此辭公等且自磴上左折而下過本祠前
也從之逸東下數十步有磴下此行數十步又至疊
石處右有拜殿左有磴磴上則本祠淺間也有一老
人自拜殿上呼曰客何不上磴謁祠也兄曰此亦彼
人徒也不顧迴拜殿北邊而出祠門東行入街人家
断續街盡更南行數丁見府城北隅唯有廢壘而不
見樓櫓豐草茁於石壽壘外有池青萍瀰漫池涯與
田皆連域復湟其此之謂乎又出於街中街心有水
瀆可一丈二三尺東行二丁許街將盡余曰往年不

見如是處問諸路人曰宜南行乃取田間徑行十丁
許又出於街即官道也兄曰向與平次兵衛等約會
街口矣至街口不見之兄曰我輩太遲彼畫不堪俟
而去也余曰既約則何遠且留秀平俟其来兄曰善
行半里許雨下避入路左店余飢問曰前路有青飯
處乎答曰小吉田距此八丁矣兄聞之曰我忘矣竊
平次兵衛期會小吉田也乃出至小吉田龍太郎監
轎在焉曰家既先行語来秀平亦與平井氏僕至
此地以昨名食之不堪酸棄轎至江尻家在焉雨大

至過興津渡驛北川亦集聯臺深不過二尺而卑臺
者八人一行十七人費金二步是可揭而險也土人
故深之以爲射利之具凡東道諸川皆如是大猪川
余輩一人所費八百文安倍川次之此川爲尤少然
猶如是合三川計之十七人之費至五六金況赧侯
等大諸侯從者數百人其費何如哉方今諸侯之窮
日甚一日而此等冗費不可勝數新政革舊弊而其
大者曾不問孟子謂子產恵而不知爲政也夫以乘
輿濟人猶取譏於識者況濟人以營利乎徒杠輿梁

之説肉食者何以忽之乎過薩埵煙雨空濛唯聞濤聲而不見山往年此地觀富山以爲天下絶勝見聞之預樂而一無所見大失望下至望嶽亭倚欄而望沿海諸山模糊如淡墨之畫時見漁舟來往先是使從者先行求逆旅出亭行數丁逆旅人來迎曰雨勢太徒恐爲驛南渠水所阻速來乃赴其家庸平平次兵衛在後警行李夜深至曰諸驛以萩侯故無馬遲之故後也

二十五日

卯下牌上途夜來大雨天明勢微而未止過蒲原驛至岩淵見一店販水精及紫石英價廉欲買之以家先去不得獨留雨止雲動富山之半腹時見時隱至富士川水濁猶漲土人齊藤德右衛門者脩内外臣出謁發舟乘爲水駛如電舟子二人用篙篙爲波所拘曲似弓舟中望富山翠微以上忽自雲際出比數日前雪色太鮮轎夫曰昨雨岳頂皆雪也時厚雲一帶横亘岳麓雨氣盡輕雲片片自横亘之際浮上色如素縞天日初晴新雪映之烱然如流而薄雲掩之雪光日輝隔雲相射閃爍於内香霧於猶衣錦尚褧也少焉中天有一片高雲而吞日雪色則失其光輕雲則黯然如濕横亘之雲則動起漫天於是岳影一瞬既失至吉原驛午食大風起雲分日見步行里許富山之雲忽合忽離數步輒異觀余往年過此地遇雨嘗聞吉原距富山最近而不見恒以爲憾今日雖隱見屢變然却得觀其神化矣至栢原路左一店置望遠鏡以觀富山至見絶頂雲盡所見太分明岳頂如平然視之西隔一峰突出如角其有雪處長可數里又見足柄山半腹牧馬至原残陽猶高然聞萩侯宿沼津故止焉宿逆旅加指屋

二十六日

昨夜家議曰明日三島至小田原八里途過函嶺轎夫終日無替人晷蓄三島徒將不肯出役夫也寅下牌上途至沼津城下遇土佐侯來轎馬絡繹卯下牌至三島驛長曰今且萩侯既發龍野侯將來二侯所取役夫數百別無見卒客今日宿焉至明旦遲速唯命庸平等與驛長互相難詰余在轎中呼曰庸平曰

去留何如答曰未決乃出轎與兄秀平孫吉西行賽
三島神祠余有疑事不決黙禱使孫吉探籤買餅餌
食池魚出祠門見大鰻鱺在渠中秀平將捕之逸入
橋下迄至驛前藤平平次兵衛曰今日驛寞無人馬
投宿議決既送行裝逆旅且往觀水源初入驛見流
水數派縱横穿街盈盈平岸而別不見有巨川疑是
自何處出忽聞水源二字問遠近何如二子曰在祠
南二三丁外乃從之回歩至祠西側取徑北行長松
上蔽豐草下合過一橋問路曰宜西折從之入村中

行一丁許村盡出於水上水色至潔深可二尺而視
水底有磁碗碎片皆成緑色渡橋上堤北行二丁
許確舍夾水而列水匯爲池池側有佛祠水遶庭中
倚視檻泉處處自地中噴出疑猶有上流也乃溯水
而行二三丁大石聳峙徑脉稍微左右多叢祠又有
古寺忽見路左有池方可三十丈水自池口溢成數
派從前所見唯其一派至街更分數支者其他直趨
東西田間不至街者猶有數派池東隅有翠杉數株
其下巨石如疊石面皆有小瓣如人之痘痕輕脆甚

疑嘗經燒者前後左右所見數百千皆同水自石罅
及池底噴起倚視池底有孔可方一尺揚波自孔口
迸湃池深二三尺測甚殆不可噬清極而緑池心有
小嶼草樹岑茂東涯有微行通嶼水大湃者二處他
隨處小湃不知幾數余謂西土星宿海蓋是更大者
也池中有木牌數十書佛經文句余謂兄曰此池淺
而多水測而至潔擅高倚焉其勝可想何物俗僧爲
此殺風景事兄曰吾未見泉源如是瀏湃者善導此
則下流可浮巨船向過沼津城下有大川浮舟恐此

下流也藤平曰水至清恐有硫黄氣毒人矣歸路過
人問木牌故答曰憂日人誤浴此過冷必死土人因
戒小兒不游水然往往有忌戒死者從皆爲近年死
焉者立也又曰此泉皆是富山雪汁暴雨不滿大旱不
減唯隨山雪多少增減而已冬溫如湯夏冽似氷余
曰富山距此七八里諸山重隔泉脉不近通諸山而
遠通富山何也曰此西別有一泉源自足高出色濁
味異允泉雖咫尺連接其分脉極明矣取故路歸自
向所濃橋沿水南行入街投逆旅錢屋象先在焉

舘人供午食粗甚衆或不肯下著廉平等召舘人詰之舘人謝過供酒　逆旅庭上有假山其石同向所見十兵衛指之曰此富山燒時所吹飛何以在焉乎余因誦泉源自富山出之説十兵衛栢掌曰泉左右皆是此石則何須疑乎盍富山崩時此地震而推出泉及石也

二十七日

卯上牌上途入函嶺歩里許雨下視他山無雨轎夫曰此霧氣非雨此地多杉常然富山現於足高之東全身悉呈然以此地陰鬱模糊如影雨止見亦出轎話行里許昨日三島以西快晴而此地大雨阪石帶滑泥皖䟫難前乃上轎轎夫蹣跚爲徒行者所先午時着關前驛椄本陣（我藩廃宿送旅）所良久岡本平井二子至余輩歩時二子在轎談後本陣北窗臨湖遠湖數峰如立屏風皆倒翠影而望富山更出於峰頂雪雲才鎖其頂少焉霽白勢新滋殆無餘碧衆呼曰絶奇絶奇此地寒如嚴冬皆解裝重襲綿衣館人供酒忌寒開窗手杯而四望湖東一峰最高曰駒嶽雲自其

項湧出勢如奔馬龍太郎等曰此地常陰而不晴蓋烽氣也午後過關行數丁土佐侯妹過焉從轎四十餘初出浪華春日覓平托寄岡本退藏東昨日土佐人曰退藏明日隨女公子至欲睹之見其從多婦人不敢問候秀平竊就一士人問之曰退藏既行乃托寛乎東某人曰某柳原健助也此行余轎最重初至關三島轎夫自雇轎夫二名出之而退至是轎夫前者曰此轎至重吾不能任也將雇他雲助（前說）見爲替人雲助曰此初得幾錢曰六百既過一里矣雲助曰吾非七百不肯代汝也轎夫不得已附七百錢數曰我輩非舁轎者偶爲奕而負今日始入雲助伍苟重跋險一里而自損百錢爲雲助亦難矣哉既而阪路險惡替人亦不能舁又雇替人如是數四他轎皆先行余獨後至波多村衆休一店而俟店囊木製器具百物無不備又以糕名庭有假山瀑布數派紅鯉淨流巨石重疊一層高一層遠山自石背見猶在庭中食糕而出見等皆歩余以午前獨久歩故不下轎轎益後又換人三四至湯本衆又俟余焉余乃歩甚晉

傳小田原城下投逆旅　與兄議明日觀繪嶼鎌倉

二十八日

卯上牌上途渡酒匂川亦集聯臺水淺不及膝上流往往豫石瀝水而濕渡處以導行人甚哉士人之無也至大磯驛口有石書鴫立澤三字即僧西行古跡也碑後有寺入門行數十步有虎御前石書東鐙遊女阿虎爲七夫祐成誦經爲尼一則側有鴫立澤地勢徹窅純不見似澤處蓋後人誦也臨東見大海遠眺頗激象不入寺先行余至平塚及馬兼舟渡馬入

川來下牌投藤澤驛逆旅兄曰我不欲觀繪嶼鎌倉而不能也御行上唯意余乃與秀平孫吉辭衆出逆旅東行二丁許路右有銅華表書曰赴繪嶼道乃右折行數丁人家斷絶岡阜綿亘種桃或風出於水上橫舟岚梁將渡土人呼曰是私渡也須每人納五錢既渡一人尾來曰客觀繪嶼乎冀繪嶼茨屋家人也請導乃同行右水行數丁隔岸多松樹地形類國導者指曰是大久保侯習銃場也又行數丁往往見海舟繋泊正南地潤知近海門矣斷峡水離村家斷續

左有高岡萬樹森然秀平曰松勢成行而種恐鎌倉時官道在彼也凡行二十四五丁入村路成岐導者曰右赴繪嶼左赴龍口余曰龍口何寺對曰寺也遊繪嶼者先觀龍口便路也乃取左路行一丁許人家三四十向所見岡至此而斷寺枕岡端北向登壁入寺門佛殿甚侈其左岡甚現巖而多鑿窟穴蓋古塚也土人呼其尤在下者曰日蓮土牢傳曰日蓮因[焉]有碑書身輕法重殺身立法八字殿北有磴其上有祠自祠側左回取逕登數百步出於岡背繪嶼當正南屹

立海心唯嶼北平沙一綫迤迤如帶者十餘丁海自左右抱之海形團團如二鏡並照函嶺逶東諸山環右海之外三浦逶西諸山四左海之外右海之潮東馳左海之潮西走望之如將鬪激唯爲一綫白沙所隔不得相合而退橫兩畢交綫也小田原以東昨日來所經沿海諸勝歷歷可指導者曰天晴則冨山在函嶺右隔海望之宛然如畫所謂繪嶼冨山也今日陰不見何憾如之余曰此地天下絶景生平未觀圭嶽澤種可二十七八丁欲走一介招我兄何如導者曰

繪嶼諸勝圖四二十八丁恐日不足也乃止取故路出寺門武村中間南行半丁地勢忽高或阜白沙没踵青松白茅参錯而立行一丁許出於向見如帯處白沙清潔不見黑塵左右海相去可十丈導者曰此地舊断不通於嶼有渡二十年前嶼神夢土人曰諭邦來賽我者往往爲渡所僞我將埋之居數日一夕風雷迅烈翌日視之沙合渡夷自成堤形長八丁矣人家五六十依嶼之北麓高低作街沙堤至街口盡有華表焉堤尾横竹作架以曬網凡數十處入街導

者入左邊一店曰是我家也家人出謁曰日將暮請速謁神而食乃備一童子爲導街中一歩高一歩行二丁街盡左右有寺及買文具店過華表入一門萬木森聳巨巖皆苑登磴右有塔及神祠又經一磴有數祠焉又過華表經二磴磴皆數十級入一門有微平處神殿在中央曰下之宮其側有三層塔閻魔觀音樂師諸堂又有鐘樓鐘寛永中所鑄有僧生順銘記此地縁起曰欽明天皇十三年歳在壬辰四月十二日戌牌地震雷電交至百怪現出天地晦暝至二

十三日辰牌雲去天晴而此嶼生焉云浮屠怪誕固不足取然此地斗立大海中間而杳隔人境實仙區也鐘及華表皆書曰金龜山蓋以形名也鐘樓側有牌石傳土御門帝時僧良真自宋齎歸以板封牌板面華碑字似大篆側以楷書譯之曰大日本國江島靈跡建寺之記導者曰字泐不可讀故摹來韓純山牌有人家三戸南行數百歩西折過二華表經二磴入樓門樓有微平處神殿在中央曰上之宮其側亦有諸祠取故路東還數百歩迤南折登阪半丁許出

於山背有石燈華表猶存而祠堂亡者數所地平往往見麥田蓋近時所墾其未開處老松矗立叢草芊蒼土厚沃石百卉肥美幽鳥静囀奇花暗薫地高而坦幽而望敞非尋常島嶼所及誠靈境矣哉西行數百歩微下左右地陷路狹如橋有欄焉俯視陷處左方則巨巖東西離立自成門扉状斗落百丈右方則萬木晴鬱自蒙鋪見海色深碧於是目驚心悸蓋山脉至此絶前路則是一山嶼之子母環形雖續合實則異也人傳地震至是處止前山有龍窟故聞闢來

無地寂余謂山脉別故然而已西南行數百歩地稍上過數華表微店數四倚山又有平地神祠在焉曰御旅所（俗謂祭時神輿遊息處曰旅所）祠近踁尖微營也上下宮皆遂此處山盡西南臨海敵甚南行下磴百餘級磴盡攀叢而下數十歩右有松導者曰此名龍燈松人或見燈掛焉叢盡出於海濱始悟全峡唯是一片大巖土石蔽其頂也至此山骨悉現絶壁百尋其根滞海心而盤陀横走數百丈餘鋸齟齬如人馬文如釜鍋陥者不可勝數怒濤舂其間洪響轟轟浪花迸飛綠

日閒瑣事備忘　巻三十六　三十三

巖根東行潮頭作進作退巖勢或穹或窪傍潮退痕走登穹處四顧来路既在碧浪中如此者一丁許巖勢稍低潮退猶不出皆脱行膝匍行數十歩龍洞現焉洞口徑可二丈高可五六丈中間架石作道其下海波逆折行二十丈許地勢微上海波盡而微道絶洞奥闊又行數十丈暗黒咫尺不辨有扉其前設榻一人坐焉曰客欲探洞須納油費十二錢從之其人闢扉手燈前行焔短不傍及導者亦手燈左右佛像狼籍其人呼曰是弘法大師造彼日蓮菩薩作嘵嘵

不止行數十歩暗水鏘鳴有橋渡之行數十歩泉自巖罅倒垂勢甚壯掬飲甘冽無比洞至此稍狭上觸頭左右觸手低頭進數十歩一佛像當前其人曰觀止此余問自此以往何如其人曰毎年一度掃佛背時人入焉其他無探此奥者某今六十壯年時嘗作氣敢入此奥行一丁半許洞益狹而地勢斗落蓋海底也燈不能照不得已退逡巡来唯是一塵矣余又問我過来處幾歩其人曰二丁有二間也乃回歩二三十間其人怒呼曰低頭右折入如洞門處又有一

日閒瑣事備忘　巻三十六　三十四

路亦佛像陳列其人曰初過處名金剛界此名胎藏界進數十歩亦有佛像當前乃退初燈焔短故不知傍有是洞至此大驚余疑是蓋神龍窟處世間恐無此奇往年入荒前矢野武（地名）洞酷類此然彼古来無能入者陰氣或毒未能百歩而退此洞條滌無陰（塞）氣鑿是日蓮等之力微神物安能如此乎問此地無異事乎其人曰神毎歳冬春在此中夏秋在山上問神来往何徴答曰毎歳秋冬之交高濤直入洞中一洗平日汚穢而去洞奥高於海數丈而洗濯無遺處一

年唯是一庵名曰神埽輙以翌日爲神下之日其他無異事問見龍燈乎曰土人屢見之然某未也出洞日既沒其人亦同出視洞東亦如有一洞而波濤充焉其人曰彼亦洞也名龍洞聞其廣奥深皆勝此洞然其底海水甚深無能入者此外猶有白龍窟飛泉窟十二窟諸洞大抵相似又有仁田稜穴俗傳仁田忠常入昌士人穴而出此處故名余憾日暮不得往探返故路過遂旅所前至向之左右地隔處左方有路取之緣山腰北行雜木攅蔚逕路縈繞行三四丁出於

初入山處造旅主主人桃壇来迎峡一周二十八丁云

館人供酒有盛饌生平所見奥僻賤無如此地

二十九日

昨日峡頂下瞰峡之東北別有一峡形奇今朝欲探之出館東行過漁家壚戸之間二丁許左折則峡現全峡似巌而沙礫聚成也海繞其三面獨西方有砂路通焉峡高可三丈東西可十丈南北可一丈其項松伏石立似世所謂島臺者（俗作三山形置盆上嘉筵用之所島臺）東端有似門處徑四五尺南北洞通自南入而北出北

方峭峻無措趾處乃去取昨日所過八丁沙堤至向所下之岡前不上岡而東沿海濱行二三丁許一水流入海潺湲及踵地名枕浦蓋一派中分而遶沙洲其形似枕故名行一丁許入村問地名曰腰越也出村北折又過海濱平沙渺渺所謂七里濱也此地古丁爲里盖鎌倉時用漢程也地形東海西岡中間相二十丈許沙路無石岡不甚高一起一伏如波濤洶湧而嫩草叢茸不露寸土海色深碧岡色淡青而沙色晶熒一覧悦目沙软没踵不便進歩擇其幕濕不

起處而歩時早潮忽進忽退退則直行進則迂廻避之既而有驚濤相去數丈余謂必不至徐行潮頭驟進半身浸浪花行縢衣裳悉濕行四十二丁七里濱畢有村曰袖浦數女爭出囊鎌倉地圖曰請休我家乃入一店女甚口説古跡不已余曰止止旅人心急不欲聽如是冗言女乃黙問鎌倉距此幾里曰五十丁也此行左右多岡草樹豊茂頗有深山趣行數丁左有日蓮掛袈裟松行數丁往往見人家於林間東折行一二丁地勢微上過隘口俗呼曰截通蓋古時

鑿岡設峻磴下數十步有村東望海自村中西折取田間路行一丁許有權五郎景政祠自祠前取田間捷逕北行二丁許自寺之後門入古墓縱橫青苔滿地中庭廣豁西隅地勢微穹有佛堂像頗偉問僧人是鎌倉大佛乎曰否長谷寺也又上數十步有觀音堂東南見海自寺前門出過長谷村行二丁許左折有碑曰大佛道北行三四丁一寺門前書聖武天皇開基國分寺入門大佛巍然現於雜木中佛前古礎數十皆千年外物也佛南面趺坐石座上座高四尺

五寸周圍十六間二尺（以六尺爲一間）佛高五丈面長八尺五寸白毫周圍一尺五寸眼長四尺眉長四尺二寸耳長六尺六寸鼻長三尺八寸徑二尺三寸口徑三尺二寸五分肉髻高八寸徑一尺四寸螺髮八百三十點皆高八寸徑一尺膝徑六間大指周圍三尺餘石座東隅有類扉處側有一僧曰客欲入佛腹須納十錢乃阡錢入焉仰視佛背銅板爲扉以別天光故不時朦內空洞諸佛寓焉大佛初自外面望如不甚巨既入腹內則驚其厖然偉大也出余謂秀平曰此小於南都大佛而古色亦遜焉且銅面不如遠甚僧不悅曰客以南都佛爲仍聖武舊乎彼數罹兵火今所存即松永彈正火後所鑄豈謂古象乎此源右府所鑄並七層宇來經兵燹夫銅露出飽風雨質鍊而堅故鎌銅者多慕諸風雨彼則作屋蔽之其品安若此乎且此面容柔和含大慈之象使安敬望之余曰面容實勝唯銅之善惡新古我不信子言也佛側有銅瓣四五枚廣徑皆可四尺僧曰六七十年來同志者欲造蓮瓣而未成近時官尚節儉不許布施嗚呼

何時得成乎余曰官治方休明此等無用長物其不取爲錢或銃丸也幸矣僧黙然使佛之害余向諭之悉矣故不復贅聖武暗主無異其爲浮屠所誑獨惜賴朝崇儉惡奢傳至刀裂群下美服然猶作此等物耗天下財也浮屠妙欺誘雖豪傑之士不覺入其術中所謂甚於淫聲美色者可畏哉出門左有一店老媼賣餅呼曰何不食大佛餅就之問鶴岡路曰宜左折取田間小逕從之行數丁出於長谷村口東北行十丁許地勢漸開岡阜三面環匝唯正南控海海口

名由比濱一帶松林自濱起直接北岡長二十餘丁北岡即鶴岡也初松林在東與我所過路相去十餘丁路稍遠東轉逡入其中則知松挾官道也人家五六傍道傍道廣中間別崇土而間一道幅大間高二尺傳頼朝爲其夫人姙作此祈神諸侯皆親負土石號曰壇葛漢名未聞木牌掲書禁牛馬來往焉蓋鶴岡神輿遊海濱時過此也行人避之路於左右青草荒蕪人跡稀少直北行十丁許人家四五十初謂鎌倉覇跡人家必不減千而唯茅舍竹籬滿目村墟忽得一

律聞說霸圖曾此中數間茅屋倚深叢鶴岡北峙山形合竜峡古開路脉通九世家風傳儉素一門人物半梟雄祖孫詠貴如何定靈帝罪業塵廣功人家盡有華表濃橋老杉左右森立入門左有護摩堂傳頼朝咀義經焉右有塔中央有神樂殿其西有輪藏傳實朝得宋本一切經藏焉登磴左有銀杏樹傳公曉伏此下弑實朝然不甚古入樓門神祠宏麗繞回廊廊間祭諸神祠官數十人羅立廊間每人指一神說其故事以誘遊人余懲浅聞祠爲祠官所要不顧而出下磴繞神樂殿東有古拆數株及鐘樓鐘正和五年所鑄有銘不知何

人所作聞頼朝實朝皆有事祠然不遑採之自祠門前西行入杉林其側見池心有樹問何乎土人曰義經威平氏歸奏功作此橋槿浦戰場也余謂義經至腰越不得入鎌倉此謬說也杉林盡後有人家十餘戸問赴戸塚路曰直西行問程曰三里每里五十丁也自柚浦至此五十丁然過長谷寺又觀大佛故二里而遠鎌倉地形東西及北連岡如屏岡項有截通凡七所其内平地東西可二十丁南北可十五丁麥圃薯田之際往往見癈礎古井土人指曰是北條氏

館跡彼畠山第跡也其廣不過三五畝余生平喜探古跡然黍離哀莫之情無若此境者以今測之鎌倉不可居五萬石以上諸侯而當時諸侯之居不過今諸侯臣二三百石家然頼朝及北條氏據焉能制天下何乎或曰此地舊隆盛當時之勢果今日安能以此地朝天下乎盡今所見隆曰以外草樹鬱茂如深山幽林者當時未必有草樹而人家第宅高下布置有如今江戸街中有何限何山之類數十亦未可知也今人唯以眼前所見測古故暗陵谷變遷之義

也余不知此說確否且錄備考古一說云地藏淵上曰巨福路下阪右有巨福山建長禪寺鎌倉五山之一也有門扁海東法窟四字側有崇禎元年十一月竹西書十字入門左右種白槙數株古甚其狀輪囷葉短果累或含利狀呼曰舍利樹事見元亨釋書山門上扁宋子曇建長興國禪寺六字又有一門扁巨福山三字傳一山寧書或曰趙子昂書昨日康象約及於川崎而宿矣川崎去此猶九里既過辰牌不暇周探諸勝蒼黃走出余大昨日下砥嶺傷足行步極

艱見肩轎過者出六百錢傭之轎快曲身馬行七八丁右有圓覺寺亦五山之一也入門幽䆳更冷深樹晝靜比建長寺曠廣澗山門上扁花園帝御筆圓覺興聖禪寺六字佛殿扁後光嚴帝御筆大光明寶殿五字初出浪華僧文隆謂余曰貧道遊圓覺寺先生遊鎌倉請見過故使秀平問寺僧答曰聞文隆將至然猶滯遠江也昨日與龍太郎約待我於戶塚恐其倦待使秀平先行路傍往往見水田然岡阜陸續無廣平處余在轎眠行里許雨下以油紙包轎午時傳戶

塚驛轎夫舁自一店後門入而請曰某輩名屬他驛若舁轎過此驛則為此地轎夫所要索許多錢驛亭距此僅三丁也請下余乃休店頭使孫吉追秀平於驛亭返取我裝待之久不返余怪之使轎夫一名負裝從出至驛亭不見秀平孫吉而龍太郎亦不在焉怪之街太長東行十四五丁余足疼步遲轎夫棄余前行呼之不答遂失余以為盜裝逃也行且問之街人回皆曰不見忍疼走五六丁街將盡三子轎夫遂不見大怪之街盡過橋地勢微下則見龍太郎踞店

頭余遙呼曰見秀平乎龍太郎曰見至店轎夫亦卸裝在焉余心始安龍太郎曰某朝來待於驛亭秀平來告先生將至亭人曰自鎌倉來者多不過驛而出於驛東是捷路也君何不移焉而待也故某與秀平至此也問孫吉曰方在廁言未畢孫吉出見曰某至亭聞秀平等既至此地故追至余曰初同吾子聞亭在三丁外而吾子不返我不安追至則在焉吾子何不告秀平之驛東之故於我而遂至此乎孫吉曰某過矣問秀平曰方結髮言未畢秀平亦見龍太郎曰

家今朝同某至此想既至川崎矣乃促轎夫疾行雨
下屢晴屢雨過程谷至神奈川驛不急発轎夫使秀
平孫吉先行申牌轎夫始至而力弱行緩数体黄昏
至川崎家在逆旅待余至　此日行程十一里也
晦
平明上途二十一日以後多雨積陰今且快霽至六
合渡冨山始見全身白光晶體大異前日蓋存雪也
經大森濱川至品川見與斎平等先行午牌傳江戸
入虎櫻田二門出和田倉神田二門投石御有店見

等在焉既食一行整列入府内房邸岡本子以下各
就其館即吏預設見館以後見方見邸中諸吏余先
勞從者就見館館久絶住者蛛絲掛壁鼠跡印厨江
埽久之而解装就座見至邸大夫中里甚太夫小林
孫太郎用人中里増藏中島唯右衛門来館見焉因
相見十兵衛曰数日前竹尾明府変服部権六者寄
久兵衛若黨至見在邸中見使人取之東曰開余第
來見羽倉公公奉大令将赴京阪上途期在本月念
五公偶疾延為念八令第来之日須速趨公所不然

恐無及矣余乃與秀平之羽倉邸竹田冨藏将命公
在病牀引見曰吾将以来月三日上途百事蒼卒不
得緩話請明後日復来明日晡前来亦可乃退　夜
館岡本子不在　府内房賜兒及余酒飯
六月朔
大雨　從斎平訪岡本氏平井氏中里氏小林氏中
島氏　兒謁府内侯　兒曰羽倉公明日少多務不
若今日往謁也乃與兒衛雨之羽倉邸献大人所上
土物及紙千枚上余所贈蘭席二十乾烏賊十上兒所竹田

冨藏将命公引見曰明日晡前後来乃退
二日
雨益甚　館斎平不在　晡前與兒赴羽倉邸竹田
冨藏将命曰公務太劇不得相見請恕賜飯又賜大
夫兒及余金各二百疋兒先起座余與冨藏語今此
行爲公故也而不得面謁衷百計細話遷延総谷因
私冨藏云及見於和泉橋歸誤路出於府内邸南門
士人而後得返
三日

雨晴　與秀平步街中喫蕎麥　僧雲巢來館曰聞先生來於菊池三郎　與龍太郎步市上浴湯肆買肴　夜訪平治兵衛坐次電光如畫雷雹交至良久霽

四日

又雨自朝至今日不晴每日掩門皆生鮮思　或來曰昨夜雷震隣坊庚郎　十兵衛贈松魚招二藤（庸平）（平治兵衛以後移日二藤）共食　夜訪二藤兄亦至

五日

與孫吉浴湯肆　二藤來英兄話余携秀平赴眞居作文　岡本子贈葉子

六日

巳牌英兄出將訪服部權大過件坂過伊藤市郎次（即増良作）回治城濠至麴街第八坊入竹尾明府邸權大家在焉主人夫妻出見余出大人柬及所贈諸物附之客冬大人蒙官褒詞主人有力焉故也主人供酒飯有頃辭未牌歸　遣秀平於朝川善菴許贈金二百疋又遣於僧龍信許贈朝鮮團扇博多織等物

佐次清六細木甚五兵衛石川甚之丞近藤百助列名柬至追學校議

七日

携孫吉訪龍信於淺草本願寺主人夫妻（妻繼室非舊識）見供酒招雲巢陪飲酒半余借主人群書類從起與主人入庫撿之僧信福（住寺所識）自戶外見余驚曰公何日至乎龍信曰雲巢獨坐師且往話余追座與信福交杯申下牌辭出過信福門入焉喫茶龍信曰白石先生墓（在）此寺側也乃使信福導出其門西行數步南有高墻墻有扉開之群墓駢立過半稱新井某南隅二墓離立石垣繞焉是白石夫妻墓白石墓面書新井源公之墓六字左側書從五位下筑後守諱君美年六十九十四字又書享保十年五月十九日卒十字余初謂必巍然可觀而其高不過三尺苔蝕垣壞當時德廟尙儉之化可想子孫現爲千石瓶有新供之花先生一代人豪然亦得時哉上徹文廟先生安致大夫貴乎信福別去龍信雲集送至下谷雨將下余固辭二納去過御成街道雨下走歸府內邸方黃昏

也　使秀平送誼之進寄小林恭之進東於佐伯邸
須藤亀蔵寄其姑岩瀬東於土方邸　十兵衛妻死
與兄往弔之
八日
栽寄大人岳翁室氏東又栽寄謙之進晋三郎小竹
東托諸邸使　與孫吉浴湯肆
九日
巳牌與秀平龍太郎出門東行二丁出於本街南行
十丁渡今川橋行五丁渡日本橋行一丁至須原屋

茂兵衛家致潑琴東見主人議析至上閑事客年官令曰凡著述上梓者必先受官允主人曰愚以為此書刻成於辛丑則在
官令前不必聞也主人供酒飯午後出東行三丁許
渡海賊橋入茅場坊薬師堂門訪野田希一相見主
人将出乃辞東行六七行渡霊巌乙女二橋休永代
橋前鏈店此地隅田川下流距海口可十丁布帆相
接橋長逾浪華諸橋而橋下水則倍蓰矣南有佃嶼
横截下流水抱嶼而分風色極佳渡橋北行二三丁
又東行二丁許渠流縦横東西及北皆有橋西者曰

緑橋渡之又渡北者東行三四丁将訪坪井信道於
冬木坊使龍太郎問路上賣糕女兒路答曰宜南行
龍太郎将南行余謂我自南来而又南行何也重聞
曰冬木坊實在南乎女父在側曰兒誤矣冬木坊在
北余曰果然女父大罵女曰爾何不詳聽人言而
答乎女雅辯父益怒曰何故文過北行百餘歩罵聲
猶聞至正覺寺橋南畔東折渡一橋至信道氏主人
不在相良廉蔵在焉乃因廉蔵見主人妻及兒出西
追渡正覺橋北行七八丁渡高橋更行二丁許東折

行二丁至徒士邸訪吉澤太助蕭世之田洲藏玉太助十二
年前在塩谷明府許與余親善後徒此地丁酉余来
此地不訪太助東大人問其故余惑其厚而内自恥
故相謝也主人大悦供酒飯且為余談去留意氣極
懇主人曰某改名曰雄之進藻喜辞書出西行六七丁
渡新大橋長百餘間與永代橋相若晩風颼颼北折
泝川行一二丁一人前行屢顧余近之即井口晋平
也與話行左折入街中行五六丁過官醫石坂氏門
晋平入焉余北折又西轉凡行二十丁許出於本街

而歸僑居周廻三里而遠　日高俊平來訪不値
雲集東送松奥兄爲余轉送諸岡本子　五弓豐太
郎來不値　奥兄送騁平井氏
十日
午前奥米藏秀平出觀郎南菜市買茄遂浴湯肆
晩奥秀平米藏出過駿臺東折渡昌平橋賽神田神
祠米藏曰此地極好請歸導令兄至去俟之不至乃
歸詰之米藏曰益吉竊出則無出門府卽法僕從出門必納符於官門無符者不許出門自大夫以下家有一符而已故不得已遂納矣

十一日
坪井信道來訪曰某去日田後二十七年矣　五弓
豐太郎來訪
十二日
校龍太郎新寫梅墩詩章　陰雨連日候如春晩夏
初
十三日
校詩草如昨　晩奥兄步登駿臺遂遊昌平橋訪工
藤

十四日
奥平次兵衛孫吉出觀日本橋魚市遂訪須原屋茂
兵衛平次兵衛先去茂兵衛曰某與同業議折玄事
皆曰是不可不告官也余曰然則吾贈君折玄一本
君上之於官主人曰諾借主之藏書帝王編年輯成
歸　服部權大來訪　雲集相良廉藏來訪乃奥二
子及孫吉出賽神田明神祠今日有祭遊人數萬喧
聒糜沸自東門出下磴出街廉藏則去北行過御成
街道遊上野謁神祖廟聞豐太郎在僧寮欲訪之自

廟西南行數百步緑樹重陰嫩草滿地絶不見人少
焉一僧過問寮在何地曰須西北行行一丁半許僧
房數十列於左右高墻數丈疎松亭亭自墻上出每
房華麗其富可想行一丁半許至書寮豐太郎在焉
余曰請導我觀此地諸勝豐太郎八筑後僧來相見
出南行過村閒二丁許出於篠箸池側賽天女祠過
茶店喫蓮飯檻臨池而荷花未開唯見小小角一二株
蓮根歸出日將没雲集曰請今夕宿我僑居余曰善
豐太郎曰某明晨訪先生導之深川何如余曰善豐

太郎別去雲集僑居與龍信同域本願寺也而在其西隅

見雲集父郎往其名雲集供酒飯龍信來見既而出步

庭内月色如畫見堂背黃醽立如人青蛾巢室背毛上詳丁酉日録

龍信曰某先歸洒掃相邀余欲出寺門雲集曰新政

嚴刻寺中禁夜行偶有急務出則所符監門今無符

不得出也乃至龍信氏主人供茶其母見雲集携孫

吉去余宿焉

十五日

竹井豐太郎來　　侯孫吉迓齋内郎東秀平曰我將

訪善菴遂赴吉澤氏吉子携家兄贈吉澤氏園庚及

家翁吉而後我於善菴氏　　與豐太郎浴湯歸途龍

信氏飲畢與豐太郎出遊觀音祠東行渡東橋沿隅

田川而下驚風俄起黃埃如雲乃御笠當面自蔽然

眯目塞口南行凡十四五丁至本所御名訪善菴秀平

待焉善菴不在見其妻某氏子晉四郎及大村人海

江市之助田川與十少焉善菴歸引登書樓供飯出

三餘偶筆一本贈余出訪吉澤雄之進主人供酒且

曰君居諸侯邸中文人不得相往來請移我家今日

欲訪令兄議此事而君適至余曰深感厚誼與愚兄

謀而從高吉主人欲留余固辭而出渡兩國橋逢雨

訪廣江盛之助於柳原盛之助見其友加賀人島田

勘右衛門出訪梁川新十郎於阿玉池不在囑盛之

助致意焉歸日既沒豐太郎別去　須藤洞然本月

四日東自白川至

十六日

午後與秀平孫吉登吉出經神田柳原櫻田三門沿

濠西行自井伊邸門前南折又西轉行可三丁大村

邸在焉訪稲田鴫之丞中尾半兵衛皆不在留扇數

柄去秀平將訪高妻寬平別去沿濠西北行又東折

入半藏門出竹橋一橋二門返　根岸彥次郎服部三吉郎

也來訪

十七日

遣秀平於吉澤雄之進許曰愚兄聞君將延某恍歡

告雄之進不在　齋内大夫中里甚太夫用人中里

增藏中島唯右衛門等有罪罷

十八日

栽卷洞然東遣龍太郎於阿部能州邸訖焉

十九日

先是鷹豊太郎導兄及余遊谷中牛籠等地昧爽走孫吉告豊太郎且贈以鼓棒一孫吉退曰既俟乃與兄龍太郎米藏盎吉出過御成街沿篠著池賽天女祠至豊太郎許豊太郎導東行二丁觀東叡王居華覆勝所閑退西南行三丁許至谷中借一店着禮服弔故塩谷明府墓於妙淨寺主僧相見點綴佛前而焚香墓在寺後蓋塩谷氏先塋也明府設及夫人合葬

墓石僅且修整僧曰旗下諸君千石以下其人死無其臣履墓者日就荒穢獨塩谷君往往有來展者其生時忠實交人可想也出寺見賣花者兄曰向遠佚花矣佚米藏買花走逐佚明府墓南行五六丁過湯島菅祠薩摩隊巷訪近藤與四郎於縣令山上氏初與四郎為羽倉氏史客年大人被思命與四郎有力焉故也其年可五十五六論時事甚詳曰官新收牧野侯封内越後新潟置奉行一名焉又收江戸大阪其郭地方十里以内諸侯旗下之地為直隸又將發印旛湖口闢田通舟於江戸也談未畢日既午辭接蕎麥店過昌平阪及水戸邸前入牛籠過牡丹屋飯至若宮訪伊藤市郎次不在其岳母見曰往年所寓五年喪六人或曰凶宅也故移焉俟市郎次二子見曰是往年君訪後所生而其母既先七年間存没如此壽老衰可知也又曰數日前塩谷公郎中有編賭博者為吏所捕用人村田順藏逼塞（俗謂得罪杜門曰逼塞）塩谷公不必相關然其得譴亦未可知也出西行下一阪則出於塩谷邸前見其杜門不敢通名而去入市

谷初欲觀尾張邸傍邸行八九丁邸未畢兄曰此道恐迂遠也乃左轉登攝津阪行數丁出於麹街第十四坊東折行六七丁有四谷門未入門左右有木筧二道高於官道可二尺瓦屋蔽之江戸滿城悉懸水故穿地道以引玉川此處地卑故筧露也入門左折行二十丁許出於城壕側經伴阪而返周迴三里餘

與秀平等浴湯肆歸路步筋違門内諸侯邸皆塞問戸路人曰大君明日遊上野途過此故爾　夜歸夫令曰明日以大君遊上野故不得擧火也乃豫炊

明日飯　廣江秋航（盛之助也）來話　腹痛暴瀉
二十日
栽寄謙之進晋三郎春波備爲贄了敬證諸子來訖
諸邸吏　見出赴御成街觀大君鹵簿　晩與兄及
龍太郎步筋違門內遂觀本街夜市　栽谷佐治清
六等東使秀平送之龜山邸
二十一日
聖堂生齊藤順次來訪因托析玄請撿書吏內覽昨
日類原屋茂兵衛使人來曰葉與同人議析玄事皆

謂宜上撿書所矣近日撿書嚴刻或奪板木萬一有
微故憾之無及不知錄聖堂生竊乞內覽也故謀諸
順次　稻田鵬之丞中尾半兵衛東送者　康平東
曰寡君將見君聽講　余獻公（府內侯以下傚也）着　未牌
康平來導至公館用人中島唯右衞門出接公未至余
預習見公儀退坐次室少焉公至坐上頭余進隔閾
話焉唯右衞門呼曰廣瀨謙吉公曰初見　句厚贈者
謝謝其音清亮公年十六余退入次室唯右衞門十
兵衞就余語既而二子引余就公所坐講論語岡本

子以下二十餘人聽之岡本子與余對坐餘皆坐次
室講畢唯右衞門曰且休乃退入次室喫茶僕出暑
讀近次室十兵衞唯右衞門來話供菓子及酒僅傾
三杯即辭　岡本子來謝　服部子來　夜訪岡本
子主人招近臣中島清記康平同話
二十二日
與龍太郎孫吉出南行五丁許沿城濠東行越常盤
橋南折行二丁許訪平山屯助於北奉行阿部遠州
邸不在見其妻出邸東面有吳服橋門方繕葺葉來

往乃南行過奉行廳前訟者數百喧噪甚行六七丁
東折過鍛橋門北轉沿濠五丁許東折入街中行三
丁出於本街北行訪須茂（須原屋茂兵衞以下倣曰須茂）不在渡日
本橋左折取木經之街近邸　伊丹屋孫助自大阪
至室氏訴平東至　鈴木春山携其徒二人來訪曰
別來十六年矣　岡本子送福田蔀中村庄助波多
吉郎長與俊達笠坊正太夫東曰大村人送此諸東
於日出邸其職事日出侯故送至　府內儒者竹內
壽平至同二藤居館之

二十三日

室氏謙之進東自竹内壽平至謙之進東内包村田
靜庵河野逸平東靜菴送茶逸平送松露　塩谷量
平自聖堂来訪　秋航来訪　午後與兒出訪北山
亮三郎於生駒邸（先是服部子亮三郎在馬）言邸吏曰邸中無此
姓名乃去訪龍信不在其母妻見出自東門北行取
田間路将觀音原以泥深故不果東折過浅草觀音
堂後入街中自東門入謁觀音自南門出過龍信門
前至東叡下西南折謁湯島菅廟南行五六丁東折

又南轉謁神田祠休茶店移時而歸　野田希一来
訪不値留飯去夜招藤平食之

二十四日

栽寄大人栗托諸服部氏　坪井信道使相良豪藏
来曰請明日同令兄臨　午後與秀平出訪野田希
一豪藏隨行至野田氏門別布一見其客秋方順之
助等數人（順之助吉備士門人）賀余尊主人出訪藤堂凌雲於
靈巖洲凌雲悦供酒其父梅花散人見日昃而出遊
永代橋歸路渡甲濱過海賊橋鰻鱺店食焉日没希
一送至今川橋　聖堂生島原人柳澤太郎来不値
島田勘右衛門豊太郎来不値

二十五日

柳澤太郎来訪　長門人小國孝之丞来見田某雄
藏子也　竹内壽平来　午後将赴坪井氏與秀平
出行街中二十七八丁當至新大橋而不至怪其遠
問諸路人曰此街向東北宜南行從之行七八丁至
橋又經多嘉正覺二橋至信道許主人不在其妻見
曰拙夫欲導君舟遊既命舟而君不至偶有病家去

矣少間主人迫供酒其門人黒川良菴同席日暮主
人留余宿書齋秀平宿其塾

二十六日

午後主人携余秀平及其子田宮門人良菴蕪作者
音鶯島東菴棄舟於舍北沿渠七八丁入墨田川溯
過新大兩國吾妻三橋至三匝稲生祠前出舟步堤
上入木母寺寺有數店擇北隅一店店枕流繫舟泊
窓下蘆洲横西北橋通焉數童垂釣獲二三寸白魚
頗有江村風趣樹陰滿席晩凉可人信道命還天晩

出七年前遊此地堤東多聞莊華館廢舍隱見竹樹之間昨年來官悪奢侈命燬之唯見秋田茄園蒼翠無際忽得一律寺名標木母碣字認舊翁凉動波紋外鴻飛荷氣中昔時多館塋今日半蒿蓬回首曾遊地東濠意世凡返舟過吾妻橋秀平曰先生昨日不歸令兄必俟於待某歸安之出舟省吾而去戌下牌歸信道氏與主人話至夜深宿焉

二十七日

辰牌秀平來迎時坪井氏過吉澤氏主人不在見其妻余曰某欲以數日後移於貴家妻曰諾由謝善庵

主人供飯出訪廣江秋航曰蘭先生將移居吉澤氏某夫妻將遊近邑留守無人先生願移我家我附家具余曰某既與吉澤氏成約矣且辭謙諸家見出訪梁川星巖而歸僑居　平山名助黄作者吾豐太郎來訪皆不值　秋航來議移居事見曰秋航氏近秋居似可　本月朔後積陰不開至此始晴　諚太郎疾招卯警玄氏服其藥

二十八日

辰下牌與秀平出將赴吉澤氏見使益吉從贈吉澤氏以蘭席達訪秋航渡兩國橋益吉力弱不任負席蓐体遂自罷不前温言慰之而行至吉澤氏見主人告秋航言主人曰近日官法嚴禁士人居市君善謀居停主人事若不諾必移我家與主人圍棋主人供麪及酒午後浴湯肆復返吉澤氏申牌與主人出渡高橋溯渠東行六七丁南折多備舍田家竹樹夾路雄之進曰此有蕎麥店稱爲江戸第一及投馬園觀廣路種樹鑿池幽趣蕭然見箕作省吾在南隅一亭就之話省吾等去就其席食麪飽甚日沒雄之進回

今夕宿我家余固辭出店取故路行數百步路左有寺自其北門入自西門出又遊靈巖寺寺境潤而淨如諸侯邸僧房數十比列自西門出雄之進別去過永代橋自甲渡北岸迤西行出於日本橋戌上牌歸府内邸

二十九日

裁答蘇之進酢平東托諸康平　遣秀平呂豐太郎至謀訪聖堂博士事　晩與米織步過昌平坂西畔鰻鱺店食澆水道橋左折經生路數丁歸　冨永熊

太郎來訪　秋毓使豐太郎私齋平曰先生欲寫我家請貸我金一兩二步余諸諸兄兄曰其意難測止乃辭又以吉澤氏地僻不欲移焉[二留]備居之議遂止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六　六十一

七月朔

昨日與豐太郎約今日訪聖堂博士今朝秋航東曰五弓生至某家病使某辭　封前日所栽寄長與俊達本田鉄八郎福田莘波多吉郎並坊正大夫東遣秀平托諸中尾半兵衛稲田鵬之丞　作寄大人室氏東（室氏屢買雉卵神符故寄）外海寄秋雄兄東屢諸藤平托歸府内人　訪竹内壽平　豐太郎来不値　米藏病龍太郎少愈

二日

訪戸田鞆於隣邸（戸田日向守）不在　午前塩谷量平來曰今日欲導公訪松崎慊堂何如余曰善乃與秀平從之出過神田和田倉櫻田虎四門至溜池藍嵓方聞香風掩冉池隅老木成陰奇凉可人行半丁許投池上假店喫茶出行七八丁至市兵衞坊入一店命飯肴鮮價廉出行二十丁許市盡入村此路七年前所過而全忘矣未牌傳慊堂氏主人不在其弟子渡邊魯助見曰往年謁公焉時猶幼公定不記余曰然魯助曰敝師今日應佐倉侯招而往日暮將返請宿焉俟之余曰諾量平曰某寓聖堂法禁外宿不得留也魯助引見其友肥後上村彥次郎日向稅田正藏江戸山井璞助薩摩邦永仲之進越後若月文蔚棠藏等佚紀人奥村雄藏偶來訪慊堂亦相見量平去迷之二丁別酉牌主人歸見余大悅話至戌下牌余曰某畏暑請明曉迨先生未起而發主人贈其所刻淵明集二本曰請致一本於家先生退入其門人室寢

三日

昧爽發慊堂氏辰牌歸府内邸羽澤（慊堂所住地名）至此二里而遠　昨日添川寛平中尾半兵衞來訪皆不値使龍太郎視添川寛平在家乎否返曰在乃使龍太郎導而行謂出於一橋門側北折至飯田街寛平借蔡下東條氏地而居焉既見供酒大和人家長某同居亦見讃岐人牧野唯助偶至同席戌上牌歸

四日

府内邸將有訟於北府尹許兄以余善其宰平山名助屬余竊往見之昧爽往與主人語久之　庄山元

圍東自伊勢至即作答柬　晩與兄登殿臺過昌平
橋入筋違門歸　夜訪壽平山内玄民偶至同席話

五日

作書青木一郎太夫柬合諸寄玄圃柬而託平次兵
衛送之桑名邸　浴湯肆　信通使康藏來　與秀
平詣太郎出自聖堂仰高門入訪塩谷量平齊藤順
治柳澤太郎於書生寮屬量平以見佐藤博士事量
平先自寮後小徑從通余名余自仰高門外往博士
舊住八洲岸林宗酒門内客年幕府命擢博士移居

聖堂側將命者出曰學監嘗見於奥而有客焉欲見
於書齋請忽引過席中至書齋博士出迎意氣甚懇
余曰客年聞先生榮遷私爲道慶博士曰還辱過題
車而出老衰無益於世耻初志之不遂也余曰先生
若爲身謀而不爲道謀我輩後生何所仰矣先生壽
福無艾何得不爲世勞乎博士悦曰客職求焉君嘗
思吉有永世詰此今時極爲難得唯以老兄克家亘
賜特吉者故直降此二字矣老兄善體官吉衷悟余
謝曰是告諸先生之力也博士曰老兄詞藻之譽世
之所知而秋月吉田平陽獨稱老兄經術爲方今無
比平陽非虛襯者願聞高説余曰豈敢平陽以具味
同過譽也已某以爲今人講詞藻拘字句㕘能用心
於大道者是所以人材頽情委靡也故不自揣欲以
斯道爲任斥一切空文浮詞悦人趨世之弊與説文
析字衒博標奇之習以溯古聖賢行道愍世之旨焉
言李近迂徒違人之説而已博士曰其説何如余因
誦所以説擧母大村府内三侯之略博士曰善哉辭
將出一生見曰某加峰嶒梁子也東行又北折入古

賀博士氏博士方修室土木狼藉無容趾地乃先入
其私塾見塾生諸木兵三郎秋方懇之助及薩人川
添甚之丞兵三郎告余至於博士博士引見喜動眉
宇問別後狀且論方今時務余所陳凡數千言博士
屢稱善余曰今人與張泰岳執勝博士曰恐不如彼
矣談酣博士命兵三郎行酒又使飯申牌退復見其
塾生而歸　晡前龍信雲集來導余遊篠笞池上池
田亭荷花齊開香風送涼今酒成下牌出龍信謂店
婦曰明曉我復陪二公而至須風景酒肴以俟我也

迴東叡南麓東行入龍信氏而宿雲集別去
六日
昧爽與龍信起至雲集許雲集已出門外俟導僧信
福曰某有事後往矣乃迴東叡北麓出於廟前而至
池田亭曉荷比多荷更覺清鮮今曉龍信屬雲集走
一伻以余東拓兄不至久之信福尊一僧至皆寄傲
且飲且語午前出登山王祠祠前木陰數百畝店人
設席地上客就焉納涼清風颼颼衆葉齊動復自北
麓坂裡街歸龍信氏秀平來曰今兄曰府內公欲聽

講請走歸乃與龍信浴湯肆走歸卽剛中上牌也兄
曰向齋平傳公旨矣乃使秀平問庸平庸平曰寡君
聞先生不在止矣　夜訪壽平　平次兵衛來曰寡
大夫小林孫太郎欲相見乃從之至小林氏主人年
未三十頗遅厚問爲學之本余曰君年幼任重莫如
每事問也學之本在見賢思齊不必析字句也公侯
有公侯之學大夫有大夫之學士庶人有士庶人之
學君既任一國政眞爲書生章句學所陳凡數千言
主人大悅馬場源太郎來同席亥牌歸

七日
岡本子等來賀　須戎送肴　與秀平等浴湯肆歸
路見冨山俠孫吉招兄兄携平次兵衛至觀之既而
與過昌平橋謁神田祠休涼棚余有疾卽歸　使秀
平問吉澤氏　稻田鴎之丞來不値　使龍太郎之
大村郎
八日
春田玄蔵來訪　十兵衛贈醃頭　夜訪壽平
九日

佐藤壽八郎來訪曰數日前自北部至聞先生近留
此地問眞所居曰未有定處　夜訪二藤設榻門外
至二更歸　使孫吉之龍信氏不追　今日炎甚
十日
諸木三〔兵〕郎河添甚之丞來　爲秀平來吉澤氏屬焉
暮訪添川完平余謂主人曰欲飲君主人悅與出
至水道橋鰻鱺店店人辭以無魚寬平曰湯島管祠
下一店以鰻鱺名乃向湯島行十丁許將傳湯島過
牧野只助曰何之完平曰欲訪湯島鰻鱺店只助曰

不知本街看店也乃從只助西行十二三丁只助別
去出於本街街接一店登樓椅檻絶風鰻鱺之臭蒂
烟迸騰奇蒸困人殆發頭痛乃上涼棚雨下復座苦
甚比食畢街鼓既報初更出店西南行十二三丁至
水道橋完平曰貴邸門恐既閉請宿我家從之

十一日
使主人僕之府内邸東龍太郎曰我將之大村邸吉
子遣來龍太郎至乃出越作阪至麹街訪鈴木春山
於三宅候邸門閉而不見主人龍太郎就其隣問之

田彼公常不在家今且尚早恐猶在邸中龍太郎彷
徨尋之遂遇焉春山導至大村邸前別余入邸先訪
稻田鵬之然訪次主人使人洒掃公廟良久報曰掃
畢主人曰我家狹而熱公廟廣敞風涼可人且移焉
茶博士來導余入廟登樓上少焉鵬之亟及中尾半
兵衛稻田阜人來見供酒有盛饌余囑半兵衛曰我
素識尾來得請君爲我周旋半兵衛曰諾未下階辭
出入半藏門今日底笠晴陽炙背苦甚申上牌歸府
内邸　大人東至議之進本月二日東至報室氏孝

之助六月二十八日從酢平發浪華　閘岡孝氏之
子本肉内者卒乎之　夜訪齋平

十二日
使龍太郎之須茂氏遂之大村邸　秀平去富吉澤
氏　暮携龍太郎孫吉訪添川完平議儀居事主人
曰今夕本街街有章花市觀之何如余曰善乃出過
水道橋雨降行二丁許雨勢甚猛避入一邸門下斜
風獵獵檐廣丈餘餘濕猶透衣張傘而蔽亂故鍼脚
至戌牌雨勢少衰完平曰君欲何如乎余曰興既盡

不欲行也時五人唯有二傘完平與其僕赴市余輩
待焉良久至雨亦止乃歸至水道橋余曰敝邸龍有内
戌上牌閽門今也近亥請投君家完平曰善龍太郎
孫吉曰莫歸邸不遠門而後之添川氏且往視則去
余至完平氏少間龍太郎孫吉來曰果不遠也

十三日
朝自添川氏歸途過兄曰將訪服部氏　村尾一次
郎來訪　豐太郎來　伊丹屋孫助手其子又右衛
門六月東來接余接之東曰齋瀬夫人所寓達見氏

業賣人樣子去年來官命每物定價不許過額本月下旬御城代及監吏新自江戸至者皆竊使人就邊見民買人樣子既而以其價過額坐主人發卒封其家（聚家具藉之俗名曰封）廣瀨夫人將發舟然其行李與邊見氏家具同封不得發也留守門生相議使七郎右衛門坊坊正告官官命出廣瀨氏行李（者此事雖之東中不載）邊浴湯肆

十四日

使龍太郎就完平（以下省姓）謀儀居事完平曰今日請臨我家我導從視之乃携龍太郎出訪仔丹屋孫助於二藤氏謂之曰君有意觀藉從我而來孫助悅與赴完平氏兩將降主人爲我齎傘而出過水道橋至大昨夜避雨處雲散日見晴平笑指傘曰此所謂懲羹吹虀也過本街加賀邸側東北行七八丁地勢微下出於篠若池側北行至池尾完平指路左一屋曰是也乃入視之一婦人見焉完平曰此直金十二兩也婦人曰此室最熟冬寒居人頗苦既出左折入街又北行完平曰向婦人儀居彼屋者將買之敢舉其悪

而拒外人也某始就屋主問直主人曰十二兩也方有一人欲以八兩買之我不肯聽所謂一人者蓋彼婦人也行一丁許又入裏巷視一屋屋頗修整然地湫隘去入根津往年過此地娼家挾路絃歌聒耳今也娼家悉毀秋草迷離僅蟲聲織唯有製紙之家數椽搗楮聲聞於壞牆破壁之間村趣宛然風俗之移亦何速哉北行二三丁左折審權現祠切上磴有一祠木章如縫重陰晝寒北行數百步登小邱地勢穹窿徑脉曲折老松跋蹯苔石橫臥完平曰是甲府宰相綱重公別墅舊跡也東下有小池跨池南行數百步東折至祠前祠閣刻鏤密而丹青既剝南還至向登磴處一女子設榻楓陰沽茶踞此納涼久之去取故路至篠若池側東向越小坂行二丁許完平曰尾藤二洲先生之子多賀藏家焉請訪之從之主人不在東南行搜天女祠（祠前）池田亭午食余微醉而睡覺龍太郎曰完平孫助既去乃出至山王祠借樹陰設席處而又睡少間強風自東北至恐有雨乃去取御成街道中上闕歸府内鄉秀平自吉澤氏來宿

十五日

兄有疾　石街人持中尾平兵衛東来議僦居事遂從之出赴石街裏坊相居室暗而狹且直太貴既出余謂其人曰非我好也其人別去　夜訪二藤降棡戸外月明露凉頗覺秋氣

十六日

作寄吉田喜三兵衛東　戸田輔贈者余作東謝之而遺戸田氏印紙兄見之曰他人印紙須速返之乃使龍太郎返之　平山名助来訪飲之　夜訪二藤

十七日

訪戸田輔於隣邸（戸田居）自南門入右廻而北行至主人氏談話久之辭　壽八郎来贈梨　豊太郎来浴湯肆　先是完平曰十七日臨敵廬中上野赴焉門田堯佐（十七年前識於菅氏）牧野唯助福山人鈴木彙之助伊勢人宮崎彌五郎江戸人村越芳二郎在坐主人使酒飯尾藤高藏後至高橋年可五十左右遥揆不作矜持之體酉下牌龍太郎来迎同冢出余迂路伴之三丁許別今夜月明如晝　訪二藤下棡中庭觀月　作寄淺琴東

十八日

湯島人高野清助携中尾平兵衛東至為余謀僦居遂從清助赴神田祠側視屋　秀平来宿

十九日

使秀平發寄淺琴東於新泉坊河孫氏　封寄吉田平陽高妻藤之進東　作寄大人室氏鐵之助東黄昏平次兵衛使僕来曰有奇觀速来即往兄同二藤坐中庭曰只今白虹三道竟日矣余仰視既滅不見

二十日

平次兵衛聞余將僦居於神田祠側曰彼隣有生形源藏者臣事我邸余曰某大昨日視屋而未及室矣今日欲檢室而不知高野清助家在何處憾無導者顧因源藏而得檢彼室也乃使龍太郎益吉出訪源藏不在其妻導視室既而出龍太郎去余赴龍信氏主人曰先生今日宿我家明日舟遊遂訪坪井信道何如余曰某出戸愚兄有明日將訪塩谷氏之諾且

反益吉謀之即載來寄兄申牌登護國寺屋脊望富
山今日牢晴天無片雲唯岳麓亂雲沸騰而三峰完
然聳於雲背黃昏與龍信出謁觀音祠自東門出過
猿若坊昨年官移秋木挽坊劇場於此此舊係侯邸俳
優之族新家此者五六百戶矣過鰻鱺店夕食南行
出於東橋側涼風颯賣龍信投舟子家曰明晨我乘
舟遊深川汝艤迎我舟子曰諾歸路入雷門即觀音門訪
龍信父唯乘年六十五健如舊時戌下牌歸龍信氏
登曬棚坐久之下就寢

二十一日

平明與龍信至東橋舟子家舟子曰今日大君遊濱
殿故舟不得過兩國橋南下也龍信曰某將有事於
深川同乘至兩國橋而出先生遂之昌平橋何如余
曰善乃乘舟舟名豬牙小而長鼓槳下推甚著兩國
橋東岸龍信出余迴槳向西入渠中晴日炙背熱不
可耐過淺草門筋違門至昌平橋出舟歸邸　鈴木
春山來不值　先是完平欲供余飯來定日午後使
龍太郎往曰今日欲奉訪何如主人曰善晡前使龍
太郎齎西瓜贈完平余與孫吉往販生路送岐往迴
十四五丁至深川氏孫吉去主人供飯酉牌歸恐不
逮門使龍太郎走告監門僅得逮焉

二十二日

東中尾平兵衛　飫肥人平部良助來訪　浴湯肆
晚二藤來曰將與岡本子赴永代橋觀佃洲煙火
何如乃與兄孫吉從之步赴八丁濠過桑名侯邸前
國木氏僕曰公輩欲赴何地乎佃洲則猶遠永代橋
則既過十餘丁矣皆曰唯觀煙火而已何必之永代

橋哉乃右折上一橋皆曰此處差濶宜觀也佇立邸
吏出叱曰何故不過橋而立也即走西行一丁許又有
一橋立焉余屬扁平借榻於路傍店踞之以待煙火
僅二發而不復發皆疑炮筒破故止也歸過本街行
數丁忽聞硠聲乃走至日本橋杙上止復見五六發既
而久不發皆有倦心相從歸　益吉昨日竊遊吉原
今朝歸兄逐之益吉因平次兵衛謝不可

二十三日

先是野田乔一因龍太郎傳言曰請二十三日攜完

平臨我家舟遊余告諸完平完平曰某午前有事不得出矣君先往今日巳牌携龍太郎出訪須我不在過侍詔肆結髮俠龍太郎先之希一氏返曰主人僕乃往良久信濃飯田士人加藤一介至主人供飯完平不至主人曰未牌既過完平恐有故不至也且出乃與一介龍太郎從主人東行二丁許主人逼舟子家曰舟何如舟子曰既艤導至靈巖橋下入舟東下至永代橋繫舟橋陰凉風吹波毛髮灑淅俠龍太郎去迎完平返曰不見北溯至兩國橋西官從卒方習

水馬（象馬習水戰者俗呼曰水馬）禁舟來往乃械中流駐舟假寢比覺舟既過橋矣至東橋亦有水馬場將禁舟舟子急櫓槳僅得過焉溯十丁許西岸有看店將校焉店人辭曰客滿無餘室敢辭舟子曰上流有検舟所某恐苛不得過也乃上岸西行又北折行數百步右方一店名揚屋入焉東窓枕流潔而涼樓上樓下遊客雜遝余輩占中央一室命酒肴鮮烹精余將旋店婢導入一室則仕女六七輩皆解帶手鏡修鬢見余至怦然不知所為余不敢進婢指右邊庭隅曰彼有廁

余就焉返不復見女子返座告其故皆曰不解既而店婢曰浴具從之往既入向之一室棍障浴室在焉皆笑曰解矣浴畢而食舟子奉舟至（蓋誠於檢舟者許之也）日沒回舟至東橋余曰某將投證願寺請辭一介方睡希一送上岸復過茶店踞榻喫話久之別至證願寺龍信導入佛殿曰拙荊將產且休焉話次聞啼聲龍信去少焉來曰誕男余曰至慶先是余屬龍信倩虔鳴氏本朝通鑑龍信曰彼書既取來在我家巻殆三百極難動移先生且留宿讀之余曰善

二十四日

俠龍太郎歸鄉　坪井信道來訪龍信幸龍信父來視孫皆相見　終日在樓上讀本朝通鑑未下帙孫吉來迎壽八郎亦來訪余與龍信之浴肆返則壽八郎既去余贈龍信兒衣資金百疋兒贈菓子薄暮與孫吉歸鄉途中雨將下疾走入門大雨　昨日齊藤順次來曰析玄之請既得官允　完平來曰有病違野田氏之期敢謝　龍太郎以其君命請二日間去赴君所

二十五日
訪齋藤順次於聖堂謝其勞贈析玄一本遂見塩谷
量平　洞然竹岩瀬東贈茶及菓子　量平来伴以
西風與出遊池田亭令酒店人曰近日官命禁肴唯
有諸菜而已僅傾數杯即出登湯島菅祠方廣祭日
遊人如織量平別于昌平橋　夜訪二藤　昨日一
雨始覺涼意
二十六日
作寄大人酢平東托兄發之　青木研藏舊名吉次郎十二年

前來學於官園來訪　府内公侍臣中島積記來曰寡君欲
相見乃從之赴公所余慶公幼僊聽法言故卑其論
唯曰公志斯道不必他求善刑令祖樂翁公即為賢
君矣公悦公聰悟絶人頗有成人之風申下脚退
夜訪壽平
二十七日
與孫吉訪須藤吉折玄既得官允之由主人曰此以
先生家藏板而得允也官禁藏板書之賣買先生欲
使某行之世須以某名號更請官旨余曰愚不解本
地書林之状一依賴君主人曰諾話久去訪野田松
一主人曰公前日遺笠舟中乎余曰然主人使其男
子就舟子家取之返曰舟子曰昔日人来取去孫吉
曰恐龍太郎也少焉龍太郎来曰某今朝自廠鄉歸
聞先生在焉跡至也笠既取矣乃留龍太郎使孫吉
歸主人供飯後午睡覺與龍太郎出浴湯歸返主人
氏將去主人留供夕食食次一團黒雲起於巽方驚
風秋雨而至皆倚檻呼曰快哉言未畢電光千道雷
震遠處不知其數至酉牌未已余不得歸戌下脚雨

止余曰邸門既閉請寓君家主人曰某固願留公唯
憾無数幮而已乃使龍太郎就商家借之返曰既貸
悉矣主人曰得一張使婢與松莉同幮則餘一幮矣
余謝曰深増慍愧與主人語雞鳴始寢
二十八日
昧爽不面主人而歸　謙之進本月十七日東至曰
羽倉公来此地使豪商納金又使就居者每戶隨意
獻銀名曰冥加銀先生家以井上屋新助號納銀一
兩於坊正矣　獻公雲冉　申牌見揖與岡本小林

二子磯馬平次兵衛觀佃洲煙火勸余同行過筋違
門外小松屋賣者舟初見使平次兵衛先行買舟艤而
俟鱣是不見之兄與余東西去各尋之余遇之於東
降曰小松屋無舟故命此家艤舟乃使磯馬僕迎兄
等而入舟東下出於兩國橋繫舟東岸就酒店買肴
來至砲聲一發皆有邊色既而下至永代橋有一舟
中央阜長桅五六丈一人登其杪作戲着脚則放手
着手則放足桅勢嫋嫋觀者亡悸一人降轉一人登
凡三數人僉出僉奇至佃洲南近遶門水波汙漫來

涯多芳草其外遠松如薺西見富山杙舟止焉放煙
火者亦皆在舟相距可十丁初下川時煙火頻發矣
龍花木星月煙雲咽刻變幻皆以不近觀爲憾至是
日沒不復發皆曰晝間之觀止此夜則別有數十發
不如追來夜就岸而食也迴槳者去六丁皆曰遲則
將不及也舟子曰此處無飯店須越永代橋皆曰奚
則止舟子指東方有渠處曰渠口似有飯店轉櫓向
之上岸尋飯店不得忽聞砲聲皆曰夜觀既始且忍
飢而往平次兵衛曰買鮓以去何如皆曰善使舟子

買之久不返砲聲連發衆意益遑然以舟子不在故
不得動也悔甚酉下牌舟子始返曰鮓肆人盈故遲
乃返向我舟處左右觀舟百數絃歌嗷嘈解帶於京
肥外洗足於清波中亦一快也莽觀五十餘發夜過
半迴舟舟子力弱行遲爲群舟所先後至筋違門外
出歸耶　高野清助來不値

二十九日

使龍太郎之聖堂及澀川氏　浴湯肆　夜訪壽平

八月朔

浴湯肆遂過待詔肆結髪　着禮服與兄平次兵衛
賀岡本氏中里氏小林氏中島氏平井氏竹内氏
磯馬贈有招蕭平食之　與兄買西瓜招壽平食之
余剃之誤傷指

二日

豊太郎來　遣龍太郎於須茂氏贈筆且議析玄專
遣孫吉於塩谷量平許贈詩　夜訪壽平不在步
聞壽平攜一客歸曰是日日尾荊山子也今訪君不
在不圖在吾家也與語良久荊山去余夜半歸

三日
晩與兄米藏遊神田祠帰路與米藏相失　二藤壽
平来話夜半去
四日
諸木兵三郎将歸備後来別　須茂家人京屋某来
景文院悪門来訪（悪門嘗學於宜園今寓傳通院）　中島清記来
浴湯肆
五日
吉澤雄之進来飲之既而與出至其家圍棋日暮與

主人及秀平遊新大橋匃風南来殆欲倒人然不太
涼蓋海氣異川氣也返吉澤氏宿
六日
辰牌與秀平訪坪井信道主人供酒賦詩又午牌陸
奥二本松人次郎八（忘其姓）因主人見請受教石動大
八郎者（二本松人）亦因信道門人黒川良菴見未牌返吉
澤氏又與主人圍棋宿焉
七日
平明與秀平辞吉澤氏訪善菴見其子晋四郎曰家
父遊函根温泉未帰也帰路欲訪星巖失路不見其
家辰下牌帰邸　裁寄藤之進東（内包洞然外岩瀬　寄洞然素東）
又裁寄春波東　秋雄兄辭平七月十一日東至告
室氏孝也七月二日着府内而六日赴玖珠幟氏許
事齋藤順治来先是余因順次納析玄一本於官今
日順次来曰既蒙官可　完平来曰池端（篠宮池端呼日池端）
有好宅乃與之往觀孫吉從宅臨池上結搆頗佳歸
路浴湯肆孫吉先去余飯完平於香店日暮完平別
於昌平橋　平山名助来不値　財津修三東至

八日
講孟子如例　石動大八郎来乞詩文正　小國孝
之至来　今日始有秋意　聞室氏至府内岡本子
室贈者晩訪岡本子謝之　夜訪二藤
九日
裁寄大人秋雄兄彦國室氏酢平東　浴湯肆
十日
與龍太郎出過一橋竹橋半藏三門入三宅侯邸訪
鈴木春山不在入大村邸訪中尾半兵衛主人供酒

飯田橫申下牌辭過霞關出虎門遊人滿路蓋有金
毘羅祭也東行二三丁有一人呼曰廣瀨公視之曲
日田田坊和吉子也交言別入士才庚郎訪洞然娇
巖瀨於後宮初見其年可三十六七女丈夫也辭出
南行登愛宕祠時既曾黑店人將收器具歸去執南
隅一店主婦曰奴輩启鐘鳴而居店者官法罰之乃
蒼黃立榻脫禮服（今日以入諸邸故着禮服）追故路過新橋東
比行過南部薩摩佐賀諸邸前出日比門經八代洲
入神田門西下牌歸府內邸

十一日

塩谷量平來　信道使康藏來　康平以余要見同
居苦狭逼竊聞之長官今日府内候命借余一舍在
邸西隅高處距兄居一丁餘舊士人所居而壁壞擁
傾塵垢成堆　俠龍太郎洒掃　僧燕禪來曰觀松島
金花山而歸今日將赴甲州遂返西州　中島清記
來曰寡君欲見未牌見公　清記及其父唯右衛門小
林孫太郎同席余話雜事而寓法諭焉公悅黄昏退
大人七月二十一日東至報室氏孝也七月十二

日至日田事　秀平來信道借余日記　夜新居西
隣橋本昇兵衛來余亦訪之

十二日

移新居猶與兄合炊　完平使倅來曰今夕請臨
爲中島清記講孟子　磯馬來藏龍太郎孫吉及安本
源藏橋本昇兵衛聽之　浴湯肆　路過一人呼曰
先生余不識其人某人曰某客年在長崎陪先生觀
蘭船出港矣　晩至完平氏主人供鮓龍太郎來迎
西下牌歸月色太佳　余宿新居龍太郎孫吉猶宿

兄所　十兵衛平次兵衛來不値

十三日

桑名侯（府内侯兄第）臣田内主税者來見　諫之進晉三
郎本月五日東至　夜招兄及康平供鶏　雲巢來
俠龍太郎之對前三家左右隣告僑居彼亦各來
謝　俠龍太郎告野田希一明日舟遊

十四日

癸寄諫之進晉三郎來　俠龍太郎告完平曰午前
與希一舟遊請臨　昨日希一謂龍太郎曰明日吾

不過柤荘氏直赴両国橋會焉　午前完平至余舘
兄同出使米藏買筋違門外尾張屋舟入焉使龍太
郎来自橋上呼曰今一忽有緊務不得出将使人来
而某偶往故使某謝乃北溯過吾妻橋官吏方習水
馬不得進繋舟東岸而出遊三匝祠秋草花花比七
年前荒甚新政之効也取堤北行五六丁堤下有店
初在舟厚雲蔽日風勢頗勁至是風死雲駁然日炙
頭而無笠乃抵店買糕（糕以櫻葉包故名）解衣納涼完平欲
尊兄觀秋草七種於種樹家余問距此幾丁完平曰

四丁兄曰某輩生山郷慣観澗谷天生花草不屑種
樹家加人工者也乃止帰路於堤下過一寺（忘名）南行
数百歩有牛女祠灌木生涼祠南有種樹家入焉中
庭鑿池置石種松修竹点綴成趣池上往往掲書御
釣場三字完平曰文恭大君愛玲弄屡遊此等地種
樹者負縁假威壊欄其張甚今大君尚倹此輩屏息
斂形不敢公然行路不亦快乎追舟移棹向西岸投
川口亭命酒褁肴一饗余於揚亭余欲以今日遊観
之而不至豈不憾乎酒酣就浴每事似揚亭而有差

直賤薄暮返舟北溯二丁許後下明月一痕金波百
道水涸舟楫風微涼多足以忘大都塵熱之苦矣至
両国橋潮急我舟将過来舟蓄師絶叫廻棹然遂相觸
幸得不碎也西下牌至筋違門出完平別去　遣龍
太郎棄中尾半兵衛

十五日

岡本子来賀　信道使秀平来言吾観先生瑣事録
中説大村侯慶寛眼欲抄之呈我侯侯然不知先生
意何如也余曰某敢以戯謔言奪示大国君乎然實

有此事則不必深匿也唯命　夜與兄及秀平米藏
孫吉歩街中観月秀平途別過筋違昌平二橋帰訪
二藤坐中庭久之夜清光萬里四無片雲悵無與
賞者耳

十六日

伊丹屋孫助来　作諸人所囑書数十紙　浴湯肆
晩與兄詣二藤　夜半即昏徒呼曰有火余謂風勢
頗烈必大火也往起見然無幾滅

十七日

小林子山田武助来　信道使康藏来東余曰僕閲先生瑣事録先生在浪華毎日出送朝食于彼夕飲于此昨杖于山今舟于水加之来賓陸續吐握接之無有倦色而先生之學日進一日何哉是可疑也可怪也又可羨也可慕也若有識見傳余答曰浪華事繁實如公言無暇著述是僕所以慨慷也抑世人學在簡編僕學在人事要我心是以事剸則學之進亦速矣世人以口讀僕以身讀僕所以異也且僕生平少眠晝夜間唯子丑二牌結夢十七八年来每夕燈下枕上或手巻或潜思熟検日間所行而下工夫焉以補怠惰但憾以近視故非白晝則不能把筆作字而已　夜藤平来宿話至子下牌

十八日

本年大旱既過中秋炎猶六月今朝雨始涼　見訪服部民　青木研藏来曰教師伊藤玄朴使某白明日請臨　先是余贈詩岡本子岡本子来謝　浴湯肆　平治兵衛来宿

十九日

信道所譽瑣事録抄成遣孫吉送之秀平許　石動大八郎来　浴湯肆　申上牌與大八郎龍太郎出過昇平橋大八郎別去余訪伊藤玄朴於下谷青木研藏見引登新築書樓曰主人方在病家言未畢玄朴歸見年可四十六七所謂河蘭醫者其技售爲江戸第一意氣頗懇侠其捶甚見供酒有盛饌其妻見齊藤順次信道大槻俊齋（江戸人）前後来同席余辭甚爾下牌龍太郎（初就遣返）座来迎乃同信道辭出至泉橋別返卯門既鎮告把關得入焉（今日預使康平告地關）

二十日

講孟子小林中島諸子来聽　平治兵衛来曰今夕岡本子供夕食請臨　清記（中島清記以下首姓）来曰午後寡君見　午後趨公所話仰景録仰景録者記酒井空印公言行先是余建議曰公猶幼如講孟講或恐倦聽不如使侍臣毎日話慶元以降明君言行也清記曰其術何如對曰賢輩平日熟讀人鏡録銀臺遺事世免天話草深秘菴感録等書擇其可喜可感可戒可則事徐徐話之公不知不識爲明君矣又曰賢今

日一辟居州也而公左右前後来必爲象辟居州則
倩古賢君爲公親友可也請記白余説於公公令故
今日自余始焉公悦話次庭中島雀飛集座上馴而
不驚余指之曰是愚及獸也公宜念所以推之之術
未牌退公曰先生有暇請每夕来話　信道使蕨藏
来　晩與兄赴岡本氏主人請余議所贈詩下救窮試上事
君國賓興議正経経猛寛相済鄙選吉喜惺雙無楚子文甚姿俗如秋抄暑新施政似早時雲甚和須念全終筆已有嘉聲一境聞　二藤至主人供酒飯戌下牌辭二藤送
至

二十一日
秀平来　完平来　信道使人来
二十二日
益吉病使龍太郎等佐米藏炊飯　竹内俊叢壽平第
来訪俊叢文政中富兄許列来二十三年矣形容猶
舊曰某寓日尾桐山許請同家兄臨余曰諾俊叢去
余告諸壽平壽平曰某有公事不得往余亦有疾乃
遣龍太郎辭　岡本子以其服跄制故自謝過杜門
夜廉平来

二十三日
淺琴東至　先是余謂兄曰某此行賤代大人謝恩
吉夫日田縣府隷勘定所則似宜通名勘定奉行君
何不謀諸服部子乎兄至服部氏主人不在見其室
語之主人謂謂我欲見竹尾郎君明府子也也使伻来曰
僕將奉官旨之江州檢田上途期在二十四日請前
一夕臨我郎余與兄謀曰是雖非素志勢不可辭也
午後同兄出米藏孫吉從十八日来雨不暫休濘甚
過一橋門斜風密雨傘不能庇履絢嘘趾見血行歩

太艱又腹痛欲上厠侍無人家諸戶齊起大田蹣跚
悉苦至麹街入糕店詫買糕借厠兄先行至竹尾郎
門外僕同入見樣大主人曰郎君出未歸且遲供饌
主人子根岸彦治塔中村勘兵衛見申下牌主人導
入明府家見郎君余與兄上謁助僕名来聞及扇郎君年
可二十七八言語頗遜既而逐服部氏日暮借紙燈
出以趾疼買轎酉下牌歸
二十四日
山田武助来聽講　完平使伻来曰積雨無晰欲圍

棋破悶請臨余答曰諾俾去雨勢益烈足痛不能着屐乃使龍太郎往謝且請宜來　午後完平來圍棋飲之兄亦至雨下牌完平去　丑牌聞風聲淅瀝乃起開戸雲破月難陰霧七日至是晴高象一洗快甚

二十五日

遣孫吉於服部氏返鉞燈　未下牌映龍太郎出過筋違門入下谷訪竹内俊叢於日尾荊山氏（在藤堂邸西門）前俊叢荊山皆見視之似有憂色問其故俊叢曰有奇事余曰何如曰主人（謂荊山）有弟子某客年發狂欲

殺其主人次女主人逐之恐大昨夜腹痛更深屋上廁途見一人持刀越門而入視之某也恐素識之詰之大呼曰我數請娶此家女主人不許我今夕必娶之猶不肯我將屠一家亦自死矣卓刀於座四顧兇惡可怖恐溫言曰子且藏刀吾將作媒某收刀於室主人及門生數輩聞其聲稍稍起坐某益呼今夕必娶我皆百方慰諭忽有一言相忤者某復拔刀將斬之恐與主人門生出死力抗之終紛臂奪刀而縛之其兄在二川走俾報之兄至今也將解縛所之取其

過叢故忙余曰然則辭荊山曰君始臨不可無觴引余入室其妻見供酒話次其門生請曰彼兄亦不肯署券荊山俊叢聞之交起余乃辭時黃昏也初就坐時使龍太郎去獨歸至隣町前遇兄米藏來曰將之筋違門内觀本願寺僧正過乃從兄四步至門内久之不來余獨歸少焉龍太郎自外入四奉迎於日尾氏不見蓋異途也　夜訪二藤　今日快晴　日暮復雨

二十六日

河茂之子及新助自大阪至致室氏七月五日東（自寄）（内寄）謙之進八月十五日來　秋雄兄八月五日東至

夜與兄步街上至神田祠外歸

二十七日

遣龍太郎於須戎希一二氏　午時余導兄及米藏至本街第八坊東折處饅頭店供食既而兄欲訪山田屋清八者東南行七八丁忽遇吉雄修理曰某無狀（修理五年前出奔事見前）深恥是故人自來此地未晤一舊友天假良緣幸相逢焉請臨敝居立街上與話兄入清

八氏良久不出乃與修理至清八氏要見出修理導過氷代橋南折入相川坊左畔有陌巷其居在焉其父及妻見供酒肴皆辭修理送過高橋訪吉澤雄之進不在秀平見秀平亦送七八丁別過両國橋修理借紙燈於所識假余而別既帰卿輿見詰忽聞鐘數四起卿人報駒籠街有火卿中有観火臺見請卿吏與余登臺高七八十尺自室中起登者不得携燈左右横索攀梯梯路旋繞數歩輙折危甚至臺頂四望洞豁火在乾方将滅諸街紅燈如星旗下士躍馬出

者蹄聲蹩蹩良久下

二十八日

作竹内俊叢所囑書數紙遣龍太郎於其僑居所之俊叢欲導余遊近郊余辭　與兒誠將訪塩谷拾土郎君乎前出米藏孫吉從過小川街過勤石大八郎伴行五六丁別訪冨永順兵衛於寺西郎日田人某見曰冨永子前日移於竹尾公邸出牛籠門入塩谷卿先訪村田順藏主人供食其子見主人曰塩公今日當直在城乃辭見欲訪小田治兵衛主人使婢導

出西北行登神樂坂左折入間門官醫徒所居杉籬叢蹊舍傍生苔入小田氏主人不在其妻見出東北行數丁過柳澤勢州門前余藏曰中垣泰助（青与生谷明店新）在此門仍入訪之不在其妻（日田人）見曰某自出日田既十九年年六十矣未嘗見卿人今日公輩見過所謂空谷足音也出東行六七丁有一蘭店若笑後來結構前面地勢忽陥下眺萬家屋脊問地名曰寶藏坊也下入街中東行六七丁越一水上坂又下行七八丁人家斷續竹木成叢笑後數年來成街也南折

行六七丁別出於向所越之水上囘顧唯隔二三丁地勢忽高忽下不辨東西故誤一周返故路也東行數丁又越水北行登一坂出於傳通院側兒曰自此熟路也東行數丁又出於向之水上亦僅隔一丁矣東行六七丁出於水戸邸前過小石川門黄昏帰閭廻三里而遠　浴湯肆　穂禅東至（本月十一日東）　夜二藤來

二十九日

秀平來　伊丹屋孫助携大阪人某來曰某善增上

寺疊師（疊師名太閑）漢公兒弟有意拜大君歷也麻乎某請
導乃與兒秀平龍太郎家藏磯馬從之出經神田橋
南行數丁東折又南行過道三橋觀肥後岡山以下
諸侯邸出鍛冶門某曰疊師家在隣坊且往迎皆投
茶店踞榻以俟良久某還（回）疊師偶應官命出某遲
焉捩往公等須先行俟於愛宕祠乃東行入本街過
豊太郎請從南行十餘丁過新橋入芝（地名）登愛宕祠
投西隅一店買食有一書生揖余曰先生忘我乎我
松崎慊堂門人也言畢去日將晩孫助曰疊師皆

不至恐遲焉公等須觀增上寺乃東行至廣衢有習
馬場磯馬借馬往追數四既而至增上寺北門龍太
郎先行爲抱關所呵不得入焉更東行豊太郎別去
南折謁神明祠至增上寺更門抱關曰日既沒縱入
無所觀也乃止豪將從孫助所遷余及龍太郎以明
日有事於赤羽白銀等地別南行求逆旅不得北追
求之路人曰客舍官徳家家隨意作逆旅今年忽禁
之但宇田川神明二坊疑猶有焉乃索於二坊皆以
既改産答於是不知所爲龍太郎田某有所識藥鋪

且依之問諸主人曰某人今朝移東街乃往訪之主
人見龍太郎曰吾不識公何故見過也龍太郎曰吾
嘗在桑原壽安家屢見君何曰不識乎主人不得已
使家僮導西返投宇田川坊河內屋氏逆旅極生客
有導者故受也　夜至湯肆以其多浴者止逆館人
曰至戌下牌浴者稍少從之其多備初　宿逆旅樓
一禪僧年可二十左右來見曰貧道原宿此樓數日
前出遊諸人不聞我今夕歸留賣客焉亦宿緣也請
同榻（時稍故攸）敵余曰善僧曰貧道初見不問雅俗一切

勸禪此我癖也余曰恐素善禪僧悅曰可與語公解
排或茶乎余曰不解僧曰異哉答問良久余起旋僧
借余扇面所書詩視之徧問諸龍太郎知我爲儒者
余追坐僧改容曰先生野狐精善魅人矣貧道寓金
地院善足利學校主松勤和尚先生有意探足利貧
道介見和尚余曰幸甚和尚不在學校而在金地院
何也僧曰近日爲謁大君來也僧又曰貧道住鎌倉
某寺（五山之一）眞際菴名弘原
勝

昧爽過待詔肆結髮　平明與弘原出逆旅西行過截通地名左折入金地院樹老苔厚闃焉絶塵入東隅一寺寺名眼庵甚一僧迎引就座曰松齡今且之両國地名來迎壁掛僧南山書一寒白夜如何庭樹一鵶作鴉又一鴉啼殺東方白英弘原別南行過赤羽橋入久留米邸訪岡永嘉右衛門嘉名旨文其僕曰主人方捘世子讀請姑遅少焉行德謹菴出見嘉七衛門亦歸供酒余使龍太郎訪島埼英叔舊名文叔於森卯嘉右衛門告余至於松下養安舊名元芳平川養乙二子携酒肴至又飲佐田修平亦來見龍

太郎追曰某見英叔曰吾家在白銀臺趣歸酒埽以俟中上牌辭養安養乙導觀邸中周迴十六丁有七百餘戸西隅有岡觀大臺掀其項在江戸觀火臺中最高云岡西北隅有祠下瞰諸侯邸苐及商家撤甚觀畢二子別出邸東行一丁南折行六七丁地勢漸高如岡即白銀臺也更南行七八丁過肥後邸側至英叔氏主人研之助父也在江戸十七八年余性年欲訪之聞其病止此行初見大悦供酒使妻見日深水宋吉父子在肥後邸向使伻告先生至留不在也

大島怨菴舊名熊本郎來見主人出達磨畫乞贊余援筆即題一日三省心面壁九年君仔細看本來不有二意請日没主人曰宿我怨菴去　夜與主人弟子歩街中西行六七丁至古川坊　腹痛暴瀉

九月朔

夜來雨平明將辭而無雨具主人使僕執雨具從取昨日路入增上寺門内萬木成陰有深山趣北行四五丁有遷所左折出一門即截通也雨止使島埼氏僕去西北行入虎門及霞關復雨乃投大村邸訪稲

田鵬之亞與語久之欲訪中尾氏主人曰半兵衛方朝寡小君且遅午前從主人至中尾氏半兵衛供酒畫師雲洞雲澤子大村升臣至同席雲洞出入間部侯邸半兵衛嘗爲余囑之先容於侯欲以相見故會議云主人曰今夕宿我乃使龍太郎歸府内邸申下牌鵬之亞雲洞去半兵衛携余出邸西行六七丁命轎所謂四手者狹僅容身轎夫疾走頭觸脚打不如歩行遠甚然性路濘恐苦不下出四谷門西行十四五丁至内藤新宿棧扇子屋使主婦導入一酒樓痛飲遂宿

焉
二日
昧爽平兵衛來曰吾儕卯中諸吏來君且俟焉午前
半兵衛及柳軒忘姓等十餘人至又張宴劇飲申牌
余先起棄轎越攝津坂過尾張町前入市谷門至件
坂日沒屬上牌歸府内邸　清記贈魚飯二十九日事　平
山名助本街書林泉善來晦日事　須托人來朔日事　龍信使人
來贈鮓及犢鼻褌同上　完平吉雄修理來同上　孫原來
不値

三日
有疾數日來飲酒過度生疾也　先是使龍太郎返須茂折玄向上
官時借之遣之今日遣孫吉返之　遣龍太郎於大村邸
及平山氏　完平使僕來假金三步　浴湯肆　夜
大風
四日
午前風勢猶烈垣牆悉破　修理來托之返須茂落
翰譜　午後風止地震奇炎如夏　秀平來　浴湯
肆　疾益甚　夜豐太郎來　丑牌復大地震

五日
疾如昨　夜與兄訪岡本子
六日
數日陰雨朝來寒如冬　府内人渡邊瀧右衛門者
至相見　疾甚
七日
發寄大人寔氏東　晴　吉澤雄之進來曰請今夕
同令兄臨　午後與兄及米藏孫吉出至羽倉公邸
見竹下隻助問公消息曰公事鞅掌恐不急歸出訪

伊東玄朴病不值見青木研藏余偶頭痛乞藥訪北
村亮三郎於生駒邸前不在見其裨門大人所贈諸
物直東行出淺草倉前南折渡兩國橋行七八丁至
緑坊左折訪村尾市次郎於中村君邸不在見其妻
東行四五丁南折渡橋兄曰吾將訪福島屋彌兵衛
卿須先赴吉澤氏乃別南行又西折出土屋邸側南
行一婦人自邸中闢檐出頭曰前無途何之乃却步
西行二丁至吉澤氏主人及秀平見少焉兄至主人
設酒其族吉澤玄龍見米藏孫吉歸府内邸余與兄

宿吉澤氏　夜聞佃洲放煙火與兒步舍南水上觀
催二三發止　爲吉澤氏子講孟子
八日
昧爽奬主人圍棋　卯牌采藏孫吉至　辰牌主人
導兒及余采藏孫吉過高橋南行二丁入淨心寺門
穿冢墓間東行出於水上地名木場溪流縱横榿蘿
藤架頗有村色過數橋至信道氏主人見曰某將出
二君謂兒及雄之進始至不可少一杯請先生爲主人言畢
出兒欲去余以主人屢留之少間涵出午前辭過正

覺橋雄之進導入路右一園曰是吾所識旗下某家君
別業也竹樹蒙茀池塘繚繞內有一亭余曰吾儕如
是園往足矣雄之進曰易〻而已君實有意乎就將
竭力徒倚久之出過高橋兒曰吾欲明日觀町幡活
御令夕宿吉澤氏許吾明朝東叢從御輿行乃送兒至
新大橋別返吉澤氏　龍太郎來曰令兒曰明日有
事不得止上途也今朝僧弘原僧僧松齡東及梨一
籠來曰吾欲見先生議觀足利學校而不在明日復
來昨日遊歸見一人家有好梨子嘗聞先生喜梨乞

之歸請致之披松齡東曰竊辱訪而不相晤違憾何
竭貧道當就見者而有故不果聞君欲觀足利學校
貧道既命留守者候君臨遲速唯命龍太郎又曰今
日完平希一來
九日
昧爽奬龍太郎歸府內即弘原既來在兒許曰先生
赴足利議何如余曰吾欲遂遊日光山弘原曰貧道
請陪期十三日上途去　岡本平升中里小林諸子
來賀余亦出賀諸氏　今朝余謂秀平曰前日奬修

理約童九舟遊吾子之修理氏報其戲約乎否於哉
午後秀平歸田修理既候乃奬秀平出過今川橋南
南行秀平曰不如左折余曰左則北上不如自日本
橋北畔東折也秀平曰此路某熟矣且從某言乃左
折行十四五丁出於新大橋秀平曰誤矣誤矣沿支
流西行六七丁渡永久橋西折行七八丁又南折
行數丁又西折始至永代橋迂路十七八丁矣入修
理氏主曰漁舟既戒識矣導至舍西舟所時申上牌也
過前日觀煙火處西眺濱殿東望沙嘴煙白樹青高

象晩藹蓋山現天際縹緲如描南行十七八丁入海下網數次獲伊奈(魚名)六頭日沒返吉澤氏美所獲美甚既而辭出主人送至橋橋東行五六丁北折渡高橋至吉澤氏主人既獲其分宗七來饗(宗七在主人戶外)乃入其室主人亦起見宿宗七氏

十日

昧爽見埼龍太郎采藏來曰今日遊印幡天明中田沼侯執政闢印幡湖爲田功未竣而侯罷印幡下總郡名也大湖在焉東西七八里連利根川及鹿島銚子口南北廣處可二三里議者曰闢湖有二利一則從來運輿羽常陸諸國土物江戶者皆溯利根川數十里若過湖中直赴馬加(下總地名)航海達江戶則省三十餘里也一則湖瀦水落可得田十餘萬石矣(此議未知其虛實且隨所識錄之)或曰客年江戶檜窪(村名)有祝田中主水者常來往印幡爲祈禱昔兒願爲土人所信土人曰若闢湖役起事之成否不必論數萬人來聚土人必受其贏矣主水曰子知往時功不成之故乎土人曰不知主水曰湖心有神蛇數作風雨故功不成也

我有厭蛇術然費極多賢輩能給之乎土人固信之乃釀金與之主水向湖設壇禱七日晴天忽有一團黑雲下湖心逆捲湖水而騰有如匹練物盤旋去主水呼曰蛇去土人悅事聞縣令某氏賞緣閣官遂令因州(松平幡守)因庄內(酒井左衛門尉封十萬石)沼津(水野出羽守七萬石)秋月(黑田甲斐守五萬石)貝淵(林播磨守一萬石)五諸侯以本年七月二十三日始功而主水事覺下獄然勢不可中止云(此說甚妄)或曰凡官令諸侯手傳(出金助官名日手傳)費者有罪也因州之先侯尚太君世而卒夫人當守節於國即國人懼其供給之費追諸官故忤旨庄內侯從者有移封命而以國人不肯止沼津侯先世納賄而寵貝淵侯亦焚秋月侯大君詣日光時監江戶某門呵閣老臣是武器過者舊例日光祭時特許閣老臣帶武器過門秋月侯不識例宜自引咎謝閣老而不謝故五侯受役云(此說更妄)主人飯余兒使龍太郎采藏先之福彌氏買舟飯末畢兒促上途甚急投箸出秀平請送東行三四丁南折廻土屋即沿小流川東行往々有巨松横蔽街上凡行十四五丁至福彌氏秀平去主人年

可五十五六快男子也家屬爲府内侯外臣以給國
用樊兄善話次家人報舟艤乃出門外棄焉龍太郎
父藏先程舟主人爲兄備次郎吉者爲従者萬子一
名用萬沿小沿川右見阿波侯別業行十五六丁左
有撿舟所舟中人皆危坐啟客至此有一水南流截
小沿川赴海川爲十字更東行街市稍盡竹籬茅屋
斷續隱見於列樹間舟子康一力上岸牽百丈水稍
深廣大舸小艇竹筏木桴蔽川上下忽見一鶴啣魚
舟子投竹篙逐鳥去行二十丁許又有一水横流截

此東行地名新川舟筏稍少牽百丈者去自撿舟所
至此一里而遠自此入利根川所謂坂東太郎川也
滔々南走下流眺望知海門不遠矣殘風南來雨降
又晴揚帆北溯行太駛川廣㳺漩川佰仲然深且急
水數倍焉兩岸蘆葦叢合四顧不見山大地與天相
際八州廣漠可想左岸名加才村家隔橋略似浪華
赴高槻路右岸名行德出舟上岸日本橋至此三里
矣小沿川至利根川向正東入利根後向正北行德
人家可五六百投一店午食問印幡路無能詳者初

見告欲採印幡之狀於服部權六權六曰印幡至海
五里五侯所鑿遠近不一有秋葉孫兵衛者專任秋
月事吉善之爲君案之以爲東道矣於是問秋月侯
所鑿在何地曰馬加也幾里曰四里而遠也出店東
行至村端地名妙傳黄雲接天過八木馬籠木諸村
南近海口路形似堤北有平田見曰蓋古時海至岡
麓中古築堤遏海以闢田既而堤南又築堤而闢田
故初所築堤癈而爲路也行二里村名西嶋神行數
丁入船橋驛人家千餘烟々見華館有次神祠路自

祠前戌岐取右路行與兄傭一馬納中途相代行數
丁街盡漸出海邊左傍平岡沙路無石經五日市谷
津久々田鷺沼諸村兄先行余輩皆後渴甚路左一
翁坐假店沽茶投焉碗皆漢製所爐亦古余藏曰寔
非冨家翁自喜沽茶者乎何器物之好奇也翁晒不
答行七八丁兄下馬俟余代乘行一丁地勢少下平
沙漸漸右海左岡彫似鎌倉七里濱唯彼岡青沙此
岡黄沙爲是異也已潮及馬蹄而見群鷺立四五丁
外其淺可知矣馬夫曰潮落平沙三里餘東南隔海

見一髮青山上總安房之嶺也行二十丁入馬加村下馬村中往〻揭御勘定某御代官某宿所皆監町幡役也至村端路左邊見假營謂必秋月營也走承藏訪秋葉孫兵衛孫兵衛疾使其人來接館從其人東行一丁又有人家十四五馬加別村也投路左一店時已黃昏皆曰今日疲不知明晨早起遊觀也行德至船橋向良船橋至馬加向巽　舍前咫尺南海驚風撼屋而炎蒸就寢流汗如湧終夜不眠余謂兄由此地蛛蝮其紀印旛皺蓋滿南而椅無山數也

孫兵衛使人來館　服部氏僕高吉今事秋葉氏亦來館

十一日

昧爽出逆旅東行數百步有圯橋其側立榜揭書黑田甲斐守手傳所橋左右新鑿渠南去海門可五丁作長堤屬諸海口役夫數百千來往堤上以運土石往〻雜婦人橋上揭書禁除農夫外來觀者秋月侯臣數人立橋上以呵遇者將觀海口病無導者未識曰高吉必在前途往迎之少間與來堤下別開一徑

坦平如砥行數十步秋月吏來呵曰何之高吉曰欲觀海口也已吏曰官命不許旅人來觀追追高吉曰是秋葉孫兵衛客也吏曰汝保不爲官吏所譴乎高吉曰保吏曰往矣雖有後譴我不關也行一丁挖搶去來如織即勘定奉行吟味役組頭普請役交來監役也因是不得前高吉曰此所鑿海中縱三百間（六尺爲間）横五十間今日工就凡新渠底徑八間其淺深則隨土之厚薄厚處深七八丈薄處深一二丈底雖八間深二丈則兩涯不得不鑿二十間七八丈則不得

不鑿五六十間何也其勢不如是則不便役夫移土矣他諸侯所鑿蓋有深七八丈者幸哉秋月所鑿不過二丈四五尺也追過逆旅西行見役夫數百荷畚鍤而來右折路於田間行一丁許入秋月營營方二丁立竿爲墻內有假屋數十皆役夫所居以板爲牀每人占一蓆席而不設疊（疊我蒲席）蠅蚤如雷臭穢之氣衛鼻孫兵衛居東隅一屋其室獨有疊孫兵衛聞見至勉疾出接余可五十傾而腥服部子嘗稱孫兵衛先是闢江州新田數萬石妙解土性常蓄役夫數千

當世俳人也秋月庚專任之故功速就云孫兵衛曰
印幡至此四里八丁我秋月所鑿千五百間是爲南
第一頭其次貝淵一里八丁其次因州六百間其次
庄內千二百間其次沼津二里八丁卽湖口也兄問
役夫之數孫兵衛曰其所掌三千餘人近日功漸就
分千五百人於庄內矣貝淵役夫二千因州庄內害
七八千沼津三四千凡二萬四五千人也問其費曰
我秋月功將畢不過萬金其他恐不至歲晚不畢甚
者至明年矣聞貝淵既費二萬四千金而僅畢十之

二大抵一役夫之費一日當銀五錢二萬五千人則
銀百二十五千錢矣役夫外官吏及庚國諸吏僕從
不下數千人合其供給計之費殆不貲也兄屬孫兵
衛備一力爲導辭去萬吉送溯渠北行渠深丈餘水
勢澎湃萬吉曰是非湖下流也新鑿所出泉而已田
沼庚所鑿廣不過丈而曲折甚今也卷堙此役所鑿
廣且直言未畢忽聞鐘聲役夫大呼萬吉曰役夫昧
爽吹螺而集乎明擊鼓而作辰牌撞鐘而休巳牌又
鼓而作申上牌鐘而止然聞鼓則黙不言聞鐘則歡

呼也行數丁有未鑿處有既鑿復堙處有方鑿處有
濕處有乾處有用踏車汲水處萬吉曰以板圍廣六尺
深六尺名曰一坪役夫有長孫兵衛賦役長銀二十
四錢或二十八錢而鑿一坪如因庄內二庚所鑿深
至大七丈則兩涯之廣不知幾萬坪矣行數丁至官
吏休息處亦有榜揭書自是以北林播磨守手傳所
萬吉別去秋月所鑿卷原田唯見甘薯不見數也左
折過田間出於官道過武石永左久二村右折傍岡
脚行數丁數松臨水風趣極佳行數丁村名娯過復

近新渠執觀之兄問導者此地鑿何丈乎導者問役
夫曰二丈四尺也忽見小隊象轎卓搶過渠上者導
者曰勘定奉行梶野土州也出村行數丁左有貝淵庚
營左折越一坂村名天戶右折地勢忽下出於渠上
有橋揭書犢橋村導者曰此地濕下號尤難鑿田沼
庚時一夕隔成壑狀此役成否在此地而已渡橋東
行上阪左折入林中日氣射木葉炎甚往往見鋸木
造板皆作假營之材也林盡地頗高敞遙見役夫權
土而來見驚曰此處高厚鑿之爲渠其深不得不數

十丈安得成乎稍近視之地形斗落似川深六七十間兩涯可三丁即積橋上流也役夫蟻集川底擔土而陟岸取路斜曲逶可二丁有半一夫所擔雖甒二十斤錢黑潭模糊重甚視之僅一塊耳往返四五丁移之一日不過數十行而鑿處深三四丈廣四五十間則其費可勝計哉此因州侯所鑿也其長僅六百間而勞數倍秋月云行三四丁下坂西移村名柏井北行出原上有因州營焉張幕陳擔旄護衛頗嚴過營前入林中林盡曠原廣漠唯有草木不見粗

痕役夫陸續推車運本皆阜官旗右見庄內營地勞稍下見先行俟於樹陰余及見曰聞路人言酒井侯所鑿有天女祠其神甚靈祠下水深不過數尺踏草乾之而不少減築堤遏水有小蛇穿之數壞官拿神以樂又賜田五十石神不復怒堤就水涸余曰向日所聞田中主水啟蛇之說與此相符會也欲探天女祠然在六丁外以炎甚止入大和田村自馬加至此二里然始終避濠轉西移東上阪下原而來則四里而遠飢甚使米藏先行尋飯店就焉屋湫隘而食粗

不下咽既食余與兄雇一馬專者請曰馬夫識路某自此辭許之余先兼出村此行入林中村落斷續過茅田妻丸諸村地勢忽下左折出於濠上渡橋即沼澤侯所鑿濠底多水浮舟溲之東行陟坂左折入林中東有灌木地勢異常聞之馬夫曰地名米本往時米本氏部作者城焉路傍往々見秋田如帶繞岡腳馬夫曰皆城池蹟也行數丁左右有松林岐分諸子皆後余慮其迷俾馬僕焉良久龍太郎來曰餘子已相失盖取林西逕矣馬夫曰此路廣而迂逕則捷請

君恐既在前路矣乃行四五丁左折地勢忽下北行二三丁復出於濠上地名平戶人家數十渡橋西移兄等未至此行欲觀濠接湖口處故發大和田納馬夫曰某欲至湖口也至是馬夫使余下曰是湖口也初謂平波渺茫拍天際雲必矣而唯見田間有一條水大疑之馬夫曰我敢欺公乎是實湖口也傍有家役夫聞之曰某徒皆沼澤役夫未識此地理初聞湖水落則得數萬石田矣今所見如是疑團何釋聞者未畢兒重亦憮然視側所立榜則書水野出羽守手

傳所余曰據孫兵衛言考之此從實自此處始也世
既傳田中主水畝眦之說縱雖虛妄不足取湖口決
不如是淺小也此外恐別有一湖口矣乃溯渠北行
一二丁往々見綠蒲交黄雲之際余曰馬加至此四
里之間新渠左右之田廣之二三丁狹之四五十間
世稱田沼侯鑿之然疑洪荒以來湖尾蜿蜒屈曲至
海上（即如）馬中古水涸不知不識爲田而平戸以東（至是）
（地形東折當）（曰狀而口東）田沼侯新決湖閘田也何則四里之間
唯馬加有原田眞餘卷水田田外皆岡也田自成川

形則其廣湖尾亦明矣平戸以東地形稍高稻田多
水蘆葦參錯此蓋田沼侯所闢距今六十年全爲田
畝而猶名以湖口也兒曰郷言是取竹竿刺雜下之
土入丈餘未已兒曰畢湖之爲田也余曰若此地田
已成何用與此大役乎望東方天色明齊似有廣[illegible]
處然岡塢宜沓田畝曲析未知其何如境也詰次過
土人問是湖口乎曰然則無舟揖來往處乎曰此東
數丁之外有沿舟焉乃迴步東行過一店問湖流在
何地曰越岡即見留治郎吉及馬夫焉取田間小徑

行五六丁蜀葵木棉棠紫茄紅蓼掩映畎澮之間秋
色如繪途稍入岡際列樹深沈古墳簇立嶼有深山
之趣行數丁過樵問地名曰狩野也問途曰須北折
行一丁許林盡復出於田間蘆葦簇々水廣可二丁
巨舟二泊焉就問湖狀曰此實湖尾也此東相距二
里湖漸廣相距三里其廣三里東連水戸所謂印旛
沼也兒及余曰疑圍始釋矣初欲觀湖心意切聞猶
在二里外廢然止南返數丁至岐余謂兒曰此西必
通平戸矣南必通向相失處矣君須返平戸乘馬我

與龍太郎南行兒曰善別入松林中行五六丁至向
相失處俟兒久之不至乃去來時見路左神祠在岡
巔如有佳勝至其麓濘甚迂路越阪至祠前祠屋頗
華巨木環焉有礎百餘級危聳甚下磴披路左店買
食米藏次郎吉過呼之而入米藏曰見令兒乎曰不
見曰已先行恐倦待矣乃走治郎吉從兒既食行十
丁許兒下馬俟曰取捷路故速問見治郎吉乎曰先
之大和田求逆旅焉薄暮至大和田治郎吉出迎入
逆旅　大和田至平戸二里向直北　夜暑甚不眠

尾

九月十二日

昧爽來裝聞象叫噪視之馬速過街平明與見各雇一馬而上途龍太郎等後出大和田直西行曠原渺渺際天不見山所謂小金原也見牧馬數匹臥草間大異常馬夫曰此原東西數里南北三十六七里官牧地也初放每牝馬數十厕以一牡馬爾後每歲取牡駒而遺牝駒駒生也築堤坊敺之入焉以撿其數燒毛押印而復放之駒常隨父馬逐父馬入防餘悉隨入每歲得三四萬匹能經雪霜風日故筋骨強健

云行三里九丁至船橋驛中間往往過村落樹木環匝頗似南筑風土唯見芋蒲蘿諸菜而不見穀土高厚故爾村有大和田新田正伯新田前原新田等名蓋中古稍稍闢原也入船橋經大神祠側出於大昨日過處（船橋至馬加向　至大和田向良）哭投路右店候龍太郎等良久至午後又雇二馬使龍太郎余藏象之先行余與見話行南風撤笠晴陽射背熱如三伏初約龍太郎半途傳馬候我而不候余固怯步加之流汗如雨而股相摩皮（破）血見苦甚至行德龍太郎在店頭迎謝曰馬行太疾不覺至此矣昨日來途中所過馬數十百匹　皆馱臨車即赴印旛也買舟大如來時所乘同象他客數人既入舟不見篙師久不得發乃見初引入舟者責之謝曰此罪願移他舟幸一舟至移焉即發駛甚入新川與潮相逆行緩過福竊門進所借器過高年橋入隅田川過永代橋傳小網坊申上牌歸府内邸　平次兵衛來　謁之進九月三日春波八月二十三日東至　至湯肆及詩話肆　夜康平來

三十間堀火數百家燬（十日夜事）　河新齊藤順次青

木研藏伊東敬太郎來（十一日事）

十三日

平次兵衛來曰昨日官下令曰既過重陽奇炎猶夏本月勿拘時令須服絺綌　伊丹屋孫助來飯之

平次兵衛裝余書就來示　瀧山正贈餻　修理來

遣孫吉東龍信研藏遺余藏東雄之進　武助來

十四日

弘原來議遊足利學校事期十六日上途　裁答諭之進東（內封其草稿）　使孫吉訪兄平迨回兄平曰今夕

請臨　通湯驛待詔所　晩携龍太郎赴兒平氏飯
焉　信道門人中津今永一敬者来請從日光遊
夜和泉橋北丈
十五日
鈴木春山来　秀平来屬孫吉從遊　今永一敬携
信道来来期明日上途　遣孫吉於河新許托寄謝
之進来　春山復来供蕎麦将下箸岡永嘉右衛門
来曰某将帰郷余曰不可少一觴嘉右衛門回視君
似有行色何如余曰明日遊日光嘉右衛門曰恐妨

東装唯喫蕎麦而可乃共食既而送之至戸田彦郎
前帰春山遂留宿劇談徹暁　寅上牌卿中撃柝報
白銀臺（地名）丈
十六日
昧爽一敬来康藏送之至　告別於平井氏岡本氏
二藤氏　春山去　卯牌弘原来　奘兒納余今日
上途二十二日至日光兒二十月上途二十三日至
日光而相會　辰上牌奘弘原龍太郎孫吉一敬上
程兒米藏別於驛前至本郷忽不見龍太郎留一敬

孫吉俟之良久至曰不見恐其迷路或終日不相遇
踟蹰而議龍太郎走至曰某過昌平橋藥店買艾故
後余曰同行最忌相後吾子此後不宜如是無情也
過加賀邸側左折經駒籠巣鴨諸街至板橋卽七年
前奘小田元可園島俊藏西歸過處追想往事猶昨
日而地形依稀如夢甚矣善忘也日光當自千住直
北行然欲觀足利學校故取中山道向西北焉渡戸
田川田鶴野鴈遅迴嘹唳漠々平原絶不見穀穫唯
見暖鎌刈蘆葦者地名道沼巻戸田上流自秩父諸

山出逶々數十里無有岡阜高低至此汗漫數里漲
而爲沼（湖）而爲原橋守治川側有小倉瀬唯彼水常滿
此則有時滿也往年過此怪其不墾而爲田今熟視
地形水漲甑在水底豈得爲田乎當時無事不留意
直就眼前所見而作議論不爲識者所哂希矣至蕨
驛投路右一店飯主人蓄孔雀鸚鵡諸珍禽百有欲
聞鸚鵡語而不鳴奘一敬各雇一馬過浦和驛至大
宮驛下馬而歩奘新宿人數名伴行羽倉公嘗治新
宿想往年新宿救東寺公事因問公何如曰近世循

莫若彼公者頃縣令奉新法聚斂苛酷大失民心矣途中三見縛囚蓋皆変徒新政嚴覈可想過加茂宮芳野傳芳新田諸村、黄昏至上尾驛初有一馬夫要龍太郎示所負行李馱諸馬背龍太郎追之先行謂既得逆旅而後我及焉猶蹊馬夫語未問逆旅時日既暮蒼黄擇好館毎家出數婦人要客袖殆爲是援陸繹接友先屋問足利路程於主人曰此至鴻巢三里鴻巢至足利八里　今朝快晴午後少陰復晴薄暮又陰鬱蒸尤比入逆旅大雨傾盆酉下牌晴見月

曉復大雨

十七日

寅下牌上途雨始止濃雲籠月曉色微茫新泥上鞋峭凉侵衣至桶川天明過上下加納二村諸村復見茶車載因卯下牌至鴻巢投路右館店問足利路荅曰足利距此十三里公等今夕宜宿館林館林距此八里矣問中途有飯店乎曰距此五里村名河又驛有人家其餘田舍無所休息出店一老父遮路曰客何之弘原曰之足利何不乘馬乎曰恐貸貴曰五百錢至河又余曰四百錢不復添一錢老父不顧去又有一少年言如初余荅亦如初少年去少焉復尾來曰前路太惡公何嗇百錢自苦爲弘原曰莫復言向老父許四百錢業我矣少年曰實然乎勃然走去弘原笑曰彼將聞至街口有岐處少年方與老夫相罵余謂弘原曰師何好事停杖聽之少年曰汝竊減賃奪我客何也（蓋馬夫有約不許私減賃）老父曰豈有此事少年曰和尚豈我欺罵蓋急忽見余輩休罵指向北之路曰客之足利宜取此也乃北折路陰且蕪自是鳥坐路（自城）

橋（丁酉所過）至鴻巢行數百步少年走來曰五里四百錢不亦廉乎某有親侶數不可獨往若雇二馬我徒余許之余雇一馬孫吉一敬庵一馬路屬田間泥深尺餘至安養寺村一渠南瀰浮萍平岸馬夫曰公之足利也而赴館林何余曰是迂路乎曰鴻巢至足利八里至館林七里而途左右分若經館林而赴足利十三里矣余曰昨夜逆旅主人曰足利距鴻巢八里今朝鴻巢人曰十三里心疑之今聽汝言渙然然則如何而可馬夫相目曰未至河又二里而右折赴足利地名

業田業田距此六里距足利二里而已余曰實然乎
我周不欲迂五里抑決赴業田貸猶仍舊乎曰何須
見問一里遠加百錢理爾余笑曰決言盲而貪我不
信顧龍太郎等在二丁外發揚笠大呼至余曰馬夫
言奘昨夜逆旅人等而彼二人相目發言似有奸計
吾子須就土人詳問龍太郎向路左一店余過屋業
野村至埼玉村下馬俟焉龍太郎及曰馬夫詐矣赴
足利者必過河又舘林是官道也又就一店問程曰
鴻巣至此二里此至河又二里十丁河又至舘林二

里半中間有利根川以川爲一里實一里半而已舘
林至足利二里半也弘原曰然則足利距此六里也
已日暮未午貪道先將龍太郎赴積田高屋（高屋者弘原所）
善将（全討焉）導酒場而俟先生宿舘林明日臨余回善又集
爲余話馬夫曰決向謂河又五里也今聞人言四里
而已馬夫笑曰公信彼言乎我不必辨公後必自知行
一丁路自村間右折取田中小逕自厥至此地極高
厚不見水田至是稍〻見黃雲又見田心有一團灌
木馬夫曰古墳也一水東流廣可三十間渡地橋左移

泥益深路益狹殆不可行有大池曰小張沼周回可
二里蓮葉田田水鳥浮沈路於池岸西見忍城東北
水田萬畝行四五丁池岸盡入小張村行數丁村名
須藤又有一水南流亦廣可三十間渡地橋右移路
於田間見里胥簪筆手籍而撿地馬夫謂余曰聞官
有加税議故撿地信乎余曰不知馬夫曰吾輩皆良
農也近務兩不得耕耘故儌爲馬夫矣武毛之地重
歛暴賦比他邦爲甚自今以往民有死而已不肯加
税一粒此議若行婦女老弱殆決死拒之民悉死雖

爲官輸税者閭閻老某公主事斂民早晩欲食其肉
余曰唯勿饒舌旅矣行十餘丁間土人河又幾十丁
曰一里馬夫曰公必謂既過二里也而猶一里村間
里程皆如是公向詰我何也過志御新田入志御驛
街路廣平而直如髮人家空疎行六七丁街盡少左
折而北行左有列松行五六丁入河又投飯店將出
店人教曰前路有川舟子厭勞不肯速發舟公等宜
疾言厲色臨之不然爲彼所侮至村端有長堤横東
西截此北行左有關忍侯置吏譏可張幕列槍外觀

頗嚴過關前行一丁許出水上即前日所遍行徒上流兩涯相距四百間許緑波盈〻不見沙洲蓋水多五倍旋川矣數舟倚岸二客方立舟中二舟子在側相讓不肯操棹余輩敢作傲態入舟曰遲者罪舟子唯〻即發至中流筑波山突然當東淺間赤城諸山連延當西北昨日至栗橋途中見富山之後天與地接渺無端倪四邊不復見山至是始覲遠青數點橋在二三十里外武総上下毛廣漠可知中流深數丈兩涯積戎余問二客此至行徳幾里曰陸行十七八里

水行三十四五里矣余以爲此川發源二毛信濃諸山下流達常陸銚子口下總印旛諸湖支流南走迴江戸亘六七十里世稱曰日本一坂東太郎宜矣哉夫二毛武總多野少山而此與戸田川一自南來一自北來劃斷曠野以會于江戸無此野不足以受此川無此川不足以雄江戸地之潤水之多而人之家三分爲都實世界中有數之地也人或謂都於江戸不若都於浪華余生西州嘗左祖其說今而知神祖唐識起遺千古矣登前岸截堤北下入村猶名河又

出村纔沙沒蹊蒿蒲夾路時見水田焉基巨川餘濕猶昨日遵沼也過大佐賈青柳諸村近館林左有列杉初入一市名田坊人家五六十入城下行二三丁見公館於右方街市寂寞不似城下但過數四不見好館終投逆旅釆屋時未牌也弘原龍太郎赴後田間逆旅主人城下戸數曰號千戸然近年衰敝不過七百戸　今日行程十里餘鴻巣至館林八里而近向直北路屬田隊村落悉藏樹間江戸至此十七八里土黒壤樹木太美田畝皆纂織不傍縁目所見

無有異景至利根川一變出鴻巣後八里不復見一石而深泥往〻沒脛

十八日

昧爽上途自逆旅門外西折行四丁街盡出關門官道如砥兩田錯蔬圃行七八丁入松林林盡村名高根見耕者皆擧右足踏耜背而送左足則耜盡長三尺悉沒又見堀牛蒡長四五尺地黒壤無石故也江戸西北至此稍見山從南望即日光尤高如不遜富山其左遠山疊起陸奥諸山也初館人曰前路二十餘

丁而有石像地藏脰太短呼曰無脰地藏有岐焉須東右者至是見地藏乃北行路稍隆蔚草布地行七八丁入村有長堤出館林後地高不見水田然畝間鑿泓太深土人曰此地常有水患故外築堤逌之内蹊泓導之越堤左折行一丁一水北流廣可七八丈深甚見連舟穫茶問何之曰入渡良瀬川朝利根川而達江戸也楞書自是東南館林領領即封也渡橋入路右店買菜問此地屬何侯封内主人曰某藩識里正也已嘗識見公姓名乎余謂一敬曰距江戸僅二十

里即有無懷民不亦奇乎出店北行松見水田入野田村人家百餘每家種菜毬大異常街路坦直每數十步有一公札村口掲官府下書封主名俗曰公札視其尾所書領主名輙變問其故土人曰此屬旗下士人釆邑有數十領主出村行三丁右有杉林有碣書藏王權現祠右折上堤縱見一水即渡良瀬也廣可二十丈深碧如油溶溶東流潮數世而行水北即下野也水涯徃徃掩竹葉蓋以誘鮭魚也行七八丁兩涯稍廣有渡南市曰梁田忽見一漁人又鮭獲之余自堤上呼曰直何

如曰二銖加四百錢下堤迂回至其所則市儈已集視鮭長三尺餘猶活潑儈謂余曰公欲沽之乎此直百疋加四百錢余笑曰數十歩間忽加二銖何乎儈不悦乎鮭定去漁人謝曰某不敢貪利故白實然迨客來至儈先集某乎生販魚於儈寧負客不敢負儈也下堤行七八丁村名小生川右折上堤又有渡渡此西行即獲田也候孫吉先訪萬屋而徃訟原龍太郎引見主人長吉右衛門及其子右馬太郎一敬孫吉先之足利來將辭右馬太郎請送出獲田西柳村

口有諸丹祠巨木數十圍者環匝遇雨右馬太郎走歸取傘余輩先行入前村地名岩井右馬太郎及焉又路於渡良瀬堤上行四五丁將入足利右馬太郎指水南一阜曰彼麓即新田義貞所起距此二里矣未入街口右折取田間小逕曲折入裏巷家家聞機聲上下毛多織工絹名海内是地所以少水田乎抑少水田故然乎土人有水患之語則高處亦可引水然種穀不如種桑麻之利故不爲乎將土宜異乎近來官禁綢布又賣穀而賤桑麻息男功而息女功一不問

土宜無乃偏乎弘原導入善德禪寺一嶽孫吉在焉少間弘原右馬太郎龍太郎先之學校龍太郎迎近余出寺西行過街一丁右折入學校門天保二年學校燬中庭生草入寺謁太嶽和尚太嶽向任學校主本年老而撫嶽嗣太嶽出遊近日歸校撫嶽未知其歸也曰江戶要留守茲本善次者善待余太嶽年六十餘巧言如流弘原欲留余於太嶽許太嶽以厨無人辭之余歸諸校逆旅使孫吉一敬先去山井璞助者見璞助憮堂門人也余曾識之乃就其居在樺上邑

璞助曰某江戶產也數年前有故爲西條掌書記山井興義子余驚曰自山井先生卽世殆百年而君爲其裔子何也璞助曰善六門通稱沒無嗣近西條侯夢一人著禮服來謁侯問卿何人答曰山井善六也覺問有山井善六者乎皆曰群臣中無此姓名徧搜舊臣籍得其姓名則絕後殆百年矣侯語諸教師憮堂憮堂曰善六考七經孟子古文名播異域其功偉矣宜速立後侯求宜後者憮堂薦某侯從之某於是赴南紀展先塋善六葬南紀新服斬衰而冒姓山井以嗣既而憮堂勸某遊此校考正古書以繼先志矣出憮堂送詩示余吉愛山君子校經昔日萬吹噓有道日刊布下蘇天和者殊寡々百年奎旗廬喰外得和已鑒臺院氏元祖述畫全經々術定紛紜今彼聖賢國依君葉紹熟五世尋始新君功百世新如何不血食蹇修孫孝視立後公有令司晨求其人之子出吾門讀書揉經摩立後以存道道存後亦存爾紀三尺墓拜香手自焚經正庶民學君書有工公院又得二三備餘頹翻疲如能繼先緒豐暎視九原余問學校由來璞助曰傳野相公所創文安中上杉安房守憲實繼絕興廢而遷移至今足利時稍恢元爲學校主焉後以僧住焉實寺也校主三要知退於神祖賜百石地此其略也先生明日搜住持請觀書其

詳可得也璞助執案上左傳正義觀之卽憲實所上獻於聖廟故曰上宋板也每卷首橫書此書不許出學校閫外憲實花押卷中本文上橫書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俗謂納物神曰寄進也卷首書足利學校公用毎表紙有松竹清風印璞助曰是憲實藏書印也又觀宋板周禮其形竪短橫長如世俗所用簿帖每卷首書蒿秀山正宗寺公用亦本文上橫書下野州足利莊學校之常住文安六年己巳六月晦洛陽僧玖昆置之卷尾書正宗寺書院余按文安六年距今茲天保癸卯

三百九十五年矣又觀山井鼎所校尚書原本寫体
也虞書作逖昏昔作㫺誓作乱上下作丄丅德作悳
以作㠯族作矣之類世所既知故不具記每紙上有
三要說細字如手毛是等古本西土既泯而存于我
邦豈非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
靈避元清腥膻而東移之徵乎然兵燹之間徵上於
武雖能任之今右文之化十倍足利而肉食者之意
實其人亦已矣哉申下聘歸善德寺弘原曰此寺老和
尚欲留先生使貧道致意乃與龍太郎宿焉和尚見

年可七十左右懃悃異常一見知其爲有道者既寢夜
雨蕭〻秋蟲唧〻佛殿深沈殘燈一穗久憤都會喧
聒始覺身在天涯　館林至穫田二里半穫田至足
利三十丁皆向西北

十九日

早起携龍太郎西南行至待詔肆歸街中人家千餘
戶田長州采地繁華勝館林　孫吉一敬來　辰牌
與諸子至學校見山井璞助及學校層吏茂木善次
二子導謁聖廟扁在校西北百四五十步外廻以高墻

其外西南倚竹森立東方蓄材藏陰正南有二門一
門則層於墻扁杏壇二字紀老公所書墻東南隅有
小門自此入焉墻內石路兩行長可大間以磚作緣
圍石墳其內珍卉數種在其外廟西南廣六間深四
間而高可四間以瓦葺屋有葵章署次曰寬文七年
嚴有大君命建此廟倣明代製天保二年之災唯此
獨免扁大成殿三字知恩院法親王書也有兩階自
作階登聖像在中央像前有簾帷捲其下高几陳靈
盝及豆簋皆本器也其次曰昔時有籩以其竹器故

見焉木製也高可二尺五寸而趺坐左手拳拳似有
益早殿幕內有葵章幕幕內有廚子欑之未開閟之聖像
所握善次曰往時握羽扇近以其俗去之右手開掌
似有所擎而眼嵌玉寶千年外帶古色蒼然樸樸往
往見殘金余竊謂璞助曰聖像趺坐而手一開一閉
而有金色顏似佛何如璞助曰其亦怪之簾前有神
牌四高皆可二尺漆塗之墨書復聖顏子神位宗聖
曾子神位述聖子思神位亞聖孟子神位簾前右掛
顏子畫像左則閔子四壁掛七十二子真凡十二幅

東廟有小野篁像木製大於聖像西廟舊有善室置（掌）
處今置東照神祖神位（神祖廟瞿哭故）扁入德二字焉紀今
公所書出廟入書庫庫在廟東南三十步外中央有
一櫃書御上覽三字櫃中書皆大君踐祚供覽云璞
助閱櫃觀書凡數十百種不遑悉記且揭其要於左
周易注疏十三本每卷首書上杉右京亮藤原憲忠
寄進（以上十一字）有花押即宋板每卷有陸務觀筆六子
子通手書跋曰端平二年正月十日鏡陽關隱陸子
通遵先君手標以朱點傳之時大雪始晴謹記（以上三十

一字）或書端平改元冬十二月廿三日陸子通三山寫
易東牕標閱（以上廿二字）書體雜楷行遒縈不凡句讀毀
落批點用朱塗抹用雌黃用意甚密五臣註文選二
十一本每卷首有金澤文庫墨印（按本朝編年小史北條義時子曰實泰居金澤號稱名寺建文庫于寺內納和漢群書又佛經實子曰顯時孫曰貞顯貞顯相高時）宋眞
宗時彫工施章所刻而南宋補刻者卷尾書學庠寄
進永錄第三龍集庚申六月七日平氏政朝臣（以上二十
一字）又書司業大隅產九華叟（以上八字）卷五十又有九華
跋曰隅州之產九華行年六十一之時從赴于鄉里

過相州大守氏康氏政父子聽三略講後話柄之次
賜之（以上四十字）三十九卷又書曰大隅產九華六十一
歲周易講一百日十有六度傳授之徒以上百人也
欲赴鄉梓之時抑留次有寄進也又請再住于講堂
矣（以上四十九字）又有九華請去學校時北條氏臣宗甫（矣貫）
批者以君命留之俗牘略曰學校主果得替人寡君
深憂之頗留（令譯其意）近時近藤重藏者考曰按小田原
所領役帳（若臣家已籍）曰二十四貫五百文宗甫蓋其人
也（以上二十二字重載文）今按永錄五年上杉輝虎奉上杉憲

政攻小田原是年氏康氏政亦攻岩槻太田三樂夫
氏政七國主也雖知其有當千之僅佗能親聽三略
講又憂學校無教授人苦留九華之美乎故錄亦以
歎方今明署林主而無能用心焉者（蓋當時氏康猶在在故氏政好）
學（及氏康役既學既氏政所進政偽學氏政）也文選即孝經大全十本明
仁和江元祚輯錢塘聞啓祥訂和刻也蓋板罹災故
世人不多見元板十八史略一本字細如亂其文大
異坊間所行本書元曰大朝（頭擡）記宋末元初事頗
詳載文文山就死條卷首書八州副元帥藤原憲房

寄進一字（以上十一字）卷尾書大永丙戌小春日藤原憲房寄附藤公前年乙酉三月薨逝遺令今歲秋寄置（和言寄進）寄所寄置宮同東井誌（以上三十四字并詳後住持講）東貞觀政要和板八本神祖所賜三要也有僧承兌跋曰唐太宗文皇帝著創業守成一代英武之賢君也千載之下仰其德慕其風者今之內大臣家康公（無字）閒是也政令前學校三要先梓校訂貞觀政要去歲閒家語於板今歲刻政要於梓遵聖賢前軌而作國家治要宜也豐國大明神（擡頭）隙駒下土之日受令嗣秀賴幼君（亦擡頭下豐國）

一字　賢佐遺命爾來寬厚而愛人聽命而治家不異開勅雷光安劉氏輔胎帝也則又海內弘此書而協和士民之心則為明神（擡頭）不忘舊盟為幼君（下同一字神）盡至忠者其用大矣哉慶長五年聖難庚子花朝前龍山兒度苑承兌叟謹誌承兌文無足論余獨嘉其向不受行長三成之嚼而讀明封豐公冊文無少隱諱（而）今立言如是得體也又有標題句解孔子家語四本六韜三略亦神祖賜活字板於三要而作也三要跋曰造活字數十萬賜予初開板家語（以上十三字）明板

唐詩正聲四本弘治板續綱目十三本朝鮮板韓文正宗二本成化板柳文五本以上四部亦神祖所賜也寫本孝經古文即太宰春臺所校原本也字形極燕雜然古甚論語義疏古寫本數冊卷首有壽文庫墨印又有睦子印（睦子詳後住持講）壽文庫不知其在何地蓋三四百年外物近時知不足齋叢書所輯原本也毛詩注疏三十本有劉叔剛父鋟梓印則南宋板也亦憲實寄進每卷題字與昨日所見左傳正義同詩譜序末書大荒落歲晚夏小盡日燈下一看絕句記

藤昌（以上十八字）藤昌不知何者蓋憲政前後人也泰新周易傳寫本三冊清源李中正伯誦所校卷末書應安五年極月八日寅時書寫了（以上十三字）告文明九丁酉仲春日紫陽大寄置之（以上十五字）璞助曰李伯誦姓名不見四庫全書經義考諸書此書蓋西土所亡歟師慎堂曰伯誦說極好未有嘉定上章執徐十一月重光大淵獻廣川董洪跋則伯誦蓋宋人也歸藏於寫本六冊以國字譯王註之意未書文明丁酉十月二十一日始之十一月二十七日終之濟犖亭子（以上

二十五字下有萘万二字篆印講義中國舉時事及鎌倉持氏亂事丁酉即九年距今三百六十六年矣又周易古寫本五冊末書易學之徒置之（以上六字）不記年月其表紙糊埃視之以永享九年丁巳曆作之距今四百七年矣又周易寫本三冊其古相若而無題字又王弼註寫本末書慶長壬子睡子更在庠之日書論語何晏集解二冊古文尚書孔傳全部（忘其卷數）古文尚書白文二冊又一本一冊以上四部皆足利時寫本也書經蔡傳寫本六冊末書近江宗理置之肥後之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八　二一

天文（以上十一字天文詳後住持諱）孔子家語寫本二冊末書永正乙丑支仲春日寄進藤原憲房（以上十三字）有花押毛詩重義寫本（忘其卷數）末書以日東學校正義難令寫筆者依所見之手跡被疑矣如此亦可布乎（以上二十七字）不知何人所記又論語集解寫本五冊表紙題曰圍珠經又曰韞櫝又曰尺度權衡叅皆僧徒呼論語云爾又論語白文寫本一冊以上三部皆古甚疑四五百年外物趙註孟子寫本七冊末書長享二年臘月日書之奧州天輔置焉（以上十五字長享二年距今三百五十六年矣）有野相真蹟

經文横卷筆力優柔似逼空海右自周易註疏以下至野相真蹟皆御覽也櫃中猶有書籍數十種横卷書畫系譜數種不遑悉披也乃搜架上書朝鮮活字板十八史略十本竪可一尺六七寸字大寸餘紙厚字鮮生秀來見之善本卷首有宣賜之記四字朱印觀其臣跋知永樂甲子朝鮮王作銅板活字而印之本文同向所見元板差撲此本刊行勝服南郭所刊數等矣朝鮮板十九史略八本朝鮮板帝鑑圖說六本皆善本闔說來書甲州產田邊彥右衛門光與寄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八　二二

進慶長十八年癸丑六月三日庠生寒松老人誌（三十二字寒松後住持號）許朝鮮板少微通鑑十六本藤原憲房寄進東井跋之與元板十八史略跋同文明板漢書四十八本後漢書二十本皆卷首書上杉五郎憲房寄進有花押每頁板心題正統十年劉膺寫史記寫本十大冊末書文明丁酉夏五月是赤村僧書舉微深處之郎（以上十八字）續本朝通鑑草本横卷數十幅字大七八分林春齋門人人見友元手書一百十卷末有春齋跋曰右自保元元年至弘治十年總五十五卷

令野友元草之而後逐周覽或以改正之或以加補之漸得成編然猶不免闕疑焉寬文戊申之夏弘文院學士林恕（以上六十一字）春齋加刪多於原文比世上所行本頗詳備余先是閲此書二部疑其過冗且有大紕漏然二部如一以爲春齋先生才識所至止此及視是本始知過冗紕漏即友元原稿而春齋既悉照覽之而世猶仍舊也樻卷不便閲閲故久無披者蠹嚢堆粘其所糊合糊氣既盡片〻斷寄隨披隨散余披之璞助龍太郎一敬弘原卷之然前後易淆殆不能給披至二十四五幅四子力竭稍怠言乃止中村蘭林所寄附東國史略史略論抄等三十二種（事載先哲叢談世人所知故略）又人見氏所寄附君臣言行録卷懷隨筆等十二種猶在焉其他慶長元和以後諸侯及諸儒所寄附數十百種庫中所藏凡數千卷其可尤珍者三百年前古寫本也憾不能數日淹留涉獵之復與璞助論此校衆由璞助永徽書有新樂定者記（寛政中寫序校者）曰淳和帝九年壬子八月五日大内記參議小野篁奉敕建焉中古荒廢僧快元再興之舊在國府

野後移於今地又有井某記曰承和六年野州大守小野篁行部至足利以地似西土曲阜営廟置夫子像欲建學校未成秩滿去屬代者建之在今校東南四百步外磐井村（或曰篁建校小野氏裔世住焉）後五百年僧理真者頗精外典源義氏欲修學校時士大夫無讀書者乃使理真爲都講後百餘年管領上杉憲實試其君持氏恐國人不服勤勉庶政重修學校擇僧居焉（永享中事）又購宋板五經正義皇侃論語義疏文選等書藏焉後三十年應仁元年上杉氏臣長尾景人移諸今地以通其居自野相後三廢三興自都講快元者出後（快元蓋寓寶林）建校政始備後百五六十年有僧宗銀其弟子曰三要代師爲校主（蓋天正文録間）閲白秀次令三要移學校書籍於京師相國寺內圓光寺時神祖牧八州聞之不懌而不能還閲原從前後命三要勤校中現存書籍（蓋秀次孝之餘）横僅二百五十餘種矣於是賜活字板數十萬補〻刊孔子家語貞觀政要武經七書五臣註文選數書未幾三要卒（慶長十七年事）官遷南禪寺僧一人（蓋如）寒代之爲校主又賜采地百石奉先師祀

有德公承統尤崇儒術命西條掌書記山井昆就校考古書元明以來稱爲殘缺不可讀者始完及考七經孟子古文而成（據此記則山井昆所考不獨七經孟子也）再賜百金修葺聖廟都講入見賜御衣寵待隆渥云（據此記則賜御衣始于有德公而賜金修廟者不獨桂昌大夫人也而住持譜不載）井某記文理錯亂殆不可讀余摘其意譯之如右又按庠中所藏小野氏系曰篁晚主家塾下毛野云以上三說不同然始於野相再興於憲實而快元三要有大功勞焉明矣又閱住持譜譜亦不成文理余略譯其意曰中興祖快元

和尚不知何地產材幹絶人興久癈之校多積典籍以教生徒一如儒生文明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卒（距今三百七十五年）二世天矣肥後人延德中（失其年）二月十六日卒三世南斗四世九天皆不詳姓氏九天永正中六月二日卒五世東井名之好俗姓吉川大永中三月五日卒六世文伯不詳姓氏及卒年唯記七月十六日卒七世九華名瑞璵號玉崗大隅伊集院氏族在庠三十年業尤盛天正六年戊寅八月十日卒（距今二百六十六年）年七十九八世宗銀日向人在庠九年十月二十日卒（失其卒年）九世閻室名元佶一名三要肥前小城人受戒於相國寺長受外典於宗銀有曠世之度事神祖與南光坊本光國師（所謂金地院）齊名關原役執蓍筮從軍役後賜書二百餘種及活字板在庠十六年慶長十七年壬子五月二十日卒於駿府年六十五十世龍派名禪珠武藏人號寒松一號鐵子善屬文寬永十三年丙子四月二十日卒年九十七（失在庠年）十一世明徹名祖德甲斐人號睡子在庠七年寬文十二年壬寅二月十七日卒十二世渾雲名祖兌在庠

四年元錄三年甲午十月八日卒十三世傳英名元教號外子寬文七年丁未請官重修聖廟官供其費而復三要之舊當時諸侯多獻祭器及書籍在庠十一年貞享四年丁卯三月二日卒十四世久室名元要號琢子元祿中桂昌大夫人甚崇儒術賜金以修聖廟在庠三十六年正德三年癸巳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十六世月江名元澄武藏人號淳子（原文號在闕名下故從之上同）初快元以來庠志譜牒散墜無紀至月江始搜索考定而後庠校故事可得而觀云寶曆五年乙亥

卒（失貝目日）十七世千淺十八世青軒以下碌〻不足記
余按庫中藏書其皆逍前後不同文明為最舊其句
讀批點及題跋出於天矣東升者僅〻出於九華宗
銀三要塞松睦子者不可勝計睦子最新而其卒距
今百七十二年矣午時追善德寺午後復往余被目
視侍龍太郎等四人圍我口占文辭每人執筆録之
四面並起忙甚未下牌訖入璞助室作書教紙既而
與孫吉步街中西行三丁許至其所寓角屋食香魚
長不滿四寸而卵盈腹腸中有沙嚨之戚聲夜歸善
德寺一敬孫吉送至　璞助來館　弘原曰貧道有
故留此地數日而歸江戸先生去留唯意

二十日

卯上牌天陰地大震　璞助來　孫吉一敬來促上
途弘原欲留余話至午後二子曰今日晴雨未可知
此行無雨具若遇雨不得不留且追未雨進矣乃告
別老和尚曰恐雨何速發焉余曰深荷高誼然出江
戸與人朝會于日光不得緩滯也寺有三客僧曰祖
州曰祖俊曰宜趣皆與人極懇慇一僧別門二僧請

送余欲與璞助語學校故而難人聞之謂弘原曰師
欲送我宜與諸子販街外小逕吾路於市上會街口
乃携璞助出謂之曰此地學校名天下不圖頹癈至
如是也墓觀今時僧唯好貨殖毫無興學之念今文
運大開非復慶元之比猶使俗吏司學校無一青衿
焉我道之恥也今新政革弊尊師慊堂先生何不建
議請官設一儒員掌此校政乎璞助曰敝師意亦然
某更以先生意慫慂之至街口二僧別去昨日
所來川上路當北折餘直東行八九丁路狹草合進
見龍太郎等在前路顧呼曰公失路須速下堤乃欲
下荊棘碍足不得寸進更東行覓依稀有人跡處下
數百步出於官道至岩井有岐右者即通猿田將取
左者行弘原璞助別去行三四丁左有叢山相距三
四丁亂松萬株濃翠如潑瀍小渠入村地名山河人
家三四十皆聞機聲屋宅華麗如無一貧戸過船木
八捫二村地勢微高名茂木坂越坂村名大窪左方
叢山近逼諸山悉松頹幹蒼葉亭〻競秀停杖呼妙
行五六丁右方亦有山村名閒埜謂兩山間也左山

翠微有危巖斗立數十丈中央彫大字塗以胡粉相
距可二十四五丁而太分明其大蓋不下七八丈路
迴右山麓南折遠望則路勢屈曲遶屬前岡其左田
間小逕直如髪疑連岡脚乃議取逕而行果捷路也
至寺岡村有一官道自南來合於是道廣而淨坦平如
砥原田萬頃遶山環匝其外頗似我日田地形唯南
方平原際天不見山此異也渡石橋水徙而深綠波
平岸行七八丁又渡板橋有驛名佐野見利至是三
里矣大木蔽立驛口有大園城下風致入關門街路

太廣而直問土人誰封予答曰井伊掃部頭秣馬塲
也每家織相綿問直太廉然稱在機中無筆功者就
店買食於食鮮鮭太美行七八丁街北折行十丁許
又東折人家頗華過半娼舍行十丁許地勢忽下丈
餘街未終更東行十丁許有一山當前山下有祠街
至祠前北折即人家盡街唯一行長四十餘丁去出
街左右皆山左方多松望纔行七八丁地名闐川過
津原疊岡二村至駒塲村立榜書旌是東古河領左方
一山戴石松點石間如西人畫法入茂呂驛人家六

七丁路自街中忽直北折街盡路於田間行二十五
丁薄暮傳冨田驛人家三四百亦多娼家投逆旅某
屋　今日行程七里足利至茂呂向東茂呂至冨田
向北日光元在足利北然連山如屏路避山而向東
北至茂呂山盡即北折

二十一日

平明上途自出江戸每日陰曇今且始晴新寒侵肌余
肥多汗至是得意出驛左方山遶右則原田數十里
渺無端倪往々見藍花如簇行七里一水東流名二

本杉川渡橋行數丁左右有小祠灌木蔽官道村名
川連路於田間東行北折又西折屈曲百轉避左方
山故爾入沼和田村路自街中西折行二丁渡小橋
行數歩又有一水深而駛見運祖舟渡橋即櫪木驛
也街心有小渠左右路廣路心又設砌作緣以爲官
道人家華麗每戸賣木綿絲布繁喧勝佐野行八九
丁出闐渡橋水勢壯甚丈有街名嘉右衛門新田街
勢屈曲行十餘丁街盡自沼和田至此中間雖有閭
門及橋人家相接四十四五丁矣皆諸侯旗下士人

釆邑御関立木書某領諸侯封某知行所旗下采邑某支配所縣令所統者不知其數甚至四五步間立七八本出驛正東見筑波山相距十七八里彩翠如可攬行八丁入合戰場驛人家不滿百大半娼家問土人何戰場乎無能荅者出驛左右多林薄村名家中行一里經金井和久井二村至金崎驛人家二百許投驛口一店午食昨日璞助曰前路有鹿沼驛某善其地神官柿沼兵部欲東薦先生何如余曰固所願璞助栽東附余至是距鹿沼二里使龍太郎先行見兵部定舘

出店遺眼鏡使孫吉返取之行數百步有一水淺而清纔和不流蘋藻夾涯窈窕入遠林行一丁又有一水曰思川澂澈南流清甚衆舟而渡下流見運祖舟舟子曰從舟將入利根川而達江戸既渡左折入林中過龜和磯二村路右當松秀峙翠色可掬孫吉一敬戯相搏一敬大怒孫吉追余踞店頭使一敬却步迎孫吉怖不至良久至行數丁路右見列杉一道如夢直達前驛入驛而覘杉下亦有宮道土人曰此赴壬生路壬生距此三里去驛名檜木人家數百出驛

左右有列杉行八丁驛名佐原投路右店命炙鰻鰻出驛又有列杉杉盡松代焉過塩山樣山諸村薄暮將入鹿沼有岐路中央立大石刷男體山三字俗謂南臺男體日取左路入驛龍太郎在迎旅水沼氏有怨色曰何遲遲兵部不在其不得已自求逆旅逆旅忌單身客不肯留某答以同行四人而不信無所托身暫休而已水沼氏見余輩欲留之而其屋新葺猶無壁障乃議移於別屋　今日行程七里路向北而或東或西　終日見南臺山四山巻晴而輕雲一片横其

翠微秋翠鮮明使人目醒

二十二日

昧爽出鹿沼南望紅霞燒空其外有數點如峯者公明耆然四人論之或曰山也或曰雲也行數百步回顧既失武總二毛東南地濶如海故雲狀異常也左折村名御成橋一溪東流廣可二十丈有大小二圯橋相距僅數十步蓋舊有小橋近因大君過造大橋御成謂大君過也取大橋行四五丁地勢稍高左右列松道太直蓋造時用準繩矣左右松外又有小運

各一條行十餘丁左方一松其根左右分中央有一短根宛然陽物前陳木製陽物數十行二十丁許有祇店間地名曰八幡田行十七八丁松盡杉代焉左右各一店左店側有碑曰下野國都賀郡小倉村同國河内郡大澤村同國同郡大桑村自此三所至日光二十餘年之間植杉於路傍左右并山中十餘里以奉寄進東照宮慶安元年戊子四月十七日從五位下松平右衛門大夫源正綱（以上八十二字）店皆以麻蓋葺屋自富田以北每田種麻每家主麻董於戸外而始

見葺屋焉一爐當店賣東呼曰新寒可最栽有地爐何不入而煖手乃踞牀古鐺在爐上命譽其古爐曰吾親百八歲時所請栽又觀木皮有絮如雪者曰此絮名仔每多能除鐵澀以拭針也行一里杉斷有村曰夫挾出村列杉如舊地稍稍上昨日來所見遠山岩嵜者至是既在七八丁外奇巖丰立或如延指或兩峰忽分如蟹開螯行一里杉益合幽邃似深山左右一二丁外往往見奇峯拔地起有驛曰板橋人家七八十投一店買飩兒在竃主人曰只今兒至街某

稷之出驛杉陰益邃行二里地微下淺流淙淙見水田數十頃村名室瀨杉鋪見右方亦有一帶列杉稍稍相近則杉間亦有一官道遂合焉一我所過來名例幣使道即主人自山中道赴日光路也右方名御成道即大君赴日光路也右路修潔且廣兩路相合處有驛曰今市人家數百出驛又入杉中見店人縄貫小鰌數十賣之行一里半村名七里路左有巨巖飛泉落其前而遠巖腳成池行五六丁杉斷人家左右陳列村名構宿往往見人家軒外掛狼狸鹿豁之

皮家斷又有杉行二丁入閭即日光街也街路指上迴顧遠山低入腳下捷鉢石街逆旅和泉屋　今日行程七里初出鹿沼過田間半里入松間而一里入杉間而四里半陰驛之外十丁十五丁僅見二三店官道左右必有小逕逕外荒叢蕪原杳無人跡時見峰巒突起更他無所見長路漫漫頗生倦心六里間一步高一步至日光則在他山羣微寒如仲冬　初與兒約會於此地花藏院使龍太郎問之曰未至

二十三日

大雨終日滂沱不得出閣甚　日暮雨止見連峯之巔於雲背淨緑如拭而雲皓於雪猶往年那智山中所見蓋山高樹多者然

二十四日

朝来快晴心切探勝促館人具食而館人先食隣室客又促之答曰然祖祠門非辰牌不開早行何益一教等皆怨曰每日卯下牌進飯今日何故遅也館人曰諾猶不侠寤闔其厨乞膳具将待隣室飯畢洗而出之皆笑曰事如是遅亦宜矣既食将出館人曰導者未来何其急皆厲聲曰辰既下牌今日将遍探諸勝何得遅緩且至街口俟汝速促導者追我答曰諾乃出街中南顧大昨日所過宿雲嶺地皚如積雪不見村落唯見杉杉往往露寸碧耳北望一峯當街巋屹嵩聳即赤那岐山也北行三四丁街盡四邊山逼一淺水流名大谷川白浪迸折壯甚有板橋橋北飛流如練直下入淺飛流側別有渠水寛一道横截飛流而引渠直属橋勝以達南岸而入街中故日光街心有一條寛水猶江戸水道也板橋上流相距十四

五歩有御成橋即大君所過不許人濃塗柀以朱包欄以金其下寮巨巖挿石柱高紅影落緑波清甚其前有遥所近橋梘之官吏自遥所叱曰去去尋者来至寮祠帰者絡繹始怡爲館人所欺一教忿曰且従他人行何須導者余曰此地人常假王威悩利（地居来啟）王聞有閑呵人告髮始至若無導者或誤事詰汝等者至一教叱曰汝輩愚弄人亦甚矣導者烏不聞曰客何国人乎六教因汝不識我薩然也乎薩人猶稗故假嚇之導者曰唯橋前小祠扁曰深砂大王俗稱神護景雲元年僧勝道将開此山至此不得渡深砂大王放青蛇赤蛇各一頭勝道截官蔽蛇作橋以渡故曰菅橋又曰蛇橋祠銅瓦全葺美麗異常皆曰心祠如是神廟可想也叢杉夾路路竣成坂杉蹊見淺南諸峯突兀露青行一丁半許地平僧房比列西折行二丁許右有日光奉行館導者引入路左一寺曰寮神者忌織此寺出浄織著須受之每人納十二銭而取著新行二丁許北折入杉間地勢微上行二丁許左有常行堂方十七間前有一紅樹頁衢右有法

華堂左有慈眼堂三堂皆華麗弘侈其西中庭布小
石無點塵有遥所不許人過遠見樓門金碧晃曜尊
者曰彼即大猷大君廟也然嚴禁遊人北行數百步
有新宮權現祠及拜殿輪奐曜目土人立蹬盤側曰
此地遠水客須納水錢每人十二文余問曰此地隨
處水湧而穪遠水不亦閙乎祠側有古楨一株石垣
西為其西多小祠皆修整祠東有三佛堂晴陽炎尾
蒼滴如雨蓋嵐氣也東行有銅華表扁曰正一位勲
一等日光大權現即新宮蓋參大巳貴尊也更東行

數十步左有相輪塔（漢名末聞）高數丈全形以銅鑄成而
雜以金其狀如桂侍僧天海藏萬部經焉塔前有二
燈籠其上有金製如笠如五重每重四隅懸金風鈴
其貴不貲余嘗有評人喜竭天下財殉佛之說不圖
其極至是也其東石垣綫繞上架木垣朱塗金飾尊
者曰此烈祖廟外垣也凡入廟門者禁携筆墨及襆
笠諸物又禁以手摩柱隨垣東行左折石道一帶右
有遥所尊者納符（符上有館人名）告曰薩摩客四人皆喏之
吏目尊者導者頷之既而曰脫鞋乃跣登磴有仁王

門左右仁王各長一丈二尺朱色鮮新平生慣見兩
剝蝕殘仁王始見如是端嚴門中間以板隔之而為
表裏其裏左右朱塗獅子華等仁王尊者曰此門例
納錢每人十二文從之即遥所吏來收書此所以相
目也門內多金石燈籠皆諸侯所獻右有神庫三左
神厩皆雕鏤狀左有遥所尊者曰前有陽明門其
內禁帶長刀須脫焉行數十步左有石盥盤佐賀侯
所獻縱九尺橫五尺銅瓦葺屋以石作柱過銅華表
左有藏經堂登磴石垣（亦曰瑞籬）張巨垣中一石刻獅子

勢如破垣飛入者左右各一俗曰飛入獅子垣內右
有鼓樓樓前右有朝鮮王獻鐘其序曰日光道場為
東照大權現設也大權現有無量功德合無量衆奉
結構之雄世未曾有能述之孝益彰先烈我王聞而
歡喜為鑄法鐘以補靈山三寶之供仍命臣植叙而
銘之銘曰不顯英烈肇闢靈真玄都式廓寶鐘斯陳
叅侍勝緣資產冥福鯨音獅吼昏覺魔伏非器之宣
唯孝之則龍只是護鴻祚偕極崇禎壬午十月日朝
鮮國禮曹參判李植撰行司直吳竣書又有琉球王

獻銅製三十六釭燈籠銘曰靈神盛德永固洪基寶
鉼資福銘刻愧錚花飾瓔珞葉深瑠璃諸天下降瞻
仰獻之中山王尚賢奉左有紅毛獻銅製燈籠頁釭
三十枝如蓮葉出水尊者曰燕火則釭自旋轉銘曰
阿蘭陀國追薦日光山東照大權現大社御造營貢
使爲獻三十枝釭之燈臺壹囲置日光山之寶庫者
也寛永十三三月十七日又有朝鮮獻銅製廻燈籠
日光諸物唯此燈籠許以手運之歷燈右有神樂殿
每日女巫八人奏樂又有護摩堂左有神輿倉中央

即陽明門標禁裏陽明門故云亦有表裏表左右列
隨身神裏左列雷神右列風神凡四光諸祠皆善美
盡畫而此爲最麗柱角標頭彫鏤精微物有四靈孔
雀獅子虎豹猿人有周公孔子琴高子獻族事有琴
棋書畫等萬象千態神工鬼匠非筆所能述也天井
滿之未知有標出畫龍登燈有一門曰唐門悉用異域材
不用朱丹而自成彩色柱刻陽降龍梅竹及人物屋
皆以銅造甚嚴門左右有木瑞籬刻花草鳥獸彩飾
絶美拜殿則朱色金光目眩心惑至金包塔无可論

榱桷也世人曰不見日光者未知天下有真美麗信
也祠官三人皆着青衣坐殿前導者曰殿不許上須
就塔下拜拜訖左廻觀瑞籬彫刻精巧難狀導者曰
殿後即神廟有大石大君坐焉以拜神也呼曰石間
間即室也先是諸祠僧則得入焉客年官下令禁之近故
路至初脱鞋處路右向背取異即向之左也有五重塔酒井若
州所獻比諸浪華天王寺等塔麗甚焉既觀神廟覺
其懸然無彩至是導者去館人則便一導者來代路
左有假殿修廟時遷神主焉云路中央有石華表黑

田長政所獻銘曰奉寄進日光山東照大權現御寶
前石鳥居者於筑前國削鉅石造大柱而運之南海
以達下當山者也元和四年戊午四月十七日黑田
筑前守藤原長政華表扁額東照大權現五字後水
尾天皇御筆也嗚呼清北條以來數百年缺失氣上奉
一人下撫萬姓四夷率服以貢方物神祖之德其至
矣乎謂廟者蓋以此華表爲正路余輩初自側路往
也凡廟左右前後茂杉簇立然樹光赫奕不見陰寒
之氣南行過王宮前後右折取故路經向曼神寄處

行十丁許街名蓮華石左有巨石然不覺其似蓮華左方隔溪有奇峯數四皆尖似筍行二丁許左折入杉間有大日堂庭有三池水清而淺樹蹤甚深前有一條溪流隔溪諸山聳而峭導者曰是土人銷憂境也右折出於大路越一坂右有權現祠祠葛本參天見一綫瀑布於樹罅名清瀧（俗言謂瀑布曰瀧）行四五丁右有佛祠導者呼曰是孔所（俗稱拜佛刹曰孔所）故須拜皆曰吾徒好山水而不好佛也不入門直取祠左小逕右佛敎十列墻根龍本郎以莽藪之而仆復出於大路地

勢少聞村名水澤流泉一脈截村南注溪甚有坂頭急陟八九丁至頂距廢店僻茀拭汗行十丁許左右山邊奇峯羅立地勢既高下瞰則溪流在數百步外石角抱溪奔駛似電雪浪一帶界破碧巖之間長十餘丁仰望則紅樹簇於翠壁有村曰馬婦人家十七八導者曰日光至是二里自是以北路峻不通馬故名一店頭溪聞日光王所休乃稅焉命食粗甚殆不下咽買鞋小不滿半趾價二十四錢日光物價貴焉海內等一鞋直二十四錢行數百步輙破余生平一

日一鞋能行八九里至是半日換五六鞋鞋費多於糧甚矣奸民挾王威罔人也出店有石華表灌木夾路行二丁本畫路出於溪側右顧斷巖千尋如障屏風中間有洞々導者曰風穴也其側奇巖矗立如將墜者四五頂皆戴樹余謂諸子曰除南紀九里溪外我未見如是奇也渡橋三溪淺而駛色如藍俯視白波亦帶綠色流沫粘橋者亦有淡青色碁礁氣同三嶋水也路多大石而無定幅踰沙而行地名寒河原見積小石作佛像或塔數十百千導者曉々有所說

一教等悉以杖打壞之路左有一廢店店前流泉盈水筧導者曰是日本一冷水也掬之冷徹生痛不能嚥路自店側忽上陟磴數十級有女人堂當道自是以上禁婦人路益急以木作磴數十步輙旋轉凡數十盤至微平處四山少斷而高西有童山下峭上坦道左右地陷路自成橋形立其上四望衆有阿含瀑長三四十丈水勢頗壯巖勢下張水流其上如簾垂非水簾也其右法幢瀑水少而短行數百步路復峻西山半腹見如拖匹練物細而長名般若瀑坂益急

日光地寒秋候如冬此地高日光二里寒亦倍蓰然
以阪險故汗湧如流余七肥重多汗兩鬢及眉目之
間白氣上騰如煙衣裳雨濕諸子視之曰煙生人頭
怪怪余謂龍太郎曰子記昨夕言乎吾平生如是不
足深怪昨夜龍太郎曰某得坐覺先生上發之氣裊
中我類乃開掌當余頭相距尺餘曰猶覺暖氣激射
所謂炙手可熱也余曰吾子未見我上峻坂時也故
今日云復至微平處路左有空屋名中店籬遠四邊
中庭廣平有一巨石塔焉倚塔而息又涉路尖峻峭

陟十四五丁當途有不動祠穿祠中而行降百餘步
路坦如砥高木陰沈墜葉沒蹠樹皆老多寄生又巻
帶宮苔絲下垂三四尺忽見南臺山桐距數百步自樹
稍突起短草疎本叢茸至頂而有一道地皮剝落見
沙處狀如瀑布斗落萬丈仰視觸悸余於山見屢矣
然未見如是峻陂頽剝成者行三四丁見樹間湖光
激灩更行十丁許樹閒湖出即中禪寺也板屋三四
十面湖而列闌不見人其有人者僅二戸板屋皆名
行者堂每年行者四五千住焉自七月朔浴湖修法

至七日登南臺絶頂云湖長三里徑一里四邊翠峰
列環皆倒影水中儼似盃盎然此山畢地瀾明媚勝
焉出於湖瀬渓不溢尺處猶縁導者曰此湖不産片
鱗蓋硫氣甚故也余曰我郷温泉亦有患此不唯硫
氣而有毒矣向所見淺即此下流故水色濃緑也湖
崙有小堤紅樹三五立焉根繋數舟究然盡趣湖口
有銅華表過此登磴右有三重塔左有護魔堂又登
一磴左有觀音祠中央有拜殿右有男體權現之奉
表皆嚴正日光華表内有一門下鎖即登南臺路非

七月七日不得開也度沿至日光七里稍稍指上日
光高平地數十丁日光至此三里峻甚此地既在他
高山絶頂閣南臺距此猶三里其峻倍向之所經其
高可知華表前立巨木數十會年勤行者姓名本年
三千八百八十五人客年四千五百人追就板屋有
人處買飯坐次寒氣徹骨如懐氷雪取來路帰六七
丁有岐書曰右者赴華嚴瀑取此行數十歩右有石
等者世傳是女巫所化然石小不覺似人至是湖口
歛成淺沿溪而行多珍草異花行七八丁溪稍離不

見昨夜館人曰本年久旱湖口水涸華嚴瀑崩古來無此奇矣余怪其言既至觀瀑所前有横巖矗立數十丈與我正相當中間地隔不見其根巖頂戴樹樹根見一條瀑痕忽聞脚下隔處淙淙有飛流聲俯視之目眩胸悸而不見水導者曰前有小逕試下然何如余先行緣樹根降陡如立掌手捫足捜凡二百步許得巖角爲據而立前巖至是忽外張如架欄然熟視欄則是一巖前巖之脚末至欄上一二尺而絶絶處似有水漏出而不見欄上有碎圯石數數千枚重

疊如甃飛泉數派自石罅倒揚三四尺而聚於欄面窪處欄前缺爲口欄下巖勢内入則窪口之水始爲一條瀑布而落俯視之目力所及十丈許惴然足戰不能立返觀瀑所皆曰此瀑見水出處而不見水入處生來未見之奇然不解何以然也余曰前巖蓋表裏重複以溼氣鍾合者向所見之瀑乎日流自前巖頭落樹根瀑痕即是而久旱瀑涸纔處龜坼裏巖腕而落欄上碎石即是既而瀑流復舊自裏巖腕處落不能復達表巖遂爲表巖所蔽也表巖之脚末至欄上一二尺而絶則當見瀑落來焉而不見者何乎欄之有碎石不止於我所見表巖之外亦所不見表巖之内亦必有之而欄横截表巖而與裏巖相屬則瀑之入碎石(底)必在表巖内蓋欄面巖以内昇而巖以外低自昇及低其勢必缺且徒數十丈直下之餘力則其能自石罅倒揚不亦宜矣哉是所以見其出處而不見其入處也導者曰然某素知此地理前岩如裏其裏者脫也行四五丁出於故路初聞日光裏見霧雨二瀑最奇霧雨在則路裏見在中途來時欲探之

導者曰且俟歸路至是日晏皆恐不得觀乘下坂而走導者曰止今日既不及且卜明日皆怨曰蔵人豈得待明日乎今日也至水澤天晚導者指左方山曰彼裏見路也曰汝無獨公等僅能行乎乃止導者即館人僕也今朝館人故纔我行出東照廟日既午故疾行無憩遂不得探二瀑蓋欲數日留我故使不得悉探勝以作他日之地至是始悟其奸然無奈之何暗行下坂足疲路險皆罵館人而自遺至遠華石借紙燈街人戒上牌帰逆旅　今日往追大里疲如行

十里程

九月二十五日

丑牌起啓窓月色似霜寒如嚴冬肺爽上途地勢漸下移歩太遅至今市取所謂御成道杉列左右地形毫不異例幣使道行一里村名盛朝又行十餘丁村名無水出村左有数松松下有池青草叢滙間諸土人曰大君過時設假宮焉行十餘丁至大澤驛今市至此二里出百錢買馬出驛行十四五丁有碑源正綱所立碑如向所見至是杉盡松代焉行半里村名山道邊松本石灘二村松斷多稻田左見尖峰數四初喚馬夫約載我至德次郎驛德次郎距大澤二里矣入一村々端有巨樓大藏牛馬夫曰此德次郎也乃下馬出村左右見田行十丁許入一村問村名郎德次郎始知爲馬夫所賣矣又有列松而杉雜之過野澤奇內等村至宇都宮城下出野澤後東南原野廣濶但見天外數峯而已入宇都宮街行四五丁一街橫前有石碣左方書曰赴陸奧道右折行數丁又左折行十餘丁街衢殷莫寄閙此地仙臺以南一都會而加是怪之問諸路人曰城在此東地隔不見世呼穴城

公向所見碣以東猶有繁華街今所過郭外陋巷也已街盡列松如初時雜杉檜路坦且直遙見數十丁外行人過磯島大新田諸村見夫骨數人以竹竿臺縄度松長短大小而籍之一敵曰國貧將伐標道之樹不亦甚乎余曰否大君新逝恐藉其數上諸幕府將栽培以復慶安舊也松平正綱所植在慶安中故云初發日光議曰此至宇都宮九里宜宿焉而至宇都宮日猶高聞雀驛在前僅隔二里皆謂跛蹣跚行猶能追未暮傳焉行里許皆大疲殆不能舉趾無由所到處如一旦倦且疲困甚申下牌至雀驛投逆旅若松屋　今日行程十一里向南而少東路日在松杉間無所見

二十六日

丑下牌館人來枕上曰食具余問天明乎曰將明乃起諸子食畢上途過雨始止濕雲斷續月自雲罅斜暉松影橫路秋草未枯候蟲方織忽見松間有一條如練物冉々上皆跼蹐怪焉稍近乞兒燒落葉之煙也行里許天未明知爲館人所賣既而天將明東南濕雲接地其根一條空明如金波瀲灩蓋尋常地濕

雲之下必有遠山日自山頂出則雲爲黄紫色此地
則不然曠漠無涯所謂太陽出草没草處濕雲之下
無山而別有晴雲日光射晴雲而来透溼雲故奇遇
石橋驛行一里半驛名小金井行一里驛名草壷新
田行里許至本澤驛買店上菌交番提之行半里至
小山驛即神祖慶長五年東征旋陣處買鮮鮭令閹
煮之食訖買馬衆之至驛口忽遇過雨避於人家少
間晴乃行晴日消笠奇熱如三伏源吉亦棄馬行二
十丁村名二日市行十八丁村名粟宮行二十五丁
至間々田驛自初出者驛路傍列松如作日所見而
松外多林藪又有平野草蕪蕪穀種林木皆洗代枝
横幹森立如束馬夫曰本年四月大君過此路傍林
藪三百歩以内皆洗之不復藏一物加之橋下道側
之草皆剗齊之道路修整美盛於此下馬行八九丁
村名乙女左右人家門外多竹林行里許村名友沼
行二十四五丁至野木驛路傍立榜書下野下總分
堺處行二十九丁入古河城下即閣老土井侯城下
也街衢比宇都宮頗覺寂莫城在街西南不見黄昏

投逆旅大黒屋　今日行程九里向正南藏甚於昨
日途中所見多相似故無所記

二十七日

平明上途行十丁許街畫官道修整如大郭野宿霧
茫昧咫尺不辨物色松杉零露如雨知前有大川也
行二十丁許村名茶屋新田行一里入中田驛驛西
一水南流即十七日所渡下流至是名房川（總名利根川）
廣可百間渡舟在前岸土人數輩遮路曰渡舟太遅
客何不出錢自買小舟乎凡帶刀者不納渡錢故數
別買舟貸錢也乃不吝少焉渡舟至渡口別繫二巨
舟舟子故爲避之未傳岸二三間停篙謂舟中人曰
若怕足濕何不處負者起来舉向之遮路者走進呈
背客皆乗之達岸一舟八九十人每人収八錢舟中
人盡出余輩及欲渡者數十猶立岸頭渡舟既虚其
達岸易々而已舟子猶不肯前水淺不盈尺然朝氣
森寒人皆怕水雖知其奸計無如之何亦各乗人背
入焉舟下將下篙忽有三釋僧走至負者將遮之僧
恐不逮舟直渉入舟舟子厲聲罵曰舟忘濕汝輩何

不拭趾而入乎余謂諸子曰土人令從爲吾以周行
客如是今在位者勤曰幕政一新然此及東海道諸
川近在三四十里内爲害昭々擧世所患曾無改之
何也既達前岸有榜書曰川中央以西爲武藏國岸
上人家數百名九里橋問土人此距江戸幾里曰十
四里關宿距此幾里曰三里害聞關宿有夜發舟翌
朝至江戸也皆曰大昨日之疲未息不如從近而易
也又曰此地至關宿之舟亦嘗有也問諸土人曰御
左有堤就堤上人家謀左折數百歩上堤逴一數返
曰舟價貴乃止路於堤上四五丁復出街中街盡今
日宇晴暖觸如春西北見淺間硫煙沸騰西南原田
數十里函嶺及秩父諸山皆在蒼靄霏微之際獨富
山新雪映日全白無玷榮於霄表露之爲色白中含
青雪之爲光白上帶紫上半問々下半蒼々若使初
不識富山者觀必不知其爲山也皆曰若舟行恐不
見此勝人稱薩陲富士就所見論遜此遠甚亦因天
光霽色相助乎行數丁官道瀕水日光至古河二十
里除村落之外松杉夾路到處皆然至是松新眺逈

覺我心暢散行七八丁水左右分左者赴常陸銚子
云行十丁許村名小右衛門稍與川遠過外國府間
内國府間二村而渡二橋橋下青萍連岸而水渟滀
不流蓋有時蹴此專利根暴漲也問路土人曰宜左
折乃取路左小逕九里橋此至三里始離官道逕町堤
也行四五丁復出於川上堤右褰泚縱橫亦以此我
川勢云行十丁許堤上有數家地名權現堂皆亂無
買飯處逕見堤右一丁外店頭立賣飯標就焉店唯
一婦曰飯未熟問別有飯店乎曰出至關宿二里路
屬堤上無有村落乃解鞋坐店又助婦燎屋陰事移
飯熟食畢復上堤右有小祠巨棕數株低枝蔭堤其
實離々擧而株之至此堤左亦多新墾蓋昔人昧防
水術大川之側常不毛數十丁後人善防之故汙邪
之地亦稍爲田也或曰昔時人少故地有遺利也或
曰近時多斬山木陰氣消散山生水寡川澤年涸一
年故水邊常多新墾也余以爲武二毛常總之間不
毛數十里視其土黑壤無石非不宜穀種蓋昔人不
講水利故不闢而已堤右往往見蓮池行里許傍堤

路冗長無盡堤下見一店就問路曰関宿距此僅十丁矣出店川勢急左折四五丁堤隨此而折川復成岐左者又赴銚子也堤盡地勢微下入街即関宿也百舟繋泊人家華麗頗有都風隔川人家櫛比即久世侯城下也行三丁許有関阿[河]人自関後右折行二丁桜野村屋勘兵衛者家買舟時来上觧也　日光至國府間向北國府間離官道向東　主人曰舟不至爾下牌不發也乃冥一散歩街中投有店食饅饉店有別室枕流帆檣来往如織出江戸後始有此勝

近勘兵衛氏隣室有間間田吝来見余謂之曰毛總曠野土黒而湿必宜杉何不種杉乎江戸百萬人家無夜無火造屋者取材于西州航海而至其貴亦宜矣愚謂造方數十里杉林二毛武総之間則不三十年而江戸之木必賎些古今未曾有之大利也客拍手曰吾聞人不寡然不聞如是快説吾亦嘗聞黒壌宜杉之説然不見彼路傍列杉乎既経百七八十年而屈曲不暢無一足用者或恐土宜異也余曰吾子未知杉多種也吾故郷亦多杉昔時皆如此地之杉近時買上國種其長甚速且暢不曲二十年則足用客悦曰吾始聞杉有上國種實然乎此行訖江戸舟便買之吾所有地亦二三里果如公言吾家世々承公賜矣公別有所見請教余曰昇平日久士庶日奢麻絹之價年々趨貴而官下倹令則其價或減但蛾非無賎時而隨世之盛衰用日廣故溯十年外観之其價益騰愚觀刀利川左右長堤六七十里堤左右亦多間地戸田川亦然何不種栢焉乎大阪安治川無尻川堤長不過十四五丁猶且種之若戸田刀利江川

之堤種栢亦足以減天下蛾價客曰感服公必名儒何其言之痛快切當面下牌棄舟門外舟極備然百物山積同乗三十餘人僅得容身夜不能眠行二三里揚帆行頗速

二十八日

至行徳天明将入新川舟子繋舟促客就北岸人家而飯又使客別買小舟曰此西水浅巨舟不得進也将近遥所同舟有一女舟子使之出曰疾行過廬中待我至川成十字處過遥所東側北折行二丁許女

既立東岸舟子載之傳西岸四又過廬中待杖乃回
棹南行西折過遥所前報曰舟中無婦人也遥所婦人葉
行二三丁左既立北岸舟子復載之至全屋濠側有
繫舟一隻岸上人與舟中人相罵岸上人忽跳入舟
擠舟中人落水僅見其頭水中人兩手拳舟將上岸
上人捽其髮捧之舟中別有三人皆助岸上人各手
竹帚擊水中人疑既死載舟行速不見其終過高橋
一敬去至新大橋出舟午前歸府内評見見凡曰吾
歸期通卽務紛亂故不得追卿遊日光也　先平蒼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九　九

黃來曰官捕唱印幡湖有蛇及田中主水毆蛇之說
者甚急數日來下獄者絡繹某前日話公莫復出口
且讀公所筆卸文　信道使秀平來　垣谷量平善
菴伊東市郎次村田順藏來皆前日事　岡本子來　之
岡李平升二氏告自日光歸　先是府内卿大夫中
里甚太夫留守中里增藏勘定奉行歸山才八郎勘
佐馬場源太郎等有罪免或減俸平升十兵衛增俸
中島清記進爲留守　修理來尊余及秀平將過海
賊橋鰻鱺店供夕食修理先赴店余訪野田希一比

歸閻門既閉乃南行一丁許而追故路至店既食過
永代橋至修理氏秀平去余宿焉

二十九日

辰上牌與修理出南行一丁東折行六七丁浴湯肆
又東行四五丁左有應神祠庭廣樹茂所謂深川八
幡也拜神畢修理曰某有一知己焉請過乃自祠前
西行數百步多祠僧家入吉祥院氏卽修理所善主
僧不在其僕見曰某尾張產嘗事豪潮師余曰吾不
逮師而我家父兄皆與善其人大悅勸茶出西行出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九　一〇

御中北折濠一橋東轉行四五丁至正覺橋訪信道
不在見康藏平秀平在信道氏之吉澤氏主人不在至新
大橋側修理別去秀平請送訪善菴不在見晉四郎供
午飯過兩國橋歸府内卿　一敬來同秀平去　裁
寄大人室氏東北見　先是中尾伴兵衛來送朝長
周平來　壽八郎來　弘原自足利歸路來訪飯二
子夜二子去　山井璞助來至弘原所致

閏九月朔庚午

陰雨滂沱終日閉戶不出　作答山井璞助柬

二日辛未

雨勢益猛亭午大風崩屋仆墻雲散日見此地氣候忽變晴雨驟測往〻如是　弘原来　浴湯肆　夜廉平来為余謀去留

三日

膝瘡疔大疼上逆心痞酷似風邪　為兄来信道贈葛粉　兄将以本月十日上途往告別諸家　鈴木春山伊丹屋孫助壽八郎来候喬麦春山田丸國兄攝泉諸國九月十三日大風傷稼　和泉屋喜兵衛

来見　卯晉徒呼曰大君明日詣呂平橋大成殿故禁烟　作寄中尾平兵衛東托春山

四日

平明大君詣大成殿卯塞門又禁卯中来往午前卯卒報曰大君還宮　兄曰我之深川帰路訪龍信卿冀往待我龍信氏乃與孫吉出至羽倉氏見竹下安助曰公将以本月二十日帰館又訪伊東玄朴主人供酒飯有盛饌青木研藏同席為余謀去留出訪大樗於嚴洲寺不在其師僧見遇兄巻中曰吾今自龍信許帰言畢別余遂至龍信氏使孫吉去宿　膝痛益甚

五日

辰牌孫吉来迎龍信鐵兄淺草川喜又鐵余唐硯一枚巳下牌帰兄等皆遊道灌山不在　伊丹屋孫助来　廉藏肄宮川祐吉来見祐吉外見周防人手塚謙造内島豹吉者　村田順藏杉田龍助来曰向期本月六日塩谷公見君兄弟事公有疾延為八日故告　青木研藏伊東數太郎来訪　日高俊平来不

値　夜廉平来議余去留　膝痛益甚

六日

廉藏来借水蛭數十於研藏吮余膝出血數十錢疼更劇　信道来曰先生去留何如余曰未決信道曰此事先生須獨斷非他人所敢関也然某竊與元朴議竊似可余曰鄙意亦然信道去元朴来其說亦同余意遂決余自幼常懷居江戸之志然為時勢所累不果二年於界六年於大阪皆非素願此行欲依羽倉公會夏西上而信道元朴以新文為我拮据未命

世夫
　與元朴約明日之信道氏議居
　七日
河新来曰某将以本月十日上途向見属東寄藩之進既
餞之　見将為余見玄朴未牌與見出孫吉従膝痛
甚見先行至羽倉公邸余使孫吉去買杖出筋違門
殆不能進會宮川祐吉来余曰吾子且為我扶掖其
肩行孫吉亦及左右相扶至元朴氏主人不在少焉
見至見敬太郎而去研蔵曰主人出門命某曰廣先
生至吾子尊之輝井氏吾自病家即往某既命舟於
泉橋矣遷延唯命乃與研蔵祐吉孫吉出三子交扶
至泉橋入舟至新大橋祐吉出去申上牌至信道氏
疼不可耐信道曰宜更用蛭従之出血極多疼益劇
脛腫大於股服藥数貼元朴及大槻俊齊竹内玄洞
至主人供酒為余謀居主人曰八重濠神田下谷皆
可元朴曰然則我輩各随方相住宅告之先生氏牌
客皆去余獨留痛疼甚不眠主人夫妻親薦湯藥孫
吉去
　八日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九　一三

余昨日屬研蔵曰為吾告龍太郎明日以轎来迎午
前龍太郎至屈膝入轎疼劇昨夕至府内邸前出轎
不能挙趾轎夫欲負余然以時難下畫（下畫即疼）止三人
挟余腋一人以両手挙余右足歩之移時始至見居
臥伊丹屋孫助（僩）来亦周旋看疾見方来装秀平来與
龍太郎侍余　菊田啓兵衛来別見兄方謂府内疾
余代兄臥接之　壽八郎豊太郎来　先是與兄約
今日因村田順蔵見塩谷宕等余以疾止兄獨往宕
引見又賜大人見及余有差　雄之進来別見者一
来訪余二子相見圓枝日暮去　根岸斉次来不値
　三保吉兵衛甥天方意佰者来訪兄因相見　大
人九月十日来至　謙之進晋三郎九月二十七日
来至　三宅大蔵来至　秀平留宿
　九日
弘原来　廉蔵来訪　作寄大人棣園見秋雄兄鉄
之助謙之進晋三郎来　内田豹吉来　春山来
秀平侍病如作　聞閣老佐倉公（城日中守）備勘定奉行
井上備州（備前守）勘定吟味役根元善左衛門皆登事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九　一四

免官又發人召羽倉公於大阪篠田東四郎於卯幡
或曰國是亦将大變
十日
疼少減　昧爽兄與岡本子磯馬平次兵衛孫助来
藏増吉上途余忍疼歩出門外別今夏同来者余及
廣平孫吉龍太郎十兵衛猶留此地天涯離別加以
疾痛悵惘久之　完平来別兄不及　余使秀平孫
吉送兄至品川帰　弘原来　廣藏来訪　研藏曰
元朴曰下谷有好宅須来觀余曰膝疼如是且期他

日研藏去復来曰元朴謂都下事不可知是遷蔓蓋
與疾来也余曰然則明日必往　龍信来　小國孝
之亦来
十一日
昨日研藏曰元朴所謂宅在妻越（地名）使孫吉先行報
研藏出待我於妻越余與瀧右衛門（渡邊瀧右衛門以後省姓）龍
太郎行研藏出迎入一家見主人（旗下士將賣宅者）乃檢屋
室窓戸廚井倉厠庭園畢辞出瀧右衛門別去余遂
之元朴氏告曰彼宅太壞恐費修繕主人曰然彼隣
別有好宅余曰今朝信道来曰某方鷹先生於某侯
下谷距其邸遠不如八重濠也何如主人曰遠則棄
臂何懼之有下谷若有好宅勝八重濠矣先生且謀
諸坪井主人供鰻鱺又召齊藤順治啓太郎與話未
下牌帰　弘原将西遊来告別出扇乞詩為書二十
字（黄柑上山店紅樹隠濱庭東道秋光好飄ゝ一錫飛）壽平来候疾見弘原亦
賦送詩　高松人梅島輔之亟者来不値　研藏来
夜廣平来傳兄意（昨日廣平送兄至品川）
十二日

買舟於笛建門外與孫吉象之至信道氏告元朴言
主人供飯主人門下有甲斐人廣瀬元恭余以同姓
故召見之又見主人姪幸氏（忘姓）吏寺後復来毎帰快
晴喜暖　作寄兄書托廣平　與卯卒事出買卧衾
夜訪廣平　酢平東至
十三日
膝痛始止脛腫未復舊　渡邊國十郎来訪兄聞其
既帰悵然去　船越清藏（十五六年前在官間）率杵築人佐野
博洋者来見　秀平祐吉来　中尾伴兵衛来曰十

五日陪修理君（大村侯弟）之玉川請同往余以足疼未痊
辞　春山来　品川妓駒者東北寄来蔵東
十四日
之元朴氏主人曰某方将出公且留与齊藤青木二
子話乃登其楼既二子座話少焉二子引入主人書
齋主人妻見供酒飯酔甚復登楼眠覚与二子及敬
太郎出謁神田祠憩茶店今日午晴残暖而此地陰
寒難耐帰邸三子送至日闌昨日濱松侯（水野越前守）罷
其邸在西城下怨家数千投瓦礫於門際邸卒呵

止然不能制終至官命四門厳捜往来町奉行率徒
騎而出闔老夜詣而備不虞實二百年来未曾有之
事也且往観人要瀧本衛門與出過神田和田倉二
門至濱松邸前其遷舎既被撲砕従卒数百皆伏棒
立行人顧望輒擧棒叱之嗚呼侯總理庶政威権蓋
赫一数如是罷厲之論亦何速也寛政中白川侯罷
後閣老無著者沼津侯任事最久怠惰苟且養成天
下驕奢之風上下同窮及侯當國首尚節倹黜贓吏
禁游手擧晴興抜淹滞天下翕然向化既而信吏言

專行横下益上之御家怨歸焉古人謂宋神宗求治
太急納言太廣吾於侯亦云東行出馬場先門北折
取数路帰　完平来不値　渡邉園十郎贈菓子
五日
平井十兵衛来賀　遣龍太郎東園丁郎遣孫吾東
須我泉善修理信道　午後與龍太郎出訪完平遂
越件坂至六番町訪平山名助於服部氏（旗下士）　主人
方運家具怪問之曰数日前水及床上故移器用矣
又日羽倉君将帰至大村邸稲田鴨之丞卑人不

在見中尾平安衛帰路過霞関東行出山下門沿濠
東行過西紺屋坊北折渡竹橋過因幡坊東折経材
木坊入皇濠藩春至希一氏告羽倉公将帰與識訪
之使龍太郎帰厚康平告監門以将夜深帰之状（即門）
以雨下（牌鋪）　過和泉橋龍太郎従路上至羽倉氏従者皆
未解装因屬蔵見公及郁君賜酒公曰吾爲濱松侯
所知侯既得譴吾亦宜引咎也余奨希一以安命無
悶勉之受牌退三本種之助頼三樹三郎自浪華從
公至亦相見希一送余至藩邸門側別至邸起監門

而入　岡永嘉右衛門外行德高育來不値　須藤
洞然東自奥州至
十六日以下係十一月十九日追録
行德高育介某來見致嘉右衛門東　佐田修平來
修理來　龍信來曰請臨敝廬余有微熱將服修理
藥龍之龍信曰貴寓無婢僕養病我家不亦可乎從
之修理請陪逢訪梁星巖出過新橋余腰強行歩太
艱二子緩歩侍我黄昏至龍信家余曰吾飢渴交至
忍生大病主人供饌令酒既而腰痛稍愈而下桿修

理去與主人送之至駒形祠側渴甚買葡萄返主人
氏而喫之將寢服修理藥滿目如熾小水十四五行
渴不可禁雞鳴熱退始睡
十七日
平明頭痛涔々未已孫吉携廉藏來廉藏呈信道東
披之曰請十九日臨敝廬而見敬夫人焉乃作答書
諾之余欲歸龍信夫妻苦留余曰病勢似非常且歸
借僕被與孫吉廉藏出至東橋買舟乗焉至両國橋
廉藏去已下桿傳昌平橋歸郎　星巖來不値　研

藏來不値　和泉善來不値　秀平來留之看病
今日病退於昨日覺微熱而已　上原莊右衛門者
自府内至與南陵兄過於荒井兄爲之送來
十八日
秀平去　使孫吉召研藏更服其藥　夜寒熱交至
出來未曾來之苦也大驚告諸廉平借其僕猪吉從
孫吉招研藏於伊東氏秀平於吉澤氏遂之信道氏
鮮明日招　研藏來看　廉平灘右衛門來侍雞鳴
熱稍退二子去

十九日
研藏去　秀平來余曰吾生死未可測吾子且抛百
事侍我秀平曰諾自是留不去　使孫吉招鈴木春
山春山走至曰脉頗似瘧非庸醫所能治也宜招玄
朴信道謀之　研藏來曰玄朴信道將來　午後玄
朴信道來診皆曰若瘧則必隔日而發十六日爲初
發十七日爲間日十八日爲再發今日即間日也其
爲瘧與否將明日而後決今須用吐方以殺病勢縱
令爲瘧既經一吐則輕乃行吐方吐粘液數升委頓

極而吐来止　玄朴曰我知先生神系霊敏善激生薬
故減至之二而猶如是千萬人中僅見者用青薬止
吐　回暮二子春山研蔵皆去　祐吉来宿看病　康
平瀧右衛門来宿　齊藤順治伊東敬太郎来訪
吐後精神太旺自疑病痊

二十日

使秀平乞藥於玄朴　午後信道玄朴来診　壽平
来訪　朝来寒熱不發謂昨日吐有効黄昏忽大渇
四支如氷漸及心腹戦慄不已走祐吉召研蔵至既

而熱大發全身如沃沸湯寅時熱退頭痛眩暈茫不
省人事四支五官如脉絡告解不能自運用康平瀧
右衛門来集秀平祐吉孫吉龍太郎每人両手牢握
我四支及鼻耳若手少緩則不可耐六子手不得暫
休而至大明

二十一日

使祐吉乞藥於玄朴　遣秀平告病状於信道　今
并一敬来曰拙師信道有故恐不得拜診使某謝　春
山来診　玄朴来診　信道研蔵来診　敬太郎来

二十二日

余以為病勢日漸恐至不諱乃強疾裁寄南陵兄書
托諸脚夫送於浪華康平聞之来診曰令兄聞貴恙
必憂然隔以五十三驛憂而無益也使令兄徒憂廢
事害於我國家吾将書令兄自先生既痊何如余曰
任君為之　信道来診　島田勘左衛門来曰某明
日帰加賀　夜研蔵寧箕作省吾来診今日寒熱復
大發驚人語之煩躁禁諸子口研蔵教典龍太郎秀
平私語余不耐極口罵之既而少間謝之莫怒　祐

吉康平来宿諸子牢握四支如初

二十三日

祐吉去　雄之進来問病　信道使康蔵来贈右及
蘇遂留宿侍我　玄朴研蔵来診　瀧右衛門来宿

二十四日

康蔵去　信道来診　今夜病勢微減熱至丑下解
退

二十五日

玄朴研蔵来診　聞羽倉公蒙譴奪職削禄四十石

而杜門使祐吉因頼三樹三郎時在公許謝病不能啓之
状　祐吉廉蔵来　瀧右衛門来宿
二十六日
雄之進来贈蔬　信道使人来贈肴　廉平来宿
病如大昨日
二十七日
玄朴研蔵来診　中尾半兵衛来　信道来診　廉
平祐吉来宿　玄朴始用截瘧剤
二十八日

遣祐吉告病状於玄朴　今廿一欲将帰中津来別
病勢如大昨日
二十九日
雄之進来贈柿　信道来診飲之　完平来飯之
研蔵来診　夜武助龍右衛来話
晦
佐田修平来　玄朴来診　病勢比大昨日微減
十月朔
使孫吉之伊東氏乞藥　壽平来

二日
使龍太郎之伊東氏乞藥　玄朴信道研蔵山内玄
民来診　今日寒熱来往然稍微　戴寄南陵兄東
托諸廉平
三日
使秀平之伊東氏乞藥　晋三郎謙之進東自大村
邸至　戴寄南陵兄及晋三郎謙之進東候諸室街
京彌氏　瀧右衛門来贈柑
四日

研蔵来診　廉蔵来　玄朴来診始用煉丹散呂今
日寒熱當発而不発即藥効也自閏九月十八日至
今日病隔日発每発初寒如氷後熱如火而大渇飲
水四五升猶不厭為傍人所禁而止寒熱既退五官
四支皆懶羸如不属我至翌日午前始復舊然委頓
甚自以為必不起矣至是如脱繮紲信道曰遊留山
日光山者帰後往々発瘧蓋深山陰寒氣所中先生
至中禅寺途中上坂汗出如漓僅休涼風粟肌時既
胎此寒熱来往之症也　修理来　夜瀧右衛門来

宿
五日
遣秀平於羽澤候松崎慊堂翁托寄山井璞助東於
瀧邉魯助（璞助兄在慊堂氏）返曰魯助不在某托諸塩谷量
平矣　雄之進来飯之　信道来診　村田順藏来
問病見余羸紱歡久之　夜康平昇兵衛来侍
六日
山内玄民贈肴　夜康平瀧右衛門来侍
七日

服部權六来訪先是康平欲見權六故介佃見　病
蒙大賊秀平追吉澤氏　康藏携廣瀬玄恭来示廣
瀬氏家譜　武助来　客与健三郎来　南陵兄東
自大坂至中封大人東
八日
我寄大人室氏東　武助玄民来　申下牌蕗遣門
外火燒三十餘家（江戸多少火遠者不書）
九日
康平之服部氏乃托寄大人東焉　信道来診曰責

恙既瘥須擇暖日理髮　研藏来診　完平来　夜
康平来侍
十日
秀平来　雄之進贈菱粉　前田晴齋来訪回別来
五年矣　我寄南陵兄東託諸康平　中尾半兵衛
稲田鴫之丞年人送酒肴候病乃因中島清記獻諸
府内侯又招康平瀧右衛門飲之龍太郎孫吉與焉
十一日
候龍太郎之大村邸謝　平山名助来　清記来贈

疏　頼三樹三郎来供舊要　夜武助来
十二日
玄朴来診曰病既瘥宜散歩行氣血　索名人小菅
鑑之助来見　夜康平来話
十三日
使龍太郎乞藥玄朴　武助来飯之　始理髮
十四日
訪康平瀧右衛門謝看病勞遂浴湯肆歸　訪小林
平井中島山内山田諸家告病瘥　之玄朴氏謝不

在其室供食研藏見歸路寒風劈面　修理父來
康藏來余謂之曰吾姪明日將開宴吾子同秀平來
夜復發熱服龍太郎藥子牌熱退
十五日
使孫吉之深川買鮭與康藏隨孫吉至作有　未牌
招研藏祐吉秀平康平瀧右衛門供酒龍太郎孫吉
共焉余謝之曰他日自謂必不起而今霍然復常諸
公就養之力也願爲我飲衆皆醉戌牌散
十六日

先是信道曰濱街有好宅買之何如玄朴曰我共先
生往相之今日使龍太郎問玄朴何日之濱街乎荅
曰今日午後導公而往未牌玄朴至共瀧右衛門龍
太郎從之出行七八丁余大疲徐步踹躝渴甚屢飲
水東南十七八丁入冬松坊有官醫塩田順菴者信
道所識先訪之主人曰信道所謂宅者吾南隣山川
檢校贊郎職名所居也玄朴曰願得因公觀之主人乃使
人告山川氏曰欲觀宅之客至須洒埽迎之既而之
山川氏一老媼出接檢視畢而出玄朴曰室廣而向
陽佳宅也宜買之乃使龍太郎謂秀平曰有買宅議
請明日來行數丁玄朴別去初在山川氏鼓聲四起
呼曰廓內土井侯邸火至此人填街中喧甚余頭痛
大發腰腔胞悸不能步瀧右衛門佐佑僅入邸門時
方黄昏乃就寢惡寒久之而發熱如他日狀蓋大昨
日既有再感之萌昨日以間日故不自知也今日午
後方發而衝寒步行激疾甚深悔不及
十七日
雄之進來敍之　修理來　秀平來使之訪信道及

福彌福島屋彌兵衛以下倣此日福彌諜買宅事　復服玄朴藥
十八日
秀平來省病　信道來診　祐吉來　今夜寒熱劇
於往日　山內玄民來診
十九日
秀平去　雄之進來曰某欲見松平四郎君而不得紹
介聞府內秦其家也先生請施一藥乃招康平賂雄
之進康平僕小林子謙來四郎君吉雄之進意　玄
朴來診曰貴恙復發然勢減於前度且安心

二十日
康平欲暗雄之進遣孫吉招之至　小岡剛之允來
信道使康藏來訪　夜寒熱殊劇
二十一日
秀平携福彌家人次郎吉來議買宅事　信道研藏
來訪　康平瀧右衛門昇兵衛來問疾
二十二日
使孫吉招玄朴玄朴有故不至使大槻俊齊來訪
祐吉來宿　夜康平來侍

二十三日
研藏來訪　楚吉秀岡來自大阪至　豊太郎來
夜瀧右衛門來侍
二十四日
玄朴率上於侯侍醫堀内忠龍者來訪　雄之進來
信道來訪　壽平來　龍太郎臥病
二十五日
朝來大風　使孫吉之玄朴氏乞藥　未牌大地震
余謂侍人曰風止之兆也衆不信言畢風忽止　龍

太郎益劇召秀平看余病　南陵兄來至内有岡部
玄氏來
二十六日
戴寄南陵兄晋三郎平次兵衛玄氏東托諸康平
雄之進來　病瘥如例孫吉亦病　秀平一身看四
人病勞甚而余生來病中忍苦此時爲最
二十七日
使秀平乞藥於玄朴　研藏來訪　朝川晋四郎平
山名助來問疾

二十八日
昇兵衛來　鄰醫横山東光來訪龍太郎　夜康平
使僕猪吉來侍
二十九日
信道使人來問病贈肴　朝川善菴妻使人來贈煮
肴　康藏來　龍信使人來贈肴　贈肴山内玄民
玄民亦病　夜瀧右衛門來
十一月朔
康平來　村上定平來曰近自參河至　信道贈肴

武助来　研蔵来診　未下牌日食不既如初月
二日
南至午前晴午後陰　遣秀平乞藥於玄朴　玄朴来
診　武助来
三日
武助来　楢山東元来診　龍太郎　信道来診　雄
之進来　修理父来　春山来曰公久不痊須委余
回諾　研蔵来診　瀧右衛来　孫吉疾愈
四日
春山来爲余行灸　武助康平来　雄之進使其子
来賀者　使秀平乞藥於玄朴　秀平延吉澤氏
五日
寛平来　秀平祐吉来　龍太郎病愈
六日
使孫吉乞藥於玄朴　南陵兄十月二十五日東至
内有伊丹屋孫助鳩四郎大塚寒然松崎玄龍浦田
奉藏山田修敬高妻寛平諸来　玄朴来診曰明日
将用鉄部曾宇圖截瘤〔[illegible]業最貴者一分價三四十銭〕　夜瀧右衛

門来
七日
研蔵朝携鉄部曾宇圖来服之　雄之進来招康平
晤之　豊太郎来　夜瀧右衛門来
八日
昨日服鉄部曾宇圖瘤勢頓退然體痩氣耗殆不能
支　夜瀧右衛門来
九日
使孫吉乞藥於玄朴　使龍太郎托寄大人南陵兄
東於康平　伊東敬太郎齊藤順次来　須扰東貸
落輪譜
十日
使龍太郎乞藥於玄朴且訪龍信　龍信寄菓子及栗
中尾半兵衛来曰菓将以十五日帰御　貧作省
吾来　瀧右衛門来曰昨日所發公便諸東途中爲盗
所奪矣余寄南陵兄東頓速秘機恐其爲官吏所獲
貽累宗族也聞之驚愕殆絶〔病頓漸数〕石康平謀之康平
亦惘然失措令昨日遞送公便界屋某者急捜盗

夜廣平使人來報諸東既獲廣平諸人之東皆聞封而不及余東蓋聞卯諸士不悦十兵衞廣平等執政竊奪其東視之云余謂廣平曰公不能捕此賊責落政事可知也然廣平等恐益激衆怒不果捕　信道東告廣藏無状　春山來

十一日

使孫吉乞藥於玄朴　南陵兄十月二十七日東至具述與晉三郎謀之進謀収大阪家塾顛末　米藏東至　作寄兄及平次兵衞米藏孫助晉三郎秀國東托諸廣平　石廣藏規之

十二日

栽寄大村侯及稲田江頭朝長諸子東　托寄酢平東於廣平　賴三樹三郎研藏來飯之　廣藏自書誓書請改過余爲諭信道　雄之進來　夜羸甚不眠以大昨日驚傳疾𤸇忽漸自以爲吾病一愈一劇進退莫測既經五十餘日而精神日耗一日死期已不遠乃援筆連賦四詩臥就燈下書之竊屬龍太郎待吾終送諸鄉里龍太郎法然

十三日

疾頗減又以爲快如是必不出十日全愈矣　遣龍太郎餞中尾卯兵衞以淺草川苔及煙草囊托昨朝所作諸東　秀平東借孫吉　祐吉來

十四日

益有起色　秀平携福次郎來議買宅事　取大昨夜屬龍太郎研栽東包之寄南陵兄　修理來飯之雄之進來曰某嘗恩借延岡寄謝時每歲賜米四百五十苞金五十兩將于役長埼敢告

十五日

病大退　使龍太郎就修理乞人參膏　使孫吉乞藥於玄朴　十兵衞來　玄朴來診曰貴恙既無虞須保養四五日而後理髮徹步又曰貴居未定聞市川米巷將遷其宅其地主羽倉公也凡定居者必先擇地主羽倉公先生所厚先生盍買米巷宅也余曰某豪可見羽倉君請且使者玄朴曰頼三樹可也乃使龍太郎招三樹三郎於完平氏　廉平攏右衞門來

十六日
三樹三郎来侠壮蝠飯且議羽倉氏事　武助来
小關剛之亟来　十兵衛贈蔬　夜始訪康平　使
龍太郎乞藥於玄朴
十七日
疾愈始洒埽収藤侍几　使孫吉乞藥於玄朴　廣
瀧右衛門饋大村侯所賜新衣

十一月十八日
病稍愈将謀買宅事遣孫吉東信道及秀平　信道
來診且議買宅事　研藏率伊東氏門人二名來訪
二客去研藏曰今日晴暖先生宜理髮使孫吉召待
詔不至研藏曰且步過待詔肆乃與往待詔見余怪
問曰公何故長鬚髮余曰病也待詔曰公若獨至嫌
於洗櫛我不敢聽命然有僕人故不猶疑也乃理髮
比畢孫吉走來報大竹蒋塘者至返見之余告将買
宅蒋塘曰何地曰濱街蒋塘曰吾無隣也君盍居焉

我得好隣幸甚不知何人任其事也余曰宮醫塩田
順菴者坪井信道信道属焉蒋塘曰試最善順菴請
今夕歸促之達卒事　留研藏供牡蠣飯　今曉着
街火余夢寐間聞邸人蒼黄呼平山名助氏既焚夢
覺謂孫吉曰戸外人呼平山氏焚卿聞諸孫吉曰夫
子蓋夢也誰識平山氏者余亦不自信我果非夢也
及研藏至談及火曰名助罹災余問吾子從何人聞
諸曰名助隣邸阿部君方服玄朴藥我聞諸阿部氏
伻矣余謂孫吉曰非夢也乃使龍太郎往弔　我答

周李子東　夜廉平來
十九日
病勢益退始記瑣事錄　完平來　秀平來使之適
蒋塘氏謀買宅事　上原荘右衛門桑原助右衛門
來以公命送煮肴問病　始爲孫吉等讀世說武助
來聽
二十日
招廉平瀧右衛門供午食　始浴湯肆　使龍太郎
訪村田順藏謝契濶且過完平氏借書　夜食公所

賜椎蕈豆腐等冷物讀世說畢忽發嘔氣悉吐晝間
及今夕所食諸物汗湧氣塞而心下痞鞕兩腸攣急
吐凡三十餘次毎吐項背心腹奇疼如斬手足氷冷
甚於昔日寒熱来往之時呼吸促迫乍起乍臥須臾
百變欲以遣疼而益劇龍太郎屡捧藥無効相視不
知所爲過子解余命龍太郎巾包熱灰以溫臍傍疼
立止得就寢先是玄朴信道屡誡無多食余初守戒
太嚴而三日來以爲既痊守戒漸怠乃有此厄自作
之孼亦誰咎乎

二十一日

餘羸甚伏枕　完平来　上原庄右衛門来

二十二日

羸甚於昨日　服部氏使佇送大人室氏十月十日東　中島唯右衛門木下彌宗次来候寒　豊太郎来　佇吉送石決明　大和人勝之助者携廣藏東至請為僕許之去　春山来曰某自今日以往禁酒閔乃供甘着　秀平来曰既実信道塩田順庵定議将買濱衛山川氏宅矣余曰吾子帰路更就蒋痷謀

二十三日

病如昨　作寄大人南陵兄室氏晋三郎平次兵衛東　廉平来

二十四日

病痊自再發瘧至是四十日羸憊無依平生窮愁莫過焉自謂必死也唯外則言朴信道研藏労心内則秀平認太郎孫吉竭力故得全云　秀平来議買宅過待詔師理髪　午後将之佇東氏謝研藏偶至逢喚之至佇東氏主人不在余曰今日殊暖歩衛中何如研藏曰善哉乃與渡和泉橋左折過柳原買帽及褻衣至両國橋西南折行数丁於有店買食既而之濱衛将訪蒋痷途遇之曰某将赴友人許請他日臨乃過塩田順庵氏主人曰既與山川氏成約買其宅直八十金君須過地主吉野氏告也至吉野氏主人曰允借地得官允而後為約某将為君告官不知君属何籍余對曰某原籍豊後日田今寓松平左衛門尉君邸不知属何籍為便乎主人曰両可君将以何人為證人乎（借地者使他人署券後日若本人負債某将代償之而押印名證人）余

對曰某交道頗廣有士有商有僧有醫君以何様人為便乎主人曰君既士人證人亦宜用士人若屬商内籍以府内人為證可也余曰諾主人曰他日速報證人姓名伍禄於我我将告長官余嘗聞主人性樸直不肯一毫假人以顔色恐其敗事故枉隨其意爲事曰諾復至順庵氏告地主意順庵曰彼人至頑君益因應権然無他念勿深慮出西行一丁右折訪修理新居於吉衛修理留余宿焉研藏去　夜與修理歩衛中過江戸橋至日本橋側飽店　修理自深川

移於吉衛僅四五日經營未畢

二十五日

夜來大雪平明未已今冬始雪　辰牌龍太郎來　先是修理欲交雄之進屬余紹介余曰今日將訪雄之進何如修理曰聞彼公常不在請先生先往報其在不於我乃與龍太郎出至新大橋雪深二尺五六寸橋板寒沍不受屐齒忽有爆然觸我傘者顧見龍太郎既橫仆其他行人亦陸續顛跌初謂橋上絕往必有濡橋詩思而北風劈面急雪如篩同雲積糊咫尺不分

失望甚徐步傑跌僅得近吉澤氏誤入其北隣一婢出接將交言而情態驚遽婢絕倒入雄之進家主人見其姻二人及義母供酒使龍太郎報修理曰常不在之人在修理至主人又歡之酉牌修理去余宿主人家宗七室　龍太郎歸府內邸

二十六日

雄之進弟玉田龍助年十五雄之進謂余曰郁俗以去額髮擬古加冠之儀請一時聞人為客使之執剃刀幸先生在焉請為客余許之　巳牌與秀平出至信道氏主人供酒津山侯臣某同席主人曰先生賜金及肴某心不安請受有返金余曰異哉某何有此事主人曰秀平傳命余曰然則誤矣今朝秀平居停主人雄之進出金及肴屬秀平曰備家弟宗七受坪井先生治吾子答為我謝焉乃是也乃召秀平不在

午後主人出巡病家余携廣藏出觀殘雪逆東行二丁左折渡橋又東行三四丁右折渡橋入小閭地名本塲本南所住初夾衢種冬青樹絕不見行人行數丁比屋鑿池大者數百頃汪汪如湖遶池種疎松及

修竹池外則溝水縱橫聚材滿焉每家有池每池有堤每堤有松竹每衢有渠每渠有橋每橋有餘雪余回不圖此都繁喧有如是幽境也廣藏曰某昨夏遊焉納涼最佳南行十二三丁渡橋又行十二三丁有店其側有天女祠祠南有露俳瞰倚店枕海岸前置數榻而眾望遠鏡今日宵晴煙暖波恬青山外低布帆內昂沙鳥和鳴群魚亂躍余曰此未必勝浪華天保山而吾久苦邸居湫隘今也病起神王加天色霽光美觀兼具故覺此勝迥絕爾店婢曰浪華安能及

此勝乎今新潮漫〻若夫春晩潮落白沙二里佳人撈蛤歩至品川客請再遊賞此地春也具喧鬧上良久去店西有碑書曰武州葛飾郡永代濱至吉祥寺門前二百八十間（蓋以六尺為間）夜半暴潮至人家悉漂没死者不少官愍之命永為癈地禁復構廬舍（寛政中建）岸秀竹成行中有官道殘雪猶堆北有一渠渡橋北移人家比列沿渠西行七八丁西北折渡一橋入街中廉藏指路南一店曰是名平清亭為江戸第一者店乃投焉室摹茶家飲食精潔名不虛得也既食日没西行又北折過正覺橋迺坪井氏　夜與主人飲話至雞鳴就寢賦一律贈主人（伶俜雞骨僅支牀鶴在天涯難舉觴年月）十來君誼厚九旬三臥我病長海門南望風塵大雪陣北奔雲意忙也倩書齋投宿去驛愁冰釋似歸家（題曰病起衛雪詰識斷同手）　寅牌本郷火

二十七日

使廉藏召秀平至使之府內即見廉平議右衛門謀吉野定五郎所謂名籍及證人事聞廉平有母喪寄男書及菓子又使廉藏赴日本橋買肴迺贈主人午後辭坪井氏倩廉藏及一僕齋肴來行過昨日所

渡毅橋東行十丁許北折行七八丁至扇橋不見僕徘徊尋之良久自別路來遂之福彌氏贈者主人不在見其子西迺數丁欲訪福次郎會其自後來曰某在福彌氏聞先生臨走出不及也余曰新居修繕一類吾子言畢別至吉澤氏今朝主人使秀平言今夕宿我故也主人不在余贈肴及扇龍助以賀秀平自府內即曰廉平曰籍及證人事唯命某既報廉平旨於定五郎矣秀平出棣園見謙山後安平次兵衛來附余後安近住浪華云　使廉藏送肴善菴　夜主人歸飲余

二十八日

與主人議新居修繕主人呂匠謀之畢主人曰此匠頗解棋乃圍棋至日午　主人為龍助加冠飯客余及其姻望田隆齋秀平他客五六人同席酒徹孫吉携廉平來至挽之曰昨日見屬之事聞諸寡君及大夫寡君令平井十兵衛為證人　與隆齋秀平出至濱街見塩田順菴曰定五郎欲見君乃之吉野氏主人曰借地事某將以臘月朔聞官官允不知在何日

然嘗不出廿日君宜與山川氏議為望前後移居之
備也乃謁山川氏點撿屋壁與隆齋謀修繕出秀平
別去至修理氏日没主人留余宿孫吉隆齋皆去
夜食後食日薑至亥脾頑背發疼就寢心下痞梗經
絡攣急大吐苦不異二十日之狀乃起主人及其門
人玄菴服藥吐益甚玄菴熬塩及石煖腹背疼稍減
而吐不已主人眠余謂玄菴曰今所服藥大苦故寧
急甚且欲服甘草芍藥大棗茯苓諸藥請君為我執
匕又服一劑吐止得眠時已五更

二十九日

平明孫吉來　余快如常余謂主人昔日我與君訪
龍信而疾發今將愈復與君訪龍信以穰之何如主
人曰善乃同出至兩國橋訪善菴外修理見之善菴
供飯既而渡東橋至龍信氏不在修理與孫吉出謁
鷲尾祠近主人亦帰供酒日没修理去余及孫吉宿
焉

晦

龍信子龜丸有病余為來信道已牌辭龍信日負道

将出請陽乃同行大七丁別過正念寺訪原氏采蘋
不在至玄朴氏飯焉研藏見來下牌帰府内邸信
道贈硯十兵衛及用人岡本彦兵衛來皆有事數日　訪
彦兵衛岡本十叔父　訪廉平　候龍太郎之善菴氏近
僕

十二月朔

平明與孫吉過待詔肆　與龍太郎出過竹橋一橋
谷藏三門至麴街訪服部氏遂入大村邸訪稲田鵬
之豊阜人大村徳之進皆不在訪春山於五宅廣邸

要之至番街訪平山名助其家燬不知所居西北行
數丁有埒二十人方調馬馬行疾不知其何人也佇
立觀之良久下馬至我前即名助也界其哭笑曰一
帰無復遺物昔日約君松華既為烏有尤可憾先是約送
松華言畢別北行地勢陡下深泥没屐困甚過尾邸前
出一谷門訪村田順藏於塩君邸出投肴店買食今
日快晴而寒殊暖如八九月候入午隴門出小石川
門申上牌帰府内邸春山送至快飯春山去日否明
日邊先生於駐春亭以賀快起　武助岡本彦兵衛

十兵衛齊藤順次伊東猷太郎來賀皆不值
二日
午前謁公賜鮓飢甚而食冷物余身生粟寒不可耐
公年幼不畏寒障戶盡開朔吹徹骨余恐疾復發憂
形於色公曰畏寒乎余曰病後畏寒異常人公呼侍
臣曰出大鉢侍臣諾不肯出余欲退公若留詔怪不
得已坐至中上將公呼大凡十餘度大遊不至乃退
則春山既俟淡谷淡龍者在我寓余頭痛涔々發一
支如凍不能自遷然以春山厚意異常不敢違之春

山曰公若難步行令舟余曰善哉出節遺門至尾張
屋氏買舟及酒肴既入舟疾益劇比入三彌濠昏々
不省人事欲歸春山曰公縱歸府内郎看病者不過
一二懶書生不若過吾所識之家養之淡龍亦勸之
出舟二子左右腋余而前時既晡二子曰日暮駐春
亭恐辱客且入玉明亭從之余就座即臥婦女十餘
輩交來打腰抑頸蘗視極惘服藥凡七八劑汗流如
泉小水數十行二子曰疾將愈皆寢別室余今日午
後不復食雞鳴始喫粥一乙終夕懊惱不眠事煋回

某家迎來送往月數百千朝歌夜絃飲食耽樂唯是
爲務未見就牀臥病擧家婦女終夜奔走供煎藥炊
粥之役者此奇話可傳也
三日
昧爽二子診曰病勢微退強出戶二子左右扶持僅
至三彌濠買舟午前傳呂平橋歸邸春山曰疾似風
邪不似瘧頃世間風邪大行至湯肆待詔辭治療其
業恐是也公元氣削弱故易感觸須用人參黃芪諸
藥強體也乃服春山終夕大熱不眠自以瘧復發矣

然熱而無寒意差安春山去曰某明日復來　櫻井
三郎豐太郎來不值　夜廉平使僕伊吉來看病
四日
服部子來於廉平見之　使龍太郎之玄朴氏乞藥
使孫吉之信道氏乞藥　病如昨　田內主税吉澤
玄龍來　春山來侍病
五日
信道來診因服其藥　黃昏節遺門外火
六日

三樹三郎来　春山来診　研藏来診　古賀博士
使人来招以疾辞　使廉平来
七日
田内主税贈枕及飣先是主税見余枕木而称項痛
自製縦枕包蒿変箕贈之誠厚足感
八日
使龍太郎之古賀氏謝　春山来診　廉平来看病
龍太郎病　謀之進晋三郎来至　南陵兄朱藏
十一月十七日東至　我寄大人室氏東　信遣使

廉藏来診
九日
龍太郎疾病招横山東元診之　前田晴齊藤堂凌
雲来訪　廉平龍右衛門来　伊吉来看病
十日
秀平来飯之　福禰来
十一日
病愈春山力也今年屢愈屢病皆因攝養失宜噬臍
無及今而後康義切自怠　櫻井三郎来不値　雄

之進来　春山使人来問疾　作寄喜聞贊子敬謹
辰見勝太郎東　外書晋三郎名
十二日
辰下牌出孫吉従訪修理遂訪塩田濟石誤書順菴吉野
定五郎皆不在訪大竹蒋塘屬買宅事渡新大橋訪
雄之進宿焉使孫吉帰看龍太郎病　先是米豊太
郎約訪川田八之助今日遣孫吉辞之以刺居多務
十三日
訪誠軒飯焉午後携文敬出東北行過雑肆買輪挽

至吉傳氏京之典主人圍棋宿焉
十四日
典秀平出訪修理秀平去余寒修理出渡甲渡訪藤
堂於靈巖洲邸之出賽深川八幡祠遂過吉祥院僧
功徳多聞谿谷僧仁出接供温飩戌牌辞送修理至
其家修理供酒凌雲老余宿焉
十五日
孫吉来迎午前辞修理氏訪須茂帰府内郎　廉平
以龍太郎疾孫吉獨勞毎夕遣伊吉宿我寓自十二日始

柳原火（十二日事）　堀内忠龍来（十四日事）

十六日

遣孫吉謝玄朴研蔵業贈金二両三歩研蔵来謝武
助偶至供之予壮矚飯　廉平来曰今夏官令傍
局五年以前所貸諸侯金棄捐其半賜之五年以後
所貸須全還昨日又令五年後所貸亦賜其半又令
諸侯及士庶人互相貸借者限本年今日以前不許
鳴諸官主客須誠實相交切勿逼迫呵責又勿巧詐
譎謀以苟得失義又令百工備賃主人或不能償者

不許訟之以上諸件徽邑関係不小欲急発脚夫報
令見敢告乃我尊大人南陵様闔二兄秉托焉　夜
至廉平氏孫吉走東告塩田淳菴至帰見之曰山川
氏欲得壹宅手所金十五両（未曼所買物而先附金日今附）敢告金
對曰昨日既附門生秀平金十両以趣君許蓋有故
未趣也今夕趣必矣冀明日携五金奉訪　凝右衛
門来

十七日

白川用人関四郎兵衛者携須藤洞然十一月九日
東来訪　先是雄之進謂余曰吾長崎之役将以臘
月二十日上途十七日開留別宴以招親故請君導
藤田吉雄諸君臨焉来牌要廉平将出或呼曰小石
川火廉平曰若火烈不得出也登観火臺視之既熾
乃同出過修理氏主人曰明日立春也土俗今夕炊
赤飯且留喫之余介廉平見主人主人曰始見不得
不与飲余曰雄之進恐俟待矣乃走孫吉之塩田氏
附金五両送報雄之進以我輩将至黄昏携修理出
過濱涯見前人蟻集問其故路人曰今晩（暁）男女情死

女先而男継也至新大橋過孫吉曰吉澤君既久俟
待客至至吉澤氏望田隆斎吉澤玄龍先在座而飲
少焉信道至亥上牌宴散信道曰先生宿我家従之
出門月色蒼（如）畫徹風不起頗似春宵至信道氏談至
寅牌

十八日

今日立春寄暁可人　平明起属主人買浅草川苔
合諸数日来所作東以贈浪華諸子毎人一封（春波備鳥
盍年良珠観鵞澤斎賢了九山信之助翠江大新晋三郎蝶之進敬讀畫聞）又絶封之猾

書晉三郎名主人佚涌良菴（主人門之）同席午後主人有
疾不暇而去其室使文敬（廣藏改名）送過吉澤氏托寄晉
三郎及和田新三郎本田欽八郎中尾半兵衛諸東
且屬買書主人方蒼黄束裝乃出過濱街訪塩田淳
菴淳菴出昨日所附山川氏十五金條所余至修理
氏不在日既設余腰痛謂其室曰某病雖夫子不在
借書齋休焉何如其室曰諾乃使文敬去玄菴爲余
挖腰良久主人帰見宿焉

十九日

昨夜闔台駕明晨過両国禁衛来往故晨起已牌解
郵主人使其門人関口莫齊送　康平柔　孫吉曰
昨日吉野定五郎長官（世日中語支記）巻大岡兵庫君使人
来問府内留守中島清記曰貴藩有廣瀬謙吉者乎
曰有謙吉欲借我舊吉野某地有諸曰有既而清記
使瀧右衛門来報有此問答於某矣先是莫五郎謂
余曰大岡氏使人問君名籍於貴邸即借地事了也
速報我故東定五郎告之　康平遣伻於吉澤氏困
東秀平招之　使孫吉之研藏氏約明日訪堀内忠

謙

二十日

巳牌将送雄之進携孫吉至吉雄氏主人曰向吉澤
子曰上途在午前猶早且緩話余不心安走孫吉視其
行色逸曰今朝巳發矣乃與主人謀遣孫吉及玄菴
追雄之進於品川而謝不及之状午後携修理出将
訪堀内忠謙過京橋西南風大起黄埃如雲殆不能
進至芝口（衛名）修理訪秋本長左衛門者介余見之主
人佚涌酔甚至上杉侯邸問堀内氏何在曰在西北

隅邸極廣長（行）丁許入忠謙家研藏先来待焉主人
佚涌且職上杉氏學政既而揮毫題詩日没同研藏
辭至常盤橋門外北風劈面借遇州着行勝疾走研
藏別於江戸橋余送修理宿其家　孫吉玄菴帰曰
比雄之進将出品川及焉　亥牌浅草火

二十一日

使孫吉訪秀平遂帰府内邸看龍太郎病　携玄菴
訪塩田淳菴遂觀山川氏宅而出孫吉来玄菴去哭
孫吉訪秀平及雄之進義母又訪福次郎不在訪福

彌主人供飯福次郎亦來見午後辭出南風大起遇
扇橋南行至坪井氏主人不在其室曰拙夫將夜歸
請綫座余疾發頭痛發熱乃借其書齋而臥服文散懷夜
深主人歸見　使孫吉歸府內邸

二十二日

巳牌孫吉來迎秀平送訪淳菴買宅事就先是山川氏
既取手附金而悔欲破約責直余與淳菴持不可告
諸定五郎定五郎亦恐其欺妄詰之山川氏窮因淳
菴諭至是約以二十四日所宅於我訪修理不在乞

飯而出歸府內邸　飯孝平畢即去　龍太郎痛如
舊

二十三日

携孫吉出至學問所訪齊藤順次三樹三郎曰羽倉
君遠釋乃要三樹三郎出訪川溪邕之丞於古賀博
士戌遂至羽倉氏門前門鎖如舊知遠未釋乃訪玄
朴主人方携糕留食出至濱衛訪淳菴不在訪修理
主人供酒宿焉孫吉三樹三郎去　亥牌街人忽呼
曰火須臾又呼曰火如是數次終夕不眠

二十四日

睎爽修理曰昨夜火七所江戶雖號多大一夕七大
亦稀　携修理至山川氏山川氏書宅券而附余秀
平携福次郎來與山川氏以金七十九兩初約曰八
十兩山川氏中變納取器具數品故減一兩云贈地
主吉野定五郎以金十兩余買宅不買地地猶屬吉
野氏十兩即明年三百六十日地資也　修理使淺
菴來助諸務祐吉文敬亦來助信道使僕七藏來視
雜事　山川氏常蓄贅七八人吸余入贅來出來往

雜遝兩家器具混亂座中不可分識嘵甚山川擾擾
在京師其子寄時某來賣宅與家贅大詐益山川氏
居家贅豫收其宅資及販宅於余不告之至是家贅
姑悟呼曰數人如是豈非盜乎不肯出去余既入其
詩方酬家贅諭余曰此事不關新主人然贅不得速
出請恕余曰吾突如來宜矣公等速徹且數日淹留
贅悦與山川氏論益急日沒始出去曰新主人他日
復相見孫吉等皆絕倒余曰何故曰彼無目而曰相
見不亦紕漏乎　淳菴來視諸務且送飯賀新居

新居門前有一條溝横南北廣可四丈因潮盈涸西岸曰竈涯東岸曰久松涯兩涯通以數橋門北數步有小河橋橋西商估所居地隷坊正橋東多諸侯及旗下士邸第吉野氏地在東北有牧野侯邸（侯覽遠江守）南有旗下某君第今與淳菴中分其地今居南淳菴居北而地主居東地皆百坪（方六尺曰一坪）今宅西南隅有一舍廣可設席九疊（竪六尺横三尺曰一疊）中央即門也西北偶有厠門內有磚一道達式臺式臺横九尺縱六尺南玄關廣六疊玄關南有一室號曰第二室廣八疊玄

關東有庖縱四疊横二疊蘭席與板床相半第二室東有第三室廣十二疊其東有第四室廣六疊玄關面西二室面西又面南三室面南四室面南又面東玄關及二室上有樓廣如其下庖東有倉横九尺縱一丈二尺倉有樓倉東有房婦女所居廣六疊房北有浴室横一丈六尺縱半焉房面南又面東浴室面北房前有庭縱二丈四尺横一丈二尺庭南有書齋廣八疊面東西北三方齋東隅有小室廣三疊面南其東隅以墻墻外即吉野氏也二三四室南有庭縱

一丈二尺横四丈八尺凡戸牖皆面東南敞豁余從來所居未有如此廣且明也　今以來官允不得吾居（凡借旗下士地未得官允不許入焉）之修理氏宿秀平玄菴守新居

夜與修理步巡街中買器具

二十五日

先是信道謂今日以豚兒疾痊將觴諸醫期在二十五日請臨平明與玄菴之日本橋側買鮮鱗贈諸坪井氏　遣秀平孫吉於府內邸以收家具將移諸新居　暮研藏（至）與之赴坪井氏主人設盛饌玄朴戸塚

靜海林洞海田上耕雲等前後至戌牌客散余宿

二十六日

午前（自）坪井氏至新居信道子安貞門人黒川良安文敬送至助我涯堀　午後與文敬出至柳原稲生涯庵車而之府內邸本年五月二十九日與南陵兒至邸而後一百三十餘日至是始買宅他移非無弃州之想也之藤田氏平井氏小林氏橋本氏岡本氏山內氏中島氏瀧山氏告別申下牌車夫至請邸監閱北門入車積家具焉廉平昇兵衛佚二僕荷擔運雜

瑣器物黄昏至新居　夜廉平昇兵衛来訪　龍信
修理来飲之　始察寓新居　龍太郎病未愈要之
同移

二十七日

吉野定五郎来曰居借地件今朝始得官允自今居
住唯意　信道来贈梳　龍信来　淳菴来贈糕
福禰齢子集来贈金五百疋　龍右衛門豊太郎来
夜之修理氏　夜半西北風大起窓外人呼曰火起
而視之焔威甚烈然煙南靡謂我家在北不足慮也

乃寝終夜震爆有聲

二十八日

昧爽火勢益烈紅煙瀰漫日色黄無光或云八丁濠
築地既燬　作寄大人南陵兄藤田平次兵衛晋三
郎柬遣秀平於府内郵托諸廉平　修理来　定五
郎来　未聞要龍太郎之修理氏登屋脊危欄以望
火處風力始熄煙氣稍微龍太郎要余往觀渡江戸
橋右折至鍛冶橋外濠左岸家既燬然瓦載路正南
黒煙繁興和其方燬入門觀津山邸關火自此邸出

而唯公宮燬其他諸士居皆完邸東長堤種松外有
大濠而火延濠外西風迅烈可知也南行過奉行廳
前鳶者〈俗謂業滅火者鳶又曰仕事師〉曰數千群立堤下或把鳶背
〈林端坪巨梃者〉或阜長梯喧嘩靡沸西折出日比谷門至佐
賀侯邸前東折沿路墨具山積殆不得過至山下門
門少燬出門将赴本街烟氣昧日瀰泗横流鼓氣直
進數十步炎風吹面熱埃熏足余顧龍太郎曰若々
卻走入門官騎二隊亦将出門皆為煙所遏一時来
往人混如亂絲不可理監門厲聲叱曰疾行勿遅滞

家益惶惑不知所為余輩幸而得逃延佐賀邸前南
折行數丁出幸橋門濠右一倉方焚紅煙横逆七八
丁或曰朱丹砂棧也佇立觀之忽有一隊士人率鳶
者南来又有一隊北来相遇橋南南士異北鳶肩摩
士顰之鳶七八人将執士士十餘人争進執之鳶大
呼曰汝何人敢不畏官乎士皆歛手北士十七八人
進觀南士於是南北分曹各奮鳶嘴梃刀相鬪者百
餘人傷夷陸續余謂龍太郎曰吾生昇平始見戰塲
龍太郎大怖股栗携余袖曰危哉危哉性命恐難保

盡北迫余望北方又有一隊士人鳶者將出門而來
乃回進退俱難不差避諸路隅也飛登積炭上橋左右皆
燒家器物炭推而墜轉入關閭狼狽失措匍匐僅登怨有
倭人數輩議和南北休鬭則去南隊似少屈而有餘
侶及橋與後來北隊遇皷旦鳶亦各舉鳶旗鬭不畏
初又有講和者休去余乃東行二三丁人益雜擾器
物益狼藉無容趾地推排良久至新橋北折是地今
朝既燬煙氣全絕灰土猶熱街路廣豁不僅見器物
經銀坐尾張竹川金六諸街亦皆無子遺至京橋唯

餘趾燒及水際濕煙簇起東折行二三丁又有一橋
亦既燬更東行北折渡一橋入材木街行二三丁火
止焉蓋火自津山邸出東延至八重濠南轉及築地
又西轉及山下門南北十二三丁東西十五六丁東
南隅三十餘丁坊數百戶數萬矣有方滅火處有既
理灰處有設板籬劃宅蹟處有構屋開店如平日
處夫回舍則火後不理灰數日如此等狀非親睹者
雖語之或不信也申下牌歸家

二十九日

使秀平之信遣氏贈金二百匹紙一束之福次郎氏
贈金百匹　贈淳庵西筆墨及紙一束贈定五郎酒
二升淳庵來謝　林洞海來贈陶器　夜與秀平話
修理歸路過麪店　與秀平龍太郎預具元日膳戌
下牌就寢

天保十五年甲辰日間瑣事録

元日

余年三十八。與門人古谷秀平時任、龍太郎西島孫吉在江戸濱街久松坊新居（余生平傚居宮職物買宅）室谷辰氏兒孝之助侍大人於日田　卯上牌，與三生鷹居蘇食糕而着新衣，及上下（僕婢）拜諸神及故國　作元日詩（生年三十八始過大新春幕柳營門懸掛松虎 筆均備無諸務擾所得一心醇家香應安便坐）（西拜禱類）　辰上牌吉雄修理亮來賀，與之出，龍太郎從賀吉野定五郎、塩田淳菴，而至修理家，修理供酒。出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　二七

西行二丁，南折過小網街，乘舟渡甲渡，過野田希一於其門外，引入室曰，寡君名某將往，君且飲。需屬其妻觴余而出，余飲畢。五弓豐太郎至，與之出。豐太郎曰先生今日過川田氏，某請從。余曰善哉。賀戶塚清海（其家在一氏南）壽西行過中橋，入鍛冶門，訪川田八之助於祭酒林公邸內，相見。余曰某客年至此地，當首謁祭酒公及武部君，而罹疾，未遂初志。君願為我謝。八之助曰諾。出入馬場先門，往々過諸侯自朝謁歸。鹵簿嚴肅，從者亦着衣冠，轎馬雜遝，來往混亂。東行二丁，南折過若年寄（閣老小郎）署前路，右多郎茅，左則列松在堤上，堤外即濠也。行六七丁，出櫻田門，入大村邸賀稲田鵬之丞。卑人大村德之進，皆不在。出西南行過赤坂門側，及紀尾井（地名紀公尾公井伊侯邸在焉）入竹尾氏賀服部權大，不在，見其妻。出過四谷門，沿濠東行，入塩谷氏賀，村田順藏出，至午辭。門外投有店午食，出豐太郎則去，賀佐藤古賀兩博士，見川添甚之丞，於古賀氏堅出過昌平橋，入侍內邸，賀小林孫太郎、平井十兵衞、中島唯右衞門、清訓閣、李秀兵衞、竹內壽平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　二八

藤田廉平、渡邊右衞門、山田武助、山內玄民、上原莊右衞門諸家，而至侯所，侯引見，賜餅。日暮復入廉平氏，主人供飯。脫上下着，行過柳原南折，歸寓四更　客膩相良文敬、鷹學僕（僕而學書 之頭學僕）吉澤雄之進、蘆炊碯皆約以二十日至。遂約新居，侄偬薪水之役。強留龍秀二生，任焉。又謀諸廉平，廉平昨夜使府內邸僕粂藏來，失道不至，今午始至　夜黑藏入書齋，咬新製障子，起龍太郎，撲殺之　今日快晴暖如二月之初，日沒天陰　五弓豐太郎來賀

二日

早起爲秀平等作書數紙　田川喜之作（客年識於吉澤氏）
林洞海大竹蔣塘小國剛之並來賀　修理相招侯
朝食　吉澤氏放猩忘解來　夜修理來

三日

之修理氏與之出賀梁川星巖又賀伊東玄朴不在
見青木研藏研藏曰玄朴將之肥前上程期在五日
余曰客臘先生（贈玄朴）約贖拙荊至某監謂先生忽此
恐不能如約也請吉子醫門之而報我研藏曰諾出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　二九

賀護願寺龍信主人供酒飯黄昏辭過倉前路於兩
國橋西畔欲訪林洞海暗中失路不果迺下畔歸修
理送至　今朝議論諸　相良文敬齊藤順次田上
新宮來賀　福島屋彌平來　鈴木春山來留之宿
淳庵（塩田淳庵此後除姓）來

四日

與春山出賀坪井誠軒（信道別號）主人設酒曰玄朴明日
上程請與先生象母送諸品川矣余曰諾出過扁橋
賀福次郎福彌皆不在歸路投有店飯賀吉澤氏母

及玄龍（時過吉澤氏）寓　田川喜之作來畔歸春山去　遣
孫吉於研藏瀧右衛門二家許　前田晴齋持田隆
齋來賀　吉野定五郎贈肴　龍太郎歸鄉（客年隨余東遊）
（同居二百四十餘日）　余藏頑鈍無比東瀧右衛門告之瀧右
衛門使僕林助來余藏去　龍信來贈金二百匹與
之出訪修理主人設酒戌下畔歸

五日

昨日余欲取客臘余八托府内郎寄南陵兄東屬諸
玄朴東廉瀧二子請返之二子返余三所託東先是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　三〇

余賂二子屢問余三東既發乎否二子答曰既發元
日余又謂廉平曰彼東能人日前達浪華子答曰余
四發之矣中間不過九日我保其必人日前達浪華
也而忽返之余疑團不渙昧爽遣秀平詰之且取余
八東二子答曰四余八來嘗發俘也實將以明日（新正
六日）發俘余八貴東既送官看封之我保其先玄朴至
日田請莫疑余謂秀平曰二子非有大利害而數兮
如是欲以理國事不亦難乎　昨夜暴暗而雨昧爽
遣孫吉於誠軒氏問雨如是猶能舟行至品川乎答

曰微雨也不妨舟行然時既是某不能俟先生請別買一舟乃遣林助於柳橋買舟辰牌舟至舍西渠中携孫吉象馬雨晴日出出渠入隅田川沿流過永代橋下經佃洲右觀藝尾二侯墅及濱殿長堤如帶列松齊假山垣邊小渠縈回亭子畧約交互成趣海中往往立杙書曰殿前禁漁微左顧滄海浩渺曠煙四浮遠山近峽靄〻如睡微風不動曠日在波使人心曠熙氣暢已下牌至品川距岸猶半丁而舟膠不進舟子負余及孫吉傳岸岸有梯登之入街南行至驛亭

問伊東玄朴至焉乎答曰去既久乃疾走七八丁達誠軒僕曰我主送伊東公來追問在幾丁外乎曰可五六丁乃益疾走二十餘丁不及余汗流氣喘不能步使孫吉騎昨日所載諸東大人南陵兄岳翁平次兵衛子三郎小竹藏之追事追之余投者店俟之良久孫吉追曰及於二十丁外矣午食而出至向出舟處潮落舟在數丁外初舟子曰公歷則宜假小刀追舟欲雇小刀問諸賣茶店皆曰無店側有一翁曰與我百五十錢歸之許之翁下拼舟一刀至孫吉將赴檜逵別去余坐刀中刀下

深泥沒踁而無水翁立泥中操刀尾推之而行初頗疾稍而膠不動翁左支右吾不能行之余倦甚翁歎曰某年過七十固知我筋力衰然豈延於百五十錢為此不量力之拳羞矣哉見汀際一少年立呼之少年至翁曰汝救我少年曰諾翁去少年推刀頗速入舟舟子恨曰何是携帆余臥睡比覺至靈巖洲申上牌至渠口潮落不得入焉乃出舟歸　川添甚之丞賴三樹三郎率聖堂生高澤仙之助藤井呂一郎伊谷素三郎來賀不値　菊池孫助淺琴俗稱　釋東景恩塚

敬甫客職東　夜修理淳菴來

六日

過待詔肆　修理携看家至識明日宴客事　修理父堀内忠諒來賀　俄答淺琴東於新泉坊河内屋

平明大霧四塞咫尺不分物色客冬唯一雪而不雨殆七八十日除元以來奇暖日加人皆恐有天變

吉澤玄龍來賀　午後修理來欲要余遊龜井戸菅相及梅莊余辭途遠曰不過二十丁乃從之出玄龍同行二丁別去渡兩國橋過善向院側直東行十

丁許左右多侯邸又旗下士所居北折行四五丁出於割下水（街名）江戸地街衢斜曲無一條達者而至此所謂本經緯甚正能見數十丁外然人家稍疎更折渡一橋北折右（有）侯第左多烏樹行二丁東折行一丁又北折人家益疎行五六丁入街中行人肩摩東行七八丁渡一橋更東行三四丁北折行一丁有石華表揭書業平府三字入一門右有小祠銅瓦色頗小池繞曲渠渠焉過者皆攀欄而登池外迴以藤棚池內種杜及梅池心紅鯉錦魚沿涯揚波右有小祠湊

紅色梅花一樹始開又有曲渠過之亦右有小祠又有曲渠凡三橋中者差平入樓門右有古梅一株名曰飛梅祠不甚大而清潔可觀上殿拜而出東行數十步有一祠書御嶽山三字穿祠境東出雜樹蔚然左有一寺過其前行二三丁小逕屈曲不復辨東西矮松修竹往々數列慈園蒔畦中皆種樹者所居修理蒼黃曰梅莊當在此際而不見何也得田追一丁許呼曰得矣北行二丁許入一人家所謂梅莊也初入門古梅數株雜竹柏間行數步雜樹成陰其下多

碑碣刻今時閭人文詩然乎々無足觀者行數十步有假亭其前後種花盛開淺紅太素掩冉相映花下設榻數十遊人卷踞焉喫茶花抄往々警評歌風吹翻翻執而視之皆至拙不成語余謂修理曰某嘗觀月瀬代水岡本梅花如此地不足當其萬一而都人士嘖々賞之井蛙不啻也此與浪華梅莊伯仲然從醉客雜遝不堪殺風景此諸客肅整不敢高聲語言風趣差勝修理曰今末全開故靜而已既全開則雜客家多十倍浪華實出莊取故路至家時逶迤處南

有一刹門署御成門三字蓋文恭大君所嘗過也入焉出南門顧視即向所見之路左寺也南行過村家間數丁西折出於來時所經街中投有店命酒食鯉羹出日將沒渡橋南行取生路修竹成籬皆諸侯別業也西折出於田間行數丁入街中短籬蕭索官徒士所居行七八丁至渠上左方侯第比列右則樹林行十餘丁西折渡橋入街行十二丁出於兩國橋南畔凡周迴百餘丁憊甚修理初言欺我也黃昏歸客與徒三郎携藤田平次兵衛客職東采賀

七日

曉來大風撤屋寒如嚴冬　修理招僕七菜嘗與浴湯歸　修理訖信來佐宴客諸務　申牌誠軒淳庵修理訖信研藏蔣塘林洞海春山志水八郎兵衛（客年有力於宅事者）買許後來會飾之誠軒以疾先去春山大醉戌下牌諸客去春山眠至丑牌忽起走出使碑門其故謝曰秋醉失禮懇悔切心不可復止也留之不可遂去福弥次郎吉吉野定五郎招之不至送定五郎勝藤豐凌雲亥牌至謝曰某今日醉於他處故後以

秀平有勞買宅亦與客位　丑牌雪比明既消

八日

修理來供午食　淳庵來和其所贈詩（平生素願一朝伸卜築求隣得好隣墨價互通歡與主詩經相正復呈人書聲隔壁共殘夜香抄出籬分半春痛西來期已近笑新尊巷惟運龜淳庵居其隣毎日來値故以下不必記）浴湯歸

九日

時與遐待話歸及湯歸比歸閭門閑衛人曰大君遊大川館（大川館隅田川館備邊也）故禁行人乃之修理氏食焉辰上牌歸門既閉　灘右衛門櫻井三郎來賀　移几案書齋東隅室　午後修理來與之出至靈巖島賀凌雲醫平井偶來因見焉出過永代橋養深川應仁祠間有濁樓跡假山結構太巧修理曰聞此假山始費三千金矣客年儉令下故毀權云假山之南梅花數樹方闊達祠西北隅隔垣見假山峰巒戴石修理曰此所謂永代寺冨山也仙臺侯造此贈寺云至吉祥院僧功德院見與余圖模供酒飯日没寒風栗烈僧曰今夕請宿乃使修理僕歸家秀平告留宿惟寺客宗二見夜半城西火

十日

平明與修理歸　秀平曰昨日大槻俊齋來賀林洞海來謝小國剛之至華備者小濱朴助遠藤勝助來聞修理父之麻布截得藤洞然來表書閣四郎兵衛名托焉　昨日櫻井三郎曰某所善石河嘻之丞者將鏞甲府賣其家具君無意買之乎余曰素所願也三郎曰某見嘻之丞諾君意君明日訪彼氏午前拓修理與訪石河氏（家在隣坊）主人年可四十七八謂余曰數日前既販家具於骨董舖矣若知君新居求器

物我將止駄之而贈君我得謹遠論將孰論所求器物我豫想使地人利我新至故貴其直我何以堪乎君之今日即我後日也所謂易地皆然者我敢貪乎ゝ直乎余買几及煙盒茶筐櫃四物而出既歸家嘉晴之允禮讓有君子風走僕餞半紙一束唐墨一

河本幸民（識者煙也）携其頃文次入門入塾余至江戸後執束修者文次為首　傳師七來遷井寬（七其名也識新所識）

小林孫八郎來賀　前田晴齋來　龍太郎來

十一日

始講世說　修理豐太郎來　稻田鴨之丞以其父命贈鯤子一筐　作答東晏東又作答貞野嶼東（外添）（寄小竹東）外書河內屋茂兵衛名使秀平送之脚夫屋

十二日

昨夜石河晴之丞東曰君欲買我器物請詰朝臨昧爽赴焉其妻白（見）拙夫昨朝既赴甲府屬妾曰善謝廣瀨君贈余晴川院畫一幅又使其族永田某見曰午後晉量師來定器物價請君復勞玉趾乃追之修理氏約借其僕（將取石河氏家具故）朝食焉過待部師歸路訪浮菴　中島清記來賀話次石河氏使人來曰速臨乃告客以其故携孫吉文次林助修理氏僕之石河氏其妻不在永田某見贅雜器數十品命諸子擔之往復數次畢歸家則清記既去　修理父子來　傭七來理庭中癈池孫吉文次助之　秀平去入坪井氏（在余家二十日）

夜孫吉訪秀平因栗誠軒

十三日

栽寄稻田又左衛門江頭官大夫朝長周平中尾平兵衛福田波多中村三子栗達林助大村鄉托諸稻

田鴨之允遂之服部氏問鄉信來不　櫻井三郎平三木熹三郎來曰今日欲觀隅田川梅莊何如余曰善其出濱兩國橋午食者店三郎曰某且訪所識君請待我潮川氏乃喚熹三郎之善菴許見其夫妻及子主人將供食余曰既其妻不可具膳初出家余既飯至者店為三郎一舉著至是勢不得辭復食飽甚村尾良次（十五年前識於日田）來訪主人因相見木下逸雲子源太郎者亦見三郎至出北行數丁買一舫乘焉至三囲祠北出舟登堤行大七丁右折行二丁許入梅

莊見川田八之助一撮則莊比亳井戶地敞樹多頗勝馬綠萼紅葉種々競奇繞莊一次出歸至牛女祠側三郎曰且一酌東折行一丁投一店賞庭廣豁有假亭數十入東隅亭命酒食既而出將買舟子貪直乃止步堤上風埃如雲眯口塞鼻過牧野唯助渡東橋訪龍信不在知與三郎謀將詣羽倉公故遷回待日暮過下谷三郎過所識家余與熹三郎先行買菓子三郎及馬入羽倉氏見公公坐居既經百日余謂必憔悴而康健勝常日曰吾無事日讀通鑑閒有所

見輒筆記既成二冊示之三郎壽三郎去公留余話至子牌促僕送　子下牌半篝火　佐藤博士門人中島衡平（加峰雨子）長藤井呂三郎來不值　備師七率匠來謀書塾經營　夜大風

十四日

七金一兩三步遺孫吉名秀平至謀之秀平曰十日前事亦七金一步二朱心竊怪之今而疑念釋蓋夫已氏所倫夫已氏余所觀甚固知其類劉乂然謂其人既飽艱苦必改惡入善道也故坦懷待之毫不疑猜而猶仍舊不悛孰知其後來取敗実慢藏啓其心余過也何尤夫已氏　備師七復與匠來　修理來　佐野惇洋來　終日寒風（冬至後七十日而寒於臘此地氣候莫測）

竹田冨藏俠人來因贈羽公鱲子腊

十五日

過待詔肆及謁肆　中島衡平來　備七率匠八九人來營書室土木支撐滿庭塵埃飛颺室中　稲垣攝州臣小濱朴助者率其子小太郎門人島村雄藏紫田榮藏松井元篤神谷五百稀及沙圖剛之洸來

曰某三十年前謁家先生日田矣近讀折玄深感其切事情實百年來絶無之書也是碧州著乎余答曰否即家翁著也朴助年可五十七八白鬚蒼々言止老懷令欲留之話修理率功德院澁谷宗仁來先是與宗仁等約今日訪小畑詩山者乃辭朴助而出瀧而觀橋北行未至家橋數十步東折行一丁入陋巷詩山家在焉詩山年五十業醫善詩爽快善談大悅曰吾耳君名久矣何年少也供酒有盛饌實娟其見愛下牌辭出買舟乘焉淡月朦朧風収波平漁火近

遠泪舟断續絶不見畫間騷擾之景使人自生江湖之想至両國南畔與修理出舟別功徳宗仁二子在舟訪將塩先是蔣塘曰十六日會客請臨今朝余送酒辞不能往比至宴散唯晴齊等數人在焉大橋順藏鈴木松嵐者見余喫茶而去戌下牌帰　作寄細木邑五兵衛柬

十六日

傭七等来如昨　淳庵研藏凌雲来供善妛　晴齋来　遣孫吉於福彌氏取金八両　與研藏訪誠軒

不在貝室見供酒日暮研藏去来時見遊人數萬先塞衛中間貝政曰賽閻魔祠也夜携文敬至正覺橋南折行一丁至閻魔堂前士女雜遝月中塵起不入祠而返誠軒氏主人既帰話至戌牌辞出見西北紅焔焦天路人曰本郷大墨燒數百家矣　齋藤順次春山来不值

十七日

傭七等来作浴室　遣孫吉於土佐邸托寄三宅大藏柬　昨日余謂研藏曰明日相訪午後携林作訪晴齋於両國橋南米澤第三街晴齋曰高久隆吉近藤舟助者欲謁先生請援坐余告將訪研藏之状主人曰蓋東名之乃載東遣林作焉二子来謁隆古畫人露崖子也出仕女與侍児携書畫卷數幅出遊圖請即席賛之余把筆直書曰残日烘窓春夢断鳥鬟鬟墮不勝懶欲看畫卷竟慵看旁與侍兒尋女伴二子去與主人圍棋日將没林作不返乃與主人出赴研藏氏研藏曰某頭痛不得應命故謝曹伴矣又與研藏圍棋約輸者供酒者研藏輸將赴書店玄朴妻

見使湯飯乃止酒下牌辞出途與晴齋訪羽倉公論公所書通鑑批公大悦嘱戦且牌辞両下借雨具而帰　廉平記信廣瀬元恭来皆不值　發寄甚五兵衛柬

十八日

匠来如昨　齋藤順次来請罵其所識弓削氏子供飯與浴湯辞　余將招十兵衛柬廉平告之荅曰明日午後奉訪　関四郎兵衛来　修理父子淳庵来

十九日

匠去茸屋師事　来牌十央衛廉平来曰我舟在紀
郷前乃与出棄焉過永代橋下迤東轉過蛤川至有
店平清氏後門呼婢二女出迎引入室隣室雑客数十
喧甚店人皆酔久不出酒肴余叱之始出飯余復叱
曰何無酒也店婢謝過徹飯器而不出酒屡叱之家
婢交出謝皆大酔不省人事余輩無如之何日将晩
酒肴始出急而直詰之惶惑不答以上牌上舟帰至
霊岸（余家西岸）口出舟別二子路暗不分東西問路人而
至家　修理来　竹田冨蔵来至

二十日
書塾及房経営訖命孫吉文次糊障紙　春山来曰
君隣坊加藤善菴者欲請君使某介明日請臨　風
邪服修理業（元六）　淳菴来贈糕　修理来

二十一日
晨過待詔肆比帰大君遊亀有（北名）間門閉乃入湯肆
出門既闌　中西耕石高橋謙之進志田敬助寒冬
来至　午後春山来将導余之加藤氏余曰足昨日
報善庵以僕将詣之状乎曰否余曰醫人多務非豫
報恐不在家見試先往春山去追曰果不在詣次歳
名昌山者来亦将之加藤氏也（蓋与春山有風約）昌山年四
十餘善詩外春山請結交良久善庵使人来曰既自
病家帰不與春山昌山往善庵年五十五六容貌魁
梧言談如流少學大田錦城著柳橋詩話詩文呼醫
林佚酒使醫人安朴（志世）亦見安朴善隷書善庵曰先
生新至寡塵宜開詩社飲酬日没主客皆健飲余稱
不能飲戌下牌欲辞主人不許偶誠軒来至曰明日
荻府吏人早至請昧爽臨乃告其故而已

二十二日
昨夜微雨今日快晴晨発文次至誠軒氏辰牌客来
至与誠軒門人某北門外負暄某曰公観冬木（坊名）天
女祠乎余曰来某請導従之西行半丁南折入隘巷
東轉入人家門中某曰是豪商冬木氏宅也本坊名
以其姓其為故家可知聞淀屋辰五郎籍没其貨物
官売悉入是家庭有大池水鳥浮沈賑池東径南行
半丁許有天女祠老木蔚然踞幽南望蒼茫昇低状
如岡阜往々見陂地某曰皆冬木氏地而借人宴飲

祠後徑西行二丁許巨木叢草頗有山趣不圖江戶
中央有此勝境矣徑窮又有稲生祠取池西路北行
外邊又有大池沈家材焉兩池之間劃以美篙長數
大一周出於內庭梅花數株一女彈琴窓中余謂某
曰塵海中亦有清受如是清福者乎可羡返誠斬氏
已牌客至誠軒引余見焉村田四郎左衛門孝謙粟屋
隼人留守居山田又助直右筆能實洞菴侍醫皆進膝通姓
名四郎左衛門年六十左右方任莪國務以才幹名
坐定首問治國之要余曰物有本末問何以為本答

曰在格君心之非問答凡數千百言余所言不外誠
意正心四字又說時中四郎左衛門悅主人供酒飯
有盛饌日沒客去余獨留至酉半上牌主人妻孫文次叔母
見林作來迎乃歸野田希一方來相俟曰明日臨余
謝曰明日與人約赴鰻鱺店請卜他日　修理淳菴
來不值

正月二十三日

吉野定五郎（以下有姓）来請書借地券　田上耕雲来請聴講　田川喜之作来請聴講　晴齋修理淳菴来服修理薬（三貼）　先是與十兵衛約今日過鏝鐃店午後携林作至室街浮世巻大金店十兵衛来至走林作迎之歩馬十兵衛携康平壽平昇兵衛至十兵衛俟余以報十九日遊既而送十兵衛至其家話久之出一昏徒見曰大阪所送公器物至乃往撿之過康平氏議借地券事（十兵衛皆請人）　遂唁羽倉公話至子

牌公有鵝属余曰某報知已在今日敢不盡力　龍信来不值　備七作籬成至足経営畢

二十四日

定五郎来聴講　遣孫吉於福補氏取金五両　誠軒来曰今日會友請臨公若性雨（天時不雨）　墨帰途以舟相送　未牌研藏大澤良菴石動大八修理耕雲（田上）（耕雲以下省姓）及玄朴門人数人来會将赴坪井氏皆曰天曇而寒莫如乗舟也余與研藏閑泰貼舟傍人分黨属馬既而余勝乃命舟乗於紀邸側至誠軒氏會者五十餘人主人使余為客有盛饌余席上作書十餘紙戌牌将帰主人命舟余辞主人曰言不可不践也乃與研藏等乗舟至半途舟子曰湖落舟不入竈涯余店所如何衆議所向余曰新大橋可也路平而近修理曰永久橋可也路太近從之将上岸而下岸前有器約出舟登焉艤舵太若既上岸北折渡一橋東轉又渡一橋修理耕雲別去行数丁始至来時入舟處則遠信新大橋衆始知為修理所賣（為其所謀也）矣研藏等送至

二十五日

終日陰寒至夜雨雪　溪琴新年来至　誠軒来曰荻執政益田刑部欲以二月朔相見敢告

二十六日

昨日欲為羽倉公訪松埼懶堂以雨故止昧爽蓐食携孫吉林作出途中使林作先行報春山曰恐将訪懶堂独行倭路顧同見往出櫻田門微雨近三宅侯邸林作齋傘出迎至春山氏雨大降主人曰且坐余曰我買轎而往見須止読次陰雲忽散旭輝満窓春

呼曰幸哉乃與出西行至紀尾井使孫吉別行之服
部氏問郷信到西紀尾井地勢忽上左右人家一屋
高一屋如鴈行然俗呼曰紀尾井坂坂上列松成行
於下黄草連離頗有山趣行數百歩左右有柵名喰違門
而無門監中央設小門出柵左右見濠地高距水可七八
丈果南谿然一眺萬井至紀邸前西折行一丁許春
山指路右一家曰是紀府儒臣遠藤勝助宅也先是
勝助来訪不値欲謝之介春山入見勝助年五十餘
軀幹雄偉類武人將設酒余辞以前路猶遠乃[illegible]徹

肴蔫酒獻酬畢出天後陰而風傍紀邸西行路太廣
南折地勢稍高前見青林一帶劃斷街衢春山曰彼
林即紀邸後囿其廣冠諸邸地勢下又上傍林脚入
街右轉地名稱太原紀邸畢馬人家蕭疎梅花往々
出籬極似村落久住人馬忽擾之間至是氣暢適娯
不覺路遠過青山等地益右轉左右多廃塁仍行二
十餘丁出於田間右多阜隴左有杉林地勢高低時
見種樹家中庭紅白梅花盛開行十餘丁出於熟路
即去年赴羽澤過焉午前至慊堂氏塩谷量平見曰

敝師疾病恐不能相見入量平室休少焉量平侍慊
堂意曰遠然遠路而不能見謝々余曰某有寄識願
一言即出量平告諸慊堂慊堂曰然則卧蓐而見恕
無禮引入其卧室主人曰某容臘来病喝屡閟絶今
日陰寒頗覺劇矣余説其耳傳羽倉公意且議之主
人曰久不聞公消息竊憂之今聞確信心降所囑敎
諾為我謝公曰人事天之所賦不狂深憂過慮也古
人云何必嶺海萬里外而死人乎公思之言畢主人
引春山診又引飯肥人安井忠平十七八年前所識堀

田稱州臣海野與助相見諸子辞出主人留余托送
濵松侯所賜菓子於羽倉公曰侯向得謹而赦贈某
以此是嘉例也祈公亦如是出黒雲彌天驚風欲吹
人倒寒如厳冬大霰飛集忠平同行六七丁別入麻
布街問路人阿部能州中邸侯邸有上中下三所曰宜西行行
一丁入邸門問関四郎兵衛居監門曰在西隅行二
丁許至関氏不在將去主人偶歸過門外大悦引入
使其子見供糕余曰貴邸太廣始至者殆迷出處主
人曰此囿初所賜几度安後所賜十倍焉中下碑出

邸内毎家種梅花充松修竹隱映成趣闗氏北有大
人宮廻此西行宮後梅最多大塚數十株死道上
寒威方烈而蕋出益陰陽之變也北折行一丁又東
折往々兄田園士人家皆似農舍一周出來時所入
門來行渡新橋（江戸橋以新名其數北在虎門也）不知士女數萬充
塞街中不知何故問諸路人曰今日品川娼婦千八
百人各赴官廰娼皆乘轎舁者三千六百人而藏娼
主人及隣伍坊正街卒從之凡數萬人因初以來無
此壯觀也品川藏娼過額（二三年來藏娼定額）故收之云至小

櫻田門強風陣々飛沙如雨觸膛打喉忽發奇疼過
米澤邸前入訪堀内忠龍主人供酒日没借燈出春
山別去而不脾帰家今日着木屐歩六里　田川嘉
之作永田藤之允未不値

二十七日

晨過待詔肆及湯肆街卒呼曰大君遊本所闔門閉
須史開　訪淑軒淑二月朔趨萩邸事淑軒曰朔日
君先之堀内忠龍氏候我午食焉帰　堀内忠龍來
豊太郎春山修理淳菴來　黄昏十兵衛瀧右衛
門來送之行十四五丁別遂至羽倉公許告憮堂意
公喜謝且曰我女欲聴兄話恠請話乃話數事戌下
牌帰　今日奇寒客臘來所無行潦皆凍

二十八日

遺孫吉返修理全二歩　遣之次送借地券於定五
郎　訪加藤善庵不在　林同海秀平來　夜淳菴
修理耕雲研藏及淳菴門生數人來請講詩經許之
此後以四九日為期　龍信來

二十九日

過湯肆帰過垣田氏門主人自窓中呼曰請臨乃入
喫茶約午後散歩帰後伴報修理約同游　午後淳
菴修理來將出天陰踟躕不决既而雨乃止少焉晴
修理曰今日天氣忽変寒暖屢更雖在家不能勤苦
不若出也乃出經永久永代二橋至應神祠側修理
先入吉祥院余與淳菴歩觀祠後梅登假山頂降東
行觀茶店之園至吉祥院謁谷宗仁功徳院見余與
功徳円䄇平宗仁供酒及鮓忽得一絶（鄉愁旅務且細雄數日襟）
（懐鬱不開何妨去傾借社酒任化生看蓁門梅林風乍孔天將晩浦澌全沈雨猶來余北念南春水過微）

醉好上片舟回日暮辭出自永代寺西畔沿渠北行二丁
西折取主路行七八丁經四橋南折出於永代橋送
修理至其家食焉歸　小関剛之丞來　誠軒來不
値　大人室氏十二月十日東及晋三郎平次兵衛
孫助三來自府内邸至　遣文次於春山許謀明日
會
晦
過湯肆及待詔師　使林作之竹田冨藏許迎羽倉
外記書　始講大學　來加藤善菴謀今日詩會善

庵答曰冷淡無費爲妙　午後淳菴春山善庵貞白
善子庵岩名昌山山田安朴八木某春山同藩士人流谷淡龍
先後來會余供酒及蕎麥皆有賦余詩余亦賦五律
江郡家一百萬我金猶萬無烏咏疑散丘若數室作戲微看謀一酌高歌狂瑞賢和氣何氣靄滿堂春燭煙
京屋武次郎大坂書林今爲姻田氏前田晴齋偶來亦列席而
先去戌下牌客散　大坂人携晋三郎新年來至
府内邸人來謀林作去留事
二月朔
喜之作來　過湯肆　辰下牌携林作訪堀内忠龍

坐次爲主人及其門生講大學未畢誠軒至導入萩
邸右上杉邸對門邸中人家數百自成街衢訪村田四郎左
衛門右居南隅不在其僕見曰請赴粟屋氏乃訪粟屋隼
太右居北隅主人及山田又助皆着禮服出接余初唯着
肩衣至是入別室亦着上下郎禮服諸吏七八輩見各
通姓名不能記忘主人供午食有盛饌畢執政益田刑部
其子某中老佐瀬長之助四郎左衛門及諸吏數十
人見余講大學首章忽胸悸言澁不能如平生辯説
飽午余遇大飢而往々發此症畢誠軒先去有宴刑部以下皆起席

觴余余醉飽甚曰撥汲而下主人使一士人以輪相送
川本幸民來不値
二日
林作歸府内邸使僕喜三郎來　誠軒來問昨日狀
淳菴來　誠軒來　村田四郎左衛門粟屋隼太
各來謝昨日勞　修理來迎余夕食其家坐次暴雨
俄盆雷比歸而止
三日
快晴而驚風發屋折樹文次等曰昨夜亥牌電大於

梲者落屋脊上大聲如炮生木来見之奇也（余以疾早寢不）
見婢僕皆曰奴輩昨夜怒怖不眠也　玙者来塗壁
未牌訪誠軒其室兄曰拙夫方腹痛請緩坐余欲
辭其室曰今日當亡伯忌祭将設齋先生幸至願留
乃借易讀之良久主人見話次二僧至呪經畢齋出
客村田彥門者同席飯畢日既暮伊東安長（玄朴弟）至
余同彥門歸　研藏至不逢

四日

水戸人登祭龍一郎以塩田又之允來来見乞字

關四郎兵衞來飯之　龍信來　和泉屋善兵衞來
夜講詩經修理耕雲晴齋塩田氏乎定五郎來聽
終風火數所

五日

旋人荒井甲四郎來見曰本月望開家父七十壽宴
於敝邸請臨　平井十兵衞來曰某將以本月十日
上途赴府内　晴齋來圍棋　龍信淳菴修理來
玙者來謀塗倉　秀平來托送迓言於誠軒（将寓示萩邸諸）
人

六日

修理又來　將訪田内主税途訪田上耕雲不在渡
甲渡訪野田希一主人曰妻兒皆病不堪無聊且緩
坐圍棋乃鬪棋日沒遂不之田内氏而歸　康平來
附大人正月十日來南陵兄正月十日十七日二來
中島清記春山來不值　作寄大人南陵兄室氏
來　僕嘉三郎帰府内邸（托之返十兵衞所借筆筍）　傭僕久助

七日

大雨終日　誠軒來　又作寄大人南陵兄及中西

龜年妹山俊安晋三郎平次兵衞伊丹屋孫助來（亀晋）
（年書一紙晋寄江郎稿一卷）又作寄岡本主米來　修理招供麥飯
齋藤順次來飯之　修理淳菴來

八日

修理來余謂之曰吾欲之府内邸修理請從與出至
邸訪康平留修理馬余獨至十兵衞氏見主人餞浅
草川若丸帖（一十帖　秋為）托以數日來所作諸來返康平
氏修理曰君且坐某之第平橋外診病人帰路過馬
去久之不至余出跡之路遇之將觀聖堂北風甚乃止

來行訪晴齋其妾曰主人赴近隣書畫會未帰使久
助報之晴齋帰要余及修理赴其席松嵐為會主客
数十人士女相混皆展紙揮筆喧雜不可堪且酒肴
太粗余就南隅席江戶詩人宮澤雲山者通名相見
曰走與僧一圭善夙聞高名矣雲山年可六十五六
伉爽快男子也又見井伊半右衛門者號蛸四他通名
若数輩不能悉記余頗有倦意晴齋曰先生請之吾家臥
乃携修理返晴齋氏少焉晴齋引一客至余欲食謂
主人曰児當財若與我圍棋輸者供食乎主人曰諾

既而余勝主人供蕎麥及鮓戌下辭帰修理送至

九日

村田四郎左衛門粟屋隼太山田又助来訪飲之修
理来視庖事介之見客午時酒徹飲之及其從者十
餘人午後去　稲田鵬之允来曰某將以十一日帰
郷　將與修理孫吉文次傾残酒小畑詩山来訪乃
飲之余欲之大村郷修理聞之欲携詩山去余送之
至修理門前遂之大村郷僕久助從餞鵬之丞以紙
一束鵬之丞出本多鎮八郎新年来諭余黄昏辭出

將訪春山使久助先報之返曰不在乃入半藏門出
一橋門見路人蒼黄疾走問之曰東南火西下辭入
府内郷訪康平以先是有十日送十兵衛至板橋驛
之約故也壽平曰今聞濱街火余大驚將使久助帰
視康平曰止淺草也宿康平氏　作蒼鎮八郎東

十日

昧爽與康平壽平瀧右衛門昇兵衛等出郷門而俟
少焉十兵衛就途送者二十餘人過本郷巣鴨等地
辰上牌至板橋投路左一店與别酒称数巡十兵衛

辭去又送之一丁别康平諸人復返店余與壽平先
帰今日快晴煙霧迷朦如夏初路傍往々見桃花
開黄鶯然暖極發疲小憩一店聴乞婦鼓三絃過昌
平橋與壽平别經柳原午時帰家　遣孫吉東村田
粟屋山田三子四郎左衛門亦送來謝且曰請十二
日臨敝郷　遣文次托稲田鵬之丞以蒼本田鎮八
郎東　川本幸民来闘棋供糕　修理来欲要余赴
晴齋書畫會辭　夜訪修理話次龍信跡余至曰今
夕藥研濠有花市乃與主人從之出途投肴店龍信

供餅遂至市余買桃櫻各一樹種諸庭中

十一日

天陰大風　午前春山來欲與余野遊乃使人約修理澁谷淡龍修理至曰某有事於北郊請先行公等須追我也去淡龍遂不至未下牌與春山出訪晴齋晴齋將從經倉前至雷門過修理曰何晚也自觀音東門出過猿若街至五明亭飲日暮晴齋先去余腹痛暴瀉乞修理丸藥服之修理曰某心動家荊恐產去余腹痛稍止而全身蠕動如蟲行血中疑修理藥

中有烏頭百方解之不止項背益強手足益痹欲乘轎去天大雨乃坐待旦

十二日

昧爽而勢微衰起春山出而腳重甚而心痞吐水至雷門殆欲絕卯下牌僅得至家走人召修理至詰之曰丸中無烏頭蓋丁子毒也春山曰浴湯或得解乃赴湯肆痹益甚飲酒一合而臥至申下牌稍愈而舌猶澁　誠軒櫻井三郎來答不値昨日事　晨村田四郎右衛門來曰聞君怡而請他日臨余使久助報之期十七日訪之　井伊半左衛門來曰二十日會文人於敝廬請臨　夜與淳菴父子孫吉文次久助之修理氏要其父子赴海賊橋東花市淳甚殆不能步余買櫻十八株雇人荷之返修理氏亥牌歸

十三日

昧爽起文次孫吉久助之修理氏取昨日所托櫻樹種諸庭上開者三株欲開者五六株俗曰彼岸未開者十餘株俗曰名花初山川拾枝以插故庭不種樹至是森然成林　午前痹始止出來中藥毒莫甚焉　昨日誠

軒來曰明日將觀東叡花請同行往　林洞海來曰請今夕同研藏臨敝廬　午後誠軒來曰我診病者於筋違門內而之伊東氏公先行俟我於伊東氏乃攜久助至伊東氏與研藏話少焉誠軒至研藏請從自上野南門入櫻花千樹如雲興霞蔚遊人萬數去來如織其樹下鋪席以飲食歌呼者亦萬數今日天微陰無風無一花飛亦無一花不開余丁酉春屢遊此而花色天光不如今日遠甚自去夏再遊江都首過梅霖次苦三伏次罹鳥疾比痊既嚴寒氣屈心塞歸

迄日切至是心目一洗久悶忽豁自神祖廟前來折
又赤精誠軒門人加藤隆道者携行厨至此行隆道
實招誠軒也就花下設席以設申牌將歸忽有俗客
二人至一人呼曰我識坪井先生一人呼曰我識青
木君緊談不已頻擧杯相屬余輩興盡而客不去乃
起席麑誠軒與去北行櫻花益佳來折下一枝南折
出私故路見街上人影如堵視之一童子立屠案上
其下一人鼓三絃一人打鼓而巡辨戯謔久之童子
隨鼓節仰而曲身頭入股下口啣案上物墮之鼓絃

者提童子下之居諸地上持之童子頭猶在股間其
圓如毬打鼓者忽翻身兩脚朝天以手為趾而行則
鼓絃者呼曰畢客即散至新橋日暮至洞海氏(研藏)
出迎曰尙失二公(謂余與誠軒)所在與隆道尋之不見謂
在此也走而至焉矣洞海之病家未歸誠軒辭卧別
室研藏曰主人為饗先生設既招數客在室乃入見
之客各通姓名曰生方造酒(書家事酒井侯)曰石本庄左衛
門(酒井侯用人)曰江尻莊三郎(歌野兵侯備目)新研藏代主人供
酒有盛饌少焉主人歸上其室見誠軒亦醒列席子牌

宴止同衆出門而別　泉善宮川祐吉來皆不值

十四日

浴湯肆　病目　蒋塘來青木一郎太夫來　午
後赴加藤善庵詩會先是余與善庵約每月十四日
二十九日開詩會玆正月晦余為會主而今日善庵
借山田安朴春雨樓為會主距余家二丁餘(同在濱町)會
者安朴父子春山修理生方造酒宮地嘉兵衛(郎石本庄)
(右衛門管)及善庵門人數輩皆賦坊主人詩(武任衛西君住來以門先)
(談杏花紅遠尤不送往來假紀更相知奥味同天遠黄座行曉兩人俄保酒坐呑風明朝餞待快晴吾郭)

(街霞倩雲祇)中每人贈二百錢於會主而退而辭歸家　為
晴齋等講詩經

十五日

遣孫吉於荒井甲四郎氏謝今日有病不能應其招
遂之齋藤順次氏康平氏　遣文次於福頭氏取全
五兩遂之(蟲誠)軒氏取新寫廷言　送廷言於村田四
郎右衛門　午後野田希一使人來曰古賀先生臨
邀廬請來乃携孫吉赴馬先生及島原人川北喜右
衛門松平右京君儒臣松田多助井上熊藏(亦備者)在

座方欲日暮先生先去余獨後與主人圍棋亥牌歸
十六日
大風　欲訪春山不果　賦題春川釣魚圖七古贈
諸柳橋（加藤善庵別號以不倣此）　康平來曰寡君從兄真田侯
世子卒寡君居喪先生須來弔　晴齋來與之出午
食鰻鱺店　申牌與晴齋出至其家遂訪林洞海不
在見其妻出至府內邸見壽平與之謀訪岡本彥兵
衛屬弔詞馬（余不欲謁公故）又之小林子祈屬之主人欲聽
余話為說經書大旨夕食而出至康平氏談話久之

亥牌歸　訪淳菴　修理來
十七日
晨過湯肆及待詔肆　携久助出渡戸渡之希一氏
謝不見主人直出訪田內主税於桑名邸中其子藏
太者見曰家翁方結髮言未畢主人見談及府內國
事主人數上無好學者（府內侯幼主税傅之）時出經鍛冶馬場
埼櫻田三門訪春山午後携春山訪堀內忠龍不在
遂入荻邸春山別去至村田氏四郎右衛門曰某所
居湫隘不足以容從者將使木原源右衛門為今日

之會主請之木原氏使其僕導源右衛門及山田亦
助小川善右衛門坪井九右衛門見既而松齋（四郎右衛
門別號以下用之）至有宴且議當今要務及論近言中數事
余陳所見數千言然語頗冗雜無有主腦不足錄也
晚誠軒至松齋曰佳會不可無詩乃令賦水流花徑
春遲帶草堂為韻余得水字賦五古三百字諸子皆
有贈余詩戌下牌辭出雨下主人使二僕送誠軒別
八重濠　羽倉公來贈金二步　僧東景正月二十
九日來至

十八日
東松齋諸子　遣孫吉名龍太郎（將為羽公囑寫字）來笛浦
（希一別號以下用此）旧撤園新種櫻請來觀　修理來謀訪耕
雲不果　木原源右衛門來謝昨日嘗　晚笛浦至
供以鰻鱺談至亥牌至　今日奇寒雨雪　地震
柳橋（善庵別號）題絕句春川釣魚詩後贈余（藤手勒詩讀也田流然寄）
（託見英日憶春顏有天忘休戰四周歸去來）
十九日
龍太郎來囑之以羽倉公所著資治通鑑評謄寫

遣久助於井伊半左衛門許辭明日不能赴其會
未下脚携久助文次出訪晴齋要之出訪研藏亦要
之出將觀東叡花途見塩田又之丞余依稀記其面
而恐是別人不敢發言使文次竊問之曰公非隨齋
（又之丞號）先生乎曰然余乃出見行且語遂入東叡日將
晩花殘於前日而遊者亦寡反覺幽寂可人晴齋等
皆不識又之丞故後而步余獨與之徘徊花下久之
與諸子相失返至街口又之丞曰池端（地名在笠池南蘇）有
酒巻五兆者某與也善請訪之從之五兆引登其樓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一　一九

供酒杯一巡余辭曰某今夕有所往主人不敢留出
過蕎麥店粗不堪下箸出過綠房巷至羽倉公許公
曰向謀於慊堂一事以告者誤也吾心降兄莫為我
恤矣要余語性内記君及夫人聽之亥下脚帰　誠
軒來不值　吉澤玄龍携秦星塢（書家池子）星堀謙敬肴
來訪不值
二十日
服部多携大次（人）鉄之助正月十七日東至飲之　熱
平東至寄金千疋　財津修藏東至　中島衛平携

吉田嘉三兵衛正月十五日東至　將赴春山氏使
人約柳橋淳菴修理等同往皆辭曰途過病家然後
獨修理至乃與之出衛平請從入常盤門右折行三
四丁衛平別去將向半藏門問途路人曰北北行半
丁又問一人曰誤矣宜南乃為返繞小倉邸西行路
稍向北行二三丁後出於向之問路處始知為後答
者所誤傍城濠迤西行六七丁出於竹橋門内白此
為熟路至春山氏其門人某曰淑師以室狹故假旋
権左衛門宅矣導入権左衛門氏春山及主人見余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一　二〇

飢先乞飯昌山安朴惕齋（生方酒號）透貞白八木八之助
及昌山等門人數輩來會樓名長春余賦七律（門外仁空）
堂後隨長桂綠竹參差半樓有隨能聞水一郎無
人不羞詩幽鳥忽鳴春若寂怪陰欲霄午花知江都
少此安間地且悲吾曹辭去遂三宅侯欲見余不果
酉不脚與修理安朴等帰經櫻田和田倉呉服三門
松齋來贈秘帶菜　剛之允書肆和泉平來不值
二十一日
晴齋來飲之　春山來飲之　采康平告服部多旨
（府内借金事）　康平送谷口宗洲來内包南陵兄十二月

十四日東室氏廿二月二十日正月十七日二東平
野屋甚右衛門述見翠江吉雄良琢大和屋新兵衛
龍蔵謙之進諸来甚右衛門寄小襍龍蔵寄詩東君向閔
去浪華少故人日夜相思切東天回頭頻況聞君臥病旅土太我年三冬風雪日憶舊歲思君當為佳會約尊酒論詩文去年君不在北會共誰尋如顯好不忽々流光過今日年後新春風自來至隔年馬札傳君亦相思切音問起飯怨天涯歲暮節思我獨吟呻宿病瘵將起帰期不負春得寄即作報且以一言陳而帰真上柴上程吳送迴北地梅花平須及花未我新兵衛寄大坂火圖始知小竹後安
等羅柴一謙之進者將西歸補其偏負藩　陰雨終日奇寒如
冬　持齋

二十二日
載荅大人鉄之助勲平来遣久助託諸服部氏　以
先妣三十三年忌辰故招定五郎淳菴父子供茶孫
吉文次興焉　山田亦助来飯之　夜暴暖
二十三日
載寄南陵兄室氏晋三郎龍蔵吉雄良琢吉田平陽
河荻東崇九山大新来合封之外書答田宗助名遣
孫吉托諸康平　康平孫兵衛来二氏所乘馬大關
門内　遣久助於龍太郎許取羽倉公所囑写本返

諸公　修理父子来　夜夢随大人遊某廣祖先廟
所庚犂群臣張宴廟外饗我二人請賦詩余先吟曰
古廟無人到微風落暮花大人攬眉曰何言之衰颯
也余復賦曰春過百花老第二句忘之似有物理代將字而而不
記其韻何如狐廟裡神德萬年昭大人曰善善即覺
二十四日
遣久助於龍太郎許送羽倉公若書　午前携久助
出訪晴齋不在去至街口晴齋走来見遂要之出游
至両国橋修理追及曰訪公不在疑與前田見鄰逵

故走至也先是詩山贈余詩而强求和余久不荅今
日偶裁一絶詩與唯知多逸岩世途何問有難紫門春映桃花水没梓秋過杏樹壇後嵩和詩山詢宗所寄韻以呈袖此訪之不在乃北行步隔田川堤上
至三匝祠前下堤出百錢買一舟溯流着前岸投肴
店店西流風色頗好而經営未畢小酌喫麥飯出過
聖天街路右有磴登此即聖天祠也不謁祠截路西
下出於猿若街修理導入劇場聽所謂浄瑠璃右晴
齋先去中上牌出帰路過晴齋氏　耕雲修理研藏
晴齋来為講詩經　小濱牧助携其子来留之宿

二十五日
昨夜聞玄朴自肥前歸欲訪之而不果遣久助玄朴
送岳翁正月二十七日柬　平山名助来飲之誠軒
至與焉　今朝毅助去　夜玄朴来
二十六日
携久助出訪修理遂訪堀内忠龍話次走久助召龍
太郎至取羽倉公所属寫本主人供飯將訪山田亦
助使久助視其在乎否返曰山田氏僕曰主方在公
堂將次午後退食步焉亦助来曰既候於四郎左衛

門許請速臨乃往亦助松齋坪井九右衛門小川善
右衛門木原源右衛門出接供酒黄昏辭主人使僕
送　廣瀨玄恭文敬来不値
二十七日
朝長周平来至　齋藤順次来曰伊東玄朴將薙其
姪敬太郎髮學醫敬太郎憂之竊謀遁請先生諍諭
玄朴余曰諾與順次出至泉橋別遂之玄朴氏告順
次意玄朴屬余諭之供酒飯竹内玄同同席主人等
其兒午後辭主人使敬太郎送余將致南陵兄来於

河島寸右衛門君許而不識其家登妻越坂謁湯島
菅祠至中坂坊間路人而入焉兄来表書村松由藏
者名欲晤其人一婢見曰我家無此姓名余曰然則
上此来於主君婢曰吾主今日不在出至池端遇酒
券主兆門訪之主人乞字為書二三紙出欲訪渡邊
周十郎亦不識其家嘗聞其住下谷三橋間諸土人
皆曰不識使敬太郎久助就一士家問之其妻曰渡
邊子近移居泉橋街乃之泉橋街問之亦答曰街中
未聞有此姓名也又走二子就向之士家問之答曰

吾亦未知其住何坊唯聞在加藤邸南畔矣乃南行
入徒士坊遍問之皆曰無此姓名也余叱久助曰汝
不解事盍之向士家問渡邊氏故居乎其故居必有
代住者與四隣決無不知新居之理也久助去余與
敬太郎返伊東氏候焉良久久助至曰我得渡邊氏
受余曰如何久助曰某之士家訪渡邊氏故居答曰
不知某置曰其故居猶不知況新居乎汝妄言弄人
也已就其隣人問之曰渡邊氏未始移居也教之至
渡邊氏其室兒曰拙夫行從未歸也乃裁寄周十郎

來加以菓子又遣久助而携敬太郎出途中以玄朴古諭之甚切敬太郎恬余欲見研藏謀之聞其在林洞海氏迹之入林氏遇片塚淸海大槻俊齋將出一揖別見研藏屬敬太郎馬遂要之歸家敬太郎送至研藏買鮓食余黄昏二子去　中牌地大震

二十八日

書於齋所屬屛風一雙（往日所賦三百言詩）遣久助送之　已牌識軒來四好晴將探御殿山櫻花請臨我家即携從狄赴馬主人不在研藏見四某欲陪遊而來與之

圃拱主人歸供午食畢導余及研藏乘舟於正覺橋西畔坪井氏門生廣瀬玄恭佐渡良益文敬先在舟焉舟子二名鼓槳南下望涯上庄墅綠楊紅花春色如錦余與文敬研藏圃拱不覺舟過何處拱畢四顧舟方西行左傍濱殿渠流幾横小橋數四傍不見他舟頗覺閑寂將廻濱宮南畔而出海口南風大起驚濤如屋舟子曰恐有覆溺之虞乃西旋着新錢座（地名）東畔（在芝街）出舟西行二丁許入宇田川坊南行十五六丁至四街第五坊訪川本幸民導之出至高繩右折

入泉岳寺初西行前有平田路對其門入一門櫻花數樹交靑松又入一門左右有回廊廊前有鐘樓樓前垂絲櫻一樹長條至地花既謝猶有餘態南廊揭書義士墓道四字南行百餘歩道右有泉潔甚揭書洗首井三字傳義士洗吉良氏首焉又行百餘歩右折地勢微上路陽有龜田鵬齋義人碑巨石屹立而往々有磨滅處視之依稀有何公亦義人哉句數所（公上一字全滅假填何字）皆以石擣毀矣蓋何公何公皆僧徒作義士墓者然世人忌其以僧徒與義士並稱毀之其

謂僧爲義人何害必毀之而慊於其心是所謂江戸人氣象也却行數十歩取故路南行右有一堂大石父子武林唯七像在焉高尺餘俗甚南有小門門左有舍一人坐其中守門曰欲謁義士墓須毎人納六錢入門灌木蔽天西方地勢微穹巨松老樅大數圍者矗立四十八墓駢列其下皆粗且小獨良雄墓差大在西北隅匝以板籬其子良金墓在西南隅衆墓苺苔周蝕不見石質唯書俗稱處往々見墨痕蓋揭之也纔新四義人中亦有流行家與不流行家墨痕

之有無可以徴馬衆一喙幸民曰義人四十七而加一名薩人某也初某不知良雄韜於酒色以弛仇備以為怯大嘗之後聞其遂志大慚曰吾生不知忠臣不如死乃自殺薩侯哀之葬焉余以為某者雖未知道然其好善服義之心勝直方春臺諸老矣夫義士之挙與公憲並行而不相悖當時諸老識之不已原其心不出於姤名則出於希世今也百年公論既定何待曉々　乃取故路出於寺門外南折行一丁許過大佛寺門外左有花曰桃櫻数十百株照雪綴霞時風勢迅烈不得佇立入街行十丁許西折前有平岡所謂御殿山也上数十歩至其頂平地延袤二丁許櫻数十株散列焉巨松二株秀出中央園蓋亭亭濃翠如滴花下春草蒙茸不屑氈也遊人数百各占勝地開宴酔歌狂舞無所不至余輩登南隅微高處設席而飲誠軒吟曰一月纔逢一日間櫻花待我媚春山余賡之曰明朝又是多人事莫怪我曹頻酔還此地高敞然櫻皆新種無有高枝長條足遠眺者不如上野遠甚日将没取小徑東下一丁許見櫻花数十

株簇立南岡頂欲就焉不得路入街南折数十歩得一門入焉上磴数十級至岡頂即午頭天王祠也雑櫻数十無一不名花大勝殿山而人不稱之蓋以地新闢故也都人多信耳而不尚目唯人言之用而無自得之明不獨観勝為然其観人亦然可歎哉時天陰且暮獨花下微明似有餘照即花之繁多可知祠以茅葺之都會所希觀小祠三五立花下祠東南隅地形突然下瞰海面及街上勝甚磴傍別開逕躑躅迷離交枝互葉不見寸地夏初映山之紅可想下入街取故路帰十餘丁投路左一店夕食過幸民家而辞研蔵獨先去余與誠軒話行不覺路遠亥上牌至海賊橋當直帰家故送誠軒至霊巌橋而別直北行一丁許失路出於侯邸間不得進却行数百歩西折過永久橋帰家迂路十四五丁矣殿山至家二里而遠疲甚

二十九日

遠久助東龍信康平春山　丘塚静海来圍棋良久去　須藤澗然自白川至来訪飲之日没去　康平

使人来送平次兵衛本月十三日東来曰聞令兄三
右衛門君携令春將並云云又送晋三郎來東曰謹
送尊菊數種及文房諸具請照數收之又曰正月二
十八日舟街火小竹等罹災又曰先生家具數十種
既托舟便發矣　夜講詩經蔣塘来聴余謂之曰昨
日信道来曰頃晤杉田立卿曰向訪廣瀬公不値立
卿奇才其家距貴寓太近請一過不知其家在何地
乎蔣塘曰其北隣也其明日傳高旨於立卿請明夕
臨彼家

晦

明石人梅菴（忘其姓）以隨齋（塩田隨齋以後者姓）東来見乞字
高妻寛平曰高俊平来　齋藤順次来　婢繁將歸
鄉余謀置婢於春山春山使其從弟女峰來視庖
東誠軒去朴丘塚静海曰小園櫻花盛開請来月二
日臨　春山来曰寡君欲明日相見請中上牌臨敝
邸　夜訪蔣塘不在其妻見使文次視杉田立卿在
家乎否近曰不在乃出訪加藤善庵亦不在貞白見

三月朔

過湯肆及待詔肆　辰下牌出久助從訪須賀為誠
軒借法帖出至山下門過閑四郎兵衛一揖別訪洞
然於阿部侯邸主人方與客語余（假）別室假寐覚見
主人邸吏閑根勘七大前足助在其座余將去主人
曰某明日歸鄉再逢實難今日且語與足助導赴街
上鰻鱺店供午食畢問余何去余曰將之三宅邸洞
然曰某將之青山請同行乃出足助別去洞然近其
居更衣使余俟邸南門外久之不至使久助促之至
申牌入三宅邸訪春山其門人会曰敝師在公所洞然

曰某歸路復過此邸導先生投酒店把別觴請俟我
馬去春山歸曰寡君今朝入覲大君命觀馳驅不得
退朝向走一价報諸先生先生既出矣乃遣久助追
洞然曰愚欲速歸家請辞今夕之遊也春山飲余日
將暮使久助先之阿部邸取向所屬竹筍（路中買之）而俟
於鍛冶橋春山送余三四丁別去命其門人送余至
鍛冶橋不見久助又至呉服橋尋之不見歸家久助
既先歸　名助来不値

二日

誠軒贈鯉玄朴贈磁器及酒　黄昏誠軒玄朴静海
来供酒酣洞然至欲導余遊酒楼余以有客辭介之
児客僅交杯即去余送至玄関（洋大年餘）　昨洞然謀其國
事余曰府内吏藤田廉平頗解事君欲見之某介之
洞然曰善哉明朝某之府内邸而俟先生焉余曰諾
與静海圍棋畢各論其性短長至子下牌散偶得一
律（客土向雖傾酒盃可情紅紫満園桐百方難逐卿　心去一来迎迎回手来棋戦始休如戯血詩思復）
（苔似衛枝惹風和氣　夜未到雖嵌葵曰回　千金）　昨日洞然附筑井又左
衛門（白川士人　名彦次郎）舊東中有詩今日載荅東托洞然

三日

晨之待詔肆及湯肆　辰上牌出久助従至舎西橋
将而使久助返取雨具良久不至乃帰家孫吉曰久
助既出恐従別路也走追之至久助跡率往〻如是
賀修理氏主人曰荊婦昨夜誕男至府内邸洞然既
在監門家曰何晏也余先訪廉平猶眠不起就其臥
牀請廉平起引洞然署中見焉余出賀公公覲未帰
乃賀中島山内竹内林平井岡本橋本諸家返署廉
平欲命酒洞然辞出廉平謂余曰吾将為須藤君見

服部子帰路訪之請先生午後至須藤氏俟我余答
曰諾出及洞然携之赴鍜鑪店供午食至日本橋別
帰家　賀定五郎及松園（說評）老松園飲余厳木槐巷
若同席　申上牌出過呉服橋南行出数寄屋門訪
洞然廉平既在座洞然曰寡君命今日上途不得少
留甚惭二君余庵廉平出帰家飲之日没去　研藏
率伊東敬太郎来屬為之説玄朴事　名川耕雲来
賀不値　娟繁曰某不欲帰家請止

四日

定五郎来　高沙街人近江屋典右衛門率其姪定
次郎来入門年甫九　洞海来　春山来曰某明日
帰郷　蒋塘送杉田立卿来曰請今夕臨　有疾服
修理葉〻夜講詩經定五郎来聽謂余曰先生若過
杉田氏帰過我（庭）捷甚　大雨　亥上牌訪蒋塘蒋塘
導至立卿家主人年可五十七八襟懐灑落一見如
舊供以盛饌見其二子兄曰成卿弟忘其名子牌辭
主人明後開導過吉野氏庭上至家僅百餘歩

五日

作贈立卿詩千萬誰人識名唯君一見即多情交親数有三生約室通何須百歩行仙兩沽花春晌靜紅燈照酒夜庵明依仁術積陰德滿室芝蘭今爾見最書諸紙扇遣孫書謝　春山來曰某今上途　名助來請行來修入門余辭不可　山田亦助研蔵來引名助見之名助午食去亦助夕食去研蔵戍牌去　初余為春山謀娶女峰於府内吏岡見政右衛門康平矛兵衛媒之大晦日康平來視峰也今日二子又率政右衛來視之請娶之余曰春山既發追送一衆待其諾而帰之立卿來　八重塚人宮川雄助以藤堂凌雲東來見爲其子

六日

訪蒋塘遂之立卿氏謝其子某示地動機　宮川雄助携其子梅永來入門　巳牌出久助從過羽倉公門前公去年閏九月遣謎杜門今朝見門開乃入見公飲余桂水且謎曰此窪田某所贈也某元肥後表士吾舊識太府現任羽田拳行組頭善拳法為天下第一其未釋褐也寓居麻布家無婢僕一夕自外帰盗在堂捕之縛詰杜鎖縺照視其面曰汝風姿不賤

而為盗何乎盗曰本年大饑我無食資為竊飯來而已主人曰吾方欲食而乏役使汝幸來汝炊之吾飽汝解其縛盗汲水析薪聽命唯謹某出百錢曰飯熟而無肴汝買之汝盗錢不返亦唯汝意然異日見我即死盗去不返某恐以為逃也良久返曰夜深肴店皆寢買鵝數十丁外故遅乃共食比明放之亦時人也午後拜訪玄朴玄朴方與其姻飲引余見之余為縦太郎説之主人曰諾乃帰　添川寛平來飲之

七日

東龍信曰聞櫻花将謝何不一遊也答曰請枉玉趾某陪遊午前携久助赴馬龍信出浴湯畔余假寐午後同出過東橋遊三匝祠牛祠及木母寺櫻花既残遊人猶多轎馬絡繹加以暴風飛塵如雲余丁酉三月遊此地距今八年矣江山依舊而路少醉人極覺蕭颯偸今之劫可見帰路投牛祠東畔有店以飲既而至東橋余謂龍信曰橋東有小畑詩山者好客訪之何如乃至小畑氏不在題一絶几上而出余巔書詩一絶畔堂待君帰到日西而皆不值却回不值作詩題庚訪來與龍信別出浅草門

申下牌帰　誠軒来　松嵐来不値　大人正月五
日来南陵兄正月五日二月十六日来晋三郎二月
二十日来自府内郎至　蒋塘贈其所畜長鳴鶏雌
雄
八日
松嵐来乞字　晴斎介京師画人岸良同恰人一峨
来見　沖田梅巷来不値　小林多来供飯　濤暮
龍信来余将訪誠軒与出至石伏井（余未知地名）別誠軒不
在与康蔵囲棋良久誠軒帰供酒宿焉

九日
卯下牌白誠軒氏帰　使孫吉之福彌氏取金　平
次兵衛晋三郎所送余家器物至名秀平捨之（秀平器物）
馬亦在　希一来囲棋供飯　夜講詩経　加藤善菴
来　今日大風暴暖
十日
封数日来所載寄大人南陵兄棣園兄小竹翠江伊
丹孫晋三郎岳翁諸家外書平次兵衛名遣久助托
諸康平又為康平求春山謀嫁峰也事　井口新平

来　龍信来避雨命婢炙其衣　終日驟風斜雨陣
撓歴灑午後愈閃白石闇如暮夜悶甚発頭痛腰強
諸症（江石大風自南則厳冬流汗自北則盛夏重衾気候倏忽変化莫測勢至不服水土者必発疾不如京坂遠甚）　訪松園
十一日
卯牌雨止風威猶怒　朝川晋四郎小畑詩山来飯
之　秀平来与之捨自大阪至器具　詩山使其子
交負来送其集請致諸大人
十二日

過待詔肆　能賓洞巷来飯之　与孫吉文次捨器
具　聞藤堂凌雲父張梅花卉将弔之使久助約修
理　中牌在湯肆久助来田有客即帰塩田随斎携
与人阿部泰助誠軒門人菅江某来訪随斎既酔出
瓢酒田嫂之乃与之飲棄先去望田隆斎偶至松園
携高澤仙之助者未見脩理亦来遂作大会然余知
随斎酔不肯設盛饌唯供微肴而已良久随斎辞帰
送之跳弐臺（漢名未聞在言前聞）随斎忽拳杖撲文次梅泉頭
又欲抜刀修理呼田公能斬我我為款随斎笑斂刀

而去余嘗聞此人有酒失未信始見之矣與隆齋修
理出逕甲波隆齋去遂至凌雲氏凌雲曰亡父有遺
酒以飲吊客是其志也請勿辭乃飲小竹次郎五郎
(小竹姓次郎五郎名)内田遂齋者同席薄暮大酔帰　夜玄朴
来

十三日
立卿招賞後園藤花且供酒飯将歸蔣塘及旗下士
近藤某茶持士某至籏留午前歸　関四郎兵衛箕
作者苦来求値　昌山使人来甲卿酒詩余請臨我

家　與孫吉文次検家具　舟子来取運漕賃金二
両三歩二銖銭二百七十文

十四日
大而與柳橋(加藤善庵號)議不赴昌山氏招　名助介仙
谷一名永井屏助者来見請受業飲之　夜講詩經
柳橋伎與門人三名来聴

十五日
平次兵衛三月五日東自府内邸至(来甲包五八寄孫開兄来及伴)
(彦寄合来)康平来曰令兄二月二十六日發大坂近日
當至此地康平見峰謀婚事峰辭　晴齋来不値

十六日
研藏携伊東玄敬(郎敬太郎)及肥前人村田有山来見二
子入門話次荻人揚井城太郎来見余與研藏围棋
賭酒有互有勝負遂醵飲薄暮容去　須藤洞然本
月七日東至寄紙(内包寄康平来)　杵築人甲原玄益(玄壽守)
来見　誠軒来曰長崎阿蘭舌人森山永之助明日
来我家請臨

十七日

甲原玄益請受業　玄敬入塾　来能實洞巻送書
二紙又近其子某稿及揚井城太郎稿　近須茂蕃
翰譜　東康平送金一両二銖　大槻平二郎(往年識於)
(望呈巖庵)来曰某客冬罹災近営書室将請諸賢落之請
二十二日臨我家　穎三樹三郎来話次誠軒来曰
昨夜某所言長崎客今日不来然辱臨幸甚三樹三
郎欲與余郊遊與之出過大橋遇坪井氏伴出誠軒
来曰長崎客向曰不来而来請臨乃赴誠軒氏森山
永之助方講蘭書余聽之不解其為何事少焉畢余

引三摑三郎兒主人主人供酒飯三摑三郎先去戌
牌余與永之助歸過大橋別
十八日
遣孫吉於大前是助許屬寄間然及閲四郎兵衛來內包康平寄綱金來　城內忠龍來飯之　夜招龍信與之翁
橋肴店供餞饌歸而議家務去朴至龍信去亥牌去
朴去　秀平來
十九日
松岡氏客來圍棋　稲田與八人來飲之　夜講詩經
聽者十六人

二十日
棣園兄至　大人南陵先生國五岳諫山俊安玉井
養純吉田平陽矢野範次來至　與兄以下兄係棣園皆浴
湯畢　夜與兄飲　亡金三步夫已氏之為也先是
余謂孫吉文次及婢曰夫已氏攘物神速人不能測
之卿等備焉見夫已氏至捨吾器具莫陳其前矣昨
夜余與稲田與八人飲書室取懐中紙拭席遂遺懐中
懐中漢名未詳於座而出外室孫吉來掃席取懐中置諸

外室架上婢亦來掃呼曰主公懐中向在焉今亡何
也孫吉曰吾既藏之時余在廁聞之以為婢必取諸
孫吉藏也出廁就詩經講席文次曰夫子講時必取
懐中紙拭鼻涕今夕不見懐中何也余見夫已氏在
席曰今夕不必須懐中矣講畢余與松岡氏客圍棋
夫已氏在側屢起屢坐余不以為意客去余就寢今
朝呼婢出懐中婢呼孫吉曰懐中何在孫吉曰在外
室架上余　曰昨夜曰既藏之猶在架上乎迺既為
夫已氏攘矣聞視之亡孫吉與婢皆頓儲自責詢吾

志主公昔日戒而有此事死罪死罪余曰吾慢藏所
致非二子之過也吾向自戒未三月既忘前言安咎
他人乎
二十一日
日田人京作万〻金六右衛門七字姓名來訪兄因相見
醵酌兄此行伴二子　揚井珹太郎來　京作賠川
菅及唐墨　晩與兄及京作日田人數輩出過兩國
橋飯於食店遂回向院過新大橋歸遂至京作等逆
旅舍與一飧街坊　遣久助於康平許報兄至

二十二日
京作六右衛門来　與兄圍棋　六右衛門贈帯
谷口宗助来至内包平井十兵衛吉雄良琢荒吉来
京屋為作贈書箋　與兄京作等出午食肴店
遣文次於大槻平次郎許贈賀新居詩二首　順次
来
二十三日
始講養正遺規　洞海来　午後導兄及京作六右
衛門遊浅草観音憩茶店遇晴齋妻留余語晴齋無
状刺々不已余恥傍人辭去過東橋謁三囲祠過牛
祠東畔肴店飲中上脾去歩堤上買豬牙舟乗馬湖
順舟行太駿至両国橋南而出歩街中黄昏帰　加
烏吉自大坂来訪不値
二十四日
栽荅大人南陵兄彦國玉井養純範次平井十兵衛
吉田平陽晋三郎来合封之（内已誠折寄大人来又様國兄京作等来）書
平次兵衛名遣婢訖諸康平　與兄訪定五郎　於
圃来見兄　導兄訪修理兄為京作等謀儆居於修

理修理導入小網坊嶌屋宇八有家宇八許借其墅
出渡甲渡過鰻鱺店午食　玄益（甲原玄益以下省姓）介花倉
閑齋者入門　夜講詩經　京作携常寂来見　森
山永之助来不値
二十五日
浴湯肆　先是余為兄等来服部子問何日在家子
服部子答曰二十六日午後請過今日使人来言二
十六日有故而出改期為二十八日　康平来餽兄
兄飲之　名助仙谷一携旗下士人杉島鋭之助者
来見請受業　龍信来　大雨
二十六日
稲田隼人来曰請念八臨敝邸　導兄訪松圃　京
作六右衛門来午前導兄及二子出從日本橋北折
兄訪竹文者於室街捕新者於金吹坊遂至府内邸
訪康平壽平瀧右衛门新居（三子同居近杉居於余舊居隣）康平為
兄謀兄府内族兄辭康平不可過昌平橋經仰高門
側謁神田明神祠湯島（菅）祠過截通（地名）兄買器物余與
二子至三枚橋候馬兄至観篠笞天女祠拜神祖廟

自東坂下入街訪渡邉團十郎不在其妻見訪玄朴
不在有山兄見贈玄朴秋月川苫中脾歸至人形坊
二子要兄及余至其從旅角抵御用木雲右衛門廣
瀨川某來館二子因相見二子供酒日沒雲右衛門
導二子兄及余過其街鍛鐵店夕食兄先起座麾余
出歸　永井牟助來　高澤仙之助來不值

二十七日

已牌導兄訪誠軒主人有行色辭出余請主人借文
敎爲導欲觀冬木氏園及洲背天女祠文敎披衣來
出秀平在座代導至冬木氏返誠軒氏秀平曰玄朴
使伴於先生夾文敎擕文從先生蓋赴洲背也乃使
秀平導過木場過文敎擕伴歸伴曰其康平侯也康
平與昇兵衛候於君家請速歸秀平曰向稱玄朴氏
伴誤也余謂伴曰汝歸爲我語汝主我將訪福满請
假寐候我歸伴從秀平去文敎導謁天女祠休祠南
茶店烟暖波恬風絶佳北行至扇橋使文敎先行買
雞供客午前至福满氏主人病其子見供飯飯畢出
文敎在門曰無雞可買故不敢先行也語次兄歸舟

出百錢買之乘至舍南川口出歸　兄飲康平昇
兵衛及文敎日沒客去　玄朴携肥前人某來見因
候兄　神吉新右衛門來至（精慶人所携）　中島記來

二十八日

午時出久助文次從訪京作等寓居不在渡甲渡過
八重濠吳服橋和田倉櫻田三門文次別去余入大
村邸訪稻田隼人隼人及大村德之進岩永彥右衛
門兄供酒酣諸師麻岡檢校者至彈琵琶謡平家物
語韻節古雅非尋常箏琴之所及也今里小四郎一
瀨平兵衛朝山松軒（皆大村人熟相識）兄戌牌辭歸　玄朴
送菓子候兄　八木八之助來　岩名昌山使人來
曰叢者風雨停詩會請四月十四日臨澂廬

二十九日

昨日玄朴來贈兄菓子今日載茶果托玄敎　高澤
仙之助介加賀人戶水銀三郎來見銀三郎入門
午時與兄出訪修理遂過江戶橋吳服和田倉櫻田
三門入大村邸見稻田隼人而謝昨日宴自赤坂門
側西北折訪服部子初兄與京作六右衛門約同訪

服部氏既而兄欲密議於服部子故先至良久二子
至主人供以盛饌中下將辞過半藏一橋竹橋三門
經飯倉河岸二子途別黄昏帰　誠軒贈兄菓子
誠軒名助晴齋来不値

四月朔

與兄京作六右衛門等遍遠向院角抵場観馬御用
木雲右衛門廣瀬川浅平来彼今日雲右衛門勝敵
浅平與敵角久而不決勝輸中止日暮兄先出場使
僕来四過村尾市次郎将飲肴店逮来乃與京作出

尋兄所在不得也使僕遍問肴店終不見帰良久兄
帰四我在院西面店頭俟僕不来問　稲田隼人来
送雲丹且致朝長周平柬

二日

先是與康平謀将使兄謁府内侯午後導兄至康平
氏兄獻公以樂助（漢名永明）贈大夫以芭蕉布公引見賜
袷衣小林子中島唯右衛門岡本彦兵衛康平并兵
衛以公命觴兄公引余於寝聴話未畢唯右衛門荐
来從余至兄席侑酒酒徹飯出甘脂極豐中牌退至

康平許文次来四小畑詩山使子来言齋藤順次来
飲請過乃使文次往辞而下康平請以舟送之筋違
門外乗馬黄昏至舎而出　重富豊擧大人二月九
日柬至不値　柬稲田隼人托寄朝長周平柬　山
四亦助来　揚井城太郎来不値　戸水皈三郎入
塾　送府内侯所賜餘膳於京作六右衛門

三日

遣文次餽重富豊於京橋街弓坊大田益哉家　来
康平獻府内侯以蒋塘所贈雞先是雞来我家日發

庭啄蟲且糞席上婢僕不堪掃潔之命昨日余話侯
其状侯有欲雞之色故獻康平答柬四公悦甚　柬
蒋塘告獻雞府内邸　佐倉侯（堀田備中守）臣下坂安五
郎入門入塾　玄益入塾　始居諸子於塾塾在我
家西南隅（孫古文以玄数玄益叔之助安五郎六人）立値日一名毎日立
玄関　本庄火　豊来與兄携之赴両国橋東肴店
飲　留豊宿　研藏来

四日

佐野博洋来屬玄益　修理来　與兄携修理豊赴

西両国橋西有店食修理去遂訪善庵善庵曰且緩坐
囲棋晴齋至余介之晃善庵午後帰　聞玄朴携其
子虎吉来即去名玄敬問其故曰家叔一方在白井玄
仲家乃使玄敬迎之中野玄朴及虎吉至玄朴贈肴
余与晃觴之酉下牌去留虎吉宿　岳翁姻岩永峰
次携岳翁来至不値　鴟去　夜講詩經　地震

五日

作寄岳翁及小山清右衛門束　使久助送虎吉帰
家　大風　浴湯肆　根岸彦次来訪話次名助至
引晃晃客誠軒亦来議論蜂起日没彦次先去修理
来欲引晃帰其家晃曰俟客去修理去供誠軒名助
蕎麥誠軒去与晃送名助出門修理来迎途遇之至
其家飲亥牌帰　子牌本郷火風熱甚鋭走久助玄
敬次吉晃僕問府内邸及羽倉公玄朴　名飛七謀書
塾經營

六日

修理来　明石人松井尚順来乞字　中村正輔福
田節次多吉郎列名柬至　秀平代誠軒来介宇田

川興齋入門　銀之助之加賀邸返曰昨夜火燒緩
二十餘丁横八九丁蓋数萬家矣　服部子柬至
薄暮与晃及京作六右衛門出至柳橋買舟觀北里
投中屯亭飲遂宿焉　終日暴風如昨夜止

七日

雨下昧爽至墨沱涌買舟過両国橋投茶店買食復
乗舟至金西出　浴湯肆　康平送平次兵衛三月
二十七日柬大人二月二十一日柬及昨平柬在其
封中　午後与晃衝雨而赴両国橋西買舟至昌平橋
出入府内邸訪康平晃贈三子康平壽平瀧右衛門金及菓子
三子供酒黄昏辭出筋違門買舟至新大橋舟子曰
潮未満不得入竈渡也乃出舟而歩倉南新渋川泥
淤載路深没脛蓋褰裳跣行小石造蹠疼甚酉下牌
帰　松岡携弐華醫人西川玄泰及其子元正来不
値元正入塾　戌牌晃元正

八日

山田亦助来晃見之　大雨暴風　京作六右衛門
等四人来要晃及余衝雨至両国橋畔舟子家使人

名修理至携酒肴上舟至三猶逮出風雨益迅修理導入大野屋旅店飲日没主人導入玉亭又飲余生平雨行必上逆頭痛至足悩苦甚獨先起座寝別室風聲如炮斜雨自窓隙滴終夕轟喝不得眠

九日

昧爽雨勢猶烈返大野屋皆曰風雨如是寸歩亦艱且飲乃劇飲或囲棋午前雨衰出赴駐春亭旅店亭在北里之北八年前一遊地形半記半忘依稀如夢途中北風極狂撒衣墳口路不得進飲畢而浴名待詔

理髪風止雲散忽覺若感氣有留連之意余與修理先去大野屋伴從赴三猶逮買艤舟乗馬入竈涯至金西湖稍落舟膠不進不得已自西岸上余家在東岸帰頼三木三郎箕作省吾来　山口元長者携晴齋来来不値　夜講詩經　中下牌兄等帰　八木八三郎来侍三宅侯旨曰有暇相過余四十一日拜趨

十日

辰牌兄及京作六右衛門上途将謁日光廟與修理送之至浅草別　櫻井一太郎野田希一来飲之一太郎先去希一留至日暮　書山田亦助所属屏風遣久助送之　宇田川興齋入塾

十一日

以將之三宅侯許休講　午前出孫吉久助從出櫻田門至井伊邸前使孫吉先行報八木八三郎余入大村邸訪稲田隼人出過孫吉曰八三郎曰方有事請遅々来投三宅邸北肴店買食畢使孫吉又之八木氏良久出途遇孫吉曰八三郎曰請来忽遇服部

子曰君卿書至在我家乃使孫吉從之入三宅邸訪鈴木權左衛門不在至八三郎許八三郎告余至於侯侯使侍臣永田常七名来言當速見而忽有官事公名職侯請須臾俟權左衛門来見中牌權左衛門導至侯館白小玄関上破障風鳴撒席塵堆絶不似諸侯館經数室置大刀焉着禮服所謂上下權左衛門曰褻服亦可余讓不敢權左衛門入告侯而出引至公所猶隔数室而脱小刀侯坐與贄御数輩坐次室余隔閾坐公曰入乃入余獻侯析玄一部扇三柄書近作詩公年

可三十四五皆而清癯挙止簡重不似従前所見諸
公之遊燕言論如湧機鋒太鋭曰請講詩經乃講関
雎以下五篇畢侯曰且脱襟服余退至向之脱刀處
更服侯移坐寝室與余對膝坐曰吾喜讀歴史而厭
聴俗儒經書之講夫經書之旨尚躬行實践而不尚
徒言今儒者務析章句訓詁甚至終日講四五字而
止是吾所以不取也余曰公識太高感服〻〻因誦
嘗告大村侯大人白有大人之學功不可為書生章
句拘泥之學之説凡数千言侯或問或難終之大悦

余又曰人君之急務在通下情侯曰如何而通下情
也余曰在開言路侯曰吾用心於言路久矣而未通
下情病之何如余曰凡臣雖能直言者其於君父不
能無少避忌諱是亦人情也故曰它山之石可以攻
玉侯曰何謂余曰如某者皆他山之石也公能引疏
狂如某者寛其禮数而竭其蘊底何憂無直言乎侯
曰卿於我莫避忌諱而書議論吾願也余曰某嘗献
大村侯人鏡録意謂本邦有一種風土事誼不必拘
漢土紙上空理如近世明君言行録望使人君急讀

之亦通人情一術也公曰其書名何如余曰如人鏡
録及仰高録松之緑西山遺事駿臺遺事谿免天話
草天明大政録之類是也侯曰善哉余又語近言大
義侯曰明日請観其書既而酒出侯自飲觴余使余
酬時已秉燭余辭曰既酔侯白且之別室食乃退入
別室茶侍士供飯膳唯豆腐菜汁二品而已余於是
感侯之能安倹素矣飲畢常七以侯命賜金二百疋
用人八木八右衛門出見送余至式臺（在玄関外漢名未詳）至
八三郎家更服而去鄙門既鎖八三郎起閽開門成

不辭帰家　村田順蔵三木来三郎研蔵来不値
孫吉白服部氏帰大人三月十八日所發三来至内
包吉澤雄之近二月二十九日来

四月十二日

東八木八三郎呈迂言於三宅侯　名助来飯之

十三日

研蔵来携之赴含北看店供飯　修理来　瘟益甚

昨日及今日傭七五郎修整戸牖初戸向北玄朴曰北近官道便於出入恐書生侵夜行之禁不如塞北開東故迂曲之也従之服研蔵薬

十四日

浴湯肆　松園携其客長野常平来園積　立卿携芳樂来贈　渡邊園十郎来　誠軒来診今日疾益甚

凌雲携茂七者来見　夜以疾故休毛詩講

十五日

始受塾生謁　與元敬約野遊已牌余先出久助従訪羽倉公話至午前出訪玄朴氏玄敬既俟焉主人供饅饠畢要研蔵虎吉子玄朴出過渡邊園十郎門入訪之僅交数言出過上野新緑蔽路重陰遮日歩市不遠而饒深山趣知韋左司緑陰生晝静唐子西山静如太古等句善寫物象非今人之所及也経谷中

天王寺而至日晡里此比八年前嘗一遊今也茫不記矣日晡以躑躅名然新緑峭蒨不復留片紅也投西隅假店假寐一婦人賣茶間菓子則答不有追想八年前酒席肴筵景象實一場春夢僅令之劝不具厳乎日晡比有祠扁曰新堀邨讀同日晡里谷中總鎮守祠陰老樹盤空土人設席其下賣茶遠眺極佳西行二丁至道灌山比益高望益遠茶店賣薄尾投諸屋外盤旋良久而墜状如飛禽猶記往年與古賀羽倉二公作此戯也未牌而帰途投谷中蕎店食温飩過天

女祠側送伊東氏携虎吉帰家留宿　大村中庵駒蔵者来不値

十六日

昨夜無名氏挿詩門扉今朝塾生得之以呈題曰呈廣瀬君帳前西海久聞才子名東関文物最先鳴都都河曽非曹植漢室匠知咲賈生騏驥風雲難並驚蓍蓺而露青群英自今洽紙當騰貴待見南金著述成　聞間瀬信之助至戸田侯邸凌雲所言欲訪之已牌出久助従訪修理遂過八代洲岸訪川田八之助贈之以紙謀見林公八之助曰君欲謝客年忌言須着禮服見公之用人而

獻土物亦可又欲宴見某他日私請之出過馬場崎門至戸田侯邸問信之助寓曰居加藤氏邸太廣士人家環匝公官北行二丁許東折行一丁許南折行二丁許而西折加藤氏在焉公宮門在南初自門左入一周而至門右殆五丁矣信之助大悦供酒加藤氏母其姑也使主人夫妻見信之助曰浪華三月初旬人誤傳兄死同社根界（前日平次兵衛蓋亦言之）僕逢凌雲首聞之始知其誤心降耒下臍辭歸　中尾駒藏來不值　楊井藏太郎來

十七日

平明風雨大起休講　中尾駒藏携半兵衛來來筑後人山中泰吉携諫山俊安東來　研藏來　東信之助

十八日

婢僕及峰相争緩頰譬之　秀平來　賦諸子寓日間瑣事録　研藏來　與長野常東圍棋

十九日

兄及京作六右衛門自日光歸　藏答中尾半兵衛東遣梅泉於駒藏許托焉　安五郎父下坂新六來見　晩東立卿招之不至　觴兄及京作六右衛門酬瀧右衛門來與　夜講詩經

二十日

研藏携伊東虎吉來入門入塾虎吉贈余及塾生婢僕有差　櫻井三郎携出石人某來見　昇兵衛來與兄送之至横山街欲觴之不可去　夜與兄訪京作等小網街寓居

二十一日

大君遊濱殿地主命閉門良久得開耒下牌復然渡邉圍十郎來與兄接之又招京作六右衛門見之既而與赴西街肴店飲午食出至京作寓居圍十郎去　虎吉有病有山以玄朴言來診　名秀平入塾將新設塾法故也　名助來與兄接之供蕎麥

二十二日

試塾生詩及書　辰牌與兄訪京作携之過甲波呉服橋門至八代洲入林公邸見其用人某於玄關獻公以日田紙千訪川田八之助不在訪信之助於戸

田郎兄等期同會服部氏而別與信之助語未畢大雨滂沱向見林氏用人頗失威儀内懃走久助來八之助而謝雨勢微衰假雨具出至服部氏主人曰今兄既去乃返過麹街兄僕在店頭呼曰主公在焉兄等方食食畢同出過半藏一橋竹橋三門至府内邸訪庶平主人供酒來重富鶚時在佐藤博士門招之至兄等去鶚與壽來語中上牌要鶚歸家途中雨益烈衣裳悉濕鶖風撇笠手操傘柄隨風盤旋街上屢跌僅得歸家○棄作贈糠鬚麗江戸此魚至貴年來始有此贈○鶴鶉鶚留宿

立卿將泛漁舟相招辭反招之亦辭　夜大風

二十三日

望田隆齋來　修理携播州人大島元道來見元道曰某往年學渋窓先生時稱竹田謚次而來謁先生先生甞在豐前也　今朝鶚去　玄朴來　使峰之其姻家作嫁衣

二十四日

三浦貞藏者來見曰某舊姓名曰春野泰藏十二三年前學先生得譴而出奔請赦舊過問其居曰今事菅沼氏住貴寓東巷　松嵐來乞字　堀内忠龍來贈木硯　誠軒來以益田刑部旨贈銀二枚且曰松齋固欲薦先生然非無感倉也請察　六右衛門來鶴之

二十五日

辰牌出秀平久助從入鍛冶門出日比谷門至土杉邸前使秀平呂龍太郎余欲使龍太郎爲導以訪林式部公余入邸訪堀内忠龍不在入荻邸訪松齋主人曰某等將危挨鴛以三十八日上陸庚聞先生有失意之歎某謂先

生客年來不遇一時數奇而畢生大幸也天之所以命先生將在他日故爾須努力對揚天意切勿以此自悶求速成也余荅曰謹奉高規余亦謂主人曰君知遇無比言聽道行闔國嚮風可謂今世管葛王猛也夫管仲臨死勸黜豎刁易牙王猛臨死諍用慕容垂姚萇而桓公符堅皆不聽二君平生惑用二子言而獨忽其臨沒言何哉蓋去者日踈安能以已亡之身抗方存之人乎二子不當其感榁柄之際親薦賢誅奸而遺諸身後不亦晚乎孔明則不然登用費禕

菫卻之徒須爲身後之計故以遜〻蜀孔明歿後猶延殘喘二十餘年比強齊冨秦二子孔明亂孰優孰劣請君擇之王安石新法猶有護法傳法之徒況忘身憂國者而不預設替人可乎程子以舜終身解乾六爻甚悉獨至亢龍有悔不言其薦禹自代免亢龍之悔不亦缺典乎堯之薦舜舜之薦禹禹之薦益憂天下者如是大小雖異憂國者亦宜爾主人曰謹欽聆矣訪菫田子小河善左衛門木原源右衛門坪井九右衛門能覧洞養粟屋集太兆右衛門遂過洞養在家其餘不值出郊秀平既携龍太郎從焉南行又西折凡十餘丁至螺扈坊入林式部公邸公不在見龍太郎友人田中龍藏者應獻公川茗又呈詩巻乞覧事而出龍太郎留北廻數丁至霞関遇龍太郎送之至伊東郎前別出山下門至本街達而投飩店避之久不已秀平先返余買傘屐歸　朝川晉四郎来試塾生讀　數日来所試塾生詩文書句讀業甲乙始判於是定學班一玄蓮二安五郎三銀三郎四嬰齋五玄敬六文次七孫吉八兄正九虎吉新命玄益安五郎爲塾統

二十六日

昨夜暴風大雨朝来風止而雨更甚休講　誠軒来爲坪井九右衛門屬水哉亭詩　康平昇兵衛来與兄携之赴舍北饅饞店供夕食歸大吐

二十七日

坪井九右衛門使人来　午前與兄携虎吉出至羽倉公許使虎吉先歸其家公引見兄及余語時務玄朴使人来請臨乃赴焉有盛饌午後辭訪龍信龍信供蔦参渡東橋將訪善庵東南行誤途出恵向院側善庵有病坐褥與余圍棋供夕食西牌歸見白氣一道横中天返報諸善庵善庵出觀（形如去春状）　秀平小國剛之巫瀧右衛門来不值　安五郎曰憾堂翁卒壽七十三四翁名明復博學洽聞方今無比深信漢説不取宋儒愷弟樂易獎成後進八年前余始見之留連數日余謂漢儒不足取也翁笑曰兄吾邦袁子才也後余在浪華翁薦余於姫路老河合寸翁寸翁使人招余余欲赴焉會寸翁卒乃止翁園與羽倉公善二

月為公之屬見翁時翁已病猶周旋竭力人情日趨
菲薄儒生尤甚厚誼如翁可謂絶無而僅有者今也
乃已嗚呼惜夫

二十八日

羽倉公使竹田富藏来言午後同令兄臨　午後與
兄出訪晴齋不在遂赴羽倉公許途蹴杙傷足流血
淋漓公引登樓論時務又觀公女與女伴習擊劍日
沒賜食退大雨滂沱無雨具走次吉就康平借之傘
破不能庇身濕甚移時得歸家〻朝川晋四郎携其

所識来屬諸兄將隨兄西遊　遠久助東村田順藏
重富鴇　峰来留宿　秀平来宿

二十九日

栽寄大人東托諸服部子　安五郎帰家先是安五
郎在聖堂夜帰不達門至是事聞其官長自引咎杜
門余謂兄曰佐倉藩法嚴如是君盍語諸南陵兄以
督我府内慢緩無度也（客年擬東監未獲夜新門宿北里者給釋而無罰）
瀧右衛門来　忠龍伻来乞字去　服部子来與兄
京作六右衛門導赴肴店饗之夜帰　休毛詩講

梅

栽寄京屋爲作五岳東托諸京作　兄將同京作六
右衛門去余留之兄止二子將以明日發乃館其逆
旅　先是與兄及誠軒玄朴約遊隅田川午前與兄
出久助從至玄朴氏誠軒未至兄與所藏闘棋少焉
誠軒至出赴泉橋棄舟舟中圍棋不覺過両國橋今
日梅雨偶霽萬象鮮新涼如秋晩俄聞暴雷一聲吼
於遠空驟雨至川光微茫樹色依稀如淡墨畫停棹
過楊店飲天忽晴萬縁媚日申下解纜舟至柳橋出

與二子別帰路訪晴齋　梅泉父雄藏来告將携梅
泉赴大坂不值　晴齋修理来不值

五月朔

館京作六右衛門二子將上途六右衛門病止兄先
在座召玉工買水晶余亦買印杖三擕京作帰家〻
午前與兄京作訪晴齋使之買舟及酒肴晴齋擕一
女子入舟鼓絃沿流至佃洲南畔醉後欲睡而後冷
甚晴齋就所識家借被而臥溯洄久之入寵遲帰家
申下牌也　岩永峰次来不值　夜招立卿觴之間

大槻平次郎在立卿氏亦招之介兄見二子　裁寄
大人柬托諸京作　請松圃診六右衛門　藤井昌
一郎研蔵来不値　秀平廉平来不値

二日

木原源右衛門来觴之　梅泉来告別　京作來要
兄及余出赴柳橋買舟乗焉至三彌濠出舟天晩投
大野亭飲亭人導之同元亭劇飲宿焉

三日

晨辺大野亭使亭人導欲遊八百善店（江戸第一肴店）以

晨厨之肴辞乃投玉荘店店臨隅川風致絶佳飲食
亦潔已牌乗舟至柳橋出帰　山野養菴者（明石人）来
不値　婢繁與久助私余知不言婢不安求退許之
薦婢光勢而去　誠軒柬曰明日請同令兄臨　午
後兄有密屬余事為是赴府内邸見廉平昇兵衛及
界屋小左衛門者日没帰　高妻寛平来不値

四日

秀平来　誠軒柬曰昨日請枉駕然伊東氏室病某
将診之願期他日　晴齋携其姻某來見　夜誠軒

玄朴來要兄及余赴藥研濠肴店飲二子規余未達
江戸人情全脈其忠誠亥牌帰

五日

衝雨赴府内邸先訪廉平而賀公及中島氏岡本氏
小林氏橋本氏山内氏逐廉平氏圍棋午食帰　賀
定五郎松圃　受塾生賀　修理孝純来賀

六日

小竹四月五日柬自添川氏至　玄朴來寄金　京
作六右衛門辞郷與兄修理至二子逆旅遂送之至

常盤橋門外別使久助送之帰路過修理氏　與兄
訪立卿立卿方飲引侑酒僅傾数杯辞出訪晴齋
秀平来　廉平昇兵衛来與兄携之食舎北肴店
両國橋畔劇場棚壊壓死三人傷四十餘人

七日

使玄益弔松埼慊堂氏（賻金二朱）因東関四郎兵衛　南
陔見四月十三日柬至告室氏發府内酢平東向大
坂至告室氏至大坂晋三郎三月二十一日柬至告
病　村田順蔵使人來乞字且報曰聞昨日官使阿

部勢州堀和州就水戸邸宣旨幽水戸公於駒籠下
邸
八日
谷口宗助藤田平次兵衛東至送余刀六口　鉄兵
来曰四五日前自大坂至　大昨日與立卿約今日
舟遊午前與兄至立卿氏立卿導至両国橋南畔乗
舟其二婢従立卿曰別命漁舟然當後發也乱隅田
川東行入渠中渠廣可十丈一漁子自岸頭謂立卿
曰公何速奴待潮生而往立卿曰吾待汝聖天祠前

行十餘丁北折荇藻満底而水淺過亀戸菅祠側人
家稍少時見侯墅諸藩連庭堤柳成門野趣太佳行
十丁許至渠将終處四無人聲唯聞黄鸝杜宇諸禽
和鳴使人嗒然忘我繫舟樹陰而飲余酔曲肱臥立
卿與其婢垂釣忽呼獲矣發目巨鰕活潑枕頭允獲
鰕七八頭移篙出渠入川川名中河廣於渠三倍淺
而清繁蘆立涯新芽如筍両岸往々見跋松成行其
下必有村落東溯十丁許左岸有村名下平井繫舟
余與婢出上岸人家八九戸東行數百歩有梅園黄

實累々左折即聖天祠也小祠數椽銀杏與楓交蔭
其上祠東有寺山門頗偉将入門顧見兄與舟子在
後乃已従之徒倚使舟子就村兒乞梅實得升餘返
舟煮梅復飲移篙東行數丁又垂綸沈藻罣鈎不獲
片鱗四面悉糞船悪臭困人乃去川勢迤北曲右岸
列松一行數丁左岸多柳上左岸地形似堤坦而直
緩歩柳陰意致太恬堤西見一農家繚竹繞屋就乞
筍數枚返舟煮之時既過未下牌漁舟不至衆有倦
意回篙至聖天祠側命村店炊飯忽見一觴過岸上

婢曰彼觴西川元泰國手也乃使僕告余在焉元泰
就舟見而去既飯漁舟猶不至余與兄亦皆立卿曰
漁子蓋忘期也立卿曰潮未至故爾敢忘期又回篙
下數丁日没冷甚益有帰思漁舟至倦变為興皆移
於漁舟漁子携八筐至毎筐見如赤蚓物數百條立
卿曰是沈鈎之餌也巨縄長數百丈者一條為其幹
小絲長數丈者數百為其枝葉毎絲掛鈎俗呼曰縄
鈎余始見之暝色暗昧其状不得而詳也溯上流十
二三丁而投絲且投且下下二十五六丁又溯至初

投絲處下巨鈎鈎縄頭縛諸舟板而收絲且収且下
下十七八丁既獲鱸魚尺半者二頭尺者五頭鰻鱺
三頭而下皆移於屋舟（俗呼舟有蓬者曰屋舟）而益猛咫尺不
分我舟先下過向之渠口而不入西下二十餘丁又
至渠口（別渠也）将南折停篙待漁舟漁舟至膾鱸而飲
美甚亥牌至両國橋畔出舟而止　路濘就舟子家假
木屐送立卿至其門立卿亦使僕送我

九日

宿醒甚廢講　昨日服部子使人來送大人四月七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二　一五】

日柬曰二柬今日遣次吉謝之服部子曰待而晴奉
訪　鷹平昇兵衛來謀峰也婚事呂峰也姑見二子
婚議成二子又為棣園兄雇婢伊宇今日始來　晴
齋來　夜大魘兄及峰也起救之

十日

昨夜丑牌而聲方急衆忽呼有火余臥不起昧爽次
吉報曰大城燒乃起召諸子曰大城燒凡為臣民者
當惶懼戒慎故今日放學嚴禁誦讀　裁寄大人南
陵兄東與兄謀發諸京彌氏　諸子皆出觀火　安

五郎歸塾　松園修理來

十一日

招鉄兵饗諸舎北鰻鱺店兄與焉既而携鉄兵歸話
至戌牌使久助送之　村田順藏使杉田龍助來
使興齋訪誠軒病　秀平來　故婢繁來　界屋小
左衛門者以鷹平言來謀峰也婚事

十二日

立卿使人送香椿樹種諸庭上　木原源右衛門送
肴　服部子來語竹尾明府病狀屬余請玄林説飲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二　一六】

之　鉄兵來介備前人戸川一八播磨人藤本仲次
入門　河本幸民來不值　乞數日來所裁寄古雄
良琢澤彦翠江小竹惠聞諸柬表書晋三郎名復封
之書谷口宗助藤田平次兵衛名遣次吉托諸鷹平
裁寄酢平柬（托諸宗助）　京作六右衛門所發柬自高
埼至

十三日

戸川一八藤本仲次入塾　誠軒使人來送詩　賴
三樹三郎來不值　松園及其客來圍棋

十四日

偶霽與兄出館欽兵於博勞街遂渡新橋訪玄朴儔服部子言玄朴曰某與信道俊齋議而作處方訪羽倉公公引登樓談話賜食未牌辭出入府内邸訪庶平不在與兄圍棋於壽平室銀三郎來曰竹内俊助者至欲謁先生某告不在曰申牌復至請走一介報諸先生故某來廣平歸欲留兄余與銀三郎歸　今里小四郎中尾駒藏來不值中村正輔波多吉郎柬至中邑大村侯四月五日柬披封當賜善菴者蓋侯

誤封之乃柬善菴謀之賜余之柬果在善菴氏　竹内俊助來飲之兄携廣平歸俊助告壽平意請求睦南陵兄余曰諾俊助留宿　晋三郎四月十五日柬及武谷祐之柬至　誠軒柬乞字

十五日

與兄及俊助謀舟遊修理來請從欽兵來欲要之同遊辭午前至柳橋買舟及酒有伊守峰亦從入舟入仙臺濠過正覺橋余與修理出訪誠軒誠軒欲迎兄乃走修理告之兄及俊助至主人供酒耕雲來與焉申上牌辭返舟轉槳向永代寺衆出舟遊寺余守舟晡前過永久橋入十日濠至翁橋出舟過修理氏又飲二女適歸俊助迎之至余先歸戌上牌兄歸俊助菴宿修理氏　善菴來話山來皆不值　始設蹔約申之

十六日

名助來爲講遠思樓集　修理來　復大西　柬善菴　柬玄朴乞竹尾明府醫案答曰俟成而呈

十七日

松國及其客來圍棋

十八日

又柬玄朴促醫案　室氏四月二十九日大坂所發柬及河茂柬至　藤田平次兵衛携府内吏人是永平内者來訪與兄饗諸舍北鰻鱺店　欽兵使人來借金辭

十九日

欽兵復使人來乃假金五兩於兄借之

二十日

秀平來以識軒旨規余　訪修理不在　訪松圃
昨日玄朴送竹尾明府病案今日遣次吉於服部子
許致之
二十一日
與兄約訪服部子兄曰吾先出待卿於修理氏余畢
講至修理氏兄不在與修理語久之歸　研藏來飲
之　兄招利光寛齋議行事因相見（寛庵所屬善）
二十二日
竹田冨藏以羽倉公旨來曰有暇相過　晴齋來余

詰其惡余於諸人之狀（即識軒所規）　晴齋謝曰若有此事
某頁神明也公莫信人言　申牌與兄訪玄朴不在
遂訪羽倉公來見一老吏出接曰某姓名曰北村亮
三郎（即客年訪之未達者）既而見公與兄論公所著饌錄中事
數十條內記君亦出相接公設饅饟飯話至戌下牌
退而下就冨藏借雨具　聞閣老真田侯罷（羽倉公所語）
黑川良安來不値　訪柴田逸作於秋元侯別邸
不在見其子常太郎逸作近自河內至
二十三日
東竹田冨藏返昨日所假雨具　與兄將之府內邸
至修理氏遇雨歸　仙谷一東曰請二十六日臨敝
廬　龍信使人來問兄發程期　村田順藏使杉田
龍助來乞字　渡邉圍十郎使人來　夜半龍火
二十四日
柴田逸作來　羽倉公使人贈八年鼓　諸木兵三
郎來　廣平埒小左衛門甚七來為峰也媒婚事
二十五日
兄欲與修理晴齋舟遊使余東二子報之午前修理

至即出至柳橋買舟召晴齋與衆下至永代寺側兄
出舟迎利光寛齋至湖邉兩國橋晴齋上岸埒二婦
人入舟鼓絃遂過大七亭（着店在隅田川）亭面流敞甚就樓
開宴或圍棋黃昏返舟先是陰雨四旬今日偶晴暑
氣始至江風蕭瑟頗可醉人出舟諸人別去修理送
至　常寂來不値
二十六日
峰也叔母來議其婚事　巳牌赴府內邸見廉平曰
吾為國見某所借無顏見先生余曰何也曰國見某

欲娶峰也屬吾謀諸先生先生為我留峰數月吾事甚七小左衛門見先生先生又見峰氏叔母謀之婚期已決吾因山内玄氏報諸某某柬曰某屬君婚事而久不成故既謀別娶期在二三日後敢辭吾乃之某氏責其食言矣然無及請諒察余曰君為岡見氏所售吾為君所售峰又為吾所售其理一也然君與吾男兒也能待人以恕峰女子也不能諒人其責言恐不可當然則吾任重於君不能無憾焉廉平恥且恨與余辯論數四余知其窘乃曰君之患即我之患

也敢不分之唯恨君至今朝無一介報我待我至而言不亦慢乎廉平曰是吾過也余欲赴仙谷一招期在巳牌以與廉平論故至午牌走久助報其狀於一廉平飯余平次兵衛曰令閭將以今日至乃屬平次兵衛告諸兄午後訪完平遂訪一於渡邊態州邸（在宅）（平家西北元飯田街堀留）一及先至之客四五人相見既而名助杉島銳之助村上犀助及歌人茶人十餘輩至主人揭詩題曰水邊納涼余詩先成（世無熱屋移歩至江邊市響不聞處波光遠接天涵由荷氣醒茶乾柳陰漁消福難長保暫時吾欲仙）名助將之浪華故一等餞之云黄昏辭至完平氏脱袴忽聞吼雷而不見星主人曰恐暴雨且宿我家辭至一橋門側雨大至舍履而跣而自傘柄滴衣裳如浣戌牌歸家　室氏以未牌至　平治兵衛平内藤堂凌雲常寂鉄兵利光寛齋誠軒秀平來皆不值

二十七日

修理妻贈室氏暮　巳牌與兄訪廉平遂使瀧右衛門導見用人村上周助而謝昨日周助自府内攜老侯妻至室氏從之故地又見大夫樋口正策而謝初

周助取山陽道室氏同樋口子乗舟至大坂待周助焉後樋口子而至七午前同兄出經本街午食肴店兄訪修理余先歸　室氏致日田大坂諸子柬（大人秋雄兄岳翁鉄之助孝也麻彦國勇劉石舟晉三郎酢平酥屋為蔵武谷祐之矢野範次相良文董安藤右近龍巖惠闇谷口宗助井丹屋孫助等）炭屋元助柬送金一兩紙布一反（謝壽詩也）賢了寄布一反惠闇寄金二封　羽倉公使竹田富蔵柬召兄兄往夜深歸　秀平攜誠軒柬來不值　文敬來　木原源右衛門柬乞字

二十八日

諸子贈室氏金𨥉不可報以日田半紙二千四百枚
兄携室氏及伊宇赴肆買諸器具　塾生請餞兄
且饗室氏許之朝来屢雨屢晴午後大雨未下牌雨
勢稍微諸子告曰舟既俟於舍西矣乃與兄室氏峰
伊宇虎吉衆焉安五郎玄益興齋銀三郎孫吉文次
玄敬別衆一舟出竈涯至両國橋今日俗呼曰川開隅
川浮舟納凉例自今日始故云近年官下倹令且今
夕晴雨未可測故遊舟甚少繁華不及大坂天満祭
也溯洄数次使人告晴齋晴齋将携一醫生至肆乃

携一女子至使之鼓絃既而雨止雲收遊舟稍多濤
暮找舟止於橋南観煙火焉両涯茶店饗金製煙火
以祝川開云亢十五六發止戌牌回棹至元柳橋出
帰初出余使久助守家余輩帰久助臥樓上不出迎
兄譲之久助抗言不已余叱之出　瀧右衛門送肴

二十九日

使興齋送大人書十紙及義府誠軒誠軒曰渋窓先
生書世所珍我敢多貪之乃取三紙返七紙於余其
謙虚忠恕常如是云　書木原源右衛門所屬綃誠
軒偶来候室氏乃屬之傳送　誠軒送鮓　春山本
月二十二日東至告有田大助三月十八日歿大助
安藝加茂廣村人父曰應助大助二十年前来學宜
園後間余在界来依余為之謀居大坂新清氏丁酉
余帰郷大助負債出奔江戸余再至浪華為之償債
大助以書謝曰先生恩死不忘後屢寄書余赴大村
後杳絶消息客年余至江戸則大助既去寓参河客
冬余疾病恍惚見亡女誦年可十二三来曰兒俟大
人久矣與亦楽土何不早来余曰我思孝也未欲去

誦笑曰大人思孝乎兒去翌夕又見亡友中子玉中
文甫矢快雨岡子充僧一圭等数十人来枕上羅拜
曰子思此土之好乎未知我土之楽也盍我従余謝
曰深荷諸公厚誼我有未了之縁於世未可俄去諸
人辞去一人最後視之大助也余不覺大呼曰有田
兄亦在諸公列乎時龍太郎等侍側曰先生何夢而
言乎余曰夢乎真乎吾不得而知之唯覺吾子呼先
生後大助者依稀隠於燈陰而已吾初謂近日必死
矣然因今夕夢論之或生乎龍太郎孫吉曰然吉夢

也翌朝走孫吉東春山告昨夜状且曰有田生恐既
死春山荅東曰夢出於想先生想大助故爾大助今
寓吾故居昨日信至曰無恙且屬吾謝先生何忽死
乎後百餘日春山来曰大助罹危疾吾因先生夢畏
其死也時春山将歸郷余曰大助生平喜謔吾作佳
謔使之一噱庶幾其病霍然乃東大助曰聞兄将西
行浮世哭溦永訣情深僕嘗求為我使於西者未得
也幸哉得兄因屬數事兄至彼邦為我謝文甫快雨
諸友田客年吾亦欲西然寒儒薄資孤行悄〻恐不

能涉十萬路程故中途止待昏吾五十年吾将自再遊
不果復如客冬陸續来促也又謝闊君曰客冬見迎
然弱足怯行自非賜安車駟馬綱紀之僕奉養之姬
永不能應命也在世活文為活鉛槧之業既倦若白
玉樓記潤筆雖豐敢辭又久厭看他人草稿若修文
郎亦非所欲也若待以劉聡韓擒虎地位遅速唯命
兄善賭博文人中無能坑者想暗袁耽當如項王誰
陰以十萬師相遇中原未知鹿死誰手然英雄一擲
百萬兄恐乏其資僕欲餞億萬紙錢然春山發程期
逼無遑製之寛永錢六文（俗呼曰六道錢）聊以當億萬紙錢
今時作紙幣動換數千錢况以錢換紙乎兄莫咎其
寡山河隔絶不得面訣遺憾何盤春山三月十六日
歸家越二日大助歿其追見余東乎否未可知也大
助有雋才且厚故舊然不撿細行好酒色及賭博為
世人所棄余獨愛其才二十年前余所最善快雨青
木官次織田寛吾及大助號曰四友寛吾去宜園後
絶無音塵未知存歿快雨大昨年歿而昨日大人東
至報官次近日酔溺水死官次有詩才性頗醇樸贅

於豐後高田里氏為贅後不復讀書然十年前余過
高田與疾来訪話舊甚懇二日間莽聞二故人訃不
堪悵惘　廣平平次兵衛来

六月朔

銀三郎贈氷萶加賀侯以今日獻氷大府賜其餘群
臣云（銀三郎即加賀臣）　齋藤順次来　兄壻室氏及伊宇
遊北里　定仲次為學僕

二日

兄将歸郷餞以紙布及慊堂翁書　肥前小城人河

添增吉冨岡佐次郎來訪　夜與玄蓝安五郎聯句
利光寛齋鉄兵來　虎吉玄敬贈室氏縞衣
三日
作寄諸人柬（大人南陵兄秋雄兄鉄之助孝之助岳翁孝風勇文董京作酔平為蔵河茂小竹龍巖惠閒小竹炭元宗助孫助晋三郎話之右近備尚石舟雄之進大人以下或送物或送書）
本田鉄八郎來訪曰近自大村至　安五郎等為兄
作水精詩文兄贈之金百匹安五郎等飲余
四日
龍太郎來　與兄訪立卿告別　作寄田原玄壽柬
立卿來別兄　龍蔵來訪曰近自大坂至時兄将
上途引見之　午前兄與利光寛齋次吉上途余及
玄蓝送之至和泉橋兄令寛齋玄蓝携馬夫直赴板
橋驛自與余至廣平氏告別十兵衛子卑召余於公
館曰昨年寡君貸君書籍君未返乎余曰愚初因廣
平借之客臘肄邸移居也亦因廣平奉返矣卑曰廣
平言亦然而其書未返何也余曰愚問諸廣平則其
故尤明也余問諸廣平曰吾既以先生屬返諸暬御
矣暬御復貸諸壽平而忘反責諸我及先生吾悪其

慢故今朝不言壽平借之而因之先生莫與知焉廉
平将與壽平昇兵衛平次兵衛平内瀧右衛門送兄
諸子未自官局退兄與余及一客（姓名忘其）圍棋而俟焉
未下牌諸子會廉平許出邸至湯島菅祠側投肴店
樓迯西蓮菩池涼風浩至諸子開祖宴有盛饌申下
牌徹自祠西行（門）出廉平昇兵衛別去壽平等請送至
板橋兄大悦至巣鴨（地名）壽平有倦色兄買轎載之忽
遇玄蓝曰日将暮而公等不至疑發程在明日故帰
兄乃要之復往黄昏至板橋投逆旅寛齋先在焉初
壽平等轎先行余輩虞其不識我逆旅也未就座（使）館
人及玄蓝周捜闔驛皆曰不見病之既就座則壽平
在奥出見衆相視一笑兄飲諸人戌牌皆去初兄與
余謀将饗廉平等於湯島肴店而廉平等不可故要
壽平等至板橋将饗諸酒樓壽平等亦不可兄不悦
属余柬廉平昇兵衛送金玄蓝寛齋宿逆旅樓上余
同兄宿樓下
五日
平明兄上途送至驛西橋上別昨年南陵兄去江戸

也余以疾不出鄕門故無離思今日覺鄕心攢胸比
浪華之別更慘返逆旅買轎同玄益帰時未下晡也
佐田修平使中山泰吉来贈茶　遠仲次送見所
托東於康平仲次途遺之東中有金三歩一八為仲
次請踉　辰見勝太郎東至寄金及草稿　室氏贈
村上氏室手巾袷裩襠　有疾　伊宇峰皆去

六日

使一八之康平許送金三歩及東　龍護来飲之将徹龍護
所善僧真龍者至曰吾輩将遊隅田川先生無意同

遊乎余曰善哉午時出至元柳橋買舟既過両国橋
南風迅烈驚濤如奔馬舟将覆真龍怖失色呼曰須
卸帆向岸舟子曰風勢順何怖之有至東橋真龍勸
上岸乃歩川西街中炎甚真龍曰快々余與龍護交
咎出舟失策真龍曰吾畏寒而愛暑行烈日射衣也
至棹月樓二子曰今日與豐後僧南溪者期會此樓
矣待之不至乃浴而飲日昃出帰路過某寺法華宗忘其名
門内左折経獲若坊遊観音閣休茶店凉風収汗経
淺草門過馬喰街余訪鉄兵二子別去鉄兵送余至

夜大風　暴瀉十餘行

七日

龍護使冲若来曰明日請臨真龍許冲若十六七年
前在宜園形容如舊　命玄益孫吉一八文次晒書
松園来眂其藥　峰伊宇来余責其罪絶之　安
五郎有過余欲辭之銀三郎固請而免之

八日

辰牌出與齋仲次従訪修理借其倭偶破倭出渡甲渡
入八重濠取生路南行十二三丁西折渡一橋南行

二丁許東折渡一橋地名南八重濠南行二三丁渡
一橋地名築地西本願寺坊所在焉坊所漢名未聞将館龍
護於真龍寺在坊所内入門寺堂廣大與東本願寺坊所
侔而僧舍之多巷路之潔勝焉每舍門外種櫻真龍
寺在東南隅路太屈曲屢問屢誤往返数次行五六
丁始得其門入焉龍護及煙溪龍護姪曽相識冲若真龍見
引登樓與齋先帰真龍見其子及真光明西稱福諸
衲又見玖珠戸畑僧萬福供酒有盛饌主人乞余及
龍護字龍護曰京師僧德壽者受法主命来守坊所

欲見請帰路過晡前辭龍護導北行過寺堂前至德壽氏南溪先在焉德壽為坊所僧政頗有威權故真龍使余見之以為余地云南溪龍護送至門外別龍護曰某将以十日上途行数丁煙溪真龍之子冲若自後来呼曰奉送至枝木街遇峰曰今自尊舎退又過吉澤玄龍曰長崎奉行伊澤作州嚴雄之進恐帰至萱場街有藥師祭人塡街中僅得過焉至江戸橋三納別去過脩理氏而帰　誠軒来曰十日同忠龍舟遊請臨　日高俊平高㚑寛平冨永駒太郎服部

英吉西川元泰来候暑不值

九日

荅誠軒来　将周候暑於諸家雇轎夫二名卯下牌出興齋仲次従訪脩理又訪須茂至龍口投夫數千春鐘山積赫日照炎埃飈車聲轟人語喤使来往人目眯耳塞汗泚氣塞江戸蹀區怨平日未必如是忽擾方運大城焼灰故也過八代洲投刺祭酒林公門及川田八之助家至馬場先(地名)興齋別去訪堀内忠龍於上杉邸訪木原源右衛門於荻邸源右衛門供

飯言論移晷投刺粟屋隼太家而出入三宅邸訪八木八三郎屬為我謝公(久不候三宅候故)投刺鈴木權左衛門家而出入大村邸訪稲田隼人不在訪蘆村主人拓隼人今里小四郎一瀬平兵衛相見隼人平兵衛去主人與小四郎飲余申上牌出訪服部子主人有忙色即辭出麹街右折二丁許而北行地勢窪豐草滿路所謂善谷寺谷也(江戸謂地窪處曰谷)訪巖名昌山不在帰路投刺冨永順兵衛家至街西行出四谷門右折二丁而西行二三丁訪小濱樸助於稲垣攝州中邸

不在見其子贈析玄一本而出過尾張邸前入牛籠訪村田順蔵過牛籠小石川二門入府内邸而廌平而出酉上牌帰　瀧右衛門来不值

十日

平次兵衛平内来候暑　午前誠軒使人来曰既傳舟新大橋側俟焉乃往誠軒及堀内忠龍安貞誠軒門人某在舟方飲溯至東橋投岸上鰻鱺店午食畢迴棹至首尾松側(松在大倉側)繋舟納涼日暮下至両國橋下與誠軒上岸買肴而返舟忠龍去今夕土人放

煙火舳艫百數絃歌如湧月明風冷一洗晝間炎熱　林
誠軒遣其門人邀室氏至煙火偶畢戌下牌帰
洞海修理来不値　高瀬清三郎者母来不値

十一日

高瀬清三郎母携其孫百壽之助来請受業　静齋
来　忠龍松圃来飯之　蒋塘河本幸氏来　柳橋
来不値　晩訪蒋塘柳橋洞海皆不在館鉄兵而帰

十二日

贈雲丹松圃定五郎洞海諸家

巳上牌将出候暑風雨俄至乃假寐比覺晴至府内
邸入康平氏不在出候公公不在遂候小林平井橋
本瀧山村上岡本中島足永山内諸家復至康平氏
康平壽平遅食相見圍棊申牌出邸候羽倉公獻雲
丹公引見話賜飯雨又大至少焉晴酉牌帰　田上
耕雲蘆村研藏修理来皆不値

十三日

浴湯肆　訪耕雲及修理　平井十兵衛東至裁寄
南陵兄東托於平次兵衛（二件昨日府内邸事叙記於此）

十四日

巳牌携仲次出訪玄朴主人曰誠軒将至俟之良久
不至使仲次之羽倉氏（呈近作數詩於羽公）主人供鰻鱺午後
出訪渡邊圍十郎不在訪龍信将飲余以既飽辭訪
西川元岱於観音祠西側主人供酒渡東橋訪小畑
詩山不在訪善庵圍棊焉申牌帰　研藏来不値
岡部玄民自大坂至来訪不値　大槻俊齋来請屬
其師湊長安子長英　召晴齋為玄民謀居遂與之
館玄民於博労街逆旅玄民見其妻及二男二女携

玄氏出渡柳橋晴齋導入一家将為玄氏借之主人
夫妻見樸臨隅田川金波瀲灧倒照窓檽涼風襲座
冷如八九月送晴齋至其門玄氏途別　聞廣瀬築
梁卒（玄氏話）　築梁大坂人業儒性踈直而信以余同姓
視如親戚嘗與余隣舩橋而居大坂人呼人以姓不
以名故彼此相誤毎月數次余贈之七古中間有有
寄我東到君許屢労責价轉送来有訪君客入我室
主人非是駭然回句乃紀實也玄氏曰本年三月浪
華訛言廣瀬旭莊卒某質諸府内邸始知其訛然自

春波晋三郎以下兵庫名田貴門生皆惑焉甚至延僧呪經（前日室氏信之助平次兵衛等言亦然）某欲窮訛言所由生問之春波等曰聞諸大熊文叔文叔曰聞諸船街俳師某乃見俳師詰之俳師曰吾未識旭莊先生先生今在江戸吾何知其生死向以廣瀨藥翠卒告文叔而已文叔曰吾豈誤聞旭莊藥翠乎俳師欺我矣然衆皆帰咎文叔云　夜室氏及塾生出觀街中（明日有山王祭故）

婢兇勢以病退雇峰

十五日

室氏携峰及仲次赴峰叔母許観山王祭　玄氏來謀其居　詩山使其子支負來招余赴焉（詩山家在鉄炮坊）観祭神輿三神馬數匹先行操旄槍者舁輿者祠官著衣冠而騎者僧被鎧襆頭而騎者打鼓者擔諸器械者士人帶刀護衛者各數十人庶人隨者數百人亦壯觀也帰路訪修理不在　夜峰帰曰尊夫人來帰于言未畢自走出余恐室氏失路使塾生分道尋之良久峰叔母送室氏至　塾生皆出觀祭

十六日

夜携孫吉訪誠軒帰路過新大橋月明如畫涼風駛屑金波千頃不見一舟忽得月胎秋氣光先冷句思對不成乃去　興齋昨日歸家今夕至其父榕菴來寄菓子

十七日

研藏來飯之　林洞海來約明日舟遊　室氏訪誠軒要文次及峰從之申往戌帰　婢兇勢來　鉄兵借金不返使一八促之鉄兵僕泰助來謝

十八日

將饗稲田隼人東鉄八郎謀之　午前暴雨　研藏携湊長英者來見入門長英入塾　未牌携研藏赴洞海氏洞海導至柳橋架舟始放與東舟觸洞海殆傷溯過東橋行十七八丁而涯稍隠蘆渚柳崖萬綠生涼漁舟釣者去來于其間遂至千住繫舟橋下良久下黄昏過棹月樓飲今日乍雨乍晴至是全晴新潮汗漫皎月圓滿洞海忽吟曰月來江面白余對曰燈没柳陰青戌牌上舟至元柳橋二子出去余獨架至舍西

十九日

村田順蔵来請書塩谷君祖先神牌飯之　僧奥龍之子来飲之順蔵與焉　秀平龍太郎来飲之　夜平内来　講詩經

二十日

八木八三郎来傳其君旨　小園剛之丞来飯之　廣江秋航来曰某近為西島蘭渓（江戸儒）義子更姓名曰西島蔵之助敢告乃觴之　粟屋隼太来　修理来　岩永彦左衛門来不值

二十一日

岩永峰次来室氏表弟也飲之　瀧山正来飯之　安本源蔵来不值

二十二日

雇龍太郎寫日間瑣事録自今日始　稲田隼人来不值　平次兵衛来　聞水野侯復任閣老客年侯之罷也士庶相慶既而綱紀稍弛志士無不思侯者復職令下天下顒然望其風聲不知今後得失何如　晴斎来

二十三日

先是余屬諸子寫瑣事録昨夜約導觀篠管池荷花以謝其勞寅下牌殘月在白與銀三郎玄益與齋安五郎孫吉玄敬文次仲次出家卯上牌至池東店倚欄而望初日未出池波猶涼荷花有既開有方欲開或曰方開者有聲然聴之無聲微風揺曳則辨随焉稍鬆綻耳命食未至乃聯句余連吟数十句諸子不能賡乃止既食賽天女祠北廻至池涯白鷺成群余携仲次先去過玄朴門前呼研蔵出而立話訪羽倉公

公曰越州復職吾竊為斯道慶吾言將復行欲假兄智兄願言無諱余曰方今急務三公曰何也曰治先上而後庶民攀其綱而畧目一也三年絶謁不言利字二也睚眦不報而攀賢才三也公曰善善余因陳迂言旨公曰明日速觀其書話次富士見御寶蔵番（官名）窪田治部右衛門（住羽倉公邸内）来請公於家供食公與内記君要余赴焉既食而話未下牌公返接客余候客去至申牌而不去乃告富蔵歸　腹痛暴瀉在羽倉公所飲水故也　龍信来　福彌之子来不值

二十四日

遣仲次於八木八三郎許取所貸三宅侯迂言八三郎曰騰寫未畢請借數日　室氏携元正及婢出觀篠箸池荷花　宇田川榕庵來　誠軒來　羽倉公使人來贈燒酒

二十五日

諸子所寫瑣事録成冊十二校正之　八木八三郎返迂言不見附録遣仲次問之荅曰附録未嘗借　誠軒使人來貸其迂言　腹痛暴瀉招松園服其藥

平次兵衛平内將扈公駕歸府内與室氏謀遣仲次贐之　晉三郎六月三日東至

二十六日

北風催涼服袷衣　昨夜龍太郎訪秀平托之乞誠軒氏藥今日誠軒門人田中通玄來診　秀平來　龍太郎去　平次兵衛來曰某先公一日上途

二十七日

誠軒來診　涼益進　夜携玄益歩西國橋側

二十八日

涼甚服綿衣以寒暑針考之暑退於二十五日十七度　重富鼎來飯之　岡部玄氏來　大槻俊齋來　秀平携誠軒子安貞來安貞入門贈余及室氏婢僕有差文敬及坪井氏門生二人從至　肥後士人來請受業　疾益劇遣仲次乞誠軒藥　泉善來

二十九日

先是康平東曰寡君將以七月朔之國今日疾劇強衆轎赴康平許着禮服至公所坐于謁御室公偶走出見余在焉立呼曰明年復見汝言畢復走入乃返

康平氏招平内見之又見福彌子來下牌歸　遣仲次東竹田冨藏送迂言誠軒所貸　羽倉公　春山使人來曰某大昨日自故郷至當拜趨而足痛敢告　誠軒來飲之

晦

春山來　東平内托寄南陵兄東東與大人列名内包瑣事録五巻　僧南溪真龍來介信濃惠默入門飲之春山與焉　洞海來　松園門人松菴自長埼歸來見　夜招松園長野常平供茶畢圍棋

七月朔

遣玄益發荅辰見勝太郎柬（内包其詩及余詩）於永井遠州臣金長良助者（居在數寄屋橋内）　松園常平來話　誠軒使其門人杏齋來言安貞明日入塾

二日

裁寄藤澗然柬遣仲次托諸南溪（南溪将遊白川故）　文敬携安貞來安貞入塾　久留米人佐藤純蔵携岳翁小山清右衛門二柬來見　杉島鋭之助來　垣内溪琴來曰近日自紀州至　夜訪岡部玄民新居於石坊歸路訪修理

三日

向發荅辰見勝太郎柬於金長氏而遣其稿今日遣仲次取之改封　裁荅岳翁及小山清右衛門柬　立卿來招余供酒戌下牌歸　文敬來　地震

四日

岩名昌山來期本月既望舟遊　關四郎兵衛來飯之　廉平使人送大人五月十七日南陵兄六月七日柬及十兵衛龜年晋三郎諸柬　未下牌地大震

丹後田邉人岸圓蔵來見　夜訪松園　惠默入塾

五日

遣玄益托寄勝太郎柬於良助　裁寄大人南陵棣園二兄酢平耕石晋三郎十兵衛柬　棣園兄柬自京師至曰六月二十一日傳京師　訪溪琴於新泉坊　誠軒來　夜深春山携一客至曰某遊佐倉歸路遇雨乃留之宿　今日炎甚　雷電交至微雨

六日

發昨日所裁諸柬於廉平（外書谷口宗名）　春山晩去　黒川良安來　夜常平來圍棋

七日

受塾生賀　賀松園定五郎修理　松園來圍棋供夕食　田代青木與三左衛門來訪　文敬携奥人某來見請為學僕　秀平來賀　吉澤雄之進六月九日柬至　修理來

八日

封荅雄之進柬外書為川住之助名遣仲次托諸應

平　中尾駒蔵来　招松團食西瓜　與常平圍棊

九日

常平為余製枕成　佐田修平重富鼎岩永峰次来
供酒飯日没峰次先去與修平圍棊　岸圓蔵来不
值　齋藤順次来飯之　誠軒門人小此木百枝丈
敬携奥人小宅周孝来許其為學僕　酉下牌小田
原街火相距可四五丁火勢甚烈發玄敬丈次仲次
救岡部玄民返曰不在秀平来唁近火西山玄泰誠
軒春山岩名昌山皆使人来唁余上凉棚又出門外

觀之亥牌滅

十日

晴齋来返棣園兄所貸金一歩二銖　周孝改名周
助始為僕　裁答大村庚東（外書中村福田波多三子名）　藤堂
凌雲来　午時春山来曰妻将同水野庚諸臣漁於
佃洲南畔請臨乃同出周助從渡甲渡過八重濠至
築地水野庚下邸（在本願寺坊所東北）春山入邸余俟門外出
曰諸人不堪遅既去乃渡橋投舟子和泉屋氏諸人
在焉曰今日有事於淺草觀音土人皆棄舟而往故

築地八重濠無屋舟（俗謂有蓬舟曰屋舟）将棄無蓬之舟余出
門外毫春山曰今日笑甚吾不能棄無蓬之舟兄善
為我謝諸子春山乃告其故於諸人諸人不悦棄舟
而去余携春山自本願寺南門入訪真龍父子主人
供酒既而和泉氏使人来言既艤屋舟矣春山先出
赴舟所真龍導余訪南溪於僧寮寮在本堂艮方初
自小門入至本堂前庭廣置小石焉百日紅數株方
開穿庵間途東行至寮南溪臥病強相見出從春山
於和泉氏買酒肴棄舟使周助之大村邸托今朝所

裁東於鋏八郎南行二丁出於海口過向之諸人曰
別令漁舟方降網於濱宮南矣且往觀方舟而進及
漁舟風波頗起諸人初在和泉氏既醉至是更醉無
與語者日没返至向相遇處春山移諸人舟焉余辭
歸諸人贈所獲魚三頭齪諸肴器刺潑久之風止亂
蚊滿舟苦於在家西牌入竈遅潮落舟膠不進上西
岸而歸招銀三郎與齋食魚　文卿佐野博洋来不
值

十一日

西川元泰来　玄氏来　棣園兄大坂所發本月二
日東至　遣仲次周助送兄寄康平栗於府内邸
送利光寛齋栗於善庵　室氏久不瘥余以其症似
新助勸敢步室氏携婢至西國橋　瘀炎甚於三伏
以針測之至九十二度　近江屋與兵衛携定次郎
来謝定次郎逃學使與齋詰其故蓋文次授讀嚴急
故爾乃遣玄益於與兵衛氏謝故也
十二日
暑墨九十六度　誠軒使其門人杏齋来診室氏

修理来　夜室氏訪修理妻　携孫吉安貞虎吉長
英周助觀人形街夜市遂至石街訪岡部玄氏玄氏
居在第一坊誤尋二三四坊使孫吉等徧入路左隘
巷凡二十餘次歸路始得於一坊矣　謝松圃修理
藥　使文次之福彌氏取金
十三日
服部子使人来送鉄之助寄棣園兄柬余披之訃其
子才吉病痘殁　八木八三郎来返迂言附録謝曰
死罪乃送諸羽倉公　誠軒寄金及肴送肴於羽倉

公俾返曰欲晤今夕臨　招松圃常平供夕食且圍
棊　秀平来　夜携周助訪羽倉公公竊議時務余
陳所見公悦　室氏携婢步江戸橋
十四日
中津人島田虎之助奉松平内記君旨来曰有暇相
過　来下牌携安貞訪誠軒贈中元儀紙菓子　主人供
飯酒下牌帰　修理来不値　仙谷一柳橋東寄金
十五日
西島藏之助来　定五郎来賀與松圃常平圍棊

田上耕雲送西瓜　伊勢津儒臣川村貞藏来　定
次郎来賀　春山使人来言昌山既望之遊其母以
往年是日岩名氏族舟遊溺而死故不許也將延期
為十七日敢告　修理来携之赴舍北肴店供食
招諸子賞月南軒露白風清始覺秋意
十六日
近江人平井傳右衛門来訪曰某舊名龍助八九年
前訪山内庄太郎於淡窓夫子許矣　研藏来欲導
余及洞海浮舟余柬洞海告之不在添川完平偶至

乃飲二子既而與完平圍棋研藏去野田希一來曰
醫昆太仲者欲招兄及我輩舟遊申牌吾將訪兄而
往余答曰添川子亦在我家同俟少焉希一來與完
平從之出至柳橋太中使其門人來迎乃入舟太中
及吉賀大一郎 數壹子十四五年前相識 薩人鮫島雲嘯江戶人
吉野源三郎見太仲曰集四十年前富貴鄉熊谷見
順家見順嘗既沒其子昇無恙乎余曰皆既沒雲嘯
曰某同小林安石學村井氏相善夙聞老先生高風
矣舟離岸月出涼飇掩冉金波瀲灩源三郎吹笛溯

過東橋欲投左岸肴店皆以客既滿辭今日士民悉
休業而野遊故也叩店十餘所遂不得入下至東橋
出舟躡茶店買飯完平與大一郎對月圍棋畢與完
平希一步橋上良久返舟下至柳橋出舟完平去余
別舍北橋上余獨歸亥下牌也　昨日修理贈松蕈
二枚今朝食之忽覺吭痰乃行吐方研藏曰不時之
蕈極有毒　惠點歸塾　大昨日以來放學虎吉諸
子歸家今日至

十七日

炎甚　遣仲次周助於羽倉添川二氏返書又借書
午時春山昌山來今日柳橋松園諸子皆以有故
辭會與二子至元柳橋買舟乘焉北溯把杯圍棊投
玉庄店飲日沒過北里觀燈每家懸燈數十燈紙描
山水或人物又作人樣子假山水類陳其前繁華勝
春櫻 詳丁酉日錄 之節遊人數萬聲如糜沸投岡元亭飲
戌牌返舟片雲不飛月色太佳至元柳橋出舟亥牌
歸二子送至廉平來俟於我家昌山去春山宿廉平
議棣園兄所屬龍席畫買事且致兄七日所發東及

谷口宗助酢平晋三郎東晋三郎寄書余家具金三
兩三步二朱

十八日

修理來　阿波人嫂安藤太郎東來見　永井犀助
東寄金

十九日

裁寄大人南陔棣園二兄銕之助晋三郎東外書谷
口宗助名遣周助托諸廉平　誠軒來

二十日

岸圓蔵来　常平来圍棋

二十一日

将遣周助返完平明良洪範不見第二冊大索不得乃問諸完平曰吾方肴之故不始借也　晩携興齋出訪修理不在出遇諸途遂渡甲渡訪帝一與其客圍碁帰途過鮓店飯復訪修理修理曰向仲次来尋公恐有故也夌雲在座要之帰則鉄兵在我家俟焉先是鉄兵借余金不返促之輙相避不見今日遣一人詰之始来謝戌下牌二子去　玄氏之子東玄氏

借舎欲使余為請人（請人詳于客年録）余以其券失例不肯押印使玄益往質之玄氏不在其妻見曰兒誤買居既成不必煩公故辭也已　婢兇勢有罪逐之江戸婢僕之奸過於京坂京坂之人猶知耻辱江戸則公然習為常

二十二日

常平来圍棋

二十三日

誠軒使若曽根宗桂来診室氏始用丸薬　作寄佐治清六細木甚五兵衛等来托諸興齋　今日暑九十二度夜無風開窓而寢

二十四日

夢覺聞打鐘聲急疑有火呼仲次周助不應既而鐘徹以為遠火半睡半覺之際復聞鐘急遽起推障子天光朧朧如雨夜之月以為曙色視庭上樹陰依稀落于東南始知是火余家樓遮西北故未見火光然知其在西北大咋就二生枕頭塾生亦各来告出門望西北紅霧糢糊蔽天不知其近遠竹木爆烈聲太

猛地上沙礫皆見不異朝暾已升唯以南方一團黒霧如漆知未曙也余返房呼曰大火且近室氏驚起昨日間玄氏之古河其妻兒留家将發諸子救之（玄氏家在西北故）皆曰漸覺體熱火蓋在四五丁内恐彼将救我也乃止松園立卿諸子亦出門而望不能確知其所令銀三郎孫吉視之返曰田所坊也相距可四丁時微風自西南至吾家在東南以為無虞皆佇立觀之少焉霧収焔見火潮風而南延距吾家二丁而近火片大如釜者繽紛墮屋脊皆愕入室将束器具蔵

諸倉中倉前有板床牀下平日置泥火時用焉塗倉鏬之無近火乾硬難用乃命周助仲次徹牀澆水皆曰須埋倉北戸〻麻在外當梯而鎖之梯短不及憲默自棲出登屋脊步簷上鎖之又出門外火益近熱益甚熾至高沙涯舍西之涯在南曰窪涯在北曰島沙涯原一涯也余及諸子皆不慣火蒼黃失措遠近親故以霧深故不知火處無至者幸雇七之弟匠貞走來指揮得宜少焉伊東氏之僕至呈玄朴手柬倉卒之間不遑披之直令僕助諸子不可又令携安貞出奔亦不可余曰伊東

公令卿來救我急而非令卿來觀火也卿唯望火一不可我命無益於我須携虎吉歸僕怏怏聽命長英亦從去余聚所著書及他人器什數種賦諸興齋玄益安五郎一八曰倉之熾否未可測若火至兄等各手一物去既而稍〻移雜具倉中玄益忽提所賦之物投諸倉內余呼曰忘前言乎不顧余尾之將入倉倉前未熈燭余不記向徹牀大步進忽陷床底泥沒膝一躍而出洗足換衣又出門外火既今數隧東南之火近在二百步內外皆曰且使尊夫人避於是令

孫吉從室氏赴坪井氏孫吉尋誇不急出余叱之更令文次文次亦屬其器用於傍人刺〻不已余大叱之即與仲次扶室氏放後閣自杉田氏庭走安貞從之諸子眩惑呼則來來又去左迴右旋如無所措手足唯與齋玄益安五郎用余命雇七之姪及坊者某來遂悉收諸器倉中又出門外火既至舍西猛焰東靡將一轉及我屋余欲出避興齋玄益等曰我輩火及簷而後行夫子先去松圃聞之來謂曰火未至何太早計家無主則百度亂君且止從之既而火勢從

風延東走亦出於涯而不越水門外來避火者男女數十百千器械山積來往相混天動地震往〻躍馬過焉又數人擁障子藺席或板扉巨桐而過焉每一過傍人相躪藉者不知其數有婦携兒兒曰盍歸毋曰我家既亾兒曰無所歸乎發聲哭毋亦泣憐怛遍耳余生來遇火是為最近天將明凌雲朝川晋四郎晴齋洞海吉澤玄龍龍信西牟田又四郎玄朴門人賴三樹三郎黑川良安各務雷太郎野田希一西島蔵之助清水八郎兵衛鈴木松崖莊村宇兵衛肥後士人箕作

省吾泉善等来候安本源藏中島清記来不幾而去文次仲次自坪井氏返秀平丈敬寛藏（誠軒門人）従至日高俊平亦来時火勢既微初謂天将明而比明殆八九刻蓋始起方丑下牌也卯下牌火畢而救者集玄朴来余誦僕之狀且曰君柬我何故曰某欲以今日迎先生及尊夫人舟遊故昨日晝間裁柬附家人夜問之曰猶未致之某謂尊夫人必粧而出不早告之恐後叱僕追天未明致之未嘗知火也癡僕以未受救火之命偃蹇而已瀧右衛門及登右衛門以公命率

數役来視火且賜酒瀧右衛門曰向清記返曰廣瀬氏門前来救者成市我邸獨不遣一力我顧恥於傍人里輩始知火近貴寓矣蓋火之照映雲霧必因風勢今曉霧漫北方而風自南吹火焔照之故皆疑火在我家北二十丁外是以秀平諸子亦後至云秀平文敬俊平留助灑埽且出倉中諸器既而觴瀧右衛門凌雲等隣里往還互賀免災午前令仲次迎室氏及安貞門外避火者至暮悉去龍太郎来候且曰某明日隨寡君帰浪華午後誠軒春山八木八三郎真

龍小此木百枝来羽倉公岩名昌山西川玄泰高瀬清助長英母福彌鉄兵使人来候　誠軒玄朴興齋長英贈酒肴或飯　裁寄大人南陵兄柬封日間瑣事録七冊外書谷口宗助名遣孫吉托諸龍太郎且贐金二朱　暮訪修理遂巡視田所坊焼跡延袤三四丁戸千餘矣猶有方燬處（距我家最近處不過三十五六間）途遇龍信曰将奉訪　令玄益弔近江屋與右衛門昆太仲（二家燬）　夜龍信来　令秀平候溪琴（溪琴迎尺火而免）元柳橋舟子贈梨子　阿峰来助

七月二十五日

又旱偶雨新凉新然昨日暑九十二度今日則六十八度矣　常平来圍棋飲之　長美母贈鮓　溪琴来虎吉長美歸塾

二十六日

朝氣凉甚　遣與齋謝凌雲希一真龍等遣銀三郎謝晴齋洞海清水八郎兵衛等遣文次謝誠新福彌西島盛之助吉澤玄龍等（皆謝火冊末杖也）遣玄益手道江盈與右衛門贈陰沈木葉盆　辰三郎出周助従

入府内郎見瀧右衛門美登右衛門謝大昨日寄又見廉平廉平出大人六月十五日東南陵兄七月嗣阶余（兒贈書蔵三巻）来　余問曰大昨日君令賜酒當面何人而謝廉平曰見小林子可乃之小林氏主人出郎報示余載西州有夷警夸誕難信返廉平居廉平曰寡君姑大洲侯夫人卒聞郎過容十日敢告（以余保内務故）所訪三樹三郎於昌平校三樹三郎見其同寮田中人石井倫三郎土浦人五十嵐儀一訪大槻俊齋病不見訪羽倉公午食焉韮山縣令江川太郎左衛門君至公以余見之君年可五十左右氣概伉爽言論如流曰吾家自源頼光爭其出至我三十六世世世居韮山今所住之屋係元中所嘗来嘗經兵火棟宇依舊而構搆根閑有時破壞以其古物必以聞得官允而後改焉余先辭出訪玄朴不在見研藏少聞玄朴歸見復以有急病家出余亦去訪龍信不在見其母訪西川九泰渡東橋南行一丁東折又南折西轉訪日高俊平於角抵王垣氏不在街路絛繞不辨東西左轉右折行五六丁出於東橋下流過龍信為話善養

又訪元柳橋舟子貴酋婦家今日所訪皆火時發人来救者也　秀平下坂新六佐田修平完平来皆不值

二十七日

哉寄大人南陵兄東　常平来圍棋飲之

二十八日

以免火救飲塾生數日陰雨漁市之有買小魚數百頭與衆烹之膾之而炙之厨下者黠如大賓將至既成園樂第二室哄之常平與焉余醉先寢比醒衆散

始與異齋讀萬曆三大征羽倉公所借明赤野文

二十九日

巳上牌衛雨出仲次從過深川蹶折履手足皆泥就
高橋下洗之訪誠軒謝火時贈問之厚主人供酒食
午後出過正覺橋直西行經二橋左折行一丁西折
西島盛之助家在焉訪之見盛之助及其義父蘭溪
蘭溪年可六十左右既薙髮以詩名供酒諸次出臼
杵城下疊屋街石敢當碑雙鈎示余書石敢當三字
字大可四寸書體超雅非郡人所能也路傍石碑如

青面金剛猿田彥所常見石敢當則赤也石敢當考
見清趙翼集五代時勇士死後顯靈者蓋我豐後大
友氏時西舶來往即西人所造矣蘭溪引豐後豐國人
二名見出過永代永久二橋歸　誠軒來訪室氏
夜松園常平來

八月朔

午前雲翳雨繁翳色如晦與玄益異齋飲遣鬱修理
常平來與焉余醉眠比覺皆去未牌雨聲更猛加以
勁風少焉晴陰雜七日至是始霽人意物色一時快
暢　夜溪琴來招松園晤之

二日

復陰雨　溪琴贈沙糖借瑣事錄十六冊　招銀三
郎常平午酌　近江屋與右衛門甥張郎之書來示
橫幅有浪遷涼時藕絲催詩八字四行筆力雅健生
來未見與右衛門曰此語無知何謂者余曰是錄少
陵携妓納涼晚際遇雨五律元每行十字而七共八
字者　夜玄民之子來告移居數奇屋坊即徙之從
坊在日本橋西南二丁外贈金二銖賀之主人固辭

余不可室狹且有同住者故僅文言出歸訪修理修
理方與伊勢新者夫妻飲余與焉先去

三日

秀平來　始定詩文書會日及歸日　招溪琴供饌
饌

四日

誠軒來訪室氏　祭恭哀童子

五日

松園常平來圍棋　陰雨益甚人皆有山荒之懼

始定諸子職掌中之　始講蘇詩
六日
七月念三之火諸子皆登屋防之屋瓦多破既而陰
雨過旬未已漏處溜下障壁悉濕名傭七謀之　臨
諸子文會　盧村東送朝長周平六月二十九日東
春山来留宿　峰来留之助炊
七日
遣仲次扺寄大人南陵兄東（七月二十五日所載）於廉平送南
陵兄寄中短松藏東於村田煥藏又遣寛平日本史

供春山餘拓松國與焉　雨暫止奇炎使人發頭
風　晩春山去　訪渓琴不在　誠軒使人来診室
兵
八日
雨益甚　拓松國常平園樹遺閲　木原源右衛門
来贈長門先侯所著事斯語三册
九日
雨始晴暑威猶烈　午後書會　買雞使常平與齋
劉京之而飲　虎吉安貞等鑿池庭上成（九十餘日成）使

玄登作假山
十日
青木與三右衛門来　高妻寛平来　盧村来飲之
未徹玄民来引之見盧村玄民以酲辭不飲廉平壽
平来亦引同席日将没玄民盧村去供二平食初府
内侯賣蘭席於江戸蔵数千来福彌家人司之平次
兵衛等以其寡賴謀諸株園兄兄謀諸修理修理薦
江戸賈人伊勢德伊勢新者兄引二藤見二伊議決
兄欲告諸福彌平次兵衛曰不必煩公吾親往見歸

郷平次兵衛亦将從公西謂廉平曰蘭席件吾既告
諸福彌矣先是蘭席未至及将至廉平謀諸福彌福
彌曰平次公未嘗見告也且曰二伊無信世人所知
恐受其欺何如廉平乃遅疑不附蘭席於二伊怒告
兄於浪華兄移書余詰二藤欺妄之狀廉平曰平次
兵衛賣我使我羞於令兄然福彌言亦不可忽也余
曰家兄蓋不知二伊之姦而已若知之不必守初議
也君獨斷而可今日廉平復曰某疑福彌私其家人
故惡二伊也竊問諸我隷江戸產善諸土人貪冨曰

二伊敝屣行詐以治委之不可也夫二伊之詐隷栖
知之恐彼既受寵席而不肯償金我國人及福猶將
歸咎令兄吾為令兄恥之故欲自蒙失信之責而辭
二伊何如余曰吾不始與此議故不知其可否君謀
利其國者焉為國謀而利為之亦何顧乎家兄若愁
吾為君辨之廉平悅　夜有人報大君明日臨田安
邸須掃門外

十一日

寅牌起仲次周助炊以大君將過慈火　開戶使諸子嘗日平

未明然四來卿江我家不違故承　聞今日不至晡不得開門卯上牌
努仲次赴府内邸迨浴湯肆廉平等猶臥余就其耳
報名皆驚起余忽想余家樓上未掩板扉官吏或恐
呵之使仲次走返告之少焉来曰閭門既鎖不得往
余與壽平鬪棋勝之又與廉平圍壽平傍觀忽發癲
大呼而仆口吐白沫手足戰栗不已視之恍不省人
事余驚將救之廉平搖手禁之庵余入別室低聲曰
彼人每圍棋沉思必發此疾然不久自止若傍人噪
反劇良久始聞呻吟聲乃就問之曰大苦恐我無禮

仲次曰某向過閭門鎖而返今念自杉田氏室中往
必得到矣子後閭請再往許之午後返曰果得到矣
未牌努廉平出謁神田祠投深川店食饅鱺江戸販
饅鱺者以萬數然推此店為第一云既食廉平別去
訪羽倉公公曰吾毎讀太白昌黎詩足以遣悶矣若
老杜孟助愁思請借兄所藏韓李二集抄之又曰吾
所善某于役大阪城聞東報大阪城中犬數十一夕
悉向西吠又一夕悉向東吠隔夕必向背如有物使
之不亦妖乎寅牌歸　戸塚静海東曰請幾望臨敝

廬　今日放學

十二日

根岸彦司来　木下牌努興齋出至芳街過玄民之
子努酒肴来曰將獻諸高厨乃之玄民氏謝不在遂
訪興齋父榕菴於津山侯邸中邸在郎内不在其妻見訪
昌谷五郎不在返宇田川氏興齋母子供酒日没榕
菴歸見興齋留焉余先歸　夜窒氏與峰歩街中
永井犀助来不值

十三日

出石人森本叔藏高橋東以櫻井三郎東来見請爲學僕　永井舉助来　侍會　招立卿飲自申至戌銀三郎與焉

十四日

昧爽起右眼胞上疼甚益將生瘡　午後携周助訪野田希一返其所借朱子集八冊申牌與希一赴戸塚静海招主人引登書樓見其兄隆珀珀掛川人善詩間寓主人氏故有今日會云海野與助先在座少閒加藤帘助較高雲瑞至有盛饌酒酣眼瘡益疼辭

海令其門人貼水蛭四於胞尾吮之畢血出不已返席右手持紙拭之隆珀明夕歸掛川一座分韻賦送別詩余得東字（一樓秋月一樓風如此佳宵喜與同細々吹過畫簾際依々未照酒盃中晴光天上倚雖淵好會之間亦易於望陰晴明夕賞君於西省我於東）爲諸客詩不成余不敢獨出之戌牌市助與助先去余同雲瑞出至萱場街西別過修理氏門詐使周助言曰家兄棣園東至諸明日来　小國剛之丞携遠藤勝助来不值　在戸塚氏時棣園兄七月二十六日所發東及荒吉東自浪華至

十五日

受諸子賀　眼益疼招松園（先是園誤作圓）針之四不出廢諸務臥書齋　詩山来以疾辭不見　修理来余爲棣園兄告二藤違約之狀使之謝二伊　誠軒室使文敬来迎室氏阿峰仲次從之今日深川有神祭故也　誠軒来診曰宜更用水蛭令周助走取之薄暮誠軒去　是夜精光萬里不見纖翳唯憾疾痛在身不得快觀也已　誠軒門人奥川良澤者携水蛭来用五枚焉且曰周助儀瑀今夕不能歸

十六日

文次歸家　佐藤源内来以病辭不見令銀三郎接之　五ヶ豊太郎来　誠軒使若曾根宗桂来診眼疼益進白膜怒張而蔽黑睛眼閉不能開而不見物

十七日

修理来　廉平使人来送大人七月十一日東南陵兄十八日東中載喝蘭使舶入長崎事頗詳　誠軒来診致吉澤雄之進七月東話次玄朴至今朝瘡潰膿出二子曰既不足患矣供饅鱗焉　河峰去

十八日
招松園飯之　夜誠軒使文敬来膿互出脛勢與疼
漸減
十九日
右眼始開見物　秀平来候病　小國剛之助来請
削定其父遺稿飯之　佐野情洋来爲玄益議去留
飲之　誠軒来診　所藏俊平来　阿波二生来使
興齋接之　使周助之阿玉池居婢
二十日

大槩俊齋来視長英病因氣相見　玄朴来　誠軒使
若曾根宗桂来診
二十一日
大槩俊齋来請使長英歸家養病　長英改名長安
問長有高野長英者犯法亡命官跡之急搜索里儒醫
門生長英以嫌改名　婢春来
二十二日
村上周助来飲之　森本叔藏来令興齋接之　長
安歸家　欽兵春山来飲之欽兵去春山留宿　萩

人有田童左衛門来見　豊太郎来
二十三日
眼皆猶疼然恐諸子怠起講如例　水野羽州臣廣
田祐藏来見請屬其所識下總酒詰人酒詰章三郎
山形邸醫太田亮元来請受業使銀三郎接之
詩舍賦七律一首　吉野氏妹壻室氏遊北里觀劇
子婢歸　寛平来飯之話次常陸府中人金子天来
著通刺請見余欲以眼疼辭寛平曰先生何得忽是
人世豈復有如此大吉姓名乎余絶倒出接客曰某

家田多門門人也有弟子數十欲令其有志者事先
生敢請諾畢即去其樸直不似方今之人　玄晡大
地震
二十四日
栽寄大人南陵棣園二兄東以眼猶疼使安五郎書
遣仲次托諸康平　誠軒使若曾根宗桂来診　廣
田祐藏携酒詰章三郎来見入門飲之銀三郎與焉
太田亮元来見入門　薄暮訪松園仲次来報金
子天来来乃返見之曰明日携賤息来拜謁

二十五日

金子天来勢其子長谷川元良来見元良入門　廉平来　室氏訪吉野氏妹

二十六日

欽兵勢濱松神官杉浦大學来見大學先去　松園来余使之呼韻應聲賦七律一首七絶二首　誠軒来訪室氏　吉野氏妹来訪室氏　夜溪琴来訪松園先在座共話至亥牌散　関四郎兵衛七月二十一日東至即裁答東附伻

二十七日

招常平園棋常平曰某明日遊房總敎告　齋藤順次来　夜訪松園話次閣佛即人欲借琉求地流曰英夷欲攻汝汝借我地可以免琉求大恐告諸薩藩侯告諸官

二十八日

眼疾愈之誠軒氏謝　午前勢仲次赴府内即訪廉平寺平語次村上周助来廉平供酒食周助去中牌余將去修理至周助新移居即南隅余出訪之返廉平氏同修理出至柳原別訪羽倉公公賜食曰沒希一勢豪商加納次五郎者来劇談至子牌辭希一次五郎別於芳街　村田順藏送野澤數馬東　秀平来不値　聞勘定奉行榊原（主計頭）戸川（播磨守）二君罷松平（四郎府内文封）中坊（大和守）二君任焉

二十九日

長道平者来請見先是大人東曰汝江戸人長某来寓吾家矣故見之道平致恒遠賴母河野亀太郎二柬且水戸人金澤吉右衛門相見吉右衛門問欽兵

為人蓋欲托水戸國是於大阪巨商庄之為媒也

書倉　室氏偕坪賽神田祠　巽齋供雞龍信来與焉既而與巽齋送之至兩國橋西畔別歸路訪蒋塘不在　是夜始撤蚊幮　遣仲次於村田順藏（托寄野澤求數）馬寬平（信曰方史）廉平（托寄南陵見来取服銃及紙燈）且三家　春山来曰寡君將歸國欲一相見請暇日過敝邸答曰明日拜趨　峰来候室氏

晦

將訪春山使周助先行返曰不在比出門雨下乃止

来八木八三郎告其故八三郎答曰諾將告寡君
小北木百枝携石川太郎者（清水八郎兵 子誠斯門人）衛来請受
教　柿沼山岳者来乞字（村田愿 藏八之）廉平来　文次
歸塾　佐藤純藏携岳翁八月五日東来　研藏来
留之病園棋　春山東曰今朝辱俘而不相見聞先
生將臨俟焉　余答曰向既辭諸八木君矣君其問
諸八木氏

九月朔

受塾生賀　金子天来来　研藏去　修理来　溪

琴招佚辭

二日

巳牌名太田亮元與之出仲次從訪修理不在訪玄
民玄民見土井侯臣某自鍛治門入經日比谷門訪
猫内忠龍於米澤邸不在其子某見話次忠龍歸請
余講蘇東坡元遺山詩數首使仲次之三宅大村二
邸問春山盧村在焉乎否返曰皆在忠龍供飯比出
不見亮元蓋先去也至春山氏主人曰寡君出未歸
請遲乃導春山訪盧村少焉三宅邸人来曰公歸後

返春山氏春山出一草稿曰寡君欲携一儒生歸田
原（三宅侯 封邑）使其選之其友薦一生應選是其詩文也
何故（如）余曰是甚拙絶不成文理然其人善諸書且内
行謹勅則可若取有才無行者置公左右其害不尠
言未畢侯使人来名春山導至公宮坐於次室鈴木
權左衛門見曰寡君今日太耽然知欲面先生而別
（侯將以 六日發）請文言即出日將没侯引見曰汪言是切事
情吾有疑義他曰以書質諸卿又曰人君須明不知
明自何處下工夫余曰古人稱先生明讀皆宜其所

而去慾程子解仁用公字其旨深矣中庸曰自誠明
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尊德性而道問學公須用心
於誠誠則公公則明也侯曰善（諮）訪問諸臣屢就侯謀
事余乃辭侯曰吾欲得儒生請卿為我擇其人返次
室權左衛門供食返春山氏春山請送既出邸春山
曰寡君元欲請先生之田原某曰滕文公雖賢孟子
不肯事之故止寡君曰吾以廣生必有奇策而聞其
言諄々乎聖賢遺旨無簪一言及功利何也某對曰
彼說其綱未及其目而已彼生平授子弟以教卒請

究性教誠明而不已人或厭其平平然及就之謀事之成敗得失如燭照龜卜人亦或忌其才鋒要内合於古軌外不迂事情是其所長也寡君曰然余笑曰兄何阿所好之甚出鍛冶門春山導入肴店飲肴未至呼韻賦詩余口占一律春山曰吾僅得二句公既成篇不啻三十里也側有一客進膝問余姓名余曰吾醉徒何用見問名乎其人曰吾坂谷五郎門人日向内田貢也公言詰似西州豊妖人能一聯指閣曰舊夭律必非常人吾在駄蠅雜墻東閣公姓寡失禮

長者也辭余屬杯焉曰吾識坂谷夫子他日公然相見今夕且恕醉人出店春山別去戌下牌歸　誠軒室來訪不値　誠軒來不値　使玄敬虎吉問長安病　石川太郎入塾

三日

先是龍信約以今日招余夫妻辰牌將赴焉遣周助贈紙及菓子追曰既俟室氏不欲同行余勢仲次先往少間室氏與俾至令仲次去龍信使其妻接室氏供酒龍信對門僧某偶至同席某出鳴鳳卿観鶯五百年忌祭詩示余書拙而詩可誦午後龍信導觀本願寺僧正至江戸所寓宮室初自龍信氏後門出北行入隣寺玄関（俗説）見經二室有長廊其廣一間（以六尺為一間）著草履焉步板牀上西行四十間許南折行二十間許又東折行二十二三間廊終入室始設疊（謂藺席）廊左右列局數十所蓋檀越結社納金銀米穀及百器械各為有吏司焉室數十百窈窕屈折始至者迷向背柱楹障壁皆極華麗清潔有引台使處有朝廢僧處有樓旗下士處有見旗下未入處又有恭居室

僧正父子各一其坐處悉南面設重席前垂翠簾尊嚴之狀雖數十萬石諸侯恐不若焉龍信曰朝廢僧處及燕室皆昨年法主臨焉時檀越築之若明年法主復臨檀越又將改築以表敬禮之意嗚呼物價騰躍貨賊耗竭而土木之修日甚一日僧正之居猶如是況上焉者乎獨怪浮屠何功德而享此無量洪福乎蓋其術妙攬下情故無識之徒浸淫惑溺甚於鄭聲彼色田氏於齋傾衆心於施舍王莽於漢取虚聲於恭儉衆好之心察毋乃是也乎諸室連延綿亘然

往々廻以庭故戸窓深而不暗庭平凡無奇観廊西
有併殿廣大亜京師本寺自初入廊至殿西軒繚繞
屈曲跡不踏地路三丁矣迫龍信長龍信曰福井庄
別業在本所（地名）貧道與園官善許観之且往乃與出
其子恵丸女一婢一僕従過観音門前龍信岔迎其
母（居門内）余輩立東橋上龍信母子及焉渡橋左折行
一丁許路右一邸即福井庄別業也一尼出迎入門
左折有士人家尼導入焉士人見曰方有官吏檢園
暫避之尼益龍信同泓而士人其兄弟矣少間士人

曰既可園官一名見曰従我而来東行数十歩有衛
門掲書勿妄入門内矮杉整列自成墻形其際有微
徑取徑南行数十歩東折有一榭数役方葺屋榭前
有凍石塁盤北施（熱）有假岡岡上有亭高而狭潔而多
野趣蓋茶屋所悦園官曰此亭天晴見富山乃登而
望全園形勢亭属東北隅其南有庭中央鑿大池池
之東西皆有微徑東則地勢高下成山岡状西則多
亭自榭右取池西徑南行数十歩老樹上蔽奇石列
其下有舎頗廣而四戸悉鎖其前石塁盤大函数斛

池中心有小嶼二橋自東西架焉西板而東石也踞
舎前砌而望池東傍石珍木一高一卑如出如没妙
模遠峰近山合皆闕闈之状池背尖斜斗抱舎前宇（平）
地也（者）数所皆以細長一片石作梁南行数百歩左右
岸忽逼右岸有閣登閣四顧元一池也劃以此處成
両池之状北池則向之所見南池則更廣闊一株而
其林東西分為二通以一石梁長可二丈四五尺廣
可五尺厚可三尺下闕前有大湖石嵌空可函数斗
其前一石燈極大而卑南行数十歩短草蒙茸厥華

際径右顧数舎聯比西南隅一舎最高如楼園官閑
戸入焉即蹴鞠場也至其池西南隅終其南有習馬
場横東西長七八十間幽草蔽焉左折傍池涯東行
一石燈高数丈刻花卉（卉）甚細其右有皆井井前絳色
石大如拳者数千萬蓋模睽後山崩溪夾之状龍信
曰此石茶家所貴一拳直不下銀一銭地勢稍上重
蔭遮日多是楓樹有小祠焉至此池東南隅終祠後
地勢忽下有一舎纔戸竹床僅禦濕燥其側荒畝数
弓種蔬柿栗又有雞時牛舎糞穢狼藉園官曰此舎

翼穢不必設然欲使人君知稼穡艱難故爾左旋登池東岸北行至東西岸逼處東岸有一破亭無牀而安床具焉充樹古柏交枝其上東北行地陡上出於岡脊距池涯可四丈遙見市井高屋下岡出於池涯巨石數十矗立摸瀑布而無水底曰此處池中埋石矣長二尺者三水減輙見又登一岡高勝前岡歷々見外間人家下而右旋有平地見一亭焉開戶而入扁傘亭二字上尖下廣唯阜一柱極肖傘狀故云亭南又有一舍古石燈二在焉一有天文五年四字一有平等院五大堂六字其南又有一舍不設牀而敷涑石數十並茶人所謂待合也傘亭及二舍皆伏岡陰初自池西望不見之幽閑深邃別成一境待合之南樹木雜茂橫南即向之田舍也至此池東觀畢循餘東北隅室氏及龍信足疲有倦色龍信女欲渡石板二橋乃越岡西下至池涯岑寂中忽聞水聲磔然視之巨魚沒藻石橋長二丈五六尺廣厚稱焉板橋則既古欄頭包以青銅鐫詩讀之拙不上口板橋以西即來路也一周殆四丁園官曰此園君侯一年一

遊或比年不遊龍信曰是水野羽州執政時所築一木片石其直或越千金甚至灌櫻根以人參攙月開花以邀台駕費數十萬金始成無幾羽州黜官收之賜福井侯余白支心能會丘壑之趣而身有遊賞之閒者力未必能開園亭盡善美如是也力能開園亭盡善美如是者壽未必能長享此富也壽能長享此富者心未必能會丘壑之趣而身未必能者遊賞之閒也真宰之柰除何其巧哉出過士家鮮歸路投茶店龍信之母龜丸婢僕去龍信導入廣坊酒店而食初余囑龍信僕曰我從周助至貞寺卿教之迨我日沒周助不至龍信送至東橋買舟而別至兩國橋南出舟歸良久周助返曰某至酒店公既去　春山來宿　長安姻戶塚某來告長安病狀　聞台駕明日臨一橋邸終日禁煙支牌炊

四日

昧爽起春山曰今且不開門見不速出無迨春山蒼黃去乃悉鎖窗戶放學午前聞路人行歌遂開門昨夜聞一橋邸距我街不遠故戒嚴甚然不如臨田安

卿之厳也　河新白大坂至致高國學即東　戸塚
静海来　為春山作書数十紙　秀平来聞川田健
明卒健明長門豊浦人十六七年前来學豆園以貧
故薙髪為僧名冥敬乞食于市自給苦學無比遂進
講浃蕩有達士風歸家後以儒醫教授子弟館穀者
常二十餘人居共秀平近余在浪華屢因秀平通音
訊詞章頗進今年八月病終先是使秀平請曰詐年
先生賛豆園百家詩而其見遺憾莫甚焉其今病瘵
將死先生他日復撰門生詩収集散首某死不朽余
聞之惻然謝曰将未無相識焉其弟亘亦学豆園先
卒

五日

栽寄岳翁東遣仲次批諸岩永峰次　東春山膺有
田大助基資金百匹　春山来別　大人七月二十
八日東至瓶閣養矢野範次為余義子於官事南陵
兄八月七日東至瓶棣園兄方到府内谷口宗助晋
三郎龍護翠江東至所皆送　藤平　雨中無聊招松園話

六日

識行来　山内玄珉来　平山名助自大阪歸来見
致後藤春藏来　夜藤平来　松園来　聞南尹烏
井甲州罷

七日

午後携仲次出浅草門左折行二丁有餘林侯邸訪
佐藤源内見其子偶有伊勢白子地名客至與語移晷
出北行經生路七八丁出於新堀仲次曰向遺夫子
襆包於佐藤氏矣走還余獨行訪龍信甫間伴巫
龍信導赴廉衛肴庖供鳥食既而歩観音門内龍信
送至駒形祠前別過倉前左折失路觧待人出於柳
橋至両國橋南畔濃月一痕暝煙四合橋上見群燈
來去而不見人影近處如遠躁場似閙思詩不成乃
歸　聞四郎兵衛携須藤洞然東来不値洞然寄職
情洋修理来不値

八日

午後欽之下谷出過玄民於我門前携之訪修理修
理方與客飲客去供残酒出至翁橋玄民別去遂訪
羽倉公話至薄暮辭訪玄朴不在見研藏研藏導過

工野東麓肴店供鴈食畢棲上有二客酔叱店人將
鬩乃走出門許萬人群街覩之或謝客詈聲稍微至
妻越坂下研藏去人府内邸訪廉平不在見壽平酉
下牌歸　薪塘来不値　服部子使人送大人鞋次
八月十八日東東中包小竹中島鴈三郎東
九日
將訪服部氏子里修理門許遇雨歸　受塾生賀　昨
日與修理玄民約舟遊今朝玄民使予来曰天陰請
丈他日　識軒贈雞煮之供松園　燕佐々德田太

米進勢三宅大藏四月二十日東来見　孝紀修理
來賀　夜訪溪琴溪琴方與信濃松白儒者佐久間
修理飲引余見之修理年可三十五六容貌雄偉喜
談兵傍讀蘭書快男子也話至亥牌同修理出途別
五卿來又使人來招皆不値　栽寄大人柬
十日
昧爽休講携周助出過鎌倉河岸入麹街訪服部子
托寄大人柬主人供食訪昌山與之圍棋余曰君下
子大遅吾且賦詩使昌山出唐詩歸次韻圭郎詩来

畢半局詩成（忽々住都會落々少知音暮色催雲意　秋聲驚鳥心寔花衆不窺園紅葉燃寒林）
（客衰無衣被空囊為戸債）主人供酒偶官醫教原通伯（二采邑千百石）至
因相見木牌與主人出訪名助於新道二番坊松田
君邸不不在昌山別去至件坂一士人許行顧余而
止就周助問余姓名余視之似舊相識士人曰先生
無恙乎余曰非峯吉公乎曰然某今変姓名曰奈古
屋七郎客年聞先生病館諸府内邸而不在也乃話
行至府内邸許別訪廉平廉平供食使周助名研藏
至先是虎吉讀書善忘昨夕玄朴來余頗有懲意故

誅之研藏去酉下牌歸薄暮俄雨而晴月色殊美
識軒来不値
十一日
與興齋訪識軒主人供酒飯午後歸　希一来不値
秀平来　室氏携婿賽愛太子祠堂氏有幽憂之
疾不欲出門食後必睡酷似醇愁余與識軒謀百方
譬之出遊至是始用我言
十二日
為識軒書趣春川釣魚圖詩於圖上　研藏来飲之

其騎七室氏将遊上野屬之導去　廉平使人来送
南陵秋雄二冗八月十八日東及谷口宗助東（宗助東包）
（晋三郎龍太郎棣山從安東）鉄兵来
十三日
旗下士人内藤四郎甥八木八之助東来見　塩谷
量平来　定五郎来假金三兩　玄朴東曰拙荊疾
痊将以本月望後開宴請同專夫人臨　夜立卿招
飲今夜晴而暖月色太佳亥牌歸就寝大雨
十四日

戴寄大人南陵棣園二冗晋三郎龍護龍太郎中島
爲三郎東（大人東包文一篇南陵兄包号啓数通棣園乜色之做洪齋二東龍護以下皆包於）
（晋三郎米中）外書谷口宗助名托諸廉平　誠軒来診室
氏室氏病日劇而不自知不喫飯而喜食菓餻雑物
余與誠軒評之数十度毫無聽色余憂其践酵慾之
職来大人及岳翁請規之　室氏訪宏民歸傳其言
曰時昔唔野田希一希一囑曰為我告廣瀬子三日
後我将訪古賀大一郎顧悟性脈則将用上下（札帳）云
之余不解其旨　立卿借秘書数種與與齋讀之

十五日
受塾生賀　訪立卿　訪希一不在見其妻間訪大
一郎之故曰彼人将以十六日祭穀堂先生故招公
及拙夫也訪戸塚静海主人引登書楼圍棋供食歸
路訪希一氏則既在焉復圍棋主人供夕食月明加
晝賞詠久之去　渓琴秀平渋谷淡龍来皆不值
冲齋（玄朴贈以下用之）以其室痊贈赤小豆飯於余及塾生
使周助謂渓琴曰向辱訪而不在今自外返欲拜
趨柯如答曰須茂在座請速枉駕乃往須茂請話怪

爲話数條主人供酒子牌歸
十六日
浴湯肆　作寄古澤雄之進桐長周平東午後将赴
古賀大一郎招先訪希一希一曰昨約阪谷五郎同
行矣乃出過津山邸投刺宇田川氏而訪五郎坐次
加藤市助至亦助亦将赴古賀氏同出過日比谷門
迴佐賀邸東畔自南門入東行数百歩古賀氏在焉
衆客既満座其嘗相識者為侗菴先生令北薯右衛
門松田多助升上然藏始見者為侗菴子欽一君澤

三郎(本多豫州儒臣)赤井源藏(高松儒臣)廣谷文二(文兄子)其他不通姓名者六七人衆讓座久之始定希一開北古障子壁余曰且拜穀堂先生神位從之下旋右有小室神位在焉後懸草珮川畫先生像酷肖逸座而飲酒上牌倜菴先生去下牌同衆辭自東門出即內之路絛繞曲折殆可二丁至龍口皆別去獨希一多助別於江戶橋南　室氏步承代橋　蘆村古澤玄龍來不值　小濱牧助返遠思樓集

十七日

午後將赴沖齋招遣周助送肴紙菓子及扇余過羽倉氏室氏携玄敬虎吉安貞直赴伊東氏余後往竹內玄同大槻俊齋等既在座林洞海誠軒後至箕作阮甫(省父)(吾)仙井玄仲(藥材海人)南洋(沖齋弟)小俣稻太郎(主人)(地主)諸人始見沖齋室引室氏於別室宴焉有盛饌玄仲因主人請囑其弟酒牌酒徹圍棋至亥下牌同誠軒玄同俊齋出室氏與玄敬等歸余送誠軒至山伏井別　西村榮助(大阪吉林)來贈鮓　秀平來　佐藤順藏使人來　送小山清右衛門柬

十八日

內藤四郎來　招松園供鮓　仲次有罪斥之

十九日

服部予東送紙　栽荅小山清右衛門柬室氏携之往久留米邸遂賽芝神明　誠軒來　酉上牌室氏來歸使周助迎諸江戶橋側衆橋歸

二十日

之沖齋氏謝並次誠軒洞海大槻俊齋箕作阮甫至主人供酒飯午後辭至羽倉公許公贈賜衣綿以酬

余獻煙草中牌辭至府內即訪廉平使周助(余出周周遊以)(下同)之寬平氏返大日本史寬平柬曰集以親病明日歸會津廉平供飯酉牌歸　村上周助來不值　淩雲携篆工林谷子林齋來不值　藤井昌一郎來不值

二十一日

林齋來曰某將遊京攝請為先容於彼地鉅公乃栽寄小竹春草小林安石柬　吉澤玄龍來　頭痛發熱　室氏步衢中識軒使小比木百枝來診室氏不

値　夜與松園讀書頗有倦意立卿使人來招即往
定五郎先〈在〉座余欲以酒歐疾頻傾十餘盃大醉同定
五郎歸
二十二日
林齋來屬寄小竹東〈内也寄安西春藏東〉　渓琴東曰請臨
爲羽倉公賦習銃詩　薄暮將赴渓琴氏玄民至乃
携之往須茂及劍客藤川彌太〈次〉郎右衛門及一客先
在座主人供酒飯玄民先去彌次郎右衛門次之余
與須茂話悋至亥牌歸

二十三日
詩會内藤四郎來　室氏訪坪井氏遂遊洲崎　秀
平來　近江屋與右衛門家人渡邊友七來請受業
夜渓琴來供鰻鱺話次笛浦來〈笛浦希一別號以後用之〉渓琴
先去笛浦留至亥下牌
二十四日
將遊郊先遣周助東廣平曰我侯君於東叡下君須
携竹内渡邊諸君來　辰下牌與興齋出使之要研
藏余訪羽倉公公曰吾讀兄讀爲曆三大征考文憲

共功事情欲呈諸閣老某公速寫一本送辭出周助
興齋既俟戸外興齋曰研藏不在周助曰廉平奉君
命赴添井別墅余曰好天氣雖無伴不可不遊西行
過大槻俊齋曰將詣尊閣余曰止某不在荆婦魯痴
怯見生客過妻越坂欲脱袴着行縢浴路右湯肆而
更服使周助返西行數丁見街西樹木蔚然疑有勝
區就焉即天女祠地高眺敞萬井歴々北行將赴東
叡思飛鳥山秋色乃西折過加賀邸前玄民自後喘
來曰某赴巣鴨且陪行并四五丁披路左一店而飲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五一

座遇有一士玄民指之曰某同寮也余欲觴之其人
不可出店玄民別去北行十七八丁至柳澤侯別業
側就茶店主婦曰添井菊方盛開之忽想廉平問相
距幾何曰五六丁而已乃西折人家漸跡列樹蘙衢
不識菊圃在何地見遊人絡繹北去從之路傍皆種
樹家遇村兒數輩問府内侯別墅皆曰不識一兒曰
府内本郎在何地方乎余曰在筋違門内曰然則名
主〈謂長〉村五郎兵衛知之矣指西曰須向此往取小徑
行數百歩地益幽邃樹益森蔚有小祠焉地勢微下

列樹劃道而成籬徑傍籬根而左右分覓五郎兵衛氏不得彷徨間見小林子廉平瀧右衛門荻右衛門吴登右衛門健三郎自樹陰出就而揖之側有一老人即五郎兵衛也廉平曰既檢別墅將歸余曰遊飛鳥山何如五郎兵衛曰欲令豚兒導諸公觀菊何如余曰善乃遶籬右折入五郎兵衛、中家庭苔厚數寸淨綠無塵山茶方開又見山櫻梅桃狂花如殘雪庭西即庯內別墅亭舍全亡臣竹老杉狐兔所窟森然晝晦喫茶話從五郎兵衛子南行過向之祠右折有一

種樹家籬外有桃園穉幹簇立如麻籬內雜卉數千無一無風趣加以珍金異石西隅作假屋其下萃菊數百種呈美藏根五米爛斑以撲鴛鴦雄昂于叢嶋伏于渚皆大可三尺狀雖不甚似其用心勞矣觀者肩摩西南行又入一家高几上陳盆石數百萬年青竺蘭景天之類或白石縛抽或絡石而上東北隅萃菊撲雙鐙浦出日之狀日徑丈餘雙巖高可三尺下聚白夹擬波濤極肖更西南行入一家菊構蜃樓橫薄板而架樓閣於上板雖屬屋外之柱以薄故不

見所幕搖曳如雲煙而巨蜃在下又入一家方造巨象未成於是得知其所以造之狀析竹竿撓之作物形如籠以粘泥包菊根置諸籠內而縛莖於籠出花於外故花色經三四旬不損云又入一家大菊數十種駢立于假屋下庭有小池金魚游泳假山高二丈許遠眺頗佳又入一家陳小菊數百種品以源氏五十四帖題目又入一家亦陳大菊數十北有假山登焉籬外黃雲數百頃一帶青林橫截其外久住市間偶見野色曠然心舒凡此地種樹家園庭廣者數百

畝寸地尺壤悉植珍卉一卉價動踰數十金是以產豐屋潤雖大諸侯別業無以加焉聞文恭大君數臨此地風尚所化諸侯各以異草怪石賄當路於是郭索駝之徒因緣而為陶猗矣菊在草中種類尤夥且能耐久故以此撲物狀然俗甚賞雖卉之觀迥勝菊也菊花之隱逸者而東搆焉裝飾焉以供俗子之觀猶寉乘軒伏淵明聞將謂之何諸園相距各數十百步其途中亦俵花圃途之左右籬以生卉狹而卑人肩出籬上窺見四邊之勝不遑應接既觀七園來返

又入一家蔦造樓船大可一丈四五尺巧極余欲歸
應平要複赴五郎兵衛氏主人供酒及麦飯其子作
兵衛見（向事者作兵衛弟也）薄暮同衆出至昌平橋別酉下牌
歸　西村永助詩山来不値

二十五日

先是與文敬約訪服部氏辰牌文敬来乃出周助従
訪玄民過山下門出於霞関入大村邸訪蘆村其僕
曰主公方侍公子打毬不至午時不返乃去訪服部
子為文敬謝契濶又告方寓醫門不得不假帯刀之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五

状主人供酒有盛饌令周助之岩名氏取戴臣傳午
後錚將復訪蘆村令周助先取生路廻紀邸北畔右
折出於来路至蘆村氏主人未返欲賽山王祠令周
助歸出大村邸南行二丁街之西畔有一朱門高聳
而狀一見知其祠門也門内左右列商家過華表地
勢忽下數百歩至平地祠官家左右各一華許庚邸
又過華表地勢漸上蔦木陰沈山鳥飛叫有門左右
置仁王門内石磴數十級両邊設欄磴畢有樓門表
左右置隨神裏置泥塑猿神庭廣埋緑苔如氈右陳

六大巫行埜石上數百歩至神殿弘麗在江戸諸祠
中希匹左廻出瑞籬落葉觸足木陰生寒西南地勢
斗落下見一帯烟濠爲側自濠際築起酷似城塁祠
後有六角堂（六角堂名木開）濱一周出於神厩側高几上陳
萩數四籃一銭焉取一四食馬出樓門右折下磴路
廣級緩出於仁王門外一婦設榻沽茶休焉取故路
至街南行左折又南行地稍下出于霞関訪忠龍（忠龍
以後省其姓）於米澤邸忠龍曰明日奉訪出日比谷門取
生路五六丁文敬入路右小巷俟之久不出乃去至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五

芳街文敬及焉黄昏歸　誠軒来訪室氏不値

二十六日

河茂子恭来返戴臣傳　岩永峰次携岳翁九月五
日東来飲之　忠龍携其子忠廸来見飲之真龍偶
至與焉　誠軒使若曽根宗桂来訪室氏　佐藤源
内来　應平使大久保甲吉者来亦贈修理及二伊
金使文次導之修理氏　夜已寢立卿来示蘭船圖

二十七日

東所藏曰昨日誠軒使人来言曰冲齋欲訪尊夫人

恐先生不在先生須以在家日告焉僕謂冲齋公恱
人而我聞人若辱期日臨僕無出佚於家遲速唯命
研藏答曰拙師曰今日午後拜趨　西村采助來
室氏訪玄氏妻　未牌冲齋來訪室氏　原采蘋來
訪飲之室氏留之宿　丑牌西北火走一八周助候
府内邸

二十八日

室氏送采蘋至淺草　午後將之府内邸至舍北遇
大槻俊齋曰將候尊大人命欲追俊齋固辭曰尊大

人雖怙生客有元教在焉我因是見乃別館鉄兵遂
之邸與廣平謀買煙草訪村上周助餞焉（周助明日赴府内）
且托寄大人南陵秋雄二兄東（今朝我之）歸路訪羽倉公
松平内記君先在座莽語時事慷慨而泣余感其憂
世之忠戌下牌同内記君出至新橋北畔別　溪琴
東贈金曰御信至其將歸御　屬安五郎托寄須藤
洞然東於關四郎兵衛

二十九日

溪琴來告別　研藏來　長野常平東白安房至

室氏携巽齋安貞及婢遊淺草　夜玄益未與之出
訪溪琴不在乃訪修理亦不在與其父話少焉修理
歸使玄益名周助至使之視溪琴氏返曰在乃往遇
一八於途曰菊池氏人來報主人返矣溪琴供酒肴
牌歸

十月朔

韓介石者來見先是大人東曰肥前韓生在我家教
年古狂士也本年東遊善視之坐次櫻井三郎來余
接之引錄三郎接介石比三郎去廣平來飯之及介

石既而二客圍棋薄暮去　誠軒來訪室氏　玄敬
有疾東冲齋吉之

二日

雨中無聊栽答常平東託諸松圃因之松圃氏留半
日　屋僕吉兵衛

三日

韓介石來留宿　先是周助有辭為僕之意不敢公
言之竊與倩人謀事覺余托櫻井三郎名森本叔藏
未至周助聞之謝過請復為僕乃東三郎辭叔藏三

郎不在　名文敬藏之且告周助無状（先是周助介文敬来）室
氏與文敬遊淺草菅祠　夜大雨
四日
以淨喜公十一年忌辰在明日持齋放學　初余因
齋藤順次告刻析玄於官官以為我家藏板允焉既
而與須茂河茂謀公諸世二茂曰凡藏本不得販賣
須復請官乃使二茂請二茂曰諾然厭労相譲不果
余屬溪琴曉須茂今日須茂使其家人京屋某来曰
責析玄件明日請官　介石告病余為之使與齋晃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松園請為其學僕辤乃議以筆耕寓我塾　文敬與
小比木百枝来奉誓書為周助謝（百枝周助郷人）
五日
放學　名諸子供茶　介石入塾　遣孫吉托寄朝
長岡平東於蘆村　安貞元敬歸塾（二子數日前返家）
六日
申塾政明賞罰　室氏從恚默遊蓮池西本願寺
誠軒來診室氏
七日

栽寄大人南陵兄來　夜訪松園圍棋
八日
先是與巽齋安五郎屡約觀海寺楓以天曇且多冗
不果朝來快晴巳上牌携二子出吉安衛徒至江戸
橋見富山晴雪晶瑩雲外過服部子於萬街曰將訪
君余欲迎辤乃別至日本橋橋西叟設假橋而修橋
萬人蟻集訪忠龍於上杉亭附買縫金訪木原源右
衛門於萩郎不在初源右衛門贈余事新語卷尾有
其手書曰是本君公所賜子孫珍焉余怪之既而使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誠軒來言曰請返彼本叟呈別本故今日返焉過新
橋自增上寺北門入青松夾路路廣且潔左右僧舍
宏麗至上野西畔新修御成門（御成謂大君過）朱金晃曜眩
目至山門過卒見吉安衛負襆尤之門内八年許所
嘗觀故不果入東折行數百步左有源興院闊重富
畀寓焉訪之不在少間歸見要之出南行寺境極廣
道路縱横僧舍比列不異街衢西折有菅祠屋繞梅
樹而作門籬又模棲船及橋状余謂嘗菅公愛梅必
取其雅潔而為是俗態小人之腹測君子者非乎叟

西行二丁許老楓蔽路猶淺紅色左折即出於赤羽
根訪佐田修平於久留米邸廣之招岩永峰次至托
寄岳翁東（今朝所栽）修平峰次欲觴余時既未下晡未食
余恐從者飢辭出冒請從南行投路右橋店既食使
吉兵衛歸行數丁路右有西海寺寺後有岡鴨脚楓
相黄紅如繪蘭若在其間風色絶佳欲就焉至佛堂
前南凡屋黑燒（燬）自屋脊噴騰與齋曰陀毘煙也皆掩
鼻走過街中南行百歩許又右有背祠頗弘潔余謂
神祠不當密邇屍陀所恐他煙也乃賽祠右覗出於

瓦屋南畔視之果湯肆也祠後無逕不得攀岡又過
街中南行過定五郎於高繩入品川投宿逆旅石泉
屋寢室枕高岸如樓廊後館入報浴具導下梯梯左
右皆石視之全家原架一大巖上下梯則既入巖腔
倉厠及巠鑿之類悉就巖鑿之而成其形東隅有類
洞處即湯室也方一丈二三尺石上置一板製方桶
桶腸嵌銅銅下鑿巖如竈自外焚薪故絶不見煙氣
湯在石室是屋之所以名石泉也既寢隣室客喧話
不得睡余與冒話舊至天明

九日
昨日勁風揚塵而夜雨皆恐妨觀楓曉來霜氣侵衾
乃知罕晴昧爽起館人曰姑觀楓而後朝飧出逆旅
南行十丁許右有一小門即海晏寺也門外有碑書
最明寺時頼卿古跡入門楓十七八株排成二行霜
痕半染佛堂左有小閣入焉中庭坦平楓數百繁葉
如雲庭西平岡一帶横南北庭有三逕各通岡上取
南徑陟頗陡半腹有三小石塔木牌書北條時頼梶
原景時二階堂出羽守古跡九陟百餘歩至岡頂亦

坦平如砥東西可二十五六間（以六尺為間）南有竹柵柵
外雜卉叢密柵内群楓駢列皆高四五丈大過合抱
壁紅蔽地不見一草北行二百餘歩有古楓三株又
有喬松一株名千貫松皆標漾緑于群紅表松北有
一大石佛佛以北樹根多荊棘楓交雜樹更取微徑
北行數百歩地勢微下有小祠祠北猶多紅樹然以
路窮止岡西劃以小渠渠外地卑於岡往々見村兒
牽馬自竹林茅屋之際出使人生卯壁間想木牌書
富士一見曉色氤氳未見也岡中央設假榻數十及

茶竈主人與客皆未至岑寂如遠境余聞此地過辰
士女蟻集鞍轎填庭紅塵壓倒紅桑今雖晨寒中肌
側無酒茶之供予反得悠幽賞也乃踞橺東眺圃下
之楓皆呈其精一淡一濃一低一昂掩冉霞上迷離
錦布俯視實勝於仰望矣楓外之寺寺外之街街外
之海地勢交錯辰景萬状早潮未至平沙渺漫沙外
遥碧際天煙霧離合遠岬近茫指顧間金波爲道旭
輪飛存佇乳已進此寺之勝西在圃西東在海其以
海名亦宜矣哉而圃上楓色精鮮爽棟與向東者霜

融爲露加以日輝溼綁如流其向西者倒映空色皴
紅鮮明取北徑東下左有小祠至平地左右各一池
左池東西可四十間南北可四間敗舟一隻浮焉夾
堤皆楓紅波瀰漫木牌書龍淵右池南北可三十間
東西可三間地橋二架焉水澗見底沿右池南折多
矮枯左則僧寮也寺以茅葺野趣可愛蕃砌間山茶
方開一周至向陟逕處凡楓有名者六曰浅木在圃
西南隅曰達理在圃中央曰千貫在圃西北隅曰和
歌在庭中央曰猩々在庭南隅皆木牌掲書其一不

見逸后泉氏朝食出北逅丁館人進來曰公等遺物
矣視之興齋銭也至高繩海波不興晴暖如春余謂
爲曰今日舟行必佳兒背送我我買舟爲曰善乃買
舟來焉雖無風波水氣森寒刺肌回望高繩及芝街
後一帯平圃皆是庚郎亭舎隠見于黄葉紅樹間至
築地興齋出迎其家午時傳永代橋西岸歸　廉平
使人來送大人南陵兄麻虎國九月十三日東乃栽
春東加以前日所栽遣同助托諸廉平　佐藤壽八
郎來同爲留宿　諸木兵三郎來乞字　真龍媽南

溪子洞徹來訪　山田直右衛門者來曰某十年前
入淡窓夫子門未識先生敢謁

十日

金子大來東曰叔父某疾病欲見豚児請迓之　送
爲壽八郎至江戸橋　夜伊東南洋來冲第　齋辰余将
訪羽倉公同出途別支下牌自羽倉氏歸

十一日

休講　訪誠軒議塾政主人供飯携秀平歸使之曉
孫吉　訪松園亦議塾政也　誠軒名太郎曉之昨

夜悪生數輩結黨外出故屬親舊曉爲所詿誤者
元良歸郷
十二日
誠軒來欲診室氏室氏野遊不値　有疾服玄益藥
眞龍名悳默曉之　松園來
十三日
室氏訪誠軒室　山田直右衛門來議刻余詩集
室氏歸誠軒托寄棣園兄東　孫吉糟不惜名秀平
告之壤之　眞龍父深入勢洞徹來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一五

十四日
訪修理　玄民來　秀平來　招松園供飯
十五日
眞龍來爲悳默謝不可　受塾生賀羅銀三郎掌令
安五郎代之　修理來賀　小國剛之允來　五弓
豊太郎來余所漢琴東焉　訪立卿
十六日
秀平來　訪松園　午後與介石出渡兩國橋訪山
田直右衛門於緑街第四坊新道不在留柬而去取
生路北行七八丁至街心有渠處西折行十丁許北
折又西折出於御厩涯東渡舟至淺草倉前西行寔
不動祠中更西南行過新濠入下谷訪冲齋不在見
所蔵訪羽倉公今朝櫻井三郎東田開羽公背發癰
未知信否云云　問諸留蔵信公臥蓐引見遂見一太
郎在座公曰吾若不諱兄與三郎刻我遺集余曰諾
然公様無𢙣不必過慮也先是余薦介石于公公欲
見之乃介見焉既而辭歸　町田宗太静今名來訪因
自來江戸既三年　誠軒來診室氏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一六

十七日
室氏疾病裁寄大人東　壽八郎來　看室氏病廣
諸務　秀平來病
十八日
遣秀平於廉平許鷹買氏藥　室遂之服部氏托寄人東大棣
園兄九月十三日東至報豊後大地震　中西亀年
東自玄民氏至　山田直右衛門來議刻詩供飯
誠軒來診室氏　廉平使健三郎來候室氏疾　假
立卿鴇片招禍録使介石寫　林木倉炎

十九日
深入来為恵默謝　廉平来候室氏飯之　森本叔
藏入塾　春田玄藏来曰寡君濱松侯使其私問先生
欲仕乎余曰其不能客於世故不欲仕玄藏曰若客
待之何如余曰可飲之　真龍携恵默来謝　岸田
川榕庵来　岩永峰次携猩男九月十九日来至
龍信来　壽入郎来
二十日
携文次訪誠軒所藏先在座主人供酒飯主人出送

病家研藏送余余要文敬同出東北行過客年所過
烏肆貫雖肆元自寺境入新設柵不得入焉彷徨間
僧出指點曰宜穿墓間左折從之一周始得其門文
敬送七八丁別去文次曰吉澤玄龍家在焉訪之既
移於他巷未下肆歸飯研藏　晴齋送鹿肉　秀平
携孫吉来謝赦之居塾
二十一日
春田玄藏使人来取余文　誠軒来診室氏　介石
去高羽倉公家　沖齋来診室氏　始共安五郎訂

梅墩集　夜大風
二十二日
介石来　蘆村来附真野順藏四月二十八日東
二十三日
介石来　誠軒来診室氏供豬
二十四日
蘆村来飯之　栽寄大人南陵棣園二兄東遣吉兵
衛祝諸廉平　送饅頭候羽倉公疾　誠軒使伻送
沖齋東披之曰今夕同訪廣瀨氏面無憚誠軒奉諸

室氏沖齋来至乃携誠軒赴含北緩纖店而飲戌時
沖齋跡至二子曰無聞痛留然吾二人欲必救之余
拜謝二子燒棄方久之子下肆出　壽入郎来宿
二十五日
先是塾生亂規銀三郎為魁余與松園謀黜之入古
賀氏門　壽入郎去　齋藤順次来　大槻俊齋来
診室氏　室氏少間　秀平將去余留之　作寄晋
三郎勝太郎賢子了恵閭龜年龍護龍潭翠江俊安東
山田直右衛門東至　誠軒使文敬来送染

二十六日

廉平使人来送藥　介石来少間竹田富藏来迎之
余方欽候羽倉公疾乃同二子出至和泉橋二子先
行余訪大槻俊齋氏不在及至公訪公未痊移晷而
出訪冲齋亦不在乃見研藏歸　栽寄大新平陽良
琢新清瀕道信之助河野亀太郎東杙諸秀平　名
安五郎送八太郎戎之黙周助皆侵塾則也　叔藏
為僕　夜壽八郎来宿

二十七日

壽八郎去　秀平孫吉去與安五郎送之至江戸橋
二子去夏從余至江戸相依十九月一朝別離悵惘
實深　文敬来為周助謝　休講　作譬塾生文中
之　誠軒来訪室氏　須茂家人弥七來謀告折玄
茂免於官事

二十八日

名玄並戒之　誠軒東曰文敬昨日出而不歸猶在
先生許乎余荅曰文敬昨日僅文数言即去疑宿倡
家也

二十九日

巽齋為周助謝赦之　違周助問誠軒曰文敬歸否
荅曰歸　夜松園来　小比木百枝為周助来謝

晴

長安姻戸塚三次者来見曰長安既愈請明日入塾
誠軒大槻俊齋冲齋前後来訪室氏　大村廣田
德藏携佐賀人枝吉平左衛門来見

十一月朔

受塾生賀　浴湯肆　修理来賀　吉兵衛有罪逐

之　長安入塾　文敬得罪誠軒同坪井氏都講赤
澤寛助来請余謝之余曰吾子客年因我呈誓書於
坪先生而謝今負之我無顔見先生吾子且寓我家
吾觀吾子所行而後謀之

二日

文敬入塾　岩永峰次携岳翁十月六日東来　研
藏来導余饗于舍北鰻鱺店　誠軒来不値　室氏
訪塩田氏室

三日

作戒文敬詩　本原源右衛門来贈事斯語又香紙
冲齋来贈香候室氏飲之　東真甆
四日
長埼人穎川連来見　玄民来　雇僕孝助者日夕
辭去　地大震
五日
雇僕吉蔵者　關四郎兵衛来曰須藤鈍右衛門自
白川至公闕之予余曰未　真龍来　俊齋来診室
氏　誠軒来　吉野氏妹来候室氏　逸八出寓修

理氏
六日
遣文敬於俊齋許取藥送諸誠軒氏　誠軒使人来
送藥　定五郎来候室氏　遣玄益東洞然、洞然
使人来送津久井又左衛門柬　竹内俊助来
七日
来蘋来将飲之修理柬曰方與俊助壽平飲請臨乃
往修理曰請名来蘋使玄益迎之至余以室氏病辞
歸　廉平来候室氏　戒安貞虎吉　蘆村来不値

雇縫衣媪　室氏病勢少漸
八日
室氏大漸走文敬招誠軒不在少焉来診飲之　松
園来候室氏　終日看病
九日
遣興齋於山田直右衛門許　室氏病如昨　定五
郎為醫児玉宗慎者来診室氏招松園接焉　誠軒
来松園與之謀招官醫多紀樂真院議不決　遣周
助托寄大人柬於廉平　俊齋来診　夜松園興齋

等来話
十日
室冨䣕来與之謀属岩永峰次報室氏病状於岳翁
誠軒使文敬侍室氏病　小國剛之助来　冲齋
俊齋誠軒訴後来診室氏室氏益憊三子看病甚悃
命祷神　新清東至
十一日
東冲齋　遣周助托寄大人南陵兄柬於廉平（告室氏病）
状　廉平東曰岡本彦兵衛昨夕死　福弥子来候

室氏病　所藏來　洞然來　夜松園冲齋誠軒俊
齋來診飲之　大人十月十四日南陵兄十月十八
日棣園兄十月四日東至　文敬毋東至　廣大院
一位太夫人薨天下遏密令下
十二日
介石來　冲齋來使玄敬招産醫白井玄仲不至
俊齋來　宮川雄吉來候室氏病　夜誠軒來診
建周助於洞然許（洞然毋勤祈神於室氏故）　宕永峰次來看室
氏留宿

十三日
山田直右衞門來　南至微雨頗溫　室氏以本年
當厄歲欲禳之今日供糕鬼神增年爲三十　誠軒
送豬肉牡蠣冲齋送二度糕（糕名）元正送糕　供誠軒
所送酒肴於塾生　誠軒來診（以下診室氏皆省日來診）飲之
村田順藏使杉田龍助來　冲齋來診　峰次去
十四日
羽倉公使人送肴問室氏病　府内老侯妾多嘉自
來問室氏病贈肴　廉平來問室氏致谷口宗助東

披之有今北晉三郎東曰某有心於見性之學棄家
爲僧於京師相國寺云々嗚呼晉三郎善士也爲何
物狡僧所誑至此乎抑憤世之念不能自釋矯激爲
此乎余若在浪華必不使之至此矣余閱人不少心
抱忠懿行顧其言者二十年間唯得此人而已客年
去大阪後寄故人音書轉達及金錢取與之件皆依
賴焉晉三郎周旋竭其智力雖消埃小事無不悉如
余意比信復寄金二歩曰是先生賣宅餘金也客年
嘱属件々至是全畢其歷世之務了唯當寄跡於桑

門耳余三復其東爽然如亡左右手室氏亦聞之惋
惜不已　法印多紀樂眞院安叔以松園爲來診室
氏松園介余棲之法印年可五十左右言語懇悃知
其爲樂易君子也處方以補脾湯先是誠軒冲齋俊
齋看室氏病至厚余固無所憾三子皆主蘭方其見
大同小異故松園爲法印亦竭其誠而已嗚呼先生
有命室氏之病諸君誠厚如是余復何憾之有　白
井玄仲來診曰病厚則厚然恐妊也冲齋初疑其妊
故薦玄仲云　誠軒來診　林洞海來診　夜飯松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五五

十一月十五日

以官有大喪且室氏病廢諸子賀　脩理來賀　服

部子來余為南陵兄説曰田脩吏梧克狀　栽寄南

陵兄東先是兄敕將至浪華故與廉平謀發東（中包寄書）

（三郎及其又兵衛東來）使周助摶東之廉平氏　夜誠軒來診曰

沖齋將來少焉沖齋俊齋至誠軒之松園氏問多紀

法印處方松園亦至誠軒等請從多紀氏方余辭

誠軒介其門人佐渡良益入門入塾

十六日

蒋塘來　誠軒來診　夜松園來話

十七日

飄風西運（北名）火　廉平送南陵兄本月七日東來曰

本月四日（白）兵庫揚帆將傍天保山西風迅烈檣折舟

殆覆島田左司馬者發舟來救僅得免（左司馬大坂同心）在

舟飲潮腹痛不能食云々乃栽答東托諸脚夫京彌

村田頼藏來問室氏病　佐伯人泥谷永銓來見

回東大亦年欲從先生至浪華而先生左大村故遊

江戸　玄民來　俊齋來診　夜誠軒來診　翠江

寄室氏東至（內包詩）

十八日

栽寄岳翁東遣文次托諸岩永峰次　重富門來問

室氏病々廉平來為是東服部子　西川玄泰來診

誠軒來診　午後大倉火々

十九日

沖齋來診　訪松園謀室氏病　誠軒贈肴　誠軒

來診　夜松園來話　一位大夫人葬于增上寺市

中戒嚴

二十日

始講　龍信以其子瘧罩贈赤小豆飯　洞然妻携

其子來候室氏　誠軒來診先是誠軒懇請讓藥於

多紀氏余不可誠軒私文敬而述其表乃與松園謀

將從之　藤井昌一郎來

二十一日

定五郎贈肴　白井玄仲來診　松園始用多紀氏

方（補脾湯）　重富門攜久留米侍醫北村文周及平川

參乙來診飯之招松園接焉　俊齋來診　宇田川

榕菴贈肴　松園以其子三郎誕辰招余将飯周助
来曰小林孫太郎來乃返棲之松園送膳　誠軒贈
行厠　夜誠軒冲齋来診飲之二子曰尊夫人德則
甚然少間

二十二日

村田順藏使人來　林洞海来　下坂新六来　夜
誠軒來診松園來話　室氏發熱

二十三日

洞然母来看室氏病遂留〻　白井玄仲來診　誠軒

來診　夜小川街火　遣文次為室氏買鼈不獲

二十四日

冲齋子豹吉病痘遣玄敬問之贈菓子　我寄大人
南陵兄東使玄敬托諸廉平昨日嘱買鼈於廉平今
日廉平送鼈江戸有僞鼈最貴宣七八十錢者直二
歩二銖　誠軒来診　俊齋来診　室氏復下痢
冲齋送鼈　誠軒室来候　廉平来曰昨夕近火惶
悸云〻乃遣周助候之　佐渡良益以疾出塾

二十五日

誠軒来診　誠軒室贈室氏藥嚢置諸胸上　冲齋
来診　室氏下痢不已益憊　謙然母遣吉藏於其
家取木皮将煎之温室氏下體　山田又助九月東
至

二十六日

松園謂余曰令閨不諱恐不遠即我寄大人南陵兄
東使興齋發諸脚夫京彌（外書谷／宋助名）口　使文次祈於
金毘羅　白井玄仲来診　修理来　余發胸痛服
玄益藥〻　誠軒來飯之余告松園言誠軒曰不必然

二十七日

研藏来　誠軒来診　祐吉来看室氏病　樂眞院
安叔来診招松園棲焉　冲齋来診　朝川善庵来
問病

二十八日

誠軒来診少焉竹内玄同来飯二子　白井玄仲冲
齋俊齋松園訴俊来診　祐吉去　供室氏經炙

二十九日

誠軒来診　朝川善菴妻来寄煮餅問室氏病　冲

齋送飯及煮菜　西川玄泰來送鴨肉　介石來贈
菓子候室氏病　文次歸家使之訪岩永峰次峰次
送岳翁寄室氏東（本月六日所發）　夜松園來

十二月朔

沖齋以真子痘痊送赤飯　洞然使人來迎真母
誠軒使祐吉來送藥酒　誠軒來診　吉野氏妹來
候　松園來話　雇一婢名梅侍室氏

二日

服部子東送大人十月念六東　誠軒贈氷糖候寒

高妻寛平來　俊齋松園來診　關山崎屋寛次
卒（寛次吉井伴母長子）　沖齋誠軒來診供饅饠　誠軒贈海
鼠　夜廉平携南陵兄十一月二十二日東來問室
氏遂痛（兄寄室氏金百疋）

三日

漢琴店人河三者送金山醤　冨永駒太郎來候寒
塾生贈牡蠣　浴西岸湯肆門前橋壞迂路二丁
而達　使文次告誠軒曰今夕獻牡蠣飯　小國剛
之丞來　黄昏誠軒來診供飯松園巽齋與焉　惠

默來

四日

栽寄大人東遣周助托諸服部子　廉平托寄服部
東使人鴬諸北堂崇助（崇助服部子所善佐人近往隣坊）崇助致
服部子東役之有大人十一月十日東報几雲公以
十月二日下世公先考翁壽八十六男長曰久三郎
即鉄之助父十四五年前既没次曰猪三郎嗣次曰
忠五郎為僧名義道長女嫁長野氏二女三女嫁人
而他離在家公伉爽善恤窮人晩節益無厚亦不至

於懷余家祖先以來皆壽考先考即世後猶有二老
（石九氏姑及公）余常向人而誇余弱一个命矣哉余方憂室
氏病聞訃悲戚異常欲作公行状之畧而不能也
誠軒來診　西山玄泰來　俊齋診　宇田川榕菴
贈肴　伊字父清助來為伊字謝過　祐吉來　真
龍來　介石來

五日

發表休講　釆蘋來候室氏不値作答大人東及弔
猪三郎書遣周助托諸服部子　峰次來　遣文次

為室氏請水天祠神符　朝川善菴妻送煮豆　容具健三郎携南陵兄十一月二十四日東來披之有錢宗二十金替券及岳翁十一月十二日東　冲齋誠軒來診

六日

作答南陵兄并状　冲齋送煮肴　研藏來　玄仲來診（由卄玄仲以下省姓）　誠軒來診且曰先生幽憂既極恐有西歸之念某竊以為不可也　松園來診　吉澤玄龍携雄之進十一月九日東來不値　康平健三郎來　童冨兆來　使文次之壺墻衔竹村左太郎氏所鉞宗替券焉取金二十両　使周助因介石進羽倉公所借書四種　夜室氏下痢四行

七日

使文發報室氏状誠軒　藍村來

元日癸亥
余年三十九與門人森本叔藏佐渡良益伊東元敬
川本文次西川元正坪井安貞伊東虎吉古川太郎
學僕三宅周助婢春僕吉藏迎歳於江戶濱街久松
坊甫舍兒孝之助侍大人於日田　昧爽浴湯肆
卯上牌着新衣及上下禮服　拜諸神聖像祖先故國
而受八子賀萬屠蘇食糕　塩田孝須來賀　客年
殊暖梅花悉開夜來寒氣斬然硯池結氷而快晴無
中雲　生平元日例作五律一首本年以哀傷猶切

不作　辰上牌出家周助吉藏從賀吉野定五郎塩
田淳菴吉雄修理至府内即入門閽起將遮余余訝
焉入藤田廉平竹内壽平渡邊瀧右衛門村田美登
右衛門舍四子日舍獨美登右衛門在焉曰昨夜門有餓
莩官吏將來檢屍廉平諸子方守屍話次一吏來難
曰守屍件既賞二十金閑歳猶然諸侯之貪不亦宜
乎余以廉平容筆為余常贈来澤縞帯出至公所公
在府内廷虚無將命者賀山内玄民中島唯右衛門
小林孫太郎平井友三郎瀧山正橋本昇兵㪚村上

六郎中島清記諸家將自北閣出門外横一索似禁
來往乃回步二丁將出公門閽呼曰今日公門禁酒
士出入須自北門始悟來時之故乃回步出北門經
駿河臺左折又右折過土屋郎前賀仙谷一於渡辺
能州邸一供酒使其妻見食乾柿井滞胸膈比出大
嘔過件坂至平山名助氏新居初就席猶設案賀長
井學助於四番新街高井石州邸學助供飯其妻見
比行七八丁右折出牛籠門賀村田順藏於塩谷君
郷過市谷門當賀岩名昌山於善谷寺溪大道西南

行沿長堤出於四谷門側至麹街芥九坊忽見徒將
絡繹負梯扶桶喘而西走盖火也賀服部權六不在
見其室賀竹尾明府氏無將命者寘刺而出過紀尾
井左折東行七八丁右折過三軒家地名賀竹内玄同
不在入大村邸賀稲田隼人稲垣主計岩永彦左衛
門皆不在見本田鉄八郎入三宅邸賀八木八三郎
鈴木權左衛門皆不在見鈴木春山春山供飯日没
借紙燈過櫻田和田倉呉服三門而下牌歸　宇田
川與齋巡塾　太郎叔藏文次玄敬虎吉歸家　野

田希一大竹爷八来賀不値
二日　甲子
寅牌諸子皆起勤業余以備羸後起　昧爽浴湯肆
待詔来理髪　辰牌與良益安貞出吉藏従渡甲渡
賀野田希一戸塚静海皆不在賀藤堂凌雲凌雲供
酒見其妻及二子渡永代橋賞小鰻鱺於之賀西島
塋之助午前至坪井誠軒氏誠軒供酒安貞止焉渡
亀局二橋賀福島弥兵衛主人供酒北行二丁西折
取生路行七八丁北折行五六丁渡三目橋賀山田直

右衛門主人供糕西行渡一目橋南行賀清水八郎
兵衛於天女祠側不値黄昏渡両国橋賀爷田晴斎
晴斎曰加藤廉吾来欲因某謝罪先生請為吾強見
之余許之賀大竹蒋塘帰　大槻平次昆吾仲吉澤
玄龍岩名昌山高澤仙之助高妻寛平赤澤寛助加
藤廉語伊東冲斎来賀不値　元正帰家元敬逐塾
夜加藤廉吾来謝初廉吾在大阪放蕩逃陥悪聲
播聞余命吾黨諸子與之絶大昨年廉吾以書謝不
應遷江戸後因鈴木松嵐謝又不應今日親来乃見
之曰某変姓名曰宗像三策頗悔往事故號悔堂
夜名橋丈榮藏誅四日所出賀人家次序（江戸地廣非橋丈不能料北理）
三日　乙丑
昨夜殊暄朝来大雨不得出　小國孝藏（諱名剛之至）来
賀飲之　松園借周助使金山永仙来代　託玄敬
刺賀湊長安湊原屋茂兵衛託興斎刺賀河内屋三
右衛門近江屋與兵衛昆吾仲小畑詩山滝谷淡龍
作書数紙與良益安貞　黒川良安来賀致佐治

清六細木甚五兵衛等客年十一月東　大阪吉益
主税東至　吉雄修理松園来賀飲之　誠軒来賀
四日　丙寅
昧爽雇轎夫三名　浴湯肆待詔来修理髪　卯下牌
與興斎周助出未上轎先歩顧轎丈出戸而厳視之
戸外石橋中折蓋経火者余賞宅仍舊故面命良益
召石工使之過翁橋興斎借周助別行賀岡部玄民
興斎及馬周助未至過呉服橋入津山邸賀坂谷五
郎箕作阮甫至興斎家興斎留周助及馬賀川田八

之助不在借其門人導賀林斎酒棲刺將命者出入
上杉邸賀堀内忠龍入荻邸賀木原源右衛門主人
若留招粟屋車太至供酒至螺尻訪賀林式部君因
五弓豐太郎見林郎君年可十七八温恭愨悃許借
其藏書出虎門入久留米邸賀佐田周平平川養乙
北村文周岩永峰次入増上寺賀宣富門於源興院
今日素期遍賀西南遠地諸家然比出荻邸日既昃
乃止焉北歸入白川邸賀須藤亀右衛門出山下門
賀佐野博洋東折至木挽街賀大槻平次又賀真龍
寺出本願寺西門賀櫻井三郎於藩下士人中村氏
邸三郎供飯見其妻子日沒借紙燈歸　吉野定五
郎福彌根岸彦次服部子宗像三策田上耕雲澁谷
淡龍小此木百枝韓六二（介右改名）川本幸民渡邊國十
郎橋屋七藏臼井玄仲岡部玄民塩谷量平來賀皆
不値

五日　丁卯

浴湯肆　卯下牌宗像三策來與之出周助從賀杉
田玄卿加藤善庵敲山田安朴戸投刺應門僮有誤

色余問比山田氏子僮曰山田公曾住今既換主遇
林洞海於路曰公與我將互相賀既遇請止省煩賀
臼井玄仲三策別去渡兩國橋賀朝川善菴主人方
構室土木狼藉北行欲出于川上令周助問路既而
將東折余曰川在西而東折必誤也却步半丁復問
之果誤穿狹巷西行終路於川上賀小畑詩山西川
元岱皆不在賀僧龍信亦不在其母妻見供飯既出
門遇龍信將復要入辭將賀原氏米蘋於稱念寺路
濤甚令周助先行視其在否進曰不在西行賀渡邊
國十郎主人供酒飯使其妻見賀伊東沖齋不在其
妻見供酒以既飽辭不可青木研藏與元淑（元淑間余存木）
（待先）點交備余大槻平次至飯畢同平次出日沒賀大
槻俊齋不在賀間堂羽倉公話至戌下牌渡泉橋富
東折而為平次送路西折過阿玉池至芳街別　前
田晴齋林洞海湊長安小西重安衛西川元岱八木
八三郎宮川祐吉來賀不値　叔藏虎吉元正還塾
安貞歸家

六日　戊辰

浴湯肆　牧野遠州臣稲垣佐一兵衛来見請使夬
子受業　巳牌出良益吉藏従過油街位牌屋(俗呼製木)
(主者曰位牌屋)買木主三將作先考及慈貞神位入府内邸
訪廉平主人供飯賀古賀博士(訪)於川添邑之丞高澤
仙之助於兵塾二子見获人岡田馨藏賀佐藤博士
訪藤井昌三郎於其塾不在遂之傳通院展墓訪祐
誠歸路西南行過水道街至龑々橋議買舟不決南
行至水戸邸側見一舟子棹猪牙舟歸㝎曰爾空舟
歸直我載也曰賜百五十錢良益曰百錢可也余曰

先東而後定價移于舟官方浚水土石堆(積)過小石
川橋下鴻鶩鼓上浮沉波上見人不驚過岸上者見
龍檜而不見人馬人家則見屋脊而不見窓戸頗覺
閒静過水道橋下所謂茶溪也水廣可十丈両岸高
八九丈南多老木陰蔚似山北多枯草榛刺其相距
可二十丈過聖堂前岸頭行人来橋騎馬卑檜擁旋
者皆過道之中央故絶不見唯見畢行負戴過道之
南端者出没在戎頭上杳如隔境日没寒風憂竹曾
鴉在柳蕭瞭幽寂不知岸上方有熙燈鎖戸暮景急

遽之状世人或謂此地似赤壁余謂此在山林之境
固不足稱江戸百萬人家中間忽挿此幽處是所以
為妙也昌平橋以東即熟路也至柳橋舟子乞錢以
初約未決所百五十四錢而出酉上牌歸　慈貞四
七忌迨夜見樹院僧来呪經以出展墓不値　町田
宗太芳陵春瑞宮川祐吉相良文敬塲内忠龍仙谷
六西陶盛之助来賀皆不値

七日己巳

梼諳来理髪　景文院惠陽川添邑之(丞)助岡田馨藏

来賀　石壘工(袖徒之綠者)商庄謀侯席　悞齋良益叔藏
元正為余作封東紙四百　櫻井三郎来賀供糕
岩水峰次来賀孜岳務客臘初六來訪之　重富罵
来賀亦飯之　松園来賀　竹内玄同瀧山正加藤
善庵来賀不値　夜修理来話甲原玄益不頼之状
偶松園使人招乃携修理赴焉主人供鮓話次岡助
来曰山田直右衛門来迫見之供糕

八日庚午

疊工来理席　午後與良益出渡両國橋過回向院

内里亀井戸過櫻井三郎於萱祠外遇岡田馨識於
萱祠内里梅荘客臘殊暖花已悉開俗物如雲踞楄
喫茶将与茶銭探嚢有金無銭告店人曰吾亦無換
金之銭他日見賜亦可乃出取生路南行六七丁有
小石橋渡橋西折路於田間路傍立榜書御鷹場禁
釣人入焉稲根在水溝洫瀰漫路狭且滑窮甚行可
無丁入村家間衆華荒蕪行数百歩出於官道左折
行可十丁西折渡一橋入深川街中過緑坊訪山田
重右衛門不在更西個橋東畔叔酒店肴粗不醜下

箸僅傾数杯出過観場場一女左足屈曲如蓐蔑一
女右足似馬足図入観之二女皆有容姿而其足如
図余謂其如蓐蔑者蓋幼年為物所壓歪也其似馬
足者明其父殺馬故有此報應報之説雖不可悉信
或有此理也其隣場掲猴与狸角抵豕猪及狗着裡
服手利而盗国又入観之猴数為狸所勝側有乗常
猪狗不見異様黄昏帰　浴湯肆　杉田立卿大槻
俊斎来賀不値　佐藤寿八郎　烟森人高倉和作来
問寿八郎所居不値　夜松園赤沢寛来話　発寄菊池渓

琴東於河三氏　赤沢寛助来以誠軒爲告文敬無
状渡邉国十郎使人来　長安還塾
九日　辛未
栽谷吉屋主税東遣周助托諸上宮泰純　栽寄藤
埼小竹東佐宅金百疋及佐山後安東詩　寄表書谷口宗助名又栽
寄大人棣園兄岳翁欽之助東封之表加寄南陵兄
東而遣周助乾諸廉平返曰藤田君不在托諸橋本
辟矣　古沢雄求進客臘所製自誠軒飯盈　畳工
来琢磨如昨　堆之進母来賀　寄所藏稀價於攻新

方安五郎来賀　誠軒来　須藤洞然来賀飲之未
徹永井犀助来賀引之相見話至戌下牌去　文次
太郎安貞遊塾
十日　壬申
木曰當慈貞月忌見樹院僧来咒経　猪興斎至播
国氏誅十七日招客件周助来曰小国泰藏至適見
之序義介相携僧永覚入門　与文次郎至約之件
通院展墓偶羽倉公使人来招乃先行司助従至富
沢坊千衆簇立視之街卒縛一婦児猶在背並女盗

也至柳原巨繩欄道不得過留焉者以千數台駕向
上野故也乃迂路過新橋傍藤堂邸左折至羽倉氏
公與余擁炕對坐話韓六二遊蕩之狀令余識之午
後文次郎民益進至公留余乃令二子代余展墨贈見
樹院僧以銀一兩中牌文次逌至羽倉氏乃同歸
安房人安西二郎来見請受業　本田蘆村来賀
夜松園来話
十一日癸酉
玄民来　夜作書殯飯供松園與齋良叔識等

十二日甲戌
與與齋等定十七日客（松園父子定五郎加藤善庵研識洞海哲信晴齋浮姑右）（助一齋竹尾山春山安五郎洞然玄氏凌雲修理廉平壽平櫻井三郎僧誌悳黙修理白井玄仲百壽助）（近江屋友七文較館古稲垣七一兵衛）遣周助於羽倉氏逌二十二
史剡記且招介石逡送十七日招東於研識廉平昌
山春山（逌元日所備紙燈寄）五弓豐太郎（因豐太郎呈折玄於林郎右）悳龍
洞然侍洋諸家遣元正於蔣穡洞海加藤善庵晴齋
能信諸家遣叔藏於櫻井三郎專龍寺悳黙諸家遣
文次於修理百壽助友七凌雲文敬諸家　將修庖
厨及竈各七五郎誅之曰宜開北戶乃屬松園告地
主定五郎　快晴暴暖午後携叔藏出訪修理不在
共父見小焉修理歸要之出訪凌雲主人供酒余買
肴中牌辭西行過山田安朴門前（茎近居当）移訪之不在
留柬而去觀當街花肆賣嗇歸　稲田阜人柬送其
父又左衛門所寄乾蝦　誠軒阜人伊勢屋清助来
留不值　小此木百枝来為周助乞蝦不值
十三日乙亥
頭痛惡寒心下痞根諸症交發使信良柬識軒乞藥

栽呈大村侯及稲田又左衛門江頭官太夫朝長
周平中尾半兵衛来遣叔藏托諸稲田阜人　百壽
助祖母来不值使與齋接　安西二郎叔父高梨莊
平来不值（數日前二郎入塾）　北屋榮助以服部子旨送大
人鉄之助鈍次十二月二十五日東　慈貞五七忌
逌夜見樹院僧来咒經　惺梅来宿
十四日丙子
梅去　疾益進乃臥　夜来寒雨午前成雪近来乍
暖乍寒氣候不可測健者亦病況我久憂無歎者乎

研藏来傳冲齋旨曰江戸俗正月招客名曰發會
新舊無不至者聞先生十七日會唯招同社而不及
他社竊以為不可及議並作招東加冲齋誠軒元岱
俊齋加藤隆同竹内元同宇田川榕菴杉田立卿小
川修甫野田希一大槻平次田上耕雲黒川良安田
中有山川本幸民箕作阮甫澤三郎本田鋏八郎橋
本昇兵衛金山永仙太田良元昆太仲澁谷淡龍朝
川善菴父子清水八郎兵衛赤澤寛輔等數十人供
研藏飩　本日當辰墓以天雨且有疾止　遣周助

東山田直右衛門　周助歸郷　昨日遣叔藏招孝
藏今日孝藏至議為余家學僕不次爲孝藏東澤三
郎辭今日招（先是已郎招余）且告十七日會又爲寄竹内元
同藤村東　昨夜夢火今朝命與齋曰吾夢如是須
戒諸子也中牌松園来話乍聞燒綿之臭命與松園
皆起視於無火既而臭益甚文次等自第一室走来
曰臭如此而不見火何哉余曰且檢婢室開䦨至倉
殆（奇異）貸皁又開䦨黒烟迸窓外見婢臥處蒲團方燒婢
遽灌水即滅一座皆愕曰幸哉早見若遷半刻災殆

不可救也蓋婢加蒲團火盆上而臥之閒有客（謂松園）
拔之起故爾江戸多火大抵自婢僕室起人氣輕佻
毫不知戒懼為主者豈可不畏乎

十五日丁丑

以病廢諸子賀　病勢甚似慈貞初發病時意惡之
招松園乞藥　昨日與研藏議十七日厨務一切屬
諸冲齋所善庖人研藏去東余曰冲齋所識庖人皆
黠難任西川元岱對門有武藏屋者何如今日遣信
良於誠軒氏告冲齋旨信良返又使之與文次要研

藏之武藏屋氏爲庖事　小國孝藏来　誠軒贈小
豆飯　鈴木權左衛門来執贄請受教話次聞四郎
兵衛来賀介之相見供糕　諸木兵三郎来不值
廉平来賀飯之松園與焉　修理来賀

十六日戊寅

終日雨雪陰寒徹骨　松園来診　武藏莊者来議
庖事　森川紀州匡獏邉陰頑着来請受教以病辭
不值

十七日己卯

渡邊隆顧入門　卯下牌始講論語学而一章聴者
十二人（巽齋文次元徴太郎次郎定五郎　信良安貞長安元正孝須叔藏）　令諸㛢
室雇采藏　阿峰来賀以有客留之　辰牌武藏莊
来具庖　研藏黒川良安蒋塘櫻井三郎先来鶴諸
書齋三郎曰請招池邊肇乃東招之以病辞不至客
年無名氏題詩余門既而知是肇之為也肇肥後醫
人住数寄屋涯澤三郎福島廣吉前田晴齋松園父
子希一定五郎小川修甫忠龍父子壽平瀧右衛美
登右衛門廉平修理寧助昌山洞悠春山也儀齋洞海

小林子凌雲誠軒冲齋小國孝藏僧永覺安五郎百
壽助等許後至第一室第二室亦皆設席白井玄仲
㔟其弟村松玄龍来入門稲垣左一兵衛㔟其子三
四五郎来入門皆共焉玄民属其所善士人牧田源
之允来會清水八郎兵衛来以官務辞不就席去酉
上牌客散鶴塾生十一人冲齋誠軒希一等留圍棋
戌牌去丨白井玄仲失加刀周索不獲借余刀去加藤
善庵送酒以疾辞不至大槻平次僧龍恵默直右衛
門元徵龍信箕作阮甫父子守田川榕菴戸塚静海

立卿加藤隆同昆太仲近江屋友七川本幸民玄民
等亦不至　荒木吉次容臓十五日東自大坂至
十八日庚辰
安五郎阿峰去　遣信良於玄仲氏謝昨日亡刀件
又遣元徴於冲齋氏謀之　玄仲来謝曰官法刀為
至重主客皆訟之集頌先生断負甚　松園来議索
刀件先是浪華新年會客狂亂極甚然失煙管手巾
者明日索必獲未見亡金者況於刀乎江戸嚴肅無
一爛酔者而有此事何乎蓋亦丈巳氏之為也初余

懲於丈巳氏欲與𦤶之巽齋等諫曰彼小人若獨泄
於盛會恐深憾先生不若招而備焉故昨夕衆目屬
丈巳氏然不始測其技能偸刀也丈巳氏始里置其
子毋刀於第三室酒酣借塾生子刀歸家少焉復来
衆以為夜歸故不帶毋刀也何圖是時腰玄仲毋刀
而去乎今日會議余不發而聴衆說十手所指悉歸
丈巳氏嗚呼余不能嚴絶小人自速斯禍噬臍何及
遣文次於廉平氏謀訟玄仲亡刀始末於官　與
松園巽齋召一八有所密議　五弓豐太郎長道平

来　修理来不見　田工耕雲送紙謝昨日不能来
根津火
十九日辛巳
始読左傳　三四五郎来受業　遣叔蔵松山春山
高倉和作来問壽八郎所住余答曰塩谷君金杉村
田順蔵貴知其所寓矣　辰牌出吉蔵従訪玄仲議
詐件（以下謂七刀件日前件）玄仲令其母及妻子弟玄龍見遣
之府内卿與廉平議廉平田玄仲必将告其君而訟
諸官先生亟須告寡君而訟諸官表其実始甚異爾
訟時有遅速必遣官諸先生且與玄仲議合其奴輩
且相訟時余曰諸廉平供飯園棋使吉蔵招研蔵不
至乃歸春山已在余家偵諜前件　使信良之玄仲
氏告廉平言不在　使丈次之識新氏謀詐件　法
野傳洋来不値　直右衛門使人来　夜松園来謀
前件曰丸柳橘有筵者梅室且筵之　春山宿
二十日壬午
稲垣左一兵衛来聴講（以後必記）不　遣春山於蒔塘氏
謀詐件余與興齋約訪筵者興齋講蒙求未畢余之

蒔塘氏俟焉興齋来乃至丸柳橘訪梅室梅實執碁
曰彝卦為復支卦為節復進也節不往也此物當不
久而復不必急索矣歸路訪晴齋其妻見復至蒔塘
氏興齋先歸蒔塘将供春山飯余辭歸　勇誠来賀
林洞海来　武蔵桂来附十七日看貴三兩一歩
二銖　夜使信良之玄仲氏謀前件　訪松園謀前
件吉蔵来報有客返平山名助携阿部遠州臣浅井
覺蔵者在第六室及携名助入第五室告前件曰其
首所善寄觴同心先生美憂我謀任之余由甚歎賞
府内諸臣謀協力不能辨将賴兄且俟名助覺蔵皆
有酒氣廉交数言去又訪松園告名助言曰吾亦有
所善同不必労名助吉蔵（又）来報廉平至返廉平出一
一東曰此松平伯州（玄仲所事）留守居（官名）即寄我留守
居中島清記東也披之曰聞吾藩臣田井玄仲赴貴
藩臣廣瀬議吉者招衆客雜遝之際七其刀告諸吾
藩凡七刀者必聞官池（法）也吾藩将訟於官事係貴藩
人故敢私告云云廉平曰此東今日至清記未知先
生家有此事答曰某久不悟識者亦聞有此事居且

綫告官吾將問謀吉清記既發答東西語諸誅其大
昨夜得先生報告諸小林子小林子將告諸清記清
記奈命不在家數日故未告也夫玄仲為客先生為
主在禮主宜先客而為客所先我留守居之過也故
小林子使清記東伯州留守居曰彼仲謀吉登時告
寡大夫而某不不在家數日未得大夫旨故有前束
夫謀吉為主吾藩且先報貴藩而荷其報慚惶實深
明日將就謝焉某謂玄仲既與先生謀則不當即告
敝藩彼藩縱明玄仲告稱當時難我藩也先生怫白

暗玄仲而不謀之何乎余曰某昨日白君許歸即使
信良之玄仲氏謀君所謂諸件玄仲不在其子曰家
父不必急告我藩將與先生約而後從事也某以信
良未見玄仲不自安今夕復遣信良矣語未畢信良
返曰玄仲病不見吾傳先生旨於其子矣廉平曰先
生名係吾藩籍而彼留守居已報我留守居則關係
至重不獨先生之憂而吾藩之憂也勢不得不捕逮
然逆覺罪當死切恐遂不在外人而在先生交遊中
則豈忍坐視其死乎故欲無告官私捕之而已君既

告官不得私捕先生速見玄仲謀之語次松園來
與廉平語余之玄仲氏玄仲強病相見余告廉平旨
玄仲曰某昨日見寡太夫告七刀狀且曰此件願徐
〻告官大夫曰諾然則不當報貴藩也而有此事雖
某陰之有一吏下急登其為也已某詰朝復見寡大
吏止之余曰敝藩欲必獲刀而謝君然不欲殺一人
故請徐〻告官而已玄仲曰某刀至處願止捕逮我
所以欲告官者非以索力也以願免欺官匿逆之罪
也耳余歸松園廉平猶在松園曰某明日赴八重濠

囑所善同心私察逆（甚吏已氏也忍猾至此故私之）徒急廉平留
宿

二十一日

昧爽廉平去　懿貞六七忌祭見樹院僧來咒經
松園自八重濠同心氏返曰彼既諾矣而欲得玄仲
刀狀乃使信良之玄仲氏問刀之形容裝飾玄仲記
而授之乃送諸松園　玄仲使其子來曰昨夜家諭
件已告敝藩諸吏皆曰諾敝告即錄其辭走吉藏送
諸廉平以前件故不得出令文次元正之傳通院展

墓　誠軒室來為余燕掾冬夏衣裳將洗之供酒食使吉藏送之　玄中東曰信良子來取刀狀先生橋有意捕賊乎甚非所望請白我意於黄潘諸君乃封其來走太郎送諸廣平　洞然返草稿　昨日松園曰米澤街有贩書本者示其目錄今日使信良丸敬往視之　定五郎來不值　携長安浴湯肆

二十二日

與興齋赴米澤街書肆觀書歸路赴蒋婦招衆客既满座菊池五山予其山埼董川友聖堂生數人通刺

相見余以痲不飲入别室飲而歸　戸塚靜海來誠軒來　松園氏三郎病痙訪之　夜訪定五郎主人方與一客飲引余同席

二十三日

羽倉公使介石來贈新刊不盡山志公所著大人及余栽寄大人南陵兄鉄之助荒木吉次來　小國孝藏來　町田宗太來　夜訪松園

二十四日

介石來　封昨日諸東托介石属諸廣平　使文次取松園東之八重源同心氏促之　賴三樹三郎來

午後研藏來先是誠軒東曰二十四日宴社友請携與齋齋太郎臨焉乃與二子及研藏出強風自西北至黄埃如雲過新大橋帽協裳舉口殆不得息僅得達蒔岸至坪井氏諸客未集圍棋數局杯出危人忽呼南方火客皆昨曰風勢如是街市在下風者恐無復子遺登樓西望長煙一道成紫黑色向東而奔相距可一里有半客多西北人皆田風方北至我輩美老也主人使人走問火所或曰品川或曰青山或

曰芝終無確說日暮紅氣益瀰漫西下牌有自火所歸者曰火自青山而延高繩至海濱一里有半而遠不知燒幾萬家也客散誠軒留余宿誠軒室有二妹大妹嫁川本幸民來在誠軒氏今日幸民在其居所故令小妹守川本氏而川本氏燒誠軒夫妻姉妹疑其死發數人視之返曰不知其所也既而又有返者曰避火者皆至海口為煙所逼我見婦女老幼群屍叢波矣誠軒憂甚余為達之過旅之小過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誠軒顰眉曰必免矣余曰易道

神宮非我所敢知也君且安命成牌煙稍熄誠軒至
發信良文敬等跡少妹子牌一人追曰吾至九兒即
見章民曰吾既使僕導快道矣良久七五郎等護少
妹至

二十五日

昧爽誠軒赴火所辰牌文次来曰昨夕某承吏子留
寄之命雖知我家燒不敢出今也將赴家敢告余惑
其臨事不苟矣然未可與權也辰下牌岡太郎歸：
今石来訪廉平回東中有幽斎玄仲寄中嶋清凱東

曰聞貴藩為某七刀將尋賊非某所望也夫匹刀出
於某無状而煩貴藩及廣瀬子實増惶悚惟恩假日
得匿盗之讎故欲告官非有意於索刀也請察　玄
民来　疑安五郎家燬使叔藏問之　使太郎婦見
其父八郎兵衛謀索刃件八郎兵衛善八重濠同心
故也

二十六日

叔藏携安五郎東歸曰彼章免東曰（東係昨日所作）昨日未
下牌火自青山權太原起西北風迅首燬谷蓮池三
鄕而湮延六本木芋洗坂檜窪芝新堀田坊麻布廣
尾白銀臺諸地方至入山下薩邸止東西二里余南
北半為長府柳澤山城保科森白河内藤北条水下
南部肥後（諸侯多同姓故或稱其國治）諸侯或燬上邸或燬中下
邸既而火及硝倉硝發聲震數里火初起即飛于四
五十丁外隨處燕揚數十萬人家未至中牌燬訖群
屍支撲如邱山溺海者不知其數桂平幾肥後白銀
臺邸獨免故遣火者皆（旨）蒙焉吏鎮門護之亟炎及死
者尤多云一山井機時携老樹人出歸滄海來訪飲

之環助曰客年與州白河須賀川驛茶店女名奈於
年二十五納贅居五月贅歸家田嗤〻恠事我妻將
為男白河侯聞之達東擬之果信乃賜名芳助寵養
焉稍化男侯以異事聞於官某今日聞諸其行人
夜廉平壽平来飲之

二十七日

慈貞師七忌祭見樹院僧来呪經　清水八郎兵衛
所善同心加藤太左衛門即向松園所燒八郎兵衛
將為余見之故来曰夫巳氏近日所瑜　不必急出之

客年所贈今當賣之顧聞尊家客年所亡諸物之狀
余曰今日走門生於各家問之明日奉報　遣興齋
於山田安朴氏問客年我席上所亡小刀子狀遣叔
藏於林洞海氏問客年所亡小刀子狀遂赴研藏氏
問客年坪井氏席上所亡銀煙管狀此三物皆恵吏
已氏贈之安朴洞海不在　菊池溪琴新年東至
邦俗断七忌祭贈致賻者以菓子或餅餻余未識江
戸俗遣信良謀諸誠軒曰饅頭可也乃定當贈人小林
子平井友三郎村上六郎瀧山正中島清記耳兵衛奉平廉平瀧古衛門復衛美登右衛門純信九谷冲
齋善庵福井誠軒村田煥齋服部礫六竹内玄同春山芳洲洞然增龍白井玄仲林洞海五郷走五郎松
園九人九　二十名菓工亀屋命製饅頭四百一一分價錢以明
日辰下牌為期　文次還塾　安朴使人來　訪松
園氏病兒主人有憂色余曰當向者迷壺招誠軒謀
主人曰諾

二十八日

夜來大風客冬不見雪今且始積寸餘寒如嚴冬
林洞海來　為松園東誠軒招之　將與興齋信良
之傳通院展墓以風雪故止二子而雇輿夫　雇二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五　二五

僕分送饅頭諸家一僕先至使之往牛籠麹町赤羽根
築地地方且托寄町田宗太五弓豊太郎東　使太
郎攜安朴刀狀及研藏煙管狀歸示八郎兵衛　午
後輪出吉藏及僕之後至者從入府內即見廉平等
致饅頭又借廉平僕送諸邸中諸家廉平曰先生須
見小林子清記謝與松平伯州留守居應酬之勞乃
諸小林子訪清記不在出即令雇者往淺草本所深
川地方余遂至傳通院展墓黃昏歸誠軒在余家供
饒　夜二雇者返峰次送岳翁本月六日東檢習業右中
療廣平送大人客臘二十二日東及谷口宗助東宗
助東色筱埼小竹父子能讓守拙晉三郎裴後名薩三東皆
聞慈貞訃送賻又有春波文叔二東　古谷秀平客
臘二十一日東白大阪至秀平以余旨説守拙還俗
不聽

二十九日

以慈貞五句忌祭炊箸飯供塾生招松園　夜來積
雪六七寸客冬殊暖立春後三十餘日而有此寒天
地氣候失序乎抑此地風土偏乎　東誠軒乞酒試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五　二六

訝送酒及小兔　夜講梅墩詩草未畢巡江街火乃
止講　廣平来歠飲之留宿

二月朔

今朝復雪　受諸子賀　浴湯肆　與與齋太郎約
賞雪墨沱午前至元柳橋伊勢店買舟坐其楼而圍
棋以俟纖成余将訪清水八郎兵衛使太郎先行既
而来舟東行至一目橋出過天女祠内至八郎兵衛
氏主人不在太郎祖母及母見供酒祖母既薙髪為
尼健而善談曰老婦毎冬賞雪今年畏寒未出豈老

微予余勸同遊導之返舟一婢従祈至三囲祠前尼
鼓絃而歌時既過午地上及樹梢雪悉消唯認殘素
於屋脊江戸無近山平地無雪無復足觀及抜尼花
店命酒薄暮余獨先出至舟所呼舟子附懐中漢名未閲
曰我且施立岸頭将掲㡧舟子誤搖舟舟觜推余擠
墮水幸潮落没臍而止衆大駭走出余着三衣二衣
全濕一衣湿叢乃借尼衆回棹至一目橋太郎送祖
母返家至元柳橋更加舟子一名棄至舎西出　誠
軒来不値

二日

廣平来飲之　應七五郎友二郎修庖室

三日

服部子来将飲之辭　立卿来曰以妹断七忌祭敬
送饅頭　栽答浪華諸子柬　定五郎使人来曰今
日所謂初午其家祭稲荷神請臨乃往具足奉行前原辨
之助其子大御番前原三蔵大御番松本幾之助定
五郎姪齋藤虎之助同席辨蔵年八十一矍鑠如五
十許人酒畢辨蔵父子去余與幾之助圍棋聞廣平

至追見之廣平為余家事赴廟橋歸路来過而酔甚
不可與語乃又赴吉野氏畢棋歸廣平留宿　太郎
祖母寄和文及歌　匠来治庖以下必記不　中春寒肩
背拘攣心下痞梗諸症交起　松園来不値

四日

廣平去　栽寄大人柬　栽寄小竹父子中西耕石
龍濩大熊文叔守拙春波古谷秀平藤田雄哉谷口
宗助柬　南陵兄正月五日柬至謂室氏猶不没即
作回柬　平井十兵衛柬至　浅井驚藏来　近江

屋與右衛門送京師塩菜　夜蔣塘来　村松玄龍
来請明日入塾

五日

合昨日諸東封之（文叔入諸龍巖封中小竹父子耕石龍蘐守拙入諸春汶詠中秀平）
（入諸嶽封中而表書宗助名）寄大人南陵兄東則別作一封表書
鐵之助名遣叔藏托諸股部子又栽答岳翁東亦附
叔藏托諸岩水峰吹　遣元正托寄平井十兵衛東
於廣平　白井玄仲甥村松玄龍来飲之玄龍入塾
廉平来致翠江母子弔書　婢姉来弔　玄氏甥

古家言小山霞外者来見且致安藤太郎東　訪蔣
塘不在　夜訪松園

六日

訪蔣塘　午後與元正出訪廉平遂圍棋晩歸　重
留爲来不値（爲將以十一日上途韶卿）　僧龍勇識来不値　夜
識軒来　栽答安藤太郎翠江東

七日

研藏来飲之

八日

大吶日忠龍東曰請八日臨昨日與研藏謀同往曰
辰牌不来乃不能来也今日待至辰下牌不来乃出
吉藏從訪玄氏又訪佐野博洋主人供食余曰君近
隣之韻人吾薦一友曰何人曰阿部侯臣須藤亀右
衛門者我親門也距君家僅百歩矣博洋悦隨余至
須藤氏主人方與一客圍棋畢又與余圍供酒既而
又一客至巳下牌博洋先去余亦辞赴忠龍氏主人
父子見少間識軒至上杉侯醫大夫五郎左衛門（失姓）
来見蒋幕野田希一至文人（主）供酒有盃饌希一出弘

化紀元詔示之（朕聞皇猷得和天地表寄瑞致教囲争陰陽示災青是以象乾之君齊蘇之主萬不慈禎祥而建元因字微而改號朕以庸昧之身恭居大寶之位日慎一日年將世年心無濟于揚厲化未及于庶黎頃年武藏國言城中有災今年又閒遠祝融崇此城也國之要害闕之重鎮重鎮青災異雖譯數重謹不屈警在朕躬震尋繹先朕奉遵焉典革紀年之號數在宥之澤其改天保十五年爲弘化元年大赦天下今日昧爽以前大辟以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然咸赦除但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竊盜二途常赦所不免者不在此限又復天下今年半徭老人及僧尼年百歳以上給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以上二斛七十以上一斛矣上答天心下慰人望穰氣復於一旦期休祥於萬年普天率土俾知此意主者施行弘化元年十二月二日）　話次忠龍曰我不
識庵公曰既有霜満軍営秋氣清数行過雁月三更句

膾炙人口又有昨夜桃花雨滿城流水香句其臣亦各有佳什而直江氏續為魁某書讀其全集不愧作家者数十首猶記一絶曰菊叢秋日露香滋白々紅々花滿枝好把西施薔脂粉淡粧濃抹上東籬又洛陽訪惺窩先生不値曰春雁似吾似鴈洛陽城裡背花歸杉原常陸亦有句曰擲首奔城上譲功眠樹陰前田慶次勇冠三軍而其家猶有陣中所帯韻礎数種然詩則不傳日没誠軒先去亥牌同希一出而将降借傘比過日比谷門風勁雨急借邏所脱袴着行

縢而走街人打鐘呼斗籠火行四五丁雨止暴暖如夏過玄民門敲之主人引入見其方與一客飲僅交杯　雨復大降希一途別亥下牌帰　周助肉二本松歸　平山名助介石福岡人松岡古春来不値

九日

先是余久欝不懌與松園廉平蒋塘約舟遊且謀家事期在今日廉平不至遣吉藏促之且托寄大人南陔兄犂江安藤太郎東（玄民寄太郎東勇蔵大超寺東皆在封中）午前松園蒋塘来良久廉平至即出婢春廉平僕従抜元柳橋伊勢店買舟将遊四十丁村（梓家在焉）不知所向婢曰須入釜屋濠乃東行余與廉平圍棊不知過何地舟子曰釜屋濠已過前路在何處乎婢曰須右折舟子曰右邊潮落渠淺舟安得進乎婢曰然則誤矣宜棄舟陸行乃出南行人家盡路于田間渠洫縦横東北平地際天無限行三四丁路右有祠遠以疎松中庭有井水沸揚於井口数寸左折青松夾路有稲荷祠焉右折過寺境又出於田間蹊小且泥餘濕透履南行六七丁登堤堤下有渠婢曰向彼右折而進入此

渠直至奴家矣沿堤下有渠婢（東行有数）橋皆左右低而中穹蓋為過舟也渡第三橋南行数十歩入婢家其兄見曰我母以我屋陋湫故将借里正家迎主公導至里氏里正名彦右衛門供酒食使其妻及女見意氣極慇懃婢親姻也庭闊室浄不見麈埃絶無村舎臭穢之氣申牌辞主人使一僮導南行可一丁西折蘆田参差長堤劃焉往々見鴻鳧鷺鶴相棲伏啄遠樹如薺平沙如砥使人心豁行三四丁登堤、（堤）外又有蘆田皆新開也路右有松林曰元八幡傳永代寺八幡

祠在焉祠後假山高四五丈表石磨礫許有一門不許妄入導者將借鍵開之時天陰雨將降乃不果登導者出祠西行左折沙路坦平櫻樹夾路又西折路右有渠沿渠行三四丁左有蘇侯別墅渠至是合諸流廣可二十間行十五六丁南折列楓夾渠行三四丁西折出於洲崎天女祠自四十丁村至此三十丁矣休茶店良久西去投平清店余供三子酒食日沒與三子別借廉平僕至識軒氏主人方與客話留至亥畔始見識軒箴余余深感其忠識供酒以既醉辭

川本章氏見焉子上畔歸廉平猶在余家遂留宿
櫻井三郎來不值

十日

夜來大風昧爽霰下較昨日氣候如隔數月　午前携吉藏至傳通院投寺前一店買食展慈貞墓訪勇識要之赴累久院途有澤藏主稲荷祠余曰祠在寺中故有此名乎勇識曰寺中又有閻魔人奉以豆腐曰豆腐閻魔又有蒟蒻地藏患眼者謂余曰江戸諸寺檀越絶布施三年輒毀其墓納金若干毎月忌日僧供香咒經名曰月牌(神牌位謂)則載諸寺籍永世不毀然今時僧黠甚于商賈非過十金不肯許夫子欲作墓碑且納月牌金貧道任之故今日欲相謀不在歸至水道橋風止雲散嫩日可愛遍希一立話移時訪廉平謀家事申下牌歸　夜時洋來

十一日壬寅

服部子來送大人棣園兄鉄之助正月十九日東(正月)(入日東在封中)大人東曰正月八日始聞訃音云々(客臘十日余托)(服部子東遣也托谷口宗助東則正月十八日始達云)松尾乾藏良藏青木益

太郎東至(三子皆在冝園)範次郎書至　溪琴東至即發答東　中尾駒藏來告將歸鄉乃裁寄半兵衞吉澤雄之進東托焉(吉澤玄龍所寓寄姑之進東余嘗)晩訪松園話次玄民跡余至主人供飯余麻疾復作乞松園藥　七五郎友吉所修廚及棲房工竣附金五兩　遣吉藏送敞衣識軒氏屬洗焉

十二日癸卯

伊牢使其父來借金不許　裁答範次並太郎乾藏良藏東　麻復劇　研藏(東)曰方與伊東竹内諸子集

本所（地名）山本某氏主人欲招先生請臨以疾辭

十三日　甲辰

松岡古春來訪曰某自福岡遷江戶既五十年少學南冥先生長昭陽二歳矣視之如五十許人言論娓娓又曰客年水戶公使使就敝藩乞昭陽所著蒙史一部閤藩無識蒙史者大驚命鐵次郎獻焉爾後偽学之禁少弛　栽答山田亦助東

十四日　乙巳

東廉平　廉平來飲之　松園來話　栽寄村田四

郎左衛門、（東內封 敕紙）

十五日　丙午

受諾子賀　托寄村田山田二子東於誠軒　晚訪松園園棋飲焉　細川林齋正月東自尾張至　遣信良於玄仲氏謀索刀、件

十六日　丁未

櫻井三郎來　將訪廉平（大昨日有約）廉平使人來止

十七日　戊申

快晴殊暖午後導松園出其少女從投又松街𦚢店過藥研濠松園指一家標札（揭主人姓名者曰標札）曰此有蟲明靜齋者不亦奇姓乎出於柳原觀柳遂至上野麓登車坂櫻樹新芽已紫花欲開而未開遊人肩摩然寡坐于樹下地席者枝山王祠側假店喫茶未下晡歸　黑川良安將歸加賀來告別　佐田修平來招松園供夕食

十八日　己酉

招松園供午食　小國孝藏來請爲學僕約以三月朔入我門　黃昏訪羽倉公周助從公曰大昨夜白

氣橫天吾子見之乎余曰未見少焉介石來曰今夕亦見而既滅戌下牌歸與齋曰家父奉官旨日趨司天臺返曰大昨夜白氣彌空

十九日　庚戌

安國元八自攝津至致僧東景武谷祐之吊書（東景送香）貲　元八介見播磨人某　洞海來　午後與松園訪蔣塘既辭共對門高間傳兵衛家有木蓮一樹白英燦、出墻外觀之遂訪傳兵衛始相見歸與松園園棋供飯　元八之介石氏　朝來大風至夜益迅

屋瓦飛墜墻壁䴡動終宵不得睡忽呼青山街火大
驚以為必不減正月念四之災起視之不見焰諸卿
吏以火相戒而已實無火　姆母来（粤之送其里正萬粉及緗巾）
二十日　辛亥
風勢猶猛終日揚塵　小竹俊安本月十二日東埜
二十一日
安國元八入塾　介石来　赤藏介會津人武田古
言来見為余家學僕　朝来風止而雨下寒氣凜若
庭中櫻花始開　川本章民来曰信道祭其無兒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七七

青地林宗請同宇田川生臨信道赴其君所故使其
白中上牌同與齋出至新大橋北風吹雨傘鳴衣襟
僅得過焉至誠軒氏主人不在其室及信貞信良幸
民迎接戸塚静海與一僧先在座有盛饌静海去余
與與齋圍棋以風雨故宿焉
二十二日
寒雨戌霽辰牌買舟歸與齋信貞從　先妣忌辰持
齋　松園来
二十三日

伊勢冨田人飯田参吾以方山玄圃東来見　吉澤
玄龍送雄之進新年柬　洞然閑四郎兵衛来訪飯
之令朝與松園約觀上野花吉（吉）二子其故請從乃同
出元八從至和泉橋使元八別行導介石而待我清
水（上野地名）且告羽倉公以歸路相訪訪康平要之出至
清水滿山櫻花意開然寒威料峭遊人猶少皆曰此
地閑静如是所希觀也近年觀花當以今日為最而
已北行至車坂西折至大師堂前南旋復至清水終
不見介石元八歸路投湯島松金店而飲日没借燈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七八

出余將介松園見羽倉公三子送別至羽倉氏竹田
冨藏曰元八来訪介石不在俟之至黄昏介石不返
元八去介石追聞之赴君家矣余先見羽倉公侍松
園意公即相見話至戌下牌辭余為洞然乞南泛餘
不盡山志各一部公許之雨下借傘而歸則介石元
八在焉　巖永峰次鶚岳翁正月十七日東来不值
（東中有肴資金百疋）　安五郎来迎余不值　聞濱松侯罷（侯再仕聞先無所建白基職推不争已故也遂罷）前南尹鳥井甲州出子相良
壹州邸（不知其故或曰高秋帆之獄甲州所構至是覚恐姿）

二十四日

終日陰雨　松園来囲棋

二十五日

河泼自大阪至来訪飯之　栽寄大人南陵兄棣園

兄鉄之助岳翁小竹俊安龍蔵谷口宗助東送大人以羽倉

公南泛録不二山紀送南陵兄以鵜片裕稿録及冊波列翁傳送龍蔵以其草稿及余序文總作二封一

書南陵兄名書谷口宗助名一遣古言托諸廉平往日所栽寄大人範次等東入諸大人封

中

三月二日

平明上途快晴無風暖靄四浮渡六合渡至蒲田地名入梅莊中庭廣平栽梅數十種綠葉葳蕤無花自香樹下小舍數簷踞爲買梅腊及糟蔬數種側有一行遊人呼曰公等昨夜宿何處乎視之曾同宿東屋客問其居則竈涯人也是人初別于東屋遇於鎌倉於江嶋屢遇屢別終始相後先然未曾交語至此始言至品川投一店買食主人別客入其後園一舍其床忽陷如壑下梯別有一舍所初見之舍自成樓狀蓋

品川街臨海故地形斗落每家如是云觀殿山櫻花詳客年記故畧至高繩買舟潮未至舟子載我小舠推泥上而赴舟所入舟揚帆南風大起快駛如飛一瞬過佃洲與齋辭歸其家未下牌附新大橋下研藏去與齋入塾　撿二十六日後事川本幸民來二十六日事坏者來塗壁小國剛藏小此木百之來二十七日事剛藏入塾爲學僕二十八日事　長野常平東至廣平送南陔秋雄二兄及谷口宗助平井十兵衛東秋雄兄送賻金百足宗助東中有長久寺惠閣大和屋新兵衛吉田喜三兵衛新宮屋清兵衛東惠閣大新送賻金書三兵衛送詩棣園兄所贈諸家糟腊香魚至宗助所送二十九日事○從石來川添甚之煕贈薩州烟草且致草塢佩川寄余詩朔日事　松園二十六日以後每夕來視塾

三日

昧爽浴湯肆　受諸子賀　辰下牌賀松園定五郎立卿三家致棣園兄所送香魚各三頭立卿不在見其子成卿　巳牌赴府內郎賀壽平致香魚三頭棣園兄所贈以下荷之用致字遂賀小林氏平井氏橋本氏瀧山氏中

嶋氏山內氏出至羽倉氏致香魚三頭主人供食北村亮三郎適至相見爲至伊東氏致香魚三頭主人不在其妻見供酒飯至渡邊園十郎氏致香魚五頭遊上野早櫻已謝晚櫻方盛遊人如雲廻篠筈池傍申牌歸途疝氣大動已歸而臥　渡邊隆磧洞來賀不值　夜訪松園飯焉始見其室其室久病至此而愈　屬信良致香魚三頭於誠軒

四日

永覺入塾　五弓豐太郎來飯之　僕吉藏出

五日

淨西公以下祖先神牌十五戌爲須戊製之始祭之　陰雨終日宿病大起招[相]松園興齋圍棊　是永平内客臘東至　周助致爲僕而去

六日

快晴病勢如昨携元八出將遊墨堤至兩國橋遇風止　名助來不値　招松園圍棊遣悶

七日

陰雨病勢頗進招松園圍棊

八日

雨不晴寒甚卧蓐　剛藏叔父久保田丈右衛門來

夜柳橋來飲之招松園

九日

畫工長野耕雲者來乞字　雨晴巳携携元八出訪柳橋不値訪臼井玄仲不在見其妻子謀索刀件訪清水八郎兵衛屬前件主人供飯訪山田直右衛門出瓶生路直北行十丁許西折行七八丁出於東橋南畔遂歩隅田川堤上晩櫻猶盛遊人萬數殆不得進然而後無塵勝於平日賽三匝祠至木母寺歸路投武藏店以多客辭投牛祠前店庭設假舍八九初坐東舍寒風揚簾乃遷西舍而飲忽有一客來就隣席店婢問曰公獨乎客曰然然則辭曰何曰若醉狂如之何客笑曰然則飯而已婢猶不肯客曰汝受二客而不受一客乃貪錢也吾能辨二人膳費婢不能答余呼客曰君莫憂某爲伴婢入復出謂客曰吾主曰凡不受單客店法也然解事如公不必拘常例也余與客隔障而坐終始不見其面既余將去家自後

呼曰廣瀨先生余願之記其面而不記其名客曰某大前是助也乃就其席是助欲飲余以陀醉辭僅交杯而出渡東橋經倉前而歸

十日

遣古言送糟香魚清水八郎兵衛　遣信良於臼井氏　巳牌携元八剛藏訪廣平雨將下借傘而出經駿臺出于水道橋至傳通院展墓訪勇誠要之赴惠開氏屬買墓地及納月牌全建墓碑出瓶生路南行又東折地勢昂低人家上下溪壑而街市出于本鄉

飢甚投麪店終使剛藏先帰返廣平傘賽神田祠訪羽倉公話間三樹三郎率璽堂諸生二名来見公日晩皆去公留余而飯且曰兒雖聲噪方今無能知兒才而用之者時事稍不可為縦有良筴将誰適沽之不如西帰矣酉上牌借雨具帰　長野常平東至報孛船數隻見于銚子洋　誠軒玄仲来不値　雇僕左助　夜松園来圍碁至雞鳴

十一日

誠軒室召婢春謀浣衣件婢返誠軒東曰今日與沖

齋約野遊先生有意焉請臨沖齋氏余告諸松園亦請從乃從至伊東氏誠軒既在焉沖齋與研藏導至泉橋買舟舟中圍棋溯隅田川至三匝祠前出舟歩堤令舟子溯待渡口（在牛祠西北）牢晴無風遊人多於大昨日賽牛女祠至木母寺返至渡口衆舟敲水而肴店三四家皆客満辞遂投金波樓飲且圍棋雜客數十百人主人殆不能供具薄暮返舟淡烟朧月夜色絶佳至泉橋出舟送沖齋至其家復圍棋丑牌同松園誠軒帰別戸外　廣平送大人南陵様園二兒二

月十三日東及谷口宗助村上周助東宗助東中有龍蒦荒木吉次藤岡雄哉東　玄氏洞然櫻井三郎佐藤純藏来皆不値

十二日

清水八郎兵衛来　招松園供飯櫻井三郎来與焉廣平来先是三郎因余見廣平廣平為是謀見府内支封松平河州子郎先生松園廣平亥牌去　兆屋榮藏以服部子告送大人二月九日東閣封有兆堂權藤可善和田新三郎東

十三日

與松園約訪羽倉公余先出訪臼井玄仲以疾不値先是余與松園及清水八郎兵衛謀屬八重濠周心索盗刀賊玄仲慮未聞官而官捕盗則遇官詰也欲告諸官松園等曰盗蓋係夫己氏夫己氏雖可憎嘗相識者若聞官之後事覺則其生死未可知也不如私諭之使彼全首領矣故荏苒五十餘日然夫己氏深藏刀不出其盗状遂不得左券故不得已将聞官也見玄仲妻告其故出過柳原見行賈販巨螺貫之

訪廣平贈爲廣平供飯未牌赴羽倉氏松園既在座話至中下牌松園去窪田治部右衛門來曰聞吏船一隻傳安房送我邦人二名登岸田我敝貴國遇風者二十五人於大洋中先送二人餘猶在我船上人大駭發礮船即去後官遣舌人招之今日始入浦賀巻矣治部衛門去余夕食爲帰　太郎祖母來不値

細川長州臣土方恵者來不値

十四日

土方恵來見曰某及舘客元之進予領受教明日服

勢栽寄大人南陵棣園秋雄三兒吉澤雄之進谷口宗助大和屋新兵衛爲川住之助龍護恵間平井十兵衛村上周助東而封之大新入諸恵間入諸龍護封中龍護入者宗助封中雄之進入諸住之助封中住之助入▓宗助封中大人以下皆入諸南陵兒封中　昨日羽倉公爲余以川路左衛門尉君東曰彼欲得淡窗先生詠楠廷尉曾我兄弟詩是爲諸某東也請兒送諸先生故亦入諸大人封中遣佐助爲諸廣平　竹内元之進者來曰土方恵及賤息明日有故不得登門

十五日

受塾生賀中規約　數日前櫻井三郎約本日招余及松園已牌余將出佐助從使孝藏先之三郎氏問其在不而俟我於洞然氏余訪玄氏至洞然氏孝藏既俟三郎東以有病者辭孝藏去洞藏留余圍棋余欲訪服部氏使左助先往問其在不而送棣園兒所爲糟香魚五尾爲左助返曰在乃出遇稲田年人於佐賀邸前出霞關訪松岡古春於黑田門前古春有痳強御見生次宮醫紫田岱菴者來視之出過山迷

祠内右折取生路街狭而曲出祠後門地勢漸上數十歩出於永田馬場至服部氏告南陵兒旨主人供酒飯圍棋日没帰路訪春山不在至櫻田門見吏卒數十人手把紙燈執門扉而大呼余不敢進良久呼止而鎖門乃悟鎖門時每日如是而吾始見也

十六日

春山箕作省吾澁谷淡龍來飲之　野村九十郎以吉澤雄之進正月二十三日東來訪曰某客臘至此地　秋石東以羽倉公旨送巨鰕二　廣平來曰索

刀件将以十九日訟官先是與松園約今夕訪多紀
法印日沒余将出使人告松園松園曰吾方有事君
先往余以廣平在座且風雨甚不欲獨往又使人告
松園俟其訖事久之不至余乃之松園氏視之而有
憂色問何故曰吾季女年十一申牌出遊未帰恐失
路矣余請索之返率與齋等七八人而往時風雨益
猛塾生及孝順古言等十餘人皆鳴金打鼓而周遍
街市呼曰迷児返迷児返余坐慰松園夫妻而遣廣
平宿我家天明諸子返曰不獲

十七日
以松園氏變放學　廣平去　赴松園氏為之謀索
女　栽寄大人南陵兄東　先是與廣平約飲服部
子且餞洞然（洞然将帰白川）今朝謀曰二十四日可也乃遣
孝藏東二子告期（托服部子以今朝所栽柬）　遣左助因以石贈
羽倉公煙草　又之松園氏慰之話次或報稲荷橋
有迷児松園聞之走出余返既而又往問之曰訛言
也　佐田修平東曰寡大夫有馬織部以二十二日
會諸名士於木公菴請臨　夜發塾生索塩田氏女
如昨夜半永覺返報獲於番街
十八日
以塾生両夜不卧放學　己牌訪松園氏皆眠未起
松園来語其獲女状曰昨夜麹街某氏舎人携女
来曰大昨日申牌伊女将入城門監門禁之問何自
啼不答監門謂迷不能帰者慰之問其父母名言語
不了似曰由良（女平生言語不了故訛聽也）　不適我主某夫人自城
出聞之曰由良君郎旗下士人居麹町伊女蓋其臣
也吾家適焉吾且携之往命從者負之至由良氏郎

無識之者夫人帰其家沐浴之而飲食之問其父業
曰我爺醫而禿問其姓名曰先生也問其所為曰善
畫明日夫人命某輩負之周問醫人善畫者然無識
之者至日本橋風雨大起乃帰卧偶聞金鼓声知有
索迷児者乃出視之果是我主隷大府老女梅田君
者令某敢致伊女云某家（松園）所發索女者至日本橋
或報言今日麹街人有負迷児尋其家者故赴麹街
矣　臼井玄仲来　稲垣左一兵衛来　數日風雨
甚烈加以塩田氏厄故廢業

十九日
雨止携孝藏佐助赴両國橋菜市買蔬蔔帰　廣平
來曰臼井氏士刀件今朝既聞于宮寡大夫孫太郎
令某告明日請来見大夫及中嶋氏　本日當慈貞
百日忌逮夜中餅兒樹院僧来咒經作齋招松園宗
五郎及塾生　夜識軒来　聞府内宗家両尾侯為
西城閣老松平賀州為大阪城代
二十日
以將之傳通院休講已厭下講畔出孝藏左助從遊橋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六　一一

本識藏于牧野邸前曰將奉訪乃行諳至本街則過
弁慶橋孝藏曰若赴府内邸西折為捷路余曰吾每
步必驗遠近赴府内邸莫如柳原近也孝藏曰然則
別行從之余入廣平氏食晌孝藏至訪小林氏子不在
訪昇兵衛以疾辭見其妻話清記謝昨日赴宮廳勞
出邸余謂孝藏曰是至水道橋有二路一過駿臺一
過昌平坂不知孰近也孝藏曰某取昌平坂乃別余
備遷所欲着行縢遷卒辭曰諸侯過乃止登駿臺取
生路直西行四五丁遠一邸北行路稍斜曲行二丁

許復出于舊路立水道橋上良久孝藏至入見樹院
展墓見主僧屬為祖先靈位咒經今日十八牌携靈主僧供
糕為余召勇識及石工某誌作慈貞墓碑乃携石工周
視諸墓欲摹其善者返院製圖定價金五両裁寄廣
平東附石工曰以此東執藤田氏取金二両二步欲
晤惠間定月牌金携勇識訪之不在勇識曰慧間之
新幡隨院未返也新幡隨院在谷中余欲誘府内老侯
婢多嘉於藤箬池側勇識曰是赴池側路必經谷中
贐惠間所在非迂路也出傳通院南門東折又北折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六　一二

又東折行二十七八丁過白山祠前前後左右半里
許人家皆新蓋罹春火者地勢忽昂忽低凡行里許
路右有大蘭若問之則新幡隨院也自北門入至堂
前士女蟻集衆僧方打鼓鳴金梵唄囂嘈惠間在其
内不得晤院庭頗潤有一井標曰野中井其側有老
松數株去數十步迴顧風姿喬疎中央高而四隅卑
宛如一株蓋截其校梢以漸低之已松前有放生池
灌身春草連水石路一道向南其左右荒草沮洳行
二丁出門左折人家稀疎篁竹四圍極有野趣往二

亍有遷所北折地勢微穹又東折則出於上野爲熟路過神祖廟前新綠萬種不復見片紅然遊人如雲數日陰寒朝來偶霽故肩投池側店買食令孝藏買菓子視之甚少乃赴菓店難詰而易之携訪多嘉不在歸路訪玄朴不在其妻見供蕎麥元敬虎吉歸在家與研藏皆從余出研藏途別中下臍歸周四四里餘　諸木兵三郎來不値　夜廣平來曰索刀件昨日清記既聞于官當無復何事也然而命與明日來武呂伯則留守居不知何故拒松園謀之亦不知何故乃走信良問諸向井氏玄仲不在令文次以松園東問諸加藤太左衛門亦不在家臍廣平去

二十一日

昧爽令文次之加藤氏太左衛門答曰吾亦不解其故蓋官欲問當日狀不必有他事也乃走左助報諸廣平　平山名勝來　佐田脩平東曰明日所會淡嶋本公菴着在青山請臨　東野田希一謀明日同赴本公菴辞曰有故不能往　栽寄吉澤雄之進書田有秋東中牌出館橋本讃藏於本石街長崎屋源右衛門氏記二東馬讃藏供酒引長崎舌人寓聖堂者潁川藤三郎見日没藤三郎將歸聖堂同出別於筋違門側訪廣平不在訪清記問今朝赴官廳之狀曰大昨日所奉訟牒不書先生所住係何人地面（地面俗言）通故也某對馬曰讃吉未審住何人地面他日問之而後書官曰善不知何人地面乎余曰廷見以下士人吉野定五郎地也歸路遇廣平於筋違門側既歸不見眼鏡疑遺於讃藏許走左助問之曰觸有收之者其人不在明日奉送

二十二日

浴住吉街湯肆　將赴木公菴以途遠且有疾止還孝藏辞於佐田脩平送有馬織部所詠晴雪塘詩（夕陽林西嶼晴雪塘上明陰几濟無語心與雪雙清喬々老松梢時聞碎玉声）返曰二里而遠　服部子東曰二十四日有公事不得拝趨乃還玄敬東告廣平又走左助告諸洞然謀改卜日　川添甚之允率小城人中尾健吉來見且致草場佩川寄余詩（君去人言易已東西方詩伯有尊翁更弘敎化扶桑運果是先鞭觀會通半山會啟十餘春千里心飛在五津客舎何還水南北群鴎日日定未馴）　橋本讃藏使人來送眼

鏡　卧摩

二十三日

松園招供午食且圍棋定五郎興齋至　栽寄大人

東

二十四日

元八来　研臧来圍棋　夜誠軒来

二十五日

遷孝臧托寄太人東于服部子　櫻井三郎来　川

本草氏来為文次謝文次常娶妃後議昨日東誠軒

告之故也　書慈貞墓碑表書婉順院静譽慈貞大

姉墓十字裏書廣瀬謙吉妻合原氏弘化元年十二

月十日卒年二十九生平性行無作于其謚生二男一

女長曰孝餘夭四十一字　松園招観大府賜衣一

襲曰日台駕試鷹下諸士弓音姻某放二箭皆中故

有此賜表衣所謂縀目也下衣黒羽二重皆有葵章

二十六日

己牌携孝臧出訪廣平聞将発脚夫於浪華栽寄南

陔兄東託烏坐次清記来曰先生地主吉野氏姓名

日既聞官問廷見以上即以下即何職即某嘗耳

其小普請而為大岡兵庫君矣而未知称大岡兵庫

組而可即称支配而可即也故来對余問組與支配

有異乎清記曰凡所為廷見以上曰支配以下曰組

某既使人問諸大岡氏臣對曰称組可也官之瑣察

而忽大體若是未嘗聞失刀之状唯問先生所住不

唯問先生所住而問吉野氏亦可笑之甚也　遷孝

臧傳通院因勇誠附慈貞墓碑誌於石工且就見樹

院敬祖先神牌午前訪羽倉公曰吾久當居畚朝長

官使人来言子若請歩行官将允之先是屢請罷允

今忽有此言蓋法網漸寛就見将有日矣初余出門

與松園約會羽倉氏待之久不至乃辞入侍若室求

見外石問之曰方習射後園矣園即公廨以北市河

米菴曽借居之地余九年前訪之客年米菴移居春

草荒蕪一奴釣于廃池西隅有馬将外石與久保田

氏于既畢射将帰余請復射的相距三十間外石等

不必中然能達的所余試射未至的所四五歩而墜

来下脾帰　室松太郎者来請受業不値　壽八郎

來留宿長崎代藥因壽少郎來見
二十七日
昨夜寅上牌眠覺忽聞打鐘声急起左助使視火所
出必聞帰白當是本郷余厲声曰汝勿妄語鐘声急
恐在中五丁内又出不帰余起婢視之婢不堪眠曰
定是遠所乎然左助必報必聞鐘益急余呼塾生興
齋來曰横山街也然風勢不悪開窓際窓色微白余
夜來疾頓遲本欲起屬興齋曰火若逼我家報我與
齋及孝藏來由風故熾火距我僅三四丁少獨卧乎

余驚起出門外猛焔燒天火塵落我屋脊如拳指麾
諸子設防火之具喜太郎前走來曰我在下風須并
屋散水余曰汝慣火我家諸務唯汝之聽七五郎上
屋諸子運水左助自外入余詰之謝曰某初謂是本
郷聞里公言疑是神田某居停主人在神田故不告
走往則既燒矣松園攜其家具來曰此園恐不免先
生何不收器具倉中乎余曰客年早收器具而火不
至七換過半我悔矣乃問七五郎對曰風雖烈火勢
向西既越南不必觸及某在屋脊若將及必先報

之待某報而收器具不晩也余心乃安松園逼甚余
曰君且移自家器物于我倉松園與孝藏古言入倉
中天已明冲齋使人來候令虎吉從其人帰既而火
勢益猛經馬喰横山諸街越渠而延西涯及大傳馬
新材木諸街研藏率伊東氏門生至文敬率坪井氏
門生至七五郎弟姪及誠軒所遣僕隷至凡數十人
府内邸發徒卒十餘人來救皆曰火既向西我在東
萬無虞也余令婢僕炊飯摶之傳諸諸人發爛手不
知所為余曰盡和昨夕餘飯也從之摶飯皆成初問

外避火者尚少火既西移則影如客年七月狀忽見
一赤色狗尾抄猶燃啼而來余曰曾聞燒尾琴今見
燒尾犬衆轢然火稍遠余謝府内邸諸人及七五郎
等使孝藏理髪午牌火勢猶西延誠軒冲齋福孫宇
田川榕菴等送酒肴或飯春山使其門生三名來小
幡詩山平山名助異作肴吾渡邊瀧右衛門岡部玄
民來余引五子飲食諸家所贈詩山先生謂客曰今
日幸免且緩話談笑方闌七五郎走來曰風脚忽東
恐危出視之黑烟東靡及長谷川街距我三丁而近

大（駭）命諸子急救器物納諸倉中令信貞元正長安出避時衆既去唯四子及町田宗太山井殲助春山氏門生在坐各起運諸具七五郎所率數人亦來火益東及客年燒所婢入倉出曰幸甚〻〻余曰何婢曰嚮塩田公等携紙燈入倉今視之全燒而及板〻焦未燒蓋遺紙燈爲而蠟（燭）倒也衆聞之吐舌既畢収器物出視火風止烟直皆喜曰免矣時未上牌也名助以下皆辞去吉澤玄龍大槻平次川本幸民八木八三郎室松太郎今石元八山本德助龍信察異

健三郎古立爲七（用内郎人）長道平等來候大槻俊齋清水八郎兵衛堀内忠亮中島清記須茂松岡苗春服部子見樹院僧信龍使人來候西川元岱使人來送酒壽平昇兵衛廣平以公命送鮓及酒洞然率堀伊州臣某來候　木下牌將浴湯肆聞近火湯肆皆廢業携信良永覺長安出経橋街北折経火跡炎埃眯目塾瓦參脚東北行未至淺草門一丁燒止直北折至柳原新橋南畔是火所出登堤而望屋舍巻七還倉篠立餘烟滃渤不見端倪沿堤西行可四丁南折

故擇火未及處而行過小舟街至小網街途中衆車運材萬人荷畚不堪喧雜小網街距火所五六丁湯肆猶開戸北折入新材木街取燒跡東行至長谷川街見役夫數百成圍而立問故曰嚮鳶者（鳶者見大昨年瑣事録）四人傷而死檢使未至故不得斂就視之以薦蔽屍不見燒至田所坊而止距余家猶二丁客秋罹災今春搆屋始落成而復燬者數十家而余再免亦幸也火自豊嶋街起西南延十餘丁余（至）新材木街而止其東北餘勢延東南及淺草門外西南餘勢轉東南

至田所街四方皆可十餘丁戸數蓋踰萬猫狗燒死狼藉街上申牌帰　夜識軒來候　壽八郎去

二十八日

休講　辰牌出左助従経神田火跡死狗截路臭氣貫鼻生狗喪家皆臥堤上訪廣平謀當往謝之家（謝昨日）遂訪小林氏安元氏瀧山氏皆不見見昇兵衛昇兵衛謀嫁其女訪清記不見訪羽倉公公屬余貸松園七修類稿訪沖齋及研織主人方與肥前鹿嶋醫某飲引余見之某曰我同窗石橋平藏閑先生在此

地塵出奉訪然不識尊居常徒帰矣余乃書我家地理附之冲齋曰愚将出先生且與客棋是先生敵手也主人出余與某圍棋數局佐野博洋至僅交言而去未下晡出訪龍信及西川玄恭玄恭不在黄昏帰

還玄龍謝小烟詩山還文次謝春山八三郎松岡古春還興齋謝玄氏須茂還玄敬謝肖吾榕菴忠龍還永覺謝名助還信良謝大槻平次真龍寺　夜松園来曰吾聞昨暁火之所由出矣豊島街商家童年十二甚痴黄昏有一客等携圍炭一塊呼童與銭二

百文曰汝竊置諸汝舎隅童不知其火劇従火之及火熾童驚自首　今日途中見商家往々閉戸灑右衛門曰昨日火将及獄舎官放囚數百人囚横行街上恣奪店上物故甬龍信曰昨夕囚投吉原妓院彼既分死人不能抗誘以美娼而告諸捕手捕手縛十餘人而去玄龍曰因人劇塲見官仕女強握其手劇為是止　町田宗太将之京師来別托寄惠閑東　壽八郎来

二十九日

訪識軒不在見其室謝縫衣之勞話次松園至同出至叢麯店前別訪福彌不在見廣吉贈糟香魚午食焉帰路訪吉澤玄龍新居（在高橋東畔）又訪雄之進毋皆謝火時差人来候也至新大橋側忽有一人自背後呼曰廣瀬先生余顧問公何人曰安藤謙次也未晡帰　服部子豊太郎来不値　林大隅来曰某近遊此地寓博勞街逆旅羅大昨日災行李悉亾願以君寵得所寓焉　夜與松園訪多紀法印話次聞鐘曰深川火主人以有急病出醫人某見少焉主人返乃

辞

四月朔

昧爽遣孝藏東服部子招之将並洞然饗之服部子荅曰今朝趨府請初五奉訪　受諸子賀　室松太郎入門入塾　午前廣平奉待洞然不至廣平将去走伻告洞然曰君不至必有事也請期五日矣伻初出門洞然至余告之以廣平意洞然曰然則往本所（地名）帰途相過陪先生訪羽倉氏何如（先是洞然同余請羽公南遊録諸書）余曰善去　次郎叔父高梨荘平来見為次郎請

歸省　命左助孝藏浚客年所鑿庭池　櫻井三郎
來　松園來圍棋　申牌洞然來同出經人形街火
跡至羽倉氏外洞然見焉薄暮出訪廣平廣平供酒
爲余議去留否下牌辭送洞然至日本橋北畔別
曩余飲食避火於我門者今日一嫗來謝贈鮓

二日

永覺元正諸子浚池　木原源右衛門來不値　作
筍鮓供塾生松園父子研藏三四郎五郎來與焉　蘆
村來致朝長周平村瀨杏菴松尾勝左衛門東　次

郎歸家　夜林大隅來

三日

陰雨　岩永峰次携岳翁二月念一東來訪乃裁荅
東附焉且托寄權藤可善和田新三郎東（入諸岳翁封）
從石來飯之　夜春山〻來留宿　召七五郎贈金二
步謝救火勞

四日

春山去　服部子東辭明日招因属寄大人東　訪
松園飯焉圍碁古言報曰吉野君在先生家返見之

話次林洞海來松園林大隅亦來飲之圍棋日暮散
大隅留宿　終日大風　壬敬曰大昨夜有賊竊火
壬朴廁邊未識覺滅之間其狀曰籍炭苞而置紙燈
倒桶蓋之紙燈燒及苞而未及桶家人見以報

五日

大隅去　午前廣平洞然來飯之既而與二子出娼
從至本柳橋伊勢店買舟舟中圍棋初快晴勝春少
焉陰雲蔽天投王莊店飲且圍棋余與洞然圍三局
皆克洞然與廉平五局亦皆克隣席有佳女數人鼓

絃謔浪笑傲傍若無人申下牌二子衆醉要余至北
里初投茶店使店人導遊某店娼醉而狂使之待茶
店焉戌下牌洞然將宿余欲歸約廉平同出廉平醉
甚諾而先去余返茶店不見廉平店人曰客既携娼
去余走店僕追之返曰客曰俟於舟所余走至舟所
問之舟子曰客未至余意其自別路歸乃發舟時驚
風怒號暗浪匈匈舟搖如簸舟子勞甚過伊勢店雇
一力送我亥上牌歸子下牌廉平婢歸猶酒氣衝鼻
大息曰爲狐所惑迷路五六十丁不知所向屢起人

聞之僅得帰康平宿大風如昨夕

六日

曉来寒氣透衾平明浴湯肆板橋見霜立夏後六日而以寒暖針測之當大雪候　康平去　小川謙藏来別　松園招圍棋供飯　誠軒来

七日

西島盛之助来　申牌小林子康平来飲之話次松園招余供麦飯二子聞而欲之乃使婢乞之　松園僦余家浴室設湯　昨夜盗自青舎窓外鉤文治衣偷之

八日

康平来謀東洞然　招松園供午食

九日

叔藏還塾　川本幸民新築於小舟街文治出塾同居　遣孝藏東服部子問岸根彦司所住又東春山蘆村　夜林大隅来

十日

辰下牌携孝藏永覺出之傳通院途経神田神祠側

左折取生路行數丁謂當出于本郷而地形屈曲不辨西東遂出于學校西畔則迂路七八丁矣入見樹院展暮〔墓〕墓既成墓地高塏碑石堅礲甚稱余意呂勇誠至曰墓昨日成今朝走石工報先生恐未至而先生出也將訪惠閭曰〔謀〕月牌料及地子全件使孝藏先往返曰惠閭曰將出不得相晤先是余屬惠閭作墓碑既而以價貴故與見樹勇誠謀別雇石工蓋憾之也使勇誠婉謝出傳通院西行六七丁至小日向欲問根岸彦司昨自服部子報彦司所住余還之遍問土人無識之者最後永覺就書師家問之童子數十人有識之者西北行三四丁入竹島街根岸氏在焉主人不在拔刺而出南行十餘丁過水戸邸前渡水道橋使孝藏南行余東行取生路會于府内邸以測遠近至駿臺當右折而左折出于筋違門内迂路六七丁入康平氏孝藏俟焉康平欲飯余以齋日辭帰　次郎来曰某未帰不値　晩訪松園婢来曰羽倉公至乃走返迎之介石等從至介興齋見公松園亦至供飯戌牌公去松園留圍棋

十一日
還永覺於妾五郎許取余詩卷　已牌訪羽倉公孝
藏從午後辭將携外石遊日晡里今孝藏去外石請
要元八元八在辻本嵓菴者家自門外呼之元八曰
諾乃去至上野廣街元八携嵓菴門人海東道生山
田元叔及島過池側谷中至日晡里躑躅已謝綠葉
勝花去夏遊此地茶店寂寞賣酒者（一曰）無今則醉人
滿座土人運酒肴於假店者來往如織聞花無久住
者故令薪吏張弛失時奢儉偏重民風之偷惰極矣

北廻慈子鎭守祠側假店蔭生涼坐者數十人入
曲肱而卧聞丐女鼓絃遂眠元八呼曰晷移宜去乃
起余將飲四子又南返借岡上一店而命酒酒惡肴
微不至酣而去取來路七八丁余曰故路可厭路于
篠笞池西畔何如皆曰善乃右折行五六丁謂南行
也仰視日行則似向西問諸路人果誤復取故路過
篠笞池北畔林中來時過此余曰此左右崖高一丈
四五尺戰時塞之騎不能進也外石笑曰若某一着
鞭越此易〻而已三子咎其誕歸時斬回兄果能騎

而越此乎當能步下此也外石有酒氣曰何難之有
乃上崖地形西昂東低昂處路與崖無別而路一步
下一步積數十步則崖形自成嶢然斗絶外石自昂
處進數百餘步至還所前有竹柵截崖不得進〻不
得下衆自崖下仰視笑之声聞還所吏出尤之元八
謝曰彼誤至此恕焉外石聞之遽就樹根下無處而
下曰吾果能步下何如衆驩然曰何窮之甚行二丁
許外石忽止而蹲笠低蔽面皆謂戲傚乞兒狀余引
其手起行數十步外石不能步皆嘲其棄醉慢緩推

挽而進余稍覺其手微冷元八忽呼曰外石色變蓋
傷也卸笠視之面青於菜大愕呼之奄然不應四支
漫渙不能自持三子診脉曰脉猶好蓋因自高處墮
而眩暈而已余曰且投茶店四人自左右夾持之取
其腰間大小刀外石登目曰縱死莫脫小刀此士法
也行一丁投路右一店借榻而卧焉乞湯服熊膽良
久顏色復常問之不應乃謀雇轎外石大息曰止小
疼而已店有後圃臨池上蓄異卉數十種乃從倚觀
之以俟其痊既而三子疑其所傷或謂刀鐶衝胸也

余曰向見其屢捫踵益傷足也仆石厲声曰既痊無
傷皆曰既痊何不帰仆石鼓氣而起僂拳足復踹跚
曰既為郤克矣余曰果然乃使元叔守仆石而與二
子之廣衛雇轎夫使元八携迎之余帰道生請送
中上牌至松永街大君將自淺草帰闔門悉閉不得
進借還所路焉俟其開往来之人同滞者以十數晡
前始開乃帰飯道生使左助送之　使婢見識軒室
屬浣衣　野田希一来不值　西川元岱来不值
石工書八来取墓費金

十二日

廣平送谷口宗助東披之有小竹文叔龍蔓春波平
井十兵衛東文叔寄浪華名流記一部

十三日

藏寄南陔兄棠原壽安東又藏答平井十兵衛谷口
宗助小竹龍蔓文叔春波東壽安文叔入諸龍蔓封中龍蔓小竹入諸春波封中春波入諸宗助封中還左助托諸廣平　未下牌携正四五
郎訪其父左一兵衛於牧野邸主人供酒食其妻見
黄昏帰

十四日

携左助出訪玄民不在訪洞然贐之以茶午食焉出
訪佐野博洋博洋供酒曰其妻病將死甚懊惱不能
自禁此境唯先生能知之余為泫然未牌帰　研藏
来飯之、櫻井三郎来不值、梁川星巖門人某来
曰星巖將帰美濃本月二十日設祖席於湯島請臨
送觸本録星巖留別七絶五首　北屋榮藏以服部
子旨以大人南陔兄錢之助東大人東旦吾應大村
廣据三月三日至大村兄東三月二十四日日田所
發

十五日

受塾生賀　巳牌携叔藏出將訪櫻井三郎渡甲渡
至南八重濠將西折叔藏曰不知如東折從之越一橋
官方浚濠路傍泥淤山積踏東數十列于渠心西折
行數丁又西折越一橋乃知迂路數丁矣見三郎曰
某將予往館林也出訪真龍氏午食焉將出其父曰
吾將之材木街且同行行數丁別訪大槻平次主人
又供食且語曰昨年冬漢船携我仙臺漂民數名到

長崎本年長崎尹送諸江戸某奉君命訊之民曰英
夷克清既得香港傳檄五大洲各国而許来互市且
大開館廨其棟材買諸呂宋呂宋今係伊斯巴涅亜
邑民初着伊斯巴涅亜屬島島人送諸呂宋呂宋載
其材舶而送諸香港香港送諸乍浦乍浦距香港千
餘里（本邦里程）而舟山在乍浦之側初英夷取舟山清人
請和約送金二千七百萬両期五年間稍〻致之英
夷軍舩方屯舟山將俟償數滿而去民親見其軍舩
及蒸氣舩実蒸氣舩十名萬足舩舩置太釜工焼之

舩隨湯氣而走来往舟山香港之間不過三日蓋一
日走八百餘里云未下牌辞去取生路街市迂曲不
復辨西東終出於来時所過官渡川處直北行數丁
至霊巖洲乃為熟路　玄民来不値　从石以羽公
旨送新鍥西上録數部便興齋往謝　廣平来飲之
太郎有過東識軒請蔵之　夜松園来圍棋　佐
野博洋峯杵築矢野鐵三郎子幸吉来見

十六日

終日微雨發疾　夜洞然携島内帯刀君吏池田退
藏来要余赴芳街櫻井店飲焉雨止月自柳杪見夜
色甚静余以退藏生客故供其費子牌別帰

十七日

還左助於廣平氏謀作墓兆　聖堂生平田勇之助
来見　研藏来供食（既）　春山来　夜廣平来宿

十八日

使左助送廣平東於洞然又然送洞然回東於廉平
先是松園曰本月十九日醫學館有藥品會君有
意觀之乎吾請導余曰善哉曰本日観者雜遝不若

先期往也今日未牌松園来與信良孝藏隨之渡新
橋北行二丁醫學館在焉乃入觀者成群座上設欄
陳諸物欄内而張幔其前以界區之者凡八九所草
木貝石鳥獸蟲魚數萬種不得悉記有蚺蛇皮幅二
尺五六寸長二丈餘又其全形長一丈二三尺者二
鼉龍長丈餘者一鼈殼四尺許者一魚骨堅如石而
大於舂者二是為最珍觀畢下庭出南閣觀藥園草
木成行然唯本邦所産而如甘草大黄則無矣出館
雨降休還所使孝藏借傘其所識家訪羽倉公黄昏

歸

十九日

平田雄之助来入門　矢野幸吉来　晩携松園渡
両國橋右折入狭巷而食鮓店歸　識軒来為太郎
謝

二十日

還孝藏東西島盛之助曰凡若赴星巌氏招請過吾
同諾　河内僧成瀬来曰恵學近自浪華至将奉訪
使某先々告後盛之助来以恵學携来辞　恵學来

自吾本月初旬来寓淺草本願寺寮毎日欲訪先生
而無識之者今朝或告龍信知之乃就闇始得闇賞
寓敢謝遷緩之罪飲之廣平至引見恵學恵學為来
月朔飲余及廣平而去　還永覺曆洞然以寄筑井
崑陽草稿及供秋元秀藏墓香資百錢五年前與秀
藏別于浪華橋側謂余曰吾交人多矣未得知己如
公者今欲贈一言何如余曰善曰公嫌声太早露才
太鋭而求售太急恐一二年間為強有力所逼不能
長居浪華吾為公相居莫如浪華公不離此十四五
年年五十而出則望既泰斗無敢輕之者不然世人
妬忌謂是求進取者也必讒陥不已終至坎壈小草
遠思公将就取余題其言而不能從今也深憾焉洞
然告其客年終于白川乃托香資亦明皇祭張曲江
之意也　叔藏致大熊文叔三月念五東曰此櫻井
一太郎所携也一太郎數日前自出石至

二十一日

長谷川玄龍来曰某方寓下谷醫家　松園来圍棋
供午飯松園亦引余具夕飯　聞金座座局棚後藤三

右衛門下獄

二十二日

岩永峰次携岳翁三月二十一日東来曰某将庵族
駕歸家上途在二十六日聞尊閤墓成若不謁無以
復尊岳乃導之出孝藏從至泉橋余謂孝藏曰我路
於本郷吾子沿茶溪下以測遠近矣余失路往返數
丁出於水戸邸側至傳通院則孝藏俟焉展墓且晤
勇誠見樹歸路経水道橋至土屋邸前峰次別去訪
廣平不在見壽平黄昏歸　婢病眼服塩田氏藥

夜廉平来供飩　將嬙来
二十三日
先是廉平欲因櫻井三郎見其兄一太郎府内廣備紀公金紀人促之甚急一太郎善紀委曳潭歸集故欲就謀　三郎之館林廣平屬余東
一太郎屬已東成遣左助送諸廣平廉平致長久寺
惠聞二月東東曰本月九日當尊夫人月忌追夜貪
道與龍潭謀使僧八十餘人誦経以薦冥福僧徒出
金者十二人貪道欲以夫子命每人贈一扇謝之今
送廿扇請夫子更加二扇而題焉作遁哉　聞木原

源右衛門將歸萩作送詩欲與研藏往別遣左助報
之研藏曰源右衛門今朝已發　哉答岳翁文叔惠
聞東書惠聞所屬扇　婢歸家令左助送之　石工
来謀種樹於墓使之歸路謀廣平　瀧右衛門美登
右衛門来　夜訪松園不在其室見　識軒送贅肴
二十四日
章詩講畢始講論語　將導廣平訪櫻井一太郎遂
訪岩永峰次以微恙止　遣永覺別於峰次托以寄
岳翁惠聞東文叔入緒惠聞封中　又封送木原源右衛門詩添
以園字牘而東坪井九右衛門屬焉　廣平使人来
曰午後拜趨陪訪一太郎矣辭以伏枕　澁谷淡龍
来乞字　廣平来　松園来飯之
二十五日
以病廢講　松園招供午食　聞婢眼疾病遣左助
問之又遣孝藏　稲垣左一兵衛東曰今日製我信
州麵麦請過余　答曰吾隣塩田子太嗜麵欲携往何
如左一兵衛曰善哉　叔藏傳一太郎旨曰請明日
同藤田子臨乃遣左助東廣平々来卞辭巢松園赴

稲垣氏主人供酒且圍棋左助来請見曰某遣東矣
日没人来告識軒在塩田氏乃與松園逕見之復至
稲垣氏江戸麵麦過半雜麪信地高寒困以麵名加
主人製法精潔味太佳憾醉甚不能多食松園先生
余食後復圍棋雨下辭歸
二十六日
攝津名田人湧田玄睦携東景本月六日東至曰欲
為學僕於醫家乃使孝藏導之訪元八　招松園供
食　来辭廣平来與出叔藏左助及廣平二僕從渡

京橋右折南行過幸橋南畔又右折經天德寺前暑甚流汗滿體乃使叔藏先行報一太郎與廣平浴湯肆薄暮入仙石邸邸順廣一太郎寓在西隅叔藏出迎曰主人偶出今將歸且坐主人歸供酒為余謀去留為廣平謀謝財主戍下牌出過櫻田門廣平別於龍口

二十七日

大君遊千住辰牌至未牌掩門　訪松園　將訪稻垣氏以門鎖不得出訪定五郎圍棋　夜松園來圍

棋

二十八日

陰雨研藏來飯之　還叔藏東一太郎

二十九日

清水八郎兵衛送鮮松魚招松園太郎共食

晦

服部季東回日者家老先生賜僕金五兩受之不敢也返之恐違厚誼也故竊返諸先生請善為我謀余答曰今日且受金以成君志他日稱趨致之　林大隅來謀其去留　美濃加納人某攜青木松軒五月東來見　中牌攜稻垣左一兵衛所屬書及松園畫訪之主人供酒又招邸人本間某與余圍棋夜歸

鐵軒東告欲得羽倉君南遊錄乃送余所藏一本

閒關老媼和州羅

五月朔

受賭子賀　辰下牌將赴惠學招邀訪羽倉公云敬齋龍從至羽倉氏使左助促廣平來後訪御齋不在觀研藏話歌洞海至東畔訪惠學寓[illegible]主本擬

酒少焉廣平至使左助去飲畢與廣平惠學步至觀音祠惠學去廣平送至淺草門黃昏歸　永覺文來不值　稻垣左一兵衛來不值　婢來不值

二日

昨日羽倉公謂余曰明日吾余人皆入大城觀樂吾應寂寞請兄同宇田川生臨辰牌將往會台駕過本街不得出巳牌與興齋至羽倉氏左助從公與余圍棋午時窪田治郎右衛門至同食為公贈余及興齋所著通鑑評論一本孝藏來代左助守舍聞公贈之

南泛録未下牌留孝藏為與與齋出訪廣平曰鄉信
至附以南陵兄四月十二日東及秋雄兄谷口宗助
平井十兵衛彥園父子是永平内藤田平次兵衛諸
東（平内以下間室氏訃送時）彥國東中有相良文量東宗助東中
有古谷秀平西島孫吉龍護中島鴻藏（平郎）屬諸東秋
雄兄曰吾須奉府内候命在浪華秀平曰吾為夫子
之日田老夫子在大村見尊萱及令郎而歸　欲與
廣平謀南陵兄東所言諸件乃要之歸家既而同出
浴湯肆食舍北饅鱧店別　婢疾少痊來謝　平田

雄之助來不值　聞原田直次卒（秀鴻二子報）

三日

忠龍來請使忠廸入塾飯之

四日

平田雄之助來　誠軒送肴招松園供食

五日

受諸子賀　賀塩田吉野稲垣三家　辰下牌與元
敬虎吉出至廣平許廣平曰今日午後與中里老人
（府内致仕大夫）奉訪二子去余周賀邸中諸家至（而）至羽倉公
許北村亮三郎在坐共語移晷午前歸午後廣平携
中里一齋來訪圍棊招塩田君為供酒食戌下牌散
五弓豊太郎稲垣左一兵衛來賀

六日

服部子東送大人三月二十七日東（中有鉄之助四月某）迴曰
君寄西州東淇封不牢或恐有么竊披之請今後封
而押印　誠軒東曰公若有暇陪舟遊矣請為我告
塩田君來話沖齋乃令誠軒賦柳之伊東氏遣孝藏
報誠軒忌諾（吉）手後誠軒使人來曰僕於新大橋與

松園赴爲入舟至和泉橋使人迎沖齋研藏來與沖
齋俟於東橋側病家矣乃赴東橋沖齋未至少焉至
北溯投川口店而飲且圍棋是日天曇不雨新綠如
溼遠眺大佳隣席有五六醉客敲柱擊壁狂歌亂舞
黃昏返舟自初入舟沖齋與松園圍棋不少休舟至
兩國橋二子棋興未衰繫舟而止良久至和泉橋沖
齋研藏去回棹至元柳橋同松園出歸時亥下牌也
栽荅大人錢之助東

七日

松園來

八日

心下痞梗臍傍拘攣頭重肌冷氣塞體懶之諸症並
起以為不若出遊遣悶矣召轎夫榮藏曰我欲之麹
街小石川地方速具轎辰下脚榮藏至欲令孝藏從
見其在待詔肆呼曰追我於岡部氏訪玄民與謀去
留玄民有西帰志孝藏至乃去訪春山乞診訪蘆村至服部
氏家令僧飯托寄夫人東坦致大人所送金千疋為
不受乃約送蘭膚而去出市沓斛辭小濱牧助於稲

垣邸牧助見其妻子借其藏書儒林外史琉球國志
上轎看書不覺経牛籠自轎窓視地勢高下頗似岡
阜而人家櫛比問地名轎夫曰瓢簞坊也東北行數
丁出于小石川川上川径可六七丈深可二尺見鯉
魚數百倚藻根巨者踰三尺又見緋鯉行三四丁凡
有藻處必有鯉渡橋北移豎見水流鯉泝而來源〻
不知其數此地禁殺過嫯〻橋以東則不禁然橋下
横張鐵網無攔出之魚云経四月十日所過路入傳
通院展慈貞墓先是與廣平及容貝健三郎謀約寺

僧納金三兩得墓地方九尺命石工種樹作籬石工
就廣平取金一步三朱今日觀籬粗甚石工勇識所
爲乃訪勇識於大佛堂不在聞其在僧寮跡而見焉
誦石工無状勇識曰貧道請詰之帰路訪廣平不在
申下牌帰廣平在余家曰與昇兵衛來彼已去矣

九日

五島人内野宗菴携藤田岡雄哉東來見　廣平來
婢來留宿

十日

田中通玄來與興齋謀將饗之固辭去　裁寄秋雄
兄藤田平次兵衛東發諸脚夫氏

十一日

終日陰霖大風日暮見虹松園曰明旦必晴

十二日

未下牌與松園孝藏出訪希一主人方與昌谷五郎
川北喜右衛門坐供酒先是羽倉公饗余贈希一通
鑑評今日致之日没五郎喜右衛門去余與主人圍
棋戌上牌辞月色太佳觀萱街花肆帰忽得一絶桃李

成慶春孝賒戛間夜市叟繁華梅衆偶齋鬱光美一面街頭賣草花　玄氏池田泰藏
来皆不値　婢来
十三日
内野宗菴入門入塾　栽寄南陵兄彦國平井十兵
衛是永平内秀平孫吉河野亀太郎文叔龍護藤岡
雄哉谷口宗助中島鴻藏東封之彦國十兵衛平内入諸兄封中秀平
孫入諸亀太郎封中亀太郎入諸宗助封中鴻藏入諸文叔封中文叔入諸龍護封中龍護入諸宗助封中雄哉入諸宗助封中　遣左助托諸廣平　與松園訪蔣塘
十四日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六　四三

聞識軒兄僧浄界自摂津至申牌携信良館諸識軒
氏主人浄界皆不在日没自外帰相見浄界年六十
餘宗律主人供酒且語曰我兄初為僧不撿行年三
十六奉官寺命将東下為護持院役僧役史猶闍嶺在摂
有故人往告別主人設酒餞之嶺頭大酔嶺側有老
律師素與之善醒則月色在窓視之律師房也始悟
為人扶帰歎曰我酔不省人事如是豈堪為役僧乎
乃起就律師臥處請受戒且告悔律師聴之授戒明
日之官寺辞東下命而随律師爾後二十餘年守戒
甚堅成牌帰月色極佳
十五日
受諸子賀　巳牌與信良虎吉出訪川本幸民於小
舟街幸民新卜居信良止焉至柳原虎吉別焉訪廣平廣
平招中里一齋共圍棋晩帰　忠龍携其子忠廸来
不値忠廸入塾　米蘋来不値
十六日
古言以醫人猪股主計矢島良竹入門　始作塾規
一則令在塾人為上中下三等與齋元敬叔藏信良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六　四四

剛藏松太郎居上等孝順太郎玄龍永覚宗菴忠廸
居中等信負元正虎吉長安三四五郎古言佐助居
下等毎等又分上中下三位初居諸下位将待其勤
進之毎等定十日間課課立四科曰文曰詩曰會講
曰會讀上等以文七百字詩七首為額當額者曰中
若作文千言詩十首曰上文千三百言詩十三首曰
上上講則左傳讀則八家此二科間日而設焉立監
者一人判其善否品以甲乙會五度而三取甲科者
曰中四曰上五曰上上凡四科皆占上科曰當位當

位六次則自下位進上位或雖雖不必兼四科能用
力三科二科而取上多則視於兼四科中等以文四
百言詩五首為額若作文五百言詩七首曰上講則
史記讀則文章軌範其例視上等下等則廢詩文二
科而立書科以五十葉為額若書七十葉曰上講則
論語讀則詩經也每月六日十六日二十六日校人
、勤惰而品上下是其畧也余在界大阪因華大人
教法作諸子叙席至江戸後塾生不濟十五人且以
土人徒好勝不能自省故久不作叙席識軒勸作故
有此舉然恐舊來教規不合土宜故采其意而革其

顆　廣平携中里一齋來訪乃招松園共圍棋研藏
亦至並飯之戌牌去　識軒來　夜大魘婢起救之
十七日
采蘋來請刪林谷山人遺稿飯之　淨界來訪欲飯
之辞曰貧道一日二飯午後一切不食唯喫茶　文
敬來
十八日
官醫竹田法印使其門人阿部泰助來言請暇日相

過　終日大風　方山玄圃東自伊勢至
十九日
大風如昨　玄民來曰敝邑下邸在永久橋南某知
已住焉欲陪訪之何如乃與虎吉從往其人不在玄
民曰某將巡邸中病家公待我於藤堂凌雲氏乃之
凌雲氏亦不在待玄民至而別過小網街及竈街買
鮓歸食虎吉　訪松園
二十日
午前研藏洞海來謀舟遊乃要與齋出至元柳橋買
舟開棋局焉四人同圍（所謂四人棋）　南風太劲川波如屋

瀾投尾花店飲既而命麦飯主人曰無乃返舟研藏
謂舟子（今日以風為雇舟子二人）曰欲供卿麥飯然奈無何速回
棹赴他店舟子曰吾肯食麥飯者乎研藏曰奴不孫
也至東橋與齋有故上東岸洞海等欲待之舟子含
怒即放舟下至廐渡停棹出舟與齋在焉洞海曰此
間秋葉店最名麥飯乃往復飲而食今舟子先歸薄
暮步送洞海至其家黄昏歸　大人四月十七日東
自大村邸至　五島人兒島祭藏來見屬宗菴

二十一日

終日大風微雨戸窓悉掩不勝悒鬱　昨日東誠軒借俄羅斯人禮沙農布日本奉使記及蒙爾（俄羅斯人名）上書今日答曰二書借於人未返且呈俄羅斯人兀老尹遺厄日本紀事拾五本及北邊紀聞一本　雇叔藏寫蒙古源流成訂之

二十二日

平田勇之助來　廣平東曰請未辭退　誠軒東送魚屋要右衛門（即直太郎）東曰日田人半七來寫淺草致

此東聞其人將以二十四日去　訪廣平將就昇兵衛謀我家事不在廣平導至大金店命飯衆客滿坐待至晡時促之數猶不具余欲去廣平不可余遂歸廣平疑余怒夜至我家欲飲之以既飽辭而借婢出遊而圖復來余既寢乃去

二十三日

裁答魚屋要右衛門東遣左助於淺草托諸半七半七致要右衛門所送鯨肉屬余分內半送諸誠軒

大村邸致江頭官太夫所送乾烏賊　大村田中周德來見致松尾勝左衛門東　松岡古春東

二十四日

裁寄江頭官太夫松尾勝左衛門東托諸田中周德

昨日松園話曰石衛第三坊筆肆五郎兵衛家人助八年十三痴而聾且病月日就神田佐久間坊醫乞治數日前路過古惠屋坊橋上有一道士長七尺許逐而呈其背曰爾肯騎此即登從之教閉目聞風声颼颼曰開目開目在高山巔曰是常陸樺山也又閉目既在南臺巔曰爾必飢下入一僧房提麵一皿

酒一卣出飲食焉其夜至伊勢觀斐鑑出曦遂越琵琶湖觀勝所賊石山唐埼孤松曰是勝區也爾熟視抑空而睹好乎地而眺好乎答曰地而眺好乃下平地徒倚久之問思家乎曰甚思又閉目即在五郎兵衛氏屋脊耳目聰明而頓悟非常恐天狗之為也今日街頭有行賣呼曰此件既聞官故得公于世盡買諸招入則印筆肆氏童遇天狗之狀而敗之也乃買一本送諸大人

二十五日

先是誠軒曰田邉晋二郎九年前学相見将来館浄界請来
話今日又東曰本日午後晋二郎至請同松園先生
臨乃遣信友先是信貞改名信友告松園　裁寄櫻井一太郎
東　裁寄大人東　北屋榮藏以服部子旨送大人
四月二十七日東及宗家嫂氏客年十月寄慈貞東
嫂氏東外揭書此東主夫人久托我輩而我輩遣之
請英泄某等白慈貞在日憾東嫂氏而報不至屢言
之今見之不堪悲泣　未下牌與松園信友将出遇
日田人半七門内僅交言別至誠軒氏浄界見晋二

郎来至乃與松園圍棋晡前至主人供酒有盛饌少
焉晋二郎所善井上敬之助率北村鉄之助林彦太
郎者来敬之助旗下某君適子頗有酒氣自啐而自
留数次躁甚戌牌皆去乃與松園信友帰　今日誠
軒語曰石街童子遇天狗事数日前聞官同日有浅
草童子年十一與隣舎童年十者角抵誤傷肱明日
死謂父母曰兒縦死莫憾彼彼固不欲作戯吾強之
而自傷命也矣遂死明日年十者従父母送其葬至
寺不肯返曰吾傷人至死縦彼不討豈不自怍乎請

主僧為沙彌亦聞官　外石佐藤原内来皆不値
二十六日
又裁答大人東合諸昨日東遣孝藏托於服部子
研藏来
二十七日
松太郎示鳥居甲州獄中詩四首贈原三曰道古書冒難免難比干諫死岳飛寃丈夫心中如天日寄語他人扶眼看獄中憶樫兄曰獄囂難消還天明待夕曉主人尤鄰重衡士亦慙愧雪寃知何日免憐只憶居關心我家事忍尺不能聞籠中鸞曰一自人間托比翼于飛難從蓋累通縦然幽谷良相豊領兒終身養碧籠獄中作曰禀官豈料又為囚繫獄寧思托國憂兎死狗烹無可

性功成名遂書難傳弟兄別苦腸中熱兒女啼声耳底留猶有一條遺恨在居恩海岳未曾酬　余曰
因中恐不得作詩蓋好事者為之　平田雄之助来
其帰同出孝藏従至泉橋雄之助別至羽倉氏主人
設食余誦甲州詩公曰因何得賦詩傍人亦何得傳
之必係偽作今人利人之在穽而下石焉者滔々皆
是有一羅罪者誣説倖起黨縁而聞長官長官不公不公
訊之而私怨之故有失於重者而無失於軽者實可
畏之甚午後退入舎人室謂竹下都一郎曰僕欲習
射願見教要之至後園射場余未識注矢之儀忽有

自墻外笑者曰大儒先生何習此小技之為視之窪田次部右衛門也曰先生未曾知射而為之射猶可吾恐之人以先生為每事不知而為之者請止余曰不知故學耳莫咎的遠矢不能達乃移的於来菴故居相距三十歩許放四十餘矢中的者三既而訪窪田氏主人曰方今儒者或徒談性命或專攻詩文要皆迂拘吾甚賤焉余對曰儒亦多端公唯知俗儒而未知真儒主人曰仁義忠孝古人言備矣吾輩亦能知聖賢之道不外於斯何時待彼儒嘵々乎余曰仁義忠

孝四字五歳小兒亦能知之不獨也公也唯行之為難公知所以行之之術乎有人于此憂貪而謀之我以贍富安榮四字答之答非不切當也然不言所以得之之術雖能終身口此四字亦無以加一錢也今知仁義忠孝四字而不知所以行之之術雖能終身口之猶不免為妄人也曰然則孔孟書何無一言及術也對曰孔孟德既聖賢且時猶淳朴隨受教者視其容貌聽其言說不知不識化入道者多矣故聞仁義忠孝則所以行之之術存于其中何必分　厘　之

為矣今如我輩德非聖賢而人之巧詐機知百倍古昔而猶以古人活套行之孰不呼為迂物也公呼儒為迂拘而其言迂拘更甚焉職由識之不明也明識在學導學在儒公勿輕視儒主人改容曰我初聞先生為方今文宗而未知其為真儒故輕發言語我誤矣自今謹受教抑先生講書以何日乎余曰公間講未必得益不如吾我而質其疑何則君則有君學臣則有臣學父則有父學子則有子學不可一視父子同席聽講若專講慈則嫌於其父專講孝則嫌于其

子故會衆人而講不如對一人而話也主人曰善偶有對馬人至余乃辞返羽倉氏遣孝藏冲齋氏為虎吉取蛭虎吉痛齒余卧待焉初使孝藏謂廣平今日饗君深川店店以鰻鱺冠江都廣平辞申牌至店還孝藏迺廣平廣平至既食日没雨降浴湯肆遇美登右衛門同出廣平曰向孝藏傳先生命即去恐先帰矣乃獨帰暗黒而無紙燈加以泥濘苦甚

二十八日

元龍請曰今日係兩國橋川開詳客年日録先生率塾生

觀烟火焉歸路過敝廬　薄暮與元龍及闔塾諸子出至元柳橋側天黒熱甚遊船減於客年而岸上觀者則倍焉烟火僅十餘發雨下去入元龍氏玄仲及母妻見供酒及蕎麥塾生皆醉吟詩戌下牌歸

二十九日

卯下牌方講羽倉公率窪田子竹下都一郎來曰欲浮漁舟伴兄及塩田子何如乃之松園氏就其卧處告之窪田子先赴永代橋買舟辰上牌出至小網坊遇窪田千太郎羽倉氏僕過永代橋右折入相川坊

羽倉公買茶舟余與窪田子就別店買漁舟及飯各自店後發我舟未離岸遇茶舟移焉千太郎都一郎猶在漁舟過濵宮至品川漁者曰潮未落我且就淺處下網公等止焉乃卧舟中至午後漁者未返皆謂獲必多矣未下牌遇賣魚者窪田子欲買之羽倉公曰止漁者稠歸何如余曰獲之多少未可知也買亦好乃買之窪田子剉余炙既食漁返千太郎曰不獲一視都一郎頗有笑容皆謂獲多故謾言也呼之不應去漁於前路回棹追之至佃洲側及焉實不獲一也窪田子親移漁舟下網亦不獲乃歸至初發舟處余與窪田子上岸就店取所脫衣服又上茶舟皆欲乗舟直至舍西及竈涯口潮未滿不得入焉左折至紀邸側凡邸前不許他人出舟使都一郎就邏所吏請許之申上牌返羽倉公要余將訪希一逢遣孝藏視其在不曰今方將出莫臨乃止去　五弓豊太郎來曰某將歸郷敢告不值

晦

松園來圍棋　微雨冷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 □=14664098
SS□=14664098